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资治通鉴全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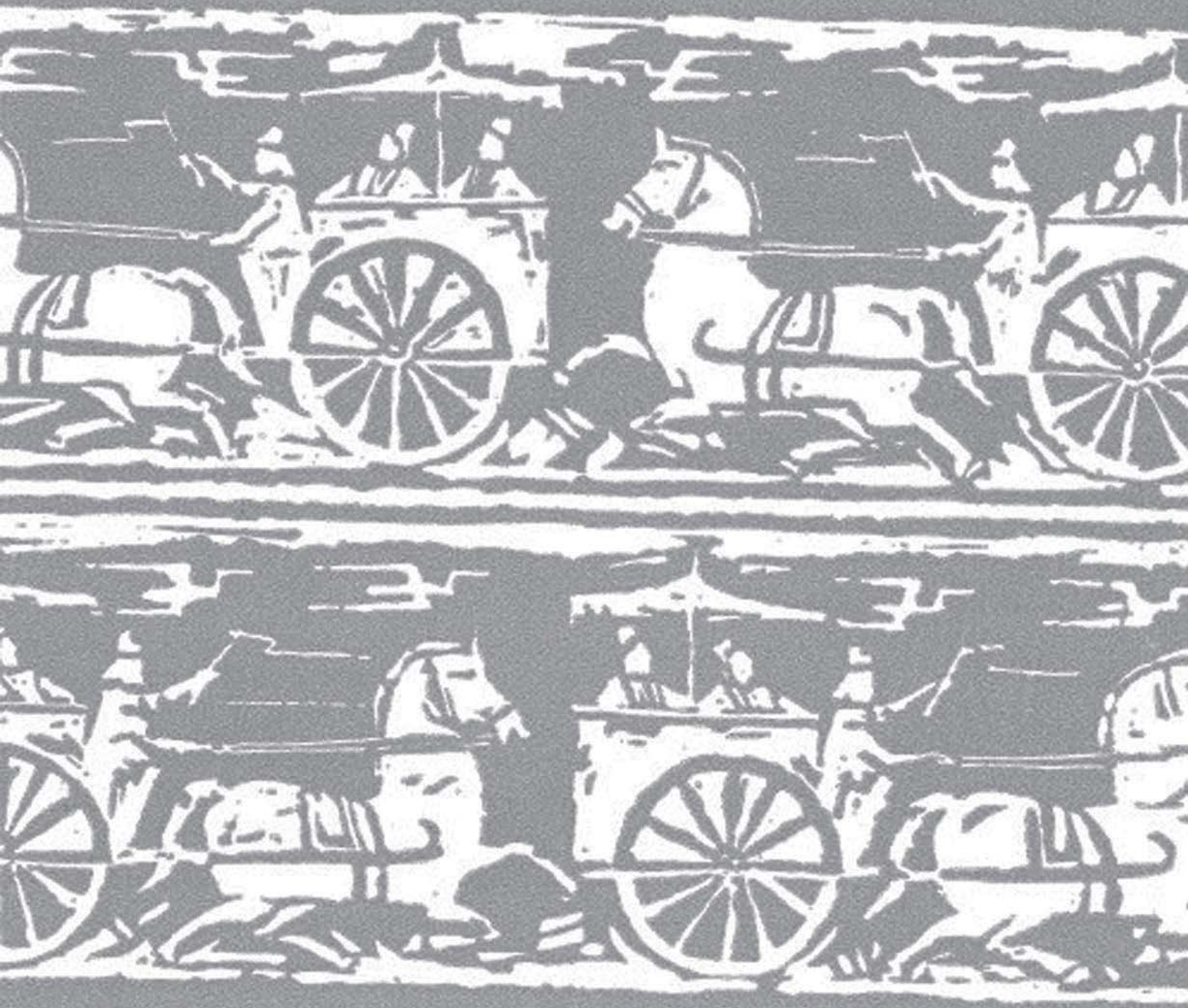
〔宋〕司马光 原撰　张舜徽 审订
李国祥　顾志华　陈蔚松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资治通鉴全译

张舜徽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全译

卷五十六至七十六

第五册

汉灵帝光和四年辛酉起（公元181年）
魏邵陵厉公正始六年乙丑止（公元245年）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873525
K204.3
书号 S94-4 5:5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五十八

汉纪五十　起重光作噩，尽强圉单阏，凡七年。

孝灵皇帝中

光和四年

1 春，正月，初置骑骥厩丞[1]，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榷[2]，马一匹至二百万。

2 夏，四月，庚子[3]，赦天下。

3 交趾乌浒蛮久为乱，牧守不能禁。交趾人梁龙等复反，攻破郡县。诏拜兰陵令会稽朱俊为交趾刺史，击斩梁龙，降者数万人，旬月尽定；以功封都亭侯，征为谏议大夫。

4 六月，庚辰，雨雹如鸡子。

5 秋，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6 太尉刘宽免；卫尉许彧为太尉。

7 闰月，辛酉，北宫东掖庭永巷署灾[4]。

8 司徒杨赐罢；冬，十月，太常陈耽为司徒。

9 鲜卑寇幽、并二州[5]。檀石槐死[6]，子和连代立。和连才力不及父而贪淫，后出攻北地，北地人射杀之。其子骞曼尚幼，兄子魁头立。后骞曼长大，与魁头争国，众遂离散。魁头死，弟步度根立。

10 是岁，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7]，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贾服，从之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8]，著进贤冠[9]，带绶。又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仿效，驴价遂与马齐。

帝好为私蓄，收天下之珍货，每郡国贡献，先输中署，名为"导行费"。中常侍吕强上疏谏曰："天下之财，莫不生之阴阳，归之陛下，岂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敛诸郡之宝，中御府积天下之缯[10]，西园引司农之藏，中厩聚太仆之马，而所输之府，辄有导行之财，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献其私，容谄姑息，自此而进。旧典：选举委任三府，尚书受奏御而已；受试任用，责以成功，功无可察，然后付之尚书举劾，请下廷尉复按虚实，行其罪罚；于是三公每有所选，参议掾属，咨其行状，度其器能；然犹有旷职废官，荒秽不治。今但任尚书，或有诏用，如是，三公得免选举之负，尚书亦复不坐，责赏无归，岂肯空自劳苦乎！"书奏，不省。

11 何皇后性强忌，后宫王美人生皇子协，后鸩杀美人[11]。帝大怒，欲废后；诸中官固请，得止。

12 大长秋华容侯曹节卒；中常侍赵忠代领大长秋。

【注释】

①騄驥厩丞:管理骏马马厩的官吏。

②豪右:豪门大族。 辜榷(gū què 姑确):独占,统括财利。

③庚子:此日疑误。

④掖庭:亦作"液廷",妃嫔所居的地方。 永巷:汉代幽禁妃嫔宫女的地方,皇宫中妃嫔的居处有时也叫永巷。 灾:本义是自然发生的火灾。《左传·宣公十六年》:"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后泛指水、火、旱等造成的祸害。此处用的是本义。

⑤鲜卑:古族名。东胡族的一支。秦汉时,游牧于今西喇木伦河与洮儿河之间。先附匈奴,后附汉魏。两晋南北朝时,内迁的鲜卑人渐与汉族及其他各族相融合。

⑥檀石槐(?~公元181年):鲜卑首领。东汉末建庭于高柳北弹汉山(约在今山西省阳高县西北一带),制定法律,采用汉人谋议,引进汉地铁器,促进了鲜卑社会的发展。

⑦采女:汉代宫女的一种。后用作宫女的通称,亦作"彩女"。

⑧西园:汉代上林苑的别称。东汉置。故址在今河南洛阳市东,汉魏雒阳故城西。

⑨进贤冠:古时儒者所戴的黑布冠。

⑩中尚方、中御府:天子私藏的库府。 缯(zēng 增):古代丝织品的总称。

⑪鸩:毒酒。

【译文】

汉纪五十 起辛酉(公元181年),止丁卯(公元187年),共七年。

孝灵皇帝中

光和四年(辛酉,公元181年)

1 春,正月,开始设置騄驥厩丞,接纳郡国征拨的马匹。由于豪强的垄断,马价一匹达二百万。

2 夏,四月,庚子日,赦免天下。

3 交趾乌浒蛮作乱许久，州牧郡守不能禁止。交趾人梁龙等又造反，攻占了郡县。于是诏命兰陵县令会稽人朱俊为交趾刺史，他击败并杀了梁龙，投降的有几万人，一月之间就彻底平定；朱俊因功被封为都亭侯，征召为谏议大夫。

4 六月，十九日，天下冰雹如鸡蛋一样大。

5 秋，九月，初一，日食。

6 太尉刘宽被免职；卫尉许彧为太尉。

7 闰月，初二，北宫东边嫔妃居处的永巷署起火。

8 司徒杨赐被罢免；冬，十月，太常陈耽为司徒。

9 鲜卑入侵幽、并二州。其首领檀石槐死，儿子和连代位。和连的才干和能力不如父亲而且贪婪淫乱，后来出兵进攻北地，北地人射死了他。他的儿子骞曼还小，就由哥哥的儿子魁头继位。后来骞曼长大，和魁头争夺王位，民众于是分离四散。魁头死，弟弟步度根继位。

10 这一年，皇帝在后宫修起成排的店铺，命众宫女贩卖货物，宫女们相互偷窃争斗；皇帝身着商人的衣服，跟他们一起饮酒作乐。又在西园玩狗，头戴进贤冠，身佩印绶。又驾着四驴，皇帝亲自操作缰绳，驱车来回奔跑；京师中辗转相互仿效，驴的价格于是与马相等。

皇帝喜爱弄私蓄，收藏天下的珍奇货物，每有郡国贡献，要先献纳宫内官署，名叫"导行费"。中常侍吕强上奏劝诫说："天下的财物，无不生于阴阳二气，归于陛下，哪有公私之别！然而现在中尚方收敛各郡之珍宝，中御府汇积天下的缯帛，西园索取司农的贮藏，中厩积聚太仆的马匹，而且那些贡献的郡府，总有导行的费用，征调面广而民众贫困，费用多却贡献少，奸诈的官吏据此得利，老百姓蒙受此害。再，阿谀谄媚的臣子，喜欢贡献他们的私蓄，于是奉承谄媚、苟容取安的小人由此有了晋升的台阶。旧的典章规定：选任举用之事委托给三公之府，尚书只是接纳奏书上呈皇帝罢了；人才

需接受考试才加以任用，且要求他们有所成就，没有成就可察的，然后交给尚书纠举弹劾，送至廷尉反复查验虚实，实施惩罚；于是三公每有选举的人才，就要参议属官，咨询他们的行为，量度他们的才能；即使这样，还有旷废职守无用的官吏，以致影响整个部门工作。现在只由尚书选才，有的甚至直接以诏书任用，如此，三公得以免除选举的责任，尚书也不再有失职之罪过，惩罚赏赐便没有了归属，这样谁还肯白白的劳苦呢！"谏书上奏后，皇帝没有理会。

11 何皇后生性倔强妒忌，后宫王美人生下皇子刘协，皇后就用毒酒杀死了王美人。皇帝大怒，要废除皇后；众宦官苦苦地请求才罢休。

12 大长秋华容侯曹节死，中常侍赵忠代理大长秋。

五　年

1 春，正月，辛未，赦天下。

2 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1]。太尉许彧、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受取货赂，其宦者子弟、宾客，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而虚纠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诣阙陈诉。司徒陈耽上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2]。"帝以让彧、济，由是诸坐谣言征者，悉拜议郎。

3 二月，大疫。

4 三月，司徒陈耽免。

5 夏，四月，旱。

6 以太常袁隗为司徒。

7 五月，庚申，永乐宫署灾。

8 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3]。

9 板楯蛮寇乱巴郡[4]，连年讨之，不能克。帝欲大发兵，以问益州计吏汉中程包[5]，对曰："板楯七姓，自秦世立功，复其租赋。其人勇猛善战。昔永初中，羌入汉川，郡县破坏，得板楯救之，羌死败殆尽，羌人号为神兵，传语种辈，勿复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复大入，实赖板楯连摧破之。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乱，太守李颙亦以板楯讨而平之。忠功如此，本无恶心。长吏乡亭吏赋至重，仆役箠楚[6]，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刭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无所叩诉，故邑落相聚以叛戾，非有谋主僭号以图不轨。今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帝从其言，选用太守曹谦，宣诏赦之，即时皆降。

10 八月，起四百尺观于阿亭道[7]。

11 冬，十月，太尉许彧罢；以太常杨赐为太尉。

12 帝校猎上林苑[8]，历函谷关，遂狩于广成苑。十二月，还，幸太学。

13 桓典为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马[9]，京师为之语曰："行行且止，避驄马御史！"典，焉之孙也。

【注释】

①蠹(dù 妒)：损害，危害。

②鸱枭(chī xiāo 痴嚣)：鸱，鹞鹰；枭，通鸮，即猫头鹰。此处用它们比喻贪官污吏，即文中的"宦者子弟、宾客"。 鸾凤：鸾鸟和凤凰，此处用它们比喻

贤俊之士,即文中的"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

③孛(bèi 倍):指光芒四射的彗星。

④板楯(shǔn 吮)蛮:古族名。古代巴人的一支。分布在今四川东部。主要有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喜歌舞,善弩射,长于狩猎,勇猛善战,号为"神兵"。相传秦昭襄王时,族人曾为秦除虎患有功。汉初助刘邦定关中。

⑤计吏:1、掌计簿的官吏;2、考察官吏的官员。

⑥箠(chuí 垂)楚:箠、木棍;楚、荆杖。皆为古代打人用具,因以为杖刑的通称。

⑦观(guàn 贯):宫门前两边的望楼。

⑧校(jiào 较)猎:用木栏遮阻,猎取禽兽。

⑨骢(cōng 匆)马:青白色的马,今名菊花青马。

【译文】

五年(壬戌,公元182年)

1 春,正月,十四日,赦免天下。

2 下诏公卿依据民间流传评议时政的歌谣、谚语,来纠举刺史、二千石中危害人民的官吏。太尉许彧、司空张济奉承宦官,收取贿赂,因而这些太监们的子弟、宾客,虽然贪污肮脏,都不敢过问,反而无实据地纠举边远小郡中清廉有德行的官吏二十六人,官民到衙门陈情上诉。司徒陈耽上奏道:"公卿所纠举的,大都偏私,这正是所谓放走了鸱枭而囚住了鸾凤。"皇帝以此责备许彧、张济,因此那些因所谓谣言而被纠举的官员,都被任为议郎。

3 二月,瘟疫大流行。

4 三月,司徒陈耽被免职。

5 夏,四月,天旱。

6 任太常袁隗为司徒。

7 五月,初五,永乐宫署火灾。

8 秋,七月,有彗星出现在太微星宿。

9 板楯蛮入侵骚扰巴郡,连年讨伐,不能制胜。皇帝想大举出兵,

就此寻问益州计吏汉中人程包，程包回答说："板楯有七姓，自秦代建立功业，就免除了租赋。他们勇猛善战。从前永初年中，羌人入侵汉川，郡县遭受破坏，得到板楯的援救，羌人死伤将尽，羌人称他们是神兵，传话给自己的同胞，不要再南进。到建和二年，羌人再次大举入侵，着实依赖板楯连连击败他们。前车骑将军冯绲向南征伐武陵，也依靠板楯来成就其功勋。近来益州郡叛乱，太守李颙也是用板楯来讨平叛乱。他们如此忠诚有功，本来没有坏心。只是那些长吏乡长亭长的更赋太重，又把他们当作奴仆役使来鞭打，其残忍超过了对待奴隶和俘虏。也有的嫁妻卖子，以致于割颈自杀，虽然向州郡陈诉冤情，而州牧郡守不予办理，朝廷离得又远，自己无法通报，含冤呼号，无处申诉，所以村邑部落相聚叛乱，其实并不是有什么篡夺主位、僭越封号的图谋不轨之举。现在只要选用贤明能干的州牧郡守，自然会安平和集，不须征战讨伐！"皇帝听从了他的话，选用太守曹谦，公布诏书赦免板楯蛮，很快他们都投降了。

10 八月，在阿亭道修起高四百尺的大观。

11 冬，十月，太尉许彧被罢免；任太常杨赐为太尉。

12 皇帝在上林苑围猎，经幽谷关，到广成苑狩猎。十二月，回京，巡视太学。

13 桓典任侍御史，宦官们害怕他。桓典经常骑一匹菊花青马，京师人为此编了一句歌谣："走走又停止，为避开菊花青马的御史！"桓典是桓焉的孙子。

六 年

1 春，三月，辛未，赦天下。

2 夏，大旱。

3 爵号皇后母为舞阳君。

4 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余里。

5 五原山岸崩。

6 初,巨鹿张角奉事黄、老[1],以妖术传授,号"太平道[2]"。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或时病愈,众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3],莫不毕应。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

太尉杨赐时为司徒,上书言:"角诳曜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民,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4],可不劳而定。"会赐去位,事遂留中。司徒掾刘陶复上疏申赐前议[5],言:"角等阴谋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窃入京师,觇视朝政。鸟声兽心,私共鸣呼;州郡忌讳,不欲闻之,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帝殊不为意,方诏陶次第《春秋条例》。

角遂置三十六方[6];方,犹将军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7],黄天当立[8],岁在甲子[9],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期会发于邺。元义数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

【注释】

①巨鹿：县名。治所在今河北平乡西南。 黄、老：即东汉末年盛行的以黄帝、老子为教主的黄老道。《后汉书·皇甫嵩传》说："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黄老道为道教前身。

②太平道：张角创立。为早期民间道教的一支。太平，即极大公平。

③青州：治据在临菑，今淄博市临淄北。 徐州：治所在郯，今山东郯城。幽州：治所在蓟县，今北京城西南。 冀州：治所在鄴县，今河北临漳西南。荆州：治所在汉寿，今湖南常德市东北。 扬州：治所在寿春，今安徽寿县。不久移合肥，今安徽合肥市西北。 兖(yǎn 演)：州：治所在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 豫州：治所在谯，今安徽亳县。

④渠帅：魁首。

⑤掾(yuàn 院)：古代属官的通称。

⑥方：起义军的军事编制单位。

⑦苍天：指东汉王朝。

⑧黄天：张角自称。按五行相生相克的运行原理，汉为火德，当以土德代之。土色黄，故张角自称"黄天"。起义军头着"黄巾"，皆为顺五行，应天运之意。

⑨甲子：指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 184 年)。

【译文】

六年(癸亥，公元 183 年)

1 春，三月，二十一日，赦免天下。

2 夏，大旱。

3 尊封皇后的母亲为舞阳君。

4 秋，金城河的水漫出，淹了二十多里。

5 五原的山崖崩陷。

6 起初，巨鹿人张角信奉黄老道，以妖术传教，号称"太平道"。用念过咒语的符水治病，命病人跪拜忏悔自己的罪过，有时病人被治愈，因而大家都把他当作神来信奉。张角分别派遣信徒遍行四方，辗转传授相互欺诱，十多年里，信徒有几十万，在青、徐、幽、冀、荆、

扬、兖、豫八州的人，没有谁不响应。有的变卖财产，流离迁徙来投奔，以致道路堵塞。没有赶到而病死的也以万计。郡县的官吏们不晓得他们的意图，反说张角用善道教育感化天下，为民心所归向。

太尉杨赐此时为司徒，上书说："张角欺骗煽动百姓，受赦免而不悔过，逐渐扩充势力。现在如果下诏州郡追捕讨伐，恐怕引起更大骚乱，迅速酿成祸害。应当严令刺史、二千石官吏检查分别流民，护送他们各归本郡，以此来孤立削弱他们的党羽，然后杀掉他们的首领，这样便可不费力地加以平定。"适逢杨赐免职，所奏之事便滞留宫中，没有实施。司徒掾刘陶又上疏申述杨赐以前的议论，说："张角等阴谋活动日趋严重，到处四下传言，说张角等偷偷地进入京师，窥视朝政。他们像鸟声兽心，暗地里彼此呼应。州郡官吏避讳此事，不想使朝廷知道，只是相互转告，没有谁愿行文上奏。朝廷应下诏明示，重新招募张角等。赏赐国士，有谁敢回避的，与张角同罪。"皇帝却很不在意，还要诏令刘陶编次《春秋条例》。

张角于是把信徒编成三十六方；方，相当于将军，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各方设立首领；他们散布谣言说："苍天已经死，黄天当代立，就在甲子年，天下要大吉。"用白土在京师各衙门和州郡官府的门上，写"甲子"二字。大方马元义等先收罗荆、扬两州的几万人，相约汇合于邺地发难。马元义多次来往京师，用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作为内应，约好在三月五日内外一起行动。

中平元年[1]

1春，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收马元义，车裂于雒阳[2]。诏三公、司隶按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3]，诛杀千余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

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以为标帜，故时人谓之“黄巾贼”。二月，角自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应贼[4]。

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封慎侯，率左右羽林、五营营士屯都亭[5]，修理器械，以镇京师；置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辕轅、旋门、孟津、小平津八关都尉[6]。

帝召群臣会议。北地太守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7]，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8]。嵩，规之兄子也。上问计于中常侍吕强，对曰：“党锢久积，人情怨愤，若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今请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则盗无不平矣。”帝惧而从之。壬子，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唯张角不赦。发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将卢植讨张角[9]，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讨颍川黄巾[10]。

是时中常侍赵忠、张让、夏恽、郭胜、段圭、宋典等皆封侯贵宠，上常言：“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上尝欲登永安候台[11]，宦官恐望见其居处，乃使中大人尚但谏曰[12]：“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上自是不敢复升台榭。及封谞、徐奉事发，上诘责诸常侍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或有伏诛者。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张角通，为可斩未？”皆叩头曰：“此王甫、侯览所为也！”于是

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征还宗亲、子弟在州郡者。

赵忠、夏恽等遂共谮吕强，云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13]。强兄弟所在并皆贪秽。帝使中黄门持兵召强。强闻帝召，怒曰："吾死，乱起矣！丈夫欲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遂自杀。忠、恽复谮曰："强见召，未知所问而就外自屏，有奸明审。"遂收捕其宗亲，没入财产。

侍中河内向栩上便宜[14]，讥刺左右。张让诬栩与张角同心，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郎中中山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15]，宰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钧章示诸常侍，皆免冠徒跣顿首[16]，乞自致雒阳诏狱[17]，并出家财以助军费。有诏，皆冠履视事如故。帝怒钧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个善者不[18]！"御史承旨，遂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

【注释】

①胡注："是年十二月改元。"

②雒阳：即洛阳。

③宫省直卫：宫禁宿卫。

④安平：地名。故址在今山东益都西北。　甘陵：地名。故址在今河北清河县。

⑤都亭：秦规定，十里一亭。郡县的治所置都亭。这里的都亭当指京都附近的都亭。

⑥函谷关：今河南新安东。 太谷关：今洛阳东南大谷口。 广成关：今河南临汝西。 伊阙关：今河南洛阳南伊阙山上。 辕轅关：今河南偃师东南辕轅山上。 旋门关：今河南巩县东。 孟津关：今河南孟津东北。 小平津关：今河南孟津东北。

⑦北地：郡名。治所在富平，今宁夏吴忠西南。

⑧胡注："中藏府令，属少府，宦官为之。中藏钱，汉所谓禁钱也。西园厩马，即骇骥厩马。"

⑨中郎将：官名。原为统领皇帝侍卫的军官，东汉以后，一般统兵的高级将领也多加此衔。

⑩颍川：郡名。治所在阳翟，今河南禹县。

⑪永安候台：胡注："据《续汉志》：永安宫在北宫东北，宫中有候台。"候台，即了望台。

⑫中大人：宫婢年长者。

⑬《霍光传》：即《汉书·霍光传》。霍光（？～公元前68年）字子孟，西汉大臣，官至大司马大将军。受武帝遗诏辅政时，废立皇帝，权倾内外。死后其宗族终遭株连，俗称"霍氏之祸"。赵忠、夏恽说吕强时常读《霍光传》，意指他想学霍光废立皇帝，权倾内外。

⑭便宜：应办的事情，特指对国家有利的事情。

⑮十常侍：胡注："据《宦官传》，是时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圭、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皆为中常侍。言十常侍，举大数也。" 典：掌管。

⑯徒跣（xiǎn 显）：赤足步行。

⑰诏狱：奉诏令关押犯人的监狱。

⑱不：同否。

【译文】

中平元年（甲子，公元184年）

1 春，张角弟子济南人唐周上书告密。于是逮捕了马元义，在洛阳车裂了他。朝廷诏令三公、司隶校尉审讯查证宫中宿卫及百姓信奉张角教的人，杀了一千多人。下令冀州追捕张角等。张角等知道

事情已败露，派人日夜奔驰告令各方，同时一起举事，全都头戴黄巾作标志，因此当时人们称他们是“黄巾贼”。二月，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角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宝的弟弟张梁称人公将军，所到之处，放火烧毁官府，抢劫掠夺城镇，州郡失守，官吏大多逃跑；一个月里天下响应，京城震动。安平、甘陵的人们各抓其王响应盗贼。

三月，初三，命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封为慎侯，率领左右羽林、五营士兵驻守都亭，整治兵器，以此镇守京城；并设置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关都尉。

皇帝召集群臣商议。北地太守皇甫嵩认为应当解除对党人的禁锢，进一步拿出中藏府里的钱、西园厩中的马来分发给士兵。皇甫嵩是皇甫规哥哥的儿子。皇上向中常侍吕强询问对策，吕强回答说：“党锢之祸积久，人心怨恨，如果不赦免，党人容易与张角合流同谋，使危害更大，那时后悔也无解了。现在请皇上先诛杀身边的贪官，大赦党人，考察刺史、二千石的官吏是否贤能，那么盗贼就没有不平定的道理。”皇帝由于畏惧便听取了他的意见。初七，赦免天下党人，送回他们被放逐的妻儿；唯独张角不予赦免。征调天下精锐部队，派遣北中郎将卢植讨伐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讨伐颍川黄巾贼。

这时中常侍赵忠、张让、夏恽、郭胜、段圭、宋典等都被封侯，显贵得宠，皇上常说：“张常侍是我的父亲，赵常侍是我的母亲。”因此宦官们毫无畏忌，一齐修造住宅，模仿宫室。皇上曾想登永安宫的了望台，宦官们害怕皇上望见他们居住的地方，就让宫婢里年长的尚但上谏说：“天子不该登高，登高老百姓会离散。”皇上从此不敢再登上台榭。直到封谞、徐奉谋反的事情发生，皇上才责问众常侍说：“你们常说党人要图谋不轨，都叫禁锢，还有伏法被诛的。现在党人又被国家所用了，你们反与张角勾通，可不可杀你们的头？”都叩头说：“这是王甫、侯览他们干的！”于是众常侍个个以求退保，各

自招回在州郡中同宗的亲属和子弟。

赵忠、夏恽等于是共同诬陷吕强，说他和党人共同议论朝廷的事，经常读《霍光传》。吕强的兄弟所在之处，都搞贪污。皇帝派中黄门手执兵器去召吕强。吕强听到皇帝召，气愤地说："我死后，祸乱就要兴起了！大丈夫要为国家竭尽忠贞，怎么能去面对狱吏的审讯呢！"于是自杀。赵忠、夏恽又诬陷道："吕强被召，不知道要问他什么就在外自杀了，这明显有奸情。"于是逮捕了他同宗的亲属，没收了他们的财产。

侍中河内人向栩上书谈关于国家应办的事宜，讽刺了皇帝左右的人。张让诬蔑向栩和张角一心，要做内应，于是收捕向栩送到黄门北寺监狱，杀了他。郎中中山人张钧上书说："我以为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人民所以乐意追随他，其根源都是由于十常侍常安置他们的父兄、子弟、姻亲、朋友把持州郡，垄断财富，掠夺百姓，而百姓的冤苦，无处申诉，所以图谋不轨，结伙做盗贼。应该杀掉十常侍，将他们的头悬挂南郊，来向百姓道歉，再派遣使者公告全国，这样可以不要军队而大盗自然会消除。"皇帝把张钧的奏章拿给众常侍看，个个取下帽子，打着赤脚向皇帝叩头认罪，主动请求把自己送到雒阳诏狱，并且拿出家财来支助军费。皇帝下诏，命他们戴帽穿鞋任职如旧。皇帝对张钧发怒说："这真是个狂人！十常侍里竟然连一个好人都没有吗？"御史承皇上旨意，于是诬奏张钧学黄巾道，将他逮捕拷打，死在狱中。

2 庚子[1]，南阳黄巾张曼成攻杀太守褚贡[2]。

3 帝问太尉杨赐以黄巾事，赐所对切直，帝不悦。夏，四月，赐坐寇贼免。以太仆弘农邓盛为太尉[3]。已而帝阅录做

事，得赐与刘陶所上张角奏，乃封赐为临晋侯[4]，陶为中陵乡侯[5]。

4 司空张济罢；以大司农张温为司空。

5 皇甫嵩、朱俊合将四万余人，共讨颍川，嵩、俊各统一军。俊与贼波才战，败；嵩进保长社[6]。

6 汝南黄巾败太守赵谦于邵陵[7]。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8]。

7 波才围皇甫嵩于长社。嵩兵少，军中皆恐。贼依草结营，会大风，嵩约敕军士皆束苣登城[9]，使锐士间出围外，纵火大呼，城上举燎应之，嵩从城中鼓噪而出，奔击贼陈，贼惊，乱走。会骑都尉沛国曹操将兵适至[10]，五月，嵩、操与朱俊合军，更与贼战，大破之，斩首数万级。封嵩都乡侯[11]。

操父嵩，为中常侍曹腾养子，不能审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之子也。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世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桥玄及南阳何颙异焉。玄谓操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颙见曹，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谓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子将者，训之从子劭也，好人伦，多所赏识，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12]，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尝为郡功曹[13]，府中闻之，莫不改操饰行。曹操往造劭而问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为人，不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操大喜而去。

【注释】

①庚子：此日疑误。

②南阳：郡名。治所在今河南南阳。

③弘农：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北。

④临晋：县名。治所在今陕西大荔。

⑤中陵乡：地名。约在今山西平鲁北。

⑥长社：县名。治所在今河南长葛东。

⑦汝南：郡名。治所在今河南平与北。　邵陵：地名。在今河南鄢城东。

⑧广阳：郡名。治所在今北京西南。

⑨苣(jù 巨)：用芦苇杆扎成的火炬。

⑩都尉：官名。略低于将军的武官。东汉光武帝时废，但在镇压农民起义时，或临时设置。　沛国：西汉为郡，东汉改国。治所在今安徽濉溪西北。

⑪都乡：县名。在今河北境内，确址已无可考。

⑫核论：深刻评论。

⑬功曹：官名。汉州郡佐吏，掌管考查记录功劳。

【译文】

2 庚子日，南阳黄巾张曼成进攻并杀死了太守褚贡。

3 皇帝就有关黄巾的事询问太尉杨赐，杨赐据实回答，皇帝不高兴。夏，四月，杨赐因盗贼的事情获罪被免职。任命太仆弘农人邓盛为太尉。随即，皇帝翻阅录有前事的档案，看到杨赐和刘陶有关张角的奏章，于是封杨赐为临晋侯，刘陶为中陵乡侯。

4 司空张济被罢免，任大司农张温为司空。

5 皇甫嵩、朱俊联合率四万多人，共同讨伐颍川黄巾，皇甫嵩、朱俊各领一军。朱俊与盗贼波才交战，战败；皇甫嵩进兵保卫长社。

6 汝南黄巾在邵陵打败太守赵谦。广阳黄巾杀死幽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

7 波才在长社包围了皇甫嵩。皇甫嵩兵少，军中将士都很害怕。盗贼靠草扎营，恰巧刮起大风，皇甫嵩布置士兵们都用苇草扎成火

炬，登上城楼，派精锐的战士悄悄地潜出包围圈，放火大喊，城楼上的士兵举火炬响应，皇甫嵩带兵从城里击鼓呐喊着冲出，奔袭盗贼的阵地，盗贼惊恐，四处乱跑。这时骑都尉沛国人曹操正好率兵赶到。五月，皇甫嵩、曹操与朱俊联合军队，再与盗贼交战，大攻盗贼，杀了几万人。于是封皇甫嵩为都乡侯。

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不能详知他的生平，有人说他是夏侯姓的后嗣。曹操从小机灵，有权术，而且行侠仗义，放纵不拘，不从事生计职业；当时的人不重视他，只有太尉桥玄和南阳人何颙认为他非同一般。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将乱，不是治世之才，不能拯救。能安定天下的人，也许就是你了！"何颙见到曹操，感叹道："汉室将要灭亡，安定天下的人，一定是这个人了。"桥玄告诉曹操说："你还没有名气，可以和许子将结交。"许子将是许训的侄子许劭，他善于待人接物，能辨别人的品行和能力，和堂兄许靖都有很大的名声，他们喜欢共同对当地人物进行深刻的评论，每个月总要变换品评的题目，因此汝南形成了每月初一评品人物的风气。许子将曾做过汝南郡的功曹，郡府里的人听到他的事迹，没有谁不修饰自己的操守品行。曹操去拜访许劭，问他："我是一个怎样的人？"许劭看不起他的为人，不回答。曹操就强逼他回答，许劭说："你，是个治国的能臣，乱世的奸雄。"于是曹操非常高兴地离去。

朱俊之击黄巾也，其护军司马北地傅燮上疏曰："臣闻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是故虞舜先除四凶[1]，然后用十六相[2]，明恶人不去，则善人无由进也。今张角起于赵、魏，黄巾乱于六州，此皆衅发萧墙而祸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辞伐罪。始到颍川，战无不克；黄巾虽盛，不足

为庙堂忧也。臣之所惧，在于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弥增其广耳。陛下仁德宽容，多所不忍，故阉竖弄权，忠臣不进。诚使张角枭夷，黄巾变服，臣之所忧，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国，亦犹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显而危亡之兆见，皆将巧辞饰说，共长虚伪。夫孝子疑于屡至，市虎成于三夫[3]，若不详察真伪，忠臣将复有杜邮之戮矣[4]！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举，速行谗佞之诛，则善人思进，奸凶自息。"赵忠见其疏而恶之。燮击黄巾，功多当封，忠谮诉之；帝识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8 张曼成屯宛下百余日[5]；六月，南阳太守秦颉击曼成，斩之。

9 交趾土多珍货[6]，前后刺史多无清行，财计盈给，辄求迁代，故吏民怨叛，执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自称柱天将军。三府选京令东郡贾琮为交趾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

10 皇甫嵩、朱俊乘胜进讨汝南、陈国黄巾，追波才于阳翟，击彭脱于西华，并破之，余贼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状，以功归俊，于是进封俊西乡侯，迁镇贼中郎将。诏嵩讨东郡，俊讨南阳。

北中郎将卢植连战破张角[7]，斩获万余人，角等走保

广宗。植筑围凿堑，造作云梯，垂当拔之。帝遣小黄门左丰视军，或劝植以赂送丰，植不肯。丰还，言于帝曰："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帝怒，槛车征植，减死一等；遣东中郎将陇西董卓代之。

11 巴郡张修以妖术为人疗病[8]，其法略与张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号"五斗米师"。秋，七月，修聚众反，寇郡县；时人谓之"米贼。"

12 八月，皇甫嵩与黄巾战于苍亭[9]，获其帅卜巳。董卓攻张角无功，抵罪。乙巳，诏嵩讨角。

13 九月，安平王续坐不道[10]，诛，国除。

初，续为黄巾所虏，国人赎之得还，朝廷议复其国。议郎李燮曰："续守藩不称，掐辱圣朝，不宜复国。"朝廷不从。燮坐谤毁宗室，输作左校[11]；未满岁，王坐诛，乃复拜议郎。京师为之语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注释】

①四凶：古代传说舜所流放的四名罪犯。共工、欢兜、三苗、鲧。

②十六相：古代传说中的十六个才德之士。包括八元：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八恺：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

③市虎成于三夫：据《韩非子》载：庞共对魏王说："现在一个人说大街上有老虎，大王信不信？"魏王说："不信。"庞共说："两个人说大街上有老虎，大王信不信？"魏王说："不信。"庞共说："三个人说大街上有老虎，大王信不信？"魏王说："我相信。"庞共说："大街上明明没有老虎，三人的话却使您相信大街上有了老虎。……"这个典故表明，本没有的事情，但传说的人多，便会扰乱人们的视听，无中生有。

④杜郿之戮：战国时秦国名将白起，一生战功显赫，曾指挥过有名的长平之战。但后来被相范雎妒忌，因意见不合，使其被逼自杀。此事详见第五卷周赧王五十八年(公元前257年)。

⑤宛下：在今河南南阳。

⑥交趾：郡名。所治相当于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

⑦中郎：官名。秦置。为近侍之官。汉代沿置，属于郎中令(光禄勋)。其长称中郎将，亦通称中郎。

⑧巴郡：郡名。三国时蜀汉移治今重庆市区。

⑨苍亭：在今山东范县境内。

⑩安平国：在今河北冀县。

⑪左校：官府名。秦、汉初，置左、右、前、后、中五校令，后来只设左、右校令。东汉沿置，掌管左、右工徒。三国时魏把左、右校合并进材官里。凡是大臣犯法，常常遣送到左校劳动。

【译文】

朱俊进击黄巾军的时候，他的护军司马北地人傅燮上奏说："我听说天下的祸乱不源于外部，而是起于内部。所以虞舜首先铲除四凶，然后任用十六位贤人，说明恶人不铲除，好人就无法任用。如今张角在赵、魏之地起事，黄巾军在六个州作乱，这都是根源于宫廷内部而祸乱蔓延四海的结果。我接受军务，奉命讨伐罪逆，刚到颍川，战无不胜；黄巾军虽然强盛，不足以成为国家的忧患。我所害怕的，在于治水不从它的源头开始，使下游更加泛滥成灾了。陛下仁德宽容，为人常怀不忍之心，所以宦官玩弄权势，致使忠臣得不到任用。即便把张角枭首，让黄巾军臣服，而我所忧虑的，反更会深了。为什么？大凡奸邪小人与正人君子不应在朝廷共存，就像冰炭不能同处一个容器。那些人知道正人君子的功勋显赫，就是他们危亡征兆的出现，所以都将花言巧语，互相助长彼此的虚伪作风。传播假消息的人多了，连曾参那样的孝子也会受到怀疑；三人说市上有虎，人们都会相信。如果不仔细地辨别真伪，忠臣将又有白起

在杜邮自杀的悲剧!陛下应反思一下虞舜放逐四凶的举动、迅速诛灭谗言奸佞的小人,那么好人就想为朝廷效命,奸邪恶人就自然消失。"赵忠看见傅燮的奏疏非常恨他。傅燮打击黄巾军,功多应当受到封赏,赵忠却诉说他的坏话;灵帝还记得傅燮奏疏所言,因而没有加罪,但始终也没有封赏他。

8 张曼成驻守宛下一百多天;六月,南阳太守秦颉进击张曼成,杀了他。

9 交趾郡多盛产珍贵宝物,前后刺史多没有清廉的行为,估计财物搜刮够了,就要求调任,所以官民怨恨反叛,捉刺史和合浦太守来达,首领自称为柱天将军。三府选派京县令东郡人贾琮为交趾刺史。贾琮到任,调查人民造反的原因,都说:"赋税太重,百姓无不被搜括一空。京城遥远,无处申诉苦冤,民不聊生,因此聚众成为盗贼。"贾琮就传布文告,让百姓各自安心生产,招纳安抚逃荒在外的流民,免除徭役,诛杀危害极大的首领,挑选试用一批良吏镇守各县。一年之内就平定了动乱,百姓因此安居,大街小巷可以听到赞颂他的歌谣:"贾父来晚了,致使我们先反;如今太平了,官吏不敢派饭!"

10 皇甫嵩、朱俊乘胜进军讨伐汝南郡和陈国的黄巾军。在阳翟追赶波才,在西华攻击彭脱,将他们击败,剩余的黄巾贼或降或散,三郡全部平定。皇甫嵩上书报告战况,将战功归于朱俊,于是进封朱俊为西乡侯,升为镇贼中郎将。诏令皇甫嵩讨伐东郡黄巾军,朱俊讨伐南阳黄巾军。

北中郎将卢植连连战败张角,斩杀俘获一万多人,张角等逃走退保广宗。卢植筑起围墙,挖掘壕沟,制作登城的云梯,即将攻克城池。灵帝派遣小黄门左丰来视察军队,有人劝卢植用财物送给左丰,卢植不答应。左丰回去,向灵帝说:"广宗的黄巾军贼容易击破,卢中郎却守在营垒中休息,以等待黄巾贼自行消亡。"灵帝愤怒,用囚车把卢植押回京师,减去死刑一等;派遣东中郎将陇西人董卓代

替卢植。

11 巴郡人张修用妖术为人治病，他的方法和张角大致相同，让病家出五斗米，因此号称“五斗米师”。秋，七月，张修聚众造反，侵掠郡县，当时人们称他们是“米贼”。

12 八月，皇甫嵩与黄巾军在苍亭作战，俘获黄巾军首领卜巳。董卓攻打张角没有战果，受到处罚。初三，诏令皇甫嵩讨伐张角。

13 九月，安平王刘续被指控有大逆不道罪，诛死，废除封国。

起初，刘续被黄巾军俘虏，国人将他赎回，朝廷商议恢复他的封国。议郎李燮说：“刘续守藩国不称职，损坏羞辱了朝廷的声誉，不应当恢复封国。”灵帝和朝中大臣不听从。李燮被指控犯为诽谤诋毁宗室罪，被遣送到左校做苦力。不到一年，安平王刘续因罪被杀，才恢复李燮议郎的职务。京城的人为此编了一句顺口溜：“父亲不肯立皇帝，儿子不肯立藩王。”

14 冬，十日，皇甫嵩与张角弟梁战于广宗，梁众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闭营休士以观其变，知贼意稍懈，乃潜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陈，战至晡时[1]，大破之，斩梁，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尸，传首京师。十一月，嵩复攻角弟宝于下曲阳[2]，斩之，斩获十余万人。即拜嵩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温恤士卒，每军行顿止，须营幔修立，然后就舍，军士皆食，尔乃尝饭[3]，故所向有功。

15 北地先零羌及枹罕[4]、河关群盗反[5]，共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6]、李文侯为将军，杀护羌校尉泠征。金城人边

章、韩遂素著名西州，群盗诱而劫之，使专任军政，杀金城太守陈懿，攻烧州郡。

初，武威太守倚恃权贵[7]，恣行贪暴，凉州从事武都苏正和案致其罪[8]。刺史梁鹄惧，欲杀正和以免其负，访于汉阳长史敦煌盖勋。勋素与正和有仇，或劝勋因此报之，勋曰："谋事杀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谏鹄曰："夫绁食鹰隼，欲其驚也。驚而亨之，将何用哉！"鹄乃止。正和诣勋求谢，勋不见，曰："吾为梁使君谋[9]，不为苏正和也。"怨之如初。

后刺史左昌盗军谷数万，勋谏之。昌怒，使勋与从事辛曾、孔常别屯阿阳以拒贼，欲因军事罪之；而勋数有战功。及北宫伯玉之攻金城也，勋劝昌救之，昌不从。陈懿既死，边章等进围昌于冀，昌召勋等自救，辛曾等疑不肯赴，勋怒曰："昔庄贾后期[10]，穰苴奋剑。今之从事岂重于古之监军乎！"曾等惧而从之。勋至冀，诮让章等以背叛之罪[11]；皆曰："左使君若早从君言，以兵临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围去。

叛羌围校尉夏育于畜官，勋与州郡合兵救育，至狐盘[12]，为羌所败。勋余众不及百人，身被三创，坚坐不动，指木表曰[13]："尸我于此！"句就种羌滇吾以兵捍众曰："盖长史贤人，汝曹杀之者为负天。"勋仰骂曰："死反虏！汝何知，促来杀我！"众相视而惊。滇吾下马与勋，勋不肯上，遂为羌所执。羌服其义勇，不敢加害，送还汉阳。后刺史杨雍表勋领汉阳太守。

【注释】

①晡时：申时，黄昏时。

②下曲阳：属巨鹿郡，在今河北晋县。

③尔乃：这才。

④枹(fú 富)罕：在今甘肃河导。

⑤河关：在今河导县西。

⑥湟中：在今青海湖以东地区。

⑦武威：在今甘肃武威。

⑧凉州：在今甘肃境内。

⑨使君：汉时称刺史为使君。汉以后用以对州郡长官的尊称。

⑩庄贾后期，穰苴奋剑：公元前六世纪春秋时代，燕国、晋国侵犯齐国，齐景公任命司马穰苴为将军，率军抵御，命令自己的宠臣庄贾担任监军。穰苴与庄贾相约早晨相会，可是到了黄昏庄贾才来，尽管当时庄贾显赫宠贵，穰苴仍按军法斩了庄贾。

⑪谯(qiáo 俏)：责问。

⑫狐盘：在今甘肃甘谷南。

⑬木表：木标，木牌。

【译文】

14冬，十月，皇甫嵩和张角的弟弟张梁在广宗交战，张梁的部队精良勇敢，皇甫嵩无法制胜；第二天，就闭营休兵来观察敌人的变化，发觉敌寇稍稍有些松懈，于是暗地里在夜晚整顿兵马，鸡叫时，奔赴敌阵，一直战斗到黄昏时分，大破敌军，杀了张梁，得三万首级，跳进河里溺死的有五万多人。张角先已病死，被开棺碎尸，首级被传送到京师。十一月，皇甫嵩又在下曲阳攻打张角的弟弟张宝，斩了张宝，杀俘十多万人。皇甫嵩被任命为左车骑将军，兼任荆州牧，封为槐里侯。皇甫嵩能体恤士兵，每次行军停歇时，要等到士兵的营帐建立好，然后才回到自己的住处，士兵们都吃饭，自己才吃饭，因此所到之处都有战功。

15 北地的先零羌和枹罕、河关的群盗造反，共同拥立湟中的志愿军首领胡人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死护羌校尉泠征。金城人边章、韩遂在西州素负盛名，群盗诱引并劫持了他们，让他们主持军政，杀死金城太守陈懿，攻打焚烧州郡。

起初，武威太守倚仗权贵，专横跋扈，贪赃残暴，凉州从事武都人苏正和审查追究他的罪行。刺史梁鹄恐惧，想杀苏正和来免除自己的责任，就去征询汉阳郡长史敦煌人盖勋的意见。盖勋一向与苏正和有私仇，有人劝盖勋乘机会报复他，盖勋说："为人谋事而杀害好人，不是忠诚；乘人之危，不是仁道。"于是劝阻梁鹄说："大凡人们豢养猎鹰，是想让它捕捉猎物，捕捉了猎物就将它烹杀，那么豢养它将有什么用呢？"梁鹄于是打消了杀苏正和的念头。苏正和到盖勋那里致谢，盖勋不见他，说："我是为梁使君谋事，不是为他苏正和。"还是像当初那样仇恨苏正和。

后任刺史左昌盗窃军粮几万石，盖勋劝阻他。左昌发怒，派盖勋和从事辛曾、孔常另外驻守河阳抵抗叛贼，想利用军事上的失利来处置盖勋，但盖勋屡建战功。及至北宫伯玉攻到金城的时候，盖勋劝左昌救援金城，左昌不听。陈懿死后，边章等进军冀县包围左昌，左昌召盖勋等来救援自己，辛曾等迟疑不肯出兵，盖勋愤怒地说："从前庄贾延误军期，司马穰苴挥剑杀了他。今天的从事难道还比古代的监军重要吗？"辛曾等畏惧便听从了。盖勋到冀县，谴责边章等的背叛罪行，边章等都说："左使君如果早听从你的话，率兵来攻打我们，或许我们可以改过，如今罪恶已深重，无法投降了。"终于解围离去。

反叛的羌人在官府的畜牧场包围了校尉夏育，盖勋与州郡联合兵力救援夏育，到达狐盘，被羌人击败。盖勋的余部不到百人，身受三处创伤，但稳坐不动，指着路边的木标说："把我的尸体放在这里！"句就仲羌的滇吾用兵器拦着众人说："盖长史是个贤人，你们谁杀他，就会得罪上天。"盖勋昂头骂道："该死的叛贼，你们知道什

么，还不快来杀我！”众人面面相觑吃了一惊。滇吾下马让盖勋，盖勋不肯上马，于是被羌人俘虏。羌人佩服他的节义和勇敢，不敢杀害他，就送他回汉阳。后任刺史杨雍上表推举盖勋兼任汉阳太守。

16 张曼成余党更以赵弘为帅，众复盛，至十余万，据宛城。朱俊与荆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围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征俊。司空张温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乐毅[1]，皆旷年历载，乃能克敌。俊讨颍川已有初效，引师南指，方略已设；临军易将，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责其成功。”帝乃止。俊击弘，斩之。

贼帅韩忠复据宛拒俊，俊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俊自将精卒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惧乞降；诸将皆欲听之，俊曰：“兵固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唯黄巾造逆。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今若受之，更开逆意，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因急攻，连战不克。俊登土山望之，顾谓司马张超曰：“吾知之矣。贼今外围周固，内营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也。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不如撤围，并兵入城，忠见围解，势必自出，自出则竟散，破之道也。”既而解围，忠果出战，俊因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南阳太守秦頡杀忠[2]，余众复奉孙夏为帅，还屯宛。俊急攻之，司马孙坚率众先登；癸巳，拔宛城。孙夏走，俊追

至西鄂精山[3]，复破之，斩万余级。于是黄巾破散，其余州郡所诛，一郡数千人。

17 十二月，己巳，赦天下，改元。

18 豫州刺史太原王允破黄巾，得张让宾客书，与黄巾交通，上之。上责怒让；让叩头陈谢，竟亦不能罪也。让由是以事中允，遂传下狱，会赦，还为刺史；旬日间，复以他罪被捕。杨赐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谢之曰[4]："君以张让之事，故一月再征，凶慝难量，幸为深计！"诸从事好气决者，共流涕奉药而进之。允厉声曰："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乳药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槛车。既至，大将军进与杨赐、袁隗共上疏请之，得减死论。

【注释】

①乐毅：战国时燕将，中山国灵寿人，乐羊的后代，燕昭王时任亚卿。公元前284年，率军击破齐国，先后攻下七十多城。后死在赵国。

②南阳：郡名，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汉代辖境相当于今河南熊耳山以南叶县、内乡间和湖北大洪山以北应山、郧县间地。其后渐小。

③西鄂精山：西鄂，在今河南南召；精山，在南召县南。

④谢：问，告。

【译文】

16 张曼成的余党又拥立赵弘为首领，势力又强盛起来，达十几万人，占据宛城。朱俊和荆州刺史徐璆等联合兵力包围了宛城，从六月到八月，不能攻下。有关部门上奏征召朱俊回京师。司空张温上奏说："从前秦国起用白起，燕国起用乐毅，都是经过长年累月，才能克敌制胜。朱俊征讨颍川的黄巾军已见成效，率师南进，方略已定；临阵换将，为兵家大忌，应宽限时日，责令他成功。"灵帝才停

止征召。朱俊进击赵弘，将他杀了。

叛贼首领韩忠又夺取宛城抗拒朱俊，朱俊擂起战鼓进攻宛城西南，叛贼全部奔赴西南；朱俊亲自率精兵出其不意袭击城东北，越城而进。韩忠于是退守小城，惊恐求降；众将领都想接受韩忠的请求，朱俊说："战争本来有形势相同而实质各异的。从前秦末、项羽的时代，人民没有确定的君主，所以奖赏归附者用来勉励前来降服的人。如今海内统一，只有黄巾军造反叛逆。接受投降就无从勉励守法的好人，征讨他们才可以惩罚叛逆。倘若现在接受了投降，就助长了叛贼的心愿，叛贼有利就进攻作战，不利就求降，放纵敌人助长贼寇，这不是良策！"因而急攻猛打，连续作战，不能攻克。朱俊登上土山观察敌军，回头对司马张超说："我知道原因了。叛贼现在外受严密包围，军队内感到情况急迫，求降不被接受，想出来又不能，所以只有拼死决战。万人一心，尚且势不可挡，何况十万人呢！不如撤除包围，并兵进城，韩忠见包围解除，势必自己出来，一出来就斗志涣散，这就是击破他的方法。"不久解除包围，韩忠果然出来交战，朱俊乘机攻击，大破叛贼，杀了一万多人。

南阳太守秦颉杀死韩忠，余众又拥立孙夏为首领，回军驻守宛城。朱俊猛攻宛城，司马孙坚率兵首先登上城墙；二十二日，攻下宛城。孙夏逃跑，朱俊追赶到西鄂县的精山，又打败孙夏，杀了一万多人。这时黄巾军被击破溃散，其他的被州郡收捕诛杀，每郡都杀几千人。

17 十二月，二十九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18 豫州刺史太原人王允击败黄巾军，获得张让的门客与黄巾军交往的书信，呈报皇上。皇上发怒责备张让，张让叩头告罪，最后竟没有被治罪。张让于是利用他事中伤王允，终将王允收捕下狱，适逢赦免，恢复为刺史。十天之内，又因其它罪名被捕。杨赐不想让王允再受痛苦和屈辱，派人去劝告他说："你因为检举张让一事，所以在一月之中两次入狱，凶险难测，你要好好地考虑一下。"王允属

下的那些好凭意气用事的从事们,都流着泪捧着毒药送给他。王允厉声道:"我身为人臣,得罪了君主,应当受到正式处决,公告天下,哪里有服毒自杀的道理!"甩掉杯子,奋然起身,出去登上囚车。到了廷尉后,大将军何进与杨赐、袁隗共同上奏说情,王允得以减免死罪。

二 年

1 春,正月,大疫。

2 二月,己酉,南宫云台灾。庚戌,乐城门灾。

中常侍张让、赵忠说帝敛天下田,亩十钱,以修宫室,铸铜人。乐安太守陆康上疏谏曰:"昔鲁宣税亩而蝝灾自生[1],哀公增赋而孔子非之,岂有聚夺民物以营无用之铜人,捐舍圣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内幸潛康援引亡国以譬圣明,大不敬,槛车徵诣廷尉。侍御史刘岱表陈解释,得免归田里。康,续之孙也[2]。

又诏发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折贱买,仅得本贾十分之一。因复货之,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又令西园驺分道督趣[3],恐动州郡,多受赇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时巨鹿太守河内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直被诏,怅然

曰④："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即吞药自杀。书奏，帝为暂绝修宫钱。

3 以朱俊为右车骑将军。

4 自张角之乱，所在盗贼并起，博陵张牛角、常山褚飞燕及黄龙、左校、于氐根、张白骑、刘石、左髭文八、平汉大计、司隶缘城、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蝤之徒，不可胜数，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人。

张牛角、褚飞燕合军攻瘿陶⑤，牛角中流矢，且死，令其众奉飞燕为帅，改姓张。飞燕名燕，轻勇趞捷，故军中号曰："飞燕。"山谷寇贼多附之，部众浸广，殆至百万，号黑山贼，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⑥，朝廷不能讨。燕乃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遂拜燕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岁得举孝廉、计吏⑦。

【注释】

①鲁宣税亩：即在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鲁国推行的"初税亩"。这是中国古代征收田赋的开始。

②续：陆续，东汉陆闳的孙子，字智初。任郡户曹史时，赈济饥民有功，升为郡门下掾。后因楚王刘英事受牵连，下洛阳监狱，不久又释放。

③驺（zōu 邹）：骑士。

④怅（chàng 唱）：失意，懊悔。

⑤瘿：音 yīng（影）。

⑥河北：即黄河以北的地区。古时一般称黄河以北为河内，以南为河外。

⑦计吏：掌计簿的官吏。计簿，记录人事、户口、赋税的簿籍，也叫"计籍"。

【译文】

二年(乙丑,公元185年)

1 春,正月,瘟疫大流行。

2 二月,初十,南宫的云台发生火灾。十一日,乐城门发生火灾。

中常侍张让、赵忠劝说灵帝征天下田赋,每亩十钱,用来修建宫室,铸造铜人。乐安太守陆康上奏疏劝阻说:"从前鲁宣公按亩征税而引发蝗灾,鲁哀公增加赋税而受到孔子的批评,怎么能搜刮人民财物来营造无用的铜人,抛弃圣人的训戒,效法亡国君王的法典呢?"宦官们攻击陆康援引亡国君王的例子来比附圣明的皇上,犯了大不敬的罪,用囚车把陆康押送到廷尉。侍御史刘岱上表陈情解释,才得免死回家乡。陆康,是陆续的孙子。

又诏令征发州郡的木材和纹理美观的石料,送往京城。宫中黄门常侍等总是呵斥责备不合格,乘机强迫折价贱卖,价格又仅是原价的十分之一。宦官于是又将已验收的木材再回卖给州郡官吏,州郡官吏又用这些木材交纳时,宦官们仍然刁难不马上接受,致使木材积压腐烂,宫室连年建不成。刺史、太守又私自增加赋税,百姓叫苦不迭。又令西园的皇家骑士分途督促采纳,使各州郡恐怖惊动,接受了许多贿赂。刺史、二千石官吏以及茂才、孝廉升迁、任命时,都要求交纳助军、修宫的钱,大郡达到二三千万,其余的郡多少不等。即将赴任的官吏,都要先到西园议定交纳的价钱,然后才能去赴任;那些清廉之士请求辞职不赴任,都被强迫去上任。当时巨鹿太守河内人司马直刚被任命,因为有清廉美名,减少三百万的应交数额。司马直被诏,慨怅地说道:"做官本为民父母,却反剥削百姓来迎合时弊所求,我不忍心。"借生病辞职,未获批准。赴任途中,走到孟津时,上书针砭时政的过失,就服毒自杀。奏书呈上,灵帝因此暂时停止征收修宫钱。

3 任命朱俊为右车骑将军。

4 自从张角作乱后,各地盗贼同时兴起,博陵人张牛角、常山人

褚飞燕以及黄龙、左校、于氐根、张白骑、刘石、左髭文八、平汉大计、司隶缘城、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蟟等之流，不可胜数，势力大的二三万人，小的六七千人。

张牛角、褚飞燕联合军队攻打瘿陶，张牛角被流箭射中，临死时，命令他的部众尊奉褚飞燕为首领，让褚飞燕改姓张。张飞燕本名为褚燕，因作战骁勇，来去如飞，所以军中称他为"飞燕"。山谷中的寇贼大多归附他，部众渐渐增多，将近百万，被称为"黑山贼"，河北各郡县都受到他的侵害，朝廷无力征讨。飞燕派使者到京师，上书求降，于是任命他为平难中郎将，让他统领河北各山谷的事务，每年可向朝廷推举孝廉、计吏。

5 司徒袁隗免。三月，以廷尉崔烈为司徒。烈，实之从兄也。

是时，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钱西园而得之[1]，段熲、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乃登公位。烈因傅母入钱五百万，故得为司徒。乃拜日，天子临轩[2]，百僚毕会，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少靳[3]，可至千万！"程夫人于傍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4]！"烈由是声誉顿衰。

6 北宫伯玉等寇三辅，诏左车骑将军皇甫嵩镇长安以讨之。

时凉州兵乱不止，征发天下役赋无已，崔烈以为宜弃凉州。诏会公卿百官议之，议郎傅燮厉言曰："斩司徒，天

下乃安!"尚书奏燮廷辱大臣。帝以问燮,对曰:"樊哙以冒顿悖逆,愤激思奋,未失人臣之节,季布犹曰'哙可斩也。'今凉州天下要冲,国家藩卫。高祖初兴,使郦商别定陇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5],议者以为断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为宰相,不念为国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弃一方万里之土,臣窃惑之!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土劲甲坚,因以为乱,此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若烈不知,是极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善而从之。

7 夏,四月,庚戌,大雨雹。

8 五月,太尉邓盛罢;以太仆河南张延为太尉[6]。

9 六月,以讨张角功,封中常侍张让等十二人为列侯。

10 秋,七月,三辅螟[7]。

11 皇甫嵩之讨张角也,过邺,见中常侍赵忠舍宅逾制,奏没入之。又中常侍张让私求钱五千万,嵩不与。二人由是奏嵩连战无功,所费者多,徵嵩还,收左车骑将军印绶,削户六千。八月,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执金吾袁滂为副,以讨北宫伯玉;拜中郎将董卓为破虏将军,与荡寇将军周慎并统于温。

12 九月,以特进杨赐为司空。冬,十月,庚寅[8],临晋文烈侯杨赐薨。以光禄大夫许相为司空。相,训之子也。

【注释】

①阿保:古时教育抚养贵族子女的妇女。

②临轩:古时皇帝不坐正殿而在殿前平台上接见臣属,叫临轩。

③靳:吝惜。

④姝：美。

⑤四郡：即酒泉、张掖、武威、敦煌四郡。

⑥河南：治所在今河南洛阳。

⑦螟(míng 冥)：螟蛾的幼虫。一种蛀食稻心的害虫。

⑧庚寅：此日疑误。

【译文】

5 司徒袁隗被罢免。三月，任命廷尉崔烈为司徒。崔烈，是崔实的堂兄。

这时，三公的职位往往通过常侍、灵帝的乳母送钱到西园而得到。段颎、张温等虽然有战功声誉，但都得事先进献财物，才登上三公的位置。崔烈通过灵帝乳母送了五百万钱，所以得到了司徒的职位。到了任命那天，天子亲临殿前的平台，百官们都来参加，灵帝回头对亲信们说："真后悔没有稍稍吝惜一些，不然可以得到千万！"程夫人在一旁应道："崔公，是冀州的名士，怎么肯用钱买官！是靠了我他才肯这样的，你还不觉得满意吗？"崔烈因此声誉顿跌。

6 北宫伯玉等侵扰三辅地区，诏令左车骑将军皇甫嵩镇守长安以讨伐他们。

此时凉州不断出现兵乱事件，朝廷无休止地征发天下的徭役和赋税。崔烈认为应该放弃凉州。诏令公卿百官商议此事，议郎傅燮厉声说道："杀掉司徒崔烈，天下才能安定！"尚书上奏傅燮在朝廷上侮辱大臣。灵帝就此问傅燮，傅燮回答说："樊哙因为匈奴单于冒顿叛逆，出于义愤，要求出兵，没有失去人臣的礼节，季布还是说：'樊哙可杀。'如今凉州是天下的要冲，国家西面的门户。高祖初定天下时，派郦商另去平定陇右；武帝开拓疆域，设置了四郡，评论者认为这是切断了匈奴的右臂。现在地方官吏治理不当，致使一州叛乱；崔烈身为宰相，不考虑为国制订出平定叛乱的计策，却要割舍掉这一块万里的国土，我真是感到疑惑！如果让胡人占据了这块

地盘，他们的士兵勇健，铠甲坚牢，乘机作乱，这是天下最大的祸害，社稷最深的忧患。如果崔烈不知道这些，他是最大的傻瓜；如果他知道却故意说出这种话，就是不忠。"灵帝认为傅燮的话很对，同意不放弃凉州。

7 夏，四月，十二日，下大冰雹。

8 五月，太尉邓盛被罢官；任命太仆河南人张延为太尉。

9 六月，因为讨伐张角有功，册封中常侍张让等十二人为列侯。

10 秋，七月，三辅地区发生螟灾。

11 皇甫嵩征讨张角，经过邺城，发现中常侍赵忠的宅第超过规格，奏请没收宅第。又中常侍张让私下索求五千万钱，皇甫嵩不给。两人因此上奏说皇甫嵩久战无功，耗费太多，灵帝召皇甫嵩回来，没收左车骑将军的印绶，削减封户六千。八月，任命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执金吾袁滂为助手，来讨伐北宫伯玉；任中郎将董卓为破虏将军，和荡寇将军周慎一起受张温统辖。

12 九月，任命特进杨赐为司空。冬，十月，庚寅，临晋文烈侯杨赐去世。任命光禄大夫许相为司空。许相，是许训的儿子。

13 谏议大夫刘陶上言："天下前遇张角之乱，后遭边章之寇，今西羌逆类已攻河东，恐遂转盛，豕突上京。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无一前斗生之计，西寇浸前，车骑孤危，假令失利，其败不救。臣自知言数见厌，而言不自裁者，以为国安则臣蒙其庆[1]，国危则臣亦先亡也。谨复陈当今要急八事。"大较言天下大乱[2]，皆由宦官。宦官共谗陶曰："前张角事发，诏书示以威恩，自此以来，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静，而陶疾害圣政，专言妖孽[3]。州郡不上，陶何缘知？疑

陶与贼通情。"于是收陶下黄门北寺狱，掠按日急。陶谓使者曰："臣恨不与伊、吕同畴[4]，而以三仁为辈[5]。今上杀忠謇之臣[6]，下有憔悴之民，亦在不久，后悔何及！"遂闭气而死。前司徒陈耽为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诬陷，死狱中。

14 张温将诸郡兵步骑十余万屯美阳[7]，边章、韩遂亦进兵美阳，温与战，辄不利。十一月，董卓与右扶风鲍鸿等并兵攻章、遂[8]，大破之，章、遂走榆中[9]。

温遣周慎将三万人追之。参军事孙坚说慎曰："贼城中无谷，当外转粮食，坚愿得万人断其运道，将军以大兵继后，贼必困乏而不敢战，走入羌中[10]，并力讨之，则凉州可定也！"慎不从，引军围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园峡，反断慎运道，慎惧，弃车重而退。

温又使董卓将兵三万讨先零羌[11]，羌、胡围卓于望垣北，粮食乏绝，乃于所渡水中立隔以捕鱼，而潜从隔下过军。比贼追之，决水已深，不得渡，遂还屯扶风。

张温以诏书召卓，卓良久乃诣温；温责让卓，卓应对不顺。孙坚前耳语谓温曰："卓不怖罪而鸱张大语[12]，宜以召不时至，陈军法斩之。"温曰："卓素著威名于河、陇之间，今日杀之，西行无依。"坚曰："明公亲率王师，威震天下，何赖于卓！观卓所言，不假明公，轻上无礼，一罪也；章、遂跋扈经年，当以时进讨，而卓云未可，沮军疑众，二罪也；卓受任无功，应召稽留，而轩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将仗钺临众，未有不断斩以成功者也。今明公垂意于卓，不即加诛，亏损威刑，于是在矣。"温不忍发，乃曰："君

自还,卓将疑人。"坚遂出。

15是岁,帝造万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钞积堂中,复藏寄小黄门、常侍家钱各数千万,又于河间买田宅[13],起第观。

【注释】

①庆:幸福。

②大较:概略,大旨。

③妖孽:物类的反常现象。

④伊:伊尹,商初大臣。名伊,尹是官名。曾帮助商汤攻灭夏桀。 吕:吕尚,周代齐国的始祖。姜姓,吕氏,名望,一说字子牙,西周初年任太师(武官名),也称师尚父。辅佐周武王灭商有功,封于齐。有太公之称,俗称姜太公。

⑤三仁:即孔子称颂的殷代"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微子见殷王纣昏乱残暴而离去,箕子、比干劝谏殷王纣而受辱被害。

⑥謇(jiǎn 简):忠诚,正直。

⑦美阳:在今陕西武功。

⑧右扶风:在今陕西兴平。

⑨榆中:在今甘肃榆中。

⑩羌中:在今青海东北部。

⑪先零羌:古族名。汉时西羌的一支。分布在今甘肃临夏以西和青海东北一带。东汉初,被陇西太守马援征服,迁徙天水、陇西、扶风一带。逐渐与汉族及西北其他民族融合。

⑫鸱(chī 痴)张:嚣张、凶暴,象鸱鸟张开翅膀一样。

⑬河间:郡、国名。汉高帝置郡,文帝改国,其后或为郡,或为国。治所在乐城(今河北献县东南)。平帝时辖境相当今河北献县、交河、东光、阜城、武强各一部分地。

【译文】

13谏议大夫刘陶上书说:"天下先遇张角之乱,后遭边章之乱,

如今西羌叛众已在攻打河东，恐怕要变强盛，冒犯京师。百姓有各种各样逃走避死的想法，却没有一丝向前拼命求生的办法，西边寇贼渐渐推进，车骑将军张温危难孤立，假如他战场失利，就无法救援。我自知说多了令人厌恶，但不能克制自己的原因，是认为国家安宁，我就得到幸福；国家危亡，我就会先行毁灭。我现在再来陈述当今紧急的八件事情。"大意是说天下大乱，都是由宦官引起的。宦官们共同诬陷刘陶，说："以前张角叛乱，下诏以恩威并施，自此以后，叛逆们各自改悔。现在四方安宁平静，而刘陶非毁圣明的朝政，专谈一些妖孽作祟的怪事。再说州郡没有上报这些事情，刘陶是怎么知道的？我们怀疑刘陶与叛贼勾通往来。"于是收捕刘陶，下黄门北寺监狱，拷打审讯，一天比一天厉害。刘陶对皇上的使者说："我恨不能和伊尹、吕尚同类，却与'三仁'为伍。如今上杀戮忠诚正直的臣子，下有苦难憔悴的人民，这样的局面也不会长久，到时后悔也来不及了！"于是自己闭气而死。前司徒陈耽为人忠良正直，宦官憎恨他，也遭到诬陷，死在狱中。

14 张温率各郡的步兵骑兵十几万驻守美阳，边章、韩遂也进军美阳，张温与他们交战，总是失利。十一月，董卓和右扶风人鲍鸿等联合兵力攻打边章、韩遂，大败边、韩，边、韩逃往榆中县。

张温派遣周慎率三万人追赶边章、韩遂，参军事孙坚向周慎建议道："叛贼的城中没有粮食，将会从外面转运粮食，我愿率一万人断绝他们的运粮通道，将军统帅大军紧随其后，叛贼一定困顿饥乏而不敢交战，只得逃入羌中，再合力征讨他们，凉州就可以平定了！"周慎不听，率军包围榆中城，而边章、韩遂分兵驻守葵园峡，反而断绝了自己的运粮通道，于是惊恐，抛弃车辆辎重撤退。

张温又派董卓率兵三万征讨先零羌，羌人、胡人在望垣县的北面包围了董卓，军中粮尽，于是在要渡河的地方筑起堤堰，假装要捕鱼，而暗地里在堤堰下撤走军队。等到叛贼追来时，决开堤堰，水已很深，无法渡过，于是回师驻守扶风。

张温以皇帝诏书的名义召见董卓，董卓过了很久才晋见张温，张温责备董卓，董卓应答时态度不恭顺。孙坚向前对张温耳语道："董卓不害怕有罪，反而气焰嚣张，出言不逊，应以奉召不即时赶到的罪名，按照军法杀掉他。"张温说："董卓在黄河、陇山一带素负威名，今天杀他，西征就没有依靠了。"孙坚说："您亲自率领的朝廷大军，威震天下，为什么要依赖董卓呢？考察董卓所讲的话，对您并不在乎，轻视上级，没有礼貌，这是第一条罪状；边章、韩遂跋扈多年，应当及时征讨，但董卓说不行，阻止发兵，动摇军心，这是第二条罪状；董卓受命无功，应召拖延，而且态度倨傲，这是第三条罪状。古代的名将受王命统帅军队，没有不依靠断然诛杀来获取成功的。现在您对董卓如此谦下，不立刻诛杀，损害军法的威严，就从这里开始了。"张温不忍心发令处置董卓，便说："你还是回去吧，免得董卓疑心我们。"孙坚于是离去。

15 这一年，灵帝在西园建造万金堂，取出司农的金钱、丝帛堆积在堂里，又把钱寄存在小黄门、常侍的家中，每家存放了几千万，并在河间买田买房，建起宅第楼阁。

三　年

1 春，二月，江夏兵赵慈反[1]，杀南阳太守秦颉。

2 庚戌，赦天下。

3 太尉张延罢。遣使者持节就长安拜张温为太尉。三公在外始于温。

4 以中常侍赵忠为车骑将军。帝使忠论讨黄巾之功，执金吾甄举谓忠曰："傅南容前在东军，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将军亲当重任，宜进贤理屈，以副众心。"忠纳其言，

遣弟城门校尉延致殷勤于傅燮。延谓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万户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论，命也。傅燮岂求私赏哉！"忠愈怀恨，然惮其名，不敢害，出为汉阳太守。

5 帝使钩盾令宋典修南宫玉堂[2]，又使掖庭令毕岚铸四铜人[3]，又铸四钟，皆受二千斛。又铸天禄、虾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4]，转水入宫。又作翻车、渴乌[5]，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为可省百姓洒道之费。

6 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7 六月，荆州刺史王敏讨赵慈，斩之。

8 车骑将军赵忠罢。

9 冬，十月，武陵蛮反，郡兵讨破之。

10 前太尉张延为宦官所谮，下狱死。

11 十二月，鲜卑寇幽、并二州。

12 征张温还京师。

四 年

1 春，正月，己卯，赦天下。

2 二月，荥阳贼杀中牟令[6]。三月，河南尹何苗讨荥阳贼，破之；拜苗为车骑将军。

3 韩遂杀边章及北宫伯玉、李文侯，拥兵十余万，进围陇西，太守李相如叛，与遂连和。

凉州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讨遂。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奸利，士民怨之。汉阳太守傅燮谓鄙曰："使君统政日浅，民未知教。贼闻大军将至，必万人一心，边兵多勇，其锋难

当；而新合之众，上下未和，万一内变，虽悔无及。不若息军养德，明赏必罚，贼得宽挺，必谓我怯，群恶争势，其离可必。然后率已教之民，讨成离之贼，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从。夏，四月，鄙行至狄道⑦，州别驾反应贼，先杀程球，次害鄙，贼遂进围汉阳。城中兵少粮尽，燮犹固守。

【注释】

①江夏：郡名。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置。治所在安陆(今湖北云梦)，辖境相当今湖北安陆、钟祥、潜江、沔阳、嘉鱼、蒲圻、崇阳以东，河南光山、新县以西，信阳以东，淮河以南地。

②钩盾令：官名。汉朝少府的属官，主管皇家花苑林园。由宦官充任。

③掖庭令：官名。掌管皇宫中宦官的人事。由宦官充任。

④虾(hà 蛤)蟆：即蛤蟆。虾，通“蛤”。

⑤翻车：即水车，又叫“龙骨车”。　渴乌：古代吸水用的吸管。

⑥中牟：在今河南中牟。

⑦狄道：在今甘肃临洮。

【译文】

三年(丙寅，公元186年)

1 春，二月，江夏的士兵赵慈造反，杀死南阳太守秦颉。

2 十六日，赦免天下。

3 太尉张延被罢官，派遣使者持符节到长安任命张温为太尉。在京都外任命三公，始于张温。

4 任命中常侍赵忠为车骑将军。灵帝让赵忠论定讨伐黄巾军的战功，执金吾甄举对赵忠说：“傅燮以前在东征的军事中，有功劳没有被封侯，天下人失望。现在将军亲自承担重任，应该推举贤才，审理冤屈，以此符合民心。”赵忠采纳了他的意见，派遣弟弟城门校尉赵延向傅燮表示殷勤的关切。赵延对傅燮说：“只要你对我哥哥略

有答谢，万户侯是不值一提的！”傅燮严肃地拒绝他说：“有功没有得到封赏，这是命。我傅燮怎么能乞求私下的恩赏呢？”赵忠愈发怀恨傅燮，但顾忌到他的名望，不敢加害，便让他外出做汉阳太守。

5 灵帝派钩盾令宋典修建南宫的玉堂殿，又派掖庭令毕岚铸造四个铜人，再铸造四口铜钟，容量都为二千斛。又铸造天禄、蛤蟆吐水置放在平门外的桥东，从它们的口中吐出的水，转流进皇宫之内。还制作翻车、渴乌，安置在桥西，用来喷洒南北大路，认为可以节省百姓喷洒大路的费用。

6 五月，三十日，日食。

7 六月，荆州刺史王敏讨伐赵慈，把他杀了。

8 车骑将军赵忠被罢免。

9 冬，十月，武陵蛮族造反，武陵郡的军队征讨得胜。

10 前太尉张延被宦官诬害，下狱致死。

11 十二月，鲜卑人入侵幽、并两州。

12 征召张温回京师。

四年（丁卯，公元 187 年）

1 春，正月，二十一日，赦免天下。

2 二月，荥阳的叛贼杀死中牟县令。三月，河南尹何苗征讨荥阳叛贼，打败他们；任命何苗为车骑将军。

3 韩遂杀死边章及北宫伯玉、李文侯，拥有十几万军队，进军包围陇西郡，太守李相如叛变，与韩遂联合。

凉州刺史耿鄙率六郡的兵力征讨韩遂。耿鄙信任治中程球，但程球贪污求利，民众痛恨他。汉阳太守傅燮对耿鄙说：“你在职不久，人民还受到你的教化。叛贼听到大军将到，一定万人一心，边疆的士兵大多勇悍，其锋利锐不可挡；而我们这些刚刚集合的军队，上下还不和谐，万一内部有变，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不如休兵，教养军民的德性，赏罚分明。叛贼得以缓解，一定认为我们胆怯，他们的首领开始争夺权势，必然离心离德。然后我们率领已教化的军民，

征伐离心离德的叛贼，这样大功可坐等了！"耿鄙不听。夏，四月，耿鄙走到狄道，州别驾造反响应叛贼，先杀死程球，后害死耿鄙，叛贼于是进军包围汉阳。城中兵少粮尽，傅燮仍然坚守城池。

时北地胡骑数千随贼攻郡，皆夙怀燮恩，共于城外叩头，求送燮归乡里。燮子干，年十三，言于燮曰："国家昏乱，遂令大人不容于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听羌、胡之请，还乡里，徐俟有道而辅之。"言未终，燮慨然叹曰："汝知吾必死邪！圣达节，次守节。殷纣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乱，不能养浩然之志，食禄，又欲避其难乎！吾行何之，必死于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杨会，吾之程婴也[1]。"

狄道人王国使故酒泉太守黄衍说燮曰："天下已非复汉有，府君宁有意为吾属帅乎？"燮按剑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为贼说邪！"遂麾左右进兵，临陈战殁。耿鄙司马扶风马腾亦拥兵反，与韩遂合，共推王国为主，寇掠三辅。

4 太尉张温以寇贼未平，免；以司徒崔烈为太尉。五月，以司空许相为司徒；光禄勋沛国丁宫为司空[2]。

5 初，张温发幽州乌桓突骑三千以讨凉州，故中山相渔阳张纯请将之[3]，温不听，而使涿令辽西公孙瓒将之[4]。军到薊中[5]，乌桓以牢禀逋县[6]，多叛还本国。张纯忿不得将，乃与同郡故泰山太守张举及乌桓大人丘力居等连盟，劫略薊中，杀护乌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

守阳终等⑦，众至十余万，屯肥如⑧。举称天子，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移书州郡，云举当代汉，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

6 冬，十月，长沙贼区星自称将军⑨，众万余人；诏以议郎孙坚为长沙太守，讨击平之，封坚乌程侯。

7 十一月，太尉崔烈罢；以大司农曹嵩为太尉。

8 十二月，屠各胡反。

9 是岁，卖关内侯，直五百万钱。

10 前太丘长陈实卒，海内赴吊者三万余人。实在乡闾，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杨赐、陈耽，每拜公卿，群僚毕贺，辄叹实大位未登，愧于先之。

【注释】

①程嬰：春秋时晋国人。晋景公三年（公元前 597 年），屠岸贾灭赵朔全族，赵朔的妻子生下一遗腹子，赵朔的门客程嬰为保住赵朔的遗腹子，藏匿深山十五年。这个遗腹子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赵武，后来终于报了杀父之仇。

②沛国：在今安徽濉溪。

③渔阳：在今北京密云。

④辽西：在今辽宁锦州。

⑤蓟：在今河北省北部。

⑥牢稟逋（bū 晡）县（xuán 悬）：军粮拖欠。牢稟，军粮；逋，拖欠；县，通"悬"。

⑦辽东：在今辽宁辽阳。

⑧肥如：在今河北卢龙。

⑨长沙：郡名。秦置。治所在临湘（今长沙市）。辖境相当今湖南东部、南部和广西全省，广东连县、阳山等地。西汉改郡为国，东汉仍改为郡。辖境渐

小。

【译文】

当时北地的几千名胡人骑兵跟随叛贼攻打汉阳郡，这些胡人都怀念傅燮的旧恩，一起在城外叩头，请求送傅燮回归故乡。傅燮的儿子傅干，十三岁，向傅燮进言道："国家政治腐败混乱，致使父亲大人不能在朝廷中容身。如今军队不足以防守，应该听从羌人、胡人的请求，回到故乡，静候有道的君主出世后再去辅佐他。"话没讲完，傅燮感慨地叹息道："你应知道我必须去死！只有圣人对节操可通达权变，次等的只能坚守节操。商纣王暴虐，忠臣伯夷不吃周朝的粮食而饿死。我逢乱世，不能修养出崇高的志向和节操，既然已经领受了国君的俸禄，又怎能躲避危难呢！再说我能到哪里去呢？我一定要死在这里！你有才智，好好自勉吧！主簿杨会，是我的程婴。"

狄道人王国派前酒泉太守黄衍劝说傅燮，说："天下已不再是汉朝所有，您有意当我们的首领吗？"傅燮按着剑柄呵斥黄衍说："你是汉朝的臣子，怎么反为叛贼游说呢？"于是指挥左右进军，临阵战死。耿鄙的司马扶风人马腾也率兵反叛，与韩遂联合，共同推举王国为首领，侵犯三辅一带。

4 太尉张温因为没有平定叛贼，被罢免；任命司徒崔烈为太尉。五月，任命司空许相为司徒；光禄勋沛国人丁宫为司空。

5 起初，张温派幽州乌桓的三千突击骑兵征讨凉州叛贼，前中山相渔阳人张纯请求统率他们，张温不听，而派涿县令辽西人公孙瓒去统率。军队到达蓟城中时，乌桓的骑兵因为粮饷拖欠，大多叛逃回到本国。张纯愤恨没有得到统帅的权力，就和同郡人前泰山太守张举及乌桓的部落酋长丘力居等联盟，抢掠蓟县，杀死护乌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部众达十几万，驻扎在肥如县。张举自称天子，张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向各州郡发布文

告，说张举将替代汉朝，命天子退位，敕令公卿来迎接张举。

6 冬，十月，长沙叛贼区星自称将军，部众一万多人；下诏任命议郎孙坚为长沙太守，征讨平定了叛贼，册封孙坚为乌程侯。

7 十一月，太尉崔烈被罢官；任命大司农曹嵩为太尉。

8 十二月，匈奴屠各部落反叛。

9 这一年，卖关内侯，价值五百万钱。

10 前太丘县长陈实去世，全国来吊丧的有三万多人。陈实在乡里，处事公平正直，民有争执诉讼，总是请求他裁决，明白地说清是非曲直，事后没有人抱怨；以至人们如此叹道："宁可遭受刑罚，也不愿受陈君批评！"杨赐、陈耽每次被任命为公卿，百官们都来祝贺，二人总是叹息陈实没有登上高位，而为自己先出任要职感到惭愧。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五十九

汉纪五十一　起著雍执徐，尽上章敦牂，凡三年。

孝灵皇帝下

中平五年

1 春，正月，丁酉，赦天下。

2 二月，有星孛于紫宫[1]。

3 黄巾余贼郭大等起于河西白波谷，寇太原、河东。

4 三月，屠各胡攻杀并州刺史张懿。

5 太常江夏刘焉见王室多故，建议以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离叛。宜改置牧伯[2]，选清名重臣以居其任。"焉内欲求交趾牧[3]。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4]。"焉乃更求益州。会益州刺史郤俭赋敛烦扰[5]，谣言远闻，而耿鄙、张懿皆为盗所杀，朝廷遂从焉议，选列卿、尚书为州牧，各

以本秩居任。以焉为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东海刘虞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焉，鲁恭王之后；虞，东海恭王之五世孙也。虞尝为幽州刺史，民夷怀其恩信，故用之。董扶及太仓令赵韪皆弃官，随焉入蜀。

6 诏发南匈奴兵配刘虞讨张纯，单于羌渠遣左贤王将骑诣幽州。国人恐发兵无已，于是右部醯落反，与屠各胡合，凡十余万人，攻杀羌渠。国人立其子右贤王於扶罗为持至尸逐侯单于[6]。

7 夏，四月，太尉曹嵩罢。

8 五月，以永乐少府南阳樊陵为太尉；六月，罢。

9 益州贼马相、赵祗等起兵绵竹，自号黄巾，杀刺史郤俭，进击巴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有众数万，自称天子。州从事贾龙率吏民攻相等，数日破走，州界清静。龙乃选吏卒迎刘焉。

焉徙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宽惠，以收人心。

【注释】

①紫宫：亦称紫微宫，即紫微垣。星官名，又为天区名。为三垣的中垣，三垣即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

②改置牧伯：即改刺史，置州牧、州伯。西汉武帝时始置刺史，后几经兴废。吕思勉以为“汉刺史监纠非法，不过六条。”《日知录》有“六条之外不察。”故刘焉有“刺史威轻”之论。

③焉内欲求交趾牧：据胡注，刘焉是因为交趾僻远，可以避祸。

④分野：我国古代星占术中的一种概念。它认为，地上各州郡邦国和天上的一定区域相对应，在该天区发生的天象预兆着各对应地方的吉凶。

⑤郤(xì隙)：姓。

⑥於:音wO(乌)。

【译文】

汉纪五十一　起戊辰(公元188年),止庚午(公元190年),共三年。

孝灵皇帝下

中平五年(戊辰,公元188年)

1 春,正月,十五日,赦免天下。

2 二月,有彗星出现在紫微垣。

3 残余的黄巾军郭大等在河西白坡谷起兵,入侵太原、河东。

4 三月,屠各胡攻打并州,杀死刺史张懿。

5 太常江夏人刘焉看见王室多事,向朝廷建议:"四方兵乱,是因为刺史威望过低,既不能禁止,而且用人不当,以致叛离。应当改设州牧州伯,选用有清名权重的臣子上任。"刘焉心里想得到交趾牧。侍中广汉人董扶私下对刘焉说:"京师将发生动乱,益州区域有天子气象。"刘焉于是改求益州牧。适逢益州刺史郤俭赋敛烦冗扰乱百姓,有关讥讽的民谣传得很远,而且耿鄙、张懿都被盗贼杀害,朝廷于是听从了刘焉的建议,选用列卿、尚书任州牧,各人以原有的品秩上任。任用刘焉为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东海人刘虞为幽州牧。州牧地位的重要,自此开始。刘焉,是鲁恭王的后裔;刘虞,是东海恭王的五世孙。刘虞曾经做过幽州刺史,人民夷狄都怀念他的恩德和信义,所以任用他为幽州牧。董扶和太仓令赵韪都抛弃官职,跟随刘焉进蜀。

6 诏令征发南匈奴兵配合刘虞讨伐张纯,单于羌渠遣左贤王率领骑兵到达幽州。匈奴人害怕征发军队没完没了,于是右部醯落反叛,与屠各胡纠合,总计十多万人,攻击并杀死羌渠,匈奴人拥立他的儿子右贤王於扶罗为持至尸逐侯单于。

7 夏,四月,太尉曹嵩被罢官。

8 五月，任用永乐少府南阳人樊陵为太尉；六月，被罢免。

9 益州贼人马相、赵祗等人在绵竹起兵，自称黄巾，杀死刺史郤俭，进兵攻击巴郡、犍为，一个月里，击破三郡，有徒众几万，自称天子。益州从事贾龙率领官吏百姓攻击马相等人，几天内马相等人兵败逃走，益州境内安定平静。贾龙于是选派官兵迎接刘焉。

刘焉把州府迁至绵竹，安抚招纳叛离，致力推行宽厚恩惠的政策，用此来收拢人心。

10 郡国七大水。

11 故太傅陈蕃子逸与术士襄楷会于冀州刺史王芬坐[1]，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真族灭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愿驱除！"因与豪杰转相招合，上书言黑山贼攻劫郡县，欲因以起兵。会帝欲北巡河间旧宅，芬等谋以兵徼劫[2]，诛诸常侍、黄门，因废帝，立合肥侯，以其谋告议郎曹操，操曰："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3]。伊、霍皆怀至忠之诚，据宰辅之势，因秉政之重，同众人之欲，故能计从事立。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以危乎！"芬又呼平原华歆、陶丘洪共定计。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废立大事，伊、霍之所难。芬性疏而不武，此必无成。"洪乃止。会北方夜半有赤气，东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阴谋，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罢兵，俄而征之。芬惧，解印绶亡走，至平原，自杀。

12 秋,七月,以射声校尉马日磾为太尉。日磾,融之族孙也。

13 八月,初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皆统于蹇硕。帝自黄巾之起,留心戎事;硕壮健有武略,帝亲任之,虽大将军亦领属焉。

14 九月,司徒许相罢;以司空丁宫为司徒,光禄勋南阳刘弘为司空。

15 以卫尉条侯董重为票骑将军。重,永乐太后兄子也。

16 冬,十月,青、徐黄巾复起,寇郡县。

17 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亮欲厌之[4],乃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起大坛,上建十二重华盖,盖高十丈;坛东北为小坛,复建九重华盖,高九丈。列步骑数万人,结营为阵。甲子,帝亲出临军,驻大华盖下,大将军进驻小华盖下。帝躬擐甲[5]、介马,称"无上将军",行陈三匝而还,以兵授进。帝问讨虏校尉盖勋曰:"吾讲武如是,何如?"对曰:"臣闻先王曜德不观兵。今寇在远而设近陈,不足以昭果毅,只黩武耳!"帝曰:"善!恨见君晚,群臣初无是言也。"勋谓袁绍曰:"上甚聪明,但蔽于左右耳。"与绍谋共诛嬖幸[6],蹇硕惧,出勋为京兆尹。

【注释】

①术士:此指儒生中讲阴阳灾异的一派人,即道术之士。后以指占卜星相

等操迷信职业的人。

②徼(yāo 腰):拦截。

③伊、霍:即伊尹、霍光。伊尹,商初大臣。曾帮助商汤王灭夏。汤王去世后,历佐卜丙、仲壬,后放逐太甲,篡位自立。七年后,太甲潜回,将他杀死。霍光,西汉大臣,受汉武帝遗诏,辅佐国政。曾大权独揽,废昌邑王刘贺,迎立宣帝,死后族人遭诛。

④厌(yā 压):通"压"。

⑤擐(huàn 患):穿。

⑥嬖(bì 闭)幸:帝王所宠爱而态度轻佻的人。

【译文】

10 七个郡国发大水。

11 前太傅陈蕃的儿子陈逸和术士襄楷在冀州刺史王芬的座上相会,襄楷说:"天文不利于宦官,黄门、常侍真要被灭族了。"陈逸欢喜。王芬说:"如果这样的话,我愿意驱除他们!"于是和豪杰们串通纠合,上奏书说黑山贼攻打抢劫郡县,想借此举兵。适逢皇帝想去北方巡视在河间的旧居,王芬等阴谋用兵拦劫,杀死那些常侍、黄门,于是废黜皇帝,迎立合肥侯,王芬把他的计划告诉了议郎曹操。曹操说:"废立皇帝的事,是天下最不吉祥的事了。古代有权衡成败、计算轻重后才施行的人,伊尹、霍光便是。伊尹、霍光都怀抱着最大的忠诚,靠着宰相的势力,凭借把持的重权,顺同众人的心愿,所以能够计行事成。今日各位只看见过去的容易,没有看见现在的困难,而要做非常之举,想像一定成功,不认为很危险吗?"王芬又邀平原人华歆、陶丘洪共同商定计划,陶丘洪准备去,华歆阻止他说:"废立皇帝的大事,伊尹、霍光都为难。王芬生性粗忽又不习军事,这事一定不能成功。"陶丘洪于是没有去。恰巧北方半夜里有股赤气,从东至西横贯天空,太史上书说:"北方有阴谋活动,不宜去北方。"皇帝于是不去了。诏令王芬收兵,不久征召王芬。王芬害怕,解下印绶逃跑,逃到平原就自杀了。

12 秋，七月，任命射声校尉马日磾为太尉。马日磾，是马融的族孙。

13 八月，开始设置西园八校尉，任用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都受蹇硕统辖。皇帝从黄巾军起事后，留心军事；蹇硕身强体健又精通军事，皇帝亲近信任他，即使大将军也要下属于他。

14 九月，司徒许相被罢官；任命司空丁宫为司徒，光禄勋南阳人刘弘为司空。

15 任命卫尉条侯董重为票骑将军。董重，是永乐太后哥哥的儿子。

16 冬，十月，青州、徐州的黄巾军再度起兵，入侵郡县。

17 观察云气以测吉凶的术士认为京师将有兵乱，两宫会出现流血事件。皇帝想扼制住这种情况，于是大举征调四方兵力，在平乐观下讲习武事，修筑一个大坛，坛上树十二层的五彩坛盖，盖高十丈；大坛的东北面筑一小坛，也树起九层的五彩坛盖，高九丈。排列步兵骑兵几万人，设营布阵。十六日，皇帝亲自出来检阅军队，立于大坛盖下，大将军何进立于小坛盖下。皇帝亲自披上甲胄，跨上有护甲的战马，自称"无上将军"，巡行军阵三圈而回，将兵权授予何进。皇帝问讨虏校尉盖勋："我如此讲习武事，怎么样？"回答说："我听说先王只宣扬德政，不检阅军队。现在寇贼在远方却在这里布阵，不足以表明果敢和坚强，只是滥用武力罢了。"皇帝说："好！只恨见你太晚，群臣以前没有这样的言论。"盖勋对袁绍说："皇上很聪明，只是被他左右的人蒙蔽罢了。"他和袁绍密谋一起诛杀皇帝左右的亲信，蹇硕害怕，把盖勋外放为京兆尹。

18 十一月，王国围陈仓[1]。诏复拜皇甫嵩为左将军，督前将军董卓，合兵四万人以拒之。

19 张纯与丘力居钞略青、徐、幽、冀四州；诏骑都尉公孙瓒讨之。瓒与战于属国石门，纯等大败，弃妻子，逾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瓒深入无继，反为丘力居等所围于辽西管子城，二百余日，粮尽众溃，士卒死者什五六。

20 董卓谓皇甫嵩曰："陈仓危急，请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兵。陈仓虽小，城守固备，未易可拔。王国虽强，攻陈仓不下，其众必疲，疲而击之，全胜之道也，将何救焉！"国攻陈仓八十余日，不拔。

六　年

1 春，二月，国众疲敝，解围去，皇甫嵩进兵击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穷寇勿迫，归众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击，避其锐也；今而击之，待其衰也；所击疲师，非归众也；国众且走，莫有斗志，以整击乱，非穷寇也。"遂独进击之，使卓为后拒，连战，大破之，斩首万余级。卓大惭恨，由是与嵩有隙。

韩遂等共废王国，而劫故信都令汉阳阎忠使督统诸部。忠病死，遂等稍争权利，更相杀害，由是浸衰。

2 幽州牧刘虞到部，遣使至鲜卑中，告以利害，责使送张举、张纯首，厚加购赏。丘力居等闻虞至，喜，各遣译自归。举、纯走出塞，余皆降散。虞上罢诸屯兵，但留降虏校尉公孙瓒，将步骑万人屯右北平。三月，张纯客王政杀纯，送首诣虞。公孙瓒志欲扫灭乌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与

瓒有隙。

3 夏，四月，丙子朔[2]，日有食之。

4 太尉马日磾免；遣使即拜幽州牧刘虞为太尉，封容丘侯。

5 蹇硕忌大将军进，与诸常侍共说帝遣进西击韩遂；帝从之。进阴知其谋，奏遣袁绍收徐、兖二州兵，须绍还而西，以稽行期。

6 初，帝数失皇子，何皇后生子辩，养于道人史子眇家，号曰"史侯"。王美人生子协，董太后自养子，号曰"董侯。"群臣请立太子。帝以辩轻佻无威仪，欲立协，犹豫未决。会疾笃，属协于蹇硕。丙辰，帝崩于嘉德殿。硕时在内，欲先诛何进而立协，使人迎进，欲与计事；进即驾往。硕司马潘隐与进早归，迎而目之。进惊，驰从僭道归营[3]，引兵入屯百郡邸[4]，因称疾不入。

戊午，皇子辩即皇帝位，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赦天下，改元为光熹。封皇弟协为勃海王。协年九岁。以后将军袁隗为太傅，与大将军何进参录尚书事。

【注释】

①陈仓：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陕西宝鸡东。处于关中、汉中间的交通要冲，历为战争要地。

②丙子：此日疑误。

③僭(chán 缠)道：捷径。

④百郡邸：各地郡国在京师设置的官邸。

【译文】

18 十一月，王国围攻陈仓。诏令再任命皇甫嵩为左将军，统领前将军董卓，合兵四万人抵御王国。

19 张纯和丘力居在青、徐、幽、冀四州抢劫掠夺；诏令骑都尉公孙瓒讨伐他们。公孙瓒在附属国石门山与他们交战，张纯等大败，丢弃妻儿，越过边塞逃跑；被虏掠的男女全部夺回。公孙瓒深入敌后没有后援，反而被丘力居等围困在辽西管子城二百多天，粮尽而全军崩溃，士兵死亡的有十分之五、六。

20 董卓对皇甫嵩说："陈仓情形危急，请赶快救援。"皇甫嵩说："不对，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陈仓虽小，但城池坚固守备严密，不容易被攻克。王国虽强，攻不下陈仓，他的部众势必疲乏，疲乏后再进击他，这是取得全胜的策略，何必去救援呢！"王国围攻陈仓八十多天，不能攻克。

六年（己巳，公元 189 年）

1 春，二月，王国的部下疲惫不堪，解围撤离，皇甫嵩进兵攻击。董卓说："不行！兵法上说，穷寇勿追，归众勿追。"皇甫嵩说："不对，以前我不进击，是为避开他们的锐气；现在我要出击，是利用他们的士气衰弱；我们所攻击的是一支疲惫的部队，不是归兵；王国的部队正在逃跑，没有斗志，这是用我们整齐的部队去攻击溃乱的部队，而不是穷寇。"于是单独出去，派董卓断后，连续战斗，大胜王国，杀敌一万多。董卓非常羞耻恼恨，因此和皇甫嵩有了嫌隙。

韩遂等共同废除王国的首领地位，而劫持胁迫前信都令汉阳人阎中统领各部。阎中病死，韩遂等开始争权夺利，相互残杀，因此日渐衰弱。

2 幽州牧刘虞到任，派使者到鲜卑部落，晓以利害，要求他们派使者送张举、张纯的人头，悬以重赏。丘力居等人听说刘虞到任，很高兴，各遣派译员来，自己带兵回去。张举、张纯逃出边塞，余部或降或散。刘虞上书请求撤除所有屯守部队，只留下降虏校尉公孙

瓒，率步兵骑兵一万人屯守右北平。三月，张纯的门客王政杀死张纯，把首级送给刘虞。公孙瓒立志要消灭乌桓，而刘虞想用恩德和信义来招降，因此与公孙瓒有了嫌隙。

3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4 太尉马日磾被免职；派遣使者去任命幽州牧刘虞为太尉，封容丘侯。

5 蹇硕忌惮大将军何进，和众常侍一起劝说皇帝派何进西征出击韩遂；皇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何进心中明白他们的阴谋，上奏请求派袁绍收集徐、兖两州的军队，等到袁绍回来再西征，以此来拖延行期。

6 以前，皇帝多次失去皇子，何皇后生下儿子刘辩，放在道人史子眇家抚养，称为"史侯"。王美人生下儿子刘协，由董太后亲自抚养，称为"董侯"。群臣请求确立太子。皇帝认为刘辩轻浮没有威仪，想立刘协，犹豫不决。恰巧皇帝病重，就把刘协托付给蹇硕。十一日，皇帝在嘉德殿去世。蹇硕当时在宫内，想先杀何进然后立刘协，派人去迎接何进，说要与他商讨事情；何进即刻驾车前往。蹇硕的司马潘隐和何进早有私谊，在迎接时用眼神暗示。何进震惊，抄近道奔驰回营，率兵进驻百郡邸，于是称病不入宫。

十三日，皇子刘辩登皇帝位，年仅十四岁。尊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听政。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光熹。封皇帝的弟弟刘协为勃海王。刘协当时九岁。任命后将军袁隗为太傅，和大将军何进共同主持尚书事务。

进既秉朝政，忿蹇硕图己，阴规诛之。袁绍因进亲客张津，劝进悉诛诸宦官。进以袁氏累世贵宠[1]，而绍与从弟

虎贲中郎将术皆为豪杰所归，信而用之。复博征智谋之士何颙、荀攸及河南郑泰等二十余人，以颙为北军中候，攸为黄门侍郎[2]，泰为尚书，与同腹心。攸，爽之从孙也。

蹇硕疑不自安，与中常侍赵忠、宋典等书曰："大将军兄弟秉国专朝，今与天下党人谋诛先帝左右，扫灭我曹，但以硕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闭上阁，急捕诛之。"中常侍郭胜，进同郡人也，太后及进之贵幸，胜有力焉，故亲信何氏；与赵忠等议，不从硕计，而以其书示进。庚午，进使黄门令收硕，诛之，因悉领其屯兵。

票骑将军董重，与何进权势相害，中官挟重以为党助。董太后每欲参干政事，何太后辄相禁塞，董后忿恚，詈曰："汝今辀张，怙汝兄耶[3]！吾敕票骑断何进头，如反手耳！"何太后闻之，以告进。五月，进与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恽等交通州郡[4]，辜较财利[5]，悉入西省[6]。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师[7]；请迁宫本国。"奏可。辛巳，进举兵围票骑府，收董重，免官，自杀。六月，辛亥，董太后忧怖，暴崩。民间由是不附何氏。

7 辛酉，葬孝灵皇帝于文陵。何进惩蹇硕之谋[8]，称疾，不入陪丧，又不送山陵。

8 大水。

9 秋，七月，徙勃海王协为陈留王。

10 司徒丁宫罢。

11 袁绍复说何进曰："前窦武欲诛内宠而反为所害者，但坐言语漏泄；五营兵士皆畏服中人，而窦氏反用之，自

取祸灭。今将军兄弟并领劲兵[9]，部曲将吏皆英俊名士，乐尽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赞之时也。将军宜一为天下除患，以垂名后世，不可失也！"进乃白太后，请尽罢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补其处。太后不听，曰："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不可废也。且先帝新弃天下，我奈何楚楚与士人共对事乎！[10]"进难违太后意，且欲诛其放纵者。绍以为中官亲近至尊，出纳号令，今不悉废，后必为患。而太后母舞阳君及何苗数受诸宦官赂遗，知进欲诛之，数白太后为其障蔽；又言："大将军专杀左右，擅权以弱社稷。"太后疑以为然。进新贵，素敬惮中官，虽外慕大名而内不能断，故事久不决。

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进然之。主簿广陵陈琳谏曰："谚称'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而反委释利器[11]，更征外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耳！"进不听。典军校尉曹操闻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12]，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至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

【注释】

①袁氏累世贵宠：袁安为司空、司徒，儿子袁敞为司空，孙子袁汤为司空、

司徒、太尉，袁汤儿子袁逢为司空，幼子袁隗亦为三公，是累世贵宠。

②黄门侍郎：官名。秦及西汉郎官给事于宫门之内者，称黄门郎或黄门侍郎。东汉始设为专官，或称给事黄门侍郎，其职为侍从皇帝，传达诏令。

③汝今辀(zhōu 舟)张，怙(hù 护)汝兄耶：大意是"你现在这么猖厥，还不是仗着你哥哥的势力！" 辀张：嚣张。 怙：依靠，倚仗。 兄：指何太后的哥哥何进。

④孝仁皇后：即董太后。 交通：结交，勾结。

⑤宰较：同宰榷。垄断，独占。

⑥西省：指永乐宫司。

⑦蕃后不得留京师：王莽摄政时，害怕汉平帝母后卫姬专权，规定其母后不得留住京师。何进等引出此例，其意与王莽同。

⑧惩：警戒。

⑨将军兄弟：指何进、何苗两兄弟。

⑩楚楚：鲜明貌。此当显头露角讲。

⑪委释：弃置，放弃。

⑫假：给予。

【译文】

何进把持朝政后，怨恨蹇硕曾想谋害自己，暗中计划杀死他。袁绍通过何进的亲信门客张津，劝说何进杀掉所有宦官。何进因袁氏历代显贵受宠，并且袁绍和他的堂弟虎贲中郎将袁术，都是豪杰归附的英雄，就信任重用了他。又广泛地征求智谋之士何颙、荀攸及河南人郑泰等二十多人，任命何颙为北军中候，荀攸为黄门侍郎，郑泰为尚书，把他们视作自己的心腹。荀攸，是荀爽的堂孙。

蹇硕疑虑不安，和中常侍赵忠、宋典等通信道："大将军兄弟俩把持国政，现在和天下党人策划诛杀先帝左右的亲信，消灭我辈，只是因为我掌管宫中军队，所以暂且未敢举动。现在应该一起关闭宫门，赶快逮捕诛杀何进。"中常侍郭胜与何进是同郡人，太后和何进的显贵宠幸，郭胜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亲附何氏；于是和赵忠等

商议，不听从蹇硕的计议，反倒把蹇硕的书信给何进看。二十五日，何进派黄门令收捕蹇硕，杀死了他，因而统领了他所有军队。

票骑将军董重，与何进发生利害冲突，宫中宦官依恃董重来加强自己的势力。董太后每次要参加干预政事，何太后就要加以阻止，董太后很愤恨，骂道："你现在这样猖獗，还不是仗着你的哥哥！我要票骑将军斩下何进的头颅，有如反掌！"何太后听到这话，就告诉了何进。五月，何进和三公共同上奏："孝仁皇后派前中常侍夏恽等勾结州郡官府，独占财物，全都纳入西省。依据旧例，藩国的王后不能留住京城；请把皇后迁回本国。"奏章得到许可。初六，何进举兵包围票骑将军府，收捕董重，罢免他的官职，董重自杀。六月，初七，董太后由于忧虑害怕，突然去世。从此民心不归附何氏。

7 十七日，把孝灵皇帝葬在文陵。何进鉴于从前蹇硕的阴谋，称病，不入宫中陪丧，也不送葬至山陵。

8 发生大水灾。

9 秋，七月，改封勃海王刘协为陈留王。

10 司徒丁宫被罢官。

11 袁绍又劝说何进："从前窦武想诛杀宦官却反被诛杀，只因言语泄漏；五营兵士都惧怕宦官，而窦氏反利用他们，自取灭亡。现在将军兄弟俩一起统领精锐部队，部下的将帅都是英雄豪杰，乐于尽力效命，事情在您的掌握之中，这是天助你的良机。将军应该断然为天下除害，以留名后世，不可失去这个机会！"何进于是禀报太后，请求罢免所有中常侍以下的宦官，用三署中的郎官补其缺。太后不听，说："宫中宦官统领禁省，从古到今，是汉家的传统制度，不能废除。况且灵帝刚刚去世，我怎能去抛头露面和群僚相处共事呢！"何进难以违抗太后的意见，但是想要杀掉那些跋扈的傢伙。袁绍认为宦官亲近皇帝，诏书敕令全由他们传递，现在不彻底消除，将来一定会成为祸害。但太后的母亲舞阳君与何苗多次接受众宦官的贿赂，知道何进要诛杀他们，屡次呈请太后庇护他们；又说：

"大将军要专门杀害太后左右的人，这是擅权削弱国家的行为。"太后心起疑虑，认为此话有理。何进刚刚显贵，平常敬畏宦官，虽然外表羡慕消除宦官的美名，而内心却不能决断，所以此事长久不能决定下来。

袁绍等又为何进出谋策划，多多招集四方猛将和众豪杰，要他们都率兵向京城进发，以此胁迫太后，何进同意了。主簿广陵人陈琳劝谏说："谚语说：'蒙眼捕雀'，像这样的小事尚且不能用欺骗手段来达到目的，何况国家的大事，怎么可以用欺诈的方式去完成呢！现在将军身集皇家威望，手握军队大权，龙行虎步，为所欲为，灭宦官有如鼓起大火炉烧掉毛发一样容易。只要行动迅猛如雷霆出击，行使权力果敢坚决，那么天意民心都会顺从。然而现在反要放弃手中兵权，转向外求援，大兵一旦聚集，强者就将称雄，这就像倒着拿兵器，把刀柄送给别人，功业一定不能完成，只会造成祸乱的阶梯罢了！"何进不听。典军校尉曹操听说后笑道："宦官，古今应该有，只是天子不应当给予权势宠幸，致使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既然要治他们的罪，就应当杀了元凶，只要一个狱官就足够了，何至于纷纷去征召外地的军队呢！要想完全诛灭宦官，事情一定会泄露，我看此事必败。"

初，灵帝征董卓为少府，卓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言[1]：'牢直不毕，禀赐断绝[2]，妻子饥冻。'帝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憋肠狗态[3]，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朝廷不能制。及帝寝疾，玺书拜卓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卓复上书言："臣误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

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嵩从子郦说嵩曰："天下兵柄，在大人与董卓耳。今怨隙已结，势不俱存。卓被诏委兵而上书自请，此逆命也。彼度京师政乱，故敢踌躇不进，此怀奸也。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无亲，将士不附。大人今为元帅，杖国威以讨之，上显忠义，下除凶害，无不济也。"嵩曰："违命虽罪，专诛亦有责也。不如显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书以闻。帝以让卓。卓亦不奉诏，驻兵河东以观时变。

何进召卓使将兵诣京师。侍御史郑泰谏曰："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厌，若借之朝政[4]，授以大事，将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亲德之重，据阿衡之权[5]，秉意独断，诛除有罪，诚不宜假卓以为资援也！且事留变生，殷鉴不远[6]，宜在速决。"尚书卢植亦言不宜召卓，进皆不从。泰乃弃官去，谓荀攸曰："何公未易辅也。"

进府掾王匡、骑都尉鲍信，皆泰山人，进使还乡里募兵；并召东郡太守桥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将数千人寇河内，烧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诛宦官为言。

董卓闻召，即时就道，并上书曰："中常侍张让等，窃幸承宠，浊乱海内。臣闻扬汤止沸，莫若去薪[7]；溃痈虽痛，胜于内食。昔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8]，今臣辄鸣钟鼓如雒阳，请收让等以清奸秽！"太后犹不从。何苗谓进曰："始共从南阳来，俱以贫贱依省内以致富贵[9]，国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与省内和也。"卓至渑池，而进更狐疑，使谏议大夫种邵宣诏止之。卓不受诏，

遂前至河南[10]；邵迎劳之[11]，因譬令还军[12]。卓疑有变，使其军士以兵胁邵。邵怒，称诏叱之，军士皆披[13]，遂前质责卓；卓辞屈，乃还军夕阳亭[14]。邵，暠之孙也。

【注释】

①义从：自愿跟随者。

②牢直不毕，禀赐断绝：牢，公家发给粮食；禀，赐人以谷。古时牢禀常连用，表示军粮。

③憋(biē 鳖)：急躁。

④借：凭借，依靠。

⑤阿衡：本为商代重臣伊尹的官名，后引申为辅佐帝王，主持国政。

⑥殷鉴：本指殷灭夏，殷后代应以夏亡为鉴戒。后泛指可作鉴戒的前事。窦武之事，可为殷鉴。

⑦扬汤止沸，莫若去薪：比喻解决问题，应找到解决的根本办法。汤，开水。

⑧兴晋阳之甲：《公羊传》载：哀公十三年，晋赵鞅以清君侧为名，兴晋阳之兵，驱逐荀寅和士吉射。后来把地方官吏不满朝廷而举兵内向的行为也称为兴晋阳之甲。

⑨省内：即宦官。

⑩河南：在今河南洛阳。

⑪劳：慰劳。

⑫譬：明晓，晓谕。

⑬披：分散。

⑭夕阳亭：在河南城西。

【译文】

年初，灵帝召董卓任少府，董卓上奏书说："我所率湟中的志愿兵和秦、胡的士兵，都来对我说：'没有发给足够的粮饷，使妻子儿女饥寒交迫。'拉着我的车子，使我不能前行。羌人、胡人性情急躁

如狗一般,我无法禁止,就只好顺抚安慰。将来情况有变,再上奏章。"朝廷对他无可奈何。到皇帝病重时,下诏书命董卓为并州牧,令他将军队交给皇甫嵩。董卓又上奏书说:"我错蒙皇帝恩惠,掌管军事十年,军队上下,久已培养出情感,他们眷念我养育的好处,愿为我流血效命,我请求率领他们北上并州,为国家的边防效力。"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劝皇甫嵩说:"天下兵权,在您和董卓的手中。现在怨仇已结,势必不能共存。董卓被诏令交出兵权却上奏书自请率兵,这是违抗诏命。他审度京城政治动乱,因此才敢拖延不进,这是怀有奸心。这两种,都是刑律不能赦免的。况且他凶残暴戾不讲亲情,将士不附从。您现在身为元帅,凭仗国家的威严去讨伐他,上表白忠义,下除凶害,无往不利。"皇甫嵩说:"违抗诏命虽然有罪,但擅自诛伐也有罪责。不如公开奏报此事,让朝廷来裁决"于是上书呈报皇帝。皇帝以此责备董卓。董卓仍不肯接受诏书,驻兵河东以观望时局变化。

何进召董卓让他率兵到京城。侍御史郑泰劝谏说:"董卓强暴残忍缺少仁义,欲望没有止尽,倘若朝政有赖于他,把国家大事交给他,那将会放纵他的凶残和欲望,必定危及朝廷。您凭着皇亲国戚、德高望重,掌握着国家大权,可以依照意愿独断专行,惩除罪犯,实不该依靠董卓作为援助!再说事情拖延会生变故,前不久窦武的教训可作殷鉴,应赶快决断。"尚书卢植也说不应征召董卓,何进俱不听从。郑泰于是辞职离去,对荀攸说:"何公是个难以辅助的人。"

何进的僚属王匡、骑都尉鲍信,都是泰山人,何进派他们回故乡去招募军队;又召东郡太守桥瑁屯兵成皋,遣武猛都尉丁原率几千人入侵河内,烧毁孟津,火光照到雒阳城中。这些行动都是以诛除宦官为由的。

董卓听到征召,立即上道,同时上书说:"中常侍张让等,利用皇帝的宠幸,扰乱天下。我听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浓脓挑破

虽疼，但胜过它向内侵蚀肌体。从前有赵鞅兴晋阳之兵去驱逐国君身边的恶人，如今我就敲响钟鼓来雒阳，请求收捕张让等以除奸邪！”太后还是不听从。何苗对何进说：“当初我们一起从南阳来，都出身贫贱，是依仗宦官才获得富贵，国家的事情，谈何容易。打翻的水难收，应深思熟虑，还是和宦官们议和吧。”董卓到了渑池，何进却更犯疑，派谏议大夫种邵宣布诏书止住董卓。董卓不接受诏令，竟进军到了河南；种邵出迎慰劳军队，趁此宣明圣谕令其回师。董卓怀疑有变故，令他的部下用武器威胁种邵。种邵愤怒，用皇帝诏书的名义呵斥他们，士兵们都散开了，于是种邵向前质问董卓；董卓理屈辞穷，只好撤回夕阳亭。种邵，是种皓的孙子。

袁绍惧进变计，因胁之曰：“交构已成，形势已露，将军复欲何待而不早决之乎？事久变生，复为窦氏矣！”进于是以绍为司隶校尉，假节[1]，专命击断；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绍使雒阳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驰驿上奏，欲进兵平乐观。太后乃恐，悉罢中常侍、小黄门使还里舍，唯留进所私人以守省中。诸常侍、小黄门皆诣进谢罪，唯所措置。进谓曰：“天下匈匈，正患诸君耳。今董卓垂至，诸君何不早各就国！”袁绍劝进便于此决之，至于再三；进不许。绍又为书告诸州郡，诈宣进意，使捕按中官亲属。

进谋积日，颇泄，中官惧而思变。张让子妇，太后之妹也，让向子妇叩头曰：“老臣得罪，当与新妇俱归私门。唯受恩累世[2]，今当远离宫殿，情怀恋恋，愿复一入直[3]，得暂奉望太后陛下颜色，然后退就沟壑，死不恨矣！”子妇言于

舞阳君;入白太后;乃诏诸常侍皆复入直。

八月,戊辰,进入长乐宫,白太后,请尽诛诸常侍。中常侍张让、段圭相谓曰:"大将军称疾,不临丧,不送葬,今欻入省[4],此意何为?窦氏事竟复起邪?"使潜听,具闻其语。乃率其党数十人持兵窃自侧闼入,伏省户下,进出,因诈以太后诏召进,入坐省闼。让等诘进曰:"天下愦愦[5],亦非独我曹罪也。先帝尝与太后不快,几至成败,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财千万为礼,和悦上意,但欲托卿门户耳。今乃欲灭我曹种族,不亦大甚乎!"于是尚方监渠穆拔剑斩进于嘉德殿前。让、圭等为诏,以故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尚书得诏版,疑之,曰:"请大将军出共议。"中黄门以进头掷与尚书曰:"何进谋反,已伏诛矣!"

进部曲将吴匡、张璋在外,闻进被害,欲引兵入宫,宫门闭。虎贲中郎将袁术与匡共斫攻之,中黄门持兵守闼。会日暮,术因烧南宫青琐门,欲以胁出让等。让等入白太后,言大将军兵反,烧宫,攻尚书闼[6],因将太后、少帝及陈留王,劫省内官属,从复道走北宫。尚书卢植执戈于闼道窗下,仰数段圭[7];圭惧,乃释太后,太后投闼,乃免。袁绍与叔父隗矫诏召樊陵、许相,斩之。绍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阙下,捕得赵忠等,斩之。吴匡等素怨苗不与进同心,而又疑其与宦官通谋,乃令军中曰:"杀大将军即车骑也,吏士能为报仇乎?"皆流涕曰:"愿致死!"匡遂引兵与董卓弟奉车都尉旻攻杀苗[8],弃其尸于苑中。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

诸宦者[9]，无少长皆杀之，凡二千余人，或有无须而误死者。绍因进兵排宫，或上端门屋，以攻省内。

【注释】

①假节：持节。古代使臣出行，持节作为凭证，故叫假节。

②唯：思念。

③入直：直，通"值"。入直，即入宫内值勤。

④欻(xū 虚)：忽然。

⑤愦憒(kuì 溃)：昏乱。

⑥尚书闼(tà 踏)：即尚书门。闼，门。

⑦数(shù 暑)：列举。

⑧旻：音 mín(民)。

⑨勒：统率。

【译文】

袁绍害怕何进改变计划，因而威胁他说："矛盾已经形成，情势已经显露，将军还要等待什么而不早作决断？事情拖久了就会发生变故，又要重演窦氏的悲剧了！"何进于是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持节，专门负责隔断内外的消息，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袁绍派遣雒阳方略武吏侦察宦官动静，又督促董卓等赶快上奏章，说要进兵平乐观。太后于是惊恐，罢免所有的中常侍、小黄门，让他们返回自己的住处，只留下何进亲信的人守卫在宫中。众常侍、小黄门都到何进那里请罪，听凭处置。何进说："天下纷乱不安，正是由于厌恨你们。现在董卓就要来了，诸位为何不早点返回各自的故乡！袁绍劝何进趁此机解决他们，一而再，再而三，何进不同意。袁绍又写信宣告各州郡，诈称何进的意见，要他们收审宦官的亲属。

何进的计划拖延太久，有所泄露，宦官们害怕而想政变。张让的儿媳，是太后的妹妹，张让向儿媳叩头说："我已犯下罪过，应当

和儿媳一起返回故里。只是蒙受几代的皇恩,如今要远离宫殿,心中恋恋不舍,希望能再一次进宫值宿,得以暂时侍奉太后皇帝,然后退归乡野,死而无恨!"儿媳将此转告舞阳君,舞阳君入宫禀告太后;太后于是诏令众常侍都重新入宫值宿。

八月,二十五日,何进进入长乐宫,报告太后,请求诛灭所有常侍。中常侍张让、段圭相互商议说:"大将军称病,不参加陪丧,不去送葬,现在突然入宫,这是为什么?窦氏的事件难道又要重演了吗?派人去窃听,获知全部谈话内容。于是率领他们的同党几十人手持兵器偷偷地从侧门进去,埋伏在宫门下,何进出来,趁机诈称太后有诏征召何进,何进复入宫坐定,张让等斥责何进说:"天下混乱,也不仅仅是我们的罪过。先帝曾与太后不和睦,几乎到了决裂的地步,我们流泪挽救和解,各人拿出家财千万作为礼物,附合取悦皇帝的心意,只是想托附于你们门下罢了。现在你要灭掉我们种族,不也太过分了吗!"于是尚方监渠穆在嘉德殿前拔剑杀了何进。张让、段圭等起草诏书,任前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尚书得到诏书,觉得可疑,说:"请大将军出来共同商议。"中黄门把何进的人头扔给尚书说:"何进谋反,已被诛杀!"

何进部将吴匡、张璋在宫外,听到何进被害,想率兵冲入宫内,宫门已关闭。虎贲中郎将袁术和吴匡一起攻打,用刀劈宫门,中黄门手持兵器守护。适逢天黑,袁术趁机火烧南宫青琐门,想以此胁迫张让等出来。张让等入后宫禀报太后,说大将军的军队谋反,焚烧皇宫,攻打尚书门,趁机挟持太后、少帝和陈留王,以及宫内的其他官属;从阁道逃向北宫。尚书卢植手持长戈在阁道的窗下,仰头历数段圭的罪状;段圭恐惧,于是释放太后,太后从阁道窗口跳下,才幸免。袁绍和叔父袁隗,伪造诏书征召樊陵、许相,杀了他们。袁绍与何苗率兵屯守朱雀阙下,捕到赵忠等人全杀了。吴匡等平时怨恨何苗不与何进同心,而且又怀疑他与宦官同谋,于是在军中下令说:"杀死大将军的人就是车骑将军何苗,你们能为大将军报仇

吗?"官兵们都流着泪说:"愿意拼命致死!"吴匡于是率兵和董卓的弟弟奉车都尉董旻攻击杀死了何苗,把他的尸体扔弃在宫苑中。袁绍于是关闭北宫门,率兵捕捉所有的宦官,无论长幼统统杀掉,总计二千多人,有些是没有胡须而被误杀的。袁绍乘势进兵宫禁,有的士兵爬上端门,向宫内冲击。

庚午,张让、段圭等困迫,遂将帝与陈留王数十人步出谷门,夜,至小平津[1],六玺不自随,公卿无得从者,唯尚书卢植、河南中部掾闵贡夜至河上。贡厉声质责让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将杀汝!"因手剑斩数人。让等惶怖,叉手再拜,叩头向帝辞曰:"臣等死,陛下自爱!"遂投河而死。

贡扶帝与陈留王夜步逐萤光南行,欲还宫,行数里,得民家露车,共乘之,至雒舍止[2]。辛未,帝独乘一马,陈留王与贡共乘一马,从雒舍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显阳苑,远见火起,知有变,引兵急进;未明,到城西,闻帝在北,因与公卿往奉迎于北芒阪下。帝见卓将兵卒至,恐怖涕泣。群公谓卓曰:"有诏却兵。"卓曰:"公诸人为国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国家播荡[3],何却兵之有!"卓与帝语,语不可了[4];乃更与陈留王语,问祸乱由起,王答,自初至终,无所遗失。卓大喜,以王为贤,且为董太后所养,卓自以与太后同族,遂有废立之意。

是日,帝还宫,赦天下,改光熹为昭宁。失传国玺[5],余

玺皆得之。以丁原为执金吾[6]。骑都尉鲍信自泰山募兵适至,说袁绍曰:"董卓拥强兵,将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及其新至疲劳,袭之,可禽也!"绍畏卓,不敢发。信乃引兵还泰山。

董卓之入也,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恐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潜出军近营,明旦,乃大陈旌鼓而还,以为西兵复至,雒中无知者。俄而进及弟旨部曲皆归于卓,卓又阴使丁原部曲司马五原吕布杀原而并其众,卓兵于是大盛。乃讽朝廷[7],以久雨,策免司空刘弘而代之。

【注释】

①小平津:古津渡名。在今河南孟津东北,为古代黄河重要渡口。

②雒舍:地名,在北芒山北面。

③播荡:动荡。

④了:明白,理解。

⑤失传国玺:此事为下献帝初平二年孙坚得玺埋下伏笔。

⑥执金吾:官名。金吾为两端涂金的铜棒,此官执之以示权威。西汉武帝时改中尉为执金吾,为督巡三辅治安的长官。东汉沿置,三国时或称中尉,或称执金吾,晋以后废。

⑦讽:用委婉的语言暗示。

【译文】

二十七日,张让、段圭等被围困所迫,于是带着少帝和陈留王几十人走出谷门,夜晚,来到小平津,御用的六玺没有带在身边,没有一个公卿跟随,只有尚书卢植、河南中部掾闵贡夜里追到黄河边。闵贡厉声斥责张让等,并且说:"现在不赶快自杀,我就要杀死你们!"于是拿剑杀了数人。张让等惊恐,拱手一再作揖,向少帝叩

头告辞说："我们要死了，请陛下自己保重！"于是投河而死。

闵贡扶着少帝和陈留王夜里寻着萤火虫的光向南步行，想返回皇宫，走了几里，得到百姓一辆没有帷盖的车子，一起乘坐，到洛舍歇息。二十八日，少帝单独乘一匹马，陈留王和闵贡同乘一匹马，从洛舍向南走，逐渐有少数公卿赶来。董卓到显阳苑，远远看见有火光升起，知道有了变故，率兵急进；天未亮，到达城西，听到少帝在北面，就与公卿们赶往北芒阪下迎接。少帝看见董卓率兵来到，害怕得哭了起来。大臣们对董卓说："有诏命你退兵。"董卓说："诸位自为国家大臣，不能辅佐王室，致使国家动荡，为何要退兵呢！"董卓和少帝交谈，董卓的话少帝不懂；于是改和陈留王交谈，问起祸乱的起因，陈留王一一回答，从始到终，没有什么遗漏。董卓十分高兴，认为陈留王贤能，并且是董太后养育的，董卓自认为与太后同族，于是有了废立的念头。

这一天，少帝回宫，大赦天下，改年号光熹为昭宁。丢失了传国玉玺，其余的玉玺都找到了。任命丁原为执金吾。骑都尉鲍信从泰山招募军队刚好赶来，劝袁绍说："董卓拥持强兵，将来会有野心，现在不早点下手，将来一定被他控制；趁他刚来还很疲惫，偷袭他，可以把他捉到！"袁绍畏惧董卓，不敢发兵。鲍信于是率兵返回泰山。

董卓刚进京城，步兵骑兵不过三千，自己嫌兵力太少，担心不能使远近慑服，大约每隔四五日就夜里偷偷地派出近一营兵士，第二天早晨，就大张旗鼓地开回来，使人认为西军又来了，雒阳城中无人知晓。不久何进及弟弟何苗的部队都归属于董卓，董卓又暗中指使丁原的部下司马五原人吕布杀了丁原，吞并了他的部队，董卓的兵力因此大盛。他就暗示朝廷，用久雨不晴为借口，下诏罢免司空刘弘而以自己替代。

初，蔡邕徙朔方[1]，会赦得还。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邕谤讪朝廷[2]；邕遂亡命江海，积十二年。董卓闻其名而辟之，称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惧而应命，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3]，三日之间，周历三台[4]，迁为侍中。

12 董卓谓袁绍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5]！董侯似可[6]，今欲立之，为能胜史侯否[7]？人有小智大痴，亦知复何如？为当且尔[8]，刘氏种不足复遗！"绍曰："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9]，兆民戴之。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公欲废嫡立庶，恐众不从公议也！"卓按剑叱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尔谓董卓刀为不利乎！"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引佩刀，横揖，径出。卓以新至，见绍大家[10]，故不敢害。绍县节于上东门，逃奔冀州。

九月，癸酉[11]，卓大会百僚，奋首而言曰："皇帝暗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陈留王，何如？"公卿以下皆惶恐，莫敢对。卓又抗言曰[12]："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剑。有敢沮大议，皆以军法从事！"坐者震动。尚书卢植独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过千余，故有废立之事。今上富于春秋，行无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罢坐。将杀植，蔡邕为之请，议郎彭伯亦谏卓曰："卢尚书海内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植遂逃隐于上谷。卓以废立议示太傅袁隗，隗报如议。

甲戌，卓复会群僚于崇德前殿，遂胁太后策废少帝，曰："皇帝在丧，无人子之心，威仪不类人君，今废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协为帝。"袁隗解帝玺绶，以奉陈留王，扶弘农王下殿，北面称臣。太后鲠涕，群臣含悲，莫敢言者。

卓又议："太后蹙迫永乐宫[13]，至令忧死，逆妇姑之礼。"乃迁太后于永安宫。赦天下，改昭宁为永汉。丙子，卓鸩杀何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会葬，素衣而已。卓又发何苗棺，出其尸，支解节断，弃于道边，杀苗母舞阳君，弃尸于苑枳落中。

13 诏除公卿以下子弟为郎，以补宦官之职，侍于殿上。

14 乙酉，以太尉刘虞为大司马，封襄贲侯。董卓自为太尉，领前将军事，加节传、斧钺、虎贲，更封郿侯。

15 丙戌，以太中大夫杨彪为司空。

16 甲午，以豫州牧黄琬为司徒。

17 董卓率诸公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悉复其爵位，遣使吊祠，擢用其子孙。

18 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19 冬，十月，乙巳，葬灵思皇后[14]。

20 白波贼寇河东，董卓遣其将牛辅击之。

【注释】

①蔡邕徙朔方：事见五十七卷光和元年。

②讪（shàn 扇）：讥讽。

③举：赴试。

④周历三台：蔡邕考中高第后，三天之内，补侍御史，又转治书御史，迁尚

书,所以说周历三台。

⑤毒:恨。

⑥董侯:即陈留王刘协。

⑦史侯:即少帝刘辩。

⑧且尔:犹言且如此也。董卓意欲废汉自立。

⑨渥(wò 卧):厚,重。

⑩大家:旧指高门贵族。

⑪癸酉:此日疑误。

⑫抗:通"亢",高。

⑬蹙(cù 促):通"蹙",紧迫。 永乐宫:此指董太后。以居住的宫名而代称之。

⑭灵思皇后:何太后的谥号。

【译文】

起初,蔡邕流放到朔方,遇到大赦得以返回。五原太守王智,是王甫的弟弟,上奏蔡邕诽谤朝廷;蔡邕于是四处逃亡,达十二年。董卓闻知其名声征召他,蔡邕称病不去。董卓发怒,骂道:"我可以灭掉蔡邕全族!"蔡邕恐惧从而应召,到雒阳,被命为祭酒,很受敬重,考试成绩优异,三日之内,历任过三台的官职,后升为侍中。

12 董卓对袁绍说:"天下的君主,应由贤明的人来担任,每每想到灵帝,令人愤恨!董侯似乎可以,现在我打算拥立他,不知是否能胜过史侯?有的人小事聪明大事糊涂,也不知他将又会怎样?现在只好暂且如此,刘氏的后代不值得再辅佐!"袁绍说:"汉家统治天下约四百年了,恩泽深厚,万民拥戴。现在皇上年纪很轻,没有什么不良的行为暴露于天下。您想废嫡立庶,恐怕众人不会同意您的意见!"董卓按剑呵斥袁绍说:"小子胆敢如此!天下的事情,难道不是由我来定夺!我想做的,谁敢不服从!你认为董卓的刀不锋利吗!"袁绍大怒道:"天下的英雄难道仅仅只有你董公!"抽出佩刀,横向作个揖,径直出来。董卓因为刚来,见袁绍是累代显贵的大家,因此

不敢加害。袁绍把司隶校尉的符节悬挂在上东门，逃跑到冀州。

九月，癸酉日，董卓召集百官，昂首说道："皇帝昏暗柔弱，不可以奉承宗庙，做天下的君主，现在我想依照伊尹、霍光的旧例，改立陈留王，怎么样？"大臣们都很惊恐，没有谁敢回答。董卓又高声说："过去霍光定夺废立大计时，田延年手握剑柄，准备诛杀反对的人。有谁敢阻拦我的计划，都以军法从事。"在坐者震骇。只有尚书卢植说："往日太甲继位后昏庸不明，昌邑王罪状一千有余，所以有废立的事情。现在皇上年纪很轻，没有失德的行为，不能和前面的事情相比。"董卓大怒，中止会议。准备杀卢植，蔡邕为卢植说情，议郎彭伯也谏劝董卓说："卢尚书是海内大儒，人人仰望；现在先杀了他，天下将震惊。"董卓这才停止动手，但免去了卢植的官职，卢植于是逃走隐居上谷。董卓把废立的计划告诉太傅袁隗，袁隗回告表示同意。

初一，董卓又在崇德前殿召集群臣，于是胁迫太后策令废除少帝，诏令说："皇帝守丧期间，没有尽孝子之心，威仪不像国君，现在废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袁隗解下皇帝的玉玺印绶，把它们奉献给陈留王，扶持弘农王下殿，面北称臣。太后哽咽流涕，群臣悲哀，没有敢说的。

董卓又提议："太后曾逼迫董太后，致使她忧郁而死，违背了媳妇侍奉婆母的礼节。"于是把何太后迁至永安宫。大赦天下，改年号昭宁为永汉。初三，董卓毒死何太后，大臣们不能穿布衣服丧，到参加葬礼时，只让穿白色的衣服。董卓又挖出何苗的棺材，拖出他的尸体，分解截断，扔到路边，杀死何苗的母亲舞阳君，将其尸首抛弃在宫苑里枳木篱笆中。

13 诏令征用自公卿以下的子弟为郎官，以补充宦官的职位，在殿上侍奉。

14 十二日，任命太尉刘虞为大司马，封为襄贲侯。董卓自己任太尉，兼任前将军，加赐节传、斧钺、虎贲，改封郿侯。

15 十三日，任命太中大夫杨彪为司空。

16 二十一日，任命豫州牧黄琬为司徒。

17 董卓率领大臣们上奏书，请重新审理陈蕃、窦武及其所有党人的案件，全部恢复他们的爵位，派遣使者去吊祭，提拔任用他们的子孙。

18 从六月到本月，一直下雨。

19 冬，十月，初三，安葬灵思皇后。

20 白波贼党入侵河东，董卓派部将牛辅进击。

初，南单于於扶罗既立，国人杀其父者遂叛[1]，共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於扶罗指阙自讼。会灵帝崩，天下大乱，於扶罗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兵寇郡县。时民皆保聚，钞掠无利，而兵遂挫伤。复欲归国，国人不受，乃止河东平阳。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虚其位，以老王行国事。

21 十一月，以董卓为相国[2]，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22 十二月，戊戌[3]，以司徒黄琬为太尉，司空杨彪为司徒，光禄勋荀爽为司空。

初，尚书武威周毖，城门校尉汝南伍琼，说董卓矫桓、灵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卓从之，命毖、琼与尚书郑泰、长史何颙等沙汰秽恶，显拔幽滞。于是征处士荀爽、陈纪、韩融、申屠蟠。复就拜爽平原相，行至宛陵，迁光禄勋，视事三日，进拜司空。自被征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

日。又以纪为五官中郎将，融为大鸿胪。纪，实之子；融，韶之子也。爽等皆畏卓之暴，无敢不至。独申屠蟠得征书，人劝之行，蟠笑而不答，卓终不能屈，年七十余，以寿终。卓又以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东平张邈为陈留太守，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

23 诏除光熹、昭宁、永汉三号[4]。

24 董卓性残忍，一旦专政，据有国家甲兵、珍宝，威震天下，所愿无极，语宾客曰："我相，贵无上也！"侍御史扰龙宗诣卓白事，不解剑，立时杀之。是时，雒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充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剽虏资物，妻略妇女，不避贵戚；人情崩恐，不保朝夕。

卓购求袁绍急，周毖、伍琼说卓曰："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绍不达大体，恐惧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购之，势必为变。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卓以为然，乃即拜绍勃海太守[5]，封邟乡侯。又以袁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校尉。

术畏卓，出奔南阳。操变易姓名，间行东归，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时县已被卓书，唯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乱，不宜拘天下雄俊[6]，因白令释之。操至陈留，散家财，合兵得五千人。

是时，豪杰多欲起兵讨卓者，袁绍在勃海，冀州牧韩

馥遣数部从事守之,不得动摇。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⑦,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馥得移,请诸从事问曰:"今当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从事刘子惠曰:"今兴兵为国,何谓袁、董!"馥有惭色。子惠复言:"兵者凶事,不可为首;今宜往视他州,有发动者,然后和之。冀州于他州不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书与绍,道卓之恶,听其举兵。

【注释】

①国人杀其父者遂叛:单于羌渠被杀,事见上卷中平五年。

②以董卓为相国:汉自萧何为相国后,不复除拜。

③戊戌:此日疑误。

④诏除光熹、昭宁、永汉三号:废除三个年号,又称中平六年。

⑤勃海:郡名。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分巨鹿、济北郡置,以地滨勃海得名。治所在浮阳(今沧县东南东关)。辖境相当于今天津市、河北安次以南,文安、交河、阜城、宁津以东,山东乐陵、无棣以北地区。

⑥隽(jùn 俊):通"俊"。

⑦移:旧时公文的一种,行于不相统属的官署间。如檄移,移文。

【译文】

起初,南单于於扶罗即位后,国中杀死他父亲的人就反叛,共同拥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於扶罗到京师控告他们。正逢灵帝去世,天下大乱,於扶罗于是率领几千骑兵和白波贼党联合侵犯郡县。当时百姓都组织起来自保,故抢劫不到什么东西,反而兵士伤亡不少。於扶罗想再回国,国人不予接受,于是停留在河东平阳。须卜骨都侯做了一年的单于就死了,南匈奴的朝廷于是空下单于的

位置，由老王代行国事。

21 十一月，任命董卓为相国，允许他在朝拜时不道姓名，入朝不必趋步快行，可以佩剑穿鞋上殿。

22 十二月，戊戌日，任命司徒黄琬为太尉，司空杨彪为司徒，光禄勋荀爽为司空。

起初，尚书武威人周毖，城门校尉汝南人伍琼，劝说董卓矫正桓帝、灵帝的政治，提拔任用天下名士以收民心，董卓听从了，便命令周毖、伍琼和尚书郑泰、长史何颙等淘汰贪官污吏，选拔被压抑埋没的人才。于是征用隐士荀爽、陈纪、韩融、申屠蟠。又上门去任命荀爽为平原相，荀爽赴任走到宛陵时，被升为光禄勋，上任才三天，又升为司空。自从他被征召到登上三公之位，总共才九十三日。又任命陈纪为五官中郎将，韩融为大鸿胪。陈纪，是陈实的儿子；韩融，是韩韶的儿子。荀爽等都畏惧董卓的残暴，没有谁敢不来。只有申屠蟠得到征书时，别人劝他去，申屠蟠却笑而不答，董卓始终不能让他屈服，活了七十多岁，才寿终正寝。董卓又任命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陈留人孔伷为豫州刺史，东平人张邈为陈留太守，颍川人张咨为南阳太守。董卓所亲信宠爱的人，并不居任显要官职，只是将校罢了。

23 诏令废除光熹、昭宁、永汉三个年号。

24 董卓天性残忍，一旦大权在握，控制了国家的军队、珍宝，威震天下，欲望更是没有止境，他对宾客们说："我的相貌，尊贵无比！"侍御史扰龙宗到董卓那里报告事情，没有解下佩剑，立即被打死。当时，雒阳城中的豪门贵戚，宅第相望，金银财宝，家家充盈，董卓放纵士兵，冲进他们的住宅，掠夺财宝，奸污抢走妇女，不管是否是皇亲国戚；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董卓悬赏捉拿袁绍很急迫，周毖、伍琼劝董卓说："废立这种大事，不是一般的人所能理解的。袁绍不识大体，因恐惧而出走奔命，没有其它的野心。现在急于悬赏捉拿，势必逼迫他反叛。袁氏四代

显贵，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如果他收揽豪杰来聚集军队，英雄们因此而起事，那么崤山以东就不归您所有了。不如赦免他，任命他为一个郡守，袁绍高兴被免除罪过，必定就没有祸患了。"董卓认为这个意见对，于是马上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封为邟乡侯。又任命袁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校尉。

袁术害怕董卓，逃跑到南阳。曹操改名换姓，走小路向东逃回，经过中牟时，被亭长怀疑，捉拿到县府。当时县府已接到董卓捉拿曹操的文书，只有功曹心知他是曹操，认为天下正乱，不应拘捕天下的英雄豪杰，因此向县令建议释放了他。曹操到陈留，散发家财募兵，聚集起五千人马。

这时，豪杰大多想起兵讨伐董卓，袁绍在勃海郡，冀州牧韩馥派遣几个郡国从事监视他，使他不得起兵。东郡太守桥瑁，伪造京师三公给州郡的移文，陈述董卓的罪恶，说："被逼迫，无法自救，盼望地方起义兵，解除国家祸难。"韩馥得到移文，请从事们商议，说："现在应当帮助袁氏呢，还是帮助董氏？"治中从事刘子惠说："现在兴兵是为了国家，怎么能说是为袁绍还是为董卓！"韩馥面有愧色。刘子惠又说："战争是凶险的事情，不能带这个头；现在应该注视其它各州动静，有起兵的，然后再响应。冀州不比其它州弱，他人的功劳没有超过冀州的。"韩馥认为有理。韩馥于是写信给袁绍，讲述董卓的罪恶，听任他起兵。

孝献皇帝甲

初平元年

1 春，正月，关东州郡皆起兵以讨董卓[1]，推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绍自号车骑将军，诸将皆板授官号[2]。绍与河内

太守王匡屯河内，冀州牧韩馥留邺，给其军粮。豫州刺史孔伷屯颍川，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邈弟广陵太守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与曹操俱屯酸枣，后将军袁术屯鲁阳，众各数万。豪杰多归心袁绍者；鲍信独谓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拨乱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虽强必毙。君殆天之所启乎！"

2 辛亥，赦天下。

3 癸酉[9]，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鸩杀弘农王辩。

4 卓议大发兵以讨山东。尚书郑泰曰："夫政在德，不在众也。"卓不悦曰："如卿此言，兵为无用邪！"泰曰："非谓其然也，以为山东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为将帅，闲习军事[10]。袁本初公卿子弟[11]，生处京师；张孟卓东平长者[12]，坐不窥堂[13]；孔公绪清谈高论[14]，嘘枯吹生；并无军旅之才，临锋决敌，非公之俦也。况王爵不加，尊卑无序，若恃众怙力，将各棋峙以观成败，不肯同心共胆，与齐进退也。且山东承平日久，民不习战；关西顷遭羌寇，妇女皆能挟弓而斗，天下所畏者，无若并、凉之人与羌、胡义从；而明公拥之以为爪牙，譬犹驱虎兕以赴犬羊[15]，鼓烈风以扫枯叶，谁敢御之！无事征兵以惊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为非，弃德恃众，自亏威重也。"卓乃悦。

5 董卓以山东兵盛，欲迁都以避之，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卓表河南尹朱俊为太仆以为己副，使者召拜，俊辞，不肯受；因曰："国家西迁，必孤天下之望[16]，以成山东之衅，臣不知其可也。"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问徙事

而君陈之,何也?"俊曰:"副相国,非臣所堪也;迁都非计,事所急也。辞所不堪,言其所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为副。

【注释】

①关东:地区名。秦、汉等定都今陕西的王朝,称函谷关或潼关以东的地区为关东。

②板授:地方长官临时授官称板授,其不授实职或死后追赠称板赠。

③癸酉:此日疑误。

④闲:通"娴",熟悉。

⑤袁本初:袁绍,字本初。

⑥张孟卓:即张邈。

⑦坐不窥堂:指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君子风度。

⑧孔公绪:即孔伷。

⑨兕(sì 寺):古代犀牛一类的兽名。

⑩孤:辜负。

【译文】

孝献皇帝甲

初平元年(庚午,公元190年)

1春,正月,关东各州郡都起兵讨伐董卓,推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袁绍自称车骑将军,各将领都临时授予官号。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屯驻河内,冀州牧韩馥留守鄴城,供给他们的军粮。豫州刺史孔伷屯驻颍川,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张邈的弟弟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和曹操都屯驻酸枣,后将军袁术屯驻鲁阳,各路兵马都有几万人。豪杰大多拥戴袁绍,只有鲍信对曹操说:"谋略超群,能拔乱反正的人,就是您。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即使现在强盛也一定会失败。您恐怕是上天派来

拯救这个乱世的吧!”

2 初十,赦免天下。

3 癸酉日,董卓派郎中令李儒毒死弘农王刘辩。

4 董卓提议大举发兵讨伐崤山以东的地区。尚书郑泰说:“政治在于德行,不在乎军队多”。董卓不高兴地说:“依您这话,军队没有用了!”郑泰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认为崤山以东不值得用大军讨伐罢了。您来自西州,年轻时就任将帅,通晓军事。袁本初是个公卿子弟,生长在京城;张孟卓是东平的忠厚长者,坐不斜视;孔公绪高谈阔论,能把死的说成活的;都没有军事才能,临阵决战,不是您的对手。况且没有受封王爵,无尊卑次序,如果他们依赖人多势众,就会各自独立以观望成败,不肯同心协力,共进共退。况且崤山以东长期太平,人民不熟悉战事;函谷关西刚遭羌人入侵,妇女都能持弓战斗,天下所畏惧的,没有超过并州、凉州的人和羌人、胡人的志愿军队;而你拥有他们作为自己的爪牙,犹如驱赶老虎犀牛奔向犬羊,鼓动狂风横扫枯叶,谁敢抗拒你!没有事情征召兵马来惊扰天下,促使害怕服役的人聚集闹事,放弃德政依仗军队,这是自己损害自己的威望。”董卓听了这才高兴。

5 董卓因崤山以东兵力强大,想迁都躲避,大臣们都不愿意却没有敢讲的。董卓上书推荐河南尹朱俊为太仆作为自己的副手,使者召朱俊受命,朱俊推辞,不肯接受;趁机说:“国家西迁,势必辜负天下人的希望,而且会成为崤山东面联军的借口,我认为不应该这样。”使者说:“召您接受任命您却拒绝,没有问您迁都的事您却讲它,这是为什么?”朱俊说:“辅佐相国,不是我能胜任的;迁都非良策,事情紧迫。推辞我不能胜任的,说出当务之急的,是我作为臣子的本分。”因此董卓不再勉强朱俊作自己的副手。

卓大会公卿议，曰："高祖都关中，十有一世，光武宫雒阳，于今亦十一世矣。按《石包讖》[1]，宜徙都长安，以应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杨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盘庚迁亳，殷民胥怨[2]。昔关中遭王莽残破，故光武更都雒邑，历年已久，百姓安乐，今无故捐宗庙，弃园陵，恐百姓惊动，必有糜沸之乱。《石包讖》，妖邪之书，岂可信用！"卓曰："关中肥饶，故秦得并吞六国。且陇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灶，并功营之，可使一朝而办。百姓何足与议！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驱之，可令诣沧海。"彪曰："天下动之至易，安之甚难，惟明公虑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国计邪[3]！"太尉黄琬曰："此国之大事，杨公之言，得无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见卓意壮，恐害彪等，因从容言曰："相国岂乐此邪！山东兵起，非一日可禁，故当迁以图之，此秦、汉之势也。"卓意小解。琬退，又为驳议。二月，乙亥，卓以灾异奏免琬、彪等，以光禄勋赵谦为太尉，太仆王允为司徒。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毖固谏迁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劝用善士，故卓相从，而诸君到官，举兵相图，此二君卖卓，卓何用相负！"庚辰，收琼、毖，斩之。杨彪、黄琬恐惧，诣卓谢，卓亦悔杀琼、毖，乃复表彪、琬为光禄大夫。

6 卓征京兆尹盖勋为议郎；时左将军皇甫嵩将兵三万屯扶风，勋密与嵩谋讨卓。会卓亦征嵩为城门校尉，嵩长史梁衍说嵩曰："董卓寇掠京邑，废立从意，今征将军，大则危祸，小则困辱。今及卓在雒阳，天子来西，以将军之众迎

接至尊，奉令讨逆，征兵群帅，袁氏逼其东，将军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从，遂就征。勋以众弱不能独立，亦还京师。卓以勋为越骑校尉。河南尹朱俊为卓陈军事，卓折俊曰：“我百战百胜，决之于心，卿勿妄说，且污我刀！”盖勋曰：“昔武丁之明[4]，犹求箴谏，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乃谢之。

7 卓遣军至阳城，值民会于社下[5]，悉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还雒，云攻贼大获。卓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

8 丁亥，车驾西迁，董卓收诸富室，以罪恶诛之，没入其财物，死者不可胜计；悉驱徙其余民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留屯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卓获山东兵，以猪膏涂布十余匹，用缠其身，然后烧之，先从足起。

【注释】

①石包讖(chèn 衬)：当时纬书之外，又有《石包室讖》，盖时人附益为之，如《孔子闭房记》之类。

②盘庚迁亳，殷民胥(xū 虚)怨：盘庚是殷商的君主，曾迁都五次，《尚书·盘庚序》载：“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胥：皆。

③沮(jǔ 举)：阻止。

④武丁：商代国王，后被称为高宗。相传少时生活在民间，即位后，重用傅说、甘盘为大臣，力求巩固统治。在位五十九年。

⑤社：祭祀社神的地方。

【译文】

董卓召集群臣大会商议,说:"高祖建都关中,已有十一代,光武帝建都雒阳,至今也有十一代了。按照《石包讖》的说法,应当迁都长安,来应合天人之意。"众官都默不作声。司徒杨彪说:"迁移京都改革制度,是国家的大事,所以盘庚迁都亳邑,殷代的百姓都怨恨。从前关中地区遭受王莽的破坏,因此光武帝改都雒邑,历时已久,百姓安居乐业,今天无缘无故抛弃祖宗祠庙,离开先帝陵园,恐怕百姓受到惊动,势必引起天下混乱。《石包讖》是妖邪之书,怎能相信采用!"董卓说:"关中地区土地肥沃,所以秦国能吞并六国。并且陇右地区出产木材,杜陵地区有武帝时烧陶器的窑灶,合起来经营,很快就办成功。何必跟百姓说什么!如果有阻拦,我用大兵驱除他们,可以把他们赶到沧海。"杨彪说:"要天下动荡很容易,要天下安定很困难,望您三思!"董卓变脸说:"你要阻挠国家大计吗?"太尉黄琬说:"这是国家大事,杨公所言,还是值得考虑的。"董卓不回答。司空荀爽见董卓气盛,怕他杀害杨彪等,因而和缓地劝说:"相国哪里乐意这样呢!只是崤山东面起兵,不是一天能够禁止,所以该迁都来对付他们,这和秦、汉当初的形势一样。"董卓的怒气才稍稍平息。黄琬回去,又上书反对。二月,初五,董卓以灾异为借口上奏罢免了黄琬、杨彪等,任命光禄勋赵谦为太尉,太仆王允为司徒。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毖坚决谏阻迁都,董卓大怒说:"我当初入朝,二位劝我起用良善之士,所以我听从了,而这些人到任后,起兵反对我,这是二位出卖我,我又有什么对不起你们!"初十,收捕伍琼、周毖,杀了他们。杨彪、黄琬恐惧,到董卓那里谢罪,董卓也后悔杀了伍琼、周毖,又才上表推举杨彪、黄琬为光禄大夫。

6 董卓征召京兆尹盖勋为议郎;这时左将军皇甫嵩率兵三万屯驻扶风,盖勋秘密和皇甫嵩谋划讨伐董卓。碰巧这时董卓也在征召皇甫嵩作城门校尉,皇甫嵩的长史梁衍劝皇甫嵩说:"董卓抢掠京师,任意废立皇帝,现在征召将军,大则有祸,小则受辱。现在趁董

卓在雒阳，天子将西迁，用将军的大军迎接天子，奉天子之命讨伐逆贼，征集各路统帅的兵马，袁氏进击董卓的东面，将军进击他的西部，这样一定能擒获董卓。"皇甫嵩不听，到底接受了征召。盖勋因兵弱不能自立，也回到京师。董卓任盖勋为越骑校尉。河南尹朱俊向董卓陈述军事，董卓羞辱他说："我百战百胜，胸中自有主张，你不要胡讲，免得你的血玷污了我的刀！"盖勋说："从前武丁那样圣明，还征求他人的意见，何况像你这样的人，反而要堵住别人的口！"董卓于是向他道歉。

7 董卓派军队到阳城，碰上老百姓在社下进行祭祀，就把男人们全杀了，驾着他们的车辆辎重，装载着他们的妇女，把他们的头颅绑在车辕上，唱着喊着回到了雒阳，说是攻打叛贼大获全胜。董卓焚烧这些头颅，把妇女配给兵士做婢妾。

8 十七日，天子西迁，董卓收捕众富豪，用罪名诛杀了他们，没收其财产，死的人不计其数；强迫剩余的几百万人全都迁徙长安，步兵骑兵驱赶逼行，人马相互践踏，加上饥饿和抢掠，沿途堆满了尸首。董卓自己留驻毕圭苑中，焚烧掉所有的官庙、官府、民房，二百里内，屋室尽毁，鸡犬不留。又派吕布发掘各皇帝的陵墓和大臣的墓地，收罗珍宝。董卓擒获山东的士兵，用猪油涂在十几匹布上，把它缠在俘虏的身上，然后从脚下点火，将他们活活烧死。

9 三月，乙巳，车驾入长安，居京兆府舍，后乃稍葺宫室而居之[1]。时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弥缝，内谋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2]。

10 董卓以袁绍之故，戊午，杀太傅袁隗、太仆袁基，及其

家尺口以上五十余人[3]。

11初,荆州刺史王睿与长沙太守孙坚共击零、桂贼[4],以坚武官,言颇轻之。及州郡举兵讨董卓,睿与坚亦皆起兵。睿素与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5],扬言当先杀寅。寅惧,诈作按行使者檄移坚,就睿罪过,令收,行刑讫,以状上。坚承檄,即勒兵袭睿。睿闻兵至,登楼望之,遣问"欲何为?"坚前部答曰:"兵久战劳苦,欲诣使君求资直耳[6]。"睿见坚惊曰:"兵自求赏,孙府君何以在其中?"坚曰:"被使者檄诛君!"睿曰:"我何罪?"坚曰:"坐无所知!"睿穷迫,刮金饮之而死。坚前至南阳,众已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不肯给军粮,坚诱而斩之;郡中振栗,无求不获。前到鲁阳,与袁术合兵。术由是得据南阳,表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

诏以北军中候刘表为荆州刺史。时寇贼纵横,道路梗塞,表单马入宜城,请南郡名士蒯良、蒯越,与之谋曰:"今江南宗贼甚盛,各拥众不附,若袁术因之,祸必至矣。吾欲征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蒯良曰:"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苟仁义之道行,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何患征兵不集乎!"蒯越曰:"袁术骄而无谋,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众来。使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威德,必襁负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7],公路虽至,无能为也。"表曰:"善!"乃使越诱宗贼帅,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而取其众。遂徙治襄阳,镇抚郡县,江南悉平。

【注释】

①葺(qi 汽):修理房屋。

②雅:很,甚。

③尺口:指婴孩。

④零、桂:零陵、桂阳。零陵,郡名,治所在泉陵(今湖南零陵)。桂阳,郡名,治所在郴县(今湖南郴州)。

⑤能:亲善。

⑥资直:衣资之值。

⑦八郡:指荆州部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长沙、武陵、章陵八郡。

【译文】

9 三月,初五,天子进入长安,住在京兆尹的府宅,后来才把宫室稍加修整住下。此时董卓没有到,大小朝政都由王允处理。王允外协调各方,内安宁王室,颇有大臣风度,从天子到百官都依赖他;王允委屈奉承董卓,董卓也很信任他。

10 董卓因袁绍的关系,十八日,杀了太傅袁隗、太仆袁基及其家中婴孩以上五十多人。

11 起初,荆州刺史王睿和长沙太守孙坚共同攻击零陵、桂阳的贼党,王睿认为孙坚是个武夫,言语中颇有轻蔑之意。到了州郡起兵讨伐董卓时,王睿和孙坚也一同起兵。王睿与武陵太守曹寅不和,扬言要先杀曹寅。曹寅害怕,伪造了一份按行使者的公文给孙坚,数说王睿的罪过,令收捕王睿,行刑后,再把情况上告。孙坚接到公文,立刻率兵袭击王睿。王睿听到孙坚的兵到,登上城楼察看,派人问:"想要干什么?"孙坚前面的部队回答说:"士兵们长久作战非常劳苦,想来见您要点赏赐。"王睿看到孙坚吃惊地说:"士兵们自己来求赏,孙府君为何在当中?"孙坚说:"受使者的檄移来诛杀你!"王睿说:"我有什么罪?"孙坚说:"犯了无知罪!"王睿被迫无奈,只好刮下金屑吞饮而死。孙坚前进到南阳,部众已有几万人。南阳太守张咨不肯供给军粮,孙坚诱出杀了他;郡中人震惊恐惧,孙

坚要什么就给什么。前进到鲁阳,与袁术汇合兵力。袁术因此得占据南阳,上表推举孙坚为破虏将军,兼豫州刺史。

诏令北军中候刘表为荆州刺史。此时寇贼遍布,道路阻塞不通。刘表单骑进入宜城,请来南郡的名士蒯良、蒯越,与他们商议说:"现在江南宗党贼势强盛,各自拥兵独立,如果袁术依赖他们,祸患必然降临。我想征召兵马,担心不能聚集起来,怎么办呢?"蒯良说:"民众不归附,是宽仁不够;归附后不能治理,是恩义不够。如果仁义之道推行,百姓归顺就如水往下流一样,怎么还怕征不到兵呢!"蒯越说:"袁术骄傲而无谋略,宗党贼大多贪婪残暴,为其部下所忧患,如果派人用财利来引诱他们,一定会率众前来。你诛除其中无道的,安抚后加以拔用,州内百姓都想安居生存,听说你的威望德行,一定抱着背着子女来投奔。兵马聚集民众归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这样荆州境内的八郡只要一纸檄文便可平定,袁术虽然赶来,也无能为力了。"刘表说:"好!"于是派蒯越引诱宗党贼首领,来了五十五人,刘表把他们全部杀了,并收编了他们的部队。于是迁移治所到襄阳,镇压各郡县的叛乱,安抚百姓,江南于是完全平定。

12 董卓在雒阳,袁绍等诸军皆畏其强,莫敢先进。曹操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①,据旧京,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将据成皋,张邈遣将卫兹分兵随之。进至荥阳汴水②,遇卓将玄菟徐荣,与战,操兵败,为流矢所中,所乘马被创。从弟洪以马与操,操不

受。洪曰："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君！"遂步从操，夜遁去。荣见操所将兵少，力战尽日，谓酸枣未易攻也，亦引兵还。

操到酸枣，诸军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操责让之，因为谋曰："诸君能听吾计，使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不进，失天下望，窃为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操乃与司马沛国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得千余人，还屯河内。

顷之，酸枣诸军食尽，众散。刘岱与桥瑁相恶，岱杀瑁，以王肱领东郡太守。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讨董卓，务及诸将西行[3]，不为民人保障，兵始济河，黄巾已入其境。青州素殷实，甲兵甚盛，和每望寇奔北，未尝接风尘、交旗鼓也。性好卜筮[4]，信鬼神，入见其人，清谈干云[5]，出观其政，赏罚淆乱，州遂萧条，悉为丘墟。顷之，和病卒，袁绍使广陵臧洪领青州以抚之。

【注释】

①向使：假如当初。

②汴水：古水名，指卞水所入荥阳一带从黄河分出的狼汤渠（即古鸿沟）。

③务及诸将西行：务必进兵与酸枣诸将相会合。

④卜筮（shì 誓）：卜，占卜，古人用火灼龟甲，以其裂纹推测吉凶。后也指用其他方法预测吉凶。筮，用蓍（shī 师）草占卦。

⑤干：犯，冲犯。

【译文】

12 董卓在雒阳,袁绍等各军都畏惧他的强大,没有谁敢先进兵。曹操说:"起义兵是为了来诛除暴乱,现在大军已汇合,诸位还迟疑什么!假如当初董卓倚仗王室,拥据旧京,向东进兵来控制天下,尽管他以无道来行政,还是会成为我们的大患。如今他焚毁宫殿房屋,劫持天子西迁,国内震动,百姓不知所从,这是上天要灭亡董卓的时候,一战就可以平定天下了。"于是率兵西进,将占据成皋,张邈派遣卫兹率兵跟随。进军到荥阳汴水,碰上董卓部将玄菟人徐荣,双方交战,曹操兵败,被流箭射中,所骑的马也受了伤。堂弟曹洪把自己的马给曹操,曹操不接受。曹洪说:"天下可以没有曹洪,但不能没有你!"于是步行跟随曹操,夜里逃离。徐荣见曹操率兵很少,却苦战了一整天,认为酸枣不容易攻占,就率兵退回。

曹操到酸枣,见各路军队十多万人,天天置酒宴,不思进取,曹操责备他们,趁势为他们谋划道:"诸位能听从我的计谋,就让袁绍率河内之军到孟津,酸枣各将守成皋,占敖仓,封锁辕轅、太谷,控制全部险要,让袁术率南阳之军驻丹水、析县,进攻武关,来威慑三辅地区,都高筑壁垒,不与董卓交战,更设置些疑兵,向他们晓示天下形势,然后名正言顺地讨伐叛逆,这样很快就可以平定了。如今我们因道义而起兵,却迟疑不前,辜负天下重望,我为诸位感到羞耻!"张邈等不采用。曹操于是和司马沛国人夏侯惇等到扬州,招募兵马,获得一千多人,回来屯驻河内。

不久,酸枣各军粮尽,四散。刘岱和桥瑁互相怨恨,刘岱杀了桥瑁,命王肱兼东郡太守。青州刺史焦和也起兵讨伐董卓,急进军想赶上酸枣的各路将领一起西征,不考虑青州民众的安全,军队刚刚渡过黄河,黄巾军已经进入青州境内。青州历来富庶,军队很强盛,焦和每每一见贼寇就逃跑,从未交锋作战。生性喜欢占卜,相信鬼神,内察其人,喜欢高谈阔论,外观其政,赏罚混乱,青州于是萧条,一片废墟。不久,焦和病死,袁绍派广陵人臧洪兼治青州以安抚百姓。

13 夏，四月，以幽州牧刘虞为太傅，道路壅塞，信命竟不得通。先是，幽部应接荒外[1]，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足之。时处处断绝，委输不至[2]，而虞敝衣绳屦，食无兼肉，务存宽政，劝督农桑，开上谷胡市之利[3]，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难归虞者百余万口，虞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焉。

14 五月，司空荀爽薨。六月，辛丑[4]，以光禄大夫种拂为司空。拂，邵之父也。

15 董卓遣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执金吾胡毋班、将作大匠吴修[5]、越骑校尉王瑰安集关东，解譬袁绍等。胡毋班、吴修，王瑰至河内，袁绍使王匡悉收击杀之。袁术亦杀阴修；惟韩融以名德免。

16 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雒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铸之，由是货贱物贵，谷石至数万钱。

17 冬，孙坚与官属会饮于鲁阳城东，董卓步骑数万猝至，坚方行酒，谈笑，整顿部曲，无得妄动。后骑渐益，坚徐罢坐，导引入城，乃曰："向坚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诸君不得入耳。"卓兵见其整，不敢攻而还。

18 王匡屯河阳津，董卓袭击，大破之。

19 左中郎将蔡邕议："孝和以下庙号称宗者，皆宜省去，以遵先典。"从之。

20 中郎将徐荣荐同郡故冀州刺史公孙度于董卓，卓以

为辽东太守。度到官,以法诛灭郡中名豪大姓百余家,郡中震栗,乃东伐高句骊,西击乌桓,语所亲吏柳毅、阳仪等曰:"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图正耳⑥。"于是分辽东为辽西,中辽郡,各置太守,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立汉二祖庙⑦,承制,郊祀天地,藉田⑧,乘鸾路,设旄头、羽骑。

【注释】

①荒外:八荒之外,指极荒凉边远的地区。

②委输:转运;运输积聚的货物。

③开上谷胡市之利:开辟上谷旧有关市,与胡人贸易。

④辛丑:此日待考。

⑤将作大匠:官名。秦始置,称将作少府。西汉景帝时,改称将作大匠。掌管宫室、宗庙、陵寝及其他土木营建。

⑥图正:图谋正当事业。即要策划建立一个王国。

⑦二祖:指汉高祖刘邦、汉世祖刘秀。

⑧藉田:古代天子亲自扶犁耕田的一种象征性礼仪活动。古人认为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所以天子一般在郊祀天地后,要举行藉田之礼。藉,通"借",即借助民力治理之意。藉田的目的是鼓励天下人务本事农。

【译文】

13夏,四月,任命幽州牧刘虞为太傅,由于道路阻塞,使者和诏令竟然不能到达。这以前,幽州要接济边远地区,所需费用很多,每年都要从青、冀二州的赋税中拨出二亿多来补幽州的不足。此时处处隔绝,财物运不进来,刘虞破衣草鞋,吃饭没有肉味,却致力于推行宽厚的政治,鼓励督促从事农桑,开放上谷与胡人进行贸易,发展渔阳郡的盐、铁生产,百姓欢悦粮食丰收,每石谷价只有三十钱,青、徐二州为避战乱归附刘虞的有一百多万人,刘虞都收容、悉心

安抚，使他们安居立业，人民都忘却了自己是流亡在外。

14 五月，司空荀爽去世。六月，辛丑日，任命光禄大夫种拂为司空。种佛，是种邵的父亲。

15 董卓派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执金吾胡毋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瑰安扎聚集关东、晓喻袁绍等。胡毋班、吴修、王瑰到河内，袁绍派王匡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杀了。袁术也杀了阴修，只有韩融因德高望重得免。

16 董卓毁废五铢钱，改铸小钱，尽收雒阳和长安的铜人、钟架、飞廉、铜马之类的东西来铸造，从此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每石谷价达数万钱。

17 冬，孙坚与部属正在鲁阳城东饮酒聚会，董卓的几万步兵骑兵突然出现，孙坚正在敬酒，谈笑风生，同时整顿军队不得妄动。后来敌骑逐渐增多，孙坚才慢慢离开坐位，引导部队进城，这时才说："刚才我之所以不立即起来的原因，是恐怕兵卒拥挤，诸位不能进来了。"董卓的部队看见孙坚部队整齐严密，不敢进攻就退回了。

18 王匡屯驻河阳津，董卓进击，大败王匡。

19 左中郎将蔡邕提议："从孝和帝以后庙号称宗的，都应该省去，以遵循传统的典章制度。"皇帝同意了。

20 中郎将徐荣推荐同郡人前冀州刺史公孙度给董卓，董卓任他为辽东太守。公孙度上任后，依法诛杀了郡中名豪大姓一百多家，全郡震恐，他这才东征高句骊，西击乌桓，对他亲信的官吏柳毅、阳仪等说："汉朝将亡，我应当和诸位图谋正业了。"于是分辽东为辽西、中辽郡，各设置太守，渡海占领东莱各县，设营州刺史。自称为辽东侯、平州牧，建汉高祖、汉世祖的宗庙，继承以前的制度，在郊外祭祀天地，举行藉田之礼，乘坐鸾车，设置旄头、羽林骑。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六十

汉纪五十二　起重光协洽，尽昭阳作噩，凡三年。

孝献皇帝乙

初平二年

1 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2 关东诸将议：以朝廷幼冲，迫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刘虞，宗室贤俊，欲共立为主。曹操曰："吾等所以举兵而远近莫不响应者，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非有昌邑亡国之衅[1]，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韩馥、袁绍以书与袁术曰："帝非孝灵子，欲依绛、灌诛废少主、迎立代王故事[2]，奉大司马虞为帝。"术阴有不臣之心，不利国家有长君，乃外托公义以拒之。绍复与术书曰："今西名有幼君，无血脉之属，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复信！但当使兵往屯关要，皆自

蹙死；东立圣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见戮，不念子胥[3]，可复北面乎？”术答曰：“圣主聪睿，有周成之质，贼卓因危乱之际，威服百寮，此乃汉家小厄之会，乃云今上‘无血脉之属’，岂不诬乎！又曰‘室家见戮，可复北面’，此卓所为，岂国家哉！惨惨赤心[4]，志在灭卓，不识其他！”馥、绍竟遣故乐浪太守张岐等赍议上虞尊号[5]。虞见岐等，厉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污邪！”固据之。馥等又请虞领尚书事，承制封拜，复不听，欲奔匈奴以自绝；绍等乃止。

3 二月，丁丑，以董卓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上。

4 孙坚移屯梁东[6]，为卓将徐荣所败，复收散卒进屯阳人[7]。卓遣东郡太守胡轸督步骑五千击之，以吕布为骑督。轸与布不相得，坚出击，大破之，枭其都督华雄。

或谓袁术曰：“坚若得雒，不可复制，此为除狼而得虎也。”术疑之，不运军粮，坚夜驰见术，画地计校曰：“所以出身不顾者，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坚与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将军受浸润之言[8]，还相嫌疑，何也？”术踧踖，即调发军粮。

坚还屯，卓遣将军李傕说坚，欲与和亲，令坚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许表用之。坚曰：“卓逆天无道，今不夷汝三族，县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岂将与乃和亲邪！”复进军大谷，距雒九十里。卓自出，与坚战于诸陵间，卓败走，却屯渑池[9]，聚兵于陕[10]。坚进至雒阳，击吕布，复破走。坚

乃扫除宗庙，祠以太牢，得传国玺于城南甄官井中；分兵出新安⑩、渑池间以要卓。

【注释】

①昌邑：即昌邑王，汉武帝的孙子，昌邑哀王刘髆的儿子刘贺。昭帝死后，霍光迎立刘贺，即位才二十七天，因荒淫胡为被废黜。

②绛、灌诛废少帝、迎立代王：即指西汉初年大臣周勃、灌婴诛杀吕产、吕禄等人，废少主刘弘，迎立代王文帝的事件。周勃因军功曾被封为绛侯，吕后时任太尉，文帝时升为右丞相。灌婴曾任车骑将军，被封为颍阴侯，文帝时，升任为丞相。

③子胥：即伍子胥。春秋时吴国的大夫，他的父兄都被楚平王所杀，他逃入吴国，帮助吴王阖闾攻破楚国，报了杀父兄之仇。

④楼(lóu 楼)楼：勤恳；努力。

⑤乐浪：乐浪郡。在今朝鲜平壤。

⑥梁：梁县，在今河南临汝。

⑦阳人：地名，在临汝县西。

⑧浸润：谓谗言积渐而发生作用。

⑨渑池：在今河南渑池。

⑩陕：陕县，在今河南陕县。

⑪新安：在今河南新安。

【译文】

汉纪五十二　起辛未(公元191年)，止癸酉(公元193年)，共三年。

孝献皇帝乙

初平二年(辛未，公元191年)

1 春，正月，初六，赦免天下。

2 关东地区的各位将领商议，认为天子年幼，受董卓逼迫，远被关塞阻隔，不知生死，幽州牧刘虞，是王室里最贤明的，准备共同拥

立他为天子。曹操说："我们之所以起兵而远近没有人不响应的原因，是凭着道义行动的缘故。现在年幼的天子柔弱，被奸臣控制，并没有犯下昌邑王那样导致亡国的过失，而一旦改废更立，天下谁能同意！诸位向北迎立幽州的刘虞，我自向西侍奉长安的天子。"韩馥、袁绍写信给袁术说："皇帝不是孝灵的儿子，想依照绛侯周勃和灌婴废除少主，迎立代王的先例，奉立大司马刘虞为皇帝。"袁术私下有做皇帝的野心，认为国家有年长的皇帝对己不利，于是表面上借君臣大义来拒绝韩馥和袁绍的建议。袁绍又写信给袁术说："现在西面名义上有个年幼的君主，却没有嫡传的血统，大臣们都谄媚奉事董卓，怎能再信任他们！只要遣兵去守住关塞，他们全部自会困死；在东边拥立一个圣明的君主，太平就有了希望，为何还要迟疑！再说家室被屠戮，你难道不想学伍子胥为父兄报仇吗，怎能再向这样的皇帝北面称臣呢？"袁术回信说："天子聪明睿智，有周成王的本质，奸贼董卓趁国家危乱之际，用暴力压服百官，这只是汉家一个小厄运，你说天子'没有嫡传的血统'，岂不是在欺骗吗！又说'家室被屠戮，怎能再向这样的皇帝北面称臣'，这是董卓所为，哪里是天子的本意！我忠心耿耿，志在消灭董卓，不懂得其它东西！"韩馥、袁绍到底还是派遣前乐浪太守张岐等带着他们的提议到幽州，向刘虞奉上天子的尊号。刘虞见到张岐等人，厉声呵斥他们："现在天下大乱，天子在外蒙难，我受国家厚恩，不能洗雪国耻；诸位各拥据州郡，应该齐心协力为王室效力，怎么反而策划叛逆的阴谋来玷污我呢！"他坚决拒绝了。韩馥等又请求刘虞兼管尚书事务，代表天子封爵任官，刘虞还是不听从，他想逃到匈奴把自己隔离开，袁绍等才作罢。

3 二月，十二日，任命董卓为太师，地位在诸侯王之上。

4 孙坚移军屯驻梁县东面，被董卓部将徐荣打败，他又聚集散兵进驻阳人。董卓派东郡太守胡轸率步兵骑兵五千攻打孙坚，用吕布为骑督。胡轸和吕布不和，孙坚出击，大败胡轸，并砍下其都督华雄

的头示众。

有人对袁术说:"孙坚如果得到雒阳,就不能再加以控制了,这就叫除掉了狼却得到虎。"袁术起了疑心,便不为孙坚供运军粮。孙坚夜里驰马来见袁术,在地上比划着向他分析利害形势,说:"我之所以奋不顾身的原因,上为国家讨伐逆贼,下为将军你报家门私仇。我和董卓没有个人怨恨,而你却听信谮言,反倒疑忌我,这是为什么?"袁术感到窘迫不安,立刻拨发军粮。

孙坚回到驻地,董卓派将军李傕劝说孙坚,想和孙坚结为亲家,并要孙坚列个子弟做刺史、郡守的名单,许诺保举任用他们。孙坚说:"董卓逆天意行无道,今天不诛灭你三族,把头悬挂起来昭示天下,那么我死不瞑目,怎么会与你结亲呢!"孙坚又继续进军大谷,离雒阳九十里。董卓亲自率军出击,与孙坚在诸陵间交战,董卓兵败撤走,退守渑池,在陕县聚集军队。孙坚进兵到雒阳,攻击吕布,吕布兵败退走。孙坚于是打扫皇帝宗庙,用牛、羊、猪三牲祭祀,在城南甄官署的井中找到了传国玉玺;又分兵到新安、渑池之间去拦截董卓。

卓谓长史刘艾曰:"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憨,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孤昔与周慎西征边、韩于金城,孤语张温,求引所将兵为慎作后驻,温不听。温又使孤讨先零叛羌,孤知其不克而不得止,遂行,留别部司马刘靖将步骑四千屯安定以为声势。叛羌欲截归道,孤小击辄开,畏安定有兵故也。虏谓安定当数万人,不知但靖也。而孙坚随周慎行,谓慎求先将万兵造金城,使慎以二万作后驻。边、韩畏慎大兵,不敢轻与坚

战，而坚兵足以断其运道。儿曹用其言，凉州或能定也。温既不能用孤，慎又不能用坚，卒用败走[1]。坚以佐军司马，所见略与人同，固自为可；但无故从诸袁儿，终亦死耳！”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渑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2]，中郎将牛辅屯安邑[3]，其余诸将布在诸县，以御山东。辅，卓之婿也。卓引还长安。孙坚修塞诸陵，引军还鲁阳[4]。

5 夏，四月，董卓至长安，公卿皆迎拜车下。卓抵手谓御史中丞皇甫嵩曰：“义真，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辅朝廷，大庆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将天下皆惧，岂独嵩乎！”卓党欲尊卓比太公，称尚父，卓以问蔡邕，邕曰：“明公威德，诚为巍巍，然比之太公，愚意以为未可，宜须关东平定，车驾还反旧京，然后议之。”卓乃止。

卓使司隶校尉刘嚣籍吏民有为子不孝、为臣不忠、为吏不清、为弟不顺者，皆身诛，财物没官。于是更相诬引，冤死者以千数。百姓嚣嚣[5]，道路以目。

【注释】

①此事详见五十八卷灵帝中平二年。

②华阴：在今陕西华阴。

③安邑：在今山西夏县。

④鲁阳：在今河南鲁山。

⑤嚣（áo 澳）嚣：众怨愁声。

【译文】

董卓对长史刘艾说：“关东的军队屡遭失败，都很畏惧我，不会有什么作为。只有孙坚稍微有点戆愚，挺会用人，应当通知诸位将

领，让他们知道提防。我从前与周慎到金城西征边章、韩遂的时候，我告诉张温，让我率兵作为周慎的后援，张温不听。张温又派我讨伐先零叛乱的羌人，我知道不能打赢，但又不得不去，于是出发，留下别部司马刘靖率步兵骑兵四千屯驻安定以造声势。叛乱的羌人想拦截我的回路，我稍稍一击便冲开了拦截，这是羌人害怕安定有兵的缘故。羌人认为安定肯定有几万人，却不知只有刘靖的一支小部队。而孙坚随周慎作战，他向周慎请求率一万人到京城，让周慎率两万人作后援。边章、韩遂畏惧周慎的后援大军，就不敢轻易和孙坚交战，而孙坚的军队足以切断他们的运输要道。周慎、张温这些小子如果用了孙坚的计谋，凉州也许能平定。张温既不能听从我，周慎又不能听从孙坚，只能最终战败退走。孙坚一个佐军司马，见解却大致和我相同，确实是个有用之才；只是无故跟随袁家的那些小子，终究难免一死！"于是派东中郎将董越屯驻渑池，中郎将段煨屯驻华阴，中郎将牛辅屯驻安邑，其余各将布置在各县，用来抵御山东的军队。牛辅，是董卓的女婿。董卓率兵回长安。孙坚修补所有的陵园后，率兵回到鲁阳。

5夏，四月，董卓到长安，大臣们都来到他的车下迎接参拜。董卓击掌对御史中丞皇甫嵩说："义真，怕不怕？"皇甫嵩说："您用德行辅佐朝廷，巨大的喜庆刚来，有什么可怕的！如果滥施刑罚，将使天下人都害怕，又岂只是我皇甫嵩！"董卓的党羽想按姜太公的地位尊奉董卓，称为尚父，董卓就此征询蔡邕，蔡邕说："您的威仪道德，实在是伟大，然而和太公相提并论，我认为不可以，应该等到关东平定，天子返回旧京雒阳，然后再来商议这事。"董卓于是作罢。

董卓派司隶校尉刘囂登记官民中有做儿子不孝敬、做臣子不忠诚、做官吏不清廉、做弟弟不顺从的人，一律处死，财产没收入官府。于是出现相互诬陷的局面，含冤屈死的人以千计。百姓恐惧，在路上相遇，只敢用眼睛相互示意。

6 六月，丙戌，地震。

7 秋，七月，司空种拂免；以光禄大夫济南淳于嘉为司空。太尉赵谦罢；以太常马日磾为太尉。

8 初，何进遣云中张杨还并州募兵[1]，会进败，杨留上党[2]，有众数千人。袁绍在河内[3]，杨往归之，与南单于於扶罗屯漳水。韩馥以豪杰多归心袁绍，忌之；阴贬节其军粮，欲使其众离散。会馥将麴义叛[4]，馥与战而败，绍因与义相结。

绍客逢纪谓绍曰："将军举大事而仰人资给，不据一州，无以自全。"绍曰："冀州兵强，吾士饥乏，设不能办，无所容立。"纪曰："韩馥庸才，可密要公孙瓒，使取冀州，馥必骇惧，因遣辩士为陈祸福，馥迫于仓卒，必背逊让。"绍然之，即以书与瓒。瓒遂引兵而至，外托讨董卓而阴谋袭馥，馥与战不利。会董卓入关，绍还军延津，使外甥陈留高干及馥所亲颍川辛评、荀谌、郭图等说馥曰："公孙瓒将燕、代之卒乘胜来南，而诸郡应之，其锋不可当。袁车骑引军东向，其意未可量也，窃为将军危之[5]！"馥惧，曰："然则为之奈何？"谌曰："君自料宽仁容众为天下所附，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临危吐决，智勇过人；又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谌曰："袁氏一时之杰，将军资三不如之势，久处其上，彼必不为将军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资也，彼若与公孙瓒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将军之旧，且为同盟，当今之计，若举冀州以让袁氏，

彼必厚德将军，瓒亦不能与之争矣。是将军有让贤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馥性恇怯[6]，因然其计。馥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闻而谏曰：“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奈何欲以州与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让，古人所贵，诸君独何病焉！”先是，馥从事赵浮、程涣将强弩万张屯孟津，闻之，率兵驰还。时绍在朝歌清水[7]，浮等从后来，船数百艘，众万余人，整兵鼓，夜过绍营，绍甚恶之。浮等到，谓馥曰：“袁本初军无斗粮，各已离散，虽有张扬、於扶罗新附，未肯为用，不足敌也。小从事等请以见兵拒之[8]，旬日之间，必土崩瓦解；明将军但当开阁高枕，何忧何惧！”馥又不听，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赵忠故舍，遣子送印绶以让绍。绍将至，从事十人争弃馥去，独耿武、闵纯杖刀拒之，不能禁，乃止；绍皆杀之。绍遂领冀州牧，承制以馥为奋威将军，而无所将御，亦无官属。绍以广平沮授为奋武将军[9]，使监护诸将，宠遇甚厚。魏郡审配[10]、巨鹿田丰并以正直不得志于韩馥，绍以丰为别驾，配为治中，及南阳许攸、逢纪、颍川荀谌皆为谋主。

【注释】

①云中：在今内蒙古托克托。

②上党：在今山西长治。

③河内：在今河南武陟。

④麴(qū 曲)：姓。

⑤危：忧惧。

⑥恇(kuāng 匡)怯：恐惧畏缩。

⑦朝歌：在今河南淇县。

⑧见：现有的。

⑨广平：广平县。属巨鹿郡，在今河北鸡泽。

⑩魏郡：郡名。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置。治所在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辖境相当今河北、河南、山东的一部分地区。

【译文】

6 六月，二十三日，地震。

7 秋、七月，司空种拂被免职；任命光禄大夫济南人淳于嘉为司空。太尉赵谦被罢官；任命太常马日磾为太尉。

8 起初，何进派云中人张杨回并州招募军队，刚好遇到何进被杀，张杨就留在上党，有部众几千人。袁绍在河内，张杨去归附他，和南单于於扶罗一起屯驻漳水。韩馥因豪杰大多归服袁绍，心里妒忌；暗地里减少袁绍的军粮，想让他的部队离散。正好此时韩馥的部将麹义反叛，韩馥与他交战而被打败，袁绍趁机与麹义勾结。

袁绍的门客逢纪对袁绍说："将军倡举大事却仰赖他人供给，如不占据一州，就无法保全自己。"袁绍说："冀州兵强，我的士兵又饥又乏，假如不能得到此地，就没有立足之地了。"逢纪说："韩馥是个庸才，可以秘密联络公孙瓒，让他去攻打冀州，韩馥势必惊惧，趁机派一能言善辩的使者为他陈述祸福利害，韩馥迫于这一突发事件，一定会让出冀州。"袁绍以为有理，马上写信给公孙瓒。公孙瓒于是率兵而来，表面声称讨伐董卓，而实际密谋偷袭韩馥，韩馥与公孙瓒交战失利。正逢董卓进入关中，袁绍便率兵回到延津，派外甥陈留人高干和韩馥的亲信颍川人辛评、荀谌、郭图等劝说韩馥，说："公孙瓒率燕、代两地的军队乘胜南来，而各郡纷纷响应，其锋锐不可挡。袁绍率兵东来，其意向不可估量，我们为将军忧惧。"韩

馥害怕,说:"那么该怎么办呢?"荀谌说:"你自己度量一下,宽厚仁爱能为天下百姓所趋附,跟袁绍比谁占优势?"韩馥说:"我不如。""临危果决,智勇过人,跟袁绍比谁又占优势?"韩馥说:"我不如。""累世广布恩德,使天下人家受惠,跟袁绍比谁又占优势?"韩馥说:"我不如。"荀谌说:"袁绍是一代豪杰,将军三个方面的资历都不如他,却长期位居其上,而他一定不会屈居将军之下。冀州,是天下财富的重要地区,他如果与公孙瓒合力攻取,将军危亡会立刻到来。袁绍,是你的旧交,而且是讨伐董卓的同盟者,现在的办法是,如果把冀州让给袁绍,他一定会加重报答您,公孙瓒也不能与将军相争了。这样您有让贤的美名,而身心也就安如泰山了。"韩馥生性怯懦,因而同意了这个计划。韩馥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听说后劝阻说:"冀州有甲兵百万,谷物可支付十年。袁绍是支孤单穷困的客军,仰我鼻息,完全依赖我们的供给,譬如一个婴儿在我们的手掌之中,断绝给他喂奶,立刻就会饿死,怎么要把冀州让给他!"韩馥说:"我是袁氏的老部下,况且才干不如袁绍,量德不如而让贤,这是古人所称赞的行为,诸位为何偏偏反对呢!"先前,韩馥从事赵浮、程涣率一万名弓弩手屯驻孟津,听到这个消息,率军奔驰回冀州。这时袁绍在朝歌清水,赵浮等从从后面赶来,战船几百艘,士兵一万多,部队严整、鼓声震天,夜里经过袁绍的营地,袁绍很惭悲。赵浮等到冀州,对韩馥说:"袁绍军中无粮,已各自离散,虽然有张杨、於扶罗最近归附,但不肯为他尽力,不足以为敌。我们这些小从事请求率现有的军队抗拒他,不出十日,他就会土崩瓦解;将军您只管打开房门高枕入梦,有什么好忧虑的,有什么可畏惧的!"韩馥还是不听从,于是辞职让位,搬出官府,住在中常侍赵忠的故居中,派儿子把印绶送给袁绍。袁绍将要到的时候,韩馥的十个从事争先弃韩馥而离去,唯独耿武、闵纯挥刀阻拦,不能禁止,只好作罢;袁绍将他们都杀了。袁绍终于兼领荆州牧,以皇帝的名义任命韩馥为奋威将军,但既无兵卒,也无官属。袁绍任命广平人沮授为

奋武将军，派他监护所有将领，对他十分宠信。魏郡人审配，巨鹿人田丰都因为人正直在韩馥手下不得志，袁绍任命田丰为别驾，审配为治中，与南阳人许攸、逢纪、颍川人荀谌都成为他的主要谋士。

绍以河内朱汉为都官从事。汉先为韩馥所不礼，且欲徼迎绍意[1]，擅发兵围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楼，收得馥大儿，槌折两脚；绍立收汉，杀之。馥犹忧怖，从绍索去，往依张邈。后绍遣使诣邈，有所计议，与邈耳语；馥在坐上，谓为见图，无何，起至溷[2]，以书刀自杀[3]。

鲍信谓曹操曰："袁绍为盟主，因权专利，将自生乱，是馥有一卓也。若抑之，则力不能制，祇以遘难[4]。且可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5]。"操善之。会黑山于毒、白绕、眭固等十余万众略东郡，王肱不能御。曹操引兵入东郡，击白绕于濮阳，破之。袁绍因表操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

9 南单于劫张杨以叛袁绍，屯于黎阳。董卓以杨为建义将军、河内太守。

10 太史望气，言当有大臣戮死者；董卓使人诬卫尉张温与袁术交通，冬，十月，壬戌，笞杀温于市以应之。

11 青州黄巾寇勃海，众三十万，欲与黑山合。公孙瓒率步骑二万人逆击于东光南，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贼弃其辎重，奔走渡河；瓒因其半济薄之[6]，贼复大破，死者数万，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万余人，车甲财物不可胜算，威名大震。

12 刘虞子和为侍中,帝思东归,使和伪逃董卓,潜出武关诣虞[7],令将兵来迎。和至南阳,袁术利虞为援,留和不遣,许兵至俱西,令和为书与虞。虞得书,遣数千骑诣和。公孙瓒知术有异志,止之,虞不听。瓒恐术闻而怨之,亦遣其从弟越将千骑诣术,而阴教术执和,夺其兵,由是虞、瓒有隙。和逃术来北,复为袁绍所留。

是时关东州、郡务相兼并以自强大,袁绍、袁术亦自离贰。术遣孙坚击董卓未返,绍以会稽周昂为豫州刺史,袭夺坚阳城[8]。坚叹曰:"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引兵击昂,走之。袁术遣公孙越助坚攻昂,越为流失所中死。公孙瓒怒曰:"余弟死,祸起于绍。"遂出军屯磐河,上书数绍罪恶,进兵攻绍。冀州诸城多叛绍从瓒,绍惧,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绶授瓒从弟范,遣之郡,而范遂背绍,领勃海兵以助瓒。瓒乃自署其将帅严纲为冀州刺史,田楷为青州刺史,单经为兖州刺史,又悉改置郡、县守、令。

初,涿郡刘备,中山靖王之后也,少孤贫,与母以贩履为业,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尝与公孙瓒同师事卢植,由是往依瓒。瓒使备与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为平原相。备少与河东关羽、涿郡张飞相友善;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备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备周旋,不避艰险。常山赵云为本郡将吏兵诣公孙瓒,瓒曰:"闻贵州人皆愿袁氏,君何独迷而能反乎?"云曰:"天下汹

讹，未知孰是，民有倒县之厄，鄙州论议，从仁政所在，不为忽袁公，私明将军也。”刘备见而奇之，深加接纳，云遂从备至平原，为备主骑兵。

【注释】

①徼(yāo 腰)：求取。通“邀”。

②溷(hùn 诨)：厕所。

③书刀：在竹木简上刻字或削改的刀。古称削，汉人称书刀。

④遘(gòu 够)：遇，遭遇。

⑤大河：即黄河。

⑥薄：迫近。此处当逼击讲。

⑦武关：在今陕西商县境内。

⑧阳城：在今河南登封。

【译文】

袁绍任命河内人朱汉为都官从事。朱汉先前受到韩馥的轻慢，想迎合袁绍的心意，就擅自出兵包围韩馥的住宅，拔出战刀登上屋顶，韩馥逃上楼，朱汉捉到韩馥的大儿子，打断了他的双脚，袁绍立刻收捕朱汉，把他杀了。韩馥还是忧惧，于是向袁绍请求离去，投靠张邈。后来袁绍派使者去见张邈，有事商量，与张邈耳语密谈，韩馥当时在坐，认为是在谋害他，一会儿，起身到厕所，用刀笔自杀了。

鲍信对曹操说：“袁绍作为盟主，利用权势独享利益，将使天下发生祸乱，等于是又有了一个董卓。如要扼制他，我们尚无力量去制服，只会招致祸害。我们暂且可以图谋向黄河以南发展来等待局势变化。”曹操十分赞成。适遇黑山于毒、白绕、眭固等十多万人进犯东郡，王肱无力抵抗。曹操率兵进入东郡，在濮阳攻击白绕，得胜。袁绍于是上表推举曹操为东郡太守，治所设在东武阳。

9 南单于劫持张杨背叛了袁绍，在黎阳驻扎。董卓任命张杨为建

义将军、河内太守。

10 太史观察天象，说大臣中将有被杀死的；董卓指使人诬谄卫尉张温和袁绍勾结，冬，十月，初一，在闹市上用棍棒打死张温，以此来应合天意。

11 青州黄巾军入侵勃海，部队有三十万，想与黑山黄巾军会合。公孙瓒率领步兵骑兵两万人在东光县以南迎击，大败黄巾军，杀了三万多人。黄巾军丢掉辎重，奔跑争抢着渡河；公孙瓒趁他们渡到一半时发动攻击，又大破黄巾军，杀死几万人，流血染红了河水，俘虏七万多人，车辆、甲胄、财物不可胜计，公孙瓒威名大震。

12 刘虞的儿子刘和担任侍中，皇帝思念东归雒阳，派刘和化装躲避董卓，秘密地过武关去见刘虞，命令他率兵来迎接。刘和到南阳，袁术想利用刘虞为外援，便扣了刘和，答应他刘虞兵到后一起往西，命刘和写信给刘虞。刘虞收到信，派遣几千骑兵到刘和那里。公孙瓒知道袁术有野心，阻止刘虞派兵，刘虞不听。公孙瓒害怕袁术听说此事而怨恨他，也派遣他的堂弟公孙越率一千骑兵到袁术那里，并且暗中唆使袁术收捕刘和，吞并他的部队，从此刘虞与公孙瓒结下了怨仇。刘和从袁术那里逃走北上，又被袁绍扣留。

此时关东各州、郡致力于相互兼并来壮大自己，袁绍、袁术兄弟也离心离德。袁术派孙坚出击董卓尚未回来，袁绍便任命会稽人周昂为豫州刺史，偷袭并占据了孙坚的大本营阳城。孙坚感叹道："一起兴举义兵，为的是挽救国家，现在叛逆之贼就要被消灭了，但我们却各自如此相待，我将和谁一起奋战啊！"于是率兵攻击周昂，周昂退走。袁术派公孙越帮助孙坚攻打周昂，公孙越被流箭射中而死。公孙瓒愤怒道："我弟之死，祸起于袁绍。"于是派军屯驻磐河，上奏历数袁绍罪恶，进军攻打袁绍。冀州各城大多背叛袁绍跟从公孙瓒，袁绍害怕，把自己所佩带的勃海太守印绶给了公孙瓒的堂弟公孙范，派他到勃海郡任太守，但是公孙范终究还是背叛了袁绍，率勃海军队来帮助公孙瓒。公孙瓒于是自行任命他的部将严纲为

冀州刺史，田楷为青州刺史，单经为兖州刺史，并全部撤换了郡守县令。

起初，中山靖王的后裔、涿郡人刘备年幼丧父家境清贫，和母亲靠卖鞋为生，身高七尺五寸，双手垂下过膝，侧脸可以看到自己的耳朵，胸有大志，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曾经和公孙瓒共同拜卢植为师，因此便去投靠公孙瓒。公孙瓒派刘备和田楷去攻打青州，建立了战功，因此被任命为平原相。刘备小时候和河东人关羽，涿郡人张飞很友好；任命关羽、张飞为别部司马，分别统领部队。刘备与他俩在一张床睡觉，情同兄弟，但是在大众场合，关羽、张飞便整天站立侍奉在刘备左右，跟随刘备南征北战，不畏艰险。常山人赵云率本郡官兵投奔公孙瓒，公孙瓒说："听说你们州人都心向袁绍，唯独你为何能迷途知返？"赵云说："天下大乱，不知谁是谁非，人民遭受苦难有如被倒吊起来一样，本州人议论，只是向往仁政所在，而不是轻视袁绍，偏爱将军"。刘备见到赵云，认为他才能出众，便加深与他结交，赵云于是跟随刘备到平原，为刘备统领骑兵。

13 初，袁术之得南阳，户口数百万，而术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稍稍离散。既与袁绍有隙，各立党援以相图谋。术结公孙瓒而绍连刘表，豪杰多附于绍。术怒曰："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1]！"又与公孙瓒书曰："绍非袁氏子。"绍闻大怒。

术使孙坚击刘表，表遣其将黄祖逆战于樊、邓之间[2]，坚击破之，遂围襄阳[3]。表夜遣黄祖潜出发兵，祖将兵欲还，坚逆与战，祖败走，窜岘山中。坚乘胜，夜追祖，祖部曲兵从竹木间暗射坚，杀之。坚所举孝廉长沙桓阶诣表请坚

丧，表义而许之。坚兄子贲率其士众就袁术，术复表贲为豫州刺史。术由是不能胜表。

14 初，董卓入关，留朱俊守雒阳，而俊潜与山东诸将通谋，惧为卓所袭，出奔荆州。卓以弘农杨懿为河南尹；俊复引兵还雒，击懿，走之。俊以河南残破无所资，乃东屯中牟，移书州郡，请师讨卓。徐州刺史陶谦上俊行车骑将军[9]，遣精兵三千助之，余州郡亦有所给。谦，丹阳人。朝廷以黄巾寇乱徐州，用谦为刺史。谦至，击黄巾，大破走之，州境晏然。

15 刘焉在益州阴图异计。沛人张鲁，自祖父陵以来世为五斗米道，客居于蜀。鲁母以鬼道常往来焉家，焉乃以鲁为督义司马，以张修为别部司马，与合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阁[10]，杀害汉使。焉上书言"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又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犍为太守任岐及校尉贾龙由此起兵攻焉[11]，焉击杀岐、龙。焉意渐盛，作乘舆车具千余乘，刘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时焉子范为左中郎将，诞为治书御史，璋为奉车都尉，皆从帝在长安，惟小子别部司马瑁素随焉；帝使璋晓喻焉，焉留璋不遣。

16 公孙度威行海外，中国人士避乱者多归之，北海管宁、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宁少时与华歆为友，尝与歆共锄菜，见地有金，宁挥锄不顾，与瓦石无异，歆捉而掷之，人以是知其优劣。邴原远行游学，八九年而归，师友以原不饮酒，会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饮酒，但以荒思废业，故断

之耳。今当远别，可一饮燕。”于是共坐饮酒，终日不醉。宁、原以操尚称，度虚馆以候之。宁既见度，乃庐于山谷，时避难者多居郡南，而宁独居北，示无还志，后渐来从之，旬月而成邑。宁每见度，语唯经典，不及世事；还山，专讲《诗》、《书》，习俎豆[7]，非学者无见也。由是度安其贤，民化其德。邴原性刚直，清议以格物[8]，度以下心不安之。宁谓原曰：“潜龙以不见成德。言非其时，皆招祸之道也。”密遣原逃归，度闻之，亦不复追也。王烈器业过人，少时名闻在原、宁之右。善于教诱，乡里有盗牛者，主得之，盗请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闻而使人谢之，遗布一端。或问其故，烈曰：“盗惧吾闻其过，是有耻恶之心，既知耻恶，则善心将生，故与布以劝为善也。”后有老父遗剑于路，行道一人见而守之，至暮，老父还，寻得剑，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9]，乃先盗牛者也。诸有争讼曲直将质之于烈，或至途而反，或望庐而还，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闻之。度欲以为长史，烈辞之，为商贾以自秽，乃免。

【注释】

1家奴：指袁绍。袁绍是庶子，所以袁术才有此话。

2樊：樊城。在今湖北樊城。　邓：邓县。在今河南邓县。

3襄阳：郡名。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分南郡、南阳两郡置。治所在襄阳（今襄樊市）。辖境相当今湖北襄阳、南漳、宜城、当阳、远安等县地，其后缩小。

4行：古代官制，高官代理小职叫行。

5斜谷阁：即斜谷道。古道路名。在今陕西郿县西南，即褒斜道的斜谷一部分。

⑥犍为:郡名。治所在今四川宜宾。

⑦俎(zǔ阻)豆:俎和豆都是古代祭祀用的器具。引申为祭祀、崇拜之意。

⑧格物:穷究事物的原理。

⑨推:寻。

【译文】

13起初,袁术得到南阳,户口有几百万,但袁术骄奢淫逸为所欲为,赋敛无休无止,百姓痛苦不堪,逐渐离散。后来又和袁绍结怨,各自培植党羽寻找外援来算计对方。袁术和公孙瓒勾结而袁绍与刘表串连,豪杰大多亲附袁绍。袁术愤怒地说:"这帮小子不跟从我却去跟随我的家奴!"又写信给公孙瓒说:"袁绍不是袁家的后代。"袁绍听到后大怒。

袁术派孙坚攻击刘表,刘表派部将黄祖在樊城和邓县一带迎战。孙坚打败黄祖,于是包围了襄阳,刘表晚上派黄祖偷偷出城,去调集援军,黄祖率兵将要返回时,孙坚迎击,黄祖失败逃跑,窜入峴山中。孙坚乘胜连夜追赶黄祖,黄祖部下的士兵躲在竹林丛中用暗箭射死孙坚。曾被孙坚推举的孝廉长沙人桓阶晋见刘表,请求为孙坚发丧,刘表认为他有道义就答应了。孙坚哥哥的儿子孙贲率领孙坚的部下投靠袁术,袁术再次上表推举孙贲为豫州刺史。袁术从此不能战胜刘表。

14起初,董卓进入关中,留下朱俊守卫雒阳,但朱俊秘密地与山东各路将领联络图谋,害怕被董卓袭击,逃跑到荆州。董卓任命弘农人杨懿为河南尹;朱俊又率兵返回雒阳,攻击杨懿,把他赶走了。朱俊认为河南残破没有什么资源,便向东屯驻中牟,写信给各个州郡,请求出兵讨伐董卓。徐州刺史陶谦上书推举朱俊代理车骑将军,派三千精锐部队帮助他,共余各州郡也都派给了他一些人。陶谦,是丹阳人。朝廷因黄巾军侵扰徐州,任陶谦为刺史。陶谦到徐州,攻击黄巾军,大破之,并将其赶出了徐州,徐州境内于是平静下

来。

15 刘焉在益州暗暗地策划独立。沛国人张鲁，从祖父张陵以来历代信奉五斗米道，客居在蜀地。张鲁的母亲因通鬼神巫术经常来往刘焉家，刘焉于是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任命张修为别部司马，要他们一起联兵进攻汉中郡，杀死太守苏固，断绝斜谷阁道，杀害汉朝的使臣。刘焉上书说："米贼断绝道路，不能再与朝廷交通。"又以他事为借口杀了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几人，用此来树立他刑法的威严。犍为太守任岐和校尉贾龙因此起兵攻打刘焉，刘焉迎击并杀死了任岐、贾龙。刘焉想独立为王的心愿越来越强，便建造车辆和其它车具一千多。刘表上书有"刘焉有如子夏在西河模仿圣人"的议论。当时刘焉的儿子刘范做左中郎将，刘诞任治书御史，刘璋为奉车都尉，都跟随皇帝在长安，只有小儿子别部司马刘瑁一向跟在刘焉身边；皇帝派刘璋去明确告知刘焉的错误行为，刘焉扣留了刘璋。

16 公孙度在海外享有威名，中原一带为避战乱的人有许多去投靠他，北海人管宁、邴原、王烈都去投奔了他。管宁小时候和华歆是朋友，曾和华歆一起种菜，发现地里有金子，管宁举锄不看它，视同瓦砾，华歆拾起又扔掉，人们从这件事中看出了他们两人的优劣。邴原曾到远方去游学，八九年后要回家，老师和学友们认为他不会喝酒，便筹集米肉送给他；邴原说："我本来能喝酒，只因为怕荒废了学业，所以戒掉了它。今天就要远别了，可以一醉方休。"于是与众人坐在一起喝酒，喝了一天也没有醉。管宁、邴原都以操行高尚著称，公孙度空着客房来迎候他们。管宁拜见公孙度后，便在山谷里搭了座茅屋，当时避难的人大多居住郡南，而管宁独居郡北，以表示不回去的决心，后来逐渐来了些追随者，这里不出一个月就成了村落。管宁每次拜见公孙度，言语只谈儒家经典，不涉及时事；回到山里，专门讲授《诗经》、《尚书》，研习礼仪，不是学者不会见。因此公孙度对他的贤明很宽慰，民间也受到他道德感化。邴原生性刚

强耿直，喜欢褒贬人物，针砭时事，公孙度以下的各级官吏，心里感到不安宁。管宁对邴原说："潜在水下的龙，以不为人所见才修炼成德。不合时宜地发表意见，是招惹灾祸的原因。"秘密地让邴原逃了回去，公孙度得知后，也不去追赶。王烈的器度学业超人，年轻时的名望在管宁、邴原之上。擅长教诲诱导，乡里有个偷牛的人，牛的主人捉到了他，小偷请求治罪，说："我甘心受刑被杀，只请求不让王烈知道。"王烈听说后便让人去感谢他，送布一匹。有人询问送布的原因，王烈说："小偷害怕我听到他的过错，是有羞耻之心，既然知道羞耻，那么善心将会萌发，所以我送布劝他行善。"后来有位老人把剑丢失在路上，有个过路人发现了便守在旁边，到了傍晚，老人返回，找到了剑，很惊异，就把这事告诉了王烈，王烈让人去寻找，原来是先前偷牛的那个人。许多人互相争论是非曲折，要去找王烈裁判，有的人中途而回，有的人看见他的住房而回，都相互推说对方正确，不敢让王烈知道。公孙度想任命他为长史，王烈拒辞不受，去经商来玷污自己，公孙度这才作罢。

三　年

1 春，正月，丁丑[1]，赦天下。

2 董卓遣牛辅将兵屯陕，辅分遣校尉北地李傕、张掖郭汜、武威张济将步骑数万击破朱俊于中牟，因掠陈留[2]、颍川诸县，所过杀虏无遗。

初，荀淑有孙曰彧[3]，少有才名，何颙见而异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乱，彧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宜亟避之。"乡人多怀土不能去，彧独率宗族去依韩馥。会袁绍已夺馥位，待彧以上宾之礼。彧度绍终不能定大业，闻

曹操有雄略，乃去绍从操。操与语，大悦，曰："吾子房也！"以为奋武司马。其乡人留者，多为催、汜等所杀。

3 袁绍自出拒公孙瓒，与瓒战于界桥南二十里[4]。瓒兵三万，其锋甚锐。绍令麴义领精兵八百先登，强弩千张夹承之。瓒轻其兵少，纵骑腾之。义兵伏楯下不动，未至十数步，一时同发，欢呼动地，瓒军大败。斩其所置冀州刺史严纲，获甲首千余级。追至界桥，瓒敛兵还战，义复破之，遂到瓒营，拔其牙门[5]，余众皆走。

初，兖州刺史刘岱与绍、瓒连和，绍令妻子居岱所，瓒亦遣从事范方将骑助岱。及瓒击破绍军，语岱令遣绍妻子，别敕范方："若岱不遣绍家，将骑还！吾定绍，将加兵于岱。"岱与官属议，连日不决，闻东郡程昱有智谋，召而问之。昱曰："若弃绍近援而求瓒远助，此假人于越以救溺子之说也。夫公孙瓒非袁绍之敌也，今虽坏绍军，然终为绍所禽。"岱从之。范方将其骑归，未至而瓒败。

4 曹操军顿丘[6]，于毒等攻东武阳[7]。操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诸将皆请救武阳。操曰："使贼闻我西而还，武阳自解也；不还，我能败其本屯，虏不能拔武阳必矣。"遂行。毒闻之，弃武阳还。操遂击眭固及匈奴於扶罗于内黄[8]，皆大破之。

5 董卓以其弟旻为左将军，兄子璜为中军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内外并列朝廷。卓侍妾怀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9]。卓车服僭拟天子，召呼三台[10]，尚书以下皆自诣卓府启事。又筑坞于郿，高厚皆七丈，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

"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卓忍于诛杀,诸将言语有蹉跌者[11],便戮于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与司隶校尉黄琬、仆射士孙瑞、尚书杨瓒密谋诛卓。中郎将吕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卓自以遇人无礼,行止常以布自卫,甚爱信之,誓为父子。然卓性刚褊,尝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掷布[12],布拳捷避之[13]。而改容顾谢,卓意亦解。布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于侍婢,益不自安。王允素善待布,布见允,自陈卓几见杀之状,允因以诛卓之谋告布,使为内应。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掷戟之时,岂有父子情邪!"布遂许之。

【注释】

①丁卯:此日待考。

②陈留:在今河南陈留。

③彧:音yù(郁)。

④界桥:在今河北清河境内。

⑤牙门:古代军营门口置牙旗,所以营门也叫"牙门"。

⑥顿丘:在今河北清丰。

⑦东武阳:在今山东莘县。

⑧内黄:在今河南内黄。

⑨金紫:金印紫绶的简称。秦汉时相国、丞相、太尉、大司马、太傅、列侯等皆金印紫绶。

⑩三台:即尚书台、御史台、符节台。

⑪蹉(cuō 搓)跌:亦作"差跌"。失足跌倒。比喻失误。

⑫手戟:小戟,便于击刺。

⑬拳捷:勇力为拳,迅疾为捷。

【译文】

三年(壬申,公元192年)

1 春,正月,丁丑日,赦免天下。

2 董卓派牛辅率兵屯守陕县,牛辅分别派校尉北地人李傕、张掖人郭汜、武威人张济率步兵骑兵几万人在中牟打败朱俊,趁势抢掠陈留、颍川两郡所属各县,所过之地烧杀掳掠,无所遗留。

当初,荀淑有个孙子叫荀彧,从小就有才华名望,何颙见到后很惊异,说:"真是个辅佐君王的人才!"等到天下大乱,荀彧对乡亲父老们说:"颍川是个四面受敌的地方,应当赶快避开。"乡里人大多怀念故土不愿离去,荀彧独自率领他的家族去投靠韩馥。适逢袁绍已夺取韩馥的地位,袁绍用贵宾的礼节接待了荀彧。荀彧度量袁绍终究不能成就大业,听说曹操有雄才大略,于是离开袁绍跟随曹操。曹操与荀彧交谈,大喜,说:"这就是我的张良!"任命他为奋武司马。他的那些不愿离开留下来的乡亲,大多被李傕、郭汜等杀害。

3 袁绍自己率兵迎战公孙瓒,与公孙瓒在界桥以南二十里的地方交战。公孙瓒的兵力三万,其锋锐不可挡。袁绍派麹义率精兵八百为前锋,强弩手一千夹道跟随其后。公孙瓒轻视麹义兵少,派骑兵攻击。麹义的士兵伏在楯下不动,等双方不到十几步距离时,同时出击,杀声震天动地,公孙瓒的军队大败。斩杀了他所任命的冀州刺史严纲,获得甲士的首级一千多。追赶到界桥,公孙瓒收兵还击,麹义再次打败他,最后赶到公孙瓒的军营,拔掉了他的牙门旗,其残兵全部逃走。

起初,兖州刺史刘岱和袁绍、公孙瓒的关系友好,袁绍让妻子儿女寄居在刘岱家里,公孙瓒也派从事范方率骑兵帮助刘岱。等到公孙瓒打败袁绍的军队,就通知刘岱要他把袁绍的妻子儿女交出来,另外命令范方:"如果刘岱不交出袁绍家属,就率骑兵回来!我平定了袁绍,再向刘岱用兵。"刘岱和部下商议,一连几天不能决定,听说东郡人程昱有智谋,就召来向他询问,程昱说:"如果放弃

袁绍的近援，而去求公孙瓒的远助，这就好比去请熟悉水性的越人来解救自己正沉于水中的儿子一样。公孙瓒不是袁绍的对手，现在虽击败了袁绍的军队，但他终将被袁绍擒拿。"刘岱听从了他的话。范方率他的骑兵回去，未赶到而公孙瓒军队已败。

4 曹操的军队驻扎在顿丘，于毒等进攻东武阳。曹操率兵西行入山，前去进攻于毒的大本营。诸位将领都请求救援东武阳。曹操说："如果叛贼知道我西行而回师救援，那么东武阳之围自然解除了，如果他们不回师救援，我们就能够攻下他们的大本营，他们不能够攻下东武阳是肯定的。"于是率军进发。于毒听说，放弃东武阳而回。曹操于是在内黄进击眭固和南匈奴单于於扶罗，都把他们打得大败。

5 董卓任命他的弟弟董旻为左将军，哥哥的儿子董璜为中军校尉，都掌管兵权，他的宗族及其亲属都在朝做官。连董卓侍妾襁褓中的儿子也封了侯，把金印和紫绶当作玩物。董卓的车辆和服饰全模仿皇帝，对三台发号施令，尚书以下的大臣们要亲自到董府去汇报事情。又在郿县修建城堡，高厚都是七丈，积存了可以吃三十年的谷物，自说："事成，可以雄据天下；不成，守住这里也足以终老。"

董卓杀人残忍，将领们言语稍有差错，便当场处死，人人自危。司徒王允和司隶校尉黄琬、仆射士孙瑞、尚书杨瓒密谋除掉董卓。中郎将吕布，擅长射骑，臂力超人，董卓知道自己待人无礼，无论到哪里都常常把吕布作为自己的侍卫，非常宠爱信任他，立誓为父子。然而董卓生性刚愎，吕布曾因小过不合董卓心意，董卓便拔出手戟掷向吕布，吕布身手矫健，敏捷地避开了，并马上和颜悦色地向董卓道歉，董卓的怒意才消除。吕布从此背地里怨恨董卓。董卓又让吕布守中阁，吕布却和董卓的侍女私通，因此心里更不安宁。王允一向对吕布很好，吕布见到王允，自述差点被董卓杀死的情形，王允趁此将除掉董卓的密谋告诉吕布，让他做内应。吕布说：

"可我们如同父子，怎么行呢？"王允说："你自姓吕，与董卓本不是骨肉。现在你顾虑生死都来不及，还谈什么父子？他在掷戟的时候，难道还有父子之情吗？"吕布终于答应了。

夏，四月，丁巳[1]，帝有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卓朝服乘车而入，陈兵夹道，自营至宫，左步右骑，屯卫周匝，令吕布等捍卫前后。王允使士孙瑞白书诏以授布，布令同郡骑都尉李肃与勇士秦谊、陈卫等十余人伪著卫士服，守北掖门内以待卓。卓入门，肃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伤臂，堕车，顾大呼曰："吕布何在！"布曰："有诏讨贼臣！"卓大骂曰："庸狗，敢如是邪！"布应声持矛刺卓，趣兵斩之[2]。主簿田仪及卓仓头前赴其尸，布又杀之，凡所杀三人。布即出怀中诏版以令吏士曰："诏讨卓耳，余皆不问。"吏士皆正立不动，大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炎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街肆。弟旻、璜等及宗族老弱在郿，皆为其群下所斫射死。暴卓尸于市，天时始热，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为大炷[3]，置卓脐中然之，光明达曙，如是积日。诸袁门生聚董氏之尸，焚灰扬之于路。坞中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锦绮奇玩积如丘山。以王允录尚书事，吕布为奋威将军、假节、仪比三司[4]，封温侯，共秉朝政。

卓之死也，左中郎将高阳侯蔡邕在王允坐，闻之惊叹。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亡汉室，君为王

臣,所宜同疾,而怀其私遇,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谢曰:"身虽不忠,古今大义,耳所厌闻,口所常玩,岂当背国而向卓也!愿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5],不能得。太尉马日磾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6],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无后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狱中。

初,黄门侍郎荀攸与尚书郑泰、侍中种辑等谋曰:"董卓骄忍无亲,虽资强兵,实一匹夫耳,可直刺杀也。"事垂就而觉,收攸系狱[7],泰逃奔袁术。攸言语饮食自若,会卓死,得免。

6 青州黄巾寇兖州,刘岱欲击之,济北相鲍信谏曰[8]:"今贼众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斗志,不可敌也。然贼军无辎重,唯以钞略为资,今不若畜士众之力,先为固守;彼欲战不得,攻又不能,其势必离散,然后选精锐,据要害,击之可破也。"岱不从,遂与战,果为所杀。

曹操部将东郡陈宫谓操曰:"州今无主,而王命断绝,宫请说州中纲纪[9],明府寻往牧之,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也。"宫因往说别驾、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无主;曹东郡,命世之才也[10],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鲍信等亦以为然,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操领兖州刺史。操遂

进兵击黄巾于寿张东[11]，不利。贼众精悍，操兵寡弱，操抚循激励；明设赏罚，承间设奇，昼夜会战，战辄禽获，贼遂退走。鲍信战死，操购求其丧不得，乃刻木如信状，祭而哭焉。诏以京兆金尚为兖州刺史，将之部，操逆击之，尚奔袁术。

7 五月，以征西将军皇甫嵩为车骑将军。

【注释】

①丁巳：此日疑误。

②趣(cù 促)：催促。

③炷：灯芯。

④三司：即三公。

⑤矜(jīn 京)：通"怜"。怜悯，同情。

⑥旷世：犹旷代。即世所未有。

⑦系：拘囚。

⑧济北：国名。在今山东长清。

⑨纲纪：指州别驾及治中等从事人员。

⑩命世：犹名世，闻名于世。

⑪寿张：在山东东平。

【译文】

夏，四月，丁巳日，皇帝有病初愈，在未央殿大会文武百官。董卓穿着朝服乘车入宫，道路两旁布置着卫兵，从他的军营一直到皇宫，左面是步兵，右面是骑兵，戒备森严，命吕布等护卫着前后。王允命士孙瑞自写诏书交给吕布，吕布命同郡人骑都尉李肃和勇士秦谊、陈卫等十多人穿着卫士服冒充卫士，守在北掖门内等待董卓。董卓入门，李肃用戟刺杀他；董卓内穿铠甲，刺不进，只伤及手臂，从车上跌下，董卓回头大喊："吕布在哪里？"吕布说："有诏令讨

伐你这个贼臣!"董卓大骂:"蠢狗,你胆敢如此!"吕布没等他骂完就拿起长矛直刺,并催促士兵杀了董卓。主簿田仪和董卓的仆人上前扑向董卓的尸体,吕布又杀了他们,总共杀了三人。吕布随即从怀中拿出诏书对官兵们命令道:"只诏令讨伐董卓,其余的都不过问。"官兵们立正不动,高呼万岁。老百姓在路上唱着歌跳起舞来,长安城中变卖珠宝玉器衣服来打酒称肉互相庆贺的士人妇女,充满街市。董卓弟弟董旻、董璜及其宗族老少在郿县,都被其部下砍杀射死。把董卓的尸首丢在街头示众,这时天开始热起来,董卓一向肥胖,油脂流到了地上,看守尸体的官吏做了一个大灯芯,放进董卓的肚脐里点燃它,从晚上一直燃到天亮,像这样连续了好些天。袁家的门生们聚集董氏的尸体,焚烧成灰,在路上扬撒。城堡中有黄金二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绫罗绸缎珍奇玩宝堆积如山。任命王允为录尚书事,吕布为奋威将军、假节、礼仪等待遇与三公相等,封为温侯,和王允共同主持朝政。

董卓死的时候,左中郎将高阳侯蔡邕在王允家作客,听到这个消息惊叹不已。王允勃然发怒,呵斥他说:"董卓是国家的大贼,差点亡了汉家天下,你身为王臣,应当同仇敌忾,而却怀念他对你的私恩,反为他悲伤,岂不是共同为逆吗!"当即收捕交给廷尉。蔡邕认罪说:"我虽然不忠,但古今君臣之大义,耳中常听到,口里常念着,怎么会背叛国家而心向董卓呢!我愿脸上刺字,砍去双脚,继续完成汉史。"士大夫们多同情蔡邕,设法营救他,但不能成功。太尉马日磾对王允说:"蔡邕是世所未有的奇才,熟悉汉代的史事,应该让他继续完成汉史,成为一代大典;如果因犯小小的罪过,杀了他,不是要让天下人失望吗?"王允说:"从前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写了本诽谤的书流传后世。现在国家中衰,兵马在野外作战,不可让奸臣在幼主身边掌着笔墨,这既不利于圣德,又会使我们遭受他的讥讽诽谤。"马日磾退出后对人说:"王允要无后代了!善人是国家的纲纪,著史是国家的经典,灭纲纪废经典,还能长久吗!"蔡邕终

于死在狱中。

起初，黄门侍郎荀攸与尚书郑泰、侍中种辑等密谋说："董卓骄横残忍没有亲情，虽然拥有强兵，实际上是个匹夫，可以直接去刺杀他。"事情就要成功却被发觉，荀攸被捕入狱，郑泰逃跑投奔袁术。荀攸言谈饮食如旧，适逢董卓被杀，得以幸免。

6 青州黄巾军入侵兖州，刘岱要出兵迎击，济北相鲍信劝阻说："现在黄巾贼有百万之多，百姓们都畏惧，士兵们无斗志，不能对付敌人。然而黄巾贼没有辎重，只靠抢掠来作为军需，现在不如让士兵们蓄精养锐，先固守城池；黄巾贼想求战不能得，攻城不能下，他们的势力一定会分散，然后我们挑选精锐部队，占据要害地方，再出击就会打败他们。"刘岱不听，于是与黄巾军交战，果然被黄巾军杀死。

曹操部将东郡人陈宫对曹操说："兖州现在没有主人，而皇帝的诏命无法达到，我请求去游说州中的重要官吏，让您做州牧，以此为资本来夺取天下，这是霸王的事业。"陈宫因而去向兖州的别驾、治中游说："现在天下分裂而州中无主，曹操，有闻名于世的才干，如果迎他来做州牧，一定会使百姓安宁。"鲍信等也认为这话对，于是和州吏万潜等到东郡，迎接曹操兼任兖州刺史。曹操于是进兵在寿张东面攻打黄巾军，战事不利。黄巾军多且精锐强悍，曹操兵少且弱，曹操稳定军心，鼓励士气，赏罚分明，巧设奇兵、昼夜会战，每战必获，黄巾军终于退走。鲍信战死，曹操悬赏寻求他的尸体，终究没得到，于是刻了一个鲍信的木偶，祭祀时痛哭不已。诏书任命京兆人金尚为兖州刺史，要到兖州时，曹操迎击他，金尚逃走，投奔袁术。

7 五月，任命征西将军皇甫嵩为车骑将军。

8初，吕布劝王允尽杀董卓部曲，允曰："此辈无罪，不可。"布欲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允又不从。允素以剑客遇布，布负其功劳，多自夸伐[1]，既失意望，渐不相平。允性刚稜疾恶[2]，初惧董卓，故折节下之。卓既殄灭，自谓无复患难，颇自骄傲，以是群下不甚附之。

允始与士孙瑞议，特下诏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从其主耳。今若名之恶逆而赦之，恐适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议悉罢其军，或说允曰："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东，今若一旦解兵开关，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义真为将军，就领其众，因使留陕以安抚之。"允曰："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险屯陕[3]，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不可也。"

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卓故将校遂转相恐动，皆拥兵自守，更相谓曰："蔡伯喈但以董公亲厚尚从坐[4]；今既不赦我曹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当复为鱼肉矣。"吕布使李肃至陕，以诏命诛牛辅，辅等逆与肃战，肃败，走弘农，布诛杀之。辅恇怯失守，会营中无故自惊，辅欲走，为左右所杀。李傕等还，辅已死，傕等无所依，遣使诣长安求赦。王允曰："一岁不可再赦。"不许。傕等益惧，不知所为，欲各解散，间行归乡里，讨虏校尉武威贾诩曰："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事济，奉国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晚也。"傕等然之，乃相与结盟，率军数千，晨夜西行。王允以胡文才、杨整修皆凉州大人[5]，召使东，解释之，不假借

以温颜，谓曰："关东鼠子，欲何为邪？卿往呼之！"于是二人往，实召兵而还。

傕随道收兵，比至长安，已十余万，与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围长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吕布军有叟兵内反[16]，六月，戊午，引傕众入城，放兵虏掠。布与战城中，不胜，将数百骑以卓头系马鞍出走，驻马青琐门外，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谢关东诸公[17]，勤以国家为念！"太常种拂曰："为国大臣，不能禁暴御侮，使白刃向宫，去将安之！"遂战而死。

傕、汜屯南宫掖门[18]，杀太仆鲁馗、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吏民死者万余人，狼籍满道。王允扶帝上宣平门避兵，傕等于城门下伏地叩头，帝谓傕等曰："卿等放兵纵横，欲何为乎？"傕等曰："董卓忠于陛下，而无故为吕布所杀，臣等为卓报仇，非敢为逆也。请事毕诣廷尉受罪。"傕等围门楼，共表请司徒王允出，问："太师何罪？"允穷蹙[19]，乃下见之。己未，赦天下，以李傕为扬武将军，郭汜为扬烈将军，樊稠等皆为中郎将。傕等收司隶校尉黄琬，杀之。

【注释】

①伐：炫耀。

②刚稜：犹刚方。

③距：通"拒"，抗拒。

④从坐:犹连坐。因别人犯罪而牵连受处罚。

⑤大人:豪强大族。

⑥叟兵:即蜀兵。汉朝常称蜀为叟。

⑦谢:告。

⑧掖门:宫殿正门两边的边门。

⑨蹙(cù促):迫促。

【译文】

8起初,吕布劝说王允杀尽董卓部下,王允说:"这些人无罪,不行。"吕布想把董卓的财物赏赐给公卿、将校,王允又不同意。王允一向把吕布当作剑客来对待,吕布自负有功劳,经常炫耀自己,现在不能满足自己的意愿,心里就渐渐不平起来。王允性情刚直方正,嫉恶如仇,起先畏惧董卓,所以不得不对吕布委曲谦下。董卓既被除灭,自认为再也没有灾难了,便骄傲起来,因此他的部下开始不大拥戴他了。

王允当初和士孙瑞商议,特别下诏赦免董卓部下,不久又怀疑说:"部下只是跟随主人而已。现在如果称他们是恶逆之人而赦免,恐怕反而加深他们疑虑,这不是安慰他们的办法。"于是作罢。又商议解除董卓所有的军队,有人劝王允说:"凉州人一向害怕袁绍而畏惧关东大军,现在如果一旦解除军队,打开函谷关,一定人人自危。可任皇甫嵩为将军,统领董卓旧部,让他们留住陕县来安抚百姓。"王允说:"不行,关东举义兵的将领,都是和我们一类的人,现在如果据守险要留兵陕县,虽然安抚了凉州人,却让关东将领生起疑心,不能这样。"

当时百姓诈传要杀尽凉州人,董卓前将校于是相互转告,为之恐惧震动,都拥兵自守,还相互传说:"蔡邕仅因董公的信任和厚待就遭牵连,现在既不赦免我们就要解除我们的军队,今天解除军队,明天我们就要成为鱼肉了。"吕布派李肃到陕县,宣布诏命要杀

牛辅，牛辅等迎战李肃，李肃战败，逃到弘农，吕布杀了他。牛辅害怕失守，适逢军营中无缘无故发生惊乱，牛辅想逃走，被左右的部下杀了。李傕等回来，牛辅已死，李傕等失去依赖，便派使者到长安请求赦免。王允说："一年中不可以赦免两次。"不答应。李傕等更加恐惧，不知所措，想各自散去，从小道逃回家乡，讨虏校尉武威人贾诩说："诸位如果弃军孤行，那么一个亭长就能把你们抓起来；不如率兵向西，攻打长安，为董公报仇，事成，就拥天子来匡正天下，如果不成，再逃走也不晚。"李傕等认为有理，于是相互结成同盟，率领几千兵马，日夜兼程向西进发。王允认为胡文才、杨整修都是凉州有名望的人，便召见他们，要他们去东面向李傕等人解释误会，可是王允在会见他们时不是和颜悦色，却说："关东那帮鼠辈，想要干什么？你们去叫他们来！"于是二人东去，实际上是把大兵召来长安。

李傕沿途收招兵马，等到长安，已有十多万人，与董卓旧部樊稠、李蒙等合围长安城，长安城高不能攻下，守到第八天，吕布军中有蜀兵反叛。六月，初一，叛军引李傕的军队进城，李傕纵兵抢劫掠夺。吕布与李傕在城中巷战不胜，率几百骑兵，把董卓的头系在马鞍上往城外逃跑，逃至青琐门外停下马，招呼王允一起逃离。王允说："如果得到社稷之灵保佑，上使国家安宁，这是我的愿望；如果不能实现，那么我愿献出生命。皇帝幼小，只能依靠我，遇到危难逃跑偷生，我不忍心。望你务必告诉关东诸位将领，劝告他们要以国家为重！"太常种拂说："身为国家大臣，不能禁止暴力抵抗外侮，致使刀枪逼向皇宫，将逃到哪里去！"于是奋战而死。

李傕、郭汜驻守南宫掖门，杀死太仆鲁馗、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被杀死的官民一万多人，街道上尸首狼籍。王允扶持献帝上宣平门逃避兵乱，李傕等在城门下伏地叩头，皇帝对李傕等说："你们放纵士兵胡作非为，想要干什么？"李傕等说："董卓忠于陛下，而无故被吕布杀害，我们为董卓报仇，哪敢叛逆。

我们请求事完后到廷尉接受惩罚。"李傕等包围门楼,一齐上表请求司徒王允出来,问道:"太师董卓有什么罪?"王允被迫无奈,于是走下门楼接见他们。初二,赦免天下,任命李傕为扬武将军,郭汜为扬烈将军,樊稠等都为中郎将。李傕等收捕司隶校尉黄琬,杀了他。

初,王允以同郡宋翼为左冯翊,王宏为右扶风,傕等欲杀允,恐二郡为患,乃先征翼、宏。宠遣使谓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征,明日俱族,计将安出?"翼曰:"虽祸福难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关东义兵鼎沸,欲诛董卓,今卓已死,其党与易制耳。若举兵共讨傕等,与山东相应,此转祸为福之计也。"翼不从,宏不能独立,遂俱就征。甲子,傕收允及翼、宏,并杀之;允妻子皆死。宏临命诟曰:"宋翼竖儒[1],不足议大计!"傕尸王允于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京兆赵戬弃官收而葬之。始,允自专讨卓之劳。士孙瑞归功不侯[2],故得免于难。

臣光曰:《易》称"劳谦君子有终吉"士孙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谓之智乎!

9 傕等以贾诩为左冯翊,欲侯之,诩曰:"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固辞不受。又以为尚书仆射,诩曰:"尚书仆射,官之师长,天下所望,诩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乃以为尚书。

10 吕布自武关奔南阳,袁术待之甚厚。布自恃有功于袁

氏[3]，恣兵钞掠。术患之，布不自安，去从张杨于河内。李傕等购求布急，布又逃归袁绍。

11 丙子，以前将军赵谦为司徒。

12 秋，七月，庚子，以太尉马日磾为太傅，录尚书事；八月，以车骑将军皇甫嵩为太尉。

13 诏太傅马日磾、太仆赵岐杖节镇抚关东。

14 九月，以李傕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假节；郭汜为后将军，樊稠为右将军，张济为骠骑将军，皆封侯。傕、汜、稠管朝政，济出屯弘农。

15 司徒赵谦罢。

16 甲申，以司空淳于嘉为司徒，光禄大夫杨彪为司空，录尚书事。

17 初，董卓入关，说韩遂、马腾与共图山东，遂、腾率众诣长安。会卓死，李傕等以遂为镇西将军，遣还金城；腾为征西将军，遣屯郿。

18 冬，十月，荆州刺史刘表遣使贡献。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

19 十二月，太尉皇甫嵩免，以光禄大夫周忠为太尉，参录尚书事。

20 曹操追黄巾至济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青州兵。

操辟陈留毛玠为治中从事，玠言于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舆播荡，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

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操纳其言，遣使诣河内太守张杨，欲假涂西至长安；杨不听。

定陶董昭说杨曰："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曹今虽弱，然实天下之英雄也，当故结之。况今有缘，宜通其上事，并表荐之，若事有成，永为深分。"杨于是通操上事，仍表荐操。昭为操作书与李傕、郭汜等，各随轻重致殷勤[4]。

傕、汜见操使，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今曹操虽有使命，非其诚实，议留操使。黄门侍郎钟繇说傕、汜曰："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5]，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傕、汜乃厚加报答。繇，皓之曾孙也。

【注释】

①竖儒：骂人的话，指无见识的儒生。

②归：通"馈"，赠送。

③布自恃有功于袁氏：董卓诛杀过袁家，故吕布杀了董卓，认为是为袁家报了仇。

④殷勤：情意恳切深厚。

⑤款：诚，恳切。

【译文】

起初，王允任命同郡人宋翼为左冯翊，王宏为右扶风，李傕等要杀王允，恐怕他们起兵报仇，于是先征召宋翼、王宏。王宏派使者对宋翼说："郭汜、李傕因为我们两人在外，所以才没有危害王公，今日我们接受征召，明日将一起被灭族，你有什么办法吗？"宋翼

说："虽然福祸难以预测，然而王命我们不能违抗！"王宏说："关东义兵汹涌沸腾，想杀董卓，现在董卓已死，他的党羽很容易被制服。如果我们举兵共同讨伐李傕等，与山东义兵相呼应，这是转祸为福的计策。"宋翼不听从，王宏不能一人成事，于是一起接受征召。初七，李傕收捕王允及其宋翼、王宏，把他们一起杀了；王允的妻子儿女都被害。王宏临刑骂道："宋翼，你这个没有识见的儒生，真不足以和你商议大计！"李傕把王允的尸体陈放在街市上，没有敢去收敛的，王允以前的属吏平陵令京兆人赵戬，抛弃官职，收葬了王允。起初，王允把讨伐董卓的功劳全部归于自己，士孙瑞让功因而没有封侯，所以得以幸免于难。

臣司马光评论说：《易经》说："有功劳而又谦让的君子，可以善始善终，吉祥。"士孙瑞有功劳却不自我夸耀，因而保全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能够不称他为智者吗？

9 李傕等任命贾诩为左冯翊，想给他封侯，贾诩说："这只是救命之计，有什么功劳！"坚决推辞不接受。又任命他为尚书仆射，贾诩说："尚书仆射，百官之师长，为天下人所瞩目，我的名声向来不高，不能使人心服。"于是任命为尚书。

10 吕布从武关奔向南阳，袁术待他十分优厚。吕布自恃对袁氏有功，因此纵兵抢掠。袁术忧虑，吕布察觉后心里不安，离开袁术去河内投奔张杨。李傕等悬赏急于捉拿吕布，吕布又逃走，归附袁绍。

11 十九日，任命前将军赵谦为司徒。

12 秋，七月，十三日，任命太尉马日磾为太傅，录尚书事。八月，任命车骑将军皇甫嵩为太尉。

13 诏令太傅马日磾、太仆赵岐持节镇抚关东。

14 九月，任命李傕为车骑将军、兼司隶校尉、假节；任命郭汜为后将军，樊稠为右将军，张济为骠骑将军，都被封侯。李傕、郭汜、樊稠掌管朝政，张济出守弘农。

15 司徒赵谦被罢官。

16 二十九日，任命司空淳于嘉为司徒，光禄大夫杨彪为司空，录尚书事。

17 起初，董卓入关后，游说韩遂、马腾共同谋划对付山东联军。韩遂、马腾率兵到长安，适遇董卓被杀，李傕等任命韩遂为镇西将军，令他返回金城；马腾为征西将军，派他屯守郿县。

18 冬，十月，荆州刺史刘表派使者进献贡品。任命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为成武侯。

19 十二月，太尉皇甫嵩被免职，任命光禄大夫周忠为太尉，参录尚书事。

20 曹操追赶黄巾军到济北，黄巾军全部投降，得到兵卒三十多万，百姓一百多万人，收整其中精锐的士兵，号称青州兵。

曹操征召陈留人毛玠为治中从事，毛玠向曹操进言："现在天下分崩离析，天子流离颠沛，百姓荒废生业，饥饿流浪，官府没有一年的存粮，百姓不能安心，统治难以持久。军队奉行道义能取胜，凭借财富才能守住地位，应当依赖天子来号令不守臣节的臣子，发展农桑来积蓄军需，如此，则霸王之业可以完成。"曹操采用他的建议，派使者见河内太守张杨，想借道西上长安，张杨不答应。

定陶人董昭劝张杨说："袁绍、曹操虽是一家，但势必不能长久合作。曹操现在虽弱，但实际上是天下的英雄，应当寻机与他交结。何况现在有机缘，最好允许他的使者通过，沟通他上奏书的道路，并上表推荐他。如果事情成功，可永成深交。"张杨于是让使者通过，并上表推荐曹操。董昭还以曹操的名义写信给李傕、郭汜等，依照他们地位高低，分别致以问候。

李傕、郭汜会见曹操使者，认为关东诸将想要自己拥立皇帝，现在曹操虽然派了使者来，但并非诚心实意，商议扣留曹操使者，黄门侍郎钟繇向李傕、郭汜建议说："现在英雄并起，各自假托天子之命，专制一方，只有曹操还心向王室，若不接受他的忠心诚意，这不符合要效法他的人的愿望。"李傕、郭汜于是对曹操厚加报答。钟

繇，是钟皓的曾孙。

21 徐州刺史陶谦与诸守相共奏记，推朱俊为太师，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讨李傕等，奉迎天子。会李傕用太尉周忠、尚书贾诩策，征俊入朝，俊乃辞谦议而就征，复为太仆。

22 公孙瓒复遣兵击袁绍，至龙湊[1]，绍击破之。瓒遂还幽州，不敢复出。

23 扬州刺史汝南陈温卒，袁绍使袁遗领扬州；袁术击破之，遗走至沛，为兵所杀。术以下邳陈瑀为扬州刺史[2]。

四　年

1 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2 丁卯，赦天下。

3 曹操军甄城。袁术为刘表所逼，引兵屯封丘[3]，黑山别部及匈奴於扶罗皆附之。曹操击破术军，遂围封丘；术走襄邑[4]，又走宁陵[5]。操追击，连破之。术走九江[6]，扬州刺史陈瑀拒术不纳。术退保阴陵，集兵于淮北，复进向寿春；瑀惧，走归下邳，术遂领其州，兼称徐州伯。李傕欲结术为援，以术为左将军，封阳翟侯，假节。

4 袁绍与公孙瓒所置青州刺史田楷连战二年，士卒疲困，粮食并尽，互掠百姓，野无青草。绍以其子谭为青州刺史，楷与战，不胜。会赵岐来和解关东，瓒乃与绍和亲，各引兵去。

5 三月，袁绍在薄落津[7]。魏郡兵反，与黑山贼于毒等数

万人共覆邺城，杀其太守。绍还屯斥丘。

6 夏，曹操还军定陶。

7 徐州治中东海王朗及别驾琅邪赵昱说刺史陶谦曰："求诸侯莫如勤王[8]，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贡。"谦乃遣昱奉章至长安。诏拜谦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以昱为广陵太守[9]，朗为会稽太守。

是时，徐方百姓殷盛，谷实差丰，流民多归之。而谦信用谗邪，疏远忠直，刑政不治，由是徐州渐乱，许劭避地广陵，谦礼之甚厚，劭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声名，内非真正，待吾虽厚，其势必薄。"遂去之。后谦果捕诸寓上，人乃服其先识。

8 六月，扶风大雨雹[10]。

9 华山崩裂。

10 太尉周忠免，以太仆朱俊为太尉，录尚书事。

11 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陶谦击杀之。

12 大雨，昼夜二十余日，漂没民居。

13 袁绍出军入朝歌鹿肠山，讨于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其众万余级。绍遂寻山北行，进击诸贼左髭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复斩数万级，皆屠其屯壁。遂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11]、雁门乌桓战于常山[12]。燕精兵数万，骑数千匹。绍与吕布共击燕，连战十余日，燕兵死伤虽多，绍军亦疲，遂俱退。

吕布将士多暴横，绍患之，布因求还雒阳。绍承制以

布领司隶校尉，遣壮士送布，而阴图之。布使人鼓筝于帐中，密亡去，送者夜起，斫帐被皆坏。明旦，绍闻布尚在，惧，闭城自守。布引军复归张杨。

【注释】

①龙凑：在今山东平原境内。

②下邳：在今江苏邳县。

③封丘：县名。在今河南北部。

④襄邑：县名。在今河南睢县东。

⑤宁陵：县名。在今河南宁陵。

⑥九江：郡名。秦置。治所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辖境约当今安徽、河南淮河以南，湖北黄冈以东和江西全省。因九江在境内得名。

⑦薄落津：渡口名。在今河北广宗东。

⑧勤王：尽力于王事。

⑨广陵：郡名。治所在今江苏扬州。

⑩扶风：郡名。治所在陕西兴平。

⑪屠各：东汉至西晋时的匈奴部落之一。杂居西北沿边诸郡。以并州屠各为最著。建立前赵的刘渊即出此部落。

⑫雁门：在今山西代县。　常山：在今河北元氏。

【译文】

21 徐州刺史陶谦和各郡国的太守国相联合上奏章，推举朱俊为太师，趁机传檄各州郡的长官，想共同讨伐李傕等，奉迎天子。恰好李傕采用太尉周忠、尚书贾诩的计策，征召朱俊入朝，朱俊于是拒绝陶谦的计议而接受征召，又被任命为太仆。

22 公孙瓒再次派兵攻击袁绍，到龙凑，被袁绍击败。公孙瓒于是回到幽州，不敢再出来。

23 扬州刺史汝南人陈温死，袁绍派袁遗兼扬州刺史；袁术打败袁遗，袁遗逃到沛地，被兵卒杀死。袁术任命下邳人陈瑀为扬州刺

史。

四年(癸酉,公元193年)

1 春,正月,初一,日食。

2 十四日,赦免天下。

3 曹操驻扎甄城。袁术被刘表逼迫,率兵屯守封丘,黑山军的一部与南匈奴单于於扶罗都归附袁术。曹操击败袁术的军队,于是包围了封丘;袁术逃到襄邑,又逃到宁陵。曹操追击,接连打败袁术。袁术逃到九江,扬州刺史陈瑀拒绝袁术,不许袁术入境。袁术退守阴陵,在淮北集结兵力,又向寿春进军;陈瑀害怕,逃回下邳,袁绍于是占据扬州,兼称徐州伯。李傕想结交袁术作为外援,任命袁术为左将军,封阳翟侯,假节。

4 袁绍与公孙瓒所任命的青州刺史田楷连续交战两年,士兵们疲惫不堪,粮食也吃光了,于是相互掠夺百姓,田野里无青草。袁绍任命他的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田楷与他交战,不能取胜。适逢赵岐来山东调和各将领间的矛盾,公孙瓒于是和袁绍结亲,各自引兵退去。

5 三月,袁绍在薄落津。魏郡的士兵造反,和黑山军于毒等几万人共同占领邺城,杀死太守。袁绍率军回到斥丘。

6 夏,曹操回军定陶。

7 徐州治中东海人王朗和别驾琅邪人赵昱劝刺史陶谦说:"要想得到诸侯的拥护,莫过于尽力于王事,现在天子远在西京长安,应当派遣使者前去进贡。"陶谦于是派赵昱带着奏章到长安。诏令任陶谦为徐州牧,加授安东将军,封溧阳侯。任命赵昱为广陵太守,王朗为会稽太守。

这时,徐州百姓富足,粮食丰登,流民多来归附。但陶谦信用奸佞小人,疏远忠直之士,政治管理不当,因此徐州逐渐混乱。许劭避难来到广陵,陶谦对他礼遇甚厚,许劭警告他的门徒说:"陶谦表面上追求尊贤重才的名声,实际上心里并不正直,待我虽然优厚,以

后必然会改变。”于是离开了陶谦。后来陶谦果然捕捉了避居在徐州的士人，人们才佩服许劭有先见之明。

8 六月，扶风郡下大冰雹。

9 华山发生山崩。

10 太尉周忠被免职，任命太仆朱俊为太尉、录尚书事。

11 下邳人阙宣聚集几千人，自称天子；陶谦击杀了他。

12 大雨，二十多天昼夜不停，许多民宅漂走、淹没。

13 袁绍出军进入朝歌县的鹿肠山讨伐于毒，围攻五天，打败了于毒，杀了于毒及其部下一万多人。袁绍于是依山北行，进击其他贼人左髭丈八等，把他们全部杀了。又攻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再杀几万人，连军营壁垒中的残匪都遭屠戮。最后与黑山军张燕以及匈奴的四营屠各部落、雁门的乌桓部落在常山交战。张燕拥有精兵几万、骑兵几千。袁绍和吕布共同攻打张燕，连续战斗十几天。张燕兵死伤虽多，袁绍军队也疲乏不堪，于是各自退兵。

吕布的将士大多凶暴蛮横，袁绍感到忧虑，吕布因而要求回雒阳。袁绍以皇帝的名义命吕布兼任司隶校尉，派壮士送吕布，而暗中想谋害他。吕布让人在营帐中弹筝，自己悄悄地逃走，送行的人夜里偷袭，把营帐床被全部砍坏。天亮，袁绍得知吕布还活着，害怕，关闭城门自守。吕布率军又归附张扬。

14 前太尉曹嵩避难在琅邪，其子操令泰山太守应劭迎之。嵩辎重百余两，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掩袭嵩于华、费间[1]，杀之，并少子德。秋，操引兵击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保郯[2]。

初，京、雒遭董卓之乱[3]，民流移东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

操攻郯不能克，乃去，攻取虑、睢陵、夏丘[4]，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15 冬，十月，辛丑，京师地震。

16 有星孛于天市。

17 司空杨彪免。丙午，以太常赵温为司空，录尚书事。

18 刘虞与公孙瓒积不相能，瓒数与袁绍相攻，虞禁之，不可，而稍节其禀假[5]。瓒怒，屡违节度，又复侵犯百姓。虞不能制，乃遣驿使奉章陈其暴掠之罪，瓒亦上虞禀粮不周。二奏交驰，互相非毁，朝廷依违而已。瓒乃筑小城于蓟城东南以居之，虞数请会，瓒辄称病不应；虞恐其终为乱，乃率所部兵合十万人以讨之。时瓒部曲放散在外，仓卒掘东城欲走。虞兵无部伍[6]，不习战，又爱民庐舍，敕不听焚烧，戒军士曰："无伤余人，杀一伯圭而已。"攻围不下。瓒乃简募锐士数百人，因风纵火，直冲突之，虞众大溃。虞与官属北奔居庸，瓒追攻之，三日，城陷，执虞并妻子还蓟，犹使领州文书。会诏遣使者段训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瓒前将军，封易侯。瓒乃诬虞前与袁绍等谋称尊号，胁训斩虞及妻子于蓟市。故常山相孙瑾、掾张逸、张瓒等相与就虞，骂瓒极口，然后同死。瓒传虞首于京师，故吏尾敦于路劫虞首，归葬之。虞以恩厚得众心，北州百姓流旧莫不痛惜。

初，虞欲遣使奉章诣长安，而难其人，众咸曰："右北

平田畴，年二十二，年虽少，然有奇材。”虞乃备礼，请以为掾。具车骑将行，畴曰：“今道路阻绝，寇虏纵横，称官奉使，为众所指。愿以私行，期于得达而已。”虞从之。畴乃自选家客二十骑，俱上西关，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间道至长安致命。

诏拜畴为骑都尉。畴以天子方蒙尘未安，不可以荷佩荣宠，固辞不受。得报[7]，驰还，比至，虞已死，畴谒祭虞墓，陈发章表，哭泣而去。公孙瓒怒，购求获畴，谓曰：“汝不送章报我，何也？”畴曰：“汉室衰颓，人怀异心，唯刘公不失忠节。章报所言，于将军未美，恐非所乐闻，故不进也。且将军既灭无罪之君，又仇守义之臣，畴恐燕、赵之士皆将蹈东海而死，莫有从将军者也。”瓒乃释之。

畴北归无终[8]，率宗族及他附从者数百人，扫地而盟曰：“君仇不报，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无山中[9]，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畴谓其父老曰：“今众成都邑，而莫相统一，又无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畴有愚计，愿与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者，随轻重抵罪[10]，重者到死，凡一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与学校讲授之业，班行于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北边翕然服其威信[11]，乌桓、鲜卑各遣使致馈，畴悉抚纳，令不为寇。

19 十二月，辛丑，地震。

20 司空赵温免。乙巳，以卫尉张喜为司空。

【注释】

①掩:乘其不备发动攻击。 华:县名。在今山东费县东北。 费:县名。在今费县西北。

②郯:县名。在今山东郯城。

③京:古邑名、县名。春秋郑邑,为公叔段所居。故址在今河南荥阳东南。秦置县。

④虑、睢陵、夏丘:三县都属下邳国。虑县、睢陵在今河南淮阳县境,夏丘在今安徽泗县。

⑤稍:逐渐。 稟假:供给和借贷。稟,供给;假,借贷。

⑥部伍:兵士的队伍。

⑦报:章报,即皇帝的回文。

⑧无终:县名。属右北平郡,在今河北蓟县。

⑨徐无山:在今河北遵化县境。

⑩抵罪:按罪处罚。抵,当。

⑪翕(xi戏):统一或协调。

【译文】

14 前太尉曹嵩在琅邪避难,他的儿子曹操命泰山太守应劭来接他。曹嵩辎重车一百多辆,陶谦的一个部将驻守在阴平,士兵们贪求曹嵩的财宝,在华县与费县之间突袭曹嵩,杀死了他,及其小儿子曹德。秋,曹操率兵攻击陶谦,攻占了十几城,到彭城,大战,陶谦兵败,退保郯县。

起初,京县、雒阳一带遭受董卓之乱,人民向东迁移,大多归附徐州,逢曹操到,男女几十万人被驱赶进泗水淹死,致使河水不能流。

曹操不能攻克郯县,就率兵离去,又攻取虑县、睢陵、夏丘,三县都遭屠戮,鸡犬不留,废墟城邑中不再有行人。

15 冬,十月,二十二日,京城地震。

16 在天市星座出现彗星。

17 司空杨彪被免职。二十七日，任命太常赵温为司空，录尚书事。

18 刘虞和公孙瓒积怨不和，公孙瓒屡次与袁绍相互攻战，刘虞禁止，无效，因而逐渐减少他的给养。公孙瓒愤怒，屡屡违背刘虞的命令，又一再侵掠百姓。刘虞无法节制，于是派驿史奉上奏章陈述公孙瓒残暴掠夺的罪状，公孙瓒也上奏刘虞克扣军粮。两人的奏章交替呈上，相互诋毁，朝廷只是敷衍而已。公孙瓒于是在蓟城东南修筑小城居住，刘虞多次召他来会，公孙瓒都称病不应召；刘虞害怕他终将叛乱，于是率其所属兵马共十万人去讨伐公孙瓒。这时公孙瓒的部下放散在外，仓卒间挖开东城想逃走。刘虞的部队没有阵列，不会打仗，刘虞又爱惜百姓的房屋，下令不准随意纵火，告诫部下说："不要伤害其他人，只杀公孙瓒一人而已。"所以围攻不下。公孙瓒于是挑选招募来的勇士几百人，趁风纵火，直朝刘虞的部队冲去，刘虞的部队全军崩溃。刘虞和他的将领们向北逃到居庸县，公孙瓒追来围攻，交战三日，城池陷落，捉住刘虞及其妻子儿女回到蓟城，仍让刘虞签署州府的公文。适逢诏令派使者段训来增加刘虞的封邑，总管六州的事务；任命公孙瓒为前将军，封易侯。公孙瓒于是趁机诬陷刘虞以前和袁绍等共谋做天子，胁迫段训在蓟城街头杀掉刘虞及其妻子儿女。前常山国相孙瑾、常山掾张逸、张瓒等一起主动随刘虞赴刑场，破口大骂公孙瓒，然后一起被处死。公孙瓒把刘虞的首级送往京城，刘虞以前的属吏尾敦在路上抢走了首级，送回安葬。刘虞因对人恩义宽厚而得民心，幽州的百姓，无论是当地的还是流亡来的，没有不痛惜的。

起初，刘虞想派使者送奏章到长安，却难找到合适的人，大家都说："右北平人田畴，二十二岁，年龄虽小，然而有奇才。"刘虞于是送上礼物，请他做自己的僚属，备好车马将要出发，田畴说："现在道路阻塞，盗寇横行，如果公开作为官方的使者，必然成了他们抢劫的目标。我愿以个人的身份赶路，只要能到达长安就行。"刘虞

听从了他的意见。田畴于是自己在门客中挑选了二十名骑士，一起上到西关，出了关塞，依北山而行，直奔朔方，然后走小路到长安，完成了使命。

诏令任田畴为骑都尉。田畴认为天子刚流亡还没有安定，不能享有这种荣耀，坚决不肯接受。得到朝廷回复的章报后，奔驰而回，等到回来时，刘虞已死，田畴拜祭刘虞墓，并呈上天子回复的章报，汇报其内容，然后流泪痛哭离开墓地。公孙瓒愤怒，悬赏捉拿到田畴，对他说："你不送章报给我，为什么？"田畴回答："汉室衰落，人人都怀有野心，只有刘公不失忠贞之节。章报的内容，对将军没有什么美词，恐怕不是你所喜欢听到的，因此没有送来。而且将军既杀害无罪的主人，又仇视守节义之臣僚，我恐怕燕、赵的士人都要赴东海淹死，没有跟随将军的人了。"公孙瓒于是放了田畴。

田畴向北回到了无终县，率领宗族及其附从几百人，扫地而盟誓说："君主之仇不报，我不能再活在世上！"于是进入徐无山中，在幽深险要的地方，寻一块平敞地经营安居，亲自耕作来奉养父母，百姓前来归附，几年里增至五千多户人家。田畴对他的乡亲们说："现在人口众多已成村镇，但不统一，又没有法制来治理，恐怕不是长久安定的办法。我有一个计划，愿意和诸位一起来实施，可以吗？"大家都说："可以！"田畴于是制定法令，凡相互杀伤、偷盗、因争吵而诉讼的人，按情节轻重定罪，最重的处死，总计十多条。又制定了婚姻嫁娶的礼节，和学校讲授的课程，在群众中颁布推行，大家都觉得有利，致使道不拾遗。北方边境的人民都敬服田畴的威信，乌桓、鲜卑各自派使者来馈赠礼物，田畴都一律接纳安抚，要他们不要侵扰掠夺。

19 十二月，二十三日，地震。

20 司空赵温被免职。二十七日，任命卫尉张喜为司空。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六十一

汉纪五十三　起阏逢阉茂，尽旃蒙大渊献，凡二年。

孝献皇帝丙

兴平元年

1 春，正月，辛酉，赦天下。

2 甲子，帝加元服。

3 二月，戊寅，有司奏立长秋宫。诏曰："皇妣宅兆未卜，何忍言后宫之选乎！"壬午，三公奏改葬皇妣王夫人[1]，追上尊号曰灵怀皇后。

4 陶谦告急于田楷，楷与平原相刘备救之。备自有兵数千人，谦益以丹阳兵四千，备遂去楷归谦，谦表为豫州刺史，屯小沛[2]。曹操军食亦尽，引兵还。

5 马腾私有求于李傕，不获而怒，欲举兵相攻；帝遣使者和解之，不从。韩遂率众来和腾、傕，既而复与腾合。谏议

大夫种邵、侍中马宇、左中郎将刘范谋使腾袭长安，已为内应，以诛傕等。壬申[3]，腾、遂勒兵屯长平观。邵等谋泄，出奔槐里。傕使樊稠、郭汜及兄子利击之，腾、遂败走，还凉州。又攻槐里[4]，邵等皆死。庚申[5]，诏赦腾等。夏，四月。以腾为安狄将军，遂为安降将军。

6 曹操使司马荀彧、寿张令程昱守甄城，复往攻陶谦，遂略地琅邪、东海[6]，所过残减。还，击破刘备于郯东。谦恐，欲走归丹阳。会陈留太守张邈叛操迎吕布，操乃引军还。

初，张邈少时，好游侠，袁绍、曹操皆与之善。及绍为盟主，有骄色，邈正议责绍；绍怒，使操杀之。操不听，曰："孟卓，亲友也，是非当容之。今天下未定，奈何自相危也！"操之前攻陶谦，志在必死，敕家曰："我若不还，往依孟卓。"后还见邈，垂泣相对。

陈留高柔谓乡人曰："曹将军虽据兖州，本有四方之图，未得安坐守也。而张府君恃陈留之资，将乘间为变，欲与诸君避之，何如？"众人皆以曹、张相亲，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从兄干自河北呼柔，柔举宗从之。

吕布之舍袁绍从张杨也，过邈[7]，临别，把手共誓；绍闻之，大恨。邈畏操终为绍杀己也，心不自安。前九江太守陈留边让尝讥议操，操闻而杀之，并其妻子。让素有才名，由是兖州士大夫皆恐惧。陈宫性刚直壮烈，内亦自疑，乃与从事中郎许汜、王楷及邈弟超共谋叛操。宫说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杰并起，君以千里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盼，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受制于人，不亦鄙乎！今州军东

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权迎之[8]，共牧兖州，观天下形势，俟时事之变，此亦纵横之一时也。”邈从之。

时操使宫将兵留屯东郡，遂以其众潜迎布为兖州牧。布至，邈乃使其党刘翊告荀彧曰：“吕将军来助曹使君击陶谦，宜亟供其军食。”众疑惑，彧知邈为乱，即勒兵设备，急召东郡太守夏侯惇于濮阳[9]；惇来，布遂据濮阳。时操悉军攻陶谦，留守兵少，而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惇至，其夜，诛谋叛者数十人，众乃定。

【注释】

①王夫人：即王美人。被何太后害死。事见五十八卷灵帝光和四年。

②小沛：沛国，治所在相县（今江苏沛县）。而沛自为一县，属于沛国，当时人称沛县为小沛。

③壬申：此日疑误。

④槐里：在今陕西兴平。

⑤庚申：此日疑误。

⑥东海：在今山东郯城。

⑦过：拜访。

⑧权：姑且。

⑨濮阳：在今河南濮阳。

【译文】

汉纪五十三　起甲戌（公元194年），止乙亥（公元195年），共二年。

孝献皇帝丙

兴平元年（甲戌，公元194年）

1 春,正月,十三日,赦免天下。

2 十六日,献帝举行加冠礼。

3 二月,初一,有关部门上奏请立皇后。诏书说:"母亲的墓地尚未确定,怎么忍心谈选立皇后的事!"初五,三公奏请改葬皇母王夫人,追加尊号为灵怀皇后。

4 陶谦向田楷告急,田楷和平原相刘备去救援他。刘备自己拥有几千兵马,陶谦又拨四千丹阳郡兵给他,刘备于是离开田楷归附陶谦,陶谦上表推举刘备为豫州刺史,屯驻小沛。曹操军粮也已告尽,率兵而回。

5 马腾为私事有求于李傕,因没有满足而大怒,想举兵进攻李傕;皇帝派使者和解,马腾不肯听从。韩遂率军来为马腾、李傕和解,不久反而与马腾联合。谏议大夫种邵、侍中马宇、左中郎将刘范计划要马腾偷袭长安,自己作内应,以诛杀李傕等。壬申日,马腾、韩遂率兵屯驻长平观。种邵等密划泄露,逃跑到槐里。李傕派樊稠、郭汜及他哥哥的儿子郭利攻击马腾、韩遂,马腾、韩遂兵败逃走,回到凉州。樊稠等又攻击槐里,种邵等都被杀死。庚申日,诏令赦免马腾等。夏,四月,任命马腾为安狄将军,韩遂为安降将军。

6 曹操派司马荀彧,寿张令程昱守甄城,自己再次去攻打陶谦,于是沿途抢掠到琅邪、东海,所过之处残破毁灭。回,在郯东击败刘备。闻谦害怕,想逃回丹阳。适遇陈留太守张邈背叛曹操迎接吕布入兖州,曹操于是率军而回。

起初,张邈年轻时,喜欢到处仗义行侠,袁绍、曹操都和他友善。等到袁绍为盟主,开始骄傲起来,张邈义正严辞地责备袁绍;袁绍大怒,派曹操去杀他。曹操不听从,说:"孟卓,是我们亲密的朋友,有错误应该宽容。现在天下不安定,怎么自相残害呢?"曹操以前攻打陶谦时,决心以死相战,他嘱咐家人说:"我如果不回来,去依附孟卓。"后回来见到张邈,两人流泪相对。

陈留人高柔对家乡人说:"曹操虽占据着兖州,但他本来有兼

并四方的图谋，是不会安于坐守的。而张邈倚仗陈留这个资本，将乘机另作打算，我想和诸位避开这场战争，怎么样？"众人都认为曹操、张邈关系亲密，高柔又年轻，不相信他的话。高柔的堂兄高干从河北召呼高柔，高柔带着全族人去投奔他。

吕布离开袁绍去投奔张杨时，拜访过张邈，临别，握手盟誓；袁绍听到后，非常怨恨。张邈害怕曹操终将为袁绍杀害自己，心里不能安宁。前九江太守陈留人边让曾讥讽地评论曹操，曹操听到后就杀了他及其妻子儿女。边让一向有才名，因此兖州的士大夫们都很恐惧。陈宫秉性梗直刚烈，内心也有些疑虑，于是和从事中郎许汜、王楷以及张邈的弟弟张超共同谋划背叛曹操。陈宫劝张邈说："现在天下分崩离析，英雄豪杰四起，您拥有广袤千里的疆土民众，处于四方必争的战略要地，按剑盼顾，也足以成为人中豪杰，如今却反被人控制，不是太鄙陋平庸了吗？现在兖州的军队东征，州中空虚，壮士吕布，能征善战，如果权且迎接他来，共同掌管兖州，观察天下形势，等候时事的变化，这也可算得上是纵横一时了。"张邈听从了陈宫的意见。

当时曹操让陈宫率兵留驻东郡，于是陈宫率其军秘密地迎接吕布来任兖州牧。吕布到，张邈于是派他的党羽刘翊报告荀彧说："吕将军来帮助曹操攻打陶谦，应赶紧供应他的军粮。"众人感到疑惑，荀彧知道张邈作乱，立即率兵设防，紧急征召在濮阳的东郡太守夏侯惇；夏侯惇赶来，吕布于是占领了濮阳。当时曹操把几乎所有的军队带出去攻打陶谦，留守的兵很少，而且将领、大官大多和张邈、陈宫同谋，夏侯惇赶来，当天夜里，杀了几十个谋反叛乱的人，军心才稳定下来。

豫州刺史郭贡率众数万来至城下，或言与吕布同谋，

众甚惧。贡求见荀彧,彧将往,惇等曰:"君一州镇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贡与邈等,分非素结也,今来速,计必未定,及其未定说之,纵不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将怒而成计。"贡见彧无惧意,谓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

是时,兖州郡县皆应布,唯鄄城、范、东阿不动[1]。布军降者言:"陈宫欲自将兵取东阿,又使汜嶷取范。"吏民皆恐。程昱本东阿人,彧谓昱曰:"今举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宫等以重兵临之,非有以深结其心,三城必动。君,民之望也,宜往抚之。"昱乃归过范,说其令靳允曰:"闻吕布执君母、弟、妻子,孝子诚不可为心。今天下大乱,英雄并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乱者,此智者所宜详择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陈宫叛迎吕布而百城皆应,似能有为;然以君观之,布何如人哉?夫布粗中少亲,刚而无礼,匹夫之雄耳。宫等以势假合,不能相君也;兵虽众,终必无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东阿,则田单之功可立也[2]。孰与违忠从恶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详虑之!"允流涕曰:"不敢有贰心。"时汜嶷已在县,允乃见嶷,伏兵刺杀之,归,勒兵自守。

徐众评曰: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卫公子开方仕齐,积年不返,管仲以为不怀其亲,安能爱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遣庶归北,欲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

7 昱又遣别骑绝仓亭津[3],陈宫至,不得渡。昱至东阿,东

阿令颍川枣祗已率厉吏民拒城坚守，卒完三城以待操。操还，执昱手曰："微子之力[4]，吾无所归矣。"表昱为东平相，屯范。吕布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阳。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据东平，断亢父、泰山之道，乘险要我[5]，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能为也。"乃进攻之。

8 五月，以扬武将军郭汜为后将军，安集将军樊稠为右将军，并开府如三公，合为六府，皆参选举。李傕等各欲用其所举，若一违之，便忿愤喜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举。先从傕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举，终不见用。

9 河西四郡以去凉州治远[6]，隔以河寇，上书求别置州。六月，丙子，诏以陈留邯郸商为雍州刺史，典治之。

10 丁丑，京师地震；戊寅，又震。

11 乙酉晦[7]，日有食之。

12 秋，七月，壬子，太尉朱俊免。

13 戊午，以太常杨彪为太尉，录尚书事。

14 甲子，以镇南将军杨定为安西将军，开府如三公。

【注释】

①鄄城：县名。在今山东鄄城。 范：县名。在今山东范县。 东阿：县名。在今山东阳谷。

②田单：战国时齐国的名将。临淄（今山东淄博）人。燕将乐毅破齐时，他施反间计，使燕惠王改用骑劫为将，他用火牛阵击败燕军，一举收复七十多城，被齐襄王封为相国，封安平君。

③仓亭津：古渡名。在范县境内，离东阿县十六里。

④微：无。

⑤要：通"邀"，中途拦截。

⑥河西四郡: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

⑦乙酉:此日待考。

【译文】

豫州刺史郭贡率军几万人来到城下,有人说他与吕布同谋,人们都很恐惧。郭贡请求会见荀彧,荀彧将去,夏侯惇等说:"你是一州人的依托,去了一定危险,不行。"荀彧说:"郭贡与张邈等,并没有老交情,如今来得这么快,策略一定没有定下来,趁其未定去劝说他,纵使不为我所用,也可以让他保持中立。如果我们先怀疑他,他将愤怒而决定投向敌方。"郭贡见荀彧没有恐惧的表现,认为甄城不易攻下,于是率兵离去。

这时,兖州的郡县都响应吕布,只有甄城、范县、东阿县没有动摇。吕布军中投降过来的人说:"陈宫要亲自率兵攻取东阿县,又派氾嶷攻取范县。"官民都感到恐慌。程昱本是东阿县人,荀彧对程昱说:"现在全州都反叛,只有这三城了,陈宫等率重兵去攻取他们,如果没有办法去深深地抓住他们的心,三城势必动摇。您,是东阿县民所仰望的人,应去安抚他们。"程昱于是回东阿,途经范县,劝说范县县令靳允说:"听说吕布抓了您的母亲、弟弟、妻子儿女,作为一个孝子确实不能安心。现在天下大乱,英雄四起,一定有闻名于世能平息天下大乱的人,这是智者应该仔细选择的。得到好主人的便昌盛,失去好主人的便灭亡。陈宫反叛迎接吕布而各城都响应,似乎能有作为;然而据您观察,吕布是个什么样的人?吕布粗野而少亲情,刚烈而无礼貌,不过是一个勇猛的武夫而已。陈宫等因形势所迫才与吕布联合,不可能奉吕布为主。他们兵虽多,最终一定不会成功。曹操智慧谋略超群,简直是上天所授予的;您一定要固守范县,我守住东阿,那么田单复兴齐国的功劳便可建立起来了。这与背叛忠贞跟从恶逆而母子都被杀戮,哪样更好?望您仔细考虑!"靳允流着眼泪说:"不敢有二心。"当时氾嶷已在范县,靳允

于是会见汜嶷，埋伏士兵刺杀了他，回来后，率兵自守。

徐众评论说：靳允与曹操之间没有确立君臣名分，而母亲是至亲，根据道义靳允应离开曹操去拯救母亲。以前卫国公子开方在齐国做官，多年不回，管仲认为他不怀念自己的亲人，怎么能够去爱自己的国君！因此忠臣一定要到孝子中去寻求；靳允应该先去救至亲。后来徐庶的母亲被曹操俘获，刘备就送徐庶回北方去营救他的母亲。想要夺取天下的人应当体谅作为人子的孝顺之情，曹操也应该送靳允去救他的母亲。

7 程昱又派一支骑兵截断仓亭津，陈宫到了，无法渡河。程昱到东阿县，东阿县令颍川人枣祗已率领并鼓励官民们凭据城墙坚守，终于保住了这三城来等待曹操的大军。曹操率军回，握着程昱的手说："没有你的努力，我已无家可归了。"上奏推举程昱为东平相，驻守范县。吕布进攻甄城，不能拿下，于是向西驻守濮阳。曹操说："吕布一下子占据一州，却不能占领东平，截断亢父、泰山的要道，凭借天险来拦截我，而却屯驻濮阳，我知道他不能有所作为了。"于是进攻吕布。

8 五月，任命杨武将军郭汜为后将军，安集将军樊稠为右将军，都和三公一样开设府置，与三公一起合为六府，参与选举。李傕等要任用自己所选举的人，如果一有违背，便大发脾气，主事人感到忧虑，于是按次序来任用他们选举的人。先从李傕开始，郭汜次之，樊稠再次之，三公选举的人，始终不被录用。

9 河西的四郡因离凉州的州府太远，又由于黄河寇盗阻隔，所以上书请求另置州府。六月，初一，诏书任陈留人邯郸商为雍州刺史，掌管河西四郡的事务。

10 初二，京城地震；初三，又发生地震。

11 乙酉晦，日食。

12 秋，七月，初七，太尉朱俊被免职。

13 十三日，任命太常杨彪为太尉，录尚书事。

14 十九日，任命镇南将军杨定为安西将军，和三公一样设置府署。

15 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月，谷一斛直钱五十万，长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贫人作糜[1]，饿死者如故。帝疑禀赋不实[2]，取米豆各五升于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于是悉得全济。

16 八月，冯翊羌寇属县，郭汜、樊稠等率众破之。

17 吕布有别屯在濮阳西，曹操夜袭破之，未及还；会布至，身自搏战，自旦至日昳[3]，数十合，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陈，司马陈留典韦将应募者进当之，布弓弩乱发，矢至如雨，韦不视，谓等人曰[4]："虏来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惧，疾言"虏至矣！"韦持戟大呼而起，所抵无不应手倒者，布众退。会日暮，操乃得引去；拜韦都尉，令常将亲兵数百人，绕大帐左右。

濮阳大姓田氏为反间，操得入城，烧其东门，示无反意。及战，军败，布骑得操而不识，问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黄马走者是也。"布骑乃释操而追黄马者。操突火而出，至营，自力劳军，令军中促为攻具，进，复攻之，与布相守百余日。蝗虫起，百姓大饿，布粮食亦尽，各引去。九月，操还鄄城。布到乘氏[5]，为其县人李进所破，东屯山阳。

冬，十日，操至东阿。袁绍使人说操，欲使操遣家居邺；操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程昱曰："意者将军殆临

事而惧[6]，不然，何虑之不深也！夫袁绍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济也；将军自度能为之下乎？将军以龙虎之威，可为之韩、彭邪！今兖州虽残，尚有三城，能战之士，不下万人，以将军之神武，与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业可成也，愿将军更虑之！"操乃止。

18 十二月，司徒淳于嘉罢，以卫尉赵温为司徒，录尚书事。

19 马腾之攻李傕也，刘焉二子范、诞皆死。议郎河南庞羲，素与焉善，乃募将焉诸孙入蜀。会天火烧城，焉徙治成都，疽发背而卒。州大吏赵韪等贪焉子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诏拜颍川扈瑁为刺史。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击璋，不胜，走入荆州；诏乃以璋为益州牧。璋以韪为征东中郎将，率众击刘表，屯朐䏰。

20 徐州牧陶谦疾笃，谓别驾东海麋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谦卒，竺率州人迎备。备未敢当，曰："袁公路近在寿春，君可以州与之。"典农校尉下邳陈登曰："公路骄豪，非治乱之主，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7]，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者不见听许，登亦未敢听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谓备曰："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备遂领徐州。

21 初，太傅马日磾与赵岐俱奉使至寿春，岐守志不桡，袁术惮之。日磾颇有求于术，术侵侮之，从日磾借节视之，因夺不还，条军中十余人，使促辟之[8]。日磾从术求去，术

留不遣，又欲逼为军师；日磾病其失节，呕血而死。

【注释】

①糜：粥。

②禀赋：供给。

③昳(diè 迭)：日落。

④等人：应募者。

⑤乘氏：县名。属济阴郡，在今山东巨野。

⑥殆：大概，恐怕。

⑦匡：辅助。

⑧辟(bì 必)：征召。

【译文】

15 从四月到这个月一直没有下雨，一斛谷价值五十万钱，长安城中出现人吃人。皇帝诏令侍御史侯汶拿出太仓的米、豆为贫民熬粥，可是饿死的人数依旧如故。皇帝怀疑救济有假，亲自督促取出米、豆各五升在自己面前熬粥，得二盆。便打侯汶五十棍，于是贫民都得到了救济。

16 八月，冯翊的羌人侵扰所属各县，郭汜、樊稠等率军打败了他们。

17 吕布有一支部队驻在濮阳西面，曹操趁夜偷袭打败了它，还来不及撤回，就遇上吕布赶到，吕布亲自上阵拚搏战斗，从早晨一直战到日头偏西，双方交战几十个回合，相持不下，十万危急。曹操招募人冲锋陷阵，司马陈留人典韦率领应募的人抵御吕布，吕布的军队弓弩乱发，箭如雨下，典韦看都不看，对应募的人说："敌人离我们十步，才报告我。"应募的人说："已经十步了。"又说："五步时才报告。"应募的人很惊慌，赶紧喊"敌人到了！"典韦拿起战戟大喊一声跃起，冲入敌阵，所到之处，敌人无不应手倒下，吕布的军队后

退。适逢黄昏，曹操才能率兵撤去；于是任命典韦为都尉，命他常率亲兵几百人，在自己的大帐周围巡逻警戒。

濮阳的大姓田氏实行反间计，曹操得以进入濮阳城，曹操烧毁城的东门，表示没有回来的意思。等到交战，曹操兵败，吕布的骑兵捉住曹操却不认识，问道："曹操在哪里？"曹操回答说："那个骑黄马逃跑的人就是。"吕布的骑兵于是放了曹操去追那个骑黄马的人。曹操冲出火墙逃出，到了营地，亲自慰劳军队，命令军中赶快制作攻城的器械，进兵，再次攻打濮阳城，与吕布相持了一百多天。这时发生蝗灾，百姓饥馑，吕布的军粮已尽，于是各自率兵离去。九月，曹操回到甄城，吕布到乘氏县，被县中人李进打败，向东屯驻山阳。

冬，十月，曹操到东阿县。袁绍派人劝说曹操，想让曹操把家迁居鄴城，曹操因刚刚失掉兖州，军粮告尽，准备同意。程昱说："我认为将军恐怕是临事畏怯，不然，为什么考虑得这么不周全！袁绍有兼并天下的野心，但他的智慧不能够达到，将军自己权衡一下，能屈居在他的手下吗？将军有龙虎之威，可以做他的韩信、彭越吗？今日兖州虽然残破，但还有三城，能够作战的士兵不下万人，凭着将军的神武，你和荀彧、我一起将士兵们收集整顿后加以运用，霸王的事业可以完成，希望将军重新考虑！"曹操终于放弃了先前的主意。

18 十二月，司徒淳于嘉被罢官，任命卫尉赵温为司徒，录尚书事。

19 马腾攻打李傕的时候，刘焉的两个儿子刘范、刘诞都死了。议郎河南人庞羲，一向跟刘焉友善，于是募人送刘焉的几个孙子回到蜀地。适逢雷击烧了绵竹城，刘焉迁治所到成都，不久因背上生毒疮而死。州中主要官吏赵韪等图刘焉的儿子刘璋温厚仁爱，共同上书推举刘璋为益州刺史，但诏书却任命颍川人扈瑁为益州刺史。刘璋的部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叛，攻击刘璋，不能取胜，逃走荆州；诏

书于是任命刘璋为益州牧。刘璋任命赵韪为征东中郎将，率军攻击刘表，屯驻朐䏰县。

20 徐州牧陶谦病危，对别驾东海人糜竺说："除了刘备没有谁能安定这个州。"陶谦死，糜竺率徐州官民迎接刘备。刘备不敢接受，说："袁术近在寿春，你可以把徐州交给他。"典农校尉下邳人陈登说："袁术骄横，不是治理乱世的君主，现在我们打算为您集合步兵骑兵十万，这样上可以辅佐君主拯救万民，下可以割地一方保守疆域；如果您不答应我的请求，我也不敢听从您的建议。"北海相孔融对刘备说："袁术岂是一个忧国忘家的人！墓中那四代五公的枯骨，有什么值得在意！今天这事，是百姓推举贤能；上天赐予而不安，后悔莫及。"刘备于是领有徐州。

21 起初，太傅马日磾与赵岐一起奉天子的使命到寿春，赵岐坚守气节，不肯屈就，袁术有点害怕他。马日磾有点事求助于袁术，袁术侮辱他，向马日磾借符节看，乘机夺走不归还，并开列出军中十几人的名单，要他赶快征召他们。马日磾向袁术请求离开，袁术把他扣留下来，又想逼他做军师；马日磾为自己失去符节感到非常忧虑，致使吐血死去。

22 初，孙坚娶钱唐吴氏，生四男，策、权、翊、匡及一女。坚从军于外，留家寿春。策年十余岁，已交结知名。舒人周瑜与策同年[1]，亦英达夙成[2]，闻策声问[3]，自舒来造焉，便推结分好，劝策徙居舒；策从之。瑜乃推道旁大宅与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及坚死，策年十七，还葬曲阿[4]；已乃渡江，居江都[5]，结纳豪俊，有复仇之志。

丹阳太守会稽周昕与袁术相恶，术上策舅吴景领丹

阳太守，攻昕，夺其郡，以策从兄贲为丹阳都尉。策以母弟托广陵张纮，径到寿春见袁术，涕泣言曰："亡父昔从长沙入讨董卓，与明使君会于南阳，同盟结好，不幸遇难，勋业不终。策感惟先人旧恩，欲自凭结，愿明使君垂察其诚！"术甚奇之，然未肯还其父兵，谓策曰："孤用贵舅为丹阳太守，贤从伯阳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还依召募。"策遂与汝南吕范及族人孙河迎其母诣曲阿[6]依舅氏，田缘召募，得数百人；而为泾县大帅祖郎所袭[7]，几至危殆，于是复往见术。术以坚余兵千余人还策，表拜怀义校尉。策骑士有罪，逃入术营，隐于内厩，策指使人就斩之，讫，诣术谢。术曰："兵人好叛，当共疾之，何为谢也！"由是军中益畏惮之。术初许以策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阳陈纪。后术欲攻徐州，从庐江太守陆康求米三万斛[8]；康不与。术大怒，遣策攻康，谓曰："前错用陈纪，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庐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术复用其故吏刘勋为太守；策益失望。

侍御史刘繇，岱之弟也，素有盛名，诏书用为扬州刺史[9]；州旧治寿春，术已据之，繇欲南渡江，吴景、孙贲迎置曲阿。及策攻庐江，繇闻之，以景、贲本术所置，惧为袁、孙所并，遂构嫌隙，迫逐景、贲；景、贲退屯历阳，繇遣将樊能、于糜屯横江[10]，张英屯当利口以拒之[11]。术乃自用故吏惠衢为扬州刺史[12]，以景为督军中郎将，与贲共将兵击英等。

【注释】

①舒:县名。在今安徽庐江。

②夙成:早成。夙,早。

③声问:荣誉。

④曲阿:县名。在今江苏丹阳。

⑤江都:县名。在今江苏省中部、长江北岸。秦置广陵县,汉改为江都县。

⑥汝南:在今河南平与。

⑦泾县:属丹阳郡,在今安徽泾县。

⑧庐江:在今安徽庐江。

⑨扬州:在今安徽省及江西省。

⑩横江:古渡名。在今安徽和县东南横江浦,对岸就是采石矶。

⑪当利口:在今和县东南的当利浦。

⑫衢:音qú(渠)。

【译文】

22起初,孙坚娶钱唐人吴氏,生了四个男孩,孙策、孙权、孙翊、孙匡以及一个女儿。孙坚在外从军,家眷留在寿春。孙策十几岁时,已交结知名人士。舒县人周瑜和孙策同年,也是英明豁达而早成,听到孙策的声誉,从舒县赶来拜访,两人便推诚结交,周瑜劝孙策迁居舒县,孙策同意了。周瑜就让路边的一栋大宅院给孙策,登堂拜见孙策的母亲,两家互通有无。到孙坚死时,孙策才十七岁,他送葬回到曲阿县,安葬父亲后才过长江,住在江都,结交豪杰,有为父报仇的志向。

丹阳太守会稽人周昕与袁术相互忌恨,袁术上表推举孙策的舅舅吴景兼任丹阳太守,进攻周昕,夺下丹阳郡,任命孙策堂兄孙贲为丹阳都尉。孙策把母亲和弟弟托付给广陵人张纮,自己直往寿春晋见袁术,流着泪说:"亡父以前从长沙出发讨伐董卓,和您在南阳相会,结成友好同盟,不幸遇难,功业未就。我感念您与先人的旧恩,想依附于您,愿您明察我的一片诚心!"袁术对他的言谈很惊奇

欣赏，但不肯归还他父亲的旧部，对孙策说："我任用你的舅舅为丹阳太守，你的堂兄伯阳为都尉，那是出精兵的地方，你可以回去依靠他们召募军队。"孙策于是和汝南人吕范及其同族人孙河送母亲去曲阿，依靠舅舅，乘机召募兵马，得到几百人；可是遭到泾县大帅祖郎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于是再次去拜见袁术。袁术把孙坚余部一千多人还给孙策，上表推举他为怀义校尉。孙策的骑士有罪，逃进袁术的营地，藏在里面的马圈中，孙策派人当场杀掉了他，事后，孙策去袁术那里认罪。袁术说："士兵喜欢叛变，是我们应该共同痛恨的行为，为什么要认罪呢！"从此军中更畏惧孙策。袁术开始许诺任命孙策为九江太守，不久改用丹阳人陈纪。后来袁术想攻打徐州，向庐江太守陆康要三万斛米；陆康不给。袁术大怒，派孙策进攻陆康，对孙策说："以前错用了陈纪，常常悔恨没有顺从原来的意愿，现在你如果打败陆康，庐江就一定归你所有。"孙策攻打陆康，占了庐江，袁术又任用他的旧吏刘勋为庐江太守；孙策对他更加失望。

侍御史刘繇，是刘岱的弟弟，一向享有盛名，诏书任用他为扬州刺史；州府原在寿春，袁术已占据了寿春，刘繇准备向南渡过长江，吴景、孙贲迎接刘繇，把他安置在曲阿。等到孙策攻打庐江，刘繇听到后，认为吴景、孙贲本是袁术所起用的人，害怕自己被袁术、孙策所吞并，于是就产生了嫌隙，驱逐了吴景、孙贲。吴景、孙贲退守历阳，刘繇派部将樊能、于糜驻守横江，张英驻守当利口来抵御吴、孙。袁术于是自己任用老部下惠衢为扬州刺史，任命吴景为督军中郎将，和孙贲共同率兵攻击张英等。

二 年

1 春，正月，癸丑，赦天下。

2 曹操败吕布于定陶[1]。

3 诏即拜袁绍为右将军[2]。

4 董卓初死,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李傕等放兵劫掠,加以饥馑,二年间,民相食略尽。李傕、郭汜、樊稠各相与矜功争权,欲斗者数矣,贾诩每以大体责之[3],虽内不能善,外相包容。

樊稠之击马腾、韩遂也,李利战不甚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头,何敢如此,我不能斩卿邪!"及腾、遂败走,稠追至陈仓,遂语稠曰:"本所争者非私怨,王家事耳。与足下州里人[4],欲相与善语而别。"乃俱却骑,前接马,交臂相加,共语良久而别。军还,李利告傕,"韩、樊交马语,不知所道,意爱甚密,"傕亦以稠勇而得众,忌之。稠欲将兵东出关,从傕索益兵。二月,傕请稠会议,便于坐杀稠。由是诸将转相疑贰。

傕数设酒请郭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恐汜爱傕婢妾,思有以间之。会傕送馈,妻以豉为药,摘以示汜曰:"一栖不两雄,我固疑将军信李公也。"他日,傕复请汜,饮大醉,汜疑其有毒,绞粪汁饮之[5],于是各治兵相攻矣。

帝使侍中、尚书和傕、汜,傕、汜不从。汜谋迎帝幸其营,夜有亡者,告傕。三月,丙寅,傕使兄子暹将数千兵围宫,以车三乘迎帝。太尉杨彪曰:"自古帝王无在人家者,诸君举事,奈何如是!"暹曰:"将军计定矣。"于是群臣步从乘舆以出,兵即入殿中,掠宫人、御物。帝至傕营,傕又徙御府金帛置其营,遂放火烧宫殿、官府、民居悉尽。帝复

使公卿和傕、汜，汜留杨彪及司空张喜、尚书王隆、光禄勋刘渊、卫尉士孙瑞、太仆韩融、廷尉宣璠、大鸿胪荣郃、大司农朱俊、将作大匠梁邵、屯骑校尉姜宣等于其营以为质。朱俊愤懑发病死。

5 夏，四月，甲子[6]，立贵人琅邪伏氏为皇后；以后父侍中完为执金吾。

6 郭汜飨公卿，议攻李傕。杨彪曰："群臣共斗，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国家，吾岂求生邪！"中郎将杨密固谏，汜乃止。傕召羌、胡数千人，先以御物缯彩与之，许以宫人、妇女，欲令攻郭汜。汜阴与傕党中郎将张苞等谋攻傕。丙申，汜将兵夜攻傕门，矢及帝帘帷中，又贯傕左耳。苞等烧屋，火不然。杨奉于外拒汜，汜兵退，苞等因将所领兵归汜。

是日，傕复移乘舆幸北坞，使校尉监坞门，内外隔绝，侍臣皆有饥色。帝求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赐左右。傕曰："朝晡上饭，何用米为？"乃以臭牛骨与之。帝大怒，欲诘责之。侍中杨琦谏曰："傕自知所犯悖逆，欲转车驾幸池阳黄白城[7]，臣愿陛下忍之。"帝乃止。司徒赵温与傕书曰："公前屠陷王城，杀戮大臣，今争睚眦之隙[8]，以成千钧之仇，朝廷欲令和解，诏命不行，而复欲转乘舆于黄白城，此诚老夫所不解也。于《易》，一为过，再为涉，三而弗改，灭其顶，凶。不如早共和解。"傕大怒，欲杀温，其弟应谏之，数日乃止。

傕信巫觋厌胜之术[9]，常以三牲祠董卓于省门外；每

对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为帝说郭汜无状,帝亦随其意应答之。傕喜,自谓良得天子欢心也。

【注释】

①定陶:在今山东定陶。

②即拜:就拜。即派使者到被任命者的所在地去任命。

③大体:大局。

④州里人:同州人。韩遂是金城人,与樊稠同是凉州人。

⑤绞粪汁饮之:古人认为粪汁可以解众毒,所以郭汜饮粪汁以防李傕下的毒药。

⑥甲子:疑误。

⑦池阳:在今陕西泾县西北。 黄白城:在今陕西三愿。

⑧睚眦(yǎi zi 牙白):瞪眼睛,怒目而视。引申为小怨小忿。

⑨厌(yā 压)胜:古代方士的一种巫术。谓能以诅咒制服人或物。厌,通"压"。 巫觋(xí 习):古代称女巫为巫,男巫为觋。

【译文】

二年(乙亥,公元195年)

1 春,正月,十一日,赦免天下。

2 曹操在定陶打败吕布。

3 朝廷派使者奉诏去任命袁绍为右将军。

4 董卓死时,三辅地区的人口尚有几十万户,李傕等纵兵抢劫掠夺,加上饥荒,两年之间,百姓相互蚕食几乎死光。李傕、郭汜、樊稠相互居功争权,多次要打起来,贾诩常常以大局为重责备他们,因而虽然他们内心不和,表面上还能相互包容。

樊稠攻击马腾、韩遂的时候,李利作战不太卖力,樊稠斥责他说:"人家要砍你叔父的头,你怎敢像这样,难道我不能杀你吗!"等到马腾、韩遂战败逃走,樊稠追到陈仓,韩遂告诉樊稠说:"本来我

们争的不是个人私怨，是国家大事。我和你是同州人，想与你好说好别。”于是都命自己的骑兵后退，他们向前马挨着马手拉着手，一起交谈了很久才分别。军队返回后，李利向李傕控告说：“韩遂、樊稠并马交谈，不知讲了些什么，看起来十分亲近密切。”李傕也因樊稠勇猛而得众心，猜忌他。樊稠想率兵往东出关，向李傕请求增加军队。二月，李傕请樊稠来相会商议，便在座上杀了樊稠。从此将领们相互猜疑怀有二心。

李傕多次设酒宴请郭汜，或者留郭汜住宿。郭汜的妻子怕郭汜爱上李傕的婢妾，想用方法来离间郭汜与李傕。适逢李傕派人送来食物，郭汜的妻子把豆豉说成毒药，挑出来给郭汜看，说，一个鸡窝容不得两只公鸡，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相信李傕。”一天，李傕又宴请郭汜，郭汜喝得大醉，怀疑酒食里有毒，就搅拌着粪汁喝了下去，从此各自部署军队，相互攻打。

献帝派侍中、尚书与郭汜、李傕调解，李傕、郭汜不听。郭汜谋划迎接献帝到他的营地，夜里营中有人逃亡，报告李傕。三月，二十五日，李傕派哥哥的儿子李暹率几千士兵包围皇宫，用三辆车子迎接献帝。太尉杨彪说：“自古以来帝王从没有在他人家居住的，诸位做事，怎么像这样呢！”李暹说：“李傕的计划已经定了。”于是群臣徒步跟随御驾出宫，士兵随即进入殿中，虏掠宫人和御用什物。献帝到了李傕军营，李傕又把宫里的金银绸帛搬到自己的营里，随后放火把宫殿、官府、民居都化为灰烬。献帝又派公卿与李傕、郭汜调解，郭汜把杨彪以及司空张喜、尚书王隆、光禄勋刘渊、卫尉上孙瑞、太仆韩融、廷尉宣璠、大鸿胪荣郃、大司农朱俊、将作大匠梁邵、屯骑校尉姜宣等扣留在他的军营里作为人质。朱俊因愤怒发病而死。

5 夏，四月，甲子日，立贵人琅邪人伏氏为皇后；任命皇后的父亲侍中伏完为执金吾。

6 郭汜请公卿会餐，商议攻打李傕。杨彪说：“群臣互相争斗，一

个劫持天子,一个把公卿扣作人质,能行吗!"郭汜大怒,要亲手杀杨彪。杨彪说:"你尚且连天子都不尊奉,难道我还想求生吗!"中郎将杨密全力劝阻,郭汜才作罢。李傕召集几千名羌人、胡人,先把皇宫用的物品和绸缎赏给他们,并许诺把宫人、妇女赐给他们,想令他们去攻打郭汜。郭汜暗中和李傕党羽中郎将张苞等谋划攻打李傕。二十五日,郭汜率兵夜攻李傕营门,飞箭射到献帝的帷帘中,又射穿了李傕的左耳。张苞等放火烧屋,火却点不燃。杨奉在外面抵御郭汜,郭汜军撤退,张苞等乘机率领所属兵马归附郭汜。

这一天,李傕又把天子移到北坞,派校尉监守北坞门,断绝内外联系,侍臣们都面有饥色。献帝要求要五斗米、五副牛骨来赐给左右侍臣。李傕说:"朝晚送饭,要米干什么?"于是拿臭牛骨送给献帝。献帝大怒,想责问李傕,侍中杨琦劝阻说:"李傕自知所犯下的是叛逆之罪,想把陛下转移到池阳县黄白城,我希望陛下忍耐一下。"献帝才作罢。司徒赵温写信给李傕说:"你以前屠杀攻陷王城,杀戮大臣,如今为了些小怨忿争斗不已,导致铸成大恨深仇。朝廷想让你们和解,你不遵诏执行,却又想把天子转迁到黄白城,这实在使我不能理解。根据《易经》所论,一次已经过分,二次落入水中,三次还不改,就要遭致灭顶之灾,大凶。不如早日共同和解。"李傕大怒,要杀死赵温,李傕的弟弟李应劝阻,过了几天才罢休。

李傕迷信男女巫师能诅咒制物的法术,经常在宫门外用猪、牛、羊三牲祭祀董卓;每次见到献帝或称"明陛下",或称"明帝",向献帝诉说郭汜的罪行,献帝也顺从他的意思应答。李傕高兴,自认为颇得天子的欢心。

闰月,己卯,帝使谒者仆射皇甫郦和傕、汜[1]。郦先诣汜,汜从命;又诣傕,傕不肯,曰:"郭多[2],盗马虏耳,何敢

欲与吾等邪，必诛之！君观吾方略士众，足办郭多否邪？郭多又劫质公卿，所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3]！"郦曰："近者董公之强，将军所知也；吕布受恩而反图之，斯须之间，身首异处，此有勇而无谋也。今将军身为上将，荷国宠荣，汜质公卿而将军胁主，谁轻重乎！张济与汜有谋，杨奉，白波贼帅耳，犹知将军所为非是，将军虽宠之，犹不为用也。"傕呵之令出。郦出，诣省门[4]，白"傕不肯奉诏，辞语不顺。"帝恐傕闻之，亟令郦去。傕遣虎贲王昌呼，欲杀之，昌知郦忠直，纵令去，还答傕，言"追之不及。"

辛巳，以车骑将军李傕为大司马，在三公之右。

7 吕布将薛兰、李封屯巨野，曹操攻之，布救兰等，不胜而走，操遂斩兰等。操军乘氏，以陶谦已死，欲遂取徐州，还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兰，若分兵东击陈宫，宫必不敢西顾，以其间收熟麦，约食畜谷，一举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后南结杨州，共讨袁术，以临淮、泗。若舍布而东，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虚寇暴，民心益危，唯甄城、范、卫可全，其余非己之有，是无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将军当安所归乎！且陶谦虽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惩往年之败，将惧而结亲，相为表里。今东方皆已收麦，必坚壁清野以待将军，

攻之不拔,略之无获,不出十日,则十万之众,未战而先自困耳。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故有弃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权一时之势,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惟将军熟虑之。"操乃止。

布复从东缗与陈宫将万余人来战[5],操兵皆出收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屯西有大堤,其南树木幽深,操隐兵堤里,出半兵堤外;布益进,乃令轻兵挑战,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步骑并追,大破之,追至其营而还。布夜走,操复攻拔定陶,分兵平诸县。布东奔刘备,张邈从布,使其弟超将家属保雍丘[6]。

布初见备,甚尊敬之,谓备曰:"我与卿同边地人也[7]!布见关东起兵,欲诛董卓。布杀卓东出,关东诸将无安布者,皆欲杀布耳。"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名备为弟。备见布语言无常,外然之而内不悦。

【注释】

①谒者:官名。始置于春秋、战国时,为国君掌管传达。秦汉沿置。汉代官制,郎中令属官有谒者,少府属官也有中书谒者令。郎中令所属谒者掌宾赞受事,其长官称谒者仆射。

②郭多:郭汜,一名多。

③左右:帮助,相助。

④省门:天子的住处叫禁中,也称省中。省门,即禁门。

⑤东缗(min民):县名。在今山东金乡东北。

⑥雍丘:县名。在今河南杞县。

⑦边地:吕布,是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人,刘备,是涿郡(治所在今河

北涿县)人,两地均属边塞之地。

【译文】

闰五月,初九,献帝派谒者仆射皇甫郦与李傕、郭汜调解。皇甫郦先到郭汜那里,郭汜听从诏命;又去李傕那里,李傕不肯,说:"郭汜,一个盗马贼,怎么敢要与我平等呢,一定要杀他!您看我的谋略和军队,足以制服郭汜吗?郭汜又劫持公卿为人质,其所作所为如此,而您还想要帮助他吗?"皇甫郦说:"不久前董卓强大,将军是知道的;吕布受其恩惠却反谋害他,不过转眼之间,董卓就身首异处,这是他有勇无谋的结果。如今将军身为上将,享受国家的荣宠,郭汜劫持公卿而将军挟持天子,谁轻谁重?张济和郭汜有智谋,杨奉,不过是白波军的将帅,他还知道将军的行为不对,将军虽然宠信他,但还是不会被你所用。"李傕呵斥皇甫郦,命他出去。皇甫郦出来,到省门,报告献帝:"李傕不肯接受诏命,言辞不恭顺。"献帝害怕李傕听到这些,急令皇甫郦离去。李傕派遣虎贲王昌把皇甫郦喊回,想杀了他,王昌知道皇甫郦忠贞正直,放走了他,回来答复李傕说:"追赶不到。"

十一日,任命车骑将军李傕为大司马,在三公之上。

7 吕布的将领薛兰、李封驻守巨野,曹操攻打巨野,吕布来救薛兰等,不能取胜而退走,曹操于是杀了薛兰等。曹操驻军乘氏,认为陶谦已死,想先取徐州,回来再平定吕布。荀彧说:"从前高祖保住关中,光武据守河内,都是巩固根本来制服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所以虽然有危难失败却终于完成大业。将军本来是从兖州起兵,平定山东的祸乱,老百姓没有不心悦诚服的。而且处于黄河、济水之间的兖州,是天下之要冲,如今虽然残破,还是易于自保,这是将军的"关中"、"河内",不可以不先安定。现在已击破李封、薛兰,如果分兵东击陈宫,陈宫一定不敢向西进兵,乘机在这地带,收获成熟的麦子,省吃节食,积蓄谷物,这样一举可以击败吕布。打败

了吕布，然后与南边扬州的刘繇结盟，共同讨伐袁术，以兵临淮水、泗水。如果放下吕布而东征，留兵多了则东征兵力不够用，留兵少了则州民都顾保城池，不可能去砍柴收割，吕布趁虚来侵扰，民心就更加惶恐，只有甄城、范县、濮阳可以保全，其余的就不归我们所有，这样我们就没有兖州了。倘若不能平定徐州，将军将回到何处？况且陶谦虽然已死，徐州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消灭。他们鉴于往年失败的教训，将因畏惧而团结起来，内外呼应。如今东边都已经收完麦子，一定会坚壁清野来等待将军，如果攻城不下，掠夺无获，不出十天，则十万大军，不战就先已陷于困境。以前讨伐徐州，威罚实施，杀戮无数，徐州的子弟记着父兄的耻辱，一定人人自守，没有投降之心，即使能攻克它，也还是不能控制。事情本来就有舍此取彼的选择，用大换小可以，用安宁换危险可以，在不威胁根本稳固的前提下，采用权宜之计可以。现在这三样我们都不具有，希望将军深思熟悉。"曹操于是取消了东征徐州的计划。

吕布又从东缗县和陈宫率一万多人来进攻，曹操的士兵都出去收割麦子，在军营中的不到千人，营垒也不牢固。军营西边有一大堤，堤南树林茂密深幽，曹操把部队一半隐伏在堤内，一半暴露在堤外。吕布更加逼近时，曹操才令轻装部队挑战，双方一交战，伏兵就全部登上大堤，步兵、骑兵一齐出击，大败吕布，直追到他的军营前才撤回。吕布趁夜逃走，曹操又攻克定陶，分兵平定各县。吕布向东逃奔刘备，张邈跟随吕布一起让他的弟弟张超率家属保卫雍丘。

吕布初见刘备，十分尊敬他，对刘备说："我和您同是边疆人！我见关东起兵，想杀董卓。我就杀死董卓东出关口，可关东众将领没有一个接纳我的，都想要杀死我。"吕布邀请刘备到自己的军帐中，坐在妻子的床上，要妻子向刘备下拜行礼，设酒席款待，称刘备为弟。刘备见吕布言语失度，表面虽然在应酬，但内心不高兴。

8 李傕、郭汜相攻连月，死者以万数。六月，傕将杨奉谋杀傕，事泄，遂将兵叛傕，傕众稍衰。庚午[1]，镇东将军张济自陕至，欲和傕、汜，迁乘舆权幸弘农。帝亦思旧京，遣使宣谕，十反，汜、傕许和，欲质其爱子。傕妻爱其男，和计未定，而羌、胡数来窥省门，曰："天子在此中邪！李将军许我宫人，今皆何在？"帝患之，使侍中刘艾谓宣义将军贾诩曰："卿前奉职公忠，故仍升荣宠；今羌、胡满路，宜思方略。"诩乃召羌、胡大帅饮食之，许以封赏，羌、胡皆引去，傕由此单弱。于是复有言和解之计者，傕乃从之，各以女为质。

秋，七月，甲子[2]，车驾出宣平门，当渡桥，汜兵数百人遮桥曰："此天子非也？"车不得前。傕兵数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舆车前，兵欲交，侍中刘艾大呼曰："是天子也！"使侍中杨琦高举车帷，帝曰："诸君何敢迫近至尊邪？"汜兵乃却。既渡桥，士众皆称万岁。夜到霸陵[3]，从者皆饥，张济赋给各有差。傕出屯池阳。

丙寅[4]，以张济为票骑将军，开府如三公；郭汜为车骑将军，杨定为后将军，杨奉为兴义将军：皆封列侯。又以故牛辅部曲董承为安集将军。

郭汜欲令车驾幸高陵[5]，公卿及济以为宜幸弘农，大会议之，不决。帝遣使谕汜曰："弘农近郊庙，勿有疑也！"汜不从。帝遂终日不食。汜闻之曰："可且幸近县。"八月，甲辰，车驾幸新丰。丙子[6]，郭汜复谋胁帝还都郿，侍中种辑知之，密告杨定、董承、杨奉令会新丰[7]。郭汜自知谋泄，

乃弃军入南山[8]。

9 曹操围雍丘,张邈诣袁术求救,未至,为其下所杀。

10 冬,十月,以曹操为兖州牧。

11 戊戌,郭汜党夏育、高硕等谋胁乘舆西行。侍中刘艾见火起不止,请帝出幸一营以避火。杨定、董承将兵迎天子幸杨奉营,夏育等勒兵欲止乘舆,杨定、杨奉力战,破之,乃得出。壬寅,行幸华阴[9]。

宁辑将军段煨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资储[10],欲上幸其营。煨与杨定有隙,定党种辑、左灵言煨欲反,太尉杨彪、司徒赵温、侍中刘艾、尚书梁绍皆曰:"段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董承、杨定胁弘农督邮令言郭汜来在煨营[11],帝疑之,乃露次于道南。

丁未,杨奉、董承、杨定将攻煨,使种辑、左灵请帝为诏,帝曰:"煨罪未著,奉等攻之,而欲令朕有诏邪!"辑固请,至夜半,犹弗听。奉等乃辄攻煨营,十余日不下。煨供给御膳,禀赡百官,无有二意。诏使侍中、尚书告谕定等,令与煨和解,定等奉诏还营

李傕、郭汜悔令车驾东,闻定攻煨,相招共救之,因欲劫帝而西。杨定闻傕、汜至,欲还蓝田[12],为汜所遮,单骑亡走荆州。张济与杨奉、董承不相平,乃复与傕、汜合。十二月,帝幸弘农,张济、李傕、郭汜共追乘舆,大战于弘农东涧,承、奉军败,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弃御物、符策、典籍,略无所遗[13]。射声校尉沮俊被创坠马,傕谓左右曰:"尚可活否?"俊骂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

害，宫人流离，乱臣贼子，未有如此也！”傕乃杀之。

【注释】

①庚午：此日疑误。

②甲子：此日疑误。

③霸陵：县名。本芷阳县，汉文帝九年（公元前171年）于此筑霸陵，并改县名。治所在今陕西西安东北。文帝死后葬此。

④丙寅：此日疑误。

⑤高陵：县名。在今陕西高陵。

⑥丙子：此日疑误。

⑦新丰：在今陕西临潼。

⑧南山：秦岭。

⑨华阴：在今陕西华阴。

⑩资储：储备，积蓄。

⑪督邮：官名。汉置。为郡守佐吏，掌管督察纠举所领县违法之事。每郡分二部至五部，每部置督邮一人。

⑫蓝田：在今陕西蓝田。

⑬略无：丝毫没有。

【译文】

8 李傕、郭汜一连几个月相互攻击，死者数以万计。六月，李傕部将杨奉谋划要杀李傕，事情败露，于是率兵背叛李傕，李傕的势力逐渐衰落。庚午日，镇东将军张济从陕县赶来，想与李傕、郭汜和解，把天子迁到弘农。献帝也思念旧京雒阳，派遣使者向他们宣读谕旨，如此经过十次来回，郭汜、李傕才答应和解，以互送爱子作为人质。李傕的妻子疼爱儿子，致使和解的事没有定下来。而这时羌人、胡人频繁来省门前窥探，问：“天子在这里面吗？李将军许诺给我们的宫女，现在都在哪里？”献帝感到忧患，派侍中刘艾对宣义将军贾诩说：“你以前恪守职责，公正忠直，所以一直得到升迁享受荣

宠;如今满路是羌人、胡人,你应想个办法来解决。"贾诩于是设宴招待羌人、胡人的大首领,许给他们封赏,羌人、胡人才全部离去,李傕从此势力薄弱。在这时又有人说起和解一事,李傕才应从了,与郭汜都以女儿作为人质。

秋,七月,甲子日,天子的车辆出了宣平门,正要过桥,郭汜的几百名士兵拦堵着桥问:"这是不是天子?"车子不能前进。李傕的几百名士兵,都手握大戟在御车前面,准备交战,侍中刘艾大喊道:"这是天子!"让侍中杨琦高高地掀起车帘,献帝说:"诸位怎敢逼近天子?"郭汜的士兵才退却。过了桥,士兵们都呼万岁,夜晚到霸陵,跟随的人都饿了,张济根据不同身分发放饮食。李傕出京驻守池阳。

丙寅日,任命张济为票骑将军,设置府署和三公一样;郭汜为车骑将军,杨定为后将军,杨奉为兴义将军,都封为列侯。又任命前牛辅部属董承为安集将军。

郭汜想使献帝到高陵,公卿以及张济认为应到弘农,召开大会商议,不能决定。献帝派使者诏谕郭汜,说:"弘农接近郊庙,不要犹豫了!"郭汜不从。献帝于是整天不吃。郭汜听到后说:"可以暂且到最近的一个县。"八月,初六,献帝到新丰。丙子日,郭汜又谋划胁迫献帝回来定都郿县,侍中种辑得知,秘密通告杨定、董承、杨奉,要他们到新丰会合。郭汜自知密划泄露,于是离开军队,逃入南山。

9 曹操围攻雍丘,张邈到袁术那里请求救援,没有到,被其部下杀死。

10 冬,十月,任命曹操为兖州牧。

11 初一,郭汜的党羽夏育、高硕等密谋胁迫献帝西行。侍中刘艾见火不熄灭,请献帝出来到其它军营避大火。杨定、董承率兵迎天子到杨奉军营,夏育等率兵想阻拦天子的车马,杨定、杨奉拚力奋战,打败了夏育等部,才得逃出。初五,献帝到华阴。

宁辑将军段煨准备好衣服车辆等御用品以及公卿以下官吏所需的储蓄，希望天子到他的军营中住下。段煨和杨定有怨仇，杨定的党羽种辑、左灵说段煨想反叛，太尉杨彪、司徒赵温、侍中刘艾、尚书梁绍都说："段煨不会反叛，我们敢以性命担保。"董承、杨定胁迫弘农郡督邮让他报告说郭汜已来段煨营中，献帝疑心，于是在马路的南边露营。

初十，杨奉、董承、杨定要攻打段煨，派种辑、左灵请求献帝写成诏令，献帝说："段煨还没有反叛的迹象，杨奉等去攻打他，却还要命令朕写诏书吗！"种辑竭力请求，一直到半夜，献帝仍然不听。杨奉等于是就攻打段煨的军营，十几天拿不下。段煨供应皇帝的御膳和百官的食粮，没有二心。下诏派侍中、尚书向杨定等宣读圣谕，命令他们与段煨和解，杨定等接受诏令回到军营。

李傕、郭汜后悔让天子东行，听到杨定攻打段煨，互相招呼来共同救援，乘机想劫持献帝西行。杨定听到李傕、郭汜来了，想回蓝田，被郭汜拦截，只身单骑逃到荆州。张济和杨奉、董承不合，于是又与李傕、郭汜会合。十二月，献帝到弘农，张济、李傕、郭汜一齐追赶天子，在弘农的东涧发生大战，董承、杨奉的军队战败，百官士兵被杀死的，不计其数，丢弃御用物品、符信书策、典章图籍，一点都没有留下。射声校尉沮俊受伤落马，李傕问身边的人说："还能活吗？"沮俊骂他说："你们这帮凶恶叛逆的贼臣，逼迫劫持天子，使公卿被杀害，宫女流离失所。即便是乱臣贼子，也没有像你们这样的！"李傕于是杀了他。

壬申①，帝露次曹阳②。承、奉乃谲傕等与连和③，而密遣间使至河东④，招故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南匈奴右

贤王去卑;并率其众数千骑来,与承、奉共击傕等,大破之,斩首数千级。

于是董承等以新破傕等,可复东引。庚申,车驾发东,董承、李乐卫乘舆,胡才、杨奉、韩暹、匈奴右贤王于后为拒。傕等复来战,奉等大败,死者甚于东涧。光禄邓渊、廷尉宣璠、少府田芬、大司农张义皆死。司徒赵温、太常王绛、卫尉周忠、司隶校尉管邰为傕所遮,欲杀之,贾诩曰:"此皆大臣,卿奈何害之!"乃止。李乐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兵相连缀四十里,方得至陕,乃结营自守。

时残破之余,虎贲、羽林不满百人,傕、汜兵绕营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散之意。李乐惧,欲令车驾御船过砥柱[5],出孟津,杨彪以为河道险难,非万乘所宜乘;乃使李乐夜渡,潜具船,举火为应。上与公卿步出营,皇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挟绢十匹。董承使符节令孙徽从人间斫之,杀旁侍者,血溅后衣。河岸高十余丈,不得下,乃以绢为辇,使人居前负帝,余皆匍匐而下,或从上自投,冠帻皆坏。既至河边,士卒争赴舟,董承、李乐以戈击之,手指于舟中可掬。帝乃御船,同济者,皇后及杨彪以下才数十人,其宫女及吏民不得渡者,皆为兵所掠夺,衣服俱尽,发亦被截,冻死者不可胜计。卫尉士孙瑞为傕所杀。

傕见河北有火,遣骑候之,适见上渡河,呼曰:"汝等将天子去邪!"董承惧射之,以被为幔。既到大阳[6],幸李乐营。河内太守张杨使数千人负米来贡饷。乙亥[7],帝御牛

车，幸安邑[8]，河东太守王邑奉献绵帛，悉赋公卿以下，封邑为列侯，拜胡才为征东将军，张杨为安国将军，皆假节开府。其垒壁群帅竞求拜职，刻印不给，至乃以锥画之。

乘舆居棘篱中，门户无关闭，天子与群臣会，兵士伏篱上观，互相镇压以为笑。

帝又遣太仆韩融至弘农与傕、汜等连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颇归所掠宫人及乘舆器服。已而粮谷尽，宫人皆食菜果。

乙卯，张杨自野王来朝[9]，谋以乘舆还雒阳；诸将不听，杨复还野王。

是时，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

沮授说袁绍曰："将军累叶台辅[10]，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11]，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恤民之意。今州域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12]，谁能御之！"颍川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13]，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绍不从。

【注释】

①壬申：此日疑误。

②曹阳:水名。即今河南陕县西石桥沟。

③谲(jué 决):诡诈,欺诳。

④河东:郡名。治所在今山西夏县。

⑤砥柱:即砥柱山。又称底柱山、三门山。在今河南三门峡市。黄河急流中的石岛,因山在水中像柱,故名。现已炸毁。

⑥大阳:县名。在今山西平陆。

⑦乙亥:此日待考。

⑧安邑:县名。在今山西夏县。

⑨野王:县名。在今河南沁阳。

⑩累叶台辅:累代任国家重臣。台辅,指三公宰相之位。

⑪播:流迁。 越:颠波。 播越:颠沛流离。

⑫不庭:不朝。

⑬鹿:指所要猎获的对象。常比喻政权。

【译文】

壬申日,献帝在曹阳露营。董承、杨奉假装与李傕等和好,而偷偷地派使者到河东,招来前白波军的首领李乐、韩暹、胡才以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一起率领他们的几千骑兵赶来,和董承、杨奉共同攻击李傕等,大败李傕,杀了几千人。

这时董承等认为刚刚打败李傕一伙,可以再次东进。二十四日,天子的车马出发东行,董承、李乐护卫御车,胡才、杨奉、韩暹、匈奴右贤王殿后。李傕一伙又来交战,杨奉等大败,被杀死的人数超过了东涧之役。光禄勋邓渊、廷尉宣璠、少府田芬、大司农张义都死了。司徒赵温、太常王绛、卫尉周忠、司隶校尉管邰被李傕截获,李傕要杀他们,贾诩说:"这些人都是大臣,你怎么可以杀害他们!"李傕才作罢。李乐说:"事情危急,陛下应该上马。"献帝说:"不能舍弃百官逃走,他们有什么罪?"部队前后相联四十里,一到达陕县,筑营防守。

此时,大败之后,虎贲、羽林不到百人,李傕、郭汜的士兵围着

营地喊叫，官兵们面无人色，各自打算着分散逃跑。李乐恐惧，想让献帝乘船过砥柱石，从孟津上岸，杨彪认为黄河河道艰险，不适宜天子乘坐；于是派李乐夜里渡河，偷偷准备船只，举火把为信号。献帝和公卿徒步出营，皇后的哥哥伏德搀扶皇后，一手挟着十匹绢。董承派符节令孙徽在人丛中砍杀他，杀死了旁边侍从，鲜血溅到皇后的衣服上。河岸高达十几丈，不能下去，于是用绢做成乘辇，让人在前面背着献帝，其余的人都伏在地上爬下去，有的人从上面跳下去，帽子和发巾都被弄坏了。到河边后，士兵们争先恐后地跳上船，董承、李乐用戈砍击他们，在船中被砍断的手指可以一把把地捧起来。献帝于是坐上船，一起渡河的，只有皇后以及杨彪以下的几十人，那些宫女以及官民不能渡河的，都被乱兵掠夺，衣服被剥光，头发也被割掉，冻死的人不计其数。卫尉士孙瑞被李傕杀死。

李傕看见黄河北岸有火光，派骑兵去侦察，正好看到献帝上船渡河，大声呼喊："你们要把天子弄走吗！"董承害怕他们射箭，就用被子当屏障。到大阳后，献帝进了李乐的军营。河内太守张扬派几千人背着米来进贡粮饷。乙亥日，献帝乘牛车，到安邑，河东太守王邑奉献丝棉和绸缎，献帝都赐给公卿以下的官吏，册封王邑为列侯，任胡才为征东将军，张扬为安国将军，都假节，开设府署。于是军中的一些将领们都纷纷争着求任官职，刻的印章供应不上，以致用锥子来划。

献帝居住在以荆棘为篱笆的房子中，窗门不能关闭，天子和群臣聚会，士兵们扒在篱笆上观看，相互拥挤取笑。

献帝又派太仆韩融到弘农与李傕、郭汜等和解，李傕于是释放遣回公卿百官，归还了一些掠去的宫女和御用的车辆衣服及其器物。不久粮谷告尽，宫女们都以野菜野果为食。

十九日，张扬从野王县来朝见天子，计划要天子回归雒阳，众将领不听从，张扬又回野王县。

这时，长安城空四十多天，身体强壮的四处逃散，老弱病残的

相互蚕食，两三年间，关中不再有人迹。

沮授劝袁绍说："将军累代国家大臣，世传忠义。如今天子流徙颠波，宗庙残破毁坏，据我看，各州郡虽然表面上声称义兵，实际上相互图谋，没有忧虑拯救国家抚恤人民的想法。现在冀州基本安定，军队强大，士民归附，如果向西迎接天子，定都鄴城，挟持天子而号令诸侯，蓄养兵马来讨伐叛臣，谁能抵挡！"颍川人郭图、淳于琼说："汉室衰微，为时已久，如今要振兴它，不是太难了吗！况且英雄四起，各自拥据州郡，聚集兵马，动辄数以万计，这正是所谓秦失天下，先得者为王。如今要把天子迁至身边，动辄上表奏报，听从的话，则权轻力微，违背的话，则抗拒圣命，这不是一个好的计划。"沮授说："如今迎接天子，既得道义，又合时机，如果不早日决定，一定有先行之人。"袁绍不同意。

12 初，丹阳朱治尝为孙坚校尉，见袁术政德不立，劝孙策归取江东[1]。时吴景攻樊能、张英等，岁余不克。策说术曰："家有旧恩在东，愿助舅讨横江[2]；横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万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术知其恨，而以刘繇据曲阿，王朗在会稽，谓策未必能定，乃许之，表策为折冲校尉。将兵千余人、骑数十匹，行收兵，比至历阳，众五六千。时周瑜从父尚为丹阳太守，瑜将兵迎之，仍助以资粮，策大喜，曰："吾得卿，谐也[3]！"进攻横江、当利，皆拔之，樊能、张英败走。

策渡江转斗，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者。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长吏委城郭，窜伏山草。及策至，军士奉令，

不敢虏略，鸡犬菜茹，一无所犯，民乃大悦，竞以牛酒劳军。策为人，美姿颜，能笑语，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

策攻刘繇牛渚营[4]，尽得邸阁粮谷、战具。时彭城相薛礼、下邳相丹阳笮融依繇为盟主[5]，礼据秣陵城[6]，融屯县南，策皆击破之。又破繇别将于梅陵，转攻湖孰[7]、江乘，皆下之，进击繇于曲阿。

繇同郡太史慈时自东莱来省繇[8]。会策至，或劝繇可以慈为大将。繇曰："我若用子义[9]，许子将不当笑我邪[10]！"但使慈侦视轻重。时独与一骑卒遇策于神亭，策从骑十三，皆坚旧将辽西韩当、零陵黄盖辈也。慈便前斗，正与策对，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11]。会两家兵骑并各来赴，于是解散。

繇与策战，兵败，走丹徒。策入曲阿，劳赐将士，发恩布令，告谕诸县："其刘繇、笮融等故乡部曲来降首者，一无所问；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不强。"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

丙辰，袁术表策行殄寇将军[12]。策将吕范言于策曰："今将军事业日大，士众日盛，而纲纪犹有不整者，范愿暂领都督，佐将军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众，立功于外，岂宜复屈小职，知军中细事乎！"范曰："不然。今舍本土而托将军者，非为妻子也，欲济世务也。譬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此亦范计，非但将军也。"策笑，无以答。范出，便释褐，著裤褶[13]，执鞭诣阁下

启事，自称领都督，策乃授传[14]，委以众事；由是军中肃睦，威禁大行。

策以张纮为正议校尉，彭城张昭为长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从征讨，及广陵秦松、陈端等亦参与谋谟[15]。策待昭以师友之礼[16]，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书疏，专归美于昭，策闻之，欢笑曰："昔管子相齐，一则仲父，二则仲父，而桓公为霸者宗。今子布贤，我能用之，其功名独不在我乎！"

袁术以从弟胤为丹阳太守。周尚、周瑜皆还寿春。

【注释】

①江东：长江在芜湖、南京之间作西南南、东北北流向，隋唐以前是南北往来主要渡口的所在，习惯上称自此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为江东。

②横江：在今安徽和县东南。

③谐：两相和合，和谐。此当知己讲。

④牛渚：在今安徽当涂北。

⑤笮：音 zé(择)。

⑥秣陵城：在今江宁县东南。

⑦湖孰：在今江苏江宁东南。

⑧省(yǐng 醒)：探望，问候。

⑨子义：太史慈，字子义。

⑩许子将：许邵的字。东汉汝南平与(今属河南)人。与堂兄许靖有名于世，喜欢评论人物，每月更换，被称为"月旦评"。

⑪兜鍪(móu 谋)：头盔。古称胄，秦汉以后称"兜鍪"。

⑫殄：音 tiǎn(舔)。

⑬裤褶(dié 迭)：骑马服。

⑭传：符传。

⑮谟(mó 模)：计划。

⑱师友：可以求教请益的人。

【译文】

12 起初，丹阳人朱治曾任过孙坚的校尉，看到袁术不行德政，就劝孙策回去收取江东。此时，吴景在攻打樊能、张英等，一年多不能取胜。孙策劝袁术说："我家在江东对当地人有旧恩故情，我愿帮助舅舅讨伐横江；攻下横江，乘机回本土招募兵马，可以得到三万士兵，用来辅佐您平定天下。"袁术知道他的怨恨，但因为有刘繇占据曲阿，王朗守在会稽，认为孙策未必能平定他们，于是答应他的要求，上表推举孙策为折冲校尉。孙策率兵一千多人，骑兵几十名，边走边收集兵马，等到了历阳时，已有五六千人马。当时周瑜的伯父周尚任丹阳太守，周瑜率兵迎助孙策，还援助他军费和粮食，孙策大喜，说："我得你，真是得了一知己！"孙策进攻横江、当利，都一举拿下，樊能、张英战败逃走。

孙策渡江后辗转战斗，所向披靡，没有敢抵拒他锋芒的。百姓听说孙郎来了，都魂飞魄散，长官们丢弃城郭，窜入山林躲进草丛。等孙策来到，军队遵命，不敢抢掠，鸡犬蔬菜，无一触犯，人民大喜，争先用牛肉和美酒慰劳军队。孙策这个人，容貌英俊，谈笑风声，豁达大度，善于用人，因此从士大夫到老百姓，看见过他的人没有不为之倾心的，都乐意为他效命。

孙策进攻刘繇在牛渚的营地，缴获了仓库里存放的全部粮食和武器。当时彭城相薛礼、下邳相丹阳人笮融都拥刘繇为盟主，薛礼据守秣陵城，笮融驻守秣陵县南，孙策都把他们打败了。又在梅陵击败刘繇的别将，接着转攻湖孰、江乘，都一一攻克，在曲阿进击刘繇。

刘繇的同郡人太史慈此时从东莱来探望刘繇，适逢孙策率兵来，有人劝刘繇可任命太史慈为大将。刘繇说："我如果用子义，许劭将会笑话我用人不当！"只派太史慈去侦察敌军兵马多少。有一

次太史慈只带了一个骑兵在神亭与孙策遭遇，孙策身后跟着十三名骑兵，都是孙坚的旧将辽西人韩当、零陵人黄盖等。太史慈便上前战斗，正和孙策相对，孙策刺中太史慈的马，并摘取了插在他脖子边上的手戟，太史慈也夺得孙策的头盔。这时两家的步兵骑兵一起赶来，于是双方各自退回。

刘繇与孙策交战，兵败，逃到丹徒。孙策进入曲阿，慰劳赏赐将士，发布宽恩令，告知各县："凡是刘繇、笮融等同乡部属来降的，一律不咎既往，愿意当兵的，一人从军，便可免除全家赋税劳役；不愿当兵的，不免强。"不出十天，应召者从四面八方赶来，得兵二万多人，马一千多匹，孙策顿时威震江东。

二十日，袁术上表推举孙策为殄寇将军。孙策部将吕范向孙策提议道："如今将军事业日益扩大，军队日益强盛，而军纪还有不完备的地方，我愿暂时兼任都督，辅佐将军整顿治理。"孙策说："你已经是士大夫，加上手下已有大军，又在外立了功，怎么能让你再屈居小官，去管理军中的小事呢？"吕范说："不对。如今我离开本土而把自己托付给将军，不是为了妻子儿女，而是想要救世救民。犹如同舟泛海，一件事情不牢固，随即大家都要遭受灭顶之灾。这也是为我自己打算，不仅仅是为了将军。"孙策笑了，无法回答。吕范出来，便脱下布衣，穿上戎装，拿起马鞭到孙策的阁下报告，自称都督，孙策于是授予符传，委托都督事务；从此军中严肃和睦，法令畅通。

孙策任命张纮为正议校尉，彭城人张昭为长史，常令他们中一人留下驻守，一人跟随出征讨伐，以及广陵人秦松、陈端等也参预谋划。孙策以师友的礼节对待张昭，文武之事，一概委托给张昭。张昭每每得到北方士大夫的书信，信中把江东的政绩都归功于张昭，孙策听到后，很高兴地说："从前管仲任齐国的宰相，齐桓公把一切事情都交给管仲处理，因而齐桓公终成五霸之主。如今张昭贤明，我能用他，最后他的功名难道不都属于我吗？"

袁术任命堂弟袁胤为丹阳太守。周尚、周瑜都回到寿春。

刘繇自丹徒将奔会稽，许劭曰："会稽富实，策之所贪，且穷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连豫壤，西接荆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贡献，与曹兖州相闻[1]，虽有袁公路隔在其间，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济。"繇从之。

13 初，陶谦以笮融为下邳相，使督广陵、下邳、彭城粮运。融遂断三郡委输以自入，大起浮屠祠，课人诵读佛经，招致旁郡好佛者至五千余户。每浴佛[2]，辄多设饮食，布席于路，经数十里，费以巨亿计。及曹操击破陶谦，徐土不安，融乃将男女万口走广陵，广陵太守赵昱待以宾礼。先是彭城相薛礼为陶谦所逼，屯秣陵，融利广陵资货，遂乘酒酣杀昱，放兵大掠，因过江依礼，既而复杀之。

刘繇使豫章太守朱皓攻袁术所用太守诸葛玄，玄退保西城[3]。及繇溯江西上，驻于彭泽[4]，使融助皓攻玄。许劭谓繇曰："笮融出军，不顾名义者也。朱文明喜推诚以信人。更使密防之。"融到，果诈杀皓，代领郡事。繇进讨融，融败走，入山，为民所杀。诏以前太傅掾华歆为豫章太守。

丹阳都尉朱治逐吴郡太守许贡而据其郡，贡南依山贼严白虎。

14 张超在雍丘，曹操围之急，超曰："惟臧洪当来救吾。"众曰："袁、曹方睦，洪为袁所表用，必不败好以招祸。"超

曰:"子源天下义士,终不背本;但恐见制强力,不相及耳。"洪时为东郡太守,徒跣号泣,从绍请兵,将赴其难,绍不与;请自率所领以行,亦不许。雍丘遂溃,张超自杀,操夷其三族。

洪由是怨绍,绝不与通。绍兴兵围之,历年不下。绍令洪邑人陈琳以书喻之,洪复书曰:"仆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蒙主人倾盖[5],恩深分厚,遂窃大州,宁乐今日自还接刃乎!当受任之初,自谓究竟大事[6],共尊王室。岂悟本州被侵,郡将遘厄[7],请师见拒,辞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沦灭,区区微节,无所获申,岂得复全交友之道、重亏忠孝之名乎!斯所以忍悲挥戈,收泪告绝。行矣孔璋,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投命于君亲;吾子托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长安[8];子谓余身死而名灭,仆亦笑子生而无闻焉!"

绍见洪书,知无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粮谷已尽,外无强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将吏士民谓曰:"袁氏无道,所图不轨,且不救洪郡将,洪于大义,不得不死;念诸君无事,空与此祸,可先城未败,将妻子出。"皆垂泣曰:"明府与袁氏本无怨隙,今为本朝郡将之故,自致残困;吏民何忍当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后无可复食者。主簿启内厨米三升,请稍以为馆粥[9],洪叹曰:"何能独甘此邪!"使作薄糜,遍班士众,又杀其爱妾以食将士。将士咸流涕,无能仰视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者。城陷,生执洪。绍大会诸将见洪,谓曰:"臧洪,何相负若此!今日服未?"洪据地瞋目曰:"诸袁事汉,四世五公[10],可谓受恩。

今王室衰弱，无扶翼之意，欲因际会，希冀非望，多杀忠良以立奸威。洪亲见呼张陈留为兄[11]，则洪府君亦宜为弟，同共戮力，为国除害，奈何拥众观人屠灭！洪惜力劣，不能推刃为天下报仇，何谓服乎！”绍本爱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见洪辞切，知终不为己用，乃杀之。

【注释】

①曹兖州：即曹操。因其任兖州刺史，故名。古时常以与某人相关的官名、地名来称呼某人。如曹操有使君、将军、魏公等称呼。

②浴佛：即浴佛节，中国佛教节日。汉族地区相传夏历四月初八为释迦牟尼生日，佛寺常于这一天举行诵经，并用各种名香浸水，灌洗释迦太子的诞生像，取法传说中“龙王以香水洗灌太子”的故事，以纪念佛的诞生。

③西城：在今南昌市西。

④彭泽：县名。在今江西湖口。

⑤倾盖：盖，车盖，如伞形。谓停车交盖，两盖稍稍倾斜。常来形容朋友相遇，亲切交谈的情况。此处当蒙受主人垂青。

⑥究竟：完毕，结束。

⑦遘：遇，遭遇。　厄：遭难。

⑧策名：即出仕。

⑨饘（zhān 毡）：稠粥。

⑩四世五公：从袁安到袁隗共四世。袁安为司徒，儿子袁敞为司空，孙子袁汤为司空，曾孙袁逢为司空，袁隗为太傅。

⑪张陈留：即张超的哥哥张邈。

【译文】

刘繇从丹徒将要奔赴会稽郡，许劭说：“会稽富裕殷实，是孙策贪求的地方，而且它远在海角，不能去。不如到豫章郡，它北与豫州接壤，西和荆州相连；如果收整好那里的官民，派使者去朝廷进贡，

和曹兖州联络，虽然现有袁术在中间隔断，但他为人如豺狼，不会长久。您是受命于朝廷的刺史，曹操、刘表一定会来救援帮助。”刘繇听从了他的意见。

起初，陶谦任命笮融为下邳相，派他管理广陵、下邳、彭城的粮运。笮融就截获这三郡的运输物资归己有，大肆兴建佛寺，督促民众诵读佛经，招来附近各郡的佛教徒达五千多户。每次浴佛会，总备置许多饮食，在路边摆设宴席，连绵几十里，费用以亿亿计。等曹操击败陶谦，徐州动荡不安时，笮融才率男女万人逃到广陵，广陵太守赵昱用宾客的礼节接待他。此前彭城相薛礼被陶谦逼迫，迁至秣陵，笮融贪图广陵的财富，就乘酒酣耳热时杀了赵昱，放纵士兵大肆抢掠，乘机渡过长江投靠薛礼，不久又杀了薛礼。

刘繇派豫章太守朱皓攻打袁术所任用的太守诸葛玄，诸葛玄退守西城。等刘繇逆江西上，驻军彭泽时，便派笮融帮助朱皓攻打诸葛玄。许劭对刘繇说：“笮融出兵，不讲名节信义。朱皓待人喜欢推诚置腹。要让朱皓严密提防他。”笮融到后，果然用诈骗之计杀了朱皓，接管了豫章郡事务。刘繇进兵讨伐笮融，笮融战败逃跑，窜入山中，被老百姓杀死。诏令以前太傅掾华歆任豫章太守。

丹阳郡都尉朱治驱逐吴郡太守许贡从而占领吴郡，许贡南逃，投靠山寇严白虎。

14 张超驻在雍丘，曹操围攻得很紧，张超说：“只有臧洪会来救我。”众人说：“袁绍、曹操目前正和睦，臧洪曾被袁绍上表举用，他一定不会破坏袁、曹的和好来招惹大祸。”张超说：“臧洪是天下义士，始终不会背弃初衷；只是恐怕被强力压制，没有办法来罢了。”臧洪此时任东郡太守，赤脚步行大声痛哭地向袁绍请求出兵，要赶去解救张超的危难，袁绍不给他军队；又请求自己率领所属的军队去，也不准。雍丘于是崩溃，张超自杀，曹操灭了他的三族。

臧洪因此怨恨袁绍，断绝了与袁绍的来往。袁绍举兵包围臧洪，连年不能攻下。袁绍命臧洪的同县人陈琳写信给臧洪，晓以利

害，臧洪复信说："我是一个小人物，本无大志；在仕途中，承蒙主人袁绍赏识，恩情深厚，于是拥有一州，难道我乐意今天与袁绍兵刃相接吗？当初受任之时，我自认为能完成大业，共尊王室。哪里想到本州被侵犯，张超陷于危难，我请求出兵被拒绝，单独出兵辞行又遭拘留，致使我的故主终于灭亡，我这区区的节义，无法表达伸张，哪里还能顾全你我朋友的交谊，而损害忠孝之名呢？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忍住悲伤挥戈上阵，擦干泪水毅然诀别的原因。别了，孔璋，你在境外追求财利，臧洪我效命于国君，你依靠盟主袁绍，臧洪我投身长安天子。你说我身死而名裂，我还笑你活着却无闻！"

袁绍看到臧洪的书信，知道他没有投降的意思，增派军队加紧围攻。城中的粮食已尽，外面没有强兵营救，臧洪自料不能幸免，召集将士官民，对他们说："袁绍没有道义，图谋不轨，而且不救援我的故主张超，我出于君臣大义，不得不死；想到你们诸位凭白无故地卷入这场灾祸，所以你们可先趁城池未破之前，带妻子儿女逃去。"大家都流着泪哭泣道："您与袁绍本来没有怨仇，如今为了本朝的旧长官，自己招致了目前的困境；我们怎能忍心抛下您而逃走！"开始还挖掘老鼠煮筋角来充饥，后来再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主簿打开内厨房门取出三升米，请做一点稠粥，臧洪感叹地说："我怎能独享它呢？"命做成稀粥，分发给士兵和民众，又杀自己的爱妾给将士们吃。将士们都流着泪，不能仰视。男女七八千人，相互枕藉而死，没有叛离的。城被攻陷，活捉臧洪。袁绍会集各位将领，召见臧洪，对他说："臧洪，为什么这样背叛我！今天服了吗？"臧洪坐在地上瞪大眼睛说："袁家效力汉朝，已历四代，有五人出任三公，可说是受朝廷深恩，如今皇室衰弱，你却没有扶持辅佐的意思，反想乘此机会，图谋不轨，滥杀忠良来树立你的威望。我亲眼看到你叫张邈为兄，那么张超也应该是弟，本应共同努力，为国除害，怎么能拥兵旁观他遭人杀害！我只恨力量薄弱，不能拔刀为天下人报仇，说什么服不服？"袁绍本来喜爱臧洪，意思要让他屈服，再原谅

他;见臧洪言辞急切,知道他终究不会被自己所用,于是杀了他。

洪邑人陈容少亲慕洪,时在绍坐,起谓绍曰:"将军举大事,欲为天下除暴,而先诛忠义,岂合天意!臧洪发举为郡将,奈何杀之!"绍惭,使人牵出,谓曰:"汝非臧洪俦,空复尔为[1]!"容顾曰:"仁义岂有常,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今日宁与臧洪同日而死,不与将军同日而生也!"遂复见杀,在坐无不叹息,窃相谓曰:"如何一日杀二烈士!"

15 公孙瓒既杀刘虞,尽有幽州之地,志气益盛,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记过忘善,睚眦必报。衣冠善士[2],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瓒曰:"衣冠皆自以职分当贵,不谢人惠。"故所宠爱,类多商贩、庸儿,与为兄弟,或结婚姻,所在侵暴,百姓怨之。

刘虞从事渔阳鲜于辅等,合率州兵欲共报仇,以燕国阎柔素有恩信,推为乌桓司马。柔招诱胡、汉数万人,与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北,斩丹等四千余级。乌桓峭王亦率种人及鲜卑七千余骑[3],随辅南迎虞子和与袁绍将麹义合兵十万共攻瓒,破瓒于鲍丘[4],斩首二万余级。于是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各杀瓒所置长吏,复与鲜于辅、刘和兵合,瓒军屡败。

先是有童谣曰:"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瓒自谓易地当之,遂徙镇易,为围堑十

重，于堑里筑京[5]，皆高五六丈，为楼其上；中堑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以铁为门，斥去左右。男人七岁以上不得入门，专与姬妾居。其文簿、书记皆汲而上之。令妇人习为大声，使闻数百步，以传宣教令。疏远宾客，无所亲信，谋臣猛将，稍稍乖散。自此之后，希复攻战。或问其故。瓒曰："我昔驱叛胡于塞表[6]，扫黄巾于孟津，当此之时，谓天下指麾可定。至于今日，兵革方始，观此，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楼不攻。今吾诸营楼橹数十重[7]，积谷三百万斛，食尽此谷，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16 南单于於扶罗死，弟呼厨泉立，居于平阳。

【注释】

①尔为：如此。

②衣冠：古代士以上戴冠，衣冠连称，它是古代士以上的服装。后引申为世族、士绅。

③种：人种，后引申为后嗣。

④鲍丘：水名。在今北京市三河县和宝坻县之间。

⑤京：人工筑起的高丘。

⑥塞表：塞外。

⑦楼橹：古时军中用来作侦察、防御或攻城的高台。橹，望楼。

【译文】

臧洪的同县人陈容从小敬爱仰慕臧洪，此时正好在坐，起身对袁绍说："将军起兵举大事，要为天下除暴，却先杀害忠义之士，怎么合乎天意！臧洪的行为是为了自己的故主，怎么能杀他！"袁绍惭愧，命人把他拉了出去，对他说："你不是臧洪的同类，何必如此！"陈容回头说："仁义哪有一定形式，遵循它的就是君子，违背它的就

是小人。今天宁愿和臧洪同日而死，不与将军同日而生！"于是又被杀害，在坐的无不叹息，私下相互议论道："怎么一天内杀害二位烈士！"

15 公孙瓒杀死刘虞后，拥有全部幽州，更加趾高气扬，倚仗着自己的才能和武力，不体恤百姓，只记住人家的过错，却忘掉人家的好处，连点小小的怨恨也一定要报复，豪绅善士，声名在他之上的，一定要用严法加害，有才干优异的，一定压抑扼制；使他们处在穷困之中。有人问这是什么原因，公孙瓒说："豪绅都自认为命当富贵，不会感激别人给他的恩惠。"所以被他宠爱的，大多是些商贾、贩子、庸人，和他们结拜兄弟，或缔结姻缘，所到之处，侵夺暴掠，老百姓非常怨恨。

刘虞的从事渔阳人鲜于辅等，联合率领州兵想共同为刘虞报仇，认为燕国人阎柔一向有恩德信义，就推举他为乌桓司马。阎柔召引胡人、汉人几万人马，与公孙瓒任命的渔阳太守邹丹在潞县的北面交战，杀了邹丹等四千多人。乌桓峭王也率同族人和鲜卑人共七千多骑兵，跟随鲜于辅南下迎接刘虞的儿子刘和，与袁绍部将麹义会合十万兵马共同攻打公孙瓒，在鲍丘击败公孙瓒，杀了两万多人。这时代郡、广阳郡、上谷郡、右北平郡都各自杀了公孙瓒所任命的官吏，又与鲜于辅、刘和的兵马会合，于是公孙瓒的军队屡遭失败。

在此之前，有童谣说："燕国南陲，赵国北界，中间不合，大如石砺，只有此中，可以避世。"公孙瓒自认为易县就是此地，于是迁移到易县，在四周挖出十道堑壕，在堑壕里筑起高丘，每座都有五六丈高，在高丘上修建楼台；中间的堑壕中也筑高丘，高达十丈，公孙瓒自己居住其上。角铁做成大门，撤去左右身边的人，七岁以上的男子不得进门，只和妻妾住在里面，凡文书、报告都用绳索吊引上去。命令妇女练习大声喊话，使声音能传至几百步远，来传达命令。疏远宾客，没有亲信，谋臣猛将，逐渐叛散。从此之后，很少再出击

攻战。有人问这是什么原因。公孙瓒说："我从前在塞外驱逐叛逆的胡人，在孟津横扫黄巾军，在那时，以为天下可以轻易平定。直到今日，战争似乎方兴未艾，看来，平定天下不是我能决定的，不如休养军队，尽力耕作，来渡过荒年。兵法说，百层高楼不可攻打。如今我各军营的楼台几十层，积蓄谷物三百万斛，吃完这些粮食，足以等到天下平定之日了。"

16 南单于於扶罗死，弟弟呼厨泉继位，居住在平阳县。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六十二

汉纪五十四　起柔兆困敦，尽著雍摄提格，凡三年。

孝献皇帝丁

建安元年

1 春，正月，癸酉，大赦，改元。

2 董承、张杨欲以天子还雒阳，杨奉、李乐不欲，由是诸将更相疑贰。二月，韩暹攻董承，承奔野王。韩暹屯闻喜[1]，胡才、杨奉之坞乡[2]。胡才欲攻韩暹，上使人喻止之。

3 汝南、颍川黄巾何仪等拥众附袁术，曹操击破之。

4 张杨使董承先缮修雒阳宫。太仆赵岐为承说刘表，使遣兵诣雒阳，助修宫室；军资委输，前后不绝。夏，五月，丙寅，帝遣使至杨奉、李乐、韩暹营，求送至雒阳，奉等从诏。六月乙未，车驾幸闻喜。

5 袁术攻刘备以争徐州，备使司马张飞守下邳，自将拒

术于盱眙[3]、淮阴，相持经月，更有胜负。下邳相曹豹，陶谦故将也，与张飞相失，飞杀之，城中乖乱。袁术与吕布书，劝令袭下邳，许助以军粮。布大喜，引军水陆东下。备中郎将丹阳许耽开门迎之。张飞败走，布虏备妻子及将吏家口。备闻之，引还，比至下邳，兵溃。备收余兵东取广陵，与袁术战，又败，屯于海西[4]，饥饿困蹶，吏士相食，从事东海糜竺以家财助军。备请降于布，布亦忿袁术运粮不继，乃召备，复以为豫州刺史，与并势击术，使屯小沛。布自称徐州牧。

布将河内郝萌夜攻布，布科头袒衣[5]，走诣都督高顺营。顺即严兵入府讨之，萌败走；比明；萌将曹性击斩萌。

6 庚子，杨奉、韩暹奉帝东还，张杨以粮迎道路。秋，七日，甲子，车驾至雒阳，幸故中常侍赵忠宅。丁丑，大赦。八月，辛丑，幸南宫杨安殿。张杨以为己功，故名其殿曰杨安。杨谓诸将曰："天子当与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杨当出捍外难。"遂还野王，杨奉亦出屯梁[6]，韩暹、董承并留宿卫。癸卯，以安国将军张杨为大司马，杨奉为车骑将军，韩暹为大将军、领司隶校尉，皆假节钺。

是时，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州郡各拥强兵，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7]，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

7 袁术以谶言"代汉者当涂高"，自云名字应之[8]。又以袁氏出陈，为舜后，以黄代赤，德运之次[9]，遂有僭逆之谋。闻孙坚得传国玺，拘坚妻而夺之。及闻天子败于曹阳，乃会

群下议称尊号;众莫敢对。主簿阎象进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积德累功,参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明公虽奕世克昌[10],未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若殷纣之暴也!"术默然。

【注释】

①闻喜:在今山西安邑。

②鸠乡:在今河南偃师南。

③盱眙(xū yí 虚移):县名。在今江苏省西部,北临洪泽湖,邻接安徽省。

④海西:在今江苏东海。

⑤科头:不戴冠。

⑥梁:县名。在今河南临汝。

⑦稆(lǚ 吕):不种自生的谷物。

⑧自云名字应之:袁术的名字中有"术"、"路"(字公路),与谶言中的"途"意同。所以袁术认为名字应合谶言,当受天命为天子。

⑨以黄代赤,德运之次:古代认为朝代的交替兴废是按照水德、火德、木德、金德、土德五德相生相克、周而复始的,这就是"五德终始说"。五德与五色相配,这是水为黑,火为赤,木为青,金为白,土为黄。当时人们认为汉为火德,代替秦水德,崇尚赤色,故袁术说"以黄代赤",即以土德代替火德。

⑩奕(yì 异):重,累。 奕世:一代接一代。

【译文】

汉纪五十四 起丙子(公元196年),止戊寅(公元198年),共三年。

孝献皇帝丁

建安元年(丙子,公元196年)

1 春,正月,初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安。

2 董承、张杨想送天子回雒阳,杨奉、李乐不愿意,因此众将领更

加相互猜疑，怀有二心。二月，韩暹攻打董承，董承逃奔野王。韩暹驻闻喜，胡才、杨奉到坞乡。胡才想攻打韩暹，皇上派人传旨阻止了。

3 汝南、颍川的黄巾军何义等率众归附袁术，曹操击破何义等。

4 张杨派董承先去修缮雒阳宫。太仆赵岐为董承劝说刘表，让他派兵到雒阳，帮助修缮宫室；运输军用物资，前后源源不断。夏，五月，初二，献帝派使者到杨奉、李乐、韩暹的军营，要求护送自己到雒阳，杨奉等接受诏令。六月，初一，天子的车马到闻喜。

5 袁术攻打刘备，以争夺徐州，刘备派司马张飞驻守下邳，自己率兵在盱眙、淮阴一带抵御袁术，相持一月，各有胜负。下邳相曹豹，是陶谦以前的将领，与张飞失和，张飞杀了他，城中发生叛乱。袁术给吕布写信，劝他偷袭下邳，许诺援助他军粮。吕布大喜，率水兵陆军东下。刘备任命的中郎将丹阳人许耽打开城门迎接。张飞战败逃走，吕布俘获刘备的妻子儿女以及将领官吏们的家属。刘备闻讯，率军回救，等到下邳时，军队溃散。刘备收整残兵东下攻取广陵，与袁术交战，又败，驻守海西，饥饿困迫，官兵相互残害，以人肉充饥，从事东海人糜竺拿出家财资助军费。刘备向吕布请求投降，吕布也恨袁术不继续运粮，于是召刘备前来，又任命他为豫州刺史，和他联合攻击袁术，派他驻军小沛。吕布自称为徐州牧。

吕布部将河内人郝萌乘夜攻打吕布，吕布蓬头散发、衣衫不整地逃到都督高顺的军营。高顺立刻整饰兵马进入州府讨伐郝萌，郝萌战败逃走；等到天亮时，郝萌的部将曹性杀了他。

6 初六，杨奉、韩暹侍卫着献帝东回，张杨携带着粮食在路上迎接。秋，七月，初一，天子到雒阳，住在前中常侍赵忠家。十四日，大赦天下。八月，初八，献帝到南宫杨安殿。张杨认为自己护驾有功劳，所以把此殿命名为杨安。张杨对众将领说："天子应是天下人的天子，朝廷的事自有公卿大臣来处理，我应该出去抵御外患。"于是回到野王，杨奉也出京驻守梁县，韩暹、董承一并留下，负责京都的

警卫。初十,任命安国将军张杨为大司马,杨奉为车骑将军,韩暹为大将军、兼任司隶校尉,都假节、持钺。

当时,宫室烧尽,百官劈开荆棘,靠着墙壁间居住,州郡各自拥有强兵,不肯进贡;群臣饥饿困乏,尚书郎以下官吏自己出去采集野生谷物,有的饿死在墙壁间,有的被士兵杀死。

7 袁术因为谶言有:"代汉者当涂高",自认为自己的名字应合它。又认为袁氏出于陈国,是舜的后代,用黄色代替赤色,是五行运转的次序,于是袁术有了篡位叛逆的阴谋。听说孙坚得到传国玉玺,拘捕孙坚的妻子而夺走了玉玺。等听到天子在曹阳兵败,就召集部下商议称帝事宜,部下没有人敢应对。主簿阎象进言说:"从前周朝从后稷到文王,积功累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仍臣服殷朝。您虽然累世显耀,但不如周朝兴盛;汉室虽然衰弱,但不如殷纣王残暴!"袁术默然无语。

术聘处士张范;范不往,使其弟承谢之。术谓承曰:"孤以土地之广,士民之众,欲徼福齐桓,拟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强。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虽由匹夫之资而兴霸王之功,不足为难。若苟欲僭拟,干时而动,众之所弃,谁能兴之!"术不悦。

孙策闻之,与术书曰:"成汤讨桀称'有夏多罪',武王伐纣曰'殷有重罚',此二主者,虽有圣德,假使时无失道之过,无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恶于天下,徒以幼小,胁于强臣,异于汤、武之时也。且董卓贪淫骄陵,志无纪极,至于废主自兴,亦犹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况效尤而甚

焉者乎！又闻幼主明智聪敏，有夙成之德，天下虽未被其恩，咸归心焉。使君五世相承[1]，为汉宰辅，荣宠之盛，莫与为比，宜效忠守节，以报王室，则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时人多惑图纬之言，妄牵非类之文，苟以悦主为美，不顾成败之计，古今所慎，可不孰虑！忠言逆耳，驳议致憎[2]，苟有益于尊明，无所敢辞。"术始自以为有淮南之众，料策必与己合，及得其书，愁沮发疾。既不纳其言，策遂与之绝。

8 曹操在许，谋迎天子。众以为"山东未定，韩暹、杨奉，负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3]。自天子蒙尘，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遑远赴。今銮驾旋轸，东京榛芜[4]，义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怀感旧之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虽有逆节，其何能为？韩暹、杨奉，安足恤哉！若不时定，使豪杰生心，后虽为虑，亦无及矣。"操乃遣扬武中郎将曹洪将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据险拒之，洪不得进。

议郎董昭，以杨奉兵马最强而少党援，作操书与奉曰："吾与将军闻名慕义，便推赤心。今将军拔万乘之艰难，反之旧都，翼佐之功，超世无畴，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5]，四海未宁，神器至重[6]，事在维辅；必须众贤，以清王轨，诚非一人所能独建，心腹四支，实相恃赖，一物不备，则有阙焉。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能相济，死生契阔[7]，相与共之。"奉得

书喜悦，语诸将军曰："兖州诸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国家所当依仰也。"遂共表操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8]。

韩暹矜功专恣，董承患之，因潜召操；操乃将兵诣雒阳。既至，奏韩暹、张杨之罪。暹惧诛，单骑奔杨奉。帝以暹、杨有翼车驾之功，诏一切勿问。辛亥，以曹操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操于是诛尚书冯硕等三人，讨有罪也；封卫将军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赏有功也；赠射声校尉沮俊为弘农太守，矜死节也[9]。

【注释】

①五世：即袁安、袁京、袁阳、袁逢、袁术五世。

②驳议：杂议，不同的议论。

③缟素：白色的衣服，指丧服。

④榛(zhēn 真)芜：草木丛杂。

⑤猾：乱。

⑥神器：指帝位，政权。

⑦契阔：勤苦。

⑧费亭侯：曹操的祖父曹腾曾被封为费亭侯。

⑨矜死节也：沮俊死，事见上卷兴平二年。

【译文】

袁术征聘隐士张范，张范不来，让他的弟弟张承来表示歉意。袁术对张承说："我拥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军队和人民，想求福于齐桓公，模仿高祖，怎么样？"张承说："得天下在于道德而不在于强大。推行道德来顺应天下人的意愿，虽起步时只有一个人的资本，但要兴建霸王的功业，也不算困难。如果想僭越篡位，违背天时而行动，是众人唾弃的对象，谁能使之兴盛呢？"袁术听了不高兴。

孙策听到此事，写信给袁术说："商汤王讨伐夏桀时宣称：'夏朝多罪'，周武王讨伐商纣时说：'殷有重罪'，商汤王、周武王这两位君主，虽然有圣德，倘若当时夏桀、商纣没有失去道德的过错，也没有理由迫使他们去夺取天下。如今皇上对天下人没有罪恶，只是因为幼小，被强暴的臣子所胁迫，这不同于商汤王、周武王的时代。再说董卓贪婪荒淫，骄横凌人，野心勃勃，欲望无止，至于废主自立，也还不敢，而天下就一齐仇恨他，何况效法他而比他更过的人呢？又听说年幼的君主聪明睿智，有早成之德；天下虽然没有蒙受他的恩泽，但都心向着他。您五代相继，为汉朝辅佐，荣宠的深厚，没有谁能相比，理应效忠朝廷严守臣节，来报答王室，那么周公旦、召公奭的功业，是天下人盼望的。现在人们多被图谶纬书的文辞所迷惑，妄文生义、牵强附会，只顾讨好主人为快乐，不顾成败得失，这是古今都慎重的，岂能不认真考虑！忠直的言语不中听，不同的议论会招致憎恶，但如果有益于您的话，我是不敢推辞的。"袁术起初自认为有淮南的众多军队和人民，预计孙策一定会拥戴自己，等得到孙策的书信后，就忧愁沮丧生起病来。孙策看到袁术既然不采纳他的意见，于是与袁术断绝了往来。

8 曹操在许县，谋划迎接天子。众人认为："山东没有安定，韩暹、杨奉，自恃有功，骄横跋扈，不能一下制服。"荀彧说："从前晋文公接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服丧而使天下人诚心归附。自从天子流徙在外，将军首先倡导举义兵，只因为山东战乱，无暇远赴迎驾。如今天子旋踵回返，东京荒芜，忠义之士有保存根本的愿望，黎民大众有感怀故旧的哀伤。真该乘此机会，奉迎主上以顺从人民的愿望，这是最合时宜的举动；大公无私使天下人臣服，这是最正确的策略；匡扶大义来招揽俊才，这是最大的德行。四方虽然有叛逆的贼臣，但他们有什么作为？韩暹、杨奉，有什么值得顾虑！如果不赶快决定，使得豪杰们捷足先登，以后虽然再来考虑，也就来不及了。"曹操于是派扬武中郎将曹洪率兵向西迎接天子，董

承等据险抗拒，曹洪不能西进。

议郎董昭，认为杨奉兵马最强却少党羽外援，代曹操写信给杨奉说："我久闻将军大名，仰慕您的忠义，就推诚与您相交。如今将军在艰难中解救天子，返回旧京，辅佐的功劳，盖世无双，是何等的了不起啊！现在群凶大乱华夏，四海不得安宁，天子地位非常重要，事事在于大臣的辅佐；必须有众多的贤明之士，来扫清君王路上的障碍，这确实不是一个人能单独建起的功业。心腹四肢，实要相互依赖，有一样不具备，那么就有缺陷。将军应当在内主持朝廷事务，我在外作为援助，如今我有粮食，将军有兵，互通有无，足以相互辅佐，生死与共，祸福同当。"杨奉得到信很高兴，对各位将军说："曹操各军近在许县，有兵有粮，国家应当依赖他。"于是一起上表推举曹操为镇东将军，沿袭他父亲的爵位费亭侯。

韩暹自以为有功，专横放肆，董承忧虑，因而秘密召来曹操，曹操于是率兵到雒阳。到后，上奏韩暹、张杨的罪行。韩暹害怕被杀，只身单骑逃奔杨奉。献帝认为韩暹、张杨有护驾之功，下诏一切不予追究。十八日，任命曹操为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曹操于是杀了尚书冯硕等三人，这是为了讨伐有罪的人；册封卫将军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这是为了赏赐有功的人；追赠射声校尉沮俊为弘农太守，这是为了哀怜守节而死的人。

操引董昭并坐，问曰："今孤来此，当施何计？"昭曰："将军兴义兵以诛暴乱，入朝天子，辅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1]。此下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幸许耳[2]。然朝廷播越，新还旧京，远近跂望[3]，冀一朝获安，今复徙驾，不厌众心。夫行非常之事，乃

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杨奉近在梁耳，闻其兵精，得无为孤累乎？”昭曰：“奉少党援，心相凭结，镇东、费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时遣使厚遗答谢，以安其意。说‘京都无粮，欲车驾暂幸鲁阳[4]，鲁阳近许，转运稍易，可无县乏之忧。’奉为人勇而寡虑，必不见疑，比使往来[5]，足以定计，奉何能为累！”操曰：“善！”即遣使诣奉。庚申，车驾出辕轅而东[6]，遂迁都许。己巳[7]，幸曹操营，以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始立宗庙社稷于许[8]。

9 孙策将取会稽。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余人，处处屯聚，诸将欲先击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会稽功曹虞翻说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从。发兵拒策于固陵。

策数渡水战，不能克。策叔父静说策曰：“朗负阻城守，难可卒拔。查渎南去此数十里[9]，宜从彼据其内，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者也。”策从之，夜，多然火为疑兵，分军投查渎道，袭高迁屯。朗大惊，遣故丹阳太守周昕等帅兵逆战，策破昕等，斩之。朗遁走；虞翻追随营护朗，浮海至东冶[10]，策追击，大破之，朗乃诣策降。

策自领会稽太守，复命虞翻为功曹，待以交友之礼。策好游猎，翻谏曰：“明府喜轻出微行，从官不暇严，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则不威，故白龙鱼服，困于豫且[11]；白蛇自放，刘季害之[12]。愿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10 九月，司徒淳于嘉、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皆罢。

11 车驾之东迁也,杨奉自梁欲邀之,不及。冬,十月,曹操征奉,奉南奔袁术,遂攻其梁屯,拔之。

12 诏书下袁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但擅相讨伐。"绍上书深自陈诉。戊辰[13],以绍为太尉,封鄄侯。绍耻班在曹操下,怒曰:"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挟天子以令我乎!"表辞不受。操惧,请以大将军让绍。丙戌[14],以操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

操以荀彧为侍中,守尚书令[15]。操问彧以策谋之士,彧荐其从子蜀郡太守攸及颍川郭嘉。操征攸为尚书,与语,大悦,曰:"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以为军师。

【注释】

①五霸:一作"五伯"。春秋时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一说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公。

②许:县名。春秋许国,秦置县。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县东。东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献帝于此建都。三国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改名许昌。

③跂(qǐ企):通"企"。踮起脚尖。

④鲁阳:县名。在今河南鲁阳。

⑤比:等,等到。

⑥辕轅:关名。在今河南偃师东南。

⑦己巳:此日疑误。

⑧社稷: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旧时用作对国家的代称。

⑨查渎:在今浙江萧山境内。

⑩东冶:古地名。在今福建福州。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立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即此。

⑪白龙鱼服，困于豫且：古代的神话传说。传说白龙有一次化作一条鱼，被渔夫豫且射伤了眼睛，白龙上诉天帝，天帝认为白龙当时只是一条鱼，而鱼本来就是凡人要捕杀的，故判豫且无罪。

⑫白蛇自放，刘季害之：这是刘邦代秦之前，斩杀白蛇的历史传说。白蛇，是秦的象征，斩蛇意味着兴代。以上二则传说，说明一个道理，即龙游浅底遭虾戏，虎落平阳遭犬欺。虞翻以此劝诫孙权不要轻出微行，免遭不测。

⑬戊辰：此日疑误。

⑭丙戌：此日疑误。

⑮守：古代官制，官职低而理高官事称"守"，反之称"行"。

【译文】

曹操拉着董昭一起坐下，问道："如今我来到这里，应该怎么办！"董昭说："将军起义兵来诛除暴乱，入京朝见天子，辅佐王室，这是春秋五霸的功业。现在这里的各个将领，人人意见各异，未必能服从你，如今留在雒阳辅佐天子，形势不利，只有转移天子到许县才好。可是天子颠沛流离，最近才回旧京，远近都举足企望，希望迅速安定，现在又迁移天子，不符合民众的心愿。不过，做出不同寻常的事情，才有不同寻常的功业，愿将军算计那利多的。"曹操说："这是我本来的心意。杨奉就近在梁县，听说他的军队精良，难道不是我的累赘吗？"董昭说："杨奉少有党羽援助，所以心想与我们结交，任命你为镇东将军、册封您为费亭侯的事情，都是杨奉决定的。应该不时地派使者送厚礼答谢，来安他的心。就说：'京都无粮，想让天子暂到鲁阳，鲁阳靠近许县，粮食转运比较容易，可以免去匮乏的忧虑。'杨奉这个人勇猛却少智谋，一定不会怀疑，等使者往来这段期间，完全可以定下大计，杨奉怎么能成为累赘呢！"曹操说："好！"随即派使者见杨奉。二十七日，天子的车马出轘辕关向东，终于迁都许县。己巳日，天子到曹操军营，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封为武平侯。开始在许都建立宗庙社稷。

9 孙策将攻取会稽。吴郡人严白虎等各拥部众一万多人，处处设

寨聚集屯守，众将领想先打击严白虎等。孙策说："严白虎等一群盗贼，没有大志，他们很容易被擒获。"于是率兵渡过浙江。会稽功曹虞翻劝太守王朗说："孙策善于用兵，不如避开他。"王郎不听。发兵在固陵抵御孙策。

孙策几次渡水交战，不能取胜。孙策的叔父孙静对孙策说："王朗据城防守，很难一下攻克。查渎从这里往南还有几十里，应该从那里进据它的内腹。这就是所谓的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孙策听从了他的意见，夜里，燃起许多火把作为疑兵，分军走查渎路，偷袭高迁屯。王朗大惊，派前丹阳太守周昕等率兵迎战，孙策击败周昕等，杀了周昕。王朗潜逃；虞翻追随保护王朗，乘船渡海到东冶，孙策跟踪追击，大败王朗，王朗于是向孙策投降。

孙策自己兼任会稽太守，又任虞翻为功曹，用朋友的礼节对待他。孙策喜欢游猎，虞翻劝他说："您喜欢轻装便服出行，随从的官员来不及准备，士兵们常以为苦。作为主人不庄重就没有威严，所以白龙化作鱼，被渔夫豫且射伤，白蛇随便出来，被刘邦杀死。愿您稍加留心！"孙策说："你说得对。"然而不能改。

10 九月，司徒淳于嘉、太尉杨彪、司空张喜都被罢官。

11 天子东迁，杨奉从梁县出兵想拦击，但来不及。冬，十月，曹操征讨杨奉，杨奉向南投奔袁术，于是攻打他梁县的军营，拿下了它。

12 下诏给袁绍，责备他"地广兵多，而专门树立党羽，没有听说过出动勤王救主的军队，只听到擅自相互讨伐。"袁绍上书尽力地为自己陈诉。戊辰日，任命袁绍为太尉，封为邺侯。袁绍耻于职位在曹操之下，发怒道："曹操几次该死，我都救治了他，如今竟然要挟持天子来命令我吗？"上表推辞不接受任命。曹操害怕，请求把大将军让给袁绍。丙戌日，任命曹操为司空，署理车骑将军的事务。

曹操任命荀彧为侍中，署理尚书令的事务。曹操请荀彧推荐谋划的人才，荀彧推荐他的侄子蜀郡太守荀攸和颍川人郭嘉。曹操征聘荀攸为尚书，跟他交谈，大喜，说："荀攸，是不同寻常的人，我能

和他商计大事，天下还有什么可忧虑的！”任命荀攸为军师。

初，郭嘉往见袁绍，绍甚敬礼之，居数十日，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吾将更举而求主，子盍去乎！”二人曰：“袁氏有恩德于天下，人多归之，且今最强；去将何之！”嘉知其不悟，不复言，遂去之。操召见，与论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表嘉为司空祭酒。

操以山阳满宠为许令，操从弟洪，有宾客在许界数犯法，宠收治之，洪书报宠，宠不听。洪以白操，操召许主者，宠知将欲原客，乃速杀之。操喜曰：“当事不当尔邪！”

13 北海太守孔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讫无成功。高谈清教，盈溢官曹，辞气清雅，可玩而诵，论事考实，难可悉行。但能张磔网罗[1]，而目理甚疏；造次能得人心[2]，久久亦不愿附也。其所任用，好奇取异，多剽轻小才。至于尊事名儒郑玄，执子孙礼，易其乡名曰郑公乡。及清俊之士左承祖、刘义逊等，皆备在座席而已，不与论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也！”

黄巾来寇，融战败，走保都昌。时袁、曹、公孙首尾相连，融兵弱粮寡，孤立一隅，不与相通。左承祖劝融宜自托强国，融不听而杀之，刘义逊弃去。青州刺史袁谭攻融，自

春至夏，战士所余才数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犹隐几读书[3]，谈笑自若。城夜陷，乃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曹操与融有旧，征为将作大匠。

袁谭初至青州，其土自河而西，不过平原。谭北排田楷，东破孔融，威惠甚著；其后信任群小，肆志奢淫，声望遂衰。

14 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4]，民多相食，州里萧条。羽林监枣祗请建置屯田，曹操从之，以祗为屯田都尉，以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仓廪皆满。故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能兼并群雄。军国之饶，起于祗而成于峻。

15 袁术畏吕布为己害，乃为子求婚，布复许之。术遣将纪灵等步骑三万攻刘备，备求救于布。诸将谓布曰："将军常欲杀刘备，今可假手于术。"布曰："不然。术若破备，则北连泰山诸将，吾为在术围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骑千余驰往赴之。灵等闻布至，皆敛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遣铃下请灵等[5]，灵等亦请布，布往就之，与备共饮食。布谓灵等曰："玄德[6]，布弟也，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布性不喜合斗，喜解斗耳。"乃令军候植戟于营门，布弯弓顾曰："诸君观布射戟小支[7]，中者当各解兵，不中可留决斗。"布即一发，正中戟支。灵等皆惊，言："将军天威也！"明日复

欢会，然后各罢。

【注释】

①磔(zhé 哲)：分开。

②造次：急遽，匆忙。此处当短暂讲。

③隐：凭，靠着。

④蒲：水生植物名，可以制席，嫩蒲可食用。 蠃(luó 罗)：通“螺”，螺类动物的统称。

⑤铃下：即侍卫。胡注：“卒也，在铃阁之下，有警至则掣铃以呼之，因以为名。”

⑥玄德：刘备字。

⑦戟小支：戟边上的小分支，即倒钩须。

【译文】

起初，郭嘉去见袁绍，袁绍很敬重他，以礼相待，住了几十天，郭嘉对袁绍的谋臣辛评、郭图说：“明智的人要审慎地选择主人，因此才能万事周全功名可立。袁公只是想模仿周公礼贤下士，却不知用人的诀窍，忙于杂务而缺乏要点，喜欢策划却不能决断，想和他共同拯救天下大难，决定霸王的功业，太难了。我将重新选择主人，你们何不一同离去！”两人回答道：“袁绍对天下有恩德，人民大多归顺他，而且现在势力最强，离开了他将到哪里去？”郭嘉知道他们不能开窍，就不再多说，于是离去。曹操召见郭嘉，与他议论天下大事，高兴地说：“能让我成就大业的人，一定是这个人！”郭嘉出来，也高兴地说：“这才是我真正的主人！”曹操上表推举郭嘉为司空祭酒。

曹操任命山阳人满宠为许县县令，曹操的堂弟曹洪，有门客在许县境内屡次犯法，满宠收捕要惩治他，曹洪写信给满宠说情，满宠不听。曹洪将此事报告曹操，曹操召见许县主史，满宠知道他将

要宽恕门客，于是赶紧杀了门客，曹操高兴地说："处理事情难道不该这样吗？"

13 北海太守孔融，自负才俊气高，立志要平定祸乱，可是才疏志大，一直没有成功。谈吐清高而富有教养，官府衙门，处处可以听到，文章高洁优雅，可以玩赏传诵，将其论事付诸实践检验，却很难一一推行。只能铺张敷陈，却漏洞太多；暂时能得人心，长久了人们便不愿依附。他所用的人，喜欢标新立异，多是些浮浅的要小聪明的人。他尊奉名儒郑玄，用子孙的礼节对待他，把他的乡名改成"郑公乡"。清俊之士左承祖、刘义逊等，都只是他座席上的宾客而已，不跟他们谈论政事，说："这些是人民所仰望的人物，不能失去。"

黄巾军来侵犯，孔融战败，跑去保守都昌县。当时袁绍、曹操、公孙瓒首尾呼应，孔融兵力薄弱粮食匮乏，孤立一方，却不与他们交往。左承祖劝孔融应该让自己依附强国，孔融不听反而杀了左承祖，刘义逊背孔融离去。青州刺史袁谭攻打孔融，从春到夏，孔融的战士才剩下几百人，乱箭四处纷飞，而孔融仍然靠着案几读书，谈笑自如。城池夜里陷落，于是逃奔东山，妻子儿女被袁谭俘获。曹操和孔融有老交情，便征召他为将作大匠。

袁谭开始到青州时，他的疆土从黄河往西，不超过平原县。袁谭向北排除田楷，向东击败孔融，一时威望和德惠很著名，后来他信任一帮小人，专横跋扈、骄奢淫逸，声望于是衰落。

14 中平以后，天下混乱分裂，人民废弃农业，各地军队四起，通常缺乏粮食，没有一年的储备，饿了就去抢掠，饱了就丢弃剩余，分解流散，没有遇敌便自行消亡的，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靠食桑椹充饥，袁术在江淮，军人采食嫩蒲和田螺，人民多相互残害，以吃人肉维生，州中萧条。羽林监枣祗请求建立屯田制，曹操同意了这个建议，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命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招募民众在许县一带屯田，获得谷子一百万斛，于是州郡循例设置田官，所在之地聚积谷物，仓库都装满了。所以曹操四处征战，没有

运粮的劳苦，终于能兼并群雄。军队和国家的富裕，从枣祗开始而由任峻获得成功。

15 袁术害怕吕布成为自己的祸害，于是为自己的儿子向吕布求婚，吕布同意了。袁术派部将纪灵等率步兵骑兵三万攻打刘备，刘备向吕布求救。众将领对吕布说："将军一直想杀刘备，现在可以借袁术之手了。"吕布说："不行。袁术如果击败刘备，那么北边可联合泰山的各位将领，我就处在袁术的包围中，所以不得不救。"于是率领步兵骑兵一千多火速奔往。纪灵等听说吕布来到，都收兵停战。吕布驻沛城西南派侍卫去请纪灵等，纪灵等也来请吕布，吕布去了，和刘备共同进餐。吕布对纪灵等说："玄德，是我的弟弟，被诸位围困，所以前来救援他。吕布生性不喜欢打斗，只喜欢解斗"。于是命令军候在军营门口立一根铁戟，吕布拉开弓回头说："诸位看我射戟头上的小支，射中了应各自罢兵，不中可留下决斗。"吕布随即一箭，正中戟支。纪灵等都大吃一惊，说："将军真是天赋的神威！"第二天又欢聚一起，然后各自罢兵。

备合兵得万余人，布恶之，自出兵攻备；备败走，归曹操，操厚遇之，以为豫州牧。或谓操曰："备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操以问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义兵，为百姓除暴，推诚杖信以招俊杰，犹惧其未也。今备有英雄名，以穷归己而害之，是以害贤为名也。如此，则智士将自疑，回心择主，公谁与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给粮食，使东至沛，收散兵以图吕布。

初，备在豫州，举陈郡袁涣为茂才。涣为吕布所留，布

欲使涣作书骂辱备。涣不可，再三强之，不许。布大怒，以兵胁涣曰："为之则生，不为则死！"涣颜色不变，笑而应之曰："涣闻唯德可以辱人，不闻以骂！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将军之言；彼诚小人邪，将复将军之意，则辱在此不在于彼。且涣他日之事刘将军，犹今日之事将军也，如一旦去此，复骂将军，可乎？"布惭而止。

16 张济自关中引兵入荆州界，攻穰城[1]，为流矢所中死。荆州官属皆贺，刘表曰："济以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贺也。"使人纳其众；众闻之喜，皆归心焉。济族子建忠将军绣代领其众，屯宛。

初，帝既出长安，宣威将军贾诩上还印绶，往依段煨于华阴。诩素知名，为煨军所望，煨礼奉甚备。诩潜谋归张绣，或曰："煨待君厚矣，君去安之！"诩曰："煨性多疑，有忌诩意，礼虽厚，不可恃久，将为所图。我去必喜，又望吾结大援于外，必厚吾妻子；绣无谋主，亦愿得诩：则家与身必俱全矣。"诩遂往，绣执子孙礼，煨果善视其家。诩说绣附于刘表，绣从之。诩往见表，表以客礼待之。诩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见事变，多疑无决，无能为也！"

刘表爱民养士，从容自保，境内无事，关西、兖、豫学士归之者以千数。表乃起立学校，讲明经术，命故雅乐郎河南杜夔作雅乐[2]。乐备，表欲庭观之。夔曰："今将军号不为天子，合乐而庭作之，无乃不可乎！"表乃止。

平原祢衡，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孔融荐之于曹操。衡骂辱操，操怒，谓融曰："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

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乃送与刘表，表延礼以为上宾③。衡称表之美盈口，而好讥贬其左右，于是左右因形而谮之曰：“衡称将军之仁，西伯不过也，唯以为不能断，终不济者，必由此也。”其言实指表短，而非衡所言也。表由是怒。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送衡与之，祖亦善待焉。后衡众辱祖，祖杀之。

【注释】

①穰城：在今河南邓县。

②雅乐：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祖先及朝贺、宴享等大典所用的乐舞。历代封建统治者取得政权后，都循例制礼作乐，歌颂本朝的功德。这种乐舞统称雅乐。汉代以后均由太常或太常寺掌管。

③延：聘请，邀请。

【译文】

刘备会集部队有一万多人，吕布不喜欢，亲自出兵攻打刘备；刘备战败逃走，归附曹操，曹操待他优厚，任命为豫州牧。有人对曹操说：“刘备有英雄的志向，如今不趁早除掉，往后一定成为祸患。”曹操就此事询问郭嘉，郭嘉说：“是这样。然而您兴起义兵，是为百姓除暴，布诚心仗信义来招揽豪杰，还怕他们不来。现在刘备有英雄的大名，因为走投无路来归附却谋害他，这是以杀害贤人而得恶名。像这样，那么智士将疑虑，回心转意去选择新的主人，您与谁去平定天下呢？除去一个祸患的人，而丧失了天下人的期望，这是安危存亡的关健，不可不明察。”曹操笑着说：“你说得对！”于是增加刘备的兵力，供给粮食，使他向东到小沛，收集散兵来抵抗吕布。

起初，刘备在豫州，推举陈郡人袁涣为茂才。袁涣被吕布扣留，吕布想让袁涣写信辱骂刘备，袁涣不答应，再三强迫他，仍不答应。

吕布大怒，用兵器威胁袁涣说："写就活命，不写就死！"袁涣面不改色，笑着回答他说："袁涣听说只有道德可以使人羞辱，没有听说用谩骂的！倘使刘备是君子，将不以将军的谩骂为耻；他确实是小人，将复信谩骂将军。那么受辱的是将军而不是他。况且我过去事奉过刘将军，就像今天事奉将军一样，倘若一旦离去，再来辱骂将军，行吗？"吕布惭愧，作罢。

16 张济从关中率兵进入荆州境内，攻打穰城，被流箭射中而死。荆州的官吏都向刘表祝贺，刘表说："张济因走投无路而来，我没有按礼去迎接他，直到交战，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接受哀悼，不接受祝贺。"派人接纳张济的部队；张济的部队听到后很高兴，全都为之心服。张济的族子建忠将军张绣接管部队，驻宛城。

起初，献帝出长安后，宣武将军贾诩奉还印绶，去华阴投靠段煨。贾诩素有名望，为段煨军中将士仰慕，段煨对他礼遇十分周全。贾诩暗中计划归附张绣，有人说："段煨对你够优厚了，你还要去哪里呢？"贾诩说："段煨生性多疑，有猜忌我的意思，礼遇虽优厚，不能持久，将被他谋害。我离去他一定喜欢，又希望我在外为他争取强大的援助，一定厚待我的妻子儿女；张绣没有出谋划策的人，也愿意得到我，那么我的家眷和我必能保全了。"贾诩于是去了，张绣以子孙的礼节对待他，段煨果然很好地照顾他的家眷。贾诩劝张绣归附刘表，张绣听从了。贾诩去见刘表，刘表用宾客的礼节接待他。事后，贾诩说："刘表只能是太平时代的三公之才，他看不到事情的变化，遇事多疑不能决断，不能有所作为！"

刘表爱护人民蓄养士人，从容自保，境内没有战事，关西、兖州、豫州的学者归附他的，数以千计。刘表于是建立学校，讲授儒经，命前雅乐郎河南人杜夔制作雅乐。雅乐齐备了，刘表想在庭中观赏演奏。杜夔说："如今将军不是天子，会集雅乐在庭中演奏，恐怕不行吧？"刘表于是作罢。

平原人祢衡，从小就有才华，善于辞令，但盛气凌人，刚愎骄

傲，孔融把他推荐给曹操。祢衡辱骂曹操；曹操愤怒，对孔融说："祢衡这小子，我杀他，如杀麻雀老鼠一样！顾忌此人向有虚名，怕远近的人会说我不能大度容人。"于是送给刘表，刘表用礼节聘请他作为上宾。祢衡满口赞美刘表，却喜欢讥讽贬低他左右的人，于是左右的人乘机诬陷他，说："祢衡称颂将军的仁义，周文王也不能超过，只是认为将军遇事不能决断，终究不能成功，必定是由于这个原因。"这话事实上指出了刘表的短处，却不是祢衡讲的。刘表因此愤恨，认为江夏太守黄祖性子急躁，就把祢衡送给他，黄祖照样善待祢衡。后来祢衡当众侮辱黄祖，黄祖把他杀了。

二　年

1 春，正月，曹操讨张绣，军于淯水[1]，绣举众降。操纳张济之妻，绣恨之；又以金与绣骁将胡车儿，绣闻而疑惧，袭击操军，杀操长子昂。操中流矢，败走，校尉典韦与绣力战，左右死伤略尽，韦被数十创。绣兵前搏之，韦双挟两人击杀之，瞋目大骂而死。操收散兵，还住舞阴[2]。绣率骑来追，操击破之，绣走还穰，复与刘表合。

是时，诸军大乱，平虏校尉泰山于禁独整众而还，道逢青州兵劫掠人，禁数其罪而击之；青州兵走，诣操。禁既至，先立营垒，不时谒操。或谓禁："青州兵已诉君矣，宜促诣公辨之。"禁曰："今贼在后，追至无时，不先为备，何以待敌！且公聪明，潛诉何缘得行！"徐凿堑安营讫，乃入谒，具陈其状。操悦，谓禁曰："淯水之难，吾犹狼狈，将军在乱能整，讨暴坚垒，有不可动之节，虽古名将，何以加之！"于

是录禁前后功,封益寿亭侯。操引军还许。

2.袁绍与操书,辞语骄慢。操谓荀彧、郭嘉曰:"今将讨不义而力不敌,何如?"对曰:"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惟智胜项羽,故羽虽强,终为所禽。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绍虽强,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3],公纠之以猛,上下知制,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得策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也。绍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不为虚美,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4],此明胜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绍方北击公孙瓒,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若绍为寇,布为之援,此深害也。"彧曰:"不先取吕布,河北未易图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绍侵扰关中,西乱羌、胡,南诱蜀、汉[5],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为将奈何?"彧曰:"关中将帅以十数,莫能相

一，唯韩遂、马腾最强，彼见山东方争，必各拥众自保，今若抚以恩德，遣使连和，虽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东，足以不动。侍中、尚书仆射钟繇有智谋，若属以西事，公无忧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长安，移书腾、遂等⑥。为陈祸福，腾、遂各遣子入侍。

【注释】

①淯水：水名。在今河南省境内。

②舞阴：在今河南沁阳。

③摄：整理，整顿。

④浸润：指谗言。

⑤汉：汉中。在今陕西省南郑县。

⑥移：同“遗”。

【译文】

二年（丁丑，公元197年）

1春，正月，曹操征讨张绣，驻军淯水，张绣率军投降。曹操收纳了张济的妻子，张绣愤恨；曹操又把金子送给张绣的猛将胡车儿，张绣听到后疑虑不安，便袭击曹操的军队，杀了曹操的长子曹昂。曹操被流箭射中，战败逃走，校尉典韦与张绣奋力拼战，左右的死伤快尽，典韦身负几十处伤。张绣的士兵向前与他搏斗，典韦用胳膊夹住两个敌人奋力拼杀，瞪着眼睛大骂而死。曹操收集散兵，回兵驻守舞阴。张绣率兵追来，曹操击败张绣，张绣逃回穰县，又与刘表联合。

这时，曹操各军大乱，只有平虏校尉泰山人于禁一人率领整齐的队伍回来，路上碰到青州兵抢掠百姓，于禁数说他们的罪行并攻

击他们;青州兵败走,去见曹操告状。于禁到后,首先安营筑垒,没有立即去拜见曹操。有人对于禁说:"青州兵已控告了你,应该赶快去见曹公辨白。"于禁说:"如今贼寇在后,随时可能追来,不先作好防备,凭什么抵御敌人!况且曹公聪明,诬告无法行得通!"于是从容地挖好壕沟,安好营寨后,才进去拜见,详尽地陈述了事情的经过。曹操高兴,对于禁说:"淯水的惨败,我也同样的狼狈,将军在敌中能保持严整,讨伐暴虐巩固营垒,有不可撼动的气节,即便是古代的名将,又如何能超出你!"于是记下于禁前前后后的功劳,封为益寿亭侯。曹操率军回到许县。

2 袁绍给曹操的信,言辞傲慢。曹操对荀彧、郭嘉说:"现在我将去讨伐不义的袁绍,但力量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办?"回答说:"刘邦不是项羽的对手,您是知道的。汉高祖只因智慧胜过项羽,所以项羽虽强大,终被刘邦擒住。如今袁绍有十个失败的因素,您有十个胜利的因素,袁绍虽然强大,也无能为力。袁绍礼仪繁缛;您听任自然,这是在为人之道上胜他。袁绍逆天下而行动;您奉顺天子以统领天下,这是在道义上胜他。自桓帝、灵帝以来,政治失于宽柔,袁绍用宽柔来拯救宽柔,所以不能整顿局势;您用严猛加以纠正,使上下知道节制,这是在法治上胜他。袁绍外表上宽柔而内心猜忌,用人好起疑心,所任用的只是亲戚子弟;您外表平易近人而心中精明,用人不疑,只是根据才能适不适合,不论亲疏远近,这是在器度上胜他。袁绍谋计多却决断少,往往坐失良机;您有了计策就雷厉风行,随机应变,这是在谋略上胜他。袁绍喜欢清谈玄论,待人谦恭以钓取名誉,士人中喜欢空谈而虚有其表的多来归附他,您以诚心待人,不追求虚美,士人中忠诚正直有远见而具真才实学的都愿被你所用,这是在品德上胜他。袁绍见人饥寒,就抚恤关怀,怜悯之情表现在脸上,他看不见的,有时就考虑不到;您对眼下的小事,常有疏忽,至于大事,跟海内各地的交往,您给予的恩惠,都超出了别人的期望,即使是眼睛看不见的事情,也考虑得很周全,这是在仁爱

上胜他。袁绍的大臣们争权夺利，相互诬陷，以致是非混乱；您用道德驾驭部下，谗言诬陷不得通行，这是在理智上胜他。袁绍是非不明，您认为是对的就用礼节加以升迁，认为是不对的就用法律加以惩治，这是在文治上胜过他。袁绍喜欢虚张声势，不懂得用兵的诀窍；您以少胜多，用兵如神，您的军队依仗您，敌人畏惧您，这是在武略上胜他。"曹操笑着说："照你们说的，我哪里担当得起！"郭嘉又说："袁绍正在北面攻击公孙瓒，可乘他远征，向东攻取吕布；如果袁绍来入侵我们，吕布做他的支援，这是很大的危害。"荀彧说："不先攻取吕布，河北就不容易图谋了。"曹操说："对，这是我所疑惑的，但又担心袁绍侵入关中，西联羌、胡作乱，南诱蜀、汉入犯，这样我仅以兖州、豫州来抗衡天下六分之五的地区，这该怎么办？"荀彧说："关中将领数以十计，不能统一，只有韩遂、马腾最强，他们见山东正在争斗，一定各自拥兵自保，如今要是用恩德安抚，派使者与他们媾和，虽然不能长期安定，但在您安定山东以前，完全可以不变动。侍中、尚书仆射钟繇有智谋，如把西边媾和一事托付给了，您无忧了。"曹操于是上表推荐钟繇为侍中署理司隶校尉事务，持符节监督关中各军，特别允许他可不拘常法行事。钟繇到长安，发信给韩遂、马腾等，给他们陈述祸福得失，马腾、韩遂于是各自派儿子入京侍奉皇上。

3 袁术称帝于寿春，自称仲家，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沛相陈圭，球弟子也，少与术游；术以书召圭，又劫质其子，期必致圭。圭答书曰："曹将军兴复典刑，将拨平凶慝[1]，以为足下当戮力同心，匡翼汉室；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欲吾营私阿附，有死不能也。"术

欲以故兖州刺史金尚为太尉，尚不许而逃去，术杀之。

4 三月，诏将作大匠孔融持节拜袁绍大将军，兼督冀、青、幽、并四州。

5 夏，五月，蝗。

6 袁术遣使者韩胤以称帝事告吕布，因求迎妇，布遣女随之。陈圭恐徐、扬合从，为难未已，往说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将军宜与协同策谋，共存大计。今与袁术结昏，必受不义之名，将有累卵之危矣[2]！"布亦怨术初不已受也，女已在途，乃追还绝昏，械送韩胤，枭首许市。

陈圭欲使子登诣曹操，布固不肯。会诏以布为左将军，操复遗布手书，深加慰纳。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谢恩，并答操书。登见操，因陈布勇而无谋，轻于去就，宜早图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诚难久养，非卿莫究其情伪[3]。"即增圭秩中二千石，拜登广陵太守。临别，操执登手曰："东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阴合部众以为内应。

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还，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劝吾协同曹操，绝婚公路；今吾所求无获，而卿父子并显重，但为卿所卖耳！"登不为动容，徐对之曰："登见曹公言：'养将军譬如养虎，当饱其肉，不饱则将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养鹰，饥即为用，饱则飏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袁术遣其大将张勋、桥蕤等与韩暹、杨奉连势，步骑数万趣下邳，七道攻布。布时有兵三千，马四百匹，惧其不敌，谓陈圭曰："今致术军，卿之由也，为之奈何？"圭曰：

"暹、奉与术，卒合之师耳，谋无素定，不能相维，子登策之，比于连鸡，势不俱栖，立可离也。"布用圭策，与暹、奉书曰："二将军亲拔大驾，而布手杀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与袁术同为贼乎！不如相与并力破术，为国除害。"且许悉以术军资与之。暹、奉大喜，即回计从布。布进军，去勋营百步，暹、奉兵同时叫呼，并到勋营，勋等散走，布兵追击，斩其将十八首，所杀伤堕水死者殆尽。布因与暹、奉合军向寿春，水陆并进，到锺离，所过虏掠，还渡淮北，留书辱术。术自将步骑五千扬兵淮上，布骑皆于水北大咍笑之而还[4]。

泰山贼帅臧霸袭琅邪相萧建于莒[5]，破之。霸得建资实，许以赂布而未送，布自往求之。其督将高顺谏曰："将军威名宣播，远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赂！万一不克，岂不损邪！"布不从。既至莒，霸等不测往意，固守拒之，无获而还。

顺为人清白有威严，少言辞，所将七百余兵，号令整齐，每战必克，名"陷陈营"。布后疏顺，以魏续有内外之亲，夺其兵以与续，及当攻战，则复令顺将，顺亦终无恨意。布性决易，所为无常，顺每谏曰："将军举动，不肯详思，忽有失得，动辄言误，误岂可数乎！"布知其忠而不能从。

7 曹操遣议郎王谲，以诏书拜孙策为骑都尉，袭爵乌程侯[6]，领会稽太守，使与吕布及吴郡太守陈瑀共讨袁术。策欲得将军号以自重，谲便承制假策明汉将军[7]。

策治严⑧,行到钱唐⑨。瑀阴图袭策,潜结祖郎、严白虎等,使为内应。策觉之,遣其将吕范、徐逸攻瑀于海西;瑀败,单骑奔袁绍。

【注释】

①慝(tè 特):邪恶,罪恶。

②累卵之危:累起的蛋极易滚下破碎,比喻处境极其危险。

③情伪:犹言真伪。

④大哈笑:大声调笑。胡注:"楚人谓相调笑曰哈。"

⑤莒:县名。在今山东莒县。

⑥乌程侯:孙策的父亲孙坚曾被封为乌程侯。

⑦假:给予。

⑧严:行装。

⑨钱唐:县名。在今浙江杭州。

【译文】

3 袁术在寿春称帝,自号"仲家",任命九江太守为淮南尹,设置公卿百官,在郊外祭祀天地。沛相陈圭,是陈球弟弟的儿子,小时和袁术是好友;袁术写信召陈圭,又劫持他的儿子作为人质,以求一定召来陈圭。陈圭回信说:"曹将军复兴典刑,将扫平凶恶,我认为你会同心协力,辅佐汉室;却图谋不轨,引祸上身,还要我贪图私利依附你,我宁愿死也不能这样。"袁术想任命前兖州刺史金尚为太尉,金尚不肯而逃离,袁术杀了他。

4 三月,诏派将作大匠孔融持符节任命袁绍为大将军,兼管冀、青、幽、并四州。

5 夏,五月,蝗虫成灾。

6 袁术派使者韩胤把称帝的事通告吕布,乘机要求迎娶儿媳,吕布令女儿随去。陈圭恐怕徐州、扬州联合,祸害无穷,去游说吕布,

说："曹公奉迎天子，辅佐国政，将军应和他共同策划，一起商定大计。如今你要和袁术联姻，必然会招致不义的名声，将有累卵那样的危险。"吕布也怨恨袁术当初没有容纳自己，女儿已在路上，于是去追了回来，断绝和袁术的婚事，押送韩胤，在许县街市上枭首示众。

陈圭想让儿子陈登去见曹操，吕布坚决不同意。适逢诏令任吕布为左将军，曹操又亲笔写信给吕布，对他大加慰抚和笼络。吕布大喜，随即派陈登奉呈奏章谢恩，并答复曹操的书信。陈登见了曹操，乘机陈述吕布有勇而无谋，反复无常，应及早除掉他。曹操说："吕布为人狼子野心，确实很难长期留用，不是你没有谁能洞察出他的真伪。"随即将陈圭的秩位增至中二千石，任陈登为广陵太守。临别，曹操拉着陈登的手说："东方的事情，就拜托你了。"命他暗中集合部众来作为内应。

当初，吕布要陈登为己请求徐州牧而不得，陈登回来，吕布大怒，拔出铁戟砍击案几说："你父亲劝我协同曹操辅佐朝政，断绝袁术家的婚事；如今我的请求遭拒绝，而你们父子一齐显赫，受到尊重，我只不过是被你们出卖罢了！"陈登对此不动声色，从容回答说："我见到曹操时说：'蓄养将军犹如养虎，要用肉来喂饱，不饱就要吃人。'曹操说：'不是你说的这样。犹如养鹰，饿着才能被我们所用，饱了就要远走高飞。'曹操就是这样说的。"吕布的怒气才消解了。

袁术派他的大将张勋、桥蕤等跟韩暹、杨奉联合，步兵骑兵几万赶到下邳，七路攻打吕布。吕布这时有士兵三千，马四百匹，怕自己敌不过，对陈圭说："今天招来袁术军队，是由于你，怎么办呢？"陈圭说："韩暹、杨奉和袁术，只是仓卒凑合的部队罢了，并不是早就谋划好的，不会长期合作，我的儿子陈登筹划了此事，认为他们有如一群公鸡，势必不能一起呆在鸡窝里，很快就会分散。"吕布采用陈圭的计策，写信给韩暹、杨奉说："二位将军亲自护送天子大驾

回东都,而我亲手杀死董卓,都一起建立功名,如今怎么和袁术一道做起贼来!不如我们合力击败袁术,为国除害。"并且许诺把袁术的全部军用物资给他们。韩暹、杨奉大喜,立刻改变计划听从吕布。吕布进军,离张勋军营百步时,韩暹、杨奉的士兵一起呐喊,同时冲向张勋的军营,张勋等离散逃走,吕布的军队追击,杀了十名将领,其余几乎都被杀伤落水淹死。吕布乘势和韩、杨合兵奔赴寿春,水陆并进,到达钟离县,一路上抢掠虏夺,回渡淮河北岸,留下辱骂袁术的信。袁术亲自率步兵骑兵五千来到淮河南岸耀武扬威,吕布骑兵都在淮河北岸大声调笑,然后回军。

泰山军首领臧霸在莒县偷袭琅邪相萧建,打败了他。臧霸缴获了萧建的财物,许诺把它送给吕布却没有送,吕布亲自去索取。他的督将高顺劝阻说:"将军威名远扬,远近敬畏,要什么得不到,却自己去索求!万一不能,岂不损害了您的名声!"吕布不听。到莒县后,臧霸等不知来意,坚守抗拒吕布,吕布无获而回。

高顺为人清白而有威严,沉默寡言,所统率的七百多士兵,号令整齐,每战必胜,被称为"陷阵营"。吕布后来疏远高顺,因为魏续是自己的亲戚,就夺高顺的兵权给魏续,到了打仗时,就再命高顺统率,高顺也始终没有怨恨。吕布生性易变,举止无常,高顺常常劝他说:"将军举动,不肯仔细地思虑,突然有了过失,动辄就说自己错了,错误岂能一再犯呢?"吕布知道他忠诚却不能听从他的意见。

7 曹操派议郎王谲奉诏书任命孙策为骑都尉,承袭父爵乌程侯,兼任会稽太守,派他和吕布以及吴郡太守陈瑀共同讨伐袁术。孙策想得到将军的名号来抬高自己的声誉,王谲就代表天子给予孙策明汉将军。

孙策整装出发,走到钱唐。陈瑀暗中策划偷袭孙策,秘密勾结祖郎、严白虎等,让他们作内应。孙策发觉阴谋,派部将吕范、徐逸在海西攻打陈瑀;陈瑀战败,只身单骑投奔袁绍。

初，陈王宠有勇[1]，善弩射。黄巾贼起，宠治兵自守，国人畏之，不敢离叛。国相会稽骆俊素有威恩，是时王侯无复租禄，而数见虏夺，或并日而食，转死沟壑，而陈独富强，邻郡人多归之，有众十余万。及州郡兵起，宠率众屯阳夏，自称辅汉大将军。袁术求粮于陈，骆俊拒绝之，术忿恚，遣客诈杀俊及宠，陈由是破败。

9 秋，九月，司空曹操东征袁术。术闻操来，弃军走，留其将桥蕤等于蕲阳以拒操；操击破蕤等，皆斩之。术走渡淮，时天旱岁荒，士民冻馁，术由是遂衰。

操辟陈国何夔为掾，问以袁术何如，对曰："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术无信顺之实而望天人之助，其可得乎！"操曰："为国失贤则亡，君不为术所用，亡，不亦宜乎！"操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夔常蓄毒药，誓死无辱，是以终不见及。

沛国许褚，勇力绝人，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坚壁以御外寇，淮、汝、陈、梁间皆畏惮之，操徇淮、汝、褚以众归操，操曰："此吾樊哙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卫[2]，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焉。

10 故太尉杨彪与袁术昏姻，曹操恶之，诬云欲图废立，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将作大匠孔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操曰："杨公四世清德[3]，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乎！"操曰："此国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杀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使许令满宠按彪狱，融与尚书令荀彧皆属宠曰："但当受辞，勿加考

掠。"宠一无所报,考讯如法。数日,求见操,言之曰:"杨彪考讯,无他辞语。此人有名海内,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窃为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初,彧、融闻宠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出,乃更善宠。彪见汉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称脚挛,积十余年不行,由是得免于祸。

11 马日磾丧至京师,朝廷议欲加礼,孔融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节之使,而曲媚奸臣,为所牵率,王室大臣,岂得以见胁为辞!圣上哀矜旧臣,未忍追按,不宜加礼。"朝廷从之。金尚丧至京师,诏百官吊祭,拜其子玮为郎中。

12 冬,十一月,曹操复攻张绣,拔湖阳[4],禽刘表将邓济;又攻舞阴,下之。

13 韩暹、杨奉在不邳,寇掠徐、扬间,军饥饿,辞吕布,欲诣荆州;布不听。奉知刘备与布有宿憾,私与备相闻,欲共击布;备阳许之。奉引军诣沛,备请奉入城,饮食未半,于座上缚奉,斩之。暹失奉,孤特,与十余骑归并州,为杼秋令张宣所杀[5]。胡才、李乐留河东,才为怨家所杀,乐自病死。郭汜为其将伍习所杀。

14 颍川杜袭、赵俨、繁钦避乱荆州,刘表俱待以宾礼。钦数见奇于表,袭喻之曰:"吾所以与子俱来者,徒欲全身以待时耳,岂谓刘牧当为拨乱之主而规长者委身哉!子若见能不已,非吾徒也,吾与子绝矣!"钦慨然曰:"请敬受命!"乃曹操迎天子都许,俨谓钦曰:"曹镇东必能匡济华夏,吾知归矣!"遂还诣操,操以俨为朗陵长[6]。

阳安都尉江夏李通妻伯父犯法[7],俨收治,致之大辟。

时杀生之柄，决于牧守，通妻子号泣以请其命。通曰："方与曹公戮力，义不以私废公！"嘉俨执宪不阿，与为亲交。

【注释】

①宠：汉明帝的儿子、陈敬王刘羡的曾孙。

②宿卫：在宫禁中值宿警卫。

③四世：即杨震、杨秉、杨赐、杨彪四代。

④湖阳：县名。在今河南唐河。

⑤杼秋：县名。在今安徽砀山。

⑥朗陵：县名。在今河南确山。

⑦阳安：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确山。

【译文】

8 起初，陈王刘宠猛勇，长于弓弩。黄巾军起事，刘宠整军自守，国人畏惧他，不敢叛离。国相会稽人骆俊一向有威望恩惠，这时王侯不再有租赋俸禄，反而常常被虏掠抢夺，有的两天吃一餐，辗转流浪，死于荒野沟壑，而只有陈国富强，邻郡人民多来归附，拥有部众十多万。等州郡起义兵时，刘宠率军队屯驻阳夏，自称辅汉大将军。袁术向陈国求粮，骆俊拒绝，袁术愤恨，派刺客用奸计杀了骆俊和刘宠，陈国从此破败衰落。

9 秋，九月，司空曹操向东征伐袁术。袁术听说曹操来了，弃军逃跑，留下他的将领桥蕤等在蕲阳以抗拒曹操；曹操击败桥蕤等，全部杀掉。袁术逃渡淮河，这时旱灾严重，没有收成，士民饥寒交迫，袁术从此逐渐衰弱。

曹操征辟陈国人何夔做属官，问他袁术怎么样，回答说："上天帮助能顺应时代的人，人民帮助能值得信赖的人，袁术没有顺应时代，又缺乏信誉，却企望得到天与人的帮助，怎么可能得到呢？"曹操说："治理国家失去贤人就灭亡，您不被袁术所用，他的灭亡不是

应该的吗?"曹操性情严厉,属吏们因公事往往被仗打;何夔常常携带着毒药,誓死不受杖责的侮辱,因此始终没有被仗打。

沛国人许褚,勇猛气力过人,聚集少年以及宗族数千家,巩固壁垒以抵御外来的侵犯,淮河、汝水、陈国、梁国一带的人都畏惧他,曹操征伐淮水、汝水一带时,许褚率众归附曹操,曹操说:"这是我的樊哙!"当天任他为都尉,引入宫禁中值宿警卫,众位跟随许褚的侠客,都任命为武士。

10 前太尉杨彪和袁术有婚姻关系,曹操厌恶此事,诬陷杨彪说他想阴谋废黜天子,上奏收捕杨彪下狱,用大逆不道的罪行控告他。将作大匠孔融听说后,来不及穿上朝服,去见曹操说:"杨公四代清明道德,天下仰慕。《周书》说,父子兄弟,罪不牵连,何况是把袁绍的罪归于杨公呢?"曹操说:"这是天子的意见。"孔融说:"假如周成王要杀召公,周公可以说不知道吗?"曹操命许县令满宠审查杨彪的案件,孔融和尚书令荀彧都嘱咐满宠说:"只能记录口供,不得用刑拷打。"满宠没有说什么,按刑法拷打审讯。几天后,求见曹操,对他说:"杨彪经过拷打审讯,没有说出什么。此人天下有名,如果没有证据就定罪,一定大失民望;我为你感到惋惜。"曹操当日赦免释放了杨彪。起初,荀彧、孔融听到满宠拷打杨彪,都很愤怒;等到因此杨彪得出狱时,才对满宠更加亲近。杨彪见汉室衰败,政柄落在曹操手里,于是称腿脚痉挛,长达十多年不行走,因此得免祸。

11 马日磾的灵柩到达京城,朝廷商议要提高礼节规格,孔融说:"马日磾居上公的尊位,是持旄节的使臣,却委屈地献媚奸臣,受奸臣控制,王室大臣,怎么能用因被胁迫作借口呢?圣上怜惜旧臣,不忍心追究,但也不应该提高礼节。"朝廷接受了孔融的意见。金尚的灵柩到达京城,诏令百官吊祭,任命他的儿子金玮为郎中。

12 冬,十一月,曹操再次攻打张绣,占领湖阳,活捉刘表部将邓济;又攻下舞阴。

13 韩暹、杨奉在下邳,入侵掠夺徐、扬二州一带,士兵饥饿,向吕

布辞行，想到荆州；吕布不听。杨奉知道刘备和吕布有旧仇，私下和刘备联络，想共同攻击吕布；刘备假装同意。杨奉率军至沛县，刘备请杨奉入城，酒宴不到一半，在座位上捆住杨奉，杀了他。韩暹失去杨奉，非常孤立，跟十几个骑兵回归并州，被杼秋县令张宣杀死。胡才、李乐留驻河东，胡才被怨家杀死，李乐病死。郭汜被他的将领伍习杀死。

14 颍川人杜袭、赵俨、繁钦避乱到荆州，刘表都用宾客之礼对待他们。繁钦多次受到刘表的欣赏，杜袭正告他说："我所以和你一起来的原因，仅仅是想保全性命来等候时机，那里认为刘表应当是拨乱反正的英雄而规劝你投身给他呢！你如果不断地显露才能，就不是和我一类的人，我跟你断绝关系！"繁钦感慨地说："敬受君命！"等曹操迎天子建都许县时，赵俨对繁钦说："曹镇东一定能拯救华夏，我知道归宿了！"于是回去晋见曹操，曹操任命赵俨为朗陵县长。

阳安都尉江夏人李通妻子的伯父犯法，赵俨将他收捕治罪，判了死刑。当时生杀大权，由州郡牧守决定，李通的妻子儿女嚎啕大哭地向李通哀求，李通说："我正和曹公努力为国，从道义上讲，不能以私废公。"赞赏赵俨执法公正，和他结为好朋友。

三　年

1 春，正月，曹操还许。三月，将复击张绣。荀攸曰："绣与刘表相恃为强；然绣以游军仰食于表，表不能供也，势必乖离。不如缓军以待之，可诱而致也；若急之，其势必相救。"操不从，围绣于穰。

2 夏，四月，使谒者仆射裴茂，诏关中诸将段煨等讨李

催,夷其三族。以煨为安南将军,封阆乡侯。

3 初,袁绍每得诏书,患其有不便于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说曹操以许下埤湿[1],雒阳残破,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实;操拒之。田丰说绍曰:"徙都之计,既不克从,宜早图许,奉迎天子,动托诏书,号令海内,此算之上者。不尔,终为人所禽,虽悔无益也。"绍不从。

会绍亡卒诣操,云田丰劝绍袭许,操解穰围而还,张绣率众追之。五月,刘表遣兵救绣,屯于安众[2],守险以绝军后。操与荀彧书曰:"吾到安众,破绣必矣。"及到安众,操军前后受敌,操乃夜凿险伪遁。表、绣悉军来追,操纵奇兵步骑夹攻,大破之。他日,彧问操:"前策贼必破,何也?"操曰:"虏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吾是以知胜矣。"

绣之追操也,贾诩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败。"绣不听,进兵交战,大败而还。诩登城谢绣曰:"促更追之,更战必胜。"绣谢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今已败,奈何复追?"诩曰:"兵势有变,促追之!"绣素信诩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战,果以胜还。乃问诩曰:"绣以精兵追退军而公曰必败,以败卒击胜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诩曰:"此易知耳。将军虽善用兵,非曹公敌也。曹公军新退,必自断后,故知必败。曹公攻将军,既无失策,力未尽而一朝引退,必国内有故也。已破将军,必轻军速进,留诸将断后,诸将虽勇,非将军敌,故虽用败兵而战必胜也。"绣乃服。

4 吕布复与袁术通,遣其中郎将高顺及北地太守雁门张辽攻刘备;曹操遣将军夏侯惇救之,为顺等所败。秋,九

月，顺等破沛城，虏备妻子，备单身走。

曹操欲自击布，诸将皆曰："刘表、张绣在后，而远袭吕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绣新破，势不敢动。布骁猛，又恃袁术，若从横淮、泗间，豪杰必应之。今乘其初叛，众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此行，泰山屯帅臧霸、孙观、吴敦、尹礼、昌豨等皆附于布。操与刘备遇于梁，进至彭城[3]。陈宫谓布："宜逆击之，以逸待劳，无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来，蹙著泗水中。"冬，十月，操屠彭城。广陵太守陈登率郡兵为操先驱，进至下邳。布自将屡与操战，皆大败，还保城，不敢出。

操遗布书，为陈祸福；布惧，欲降。陈宫曰："曹操远来，势不能久。将军若以步骑出屯于外，宫将众闭守于内，若向将军，宫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则将军救于外。不过旬月，操军食尽，击之，可破之。"布然之，欲使宫与高顺守城，自将骑断操粮道。布妻谓布曰："宫、顺素不和，将军一出，宫、顺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将军当于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犹舍而归我。今将军厚公台不过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军远出，若一旦有变，妾岂得复为将军妻哉！"布乃止；潜遣其官属许汜、王楷求救于袁术。术曰："布不与我女，理自当败，何为复来？"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为自败耳；布破，明上亦破也。"术乃严兵为布作声援。布恐术为女不至，故不遣救兵，以绵缠女身缚著马上，夜自送女出，与操守兵相触，格射不得过，复还城。

【注释】

①埤(bēi 卑):通"卑"。低洼潮湿之地。

②安众:在今河南镇平。

③彭城:在今江苏徐州。

【译文】

三年(戊寅,公元198年)

1 春,正月,曹操回到许县。三月,要再次攻打张绣。荀攸说:"张绣和刘表相互依赖而势力强大;可是张绣是支游兵完全仰赖刘表的供给,刘表如果不能供给,势必背离分散。不如暂缓出军以待变化,可采用引诱的办法而使张绣过来;如果急于出军,他们势必相互援救。"曹操不听,在穰城包围了张绣。

2 夏,四月,派谒者仆射裴茂奉诏命令关中各将领段煨等讨伐李傕,灭了他的三族。任命段煨为安南将军,封为阎乡侯。

3 起初,袁绍每接到诏书,怕其中有不利于自己的地方,想转移天子离自己近些,于是派使者去游说曹操,指出许县低洼潮湿,雒阳又残破,应该迁都鄄城使各方面得到保障,曹操拒绝了这个建议。田丰游说袁绍,说:"迁都之计,既然不能被接受,应该及早图谋许县,奉迎天子,凭借诏书来行动,号令天下,这是上策。不然,终将被人擒服,即便后悔也没有用。"袁绍不听从。

时逢袁绍的逃兵来晋见曹操,报告田丰劝袁绍偷袭许县,曹操便放弃对穰城的包围而撤回军队,张绣率军追击。五月,刘表派军队救张绣,驻军安众,据险切断了曹操军队的后路。曹操写信给荀彧说:"我到安众,一定能击败张绣。"等到安众,曹操军队前后受敌,曹操于是夜里开凿险道,假装要逃走。刘表、张绣率全军来追击,曹操出动骑兵步兵夹击,把刘表、张绣打得大败。后来,荀彧问曹操:"你事前预计敌贼必败,根据是什么?"曹操说:"敌人阻止我回师,而置我于死地,我因此知道我一定能胜。"

张绣去追曹操，贾诩劝止说："不能追，追必败。"张绣不听，进军交战，大败而回。贾诩登上城楼对张绣说："赶紧再去追曹操，再战必胜。"张绣道歉道："没有用你的话，以至落到这个地步，现在已败，为何还要去追？"贾诩说："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赶紧去追他！"张绣一向信服贾诩的话，于是收集残兵散卒再去追赶，会战，果然获胜而归。于是请问贾诩"我用精兵追击撤退的军队而你说必败，用败兵追击胜兵而你却说必胜，结果都正如你所说的一样，为什么？"贾诩说："这容易明白，将军虽然善于用兵，但不是曹操的对手。曹操的军队刚开始撤退，他一定亲自断后，所以知道你必败。曹操攻打将军，既没有失策，也没有竭尽全力而突然撤退，一定是国内有变故。已打败将军，必然轻装急进，留其他的将领断后，其他将领虽然勇猛，但不是将军的对手，所以虽用败兵追击而交战必胜。"张绣于是佩服不已。

4 吕布又与袁术和好，派他的中郎将高顺以及北地太守雁门人张辽攻打刘备；曹操派将军夏侯惇救他，被高顺等打败。秋，九月，高顺等攻破沛城，俘获了刘备的妻儿，刘备只身逃走。

曹操要亲自率军攻击吕布，众将领都说："刘表、张绣在后，而去远袭吕布，一定会很危险。"荀攸说："刘表、张绣刚被打败，势必不敢妄动。吕布骁勇，又依恃袁术，如果纵横于淮河、泗水一带，豪杰们必然会响应他。现在乘他刚刚叛离，军心不统一，前去攻击一定可以打败他。"曹操说："好！"到出征时，泰山各驻军首领臧霸、孙观、吴敦、尹礼、昌豨等都归附吕布。曹操和刘备在梁国会合，一起进驻彭城。陈宫对吕布说："应当出兵迎击，以逸待劳，没有不胜的。"吕布说："不如等他们来，逼进泗水中。"冬，十月，曹操血洗彭城。广陵太守陈登率郡中军队为曹操先锋，进军到下邳。吕布亲自率军多次与曹操交战，都大败，退保城池，不敢出兵。

曹操派人送信给吕布，给他陈述祸福得失；吕布害怕，想投降。陈宫说："曹操率军远来，一定不能持久。将军如果率步兵骑兵出城

在外驻扎，我率余部在内闭门防守，如他攻击将军，我率兵攻打他的背后；如只攻城，那么将军就在外救援。不出一月，曹操军中粮尽，再攻打，就可以击败他。"吕布赞同，准备让陈宫和高顺守城，自己率骑兵切断曹操运粮通道。吕布的妻子对吕布说："陈宫、高顺一向不和，你一走，陈宫、高顺一定不同心共守城池，如有失误，你将到哪里立身呢？况且曹操对待陈宫像赤子，他仍离开曹操归附我们，现在将军厚待陈宫没有超过曹操，却要委托全城给他，抛弃妻儿，孤军远出，如一旦有变故，我还能再做你的妻子吗？"吕布于是作罢；偷偷地派遣他的部下许汜、王楷向袁术求救。袁术说："吕布不把女儿送给我，理所当然地要失败，为什么又来求我？"郭汜、王楷说："您现在不救吕布是自取失败；吕布被打败，您也要被打败。"袁术于是整饬兵马，给吕布作声援。吕布担心袁术因为自己没送女儿去，就不派救兵相救；于是用绸缎裹住女儿身子绑在马上，夜里亲自送女儿出城，与曹操的守军遭遇，因箭雨密集无法通过，又回到城里。

河内太守张杨素与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东市[1]，遥为之势。十一月，杨将杨丑杀杨以应操，别将眭固复杀丑，将其众北合袁绍。杨性仁和，无威刑，下人谋反发觉，对之涕泣，辄原不问，故及于难。

操掘堑围下邳，积久，士卒疲敝，欲还。荀攸、郭嘉曰："吕布勇而无谋，今屡战皆北，锐气衰矣。三军以将为主，主衰则军无奋意。陈宫有智而迟，今及布气之未复，宫谋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余，布益

困迫，临城谓操军士曰："卿曹无相困我，我当自首于明公。"陈宫曰："逆贼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岂可得全也！"

布将侯成亡其名马，已而复得之，诸将合礼以贺成，成分酒肉先入献布。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酝酿，为欲因酒共谋布邪！"成忿惧。十二月，癸酉，成与诸将宋宪、魏续等共执陈宫、高顺，率其众降。布与麾下登白门楼[2]。兵围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

布见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将骑，明公将步，天下不足定也。"顾谓刘备曰："玄德，卿为坐上客，我为降虏，绳缚我急，独不可一言邪[3]！"操笑曰："缚虎不得不急。"乃命缓布缚，刘备曰："不可。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4]、董太师乎！"操颔之。布目备曰："大耳儿，最叵信[5]！"

操谓陈宫曰："公台平生自谓智有余，今竟何如！"宫指布曰："是子不用宫言，以至于此。若其见从，亦未必为禽也。"操曰："奈卿老母何？"宫曰："宫闻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宫也。"操曰："奈卿妻子何？"宫曰："宫闻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宫也。"操未复言。宫请就刑，遂出，不顾，操为之泣涕，并布、顺皆缢杀之，传首许市。操召陈宫之母，养之终其身，嫁宫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

前尚书令陈纪、纪子群在布军中，操皆礼用之。张辽

将其众降，拜中郎将。臧霸自亡匿，操募索得之，使霸招吴敦、尹礼、孙观等，皆诣操降。操乃分琅邪、东海为城阳、利城、昌虑郡[6]，悉以霸等为守、相。

初，操在兖州，以徐翕、毛晖为将。乃兖州乱，翕、晖皆叛。兖州既定，翕、晖亡命投霸。操语刘备，令霸送二首，霸谓备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为此也。霸受主公生全之恩，不敢违命；然王霸之君，可以义告，愿将军为之辞。"备以霸言白操，操叹息谓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愿也。"皆以翕、晖为郡守。陈登以功加伏波将军。

【注释】

①东市：野王县的东市，在今河南沁阳境内。

②麾(hui 挥)下：犹言在主帅的旌旗之下，即部下。

③独：副词，难道。

④丁建阳：丁原，字建阳。被吕布杀死。事见五十九卷灵帝中平六年及六十卷初平三年。

⑤叵(pǒ 颇)：不可。

⑥城阳：郡名。治所在今山东莒县。 利城：郡名。治所在今江苏赣榆。昌虑：郡名。治所在今山东滕县。

【译文】

河内太守张杨一向和吕布友善，想去救援，力量太小无法，于是出兵到野王县东市，遥作声势。十一月，张杨部将杨丑杀死张杨以响应曹操，张杨的另一个部将眭固又杀死杨丑，率领部下向北会合袁绍。张杨生性仁慈温和，没有严刑，部下谋反被察觉，却对他们哭泣流泪，往往原谅不加追究，所以最终遭受灾难。

曹操掘壕沟包围下邳，日久，士兵疲惫，曹操打算撤军。荀攸、

郭嘉说："吕布有勇却无计谋，现在屡战屡败，锐气已经衰落，三军以将帅为主，主将衰退那么军队就没有斗志。陈宫有智谋却迟疑，现在乘吕布锐气还没有恢复，陈宫计谋尚未定夺，加紧攻打，吕布就可以击败了。"于是引沂水、泗水灌城，一个多月，吕布更加困穷窘迫，就登上城墙对曹操的兵士喊道："你们不要围困我了，我将向明公投降自首。"陈宫说："叛逆贼臣曹操，算什么明公，今日向他投降，有如以卵击石，怎么能保全性命！"

吕布部将侯成丢失了名马，不久又找到了，众将领合伙送礼向侯成祝贺，侯成分出一份酒肉先献给吕布，吕布愤怒道："我下令禁酒而你们却酿酒，是想乘饮酒共同谋害我吗？"侯成又气又怕。十二月，二十四日，侯成和宋宪、魏续等将领共同抓住陈宫、高顺，率领部下投降。吕布和部下登上白门楼。曹操的士兵围攻得很急，吕布命左右砍他的头去见曹操，左右的人不忍心，于是下楼投降。

吕布见到曹操说："从今以后，天下平定了。"曹操说："凭什么这样说？"吕布说："你所忧患的人不过是我吕布而已，今天我已归服了。如果命我统率骑兵，你统率步兵，天下不就足以平定了。"回头对刘备说："玄德，你是座上客，我是投降的俘虏，绳子把我捆得太紧，难道不能为我说一句话吗？"曹操笑着说："捆绑老虎不能不紧。"于是命部下给吕布松绑，刘备说："不行。你没见吕布是如何事奉丁建阳、董太师的吗？"曹操点头赞同。吕布瞪眼看着刘备说："大耳儿，最不可信！"

曹操对陈宫说："你平生自以为智谋有余，现在究竟怎么样？"陈宫指着吕布说："是他不用我的话，以致于现在这样。如我的意见被采纳，也未必被擒。"曹操说："对你老母亲怎么办？"陈宫说："我听说用孝道治理天下的人不害人的双亲，我老母亲的生死，在你，不在我。"曹操说：'对你的妻子儿女怎么办？"陈宫说："我听说施仁政于天下的人，不断绝人的后代，妻子儿女的生死，在你，不在我。"曹操没有再说话。陈宫请求受刑，于是走了出去，头也不回，曹操为

他流泪，连同吕布、高顺一起绞死，将他们的首级送到许县的街市上示众。曹操召来陈宫的母亲，赡养终身，把陈宫的女儿嫁出，并抚养照顾陈宫的全家，一切比当初陈宫跟随曹操时还优厚。

前尚书令陈纪、陈纪的儿子陈群在吕布的军中，曹操都以礼相待，任用他们。张辽率部下投降，被任命为中郎将。臧霸逃走躲藏起来，曹操悬赏捉到他，就派臧霸去招投吴敦、尹礼、孙观等，他们都来向曹操投降。曹操于是把琅邪、东海分成城阳、利城、昌虑郡，全部任命臧霸等为郡守、封国国相。

起初，曹操在兖州时，任命徐翕、毛晖为将。等到兖州动乱时，徐翕、毛晖都反叛。兖州平定后，徐翕、毛晖逃命投奔臧霸。曹操让刘备转达，命臧霸送来他们两人的首级。臧霸对刘备说："我之所以能自立的原因，是不干此类事情。我受主公不杀之恩，不敢违命；然而霸王之君，可以用道义相告，愿将军为我说几句话。"刘备把臧霸的话转告曹操，曹操感叹地对臧霸说："这是古人所崇尚的事情，而你能去实行它，这也是我的愿望。"把徐翕、毛晖都任命为郡守。陈登因功升为伏波将军。

5 刘表与袁绍深相结约。治中邓羲谏表，表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也。治中独何怪乎？"羲乃辞疾而退。

长沙太守张羡，性屈强，表不礼焉。郡人桓阶说羡举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以拒表，遣使附于曹操，羡从之。

6 孙策遣其正议校尉张纮献方物[1]，曹操欲抚纳之，表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以弟女配策弟匡，又为子彰取孙贲女；礼辟策弟权、翊；以张纮为侍御史。

袁术以周瑜为居巢长[2]，以临淮鲁肃为东城长[3]。瑜、肃知术终无所成，皆弃官渡江从孙策。策以瑜为建威中郎将，肃因家于曲阿。

曹操表征王朗，策遣朗还。操以朗为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

袁术遣间使赍印绶与丹阳宗帅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共图孙策。刘繇之奔豫章也，太史慈遁于芜湖山中[4]，自称丹阳太守。策已定宣城以东，惟泾以西六县未服，慈因进住泾县，大为山越所附。于是策自将讨祖郎于陵阳，禽之。策谓郎曰："尔昔袭孤，斫孤马鞍，今创军立事，除弃宿恨，惟取能用，与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郎叩头谢罪，即破械，署门下贼曹。又讨太史慈于勇里，禽之，解缚，捉其手曰："宁识神亭时邪？若卿尔时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闻卿有烈义，天下智士也，但所托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忧不如意也。"即署门下督。军还，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导，军人以为荣。

会刘繇卒于豫章，士众万余人，欲奉豫章太守华歆为主；歆以为"因时擅命，非人臣所宜"，众守之连月，卒谢遣之，其众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抚安之，谓慈曰："刘牧往责吾为袁氏攻庐江，吾先君兵数千人，尽在公路许。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于公路而求之乎！其后不遵臣节，谏之不从，丈夫义交，苟有大故，不得不离，吾交求公路及绝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时与共论辩也。今儿子在豫

章，卿往视之，并宣孤意于其部曲，部曲乐来者与俱来，不乐来者且安慰之。并观华子鱼所以牧御方规何如。卿须几兵[5]，多少随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将军量同桓、文，当尽死以报德。今并息兵，兵不宜多，将数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还。"策曰："子义舍我，当复从谁！"饯送昌门，把腕别曰："何时能还？"答曰："不过六十日。"慈行，议者犹纷纭言遣之非议。策曰："诸君勿复言，孤断之详矣。太史子义虽气勇有胆烈，然非纵横之人[6]，其心秉道义，重然诺[7]，一以意许知己，死亡不相负，诸君勿忧也。"慈果如期而反，谓策曰："华子鱼，良德也，然无他方规，自守而已。又，丹阳僮芝，自擅庐陵，番阳民帅别立宗部[8]，言'我已别立郡海昏上缭[9]，不受发召'，子鱼但睹视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7 袁绍连年攻公孙瓒，不能克，以书谕之，欲相与释憾连和；瓒不答，而增修守备，谓长史太原关靖曰："当今四方虎争，无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经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绍于是大兴兵以攻瓒。先是瓒别将有为敌所围者，瓒不救，曰："救一人，使后将恃救，不肯力战。"及绍来攻，瓒南界别营，自度守则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见救，或降或溃。绍军径至其门，瓒遣子续请救于黑山诸帅，而欲自将突骑出傍西山，拥黑山之众侵掠冀州，横断绍后。关靖谏曰："今将军将士莫不怀瓦解之心，所以犹能相守者，顾恋其居处老少，而恃将军为主故耳。坚守旷日，或可使绍自退；若舍之而出，后无镇重，易京之危[10]，可立待也。"瓒乃止。

绍渐相攻逼，瓒众日蹙。

【注释】

①方物：土产。

②居巢：县名。在今安徽巢县。

③东城：县名。在今安徽定远。

④芜湖：县名。汉置。在安徽省东南部。

⑤须：通"需"，需要。

⑥纵横：犹豪横，强横，无拘束。

⑦重然诺：说话算数。

⑧番阳：在今江西波阳。

⑨海昏：在今江西永修。

⑩易京：在今河北雄县。

【译文】

5 刘表和袁绍密切深交。治中邓羲劝阻刘表，刘表说："我内不失朝贡之职，外不背弃盟主，这是天下之公义。你难道有什么奇怪的？"邓羲于是称病隐退。

长沙太守张羡，性格倔犟，刘表对他不礼貌。同郡人桓阶劝张羡用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来抗拒刘表，派使者去向曹操表示归附，张羡听从了桓阶的意见。

6 孙策派他的正议校尉张纮贡献土产，曹操想安抚拉拢孙策，就上表推荐孙策为讨逆将军，册封为吴侯；把他弟弟的女儿许配给孙策的弟弟孙匡，又为儿子曹彰娶了孙贲的女儿；以礼征辟孙策弟弟孙权、孙翊；任命张纮为侍御史。

袁术任命周瑜为居巢县长，任命临淮人鲁肃为东城县长。周瑜、鲁肃知道袁术终究不能成大业，都抛弃官职渡过长江跟随孙策。孙策任命周瑜为建威中郎将，鲁肃就定居在曲阿。

曹操上表请征召王朗，孙策送王朗回。曹操任命王朗为谏议大

夫,参议司空的军事。

袁术派密使携带印绶给丹阳郡地方首领祖郎等,要他们鼓动山越人,共同图谋孙策。刘繇逃奔到豫章郡时,太史慈隐匿在芜湖山中,自称丹阳郡太守。孙策已平定宣城以东地区,只有泾县以西六县没有征服,太史慈乘机进驻泾县,山越人大多依附他。于是孙策亲自率兵到陵阳讨伐祖郎,活捉了他。孙策对祖郎说:"你从前袭击我,砍了我的马鞍,现在我创建军队兴立大业,抛弃旧恨,只求能为我所用的人才,对天下人都是这样,不仅只是你,你不要惧怕。"祖郎叩头认罪,孙策立刻解除他的枷锁,安排他为门下贼曹。又在勇里讨伐太史慈,活捉了他,孙策解开捆绑他的绳子,握住他的手说:"还记得神亭相遇的情景吗?倘若你那时捉住我该怎么办?"太史慈说:"无法想象。"孙策大笑道:"今天的大业,我要和你共同奋斗,听说你有义节,是天下的智士,只是依赖的不是恰当的主人。我是你的知己,不要忧虑不能如意。"随即安排为门下督。军队返回,祖郎、太史慈都在前面引导,军人们都引以为荣。

适逢刘繇死于豫章,部众一万多人,要推豫章太守华歆为首领,华歆认为"利用时机擅自取得权力,不是人臣应做的。"部众一连几个月守着他,华歆终于辞谢把他们打发走了,这些部众无所归附。孙策命太史慈前去安抚他们,对太史慈说:"刘繇从前责备我为袁术攻打庐江,当时,我先父几千人,都在袁术那里。我志在建立大业,怎么能不向袁术卑躬屈膝而索求我先父的军队呢?后来袁术不守臣节,自立皇帝,我劝阻他不听,大丈夫以义相交,如有大的变故,不得不分手,我有求和袁术相交以及后来与他断绝的前后经过就是这样,我恨不能在刘繇活着的时候,与他一起辨明此事。如今他的儿子在豫章,你去探视他,并向他的部属表明我的意思,部属愿意来的跟你一起来,不愿意来的就安慰他们。并观察一下华歆管理郡务的方法策略怎么样。你需要多少士兵,随你决定。"太史慈说:"我有不可饶恕的罪行,将军的度量和齐恒公、晋文公一样,我

当以死来报答你的恩情。如今都已停战，不宜多带兵马，率几十人足够了。”孙策左右的人都说：“太史慈一定北去不回。”孙策说：“太史慈舍弃我，当又跟从谁？”在昌门饯别，孙策拉着太史慈的手腕告别说：“什么时能回？”答说：“不超过六十天。”太史慈走后，议论的人还纷纷说派太史慈去是失策。孙策说：“诸位不要再说了，我的决定是经过周详考虑的。太史慈虽勇猛刚直，但不是朝秦暮楚的人，他信仰道义，说话算数，一旦把心交给知己，宁死也不会背弃，诸位不必忧虑。”太史慈果然按期反回，他对孙策说：“华歆，有美德，但没有什么特别的谋略，只能自守而已。另外，丹阳人僮童芝，在庐陵横行霸道，番阳人首领另立宗部，说：‘我已在海昏上缭另立郡，不接受豫章郡的召令。’华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而已。”孙策拍掌大笑，于是有了兼并的念头。

7 袁绍连年攻打公孙瓒，不能胜，就写信告诉他，想相互抛弃前嫌联合起来；公孙瓒不答应，反而加强防守，对长史太原人关靖说：“当今四方龙虎相争，很清楚，还没有能在我的城下与我相持几年的，袁绍能把我怎么样？”袁绍于是大举发兵攻打公孙瓒。在此之前，公孙瓒的将领中有个被敌围困的，公孙瓒不去救援，说：“救了这一人，就使得后来的将领依赖救援，不肯拼力奋战。”等到袁绍来进攻，公孙瓒南边的各个军营，自知不能守住，又知一定没有救援，于是有的投降，有的溃散。袁绍的军队直到易京城门，公孙瓒派儿子公孙续向黑山军各位首领求救，并想亲自率领突击骑兵出城，沿着西山，率黑山军队侵扰冀州，横断袁绍的退路。关靖劝阻说：“如今将军的壮士无不怀有将被瓦解离散的心理，所以还能坚守的原因，只是顾念他们家中的老少，而且依赖将军在此作主罢了。坚守城池，拖延时日，或许可让袁绍自动退兵；如果将军舍弃他们出城，后方没有压镇的领袖，易京的失陷，便指日可待了。”公孙瓒才放弃出城奔袭的计划。袁绍的部队渐渐进逼，公孙瓒的部队日益困迫。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六十三

汉纪五十五　起屠维单阏，尽上章执徐，凡二年。

孝献皇帝戊

建安四年

1 春，黑山贼帅张燕与公孙续率兵十万，三道救之。未至，瓒密使行人赍书告续，使引五千铁骑于北隰之中[1]，起火为应，瓒欲自内出战。绍候得其书[2]，如期举火。瓒以为救至，遂出战。绍设伏击之，瓒大败，复还自守。绍为地道，穿其楼下，施木柱之，度足达半，便烧之，楼辄倾倒，稍至京中。瓒自计必无全，乃悉缢其姊妹、妻子，然后引火自焚。绍趣兵登台，斩之。田楷战死。关靖叹曰："前若不止将军自行，未必不济。吾闻君子陷人危，必同其难，岂可以独生乎！"策马赴绍军而死。续为屠各所杀。

渔阳田豫说太守鲜于辅曰："曹氏奉天子以令诸侯，

终能定天下，宜早从之。”辅乃率其众以奉王命。诏以辅为建忠将军，都督幽州六郡。

初，乌桓王丘力居死，子楼班年少，从子蹋顿有武略[3]，代立，总摄上谷大人难楼、辽东大人苏仆延、右北平大人乌延等。袁绍攻公孙瓒，蹋顿以乌桓助之。瓒灭，绍承制皆赐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等单于印绶；又以阎柔得乌桓心，因加宠慰以安北边。其后难楼、苏仆延奉楼班为单于，以蹋顿为王，然蹋顿犹秉计策。

2 眭固屯射犬[4]，夏，四月，曹操进军临河，使将军史涣、曹仁渡河击之。仁，操从弟也。固自将兵北诣袁绍求救，与涣、仁遇于犬城，涣、仁击斩之。操遂济河，围射犬；射犬降，操还军敖仓[5]。

初，操在兖州举魏种孝廉。兖州叛，操曰：“唯魏种且不弃孤。”及闻种走，操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操曰：“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以为河内太守，属以河北事。

3 以卫将军董承为车骑将军。

4 袁术既称帝，淫侈滋甚，媵御数百[6]，无不兼罗纨，厌粱肉[7]，自下饥困，莫之收恤。既而资实空尽，不能自立，乃烧宫室，奔其部曲陈简、雷薄于灌山，复为简等所拒，遂大穷，士卒散走，忧懑不知所为。乃遣使归帝号于从兄绍曰：“禄去汉室久矣，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8]。今君拥有四州[9]，人户百万，谨归大命，君其兴之！”袁谭自青州迎术，欲从下邳北过。曹操遣刘备及将军清河朱灵邀之，术不得

过，复走寿春。六月，至江亭，坐箦床而叹曰[10]："袁术乃至是乎！"因愤慨结病，欧血死。术从弟胤畏曹操，不敢居寿春，率其部曲奉术柩及妻子奔庐江太守刘勋于皖城[11]。故广陵太守徐璆得传国玺，献之。

【注释】

①隰(xí席)：低下的湿地。

②候：侦察，也指侦察的人。

③武略：军事方面的才能。

④射犬：在今河南沁阳北。

⑤敖仓：在今河南荥阳北。

⑥膳(yǐng典)御：侍妾。

⑦粱肉：指美味的膳食。

⑧符瑞：祥瑞的征兆，犹言吉兆。

⑨四州：即青、冀、幽、并四州。

⑩箦(zé责)：用竹皮编成的床垫子。

⑪皖城：在今安徽潜山。

【译文】

汉纪五十五　起己卯(公元199年)，止庚辰(公元200年)，共二年。

孝献皇帝戊

建安四年(己卯，公元199年)

1春，三月，黑山军首领张燕与公孙瓒率兵十万，分三路援救公孙瓒。还没有到，公孙瓒秘密派人携带书信告诉公孙瓒，让他领五千铁骑埋伏在北边低洼的地带，以点火为信号，公孙瓒准备从城内出击。袁绍的侦察兵截获了这封信，便按信中约定的时间点火。公孙瓒以为救兵到了，于是出击。袁绍设伏兵攻击公孙瓒，公孙瓒大

败，又回城自守。袁绍挖地道，挖到城楼下，用木头撑住，估计已到城楼的一半，就烧了木柱，城楼顷刻塌倒，这样逐渐攻到公孙瓒居住的中京。公孙瓒自料一定不能保全，于是把他的姊妹、妻子儿女全部勒死，然后燃火自焚，袁绍催促士兵登上楼台，杀了公孙瓒。田楷也战死。关靖叹息道："先前如果不制止将军率军出城，未必不能挽救。我听说君子使人陷入危难之中，一定和他共同分担危难。怎么可以独自活命呢？"于是策马冲入袁绍军中战死。公孙续被匈奴屠各部落杀死。

渔阳人田豫劝太守鲜于辅说："曹操奉天子来号令诸侯，终究能平定天下，应该趁早投靠他。"鲜于辅于是率领部众归附朝廷。下诏任命鲜于辅为建忠将军，都督幽州六郡。

起初，乌桓王丘力居死，他的儿子楼班年纪还小，侄子蹋顿有军事才能，代替楼班继承王位，统领上谷大人难楼、辽东大人苏仆延、右北平大人乌延等。袁绍攻打公孙瓒，蹋顿率乌桓人援助他。公孙瓒被灭，袁绍代表朝廷给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等都授予单于印授。又因为阎柔得乌桓民心，就加以宠幸抚慰以安定北方边境。后来难楼、苏仆延等尊奉楼班为单于，而把蹋顿作为王，但蹋顿仍然拥有谋划大计的权力。

2 眭固驻射犬，夏，四月，曹操进军兵临黄河，派将军史涣、曹仁渡河攻击眭固。曹仁，是曹操的堂弟。眭固亲自率兵到袁绍那儿求救，在犬城与史涣、曹仁相遇，史涣、曹仁进击并杀了他。曹操于是渡过黄河，围攻射犬；射犬投降，曹操回师敖仓。

起初，曹操在兖州时选举魏仲为孝廉。兖州反叛，曹操说："只有魏仲还不会背弃我。"等听说魏仲逃跑时，曹操愤怒道："不魏仲不南逃到越地，北逃到胡地，我不会放过你！"攻下射犬，活捉了魏仲，曹操说："我只是爱他的才！"就松了他的绑并聘用他，任命他为河内太守，把黄河以北的事委托给他。

3 任命卫将军董承为车骑将军。

4 袁术称帝后，荒淫奢侈更加厉害，侍妾数百，无有不身绫罗绸缎，饱食美味佳肴的，部下饥饿穷困，没有谁去抚恤帮助他们。不久财物耗尽，无法立足，于是焚烧宫室，投奔驻在灊山的部下陈简、雷薄，又被陈简等拒绝，于是走投无路，士兵四散逃走，忧怨愤懑不知所措。就派使者把帝号送给堂兄袁绍，说："汉室失去天下已经很久了，袁氏受天命应为君王，吉祥的征兆已清楚地显示。如今你拥有四州，人口百万，我谨将上天赋予的使命送给你，你就振兴它吧！"袁谭从青州来迎接袁术，想从下邳的北边经过。曹操派刘备及将军清河人朱灵来截击他们，袁术无法通过，又逃到寿春。六月，到江亭，坐在竹席上感叹道："我袁术竟落到了这个地步！"因忧愤悲伤生病，呕血而死。袁术堂弟袁胤害怕曹操，不敢住在寿春，率领部下护奉着袁术的灵柩及其妻子儿女投奔在皖城的庐江太守刘勋。前广陵太守徐璆获得传国玉玺，献给天子。

5 袁绍既克公孙瓒，心益骄，贡御稀简。主簿耿包密白绍，宜应天人，称尊号。绍以包白事示军府。僚属皆言包妖妄，宜诛，绍不得已，杀包以自解。

绍简精兵十万、骑万匹，欲以攻许。沮授谏曰："近讨公孙瓒，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未可动也。宜务农息民，先遣使献捷天子[1]；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修器械，分遣精骑抄其边鄙[2]，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图、审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强众，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尔！"授曰："夫救乱诛暴，谓之义

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义者无敌，骄者先灭。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且庙胜之策[3]，不在强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练，非公孙瓒坐而受攻者也。今弃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师，窃为公惧之！"图、配曰："武王伐纣，不为不义；况兵加曹操，而云无名！且以公今日之强，将士思奋，不及时以定大业，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吴之所以灭也。监军之计在于持牢，而非见时知几之变也。"绍纳图言。图等因是谮授曰[4]："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与主同者亡，此《黄石》之所忌也[5]。且御众于外，不宜知内。"绍乃分授所统为三都督，使授及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骑都尉清河崔琰谏曰："天子在许，民望助顺，不可攻也！"绍不从。

许下诸将闻绍将攻许，皆惧，曹操曰："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6]，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壹，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孔融谓荀彧曰："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忠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将也，统其兵。殆难克乎！"彧曰："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7]；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禽也。"

秋，八月，操进军黎阳[8]，使臧霸等将精兵入青州以捍东方，留于禁屯河上。九月，操还许，分兵守官渡[9]。

袁绍遣人招张绣，并与贾诩书结好。绣欲许之，诩于绣坐于上显谓绍使曰："归谢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国士乎！"绣惊惧曰："何至于此！"窃谓诩曰："若此，当何归？"诩曰："不如从曹公。"绣曰："袁强曹弱，又先与曹为仇[10]，从之如何？"诩曰："此乃所以宜从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愿将军无疑！"冬，十一月，绣率众降曹操，操执绣手，与欢宴，为子均取绣女，拜扬武将军；表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

【注释】

①捷：战利品。

②抄：掠夺。

③庙：朝廷的代称。

④潛(zèn 怎去)：进谗言，说别人的坏话。

⑤《黄石》：即兵书《黄石公三略》。黄石公，又称圯上老人。传说张良刺秦始皇失败后，逃亡下邳(今江苏睢宁北)，遇老人于圯(桥)上，授以《太公兵法》，自称：十三年，"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十三后后，张良从高祖过齐，果在谷城山下得黄石。后世流传有《黄石公三略》三卷。

⑥忌克：亦作"忌刻"。嫉妒刻薄。

⑦自用：只凭自己的主观意图行事，不虚心向人求教。

⑧黎阳：在今河南浚县。

⑨官渡：古地名。在今河南中牟东北，临古官渡水。东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以少胜多，打败袁绍，从而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今尚有土垒遗存，称"中牟台"，又名"曹公台"。

⑩又先与曹为仇：指在"淯水之战"中，曾杀死曹操的儿子。

【译文】

5 袁绍打败公孙瓒后，心里更加骄傲，进贡越来越少。主簿耿包暗地里向袁绍建议，应顺应天命人心，称帝。袁绍把耿包的建议交给部下讨论，官吏们都说耿包妄言胡说，应该斩首，袁绍没有办法，只好杀了耿包来为自己解脱。

袁绍挑选十万精兵，马万匹，准备来攻打许县。沮授劝阻道："最近讨伐公孙瓒，连年出兵，百姓疲乏，仓库里没有储蓄，不可轻举妄动。应该致力于农业，使人民休养生息，先派使者向天子贡献战利品；如果不能送到天子那里，就上表控告曹操阻隔我们与天子的联系，然后进驻黎阳，逐步向黄河南岸发展，多造船只，修缮武器装备，分派精锐骑兵去掠夺曹操的边境一带，让他不得安宁，我却以逸待劳，这样，就可坐着平定天下了。"郭图、审配说："以将军的神武，率河朔之强兵，去讨伐曹操，易如反掌，何必这样！"沮授说："拯救乱世，诛除暴逆，叫做义兵；依赖人多，凭仗强大，叫做骄兵；义兵无敌，骄兵先亡。曹操奉天子来号令天下，如今举师南下，从道义上讲我们就违背了。况且朝廷克敌制胜的谋略，不在兵力的强弱。曹操法令一下，立即执行，士兵精锐，不是公孙瓒那样坐着挨打的人。如今要舍弃万全之策而发动无名之师，我为您担忧！"郭图、审配说："周武王讨伐商纣，不能说不道义；何况是讨伐曹操，怎能说是无名！再说以您今日之强盛，将士斗志昂扬，不乘此机会来完成大业，这就是所谓：'上天赐予，不去获取，反受其害。'这正是越国所以称霸，吴国所以灭亡的原因。监军的计策在于稳妥，却没有看见时机的变化。"袁绍接受了郭图的意见。郭图等乘此时机说沮授的坏话："沮授总理内外，威震三军，如果他的权力逐渐扩大，靠什么来控制他！臣下权威和君主相同就灭亡，这是黄石公兵书中所忌讳的。况且率军在外，不应该再管理内部事务。"袁绍于是把沮授统帅的军队分为三个都督来辖制，让沮授和郭图、淳于琼各领一军。骑都尉清河人崔琰劝阻说："天子在许县，民众期望您辅助天

子,不能去攻打!"袁绍不听。

许县的众将领听说袁绍将要攻打许县,都很害怕,曹操说:"我知道袁绍的为人,志向大却智谋小,外表强硬而内心怯弱,嫉妒刻薄而缺乏威望,兵多却区分不明,将领骄横而政令不统一,土地虽广,粮食虽多,正好可以成为我们的给养。"孔融对荀彧说:"袁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是智士,为他谋划;审配、逢纪是忠臣,为他理事;颜良、文丑是勇将,为他统兵,恐怕难以战胜呢?"荀彧说:"袁绍兵虽多却法纪不严,田丰刚直却触犯上司,许攸贪婪而不整治政务,审配专权而无谋略,逢纪果敢却自以为是;这几个人,一定不能相容,内部必然会发生矛盾。颜良、文丑,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可以一战就擒获他们。"

秋,八月,曹操进军黎阳,派臧霸等率精兵进入青州来保卫东方,留于于禁驻在黄河边。九月,曹操回到许县,分兵驻守官渡。

袁绍派使者去笼络张绣,并给贾诩写信愿结为好友。张绣想答应袁绍的要求,贾诩这时在张绣的坐上,公开对袁绍的使臣说:"请回去代谢袁绍,他们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纳天下的豪杰吗?"张绣惊惧地说:"哪里至于这样呢!"私下对贾诩说:"这样,我们将归附谁?"贾诩说:"不如投奔曹公。"张绣说:"袁绍强曹操弱,我们又先与曹操结仇,怎么投奔他呢?"贾诩说:"这就是我们应该去投奔他的原因。曹公奉天子来号令天下,这是应该去投奔的第一条理由;袁绍强盛,我们率不多的军队去投奔他,他必然不把我们看得重要,而曹公兵弱,他得到我们必然欢喜,这是应该去投奔的第二条理由;有霸王志向的人,一定会抛弃私怨来向天下表明他的恩德,这是应该去投奔的第三条理由。希望将军不要迟疑!"冬,十一月,张绣率部队投降曹操,曹操握住张绣的手,跟他一起同桌欢宴,曹操为儿子曹均娶了张绣的女儿,任命张绣为扬武将军;上表推荐贾诩为执金吾,册封为都亭侯。

关中诸将以袁、曹方争，皆中立顾望。凉州牧韦端使从事天水杨阜诣许，阜还，关右诸将问："袁、曹胜败孰在？"阜曰："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

曹操使治书侍御史河东卫觊镇抚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觊书与荀彧曰："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1]，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后忧。夫盐，国之大宝也，乱来放散，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民闻之，必日夜竞还。又使司隶校尉留治关中以为之主，则诸将日削，官民日盛，此强本弱敌之利也。"彧以白操，操从之。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司隶校尉治弘农。关中由是服从。

袁绍使人求助于刘表，表许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从事中郎南阳韩嵩、别驾零陵刘先说表曰："今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将择所宜从。岂可拥甲十万，坐观成败，求援而不能助，见贤而不肯归！此两怨必集于将军，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贤俊多归之，其势必举袁绍，然后移兵以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今之胜计，莫若举荆州以附曹操，操

必重德将军;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蒯越亦劝之,表狐疑不断,乃遣嵩诣许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拥天子都许,君为我观其衅[2]。"嵩曰:"圣达节;次守节。嵩,守节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质[3],唯将军所命,虽赴汤蹈火,死无辞也。以嵩观之,曹公必得志于天下。将军能上顺天子,下归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犹豫,嵩至京师,天子假嵩一职,不获辞命,则成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则嵩守天子之命,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惟加重思,无为负嵩!"表以为惮使,强之。至许,诏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还,盛称朝廷、曹公之德,劝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为怀贰,大会寮属,陈兵,持节,将斩之,数曰:"韩嵩敢怀贰邪!"众皆恐,欲乏嵩谢。嵩不为动容,徐谓表曰:"将军负嵩,嵩不负将军!"且陈前言。表妻蔡氏谏曰:"韩嵩,楚国之望也;且其言直,诛之无辞。"表犹怒,考杀从行者,知无他意,乃弗诛而囚之。

6 扬州贼帅郑宝欲略居民以赴江表[4],以淮南刘晔,高族名人[5],欲劫之使唱此谋[6],晔患之。会曹操遣使诣州,有所案问,晔要与归家。宝来候使者,晔留与宴饮,手刃杀之,斩其首以令宝军曰:"曹公有令,敢有动者,与宝同罪!"其众数千人皆震服,推晔为主。晔以其众与庐江太守刘勋,勋怪其故,晔曰:"宝无法制,其众素以钞略为利;仆宿无资,而整齐之,必怀怨难久,故以相与耳!"勋以袁术部曲众多,不能赡,遣从弟偕求米于上缭诸宗帅,不能满数,偕召勋使袭之。

【注释】

①顷：不久，方才。

②衅：征兆，事端。

③策名：将名字登记在册，明确隶属关系。 委质：古代臣下向君主献礼，表示献身。质，躯体。 策名委质：出仕。

④江表：古地区名。指长江以南地区。古代以中原为中心，因此，在中原人看来，江南地处长江以外，故称"江表"。

⑤高族名人：刘晔是汉朝宗室后裔，为扬州名士。

⑥唱：通"倡"，倡导。

【译文】

关中众将领因为袁绍、曹操正在互相争斗，都中立观望。凉州牧韦端派从事天水人杨阜到许县，杨阜回来，关西的众将领问："袁、曹胜败在谁？"杨阜说："袁绍宽容却不果断，喜欢谋划却优柔寡决；不果断就没有威望，寡决就错过时机，现在虽强，但终究不能成就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遇事决断毫不迟疑，法令统一而士兵精锐，能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所任用的人各尽其力，是个定能完成大事的人。"

曹操派治书侍御史河东人卫觊镇抚关中，此时从四面八方回来很多难民，关中众将领大多收为部众。卫觊写信给荀彧说："关中是富饶的地方，最近遭受饥荒战乱，人民流入荆州的十多万家，现在听到本土安宁，都思念回归；而回归的人无法谋生，众将领各自竞相招揽来作为他们的部众，郡县贫困弱小，不能跟他们竞争，于是将领们势力强大，一旦有了变故，必有后患。盐，是国家的一大财富，战乱以来无人管理，现应照以前的制度，设置官吏负责专卖，用所赚的钱来购置铁犁和耕牛，如有回归的百姓，就供应给他们，让他们勤劳耕耘，积蓄粮食，使关中富裕起来，远方的流民听说之后，一定会日夜兼程，竞相回乡。再派司隶校尉留在关中，主持这一地区的事务，那么众将领的势力就会日益削弱，而郡县官府和百姓的

力量就会日益强盛，这是强本弱敌的好办法。"荀彧将卫觊的建议上报曹操，曹操采纳了这一建议。开始派谒者仆射为主管盐政的官员，司隶校尉在弘农设置官署，关中从此归顺。

袁绍派人向刘表求援，刘表许诺却一直不派援军来，也不援助曹操。从事中郎将南阳人韩嵩、别驾零陵人刘先劝刘表说："现在两雄相争，天下的重心落在将军这里。如想有所作为，乘他们两败俱伤时起兵；如果不想这样，就应当选择一个应归从的。怎么能拥兵十万，坐观成败，碰上求援而不愿相助，看到贤人而不肯归附呢？这样，两家的怨恨必定会集中到将军，恐怕无法中立了。曹操善于用兵，贤人豪杰大多归附他，他的势头一定能打败袁绍，然后移兵来进攻长江、汉水一带，恐怕将军就不能抵御了。如今最好的计策，不如以荆州归附曹操，曹操必然会感激将军的大德；将军可以长享福禄，传之后代，这是万全之策。"蒯越也劝刘表这样办，刘表迟疑不决，于是派韩嵩到许县，并对他说："如今不知谁来平定天下，而曹操拥天子定都许县，你为我观察一下形势。"韩嵩说："圣人对节操可以通达权变，次等的只能严守节操。我属于守节者。一旦君臣名分定了，就以死守之；如今我作为将军的臣僚，只听从将军的命令，虽赴汤蹈火，宁死不辞。据我看来，曹公一定会平定天下。将军能上奉顺天子，下归附曹公，派我去可以；如果将军犹豫，我到京城，天子授予我一个职务，又不能辞让，就成了天子的臣子，将军的故吏了。做国君的臣子就要为国君效命，那么我只有遵守天子的命令了，在道义上就无法再为将军效命了。愿将军三思，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心意！"刘表以为韩嵩害怕出使，就强迫他去。韩嵩到许县，下诏任命韩嵩为侍中、零陵太守。回来后，极力称颂朝廷、曹公的美德，劝刘表派儿子入京侍奉天子。刘表大怒，以为韩嵩怀有二心，召集全体部下，排列兵马，手持符节，要杀韩嵩，刘表责备他说："韩嵩，你竟敢怀有二心！"众人都很害怕，想要韩嵩认错。韩嵩不动声色，从容地对刘表说："是将军辜负了我，我没有辜负将军！"并重述

了前面讲过的话。刘表的妻子蔡氏劝阻道："韩嵩，是楚国人瞻仰的人物；再说他的话正直，杀他没有罪名。"刘表仍然怒气未消，就拷打诛杀他的随行人员，终于知道韩嵩没有背叛的意思，才没有杀他，而把他囚禁起来。

6 扬州的叛贼首领郑宝想劫掠居民到长江以南，他认为淮南人刘晔，是皇族的名人，想劫持他，逼他倡导这一谋划，刘晔为此忧虑。适逢曹操派使者到扬州，来调查事件，刘晔邀使者和自己一起回家。郑宝前来问候使者，刘晔就留他一起参加宴会饮酒，亲自杀了他，砍下他的头命令其部众，说："曹公有令，敢有妄动的，与郑宝同罪！"郑宝部众的几千人都被镇服了，推举刘晔为主。刘晔把郑宝的部众交给庐江太守刘勋，刘勋奇怪，问何原因，刘晔说："郑宝没有法制，他的部众一向以抢掠维持生存；我没有什么名位作为资本，而要整顿他们，必然引起怨恨，恐怕难以持久，所以把他们交给你了！"刘勋因为收容袁术的部众太多，没有办法供养，于是派遣堂弟刘偕去上缭向各个宗党首领求助米粮，没能满足所求的数量，于是刘偕请刘勋派兵袭击他们。

孙策恶勋兵强[1]，伪卑辞以事勋曰："上缭宗民数欺鄙郡，欲击之，路不便。上缭甚富实，愿君伐之，请出兵以为外援。"且以珠宝、葛越赂勋[2]。勋大喜，外内尽贺，刘晔独否，勋问其故，对曰："上缭虽小，城坚池深，攻难守易，不可旬日而举也。兵疲于外而国内虚，策乘虚袭我，则后不能独守。是将军进屈于敌，退无所归，若军必出，祸今至矣。"勋不听，遂伐上缭；至海昏，宗帅知之，皆空壁逃迁，勋了无所得。时策引兵西击黄祖，行及石城[3]，闻勋在海

昏，策乃分遣从兄贲、辅将八千人屯彭泽[4]，自与领江夏太守周瑜将二万人袭皖城，克之，得术、勋妻子及部曲三万余人；表汝南李术为庐江太守，给兵三千人以守皖城，皆徙所得民东诣吴。勋还至彭泽，孙贲、孙辅邀击，破之。勋走保流沂，求救于黄祖，祖遣其子射率船军五千人助勋。策复就功勋，大破之。勋北归曹操，射亦遁走。

策收得勋兵二千余人，船千艘，遂进击黄祖。十二月，辛亥，策军至沙羡，刘表遣从子虎及南阳韩晞，将长矛五千来救祖。甲寅，策与战，大破之，斩晞。祖脱身走，获其妻子及船六千艘，士卒杀溺死者数万人。

策盛兵将徇豫章，屯于椒丘，谓功曹虞翻曰："华子鱼自有名字[5]，然非吾敌也。若不开门让城，金鼓一震，不得无所伤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见华歆曰："窃闻明府与鄙郡故王府君齐名中州，海内所宗，虽在东垂，常怀瞻仰。"歆曰："孤不如王会稽[6]。"翻复曰："不审豫章资粮器仗，士民勇果，孰与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会稽，谦光之谭耳；精兵不如会稽，实如尊教。孙讨逆智略超世[7]，用兵如神，前走刘扬州，君所亲见；南定鄙郡，亦君所闻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资粮，已知不足，不早为计，悔无及也。今大军已次椒丘，仆便还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与君辞矣。"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归，孙会稽来，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旦，遣吏赍迎。策便进军，歆葛巾迎策。策谓歆曰："府君年德名望，远近所归；策年劝稚，宜修子弟之礼。"便向歆拜，礼为上宾。

孙盛曰：歆既无夷、皓韬邈之风[8]，又失王臣匪躬之操[9]，桡心于邪儒之说，交臂于陵肆之徒，位夺节堕，咎孰大焉！

7 策分豫章为庐陵郡，以孙贲为豫章太守，孙辅为庐陵太守。会僮芝病，辅遂进取庐陵，留周瑜镇巴丘。

孙策之克皖城也，抚视袁术妻子；及入豫章，收载刘繇丧，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称之。

会稽功曹魏腾尝迕策意，策将杀之，众忧恐，计无所出。策母吴夫人倚大井谓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10]，方当优贤礼士，舍过录功。魏功曹在公尽规，汝今日杀之，则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见祸之及，当先投此井中耳！"策大惊，遽释腾。

【注释】

①恶（wù 误）：憎恨，讨厌。

②葛越：即葛布。

③石城：属海昏县。在今江西永修县境。

④彭泽：县名。在今江西湖口县。

⑤华子鱼：华歆字。

⑥王会稽：即会稽太守王朗。

⑦孙讨逆：即讨逆将军孙策。

⑧皓：四皓，即商山四皓。汉初商山的四个隐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用里先生。四人须眉皆白，故称"四皓"。

⑨匪躬：舍己尽忠，不计个人得失。

⑩集：成功。

【译文】

孙策憎恨刘勋兵力强大，假装谦卑来侍奉刘勋，说："上缭宗党部众屡次欺负本郡，我想打击他们，只是路不便。上缭很富饶，希望你出兵征伐，我请求出兵作为外援。"并且用珠宝、葛布贿赂刘勋。刘勋大喜，内外都向他祝贺，只有刘晔不这样，刘勋问他是什么原因，回答说："上缭虽然小，但城墙坚固，壕沟宽深，易守难攻，不能在十天内攻克。军队在外征战疲乏而国内空虚，孙策乘虚袭击我，那么后方就不能自守。这样将军前进受到敌阻拦，后退没有归宿，如果军队一定要出动，灾难顷刻就会降临。"刘勋不听，于是出征上缭；到海昏，宗党首领得知，都卷走了所有财物，刘勋一无所获。这时孙策率兵西击黄祖，走到石城，听说刘勋在海昏，孙策于是分派堂兄孙贲、孙辅率八千人驻彭泽，自己和兼任江夏太守的周瑜率两万人袭击皖城，得胜，俘获袁术、刘勋的妻子儿女以及部众三万多人；孙策上表推荐汝南人李术为庐江太守，拨给他三千人守皖城，把所俘获的人全部东迁到吴郡。刘勋回到彭泽，孙贲、孙辅出兵拦击，打败刘勋。刘勋退保流沂，向黄祖求救，黄祖派儿子黄射率水军五千人援助刘勋。孙策又来攻打刘勋，刘勋大败。刘勋向北归附曹操，黄射逃走。

孙策收编刘勋士兵二千多人，缴获船只千艘，于是进军攻击黄祖。十二月，初八，孙策的军队到达沙羡，刘表派侄子刘虎和南阳人韩晞，率长矛军五千来救黄祖。十一日，孙策与他们交战，大胜，杀了韩晞。黄祖脱逃，俘获黄祖的妻子儿女及其船只六千艘，士兵被杀死、淹死的有几万人。

孙策聚集强大的兵力将攻打豫章，驻军椒丘，他对功曹虞翻说："华歆虽有名声，但不是我的敌手。如果他不开门让城，战鼓一响，不可能没有伤害。你就前往，表明我的意思。"虞翻于是去见华歆说："我早闻您和本郡前任太守王朗在中州齐名，是海内所崇拜的人物，我虽然在东部边陲，心中却一直景仰您。"华歆说："我不如

王朗。"虞翻又说："不知豫章郡的资源粮草、武器装备、民众的果敢和猛勇，跟本郡会稽相比，谁强？"华歆说："远远不如。"虞翻说："您说不如王朗，这是谦虚的话；您说精兵不如会稽郡，确实如您所说。孙策智慧谋略超世，用兵如神，以前他打败刘繇，是您亲眼看到的；向南平定本郡会稽，也是您所知道的。如今您想坚守孤城，自知物资粮草不够，如不早作安排，后悔莫及。现在孙策的大军已驻进椒丘，我就要回去，如果明天中午接不到您的檄文，我就与您告辞了。"华歆说："久居江南，一直想北归故里，孙策来，我就离去。"于是连夜写好檄文，第二天早上，派官吏带着檄文去迎接孙策。孙策便进军，华歆戴着葛巾迎接孙策。孙策对华歆说："您年高德厚，名望很高，远近归服，我年幼无知，该行子弟之礼。"就向华歆下拜，把他尊为上宾。

孙盛评论说：华歆既没有伯夷、四皓隐居远世的淡泊德风，又失去朝廷臣子舍己尽忠的高尚操节，屈就于邪儒虞翻的游说之辞，交结孙策那样的狂妄之徒，以致地位被夺，名节被毁，还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呢！

7 孙策分出豫章郡的部分为庐陵郡，任命孙贲为豫章太守，孙辅为庐陵太守。适逢僮芝生病，孙辅于是进军攻取庐陵，留周瑜镇守巴丘。

孙策攻克皖城，安抚照顾袁术的妻子儿女；等进入豫章，又收敛运送刘繇的灵柩回故乡，善待他的全家。士大夫因此称赞他。

会稽郡功曹魏腾曾经顶撞过孙策的意见，孙策要杀他，众人忧虑害怕，不知如何是好。孙策的母亲吴夫人靠着一口大井对孙策说："你刚刚来到江南，你的事业还没有成功，正应当礼贤下士，不计较以前的过失，录用有功的人才。魏功曹为公尽职，你今天杀了他，那么明天人人都会背叛你。我不忍心看到灾难临头，现在就先跳进这口井里！"孙策大惊，马上放了魏腾。

初，吴郡太守会稽盛宪举高岱孝廉，许贡来领郡，岱将宪避难于营帅许昭家。乌程邹伦、钱铜及嘉兴王晟等各聚众万余或数千人，不附孙策。策引兵扑讨，皆破之。进攻严白虎，白虎兵败，奔余杭[1]，投许昭。程普请击昭，策曰："许昭有义于旧君，有诚于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

8 曹操复屯官渡。操常从士徐他等谋杀操，入操帐，见校尉许褚，色变，褚觉而杀之。

9 初，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操从容谓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备方食，失匕箸[2]；值天雷震，备因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服等同谋。会操遣备与朱灵邀袁术，程昱、郭嘉、董昭皆谏曰："备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术既南走，朱灵等还。备遂杀徐州刺史车胄，留关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还小沛。东海贼昌豨及郡县多叛操为备。备众数万人，遣使与袁绍连兵，操遣司空长史沛国刘岱、中郎将扶风王忠击之，不克。备谓岱等曰："使汝百人来，无如我何；曹公自来，未可知耳！"

五　年

1 春，正月，董承谋泄；壬子[3]，曹操杀承及王服、种辑，皆夷三族。

操欲自讨刘备，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操曰："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郭嘉曰："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

郡，高岱把盛宪藏在营帅许昭家中避难。乌程人邹伦、钱铜和嘉兴人王晟等，各自聚集部众一万多或几千人，不归附孙策。孙策率兵征讨，一一击败了他们。又进攻严白虎，严白虎兵败，逃奔余杭，投靠许昭。程普请求进击许昭，孙策说："许昭对我过去的主人盛宪有义，对我的老朋友严白虎诚恳，这是大丈夫的志气。"于是放过了许昭。

8 曹操又驻兵官渡。曹操身边的侍从徐他等要谋杀曹操，进曹操的营帐，看见校尉许褚，脸色大变，许褚觉察，就把他们杀了。

9 起初，车骑将军董承自称受了献帝衣带中的密诏，和刘备一起谋杀曹操。曹操从容地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了，袁绍之流，是不算数的！"刘备正在吃饭，吓得手中的汤匙和筷子都掉了；正巧天上打了个响雷，刘备乘机说："圣人说'迅雷和狂风会使人改变脸色'，这话实在有理！"于是和董承以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服等一起谋划。时逢曹操派刘备和朱灵拦击袁术，程昱、郭嘉、董昭都劝阻曹操，说："不可派刘备！"曹操后悔，去追他，已经来不及了。袁术向南逃走后，朱灵等率军回。刘备就杀了徐州刺史车胄，留下关羽驻守下邳，署理太守事务，自己回到小沛。东海地方贼人昌豨以及附近的郡县大多背叛曹操投靠刘备。刘备拥军几万人，派使者与袁术联合，曹操派司空长史沛国人刘岱、中郎将扶风人王忠进击，不胜。刘备对刘岱等人说："派你这样的人来一百个，也把我无可奈何；如果曹公亲自来，就不得而知了！"

五年(庚辰，公元 200 年)

1 春，正月，董承的阴谋败泄；壬子日，曹操杀了董承以及王服、种辑，并诛灭三族。

曹操想亲自讨伐刘备，众将领都说："跟您争夺天下的，是袁绍。如今袁绍正要来犯而您却要东征刘备，袁绍乘机攻击我们的背后，怎么办？"曹操说："刘备，是人中的豪杰，现在不去打他，一定会成为今后的祸害。"郭嘉说："袁绍生性迟钝而且多疑，要来一定不

会迅速。刘备刚刚兴起，部众的心还没有完全归附，赶紧去攻打，刘备必败。”曹操的军队于是东征。冀州别驾田丰游说袁绍，说：“曹操跟刘备交战，不可能很快解决战斗。您率军袭击曹操的后方，可一到就平定。”袁绍以儿子生病推辞，没有行动。田丰拿起手杖叩击着地面说：“唉！碰上这样难遇的机会，却因为婴儿的病而放弃它，可惜啊，大事完了！”

曹操攻击刘备，击败了他，俘获了他的妻子儿女；进军攻克下邳，活捉关羽；又出击昌豨，将他打败。刘备逃奔到青州，通过袁谭归附袁绍。袁绍听说刘备到，远离邺城三百里迎接他；往下一个多月，逃亡的散兵才断断回到刘备身边。

曹操率军回到官渡，袁绍才商议进攻许县，田丰说：“曹操已经打败刘备，那么许县就不会再空虚了。况且曹操善于用兵，变化无常，军队虽少，不可轻视，现在不如与他长久地抗衡。将军占据山河险固，拥有四州的民众，外交结英雄豪杰，内从事农耕备战，然后挑选军中的精锐士兵，分出作为奇兵，趁敌方空虚的地方频繁地出击，用它来骚扰黄河以南。敌人救右边我就击其左边，救左边就击其右边，使敌人疲于奔命，百姓无法安居乐业，我没有辛劳而敌人已经困乏，不到三年，可轻而易举地打败敌人。如今放弃克敌制胜的谋略，而凭一战来决定成败，如果不能如愿，后悔也来不及了。”袁绍不听。田丰全力劝阻，触犯了袁绍，袁绍认为他扰乱军心，给他戴上刑具，于是向各州郡发布檄文，历数曹操的罪恶。二月，进军黎阳。

沮授临行，会其宗族，散资财以与之曰：“势存则威无不加，势亡则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马不

敌,君何惧焉!"授曰:"以曹操之明略,又挟天子以为资,我虽克伯圭,众实疲敝,而主骄将怠,军之破败,在此举矣。扬雄有言:'六国蚩蚩[1],为嬴弱姬。'其今之谓乎!"

振威将军程昱以七百兵守鄄城。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绍拥十万众,自以所向无前,今见昱少兵,必轻易,不来攻。若益昱兵,过则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两损其势,愿公无疑。"绍闻昱兵少,果不往。操谓贾诩曰:"程昱之胆,过于贲、育矣[2]!"

袁绍遣其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3]。沮授曰:"良性促狭[4],虽骁勇,不可独任。"绍不听。夏,四月,曹操北救刘延。荀攸曰:"公兵少不敌,必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5],若将渡兵向其后者,绍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禽也。"操从之。绍闻兵渡,即分兵西邀之。操乃引军兼行趣白马,未至十余里,良大惊,来逆战。操使张辽、关羽先登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而还,绍军莫能当者。遂解白马之围,徙其民,循河而西。

绍渡河追之,沮授谏曰:"胜负变化,不可不详。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获,还迎不晚,设其有难,众弗可还。"绍弗从。授临济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济乎!"遂以疾辞。绍不许而意恨之,复省其所部,并属郭图。

绍军至延津南,操勒兵驻营南阪下,使登垒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稍多,步兵不可胜数。"操

曰："勿复白。"令骑解鞍放马。是时，白马辎重就道。诸将以为敌骑多，不如还保营。荀攸曰："此所以饵敌，如何去之！"操顾攸而笑。绍骑将文丑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至。诸将复曰："可上马。"操曰："未也。"有顷，骑至稍多，或分趣辎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大破之，斩丑。丑与颜良，皆绍名将也，再战，悉禽之，绍军夺气。

初，操壮关羽之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使张辽以其情问之，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耳。"辽以羽言报操，操义之。及羽杀颜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刘备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操还军官渡，阎柔遣使诣操，操以柔为乌桓校尉。鲜于辅身见操于官渡，操以辅为右度辽将军，还镇幽土。

【注释】

①蚩(chī痴)蚩：扰扰攘攘貌，忙乱貌。

②贲、育：即孟贲、夏育。他们都是古代的勇士。传说孟贲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虎兕(雄性犀牛)；夏育能生拔牛尾。

③白马：县名。在今河南滑县东。

④促狭：性情急躁。

⑤延津：古渡名。在今河南延津南。

【译文】

沮授临行，召集他的宗族，把家中的财产散发给他们，说："得

势时权威就无所不在,失势时连性命却难自保,可悲哟!"他的弟弟沮宗说:"曹操的兵马敌不过我军,你害怕什么呢?"沮授说:"凭曹操的英明谋略,加上挟持天子作为资本,我们虽然打败了公孙瓒,军队确实疲乏了,而且主上骄傲,将领奢侈,军队的败毁,就在这一仗了。扬雄曾经说过:'六国扰扰攘攘,只是帮助了秦国,削弱了周室。'说的就是今天这样的情形呀!"

振威将军程昱,以七百兵守鄄城。曹操要增拨二千兵给程昱,程昱不肯接受,说:"袁绍拥有十万军队,自认为所向无敌,如今看到我兵少,一定会轻视,不来进攻。如果增加我的军队,袁绍经过时就不会不来攻打,攻打就一定能攻下,这样就白白损失了你我两处的势力,请你不要疑虑。"袁绍听说程昱兵少,果然不去攻打。曹操对贾诩说:"程昱的胆时,超过了孟贲和夏育!"

袁绍派遣他的将领颜良到白马进攻东郡太守刘延。沮授说:"颜良生性急躁,虽然骁勇,不可独当一面。"袁绍不听。夏,四月,曹操向北救援刘延。荀攸说:"如今我们兵少打不过敌人,一定要分散他们的势力才行。您到延津,如果做出要渡兵过黄河奔袁绍后方的样子,袁绍一定率兵向西迎战,然后你率军轻装奔袭白马,攻其不备,颜良就会被擒了。"曹操采纳了这个建议。袁绍听说曹操渡兵黄河,立刻分兵向西拦截。曹操于是率军日夜兼程赶往白马,离白马十多里时,颜良大惊,赶来迎战。曹操派张辽、关羽作先锋出战,关羽看见颜良的战车麾盖,驱马直入,在敌军万人丛中杀了颜良,砍下他的头而回,袁绍的士兵没有能低挡他的。终于解了白马之围,迁走当地的居民,沿着黄河向西而行。

袁绍要渡黄河追赶,沮授劝阻说:"胜负的变化,不能不审慎地考虑。现在应该留驻延津,分兵到官渡,如果他们攻下官渡,再回来迎接留驻的大军渡河也不迟,假如有什么不幸,军队就没有退路了。"袁绍不听。沮授临渡河时感叹道:"主上狂妄自大,部下急功近利,悠悠黄河呀,我们能渡吗?"于是称病辞职,袁绍不同意;心里恨

他，又减少他的军队并将其归属郭图。

袁绍率军到延津的南面，曹操率兵在南阪下驻扎，派人登上营垒了望袁绍的军队，报告说："大约有五六百骑兵。"过一会儿，又报告说："骑兵渐渐增多，步兵多得无法数。"曹操说："不要再报告了。"命令骑兵解下马鞍，放出马匹。这时，从白马西迁的辎重已上路。众将领认为敌人骑兵多，不如退保军营。荀攸说："这是在引诱敌人，怎么能离去呢？"曹操回头看着荀攸微微一笑。袁绍的骑将文丑和刘备率五六千骑兵前后来到。众将领又说："可以上马了。"曹操说："不到时候。"过一会儿，骑兵来的更多了，有的要分别攻击辎重。曹操说："可以了！"于是都上马。这时曹操的骑兵不满六百，曹操挥兵进击袁军，把袁军打得大败，杀了文丑。文丑和颜良，都是袁绍的名将，两次战斗，先后把他们都杀死。袁绍军队因而士气衰落。

起初，曹操钦佩关羽的为人，但察觉他的心里没有久留的意思，派张辽去问他为何如此，关羽叹息道："我非常明白曹公待我很优厚；然而我受过刘备的恩德，发誓和他同生共死，不可背叛。我终究不会留下，但要在立功来报答曹公后才离去。"张辽把关羽的话报告曹操，曹操佩服他的义气。等关羽杀了颜良，曹操知道他一定要离去，就重加赏赐。关羽把曹操的赏赐全部封好，留下一封信向曹告辞，就去投奔在袁绍军中的刘备。曹操左右的人要去追赶，曹操说："他是各为其主，不要追了。"

曹操率军回到官渡，阎柔派使者来晋见曹操，曹操任命阎柔为乌桓校尉。鲜于辅亲自到官渡拜见曹操，曹操任命他为右度辽将军，回去镇守幽州。

2 广陵太守陈登治射阳[1]，孙策西击黄祖，登诱严白虎余党，图为后害。策还击登，军到丹徒，须待运粮。初，策杀吴

郡太守许贡[2],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仇。策性好猎,数出驱驰,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率遇贡客三人,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策创甚,召张昭等谓曰:"中国方乱,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3],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丙午,策卒,时年二十六。

权悲号,未视事,张昭曰:"孝廉[4]!此宁哭时邪!"乃改易权服,扶令上马,使出巡军。昭率僚属,上表朝廷,下移属城[5],中外将校,各令奉职。周瑜自巴丘将兵赴丧[6],遂留吴,以中护军与张昭共掌众事。时策虽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江、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遂委心而服事焉。

3 秋,七月,立皇子冯为南阳王;壬午,冯薨。

4 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操应袁绍,绍遣刘备将兵助辟,郡县多应之。绍遣使拜阳安都尉李通为征南将军,刘表亦阴招之,通皆拒焉。或劝通从绍,通按剑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绍虽强盛,终为之虏耳。吾以死不贰。"即斩绍使,送印绶诣操。

通急录户调[7],朗陵长赵俨见通曰:"方今诸郡并叛,独阳安怀附,复趣收其绵绢,小人乐乱,无乃不可乎?"通曰:"公与袁绍相持甚急,左右郡县背叛乃尔,若绵绢不调送,观听者必谓我顾望,有所须待也。"俨曰:"诚亦如君

虑，然当权其轻重。小缓调，当为君释此患。”乃书与荀彧曰：“今阳安郡百姓困穷，邻城并叛，易用倾荡，乃一方安危之机也。且此郡人执守忠节，在险不贰，以为国家宜垂慰抚；而更急敛绵绢，何以劝善！”彧即白操，悉以绵绢还民，上下欢喜，郡内遂安。通击群贼瞿恭等，皆破之，遂定淮、汝之地。

时操制新科，下州郡，颇增严峻，而调绵绢方急。长广太守何夔言于操曰：“先生辨九服之赋以殊远近[68]；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乱[69]。愚以为此郡宜依远域新邦之典，其民间小事，使长吏临时随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顺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业，然后乃可齐之以法也[70]。”操从之。

刘备略汝、颍之间，自许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将军方有目前急，其势不能相救，刘备以强兵临之，其背叛故宜也。备新将绍兵，未能得其用，击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将骑击备，破走之，尽复收诸叛县而还。

备还至绍军，阴欲离绍，乃说绍南连刘表。绍遣备将本兵复至汝南，与贼龚都等合，众数千人。曹操遣将蔡杨击之，为备所杀。

袁绍军阳武，沮授说绍曰：“北兵虽众而劲果不及南，南军谷少而资储不如北；南幸于急战，北利在缓师。宜徐持久，旷以日月。”绍不从。八月，绍进营稍前，不沙塠为屯[71]，东西数十里。操亦分营与相当。

【注释】

①射阳:县名。在今江苏淮安。

②吴郡:郡名。楚汉之际分会稽郡置,汉武帝后废。东汉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复置。治所在吴县(今苏州市)。辖境相当今江苏上海长江以南,大茅山以东,浙江长兴、吴兴、天目山以东,与建德以下的钱塘江两岸。三国吴后逐渐缩小。

③三江:吴淞江、钱塘江、浦阳江。

④孝廉:孙权先任阳羡县长时,被郡推举为孝廉。

⑤移:即移文。旧时公文的一种。

⑥巴丘:在今江西峡江县。

⑦户调:东汉末起按户征收的税。

⑧九服:相传古代天子所住京都以外的地方按远近分为九等,叫九服。方圆千里之内称王畿,其外方圆五百里叫侯服,以此类推为甸、男、采、卫、蛮、夷、镇、藩等九服。

⑨三典:轻、中、重三类刑法。据《周礼·秋官大司寇》载,新建国用轻典,治平国用中典,战乱国用重典。即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程度不一的刑法。

⑩齐:整治。

⑪塠(duī堆):小丘。

【译文】

2广陵太守陈登在射阳设立郡府,孙策向西进击黄祖,陈登引诱严白虎的余党,企图让他们危害孙策后方。孙策回军攻击陈登,率军到丹徒,等待粮食运来。起初,孙策杀死吴郡太守许贡,许贡的奴仆和门客潜匿民间,准备为许贡报仇。孙策喜欢出外游猎,经常策马飞奔,他骑的是一匹飞快的骏马,左右侍从的马绝难跟上。一次,突然遇上许贡的三名门客,他们射中了孙策的面颊,后面的侍从马上赶来,三名门客全被刺死。孙策受伤很重,于是召来张昭等,对他们说:"中原正在战乱,凭着吴、越的军民,三江的险固,完全可以观望成败,你们要好好地辅佐我的弟弟!"喊来孙权,给他佩戴上印绶,对他说:"率江东之军,在敌我两阵之间运筹惟幄,与天下英雄

争胜败，你不如我；选拔贤才，任用能人，使他们各尽忠心来保卫江东，我不如你。”初四，孙策去世，这时他二十六岁。

孙权悲痛哭号，不理军政事务，张昭说：“孝廉！这难道是哭的时候吗？”于是更换孙权的服装，扶他上马，让他去巡视各军。张昭率领官僚们，上表奏报天子，下公文通告所属各城，内外将校，命令他们各自奉公职守。周瑜从巴丘率兵来奔丧，就留在吴郡，被任命为中护军和张昭共理军政事务。当时孙策虽然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江、庐陵等郡，但幽远险僻的地区，仍没有全部归顺，流亡寓居的士大夫，都以个人安危来决定去留，没有跟孙氏政权建立稳固的君臣关系，但张昭、周瑜等认为孙权可以和他们共同完成大业，于是全心全意为孙权效力。

3 秋，七月，立献帝的儿子刘冯为南阳王。十二日，刘冯去世。

4 汝南黄巾军刘辟等背叛曹操响应袁绍，袁绍派遣刘备率兵援助刘辟，附近的郡县纷纷响应。袁绍派使者任命阳安都尉李通为征南将军，刘表也暗中征召他，李通都拒绝了。有人劝李通归附袁绍，李通握着剑柄呵斥道：“曹公英明睿智，一定能平定天下；袁绍虽然强盛，终究会成为曹公的俘虏。我至死不二。”随即杀了袁绍的使者，把袁绍给他的印绶上交曹操。

李通加紧按户征收绵绢，朗陵县长赵俨拜见李通说：“如今各郡都叛离，只有阳安归附，又催收他们的绵绢，这样小人会乘机作乱，恐怕不行吧？”李通说：“曹公和袁绍相互攻打得很紧，左右的郡县又都背叛，如果不征收绵绢送给曹公，有人一定会认为我静坐观望，有所等待。”赵俨说：“你考虑的也确实有理，但是应当权衡事物的轻重。稍微缓一点征收，我来为你解除这个忧患。”于是写信给荀彧说：“如今阳安郡百姓穷困，附近各城都已叛离，阳安郡很容易被他们颠覆，这是一方安危存亡的关键时刻。阳安郡的人保持忠节，在危险的处境中不怀二心，我认为国家应该加以慰抚；反而急征绵绢，这将凭什么来勉励人们从善呢？”荀彧随即报告曹操，于是把征

收的绵绢全部还给百姓，上上下下都高兴，阳安郡内于是安定。李通打击瞿恭一伙，获全胜，于是平定了淮水、汝水一带地区。

这时曹操制定了新的法令，下到州郡，颇为严厉，而且征收绵绢正急迫。长广太守何夔向曹操进言道："古代的君王分别九服的赋税，用来区辨远近亲疏；制定三典的刑法，用来辨明治世和乱世。我认为长广郡应当按照新归附的边远地区较轻的法律，至于民间小事，可让地方长官临时自行处理，这样上不违背朝廷正法，下可顺应百姓的心意。等到了三年，人民安定了他们的职业，然后才能推行统一的法典来整治他们。"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

刘备攻打汝水、颍水一带，从许县往南，官民不安宁，曹操为此忧虑。曹仁说："南方认为大将军正与袁绍相持到危急关头，势必无法去救援，刘备率强兵压境，他们的背叛是理所当然的了。刘备刚刚统帅袁绍的军队，还不能完全控制他们，我们去攻打刘备，可以打败他。"曹操就让曹仁率骑兵出击刘备，刘备战败逃走，曹仁又收复全部叛离的各县然后返回。

刘备回到袁绍军中，暗自打算离开袁绍，于是劝袁绍与南方的刘表联合。袁绍派刘备率他原来的军队再到汝南，与贼匪龚都等联合，有部众几千人。曹操派部将蔡杨攻击刘备，被刘备杀死。

袁绍驻军阳武，沮授劝袁绍说："北军虽然多但战斗力不如南军，南军粮少而储备不如北军；南军利于速战，北军利于持久战。所以我们应该迟缓持久，拖延时间"。袁绍不听。八月，袁绍把军营往前稍稍移动，靠沙丘驻扎，东西连绵几十里。曹操也分开部队，与袁绍的军营对垒驻扎。

5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6 曹操出兵与袁绍战，不胜，复还，坚壁。绍为高橹，起土

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而行。操乃为霹雳车[1]，发石以击绍楼，皆破；绍复为地道攻操，操辄于内为长堑以拒之。操众少粮尽，士卒疲乏，百姓困于征赋，多叛归绍者。操患之，与荀彧书，议欲还许，以致绍师。彧报曰："绍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败。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2]，是天下之大机也。且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何向而不济！今谷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者，以为先退则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操从之，乃坚壁持之。

操见运者，抚之曰："却十五日为汝破绍[3]，不复劳汝矣。"绍运谷车数千乘至官渡。荀攸言于操曰："绍运车且暮至，其将韩猛锐而轻敌，击，可破也！"操曰："谁可使者？"攸曰："徐晃可。"乃遣偏将军河东徐晃与史涣邀击猛，破走之，烧其辎重。

冬，十月，绍复遣车运谷，使其将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送之，宿绍营北四十里。沮授说绍："可遣蒋奇别为支军于表，以绝曹操之钞。"绍不从。

许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师拒我，许下余守，势必空弱。若分遣轻军，星行掩袭，许可拔也。许拔，则奉迎天子以讨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溃，可令首尾奔命[4]，破之必也。"绍不从，曰："吾要当先取操。"会攸家犯法，审配收系之，攸怒，遂奔操。

操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来⑤,吾事济矣!"既入坐,谓操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操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操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辎重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若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营,自将步骑五千人,皆用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⑥,夜从间道出,人抱束薪,所历道有问者,语之曰:"袁公恐曹操钞略后军,遣兵以益备。"闻者信以为然,皆自若。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会明。琼等望见操兵少,出陈门外,操急击之,琼退保营,操遂攻之。

【注释】

①霹雳车:古时战争用的一种发射石头的车。因其发射时声如霹雳,故名。

②乘:战胜。

③却:过后,再过。

④首尾:犹言前后。

⑤子卿:许攸,字子远,称"子卿",尊敬之意。

⑥枚:形状像筷子,两端有小绳,古时行军袭敌时,衔在口中,绳系颈上,使人不便说话,以免发出声响。

【译文】

5 九月,初一,日食。

6 曹操出兵与袁绍交战，不胜，又退回，坚守营垒。袁绍建造高楼台，堆起土山，居高向曹操营中射击，营中的人都顶着盾牌行走。曹操就造霹雳车，发射石块来攻击袁绍的楼台，楼台全部被摧毁；袁绍又挖地道攻打曹操，曹操就在营内掘长长的深沟来抵抗。曹操兵少粮尽，士兵疲乏，百姓被赋税困扰，纷纷背叛曹操而归附袁绍。曹操为之忧虑，写信给荀彧，计划想回到许县，用这个办法来引诱袁绍深入。荀彧回信说："袁绍把全部人马聚结官渡，想与您决出胜败。您用最弱之军抵挡最强之师，如果不能制服敌人，就一定被敌人制服，这是夺取天下的重要关健。况且袁绍，只是一个普通人中的雄杰而已，能够收揽人才却不能使用。凭您的神武和明智，再加上名正言顺的地位，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如今粮食虽少，还不像楚、汉在荥阳、成皋之间对峙的情形。那时刘邦、项羽没有肯先退走的，认为先退就处于下风。您以只有袁军十分之一的兵力，坚守自己的地盘，扼住袁军的咽喉，使它无法前进，已经有半年了。事情发展到后来，一定会发生变化，这是出奇制胜的时候，不可失去。"曹操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坚守壁垒与袁军相持。

曹操看见运粮的人，安抚他们说："再过十五天，为你们打败袁绍，不再辛苦你们了。"袁绍运粮车几千辆到官渡。荀攸向曹操进言道："袁绍运粮的车队很快就要到了，押运的将领韩猛精锐却轻敌，打他，可以取胜！"曹操问："派谁合适呢？"荀攸说："徐晃合适。"于是派偏将军河东人徐晃和史涣拦击韩猛，击退韩猛，放火烧了敌军的辎重。

冬，十月，袁绍又派车辆运粮，让他的部将淳于琼率兵一万多人护送，住宿在袁绍大营的北面四十里。沮授劝说袁绍："可派蒋奇另外组成一个支队在运粮车队的外围，以防曹操来夺取。"袁绍不听。

许攸说："曹操兵少而倾巢出动来抗拒我，许县由剩余的少量部队留守，防备一定空虚。如果分派轻装队伍，夜行偷袭，可以攻克

许县。攻克了许县,就奉迎天子来讨伐曹操,曹操就会成为俘虏。如果一时攻不下,也可让曹操前后奔命,这样一定能够打败他。"袁绍不听从,说:"我应当要先取曹操。"时逢许攸家里人犯法,审配将其收捕,许攸愤怒,就投奔了曹操。

曹操听说许攸来了,来不及穿鞋光着脚出去迎接,拍掌大笑道:"子卿远来,我的事业成功了!"入坐后,许攸对曹操说:"袁军强盛,用什么来对付它?现在有多少粮食?"曹操说:"还可支付一年"。许攸说:"没那么多,你再说!"曹操又说:"可支付半年。"许攸说:"您不想击败袁绍吗?为什么不讲实话?"曹操说:"刚才说的是个玩笑。其实只可支付一个月,对此怎么办?"许攸说:"您孤军独守,外面没有救援而且粮食已尽,这是危急的时刻。袁绍辎重一万多辆在故市、乌巢,驻守的军队防备不严,如果派轻装部队去偷袭,出其不意地出现,烧毁他们储备的粮草,不过三天,袁绍不战自败。"曹操大喜,于是留下曹洪、荀攸防守军营,亲自率步兵骑兵五千人,都用袁军的旗帜,人衔着枚,马被缚住口,夜里从小道出发,人人抱着一捆柴草,经过的路上有人盘问,告诉他说:"袁公怕曹操袭击后面的军队,派兵来加强守备。"听的人信以为真,都照常行事。到乌巢后,包围营寨,点起大火,营中惊慌大乱。刚好天亮起来,淳于琼看见曹操兵少,就率军出营门,曹操急攻,淳于琼退保军营,曹操于是攻打军营。

绍闻操击琼,谓其子谭曰:"就操破琼[1],吾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其将高览、张郃等攻操营。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事去矣,请先往救之。"郭图固请攻操营。郃曰:"曹公营固,攻之必不拔。若琼等见禽,

吾属尽为虏矣。"绍但遣轻骑救琼，而以重兵攻操营，不能下。

绍骑至乌巢，操左右或言："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操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遂大破之，斩琼等，尽燔其粮谷，士卒千余人，皆取其鼻，牛马割唇舌，以示绍军。绍军将士皆恟惧[2]。郭图惭其计之失，复谮张郃于绍曰："郃快军败。"郃忿惧，遂与高览焚攻具，诣操营降。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计画不用，怒而来奔，君有何疑！"乃受之。

于是绍军惊扰，大溃。绍及谭等幅巾乘马[3]，与八百骑渡河。操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余众降者，操尽坑之，前后所杀七万余人。

沮授不及绍渡，为操军所执，乃大呼曰："授不降也，为所执耳！"操与之有旧，迎谓曰："分野殊异[4]，遂用圮绝[5]，不图今日乃相禽也！"授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见禽。"操曰："本初无谋，不相用计，今丧乱未定，方当与君图之。"授曰："叔父、母弟，县命袁氏，若蒙公灵，速死为福。"操叹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虑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寻谋归袁氏，操乃杀之。

操收诏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曰："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况众人乎！"

冀州城邑多降于操。袁绍走至黎阳北岸，入其将军蒋义渠营，把其手曰："孤以首领相付矣！"义渠避帐而处之，使宣号令。众闻绍在，稍复归之。

或谓田丰曰："君必见重矣。"丰曰："公貌宽而内忌，不亮吾忠，而吾数以至言迕之[6]，若胜而喜，犹能救我，今战败而恚，内忌将发，吾不望生。"绍军士皆拊膺泣曰："向令田丰在此，必不至于败。"绍谓逢纪曰："冀州诸人吾军败，皆当念吾，惟田别驾前谏止吾，与众不同，吾亦惭之。"纪曰："丰闻将军之退，拊手大笑[7]，喜其言之中也。"绍于是谓僚属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初，曹操闻丰不从戎，喜曰："绍必败矣。"及绍奔遁，复曰："向使绍用其别驾计，尚未可知也。"

审配二子为操所禽，绍将孟岱言于绍曰："配在位专政，族大兵强，且二子在南，必怀反计。"郭图、辛评亦以为然。绍遂以岱为监军，代配守邺。护军逢纪素与配不睦，绍以问之，纪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节，必不以二子在南为不义也。愿公勿疑。"绍曰："君不恶之邪！"绍曰："先所争者，私情也；公所陈者，国事也。"绍曰："善！"乃不废配，配由是更与纪亲。冀州城邑叛绍者，绍稍复击定之。

绍为人宽雅，有局度[8]，喜怒不形于色，而性矜愎自高，短于从善，故至于败。

【注释】

①就：即使。

②恟(xiōng 凶)：恐惧，惊骇。

③幅巾：古代男子用绢一幅束头发，一种表示儒雅的装束。

④分野：本指封建诸侯的境域。后借用为分界、界限的代称。

⑤圮(pǐ 痞)：毁，绝。

⑥至言：深切中肯的言论。

⑦拊手：击掌，鼓掌。

⑧局度：犹言器量。

【译文】

袁绍听说曹操攻击淳于琼，就对他的儿子袁谭说："即便曹操击败淳于琼，而我拔掉他的军营，他就无处可归了！"于是派他的将领高览、张郃等攻打曹操的军营。张郃说："曹操率精锐士兵前往，一定能击败淳于琼等，淳于琼等败，那么大事就完了，请先去救淳于琼。"郭图坚决请求攻打曹操军营。张郃说："曹公军营坚固，一定不能攻下。如果淳于琼等被擒，我们都将成为俘虏了。"袁绍只派轻骑救援淳于琼，而用重兵攻打曹操军营，攻不下。

袁绍的骑兵到了乌巢，曹操左右中有人说："贼骑渐渐靠近，请分兵抗拒。"曹操愤怒道："贼到了身后，再报告！"士兵们都殊死奋战，于是大破敌军，斩了淳于琼等，烧毁袁军的全部粮食，杀死袁军士兵一千多人，全割下鼻子，牛马割下嘴唇和舌头，把它给袁绍的军队看。袁军将士都非常恐惧。郭图对自己的计谋失策感到惭愧，又在袁绍的面前说张郃的坏话："张郃对我军失败幸灾乐祸"。张郃又气又怕，于是和高览放火烧了进攻军营的器械装备，到曹操的军营投降。曹洪生疑不敢受降，荀攸说："张郃因计划不被采用，气愤至极而来投奔，你有什么可怀疑的？"于是接受了投降。

这时袁绍的军队惊惧混乱，突然崩溃。袁绍和袁谭等连帽子也没戴，只头著幅巾乘马跟八百名骑兵渡过黄河。曹操追赶不上，就全部收缴了袁军的辎重、图书、珍宝。把其余投降的袁军全部活埋，前前后后杀了七万多人。

沮授没赶上袁绍渡河，被曹操的军队俘获，于是大喊道："我不投降，只是被抓而已！"曹操与他有老交情，亲自迎接他，说："地理上的差异，使我们相互隔绝，想不到今天你被我捉到！"沮授说："袁

绍失策，自取失败而逃奔北方，我智慧和力量都无法展开，应该被擒。”曹操说：“袁绍没有谋略，不用你的计策，现在战乱没有平定，正应当和你共同谋划”。沮授说：“我的叔父，母弟，他们的性命都操在袁绍的手中，如蒙您不弃，请快点杀死我，这才是我的福气。”曹操叹息说：“我如早点得到你，天下之事完全用不着忧虑了”。于是赦免了沮授，并且给他很好的待遇。不久，沮授谋划回归袁绍，曹操就把他杀了。

曹操在收缴袁绍的书信中，得到许县和军队中一些人写给袁绍的信，通通烧了，说：“当袁绍强盛时，我尚且不能自保，何况众人呢？”

冀州郡的城邑纷纷投降曹操。袁绍逃至黎阳北岸，进入他部将蒋义渠的军营，拉着他的手说：“我把我的脑袋托付给你了！”蒋义渠让出营帐给袁绍住下，让他发号施令。部众们听说袁绍在，渐渐又来归附。

有人对田丰说：“你一定被重用。”田丰说：“袁绍表面上宽容却内心猜忌，不相信我的忠诚，而我屡次以直言冒犯他，如果胜利了他高兴，或许能放过我，如今战败，他一定愤怒，内心猜忌就会萌发，我没有指望活命了”。袁绍的将士都捶胸哭泣道：“如果以前田丰在这里，一定不至失败。”袁绍对逢纪说：“冀州众人听说我军失败，都在挂记我，只有田丰从前劝止过我，与众不同，我也惭愧。”逢纪说：“田丰听说将军败退，拍掌大笑，庆幸他说中了。”袁绍这时对部下说：“我不用田丰的计策，果然被他耻笑。”于是杀了田丰。起初，曹操听说田丰没有随军出征，高兴地说：“袁绍必败了”。等到袁绍奔逃，又说：“假如以前袁绍采用田丰的计策，还不知道结局是什么。”

审配的两个儿子被曹操俘获，袁绍的部将孟岱向袁绍进言道：“审配位高权重，族大兵强，而且他的两个儿子在南方，一定怀有反叛的打算。”郭图、辛评也认为是这样。袁绍于是任命孟岱为监军，

替代审配守鄴城。护军逢纪一向与审配不和，袁绍以审配的问题询问逢纪，逢纪说："审配生性刚烈正直，常仰慕古人的气节，一定不会因为两个儿子在南方做出不义的事情，希望你不要多疑。"袁绍说："你不是憎恶他吗？"逢纪说："先前所争斗的，是私情；现在所陈述的，是国事。"袁绍说："好！"于是不废除审配，审配从此与逢纪的关系日益亲近。冀州城邑背叛袁绍的，袁绍又渐渐平定了他们。

袁绍为人宽容文雅，有器量，喜怒不表现在脸上，但生性刚愎自用，不善于听取正确的意见，所以导致失败。

7 冬，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

8 庐江太守李术攻杀扬州刺史严象，庐江梅乾、雷绪、陈兰等各聚众数万在江淮间，曹操表沛国刘馥为扬州刺史。时扬州独有九江，馥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招怀乾、绪等，皆贡献相继。数年中，恩化大行，流民归者以万数。于是广屯田，兴陂堨[1]；官民有畜，乃聚诸生，立学校；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以修战守之备。

9 曹操闻孙策死，欲因丧伐之。侍御史张纮谏曰："乘人之丧，既非古义，若其不克，成仇弃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

操欲令纮辅权内附，乃以纮为会稽东部都尉。纮至吴，太夫人以权年少，委纮与张昭共辅之。纮思惟补察，知无不为。太夫人问扬武都尉会稽董袭曰："江东可保不？"袭曰："江东有山川之固，而讨逆明府恩德在民，讨虏承基，大小用命[2]，张昭秉众事，袭等为爪牙[3]，此地利人和之

时也,万无所忧。"权遣张纮之部,或以纮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于此,权不以介意。

鲁肃将北还,周瑜止之,因荐肃于权曰:"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权即见肃,与语,悦之。宾退,独引肃合榻对饮,曰:"公汉室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肃曰:"昔高帝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耳。若因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此王业也。"权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张昭毁肃年少粗疏,权益贵重之,赏赐储偫[4],富拟其旧。

权料诸小将兵少而用薄者[5],并合之。别部司马汝南吕蒙,军容鲜整,士卒练习[6]。权大悦,增其兵,宠任之。

功曹骆统劝权尊贤接士,勤求损益,飨赐之日[7],人人别进,问其燥湿,加以密意,诱谕使言,察其志趣。权纳用焉。统,俊之子也。"

庐陵太守孙辅恐权不能保江东,阴遣人赍书呼曹操。行人以告,权悉斩辅亲近,分其部曲,徙辅置东。

曹操表征华歆为仪郎、参司空军事。庐江太守李术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权以状白曹操曰:"严刺史昔为公所用,而李术害之,肆其无道,宜速诛灭。今术必复诡说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8],海内所瞻,愿敕执事,勿复听受。"因举兵攻术于皖城。术求救于操,操不救。遂屠其城,枭术

首，徙其部曲二万余人。

10 刘表攻张羡，连年不下。曹操方与袁绍相拒，未暇救之。羡病死，长沙复立其子怿。表攻怿及零、桂，皆平之。于是表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遂不供职贡，郊祀天地，居处服用，僭拟乘舆焉。

11 张鲁以刘璋暗懦，不复承顺，袭别部司马张修，杀之而并其众。璋怒，杀鲁母及弟，鲁遂据汉中，与璋为敌。璋遣中郎将庞羲击之，不克。璋以羲为巴郡太守，屯阆中以御鲁，羲辄召汉昌賨民为兵[9]，或构羲于璋，璋疑之。赵韪数谏不从，亦恚恨。

初，南阳、三辅民流入益州者数万家，刘焉悉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赵韪素得人心，因益州士民之怨，遂作乱，引兵数万攻璋；厚赂荆州，与之连和；蜀郡、广汉、犍为皆应之。

【注释】

①陂(bei 杯)堨(è 饿)：陂，池；堨，犹堰。以土障水。

②用命：听命，效劳。

③爪牙：犹言羽翼，比喻辅佐的人。

④偫(zhì 至)：储备。

⑤料：清理。

⑥练习：熟悉谙习。

⑦飨(xiǎng 响)：用酒食款待人。

⑧阿衡之任：犹言天下重任。阿衡，商代重臣伊尹名。

⑨賨(cóng 从)民：秦汉时期湖南、四川一带的民族。

【译文】

7冬,十月,十二日,有慧星出现在大梁星座。

8庐江太守李术攻打并杀死扬州刺史严象,庐江人梅乾、雷绪、陈兰等各自聚集部众几万人于江淮一带,曹操上表推举沛国人刘馥为扬州刺史。当时扬州只有九江属曹操控制,刘馥单人匹马到合肥这座空城,建立州府,招抚梅乾、雷绪等,他们都不断向朝廷进贡。几年之中,大力推行恩德教化,归附的流民数以万计。于是广行屯田,兴建池塘渠堰;官府百姓有了积蓄,于是招集学生,建立学校;又高筑城墙堡垒,多积木材石头,用来修筑战争的设施装备。

9曹操听到孙策死讯,想乘孙权新丧征伐他。侍御史张纮劝阻说:"乘人的丧事去攻打,不合乎古代道义,如果不能成功,就结了新仇而丢了旧好,不如利用这个机会厚待他。"曹操就上表推举孙权为讨虏将军,兼任会稽太守。

曹操想让张纮辅助孙权归附自己,于是任命张纮为会稽东部都尉。张纮到了吴郡,孙权的母亲认为孙权年纪小,委托张纮和张昭共同辅佐孙权。张纮思想深邃,能补益自己观察上的缺漏,知道要办的事就一定去做。孙权的母亲询问扬武都尉会稽人董袭:"江东可以保住吗?"董袭说:"江东有山川的险固,而且讨逆将军孙策在民间广播恩德,讨虏将军孙权继承基业,大小百官听命,张昭主持军政事务,我等作为辅佐之臣,这正是地利人和的时候,万事可不用担忧。"孙权派张纮到会稽郡上任,有人认为张纮是朝廷任命的官员,恐怕他的志向不仅如此,但孙权并不因此介意。

鲁肃准备北归,周瑜制止他,趁此把鲁肃推荐给孙权,说:"鲁肃的才干正应当受重用,应该广泛招揽像他这样的人才来成就功业。"孙权马上召见鲁肃,与他交谈,大为赏识。宾客们走后,孙权单独留下鲁肃,把榻合并在一起,举杯对饮,孙权说:"如今汉室摇摇欲坠,我想建立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你用什么来辅佐我?"鲁肃说:"从前汉高祖想尊奉义帝却未能成功,是由于项羽从中作梗。今

天的曹操，正如昔日的项羽，将军如何能够去效仿齐桓公、晋文公呢？我私下预料，汉室不可能复兴，曹操也不可能一下被了除掉，为将军着想，只有保守江东，观察天下形势的变化。如果趁北方多事，剿灭黄祖，进讨刘表，把整个长江一带据为己有，这是霸王之业。”孙权说：“如今我尽力经营好这一方本土，只是希望以此来辅佐汉室罢了，你所说的这些不是我能够达到的。”张昭诋毁鲁肃年纪太轻，办事粗糙，孙权却更加看重他，赏赐给他大量的财物，跟他家当初一样的富有。

孙权清理众小将兵少而能力差的，把他们一起合并。别部司马汝南人吕蒙，军容整齐，士兵训练有素。孙权非常高兴，增加他的兵力，宠爱重用他。

功曹骆统劝孙权尊贤纳士，不断征求他们为政的得失，在犒赏宴饮的日子里，分别接见每个人，问寒问暖，加上亲近的态度，鼓励人发表自己的意见，以此观察他们的志向和趣味。孙权采纳实行。骆统，是骆俊的儿子。

庐陵太守孙辅害怕孙权不能保守江东，暗中派人带信去叫曹操南下。送信的人将此事报告了孙权，孙权杀了孙辅的全部亲信，分散他的部众，把孙辅流放到吴郡的东部。

曹操上表征召华歆为议郎、参司空军事。庐江太守李术不肯事奉孙权，而且收容了许多背叛孙权的逃亡者。孙权把这些情况上报曹操，说：“刺史严象，从前是您任用的人，而李术杀害了他，放肆地干出这种无道行为，应该把他迅速诛灭。现在李术一定又用花言巧语向您求救。您身居天下重任，海内景仰，愿您告诫左右，不要再听他的话。”于是举兵到皖城进攻李术。李术向曹操求救，曹操不救。于是孙权攻击皖城，大肆屠杀，把李术枭首示众，迁走他的部众两万多人。

10 刘表攻打张羡，连年攻不下。曹操正与袁绍相持，无暇救援张羡。张羡病死，长沙郡人又拥立他的儿子张怿。刘表攻打张怿以及

零陵、桂阳两郡，全部平定。这时刘表的地盘方圆几千里，拥兵十多万，于是不向朝廷进贡，在郊外祭祀天地，住宅服饰器皿用具，都模仿天子。

11 张鲁认为刘璋昏庸懦弱，不再归顺，袭击别部司马张修，杀了他而且吞并了他的部队。刘璋愤怒，杀了张鲁的母亲和弟弟，张鲁于是占据汉中，与刘璋为敌。刘璋派中郎将庞羲攻打张鲁，不能取胜。刘璋任命庞羲为巴郡太守，驻守阆中以抵御张鲁。庞羲就招募汉昌县的賨民为兵，有人在刘璋面前陷害庞羲，刘璋开始怀疑庞羲。赵韪多次劝说刘璋，刘璋不听，于是心中有了怨恨。

起初，南阳、三辅的人流入到益州的有几万家，刘焉全部收容把他们作为自己的部队，称为“东州兵”。刘璋生性宽厚柔弱，没有威严谋略，东州人欺压残害当地的士著居民，刘璋不能禁止。赵韪一向得人心，利用益州士民对刘璋的怨恨，于是作乱，率兵几万攻打刘璋；用厚礼贿赂荆州的刘表与他联合；蜀郡、广汉、犍为等郡都起来响应。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六十四

汉纪五十六　起重光大荒落，尽旃蒙作噩，凡五年。

孝献皇帝己

建安六年

1 春，二月，丁卯朔[1]，日有食之。

2 曹操就谷于安民[2]。以袁绍新破，欲以其间击刘表。荀彧曰："绍既新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乘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乃止。夏，四月，操扬兵河上，击袁绍仓亭军[3]，破之。秋，九月，操还许。

3 操自击刘备于汝南，备奔刘表，龚都等皆散。表闻备至，自出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4]。备在荆州数年，尝于表坐起至厕，慨然流涕。表怪，问备，备曰："平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5]。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如

流，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

4 曹操遣夏侯渊、张辽围昌豨于东海，数月，粮尽，议引军还。辽谓渊曰：“数日已来，每行诸围，豨辄属目视辽，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计犹豫，故不力战。辽欲挑与语，悦可诱也[6]。”乃使谓豨曰：“公有命，使辽传之。”豨果下与辽语。辽为说操神武，方以德怀四方[7]，先附者受大赏。豨乃许降。辽遂单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8]。豨欢喜，随辽诣操；操遣豨还。

5 赵韪围刘璋于成都。东州人恐见诛灭，相与力战，韪遂败退，追至江州[9]，杀之。庞羲惧，遣吏程祁宣旨于其父汉昌令畿，索贡兵。畿曰：“郡合部曲，本不为乱，纵有谗谤，要在尽诚，若遂怀异志，不敢闻命。”羲更使祁说之，畿曰：“我受牧恩，当为尽节，汝为郡吏，自宜效力。不义之事，有死不为。”羲怒，使人谓畿曰：“不从太守，祸将及家！”畿曰：“乐羊食子[10]，非无父子之恩，大义然也。今虽羹祁以赐畿，畿啜之矣。”羲乃厚谢于璋。璋擢畿为江阳太守。

朝廷闻益州乱，以五官中郎将牛亶为益州刺史；征璋为卿，不至。

6 张鲁以鬼道教民，使病者自首其过，为之请祷；实无益于治病，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11]。民、夷便乐之，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其道。后遂袭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

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鲁为汉宁王。功曹巴西

阎圃谏曰[12]："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富贵。今承制署置，势足斩断，不烦于王。愿且不称，勿为祸先。"鲁从之。

【注释】

①丁卯：此日疑误。

②安民：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南。

③仓亭：在今山东阿县。

④新野：县名。在今河南新野。

⑤髀(bì必)：股部，大腿。

⑥恺：或许。

⑦怀：安抚。

⑧拜：以礼会见。

⑨江州：县名。在今四川重庆。

⑩乐羊食子：事见四十三卷光武建武十二年。

⑪皆以祭酒为治：胡注："鲁以鬼道教民，其来学者，初名为鬼卒，后号祭酒。祭酒各领部众。"

⑫巴西：在今四川阆中。

【译文】

汉纪五十六　起辛巳(公元201年)，止乙酉(公元205年)，共五年。

孝献皇帝己

建安六年(辛巳，公元201年)

1春，三月，丁卯朔，日食。

2曹操移军到粮食较多的安民。曹操认为袁绍刚被击败，想乘这个间隙攻击刘表。荀彧说："袁绍既然刚刚战败，他的部众一定人心涣散，应该乘其危困，最终把他平定，而你想远征长江、汉水一带，如果袁绍收集他的残部余众，乘空虚而出现在我们的后方，那么您

的事业就完了。"曹操于是放弃原来的打算。夏,四月,曹操在黄河边显扬兵力,袭击在仓亭驻守的袁军,将其击败。秋,九月,曹操回到许县。

3 曹操亲自率军在汝南攻击刘备,刘备奔投刘表,龚都等都逃散。刘表听说刘备到,亲自到郊外欢迎,用上宾的礼节接待他,给他增加兵力,让他驻扎在新野。刘备在荆州住了几年,有一次他在刘表那里坐时,起身上厕所,忽然感慨地流下泪来。刘表感到奇怪,问刘备,刘备说:"往常身不离马鞍,屁股上的肉都消了。如今不再骑马,屁股上的肉长了出来。日月如流水,我都快老了,而功业还没有建立,所以悲伤!"

4 曹操派夏侯渊、张辽到东海包围昌豨,几个月后,粮食告尽,就商议率军退回。张辽对夏侯渊说:"几天以来,每次巡视外围阵地,昌豨的目光总是盯着我,他的箭也射得更少了;这一定是昌豨心中犹豫,所以不全力奋战。我想挑起来和他讲话,或许可引诱他投降。"于是派人去对昌豨说:"曹公有令,让张辽传达给你。"昌豨果然走下城墙与张辽讲话。张辽就对他称颂曹操的神武,正以恩德安抚四方,先归附的人可领受大赏。昌豨便答应归降。张辽就一人上了三公山,进入昌豨的家里,以礼会见了昌豨的妻子儿女。昌豨很高兴,跟随张辽去拜见曹操;曹操派昌豨回去。

5 赵韪在成都包围刘璋。东州人害怕被诛灭,就跟赵韪拼力奋战,赵韪因而战败退走,被追到江州,遭杀。庞羲恐惧,派官吏程祁向他的父亲汉昌县令程畿宣明旨意,索求贡兵。程畿说:"郡里召集军队,本来不是为了作乱,即便有谗言诽谤,重要的是要尽到自己的忠诚,如果因此怀有异心,我不敢遵命。"庞羲又派程祈去游说程畿,程畿说:"我受州牧刘璋的恩惠,应当为他尽到自己的忠节,你为庞羲的官吏,自应为他效力。不合乎道义的事情,宁死不为"。庞羲大怒,派人对程畿说:"不服从我的命令,大祸就降临你的全家。"程畿说:"从前乐羊吃他儿子的肉,不是没有父子的恩情,是为大义

才这样做的。如今即使把程祁煮成肉汤来赐给我，我也喝下去了。”庞羲便向刘璋深表歉意。刘璋提升程畿为江阳太守。

朝廷听说益州很乱，任命五官中郎将牛亶为益州刺史；征召刘璋为卿，刘璋不到。

6 张鲁用鬼神邪道教导民众，让病人忏悔自己的过失，再为病人祈祷；这实在对治病无益，然而小人昏愚，竟相共同信奉他。犯了法的人，原谅三次，然后才行刑；不设置长官，全以祭酒来治理。民众、夷人对此很欢迎，流迁寄居在这里的人，不敢不信奉他的鬼道。后来张鲁终于夺取了巴郡。朝廷无力去征讨，于是就恩宠他，任命他为镇民中郎将，兼任汉宁太守，张鲁只是进点贡而已。

百姓中有人在地下得到玉印，部众想尊奉张鲁为汉宁王。功曹巴西人阎圃劝阻说：“汉水流域的人民，有十多万户，资财丰富，土地肥沃，四面险固；上可以辅助天子，成就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其次是做窦融那样人，不失富贵。如今要代表天子，自行设置官职，势必斩断通向齐桓、晋文功业和窦融富贵的途径，不必要为王。希望暂且不要称王号，不要先招惹灾祸。”张鲁听从了阎圃的意见。

七　年

1 春，正月，曹操军谯，遂至浚仪，治睢阳渠[1]。遣使以太牢祀桥玄。进军官渡。

2 袁绍自军败，惭愤，发病呕血；夏，五月，薨。

初，绍有三子，谭、熙、尚。绍后妻刘氏爱尚，数称于绍，绍欲以为后而未显言之。乃以谭继兄后，出为青州刺史。沮授谏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谭长子，当为嗣，而斥使居外，祸其始此矣。”绍曰：

"吾欲令诸子各据一州,以视其能。"于是以中子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

逢纪,审配素为谭所疾[2],辛评、郭图皆附于谭,而与配、纪有隙。及绍薨,众以谭长,欲立之。配等恐谭立而评等为害,遂矫绍遗命,奉尚为嗣。谭至,不得立,自称车骑将军,屯黎阳。尚少与之兵,而使逢纪随之。谭求益兵,审配等又议不与。谭怒,杀逢纪。秋,九月,曹操渡河攻谭。谭告急于尚,尚留审配守邺,自将助谭,与操相拒。连战,谭、尚数败,退而固守。

尚遣所置河东太守郭援,与高干、匈奴南单于共攻河东,发使与关中诸将马腾等连兵,腾等阴许之,援所经城邑皆下。河东郡吏贾逵宁绛[3],援攻之急;城将溃,父老与援约[4],不害逵,乃降,援许之。援欲使逵为将,以兵劫之,逵不动。左右引逵使叩头,逵叱之曰:"安有国家长吏为贼叩头!"援怒,将斩之,或伏其上以救之。绛吏民闻将杀逵,皆乘城呼曰:"负约杀我贤君,宁俱死耳!"乃囚于壶关[5],著土窖中,盖以车轮。逵谓守者曰:"此间无健儿邪,而使义士死此中乎?"有祝公道者,适闻其言,乃夜往,盗引出逵,折械遣去,不语其姓名。

曹操使司隶校尉钟繇围南单于于平阳[6],未拔而救至。繇使新丰令冯翊张既说马腾,为言利害,腾疑未决。傅干说腾曰:"古人有言:'顺德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诛暴乱,法明政治,上下用命,可谓顺道矣。袁氏恃其强大,背弃王命,驱胡虏以陵中国,可谓逆德矣。今将军既事

有道，阴怀两端，欲以坐观成败；吾恐成败既定，奉辞责罪，将军先为诛首矣！”于是腾惧。干因曰：“智者转祸为福。今曹公与袁氏相持，而高干、郭援合攻河东，曹公虽有万全之计，不能禁河东之不危也。将军诚能引兵讨援，内外击之，其势必举。是将军一举，断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将军，将军功名无与比矣。”腾乃遣子超将兵万余人与繇会。

【注释】

①睢阳渠：在今河南睢县境内。

②疾：通“嫉”，妒忌。

③绛：县名。在今山西曲沃。

④父老：对老年人的敬称。

⑤壶关：在今山西长治。

⑥平阳：县名。在今山西临汾。

【译文】

七年（壬申，公元 202 年）

1 春，正月，曹操驻军谯县，就到浚仪，修建睢阳渠。派使者以太牢祀祭桥玄。进军官渡。

2 袁绍自从军队在官渡战败后，悔恨交加，生病吐血；夏，五月，去世。

起初，袁绍有三个儿子，袁谭、袁熙、袁尚。袁绍的后妻刘氏爱袁尚，经常在袁绍面前称赞他，袁绍想把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却没有明说。于是把袁谭过继给自己的哥哥，出去担任青州刺史。沮授劝说：“世说一万人追赶兔子，一人捉到了，其余想得到兔子的人也都作罢，这是名分已经确定的缘故。袁谭是长子，应当作为继承人，

却遣送他到外地居住,灾祸就要从此产生了”。袁绍说:“我想让儿子们各自占据一州,好来考察他们的能力。”于是任命二儿子袁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

逢纪、审配一向被袁谭憎恨,辛评、郭图都依附袁谭,而和审配、逢纪有矛盾。等到袁绍去世,众人认为袁谭是长子,想拥立他。审配等害怕袁谭继位后遭到辛评等人的迫害,就假造袁绍的遗嘱,拥戴袁尚为继承人。袁谭到,不能继位,自称为车骑将军,驻军黎阳。袁尚拨给他很少的兵力,而且派逢纪跟随他。袁谭请求增加兵力,审配等商计后又不给。袁谭发怒,杀死逢纪。秋,九月,曹操渡过黄河攻打袁谭。袁谭向袁尚告急,袁尚留审配守鄴城,亲自率兵援助袁谭,与曹操两军相持。连连交战,袁谭、袁尚屡屡失败,只好退兵坚守营垒。

袁尚派自己任命的河东太守郭援,和高干、匈奴南单于一起攻打河东郡,派使者与关中众将领马腾等联合军队,马腾等暗中答应,郭援一路攻下所经过的城邑。河东郡官吏贾逵守卫绛县,郭援攻得很厉害;城将陷落,城中长老与郭援约定,不杀害贾逵,就投降,郭援答应了。郭援想任用贾逵为部将,用武力挟持他,贾逵不为所动。左右拉贾逵让他叩头,贾逵呵斥他们说:“哪里有国家的官吏给贼匪叩头的!”郭援发怒,要斩他,有人伏在贾逵身上来救护他。绛县的官民听说要杀贾逵,都登上城墙大喊:“背信弃义杀害我们贤明的君子,我们宁愿一起拼死!”于是郭援把贾逵囚在壶关,关在土窖中,用车轮盖住。贾逵对守卫的人说:“这里没有好汉吗,而让义士死在这个地窖中?”有个叫祝公道的人,刚好听到贾逵的话,于是夜里前往,偷偷地领贾逵出来,砸开枷锁,放走贾逵,没有说出自己的姓名。

曹操派司隶校尉钟繇在平阳围攻南匈奴单于,还没有攻下而敌人的救兵来了。钟繇派新丰县令冯翊人张既游说马腾,为他陈述利害。马腾迟疑不决。傅干对马腾说:“古人有句话:‘顺德者昌,逆

德者亡。'曹公尊奉天子，诛除暴乱，法纪严谨，国政修明，上下听命，可称之为顺道。袁氏倚仗自己强大，背弃王命，驱使胡人来侵犯中国，可称之为逆德。如今将军已经事奉有道的曹公，却怀有二心，想坐观成败；我怕成败定下来后，曹公奉天子之命来追究你的罪过，将军就会先挨刀了！"于是马腾恐惧。傅干乘机进言："智者能转祸为福。如今曹公和袁氏相持，而高干、郭援联合攻打河东郡，曹公纵然有万全之计，也不能阻止河东郡不出现危险的局势。将军如能率兵征讨郭援，内外夹击他，势必取胜。将军的这一举动，就斩断了袁氏手臂，解救了一方的危急，曹公一定会深深地感激将军的德行，将军的功名就无与伦比了。"马腾于是派儿子马超率兵一万多人与钟繇会合。

初，诸将以郭援众盛，欲释平阳去。钟繇曰："袁氏方强，援之来，关中阴与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顾吾威名故耳。若弃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谁非寇仇，纵吾欲归，其得至乎！此为未战先自败也。且援刚愎好胜，必易吾军，若渡汾为营，及其未济击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径前渡汾，众止之，不从。济水未半，繇击，大破之。战罢，众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繇之甥也。晚后，马超校尉南安庞德[1]，于鞬中出一头[2]，繇见之而哭。德谢繇，繇曰："援虽我甥，乃国贼也，卿何谢之有！"南单于遂降。

3 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3]，曹操遣夏侯惇、于禁等拒之。备一旦烧屯去[4]，惇等追之。裨将军巨鹿李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狭，草木深，不可追也。"惇等不听，

使典留守而追之，果入伏里，兵大败。典往救之，备乃退。

4 曹操下书责孙权任子[5]，权召群僚会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决。权引周瑜诣吴夫人前定议，瑜曰："昔楚国初封，不满百里之地。继嗣贤能，广土开境，遂据荆、扬，传业延祚，九百余年。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6]，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有何逼迫而欲送质？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见制于人也。极不过一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观其变。若曹氏能率义以正天下[7]，将军事之未晚；若图为暴乱，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吴夫人曰："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质。

八　年

1 春，二月，曹操攻黎阳，与袁谭、袁尚战于城下，谭、尚败走，还邺。夏，四月，操追至邺，收其麦；诸将欲乘胜遂攻之，郭嘉曰："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今权力相侔，各有党与[8]，急之则相保，缓之则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操曰："善！"五月，操还许，留其将贾信屯黎阳。

谭谓尚曰："我铠甲不精，故前为曹操所败。今操军退，人怀归志，及其未济，出兵掩之，可令大溃，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谭大怒，郭图、辛评因谓谭曰："使先公出将军为兄后者，皆审配之谋也。"谭

遂引兵攻尚，战于门外。谭败，引兵还南皮。

别驾北海王修，率吏民自青州往救谭。谭欲更还攻尚，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将斗而断其右手，曰：'我必胜'，其可乎？夫弃兄弟而不亲，天下其谁亲之！彼谗人离间骨肉以求一朝之利，愿塞耳勿听也。若斩佞臣数人，复相亲睦，以御四方，可横行于天下。"谭不从。谭将刘询起兵漯阴以叛谭，诸城皆应之。谭叹曰："今举州皆叛，岂孤之不德邪！"王修曰："东莱太守管统，虽在海表，此人不反，必来。"后十余日，统果弃其妻子来赴谭，妻子为贼所杀。谭更以统为乐安太守[9]。

【注释】

①南安：郡名。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东北。

②鞬(jiàn 建)：马上盛弓器。

③叶：县名。在今河南叶县。

④一旦：一时，忽然。

⑤责：索求，要求。　任子：西汉时，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任满一定年限可以保举子弟一人为郎，称任子。东汉沿袭。后世以此为由父任而得官之称。

⑥六郡：即会稽、吴、丹阳、豫章、庐陵、庐江六郡。

⑦率：遵循，顺服。

⑧党与：朋党。

⑨乐安：郡名。治所在今山东博兴。

【译文】

起初，众将领因为郭援的兵力强盛，想放弃平阳离去。钟繇说："袁氏正强，郭援来的时候，关中众将领暗中跟他沟通，他们所以没有全部背叛的原因，是顾忌到我的威名。如果弃城离开，表明我们

虚弱，这里的民众，谁都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即便我们想回去，能回得了吗？这就是没有作战就已先自败。况且郭援刚愎好胜，一定会轻视我军，如果他要渡过汾水驻营，等他没有完全渡河时出击，可以大胜。"郭援来了，果然要直接向前渡汾河，众人劝止他，不听。渡河还不到一半，钟繇出击，把郭援打得大败。战斗停止后，众人都说郭援已死但没有找到他的首级。郭援，是钟繇的外甥。后来，马超的司隶校尉、南安人庞德，从装弓箭的袋中拿出一颗人头，钟繇看见便哭起来。庞德向钟繇道歉，钟繇说："郭援即使是我的外甥，但他是叛国的逆贼，你有什么可道歉的！"南匈奴单于于是投降。

3 刘表派刘备向北进犯，到叶县，曹操派夏侯惇、于禁等抵抗刘备。刘备忽然焚烧军营撤去，夏侯惇等追赶刘备。裨将军巨鹿人李典说："贼敌无故退却，怀疑必有埋伏。南边的路狭窄，草木深密，不能追赶。"夏侯惇等不听，让李典留守而自己率兵去追，果然中了埋伏，军队惨败。李典前往救援，刘备便退去。

4 曹操下文要孙权保举自己的子弟到朝廷做郎官。孙权召集部下商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决。孙权领周瑜到母亲吴夫人跟前定夺此事，周瑜说："从前楚国刚刚被册封，不到一百里的地盘。子孙们贤明能干，广拓疆域，终于占有荆州、扬州，传承基业延续爵位，共九百多年。如今将军继承父兄的基业，拥有六郡的民众，兵精粮多，将士听命，开山采铜，煮海水制盐，境内富饶，人心安定，有什么逼迫而要送去人质？人质一旦送去，不能不跟曹操前后相随，亦步亦趋。亦步亦趋，那么下令征召就不能不去，这样，就被人控制，最多不过得一侯印，仆从十几人，车几辆，马几匹，怎能跟南面称孤相比呢？不如不送人质，慢慢地观察时局的演变。如果曹操能遵循道义来治理天下，将军再事奉他不晚；如果图谋暴乱，他自保都来不及，又怎能害人呢？"吴夫人说："周瑜的话很正确，周瑜和孙策同年，只小一个月，我把他看成自己的儿子，你要把他作为自己的哥哥来尊敬。"于是不送人质。

八年(癸未;公元203年)

1春,二月,曹操攻打黎阳,与袁谭、袁尚在黎阳城下交战,袁谭、袁尚战败逃走,回到鄴城。夏,四月,曹操追到鄴城,收割了鄴城周围的麦子;众将要乘胜进攻鄴城,郭嘉说:"袁绍爱这两个儿子,不知立谁合适。如今他们权力相当,各有党羽,局势危急就会团结相保,情况缓和就会争斗分心。不如南向荆州攻打刘表,以等待他们兄弟内讧,然后再攻击,可一举平定。"曹操说:"好!"五月,曹操回到许县,留下部将贾信驻守黎阳。

袁谭对袁尚说:"我军队的铠甲不好,所以先前被曹操击败。如今曹操军队撤退,将士思归,等他们没有完全渡过黄河时,出兵突袭他们,可使敌军全面崩溃,这个良策不可失去。"袁尚怀疑其动机,既不给袁谭增兵,也不更换铠甲。袁谭大怒,郭图、辛评乘机对袁谭说:"让你已故的父亲把你过给伯父,全是审配的谋划。"袁谭于是率兵攻打袁尚,在鄴城门外大战,袁谭战败,率兵回南皮县。

别驾北海人王修,率吏民从青州去援救袁谭,袁谭想再回去攻打袁尚,王修说:"兄弟好比是左右手。譬如人将去打斗却斩断自己的右手说:'我一定能胜',可以吗?抛弃兄弟而不亲近,天下还有谁亲近?那些说人坏话的人,离间人的骨肉之亲情来求得一时的好处,希望你塞住耳朵不听。如果杀掉几个奸臣,兄弟重新相亲和睦,治理四方,就可以横行于天下了。"袁谭不听。袁谭部将刘询在漯阴起兵背叛袁谭,各城都响应。袁谭叹息说:"现在全州都反叛,难道是我没有德行吗?"王修说:"东莱太守管统,虽在海外,这个人不会反,一定来。"十几天后,管统果然抛弃妻子儿女来跟随袁谭,妻儿被叛贼杀死。袁谭改任管统为乐安太守。

2秋,八月,操击刘表,军于西平①。

3 袁尚自将攻袁谭，大破之，谭奔平原[2]，婴城固守[3]。尚围之急，谭遣辛评弟毗诣曹操请救。

刘表以书谏谭曰："君子违难不适仇国，交绝不出恶声，况忘先人之仇，弃亲戚之好，而为万世之戒，遗同盟之耻哉！若冀州有不弟之傲，仁君当降志辱身，以济事为务，事定之后，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为高义邪！"又与尚书曰："金、木、水、火以刚柔相济[4]，然后克得其和，能为民用。青州天性峭急[5]，迷于曲直。仁君度数弘广，绰然有余，当以大包小，以优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后，乃议曲直之计，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则胡夷将有讥诮之言[6]，况我同盟，复能戮力为君之役哉！此韩卢、东郭自困于前而遗田父之获者也[7]。"谭、尚皆不从。

辛毗至西平见曹操，致谭意，群下多以为刘表强，宜先平之，谭、尚不足忧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其无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数十万，绍以宽厚得众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业，则天下之难未息也。今兄弟遘恶，其势不两全，若有所并则力专，力专则难图也；及其乱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时不可失也。"操从之。

后数日，操更欲先平荆州，使谭、尚自相敝，辛毗望操色，知有变，以语郭嘉。嘉白操，操谓毗曰："谭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对曰："明公无问信与诈也，直当论其势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谓他人能间其间，乃谓天下可定于己也。今一旦求救于明公，此可知也。显甫见显思困而不能

取，此力竭也。兵革败于外，谋臣诛于内，兄弟谗阋[8]，国分为二，连年战伐，介胄生虮虱[9]，加以旱蝗，饥馑并臻；天灾应于上，人事困于下，民无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时也。今往攻鄴，尚不还救，即不能自守；还救，即谭踵其后。以明公之威，应困穷之敌，击疲敝之寇，无异迅风之振秋叶矣。天以尚与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荆州丰乐，国未有衅。仲虺有言：'取乱侮亡'。方今二袁不务远略而内相图，可谓乱矣；居者无食，行者无粮，可谓亡矣。朝不谋夕，民命靡继，而不绥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请救而抚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于河北，河北平，则六军盛而天下震矣[10]。"操曰："善！"乃许谭平[11]。

冬，十月，操至黎阳。尚闻操渡河，乃释平原还鄴。尚将吕旷、高翔叛归曹操，谭复阴刻将军印以假旷、翔。操知谭诈，乃为子整聘谭女以安之，而引军还。

4 孙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而山寇复动[12]。权还，过豫章，使征虏中郎将吕范平鄱阳、会稽，荡寇中郎将程普讨乐安，建昌都尉太史慈领海昏，以别部司马黄盖、韩当、周泰、吕蒙等守剧县令长[13]，讨山越，悉平之。建安、汉兴、南平民作乱，聚众各万余人，权使南部都尉会稽贺齐进讨，皆平之，复出县邑，料出兵万人；拜齐平东校尉。

【注释】

①西平：县名。在今河南西平。

②平原:县名。在今河南平原。

③要城:犹言据城。

④济:成。

⑤峭急:严厉急躁。

⑥讥诮:讥笑、讽刺。

⑦田父之获:这是一则寓言故事。说的是天下的俊犬韩卢追逐天下的狡兔东郭,它们翻越了五座山,绕过三道岭,最后兔死在前,犬毙于后,年迈的农夫发现后,轻而易举地将它们获得(载《战国策·齐策》)。 田父:年老的农民。

⑧阋(xì 隙):争吵。 诒阋:内部相争。

⑨介胄:甲胄。

⑩六军:《周礼·夏官·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后以六军泛称朝廷的军队。

⑪平:媾和。

⑫山寇:指山越人。山越,古族名。汉末至隋唐时对分布在今苏、浙、皖、赣、闽、粤等省部分山区越人的通称。因中原统治者强征暴敛,曾不断展开反抗斗争。

⑬剧:艰也,甚也,言其地当山越之要,最为艰巨之甚者也。 守:掌管。

【译文】

2 秋,八月,曹操进攻刘表,在西平驻军。

3 袁尚亲自率兵攻打袁谭,袁谭大败,逃奔平原,据城固守。袁尚围攻得很厉害,袁谭派辛评的弟弟辛毗到曹操那里求救。

刘表写信劝阻袁谭说:"君子遇难不去仇国,绝交而不恶语伤人,何况是忘掉先父的大仇,抛弃兄弟亲戚的友好,而作出万世引以为诫,使同盟者都感到羞耻的事呢!如果袁尚有不尊重兄长的傲慢,你应当忍辱负重,以事业的成功为宗旨,事成之后,让天下人评说你们的曲直是非,不也是高尚的道义吗?"刘表又写信给袁尚说:"金、木、水、火,以刚柔相成,然后才能使得它们和谐,能被人利用。袁谭天性严厉急躁,不辨曲直是非。你宽宏大量,容忍他绰绰有余,

应当以大包小，以优容劣，先铲除曹操来了却你先父的遗恨，事成之后，再来评定曲直是非，不是很好吗？如果迷途而不知返，那么胡人、夷人就将有讥笑的言语，何况我们这些同盟者，还能努力为你效劳吗？这正是良犬韩卢、狡兔东郭相互追逐，两败俱伤，而被老农轻松擒获的原因。"袁谭、袁尚都听不进去。

辛毗到西平拜见曹操，向他转达袁谭的心意，部下多认为刘表强大，应该先平定他，袁谭、袁尚不值得忧虑。荀攸说："天下正争斗激烈，而刘表坐保长江、汉水一带，可知他没有兼并天下的大志。袁氏占据四州之地，拥有几十万人马，袁绍因宽厚得民心，假如他的两个儿子和睦相处来保守他已有的功业，那么天下的祸乱就不能平息了。如今他们兄弟结仇，势必不能两立，如果有一人被火并，那么他们的势力就合二为一，合二为一后就难对付了；乘他们乱斗而攻取他们，天下就能平定了，这种时机不能失去。"曹操听从了荀攸的建议。

几天后，曹操改变主意要先平定荆州，让袁谭、袁尚自相伤害，辛毗观察曹操的脸色，知道有变，就把这种情况告诉郭嘉。郭嘉报告曹操，曹操对辛毗说："袁谭一定可以信任，袁尚一定能被攻克吗？"辛毗回答说："您不要问信与诈的问题，应当直接来讨论目前的形势。袁氏本是兄弟相互攻伐，并没有考虑别人能利用他们的矛盾，只认为自己可以平定天下。"如今袁谭忽然向您求救，其情形就可知了。袁尚见袁谭陷入困境却不能攻取，这说明他已势衰力竭了。军队在外吃败仗，谋臣在内遭诛杀，兄弟内讧，国分为二，连年攻战征伐，将士们的甲胄里长出了虱子，加上旱灾蝗灾、饥荒同时发生；上有天灾相应，下有人祸困扰，百姓中无论是聪明的人还是傻瓜，都知道袁氏统治要土崩瓦解了，这是上天要灭亡袁尚的时候。如今您去攻打鄴城，袁尚不回军救援，鄴城就不能自守；回军救援，袁谭尾追其后。凭您的威力，对付穷困的敌人，打击疲惫的贼寇，跟疾风扫秋叶没有两样。上天把灭袁尚的机会送给您，您不要

而去讨伐荆州;荆州年丰民乐,国家没有灭亡的征候。仲虺说过:"敌人有混乱就去攻取,敌人有灭亡的征兆就去欺侮。"今天二袁不从长远着想而内部相互谋害,可以说是混乱了;居民无食物,行人无干粮,可以说是有灭亡的征兆了。朝不保夕,民不聊生,你不去安抚平定,想等他年再来,以后或许有半年,袁氏兄弟又幡然醒悟他们濒临灭亡,从而改正过失,这样就失去用兵的机会了。现在利用袁谭的请救而去安抚他,没有比这更有利了。况且四方的敌人,没有比占据黄河以北的袁氏更强大的了,平定了黄河以北,那么朝廷的军队就会强盛,从而使天下震动。"曹操说:"好!"于是答应袁谭嫡和请援的要求。

冬,十月,曹操到达黎阳。袁尚听说曹操渡过黄河,就解除对平原的包围回鄴城。袁尚部将吕旷、高翔叛变归附曹操,袁谭又暗中刻好将军的印章送给吕旷、高翔。曹操知道袁谭的诡计,就为儿子曹整娶袁谭的女儿,用此来安抚袁谭,然后率军回去。

4 孙权向西讨伐黄祖,击破他的水军,只有城池没攻下,而这时在山地的山越人再次骚动。孙权回军,经过豫章郡,派征虏中郎将吕范平定鄱阳、会稽,荡寇中郎将程普讨伐乐安,建昌都尉太史慈接管海昏县事务,派别部司马黄盖、韩当、周泰、吕蒙等掌管有山越人居住的县,分别任县令、县长,征讨山越,全部平定。建安、汉兴、南平三县的百姓造反,各聚众一万多人,孙权派南部都尉会稽人贺齐进讨,都一一平定,重建县城,选出士兵一万人;任命贺齐为平东校尉。

九 年

1 春,正月,曹操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①]。

二月，袁尚复攻袁谭于平原，留其将审配、苏由守邺。曹操进军至洹水[2]，苏由欲为内应，谋泄，出奔操。操进至邺，为土山、地道以攻之。尚武安长尹楷屯毛城[3]，以通上党粮道。夏，四月，操留曹洪攻邺，自将击楷，破之而还；又击尚将沮鹄于邯郸，拔之。

易阳令韩范[4]、涉长梁岐皆举县降[5]。徐晃言于操曰："二袁未破，诸城未下者倾耳而听，宜旌赏二县以示诸城[6]。"操从之，范、岐皆赐爵关内侯。黑山贼帅张燕遣使求助操，拜平北将军。

五月，操毁土山、地道，凿堑围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浅，示若可越。配望见，笑之，不出争利。操一夜浚之，广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饿死者过半。

秋，七月，尚将兵万余人还救邺；未到，欲令审配知外动止，先使主簿巨鹿李孚入城。孚斫问事杖，系著马边，自著平上帻[7]，将三骑，投暮诣邺下；自称都督，历北围，循表而东，步步呵责守围将士，随轻重行其罚。遂历操营前，至南围，当章门，复责怒守围者，收缚之。因开其围，驰至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绳引，孚得入。配等见孚，悲喜，鼓噪称万岁。守围者以状闻，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复出。"孚知外围益急，不可复冒，乃请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谷，夜，简别数千人，皆使持白幡，从三门并出降。孚复将三骑作降人服，随辈夜出，突围得去。

尚兵既至，诸将皆以为："此归师，人自为战，不如避之。"操曰："尚从大道来，当避之；若循西山来者，此成禽

耳。"尚果循西山来，东至阳平亭，去邺十七里，临滏水为营[8]。夜，举火以示城中，城中亦举火相应。配出兵城北，欲与尚对决围。操逆击之，败还，尚亦破走，依曲漳为营，操遂围之。未合，尚惧，遣使求降；操不听，围之益急。尚夜遁，保祁山[9]，操复进围之；尚将马延、张颌等临陈降，众大溃，尚奔中山。尽收其辎重，得尚印绶、节钺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审配令士卒曰："坚守死战！操军疲矣，幽州方至，何忧无主！"操出行围，配伏弩射之，几中。

配兄子荣为东门校尉，八月，戊寅，荣夜开门内操兵。配拒战城中，操兵生获之。辛评家系邺狱，辛毗驰往，欲解之，已悉为配所杀。操兵缚配诣帐下，毗逆以马鞭击其头，骂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顾曰："狗辈，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杀汝也；且汝今日能杀生我邪！"有顷，操引见，谓配曰："曩日孤之行围，何弩之多也！"配曰："犹恨其少！"操曰："卿忠于袁氏，亦自不得不尔。"意欲活之。配意气壮烈，终无桡辞，而辛毗等号哭不已，遂斩之。冀州人张子谦先降，素与配不善，笑谓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厉声曰："汝为降虏，审配为忠臣，虽死，岂羡汝生邪！"临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也。"操乃临祀绍墓，哭之流涕；慰劳绍妻，还其家人宝物，赐杂缯絮[10]，禀食之。

初，袁绍与操共起兵，绍问操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11]？"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12]，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

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注释】

①白沟：在今河南封丘、原阳县之间。

②洹(huán 还)水：流经鄴城之南。

③毛城：在今河南武安西。

④易阳：县名。在今河北永年。

⑤涉：县名。在今河北磁县。

⑥旌：表彰。

⑦平上幘：古时武官所戴的头巾，因幘上平如屋顶，故名。

⑧滏水：滏阳河。

⑨祁山：在今河南安阳西。

⑩缯絮：缯，古代丝织品总称；絮，粗丝棉。

⑪方面：方向。

⑫阻：倚仗。

【译文】

九年(甲申，公元 204 年)

1 春，正月，曹操渡过黄河，筑堰引淇水入白沟，用来沟通运粮的水道。

二月，袁尚又到平原攻打袁谭，留部将审配、苏由防守鄴城。曹操进军到洹水，苏由准备作为内应，阴谋败泄，出城投奔曹操。曹操进军到鄴城，堆土山、挖地道来攻打鄴城。袁尚的武安县长尹楷驻守毛城，以保护通向上党的运粮道路。夏，四月，曹操留曹洪攻打鄴城，自己率兵攻击尹楷，得胜回师；又到邯郸攻打袁尚部将沮鹄，攻克邯郸。

易阳县令韩范、涉县长梁岐都向曹操投降，交出全县。徐晃向曹操进言道："二袁还没有被击败，那些没有被攻下城池的官吏们在倾听着投诚者的消息，应当表彰赏赐二县的官吏，以此给其它县

城的人看。"曹操采纳了这个意见，韩范、梁岐都被赐为关内侯。黑山军首领张燕派使者请求曹操派兵援助，被任命为平北将军。

五月，曹操毁掉土山、地道，围鄴城挖壕沟，周长达四十里；开始命令浅挖，看来好像可以飞身越过。审配看到，讥笑不已，不出兵阻止。曹军一夜之间，加紧挖掘，挖成深宽各两丈的壕堑，引来漳水灌注，城中饿死的人超过半数。

秋，七月，袁尚率兵一万多人回救鄴城；未到，想让审配知道城外的动静，先派主簿巨鹿人李孚进城，李孚就砍下树枝作为责打士兵的行杖，系在马身边，自己头戴武官的头巾，率三名骑士，黄昏时来到鄴城城下；自称是都督，巡视北边的围城阵地，沿着城墙上的标志表向东走，步步斥责守围的将士，根据所犯过失的轻重予以惩罚。于是经过曹操的军营前，到达南边的围城阵地，巡视到章门，又怒斥守围的将士，把他们捆绑起来。乘机打开围阵，飞驰到城下，向城上守卫的士兵呼唤，城上的士兵用绳子把他们吊上去，李孚等得以入城。审配等见到李孚，悲喜交加，击鼓喧闹，高呼万岁。守围城阵地的将士向曹操报告李孚入城的情况，曹操笑道："这些人不仅仅能进入，而且还要出来。"李孚知道外面包围得更紧，不能再冒充曹军，就请审配放出全城的老弱病残，以便节省粮食，夜里，挑出几千人，让他们都手持白旗，从三个城门一起出来投降。李孚又率领三名骑士身着和其他投降人差不多衣服，混杂在这些人中乘夜出城，突围而去。

袁尚的军队已到，众将领都认为："这是归兵，人人都独自奋力作战，不如避开他们。"曹操说："袁尚从大路来，应当避开；如果他沿着西山来的话，这就要成为我们的俘虏了。"袁尚果然沿着西山来，东到阳平亭，离鄴城十七里，临滏水扎营。夜里，燃起火堆，告知城中守军，城中守军也点火回应。审配等从城北出兵，想和袁尚夹击冲决围。曹操迎击袁尚，审配战败退回，袁尚也战败逃走，依漳水扎营，曹操于是包围袁尚。没有交战，袁尚恐惧，派使者求降；曹

操不从，围攻得更紧。袁尚乘夜逃走，保守祁山，曹操又进军包围袁尚；袁尚部将马延、张颌等临阵投降，军队崩溃，袁尚逃奔中山。曹军收缴了袁尚的全部辎重，获取袁尚的印绶、符节、斧钺以及衣物，用它们向郫城守军展示，城中守军斗志崩溃，士气沮丧。审配命令士兵们说："坚守死战！曹军已经疲乏，袁熙就要到了，何必忧虑没有主人！"曹操巡视围城的阵地，审配埋伏强弩射他，差点命中。

审配哥哥的儿子审荣任东门校尉，八月，初二，审荣夜里打开城门放曹操的军队入城。审配在城中抵御奋战，曹军活捉了审配。辛评一家被囚在郫城监狱，辛毗奔驰前往，想救出他们，但已被审配全部杀死。曹操的士兵捆着审配押到曹操的大帐下，辛毗迎面用马鞭抽打审配的脑袋，大骂审配："奴才，你今天死定了！"审配回头对他说："狗东西，正是由于你们这帮家伙，毁了我冀州，恨不得杀死你；再说今天你有权力处置我吗？"过了一会儿，曹操引见，对审配说："前些天我巡视围城阵地时，怎么有那么多弓弩！"审配说："我还恨太少了！"曹操说："你忠于袁氏，也是不得而已。"曹操有意想让他活。审配意气壮烈，始终没有说一句屈服求饶的话，而辛毗等人则号哭不止，曹操只好杀了审配。冀州人张子谦先投降了曹操，一向与审配不和，他笑着对审配说："审配，你跟我比究竟怎么样？"审配厉声道："你是叛徒，我是忠臣，虽然要死，难道还羡慕你苟活偷生？"临刑时，呵斥刽子手让自己面向北，说："我的君主在北面。"曹操于是亲临袁绍墓前祭祀，痛哭流涕；慰劳袁绍的妻子，退回袁绍家里的财宝，赏赐彩色的绸缎丝棉，并供给粮食。

起初，袁绍和曹操共同起兵，袁绍问曹操："如果事情不能成功，那么哪个地方可以占据？"曹操说："您的意思如何？"袁绍说："我南据黄河，北倚燕、代，招揽北方戎狄的民众，向南争夺天下，大概可以成功吧！"曹操说："我使用天下的智谋和力量，用道来驾御他们，在什么地方都行。"

九月，诏以操领冀州牧；操让还兖州。

初，袁尚遣从事安平牵招至上党督军粮[1]，未还，尚走中山[2]，招说高干以并州迎尚，并力观变，干不从。招乃东诣曹操，操复以为冀州从事；又辟崔琰为别驾，操谓琰曰："昨按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琰对曰："今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3]，冀方蒸庶[4]，暴骨原野，未闻王师存问风俗[5]，救其涂炭[6]，而校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操改容谢之[7]。

许攸恃功骄嫚，尝于众坐呼操小字曰："某甲[8]，卿非我，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内不乐，后竟杀之。

2 冬，十月，有星孛于东井。

3 高干以并州降，操复以干为并州刺史。

4 曹操之围邺也，袁谭复背之，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间。攻袁尚于中山，尚败，走故安[9]，从袁熙；谭悉收其众，还屯龙凑[10]。操与谭书，责以负约，与之绝婚，女还，然后进讨。十二月，操军其门，谭拔平原，走保南皮，临清河而屯。操入平原，略定诸县。

5 曹操表公孙度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度曰："我王辽东；何永宁也！"藏印绶于武库。是岁，度卒，子康嗣位，以永宁乡侯封其弟恭。

操以牵招尝为袁氏领乌桓[11]，遣诣柳城[12]，抚慰乌桓。值峭王严五千骑欲助袁谭[13]，又，公孙康遣使韩忠假峭王单于印绶。峭王大会群长，忠亦在坐。峭王问招："昔袁公

言受天子之命，假我为单于；今曹公复言当更白天子，假我真单于；辽东复持印绶来。如此，谁当为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间违错天子命，曹公代之，言当白天子，更假真单于；辽东下郡，何得擅称拜假也！"忠曰："我辽东在沧海之东，拥兵百余万，又有扶余[14]，涉貊之用[15]，当今之势，强者为右，曹操何得独为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宁静四海。汝君臣顽嚚[16]，今恃险远，背违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17]；方当屠戮，何敢慢易咎毁大人！"便捉忠头顿筑，拔刀欲斩之。峭王惊怖，徒跣抱招，以救请忠，左右失色。诏乃还坐，为峭王等说成败之效，祸福所归；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便辞辽东之使，罢所严骑。

6 丹阳大都督妫览，郡丞戴员杀太守孙翊。将军孙河屯京城，驰赴宛陵，览、员复杀之；遣人迎扬州刺史刘馥，令住历阳，以丹阳应之。

览入居军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绐之曰[18]："乞须晦日，设祭除服，然后听命。"览许之。徐氏潜使所亲语翊亲近旧将孙高、傅婴等与共图览，高、婴涕泣许诺，密呼翊时侍养者二十余人与盟誓合谋。到晦日，设祭。徐氏哭泣尽哀，毕，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欢悦。大小凄怆，怪其如此。览密觇[19]，无复疑意。徐氏呼高、婴置户内，使人召览入。徐氏出户拜览，适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婴俱出，共杀览；余人即就外杀员。徐氏乃还缞绖[20]，奉览、员葬以祭翊墓，举军震骇。

孙权闻乱，从椒丘还。至丹阳，悉族诛览、员余党，擢高、婴为牙门；其余赏赐有差。

河子韶，年十七，收河余众屯京城。权引军归吴，夜至京城下营，试攻惊之；兵皆乘城，传檄备警，欢声动地，颇射外人。权使晓喻，乃止。明日见韶，拜承烈校尉，统河部曲。

【注释】

①上党：在今山西长治。

②中山：在今河北定县。

③寻：用。

④蒸：通"烝"，众。

⑤王师：天子的军队。

⑥涂：泥淖。　炭：炭火。　涂炭：比喻极端困苦的境地。

⑦改容：改变神色。

⑧某甲：曹操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曰某甲者，史隐其辞。

⑨故安：在今河北易县东南。

⑩龙凑：在今山东德县。

⑪领乌桓：指袁绍先曾征辟牵招为督军从事，兼领乌桓突骑。

⑫柳城：在今辽宁朝阳东南。

⑬值：逢着。　严：整顿。

⑭扶余：古族名。亦作夫余、凫臾。西汉时亦称其所建的政权为扶余。在今松花江平原上，以今农安为中心，南迄辽宁北境，东与挹娄接，北临黑龙江。

⑮貊(mò 陌)：古族名。亦作"貉"。《尚书·武成》："华夏蛮貊。"

⑯嚚(yín 银)：愚顽，奸诈。

⑰神器：指天子。

⑱绐(dài 怠)：欺骗，谎言。

⑲觇(chān 掺)：窥看。

⑳缞(cuī 催)绖(dié 迭)：古时的丧服，用粗麻布制成。

【译文】

九月，下诏任命曹操兼任冀州牧；曹操辞去兖州牧职务。

起初，袁尚派从事安平人牵招到上党督运军粮，没有回来，袁尚逃到中山，牵招游说高干凭仗并州迎接袁尚，联合力量观察时局的演变，高干不从。牵招就东去投奔曹操，曹操又任命他为冀州从事；又征辟崔琰为别驾，曹操对崔琰说："昨天我查阅了户籍，可以得到三十万人，因此冀州是一个大州。"崔琰回答说："如今九州分裂，二袁兄弟同室操戈，冀州百姓，尸骨遍野，没有听到天子的军队问及民间疾苦，把百姓从极端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却去算计甲兵数目，只把这放在首位，哪里是我冀州男女老少对您所期望的？"曹操改变神态，向崔琰道歉。

许攸恃功居傲，曾经在很多人在坐的场合直呼曹操的小名："阿瞒，你不是我，不能得到冀州！"曹操笑道："你说得对。"可是心里不高兴，后来终于杀了他。

2 冬，十月，有慧星出现在东井星座。

3 高干投降曹操，交出并州，曹操又任命高干为并州刺史。

4 曹操围攻邺城的时候，袁谭再次背叛曹操，侵占甘陵、安平、勃海、河间。到中山攻打袁尚，袁尚战败，逃到故安，附从袁熙；袁谭收容了袁尚的全部残部，回军驻守龙凑。曹操写信给袁谭，责备他背约，与他断绝婚姻，等女儿回家，然后进军讨伐。十二月，曹操驻军其门，袁谭攻下平原，退守南皮县，临清河驻扎。曹操进入平原，平定周围的几个县。

5 曹操上表推举公孙度为武威将军，册封为永宁乡侯。公孙度说："我在辽东为王，什么永宁乡侯！"把印绶藏进武器库里。这一年，公孙度死，儿子公孙康继位，把永宁乡侯册封给他的弟弟公孙恭。

曹操因为牵招曾替袁氏掌管过乌桓的骑兵，就派他到柳城，慰抚乌桓。正碰上乌桓峭王蹔顿五千骑兵，准备援助袁谭。另外，公

孙康派使者韩忠送给峭王单于印绶。峭王召集所有部落酋长，韩忠也在坐。峭王问牵招："从前袁绍说受天子之命，封我为单于；如今曹公又说要再上奏天子，封我真单于；辽东又派人送印绶来。这样，哪个应当是正确的？"牵招答道："从前袁公能代表天子的旨意任官封爵；中间有违逆天子的旨意，由曹公来替代他，所以说曹公奏报天子，再奉你为真单于；辽东只是朝廷属下的一个郡，怎么能有权任官封爵呢？"韩忠说："我辽东在沧海之东，拥兵一百多万，又有夫余、涉貊人为我所用，当今的局势是强者为尊，曹操怎么能专擅此事呢？"牵招呵叱韩忠说："曹公诚信、谦恭、开明、睿哲，辅佐拥戴天子，征伐叛逆，慰抚顺从，安定四海。你们君臣奸诈凶顽，如今倚仗险要僻远，违背王命，想擅权任官封爵，侮辱天子，正当诛除格杀，怎敢侮蔑诋毁曹公大人！"就抓住韩忠的头往地上按，抽出刀来要杀他。峭王惊恐，打着赤脚跑过来抱住牵招，护救韩忠，周围的人大惊失色。牵招才回到座位上，为峭王等诉说成败的得失、祸福的结局；于是满座离开席位，跪伏在地，敬受天子之命，就谢绝了辽东的使者，解散了整顿过的骑兵。

6 丹阳郡的大都督妫览、郡丞戴员杀死太守孙翊。将军孙河驻京城，闻讯后驰赴宛陵，妫览、戴员又杀了他；他们派人迎接扬州刺史刘馥，让他住在历阳，自己在丹阳和他呼应。

妫览住进太守的军府中，想强逼孙翊的妻子徐氏嫁给他。徐氏骗他说："请您等到月底让我祭奠了丈夫脱去丧服，然后听命。"妫览同意了。徐氏暗中派亲信告知孙翊亲近的旧将孙高、傅婴等和她一起策划铲除妫览，孙高、傅婴流着泪水答应了，秘密找来孙翊生前优厚供养的二十多名侍从，一起盟誓，密谋合计。到了月底，设祭。徐氏痛哭淋漓，表达哀思，祭奠完毕，就脱去丧服，熏香沐浴，谈笑欢悦。府中大小莫不悲伤，对徐氏的这般举止感到惊异。妫览偷偷地窥视，不再疑虑。徐氏叫孙高、傅婴埋伏在房里，派人喊妫览进来。徐氏出门拜见妫览，只拜了一下，徐氏就大喊："两位可以动手

了！”孙高、傅婴一齐奔出，杀死妫览；其余的人立刻到外面杀死戴员。徐氏于是重新穿上丧服，捧着妫览、戴员的首级，以奠祭孙翊的墓；全军为之震动惊骇。

孙权听到叛乱的消息，从椒丘回军，到丹阳，把妫览、戴员的余党全部灭族，提拔孙高、傅婴为牙门，其余赏赐不等。

孙河的儿子孙韶，十七岁，收集孙河的余部驻京城。孙权率军返回吴郡，夜里到京城城下扎营，派兵佯攻孙韶，惊扰守军，以此来考察孙韶的军事才能；孙韶的士兵都登上城墙，传达军令，守备严密，杀声动地，箭如雨下。孙权派人告诉守军，攻击才停止。第二天会见孙韶，任命他为承烈校尉，统领孙河的部众。

十　年

1 春，正月，曹操攻南皮[1]，袁谭出战，士卒多死。操欲缓之，议郎曹纯曰：“今县师深入，难以持久，若进不能克，退必丧威。”乃自执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谭出走，追斩之。

李孚自称冀州主簿，求见操曰：“今城中强弱相陵，人心扰乱，以为宜令新降为内所识信者宣传明教。”操即使孚往入城，告喻吏民，使各安故业，不得相侵，城中乃安。操于是斩郭图等及其妻子。

袁谭使王修运粮于乐安，闻谭急，将所领兵往赴之，至高密，闻谭死，下马号哭曰：“无君焉归！”遂诣曹操，乞收葬谭尸，操许之，复使修还乐安，督军粮。谭所部诸城皆服，唯乐安太守管统不下。操命修取统首，修以统亡国忠臣，解其缚，使诣操，操悦而赦之，辟修为司空掾。

郭嘉说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为掾属，使人心归附，操从之。官渡之战，袁绍使陈琳为檄书，数操罪恶，连及家世，极其丑诋。及袁氏败，琳归操，操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操释之，使与陈留阮瑀俱管记室②。

先是渔阳王松据涿郡，郡人刘放说松以地归操，操辟放参司空军事。

袁熙为其将焦触、张南所攻，与尚俱奔辽西乌桓。触自号幽州刺史，驱率诸郡太守令长，背袁向曹，陈兵数万，杀白马而盟，令曰："敢违者斩！"众莫敢仰视，各以次歃③。别驾代郡韩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义阙矣；若乃北面曹氏④，所不能为也。"一坐为珩失色。触曰："夫举大事，当立大义，事之济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厉事君。"乃舍之。触等遂降曹操，皆封为列侯。

2 夏，四月，黑山贼帅张燕率其众十余万降，封安国亭侯。

3 故安赵犊、霍奴等杀幽州刺史及涿郡太守，三郡乌桓攻鲜于辅于犷平⑤。秋，八月，操讨犊等，斩之；乃渡潞水救犷平，乌桓走出塞。

4 冬，十月，高干闻操讨乌桓，复以并州叛，执上党太守，举兵守壶关口。操遣其将乐进、李典击之。河内张晟，众万余人，寇峭，渑间，弘农张琰起兵以应之。

【注释】

①南皮：在今河北南皮。

②记室：古代官名。《后汉书·百官志一》："记室令史，主上表章，报书记。"按东汉官制，太尉属官有记室令史，太守、都尉属官有记室史。

③歃（shà 霎）：歃血，含血。

④若乃：至于。

⑤三郡乌桓：辽西蹋顿、辽东苏仆延、右北平乌延。

【译文】

十年（乙酉，公元 205 年）

1 春，正月，曹操进攻南皮，袁谭出城迎战，士兵伤亡很多。曹操想暂缓攻击，议郎曹纯说："现在孤军深入，难以持久，如果进军不能获胜，退回一定会损伤军威。"曹操于是亲自拿起鼓棰击鼓，以此来作为进攻将士的表率，终于攻下南皮。袁谭出城逃走，被曹军追杀。

李孚自称冀州主簿，求见曹操说："如今城中强弱相残，人心动乱，我认为应该指派刚刚归降的被城中人所认识所信服的人来传达英明的教令。"曹操当即派李孚进入城中，告示官民，让他们各安旧业，不得相互侵犯，城中才安定下来。曹操这时杀了郭图等及其妻子儿女。

袁谭派王修到乐安运送军粮，王修听到袁谭危急，率领所统帅的部队奔赴救援，到高密，听到袁谭的死讯，下马大声哭道："没有您，我将投奔哪里？"就去拜见曹操，请求收葬袁谭的尸体，曹操同意了，又派王修回乐安，督运军粮。袁谭所属的各城都归服了，只有乐安太守管统不肯投降。曹操命令王修去取管统的首级，王修认为管统是亡国的忠臣，就松了绑，让他去见曹操，曹操很高兴，赦免了他，征召王修为司空掾。

郭嘉劝曹操多征召青、冀、幽、并四州的名士作为属官，使人心

归附，曹操采纳了这一建议。官渡之战时，袁绍命陈琳写讨伐曹操的檄文，历数曹操的罪恶，上连曹操的家世，极尽丑化诋毁。等到袁绍战败，陈琳归附曹操，曹操："你以前为袁绍作檄书，只能涉及我的罪状，怎能上连到我的父亲和祖父呢？"陈琳谢罪，曹操放过了他，让他和陈留人阮瑀一起执掌记室之职。

在此之前，渔阳人王松占据涿郡，郡中人刘放游说王松举郡归附曹操，曹操征召刘放参司空军事。

袁熙被他的部将焦触、张南攻击，和袁尚一起逃到辽西郡的乌桓部落。焦触自称幽州刺史，威逼各郡太守，各县的县令、县长背叛袁氏归向曹操，陈兵几万人，杀白马盟誓，命令道："有敢抗的，斩！"众人没有敢仰视的，各人按顺序歃血盟誓。别驾代郡人韩珩说："我蒙受袁公父子的厚恩，如今他们已经败亡，我没有能救他们的智慧，也没有去为他们殉死的勇气，我在义节上已经缺失了；至于臣服曹氏，我不能这样做。"满座的人为韩珩的大胆言辞惊恐失色。焦触说："大凡做大事情，应当树立大义，事情的成败，不在乎一人，可以成全韩珩的志向，以勉励事奉君主。"就放过了韩珩。焦触等于是投降曹操，都被册封为列侯。

2 夏，四月，黑山贼首领张燕率领部众十几万人投降，被册封为安国亭侯。

3 故安人赵犊、霍奴等杀死幽州刺史和涿郡太守，三个郡的乌桓部落到犷平进攻鲜于辅。秋，八月，曹操征讨赵犊等，杀了他们；于是渡过潞水救援犷平，乌桓部落逃出塞外。

4 冬，十月，高干听到曹操征讨乌桓，又凭借并州反叛，抓捕上党郡太守，率兵驻守壶关口。曹操派部将乐进、李典进击他。河内人张晟聚众一万多人，侵略崤山、渑池一带，弘农人张琰起兵响应他。

河东太守王邑被征，郡掾卫固及中郎将范先等诣司隶校尉钟繇，请留之。繇不许。固等外以请邑为名，而内实与高干通谋。曹操谓荀彧曰："关西诸将，外服内贰，张晟寇乱渭、渑，南通刘表，固等因之，将为深害。当今河东，天下之要地也，君为我举贤才以镇之。"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当难，智足以应变。"操乃以畿为河东太守。钟繇促王邑交符[1]，邑佩印绶，径从河北诣许自归[2]。

卫固等使兵数千人绝陕津[3]，杜畿至，数月不得渡。操遣夏侯惇讨固等，未至，畿曰："河东有三万户，非皆欲为乱也。今兵迫之急，欲为善者无主，必惧而听于固。固等势专，讨之不胜，为难未已；讨之而胜，是残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显绝王命，外以请故君为名，必不害新君，吾单车直往，出其不意，固为人多计而无断，必伪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计縻之[4]，足矣。"遂诡道从郖津渡[5]。

范先欲杀畿以威众，且观畿去就，于门下斩杀主簿以下三十余人，畿举动自若。于是固曰："杀之无损，徒有恶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谓固、先曰："卫、范，河东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义，成败同之，大事当共平评。"以固为都督，行丞事，领功曹；将校吏兵三千余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虽阳事畿，不以为意。固欲大发兵，畿患之，说固曰："今大发兵，众情必扰，不如徐以赀募兵。"固以为然，从之，得兵甚少。畿又喻固等曰："人情顾家，诸将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缓召之不难。"固等恶逆众心，又从之。于是善人在外，阴为己援；恶人分散，各还其家。

会白骑攻东垣[6]，高干入濩泽[7]。畿知诸县附己，乃出，单将数十骑，赴坚壁而守之，吏民多举城助畿者，比数十日，得四千余人。固等与高干、张晟共攻畿，不下，略诸县，无所得。曹操使议郎张既西征关中诸将马腾等，皆引兵会击晟等，破之，斩固、琰等首，其余党与皆赦之。

于是杜畿治河东，务崇宽惠。民有辞讼，畿为陈义理，遣归谛思之[8]，父老皆自相责怒，不敢讼；劝耕桑，课畜牧，百姓家家丰实；然后兴学校，举孝弟，修戎事，讲武备，河东遂安。畿在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

5 秘书监、侍中荀悦作《申鉴》五篇[9]，奏之。悦，爽之兄子也。时政在曹氏，天子恭己[10]，悦志在献替[11]，而谋无所用，故作是书。其大略曰："为政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四者不除，则政末由行矣，是谓四患。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12]，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惧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以善。故在上者，先丰民财以定其志，是谓养生。善恶要乎功罪，毁誉效于准验[13]，听言责事，举名察实，无或诈伪以荡众心。故俗无奸怪，民无淫风，是谓正俗。荣辱者，赏罚之精华也，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14]，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涂，是谓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备以戒不虞，安居则寄之内政，有事则用之军旅，是谓秉威。赏罚，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赏，非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

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四患既独，五政又立，行之以诚，守之以固，简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让[15]，而海内平矣。”

【注释】

①符：郡符。

②河北：县名。在今山西芮城。

③陕津：古渡名。在今山西平陆西。

④靡(mí 迷)：牵系，束缚。

⑤诡道：隐秘的别径。　郧(dòn 豆)：陕津渡口西面六十五公里处。

⑥白骑：即张白骑。黄巾军失败后，在丛山中纷纷起兵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　东垣：县名。在今山西垣曲。

⑦濩泽：县名。在今山西阳城。

⑧谛：仔细地。

⑨《申鉴》：共五卷，包括《政体》、《时事》、《俗嫌》、《杂言》上下等五篇。内容以儒术谈政治，主张德刑并用，驳斥谶讳符瑞等迷信思想，并反对“富人名田逾限”，提出了一种“耕而勿有”(田可耕而不占为私有)的社会空想。

⑩恭己：胡注：“言恭己南面而已，政事无所预也。”

⑪献：进。　替：废。　献替：“献可替否”的简称。指对可行的事就进献给君主，不可行的事，就废止。后因谓臣对君劝善规过，议兴议革为“献可替否”。

⑫章：彰明。

⑬效：征验，实现。

⑭加：施及。

⑮垂拱：垂衣拱手。　垂拱揖让：形容太平无事，可无为而治。

【译文】

河东郡太守王邑受到征召，郡掾卫固和中郎将范先等拜见司

隶校尉钟繇,请留王邑。钟繇不同意。卫固等表面上以请求王邑留任为名,而内心实在要与高干通谋。曹操对荀彧说:"关西的众将领,外表顺服却内怀二心,张晟乱掠崤山、渑池一带,南与刘表勾结,卫固等趁机,会成为大祸害。当今河东,是天下的重要地方,你为我推举一名贤才,用他来镇守河东。"荀彧说:"西平太守京兆人杜畿,勇敢完全可以担当危难,智慧完全可以应付事变。"曹操就任命杜畿为河东太守。钟繇催促王邑交出郡符,王邑佩带着印绶,直接从河北到许县,向朝廷报到。

卫固等派兵几千人切断陕津,杜畿来到,几个月无法渡过黄河。曹操派夏侯惇征讨卫固等,未到,杜畿说:"河东有三万户人民,不是都想作乱。现在军队逼迫得太紧,想从善的人没有领头人,一定因畏惧而听从卫固,卫固等势大专权,如果讨伐他不能取胜,酿成的灾难就没有止境;如果讨伐他取得了胜利,这是残害了一郡的人民。况且卫固等没有公开拒绝王命,表面上是以请求留任原太守为名,必然不会谋害新太守,我一人系单车直入,出其不意,卫固为人计谋多但缺乏决断力,一定假装接受我,我能在郡中居住一个月,用计笼络住他,就足够了。"于是杜畿另外走秘径从郖津渡过黄河。

范先想杀死杜畿来威镇部众,先暂且观察杜畿的去留,在郡府门前杀了主簿以下三十多人,杜畿举止如常。于是卫固说:"杀了他没有什么作用,只有坏名声;况且他被控制在我们的手里。"就奉杜畿为太守。杜畿对卫固、范先说:"卫家、范家,是河东的望族,我得仰仗你们才能办成事情。然而君臣上下有名分确定,成败在一起,郡中大事应当共同商议。"任命卫固为都督,署理郡丞事务,兼任功曹;将校官兵三千多人,都由范先统领。卫固等欢喜,虽然表面上事奉杜畿,实际没把他在意。卫固想大肆征兵,杜畿为此忧虑,劝卫固说:"如今大肆征兵,必然会骚扰民心,不如慢慢地用钱来招募士兵。"卫固认为对,同意了,但招募到的士兵很少。杜畿又告诉卫固

等说："人情恋家，众将领和属官，可以分别轮流回家休息，有急事再召他们不难。"卫固等害怕违背众人的心愿，又同意了。于是在外边的善人，暗中成为自己的助手，恶人分散，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中。

时逢白骑攻打东垣，高干进入濩泽。杜畿知道下面各县归附自己，就出城，只率领几十名骑兵，奔赴坚固的壁垒而据守，官民们纷纷举城援助杜畿，过了几十天，得了四千多人。卫固等和高干、张晟一起攻打杜畿，不能攻下；侵犯各县城，没有什么收获。曹操派议郎张既向西征召关中众将领马腾等，带兵来会合攻击张晟等，击败了他们，砍下卫固、张琰等的脑袋，其余的党羽都被赦免。

在这个时候，杜畿治理河东，努力推崇宽厚仁惠的政治。百姓有来打官司的，杜畿为他们陈述道义事理，让他们回去仔细思考，父老都各自责备自己，不敢去告状。杜畿勉励农耕蚕桑，教导人民畜牧，百姓家家丰裕。然后兴建学校，推举孝弟，整治军务，讲习武事，河东郡终于安定。杜畿在河东郡任职十六年，政绩常常是天下之最。

5 秘书监、侍中荀悦，撰写《申鉴》五篇，奏报天子。荀悦，是荀爽哥哥的儿子。当时大权在曹操手中，天子只是向南面端坐罢了，荀悦志向是对君劝善规过。议兴议革，但他的智谋无处施展，所以撰述此书。它的大要是："治理政治的方法，首先是摒除四患，然后才能推崇五政。以虚伪扰乱风俗，以营私毁坏法纪，以放肆僭越正轨，以奢糜败坏制度，四种现象不摒除，那么政治就无法推行，这就叫四患。振兴农桑以养活芸芸众生，明辨好恶以端正民间是风俗，宣扬文教以彰明社会德化，建立武备以维护天子威严，分明赏罚以统一朝廷法令，这就叫五政。人不怕死，不可能用惩罚来使他害怕；人不愿生，不可能用从善来勉励他。所以在上的统治者，要先使人民的财物丰足，以安定他们的心，这就叫养活芸芸众生。是善是恶要以功罪来衡量，是毁是誉要用实践来检验。言行要合一，名实要相符，没有虚伪欺诈来惑乱民心。因此世俗没有奸诈怪异，百姓没有

靡乱淫风，这就叫端正民间风俗。荣誉与耻辱，是赏罚的核心，所以用礼教荣辱施及君子，来感化他们的内心；用枷锁和鞭打施及小人，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如果教化毁废，就是推倒中间人坠入小人的范围；如果教化施行，就是引导中间人走上君子的道路，这就叫彰明社会德化。在上的统治者一定要有武装，用它来防备意外，安宁时用于内政，战乱时用于军事，这就叫维护天子的威严。赏罚，是政治的根本。君主不乱赏，不是爱惜自己的财物，乱赏，那么善行就得不到勉励；不乱罚，不是怜悯恶人，乱罚，那么恶行就得不到惩治。赏赐不能勉励，就是阻止行善，刑罚不能惩治，就是纵容作恶。在上的统治者能够不阻止下面行善，不纵容下面作恶，那么国法就确立了。这就叫统一朝廷法令。四患已摒除，五政又建立，诚心执行，坚持维护，简要但不松怠，疏阔但不遗失，无为而治，天下就能太平了。"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六十五

汉纪五十七　起柔兆阏茂，尽著雍困敦，凡三年。

孝献皇帝庚

建安十一年

1 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

2 曹操自将击高干，留其世子丕守鄴[1]，使别驾从事崔琰傅之[2]。操围壶关，三月，壶关降。高干自入匈奴求救，单于不受；干独与数骑亡，欲南奔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斩之[3]，并州悉平。

曹操使陈郡梁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荒乱之余，胡、狄雄张[4]，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各为寇害。习到官，诱喻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令诸将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鄴，凡

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5]，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欢农桑，令行禁止。长老称咏，以为自所闻识，刺史未有如习者。习乃贡达名士避地州界者河内常林、杨俊、王象，荀纬及太原王凌之徒，操悉以为县长，后皆显名于世。

初，山阳仲长统游学至并州，过高干，干善遇之，访以世事。统谓干曰："君有雄志而无雄材，好士而不能择人，所以为君深戒也。"干雅自多[6]，不悦统言，统遂去之。干死，荀彧举统为尚书郎。著论曰《昌言》[7]，其言治乱，略曰："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者竞起焉。角智者皆穷，角力者皆负，形不堪复伉，势不足复校，乃始羁首系颈，就我之衔绁耳[8]。及继体之时，豪杰之心既绝，士民之志已定，贵有常家，尊在一人。当此之时，虽下愚之才居之，犹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周、孔数千无所复角其圣，贲、育百万无所复奋其勇矣。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荒废庶政，弃忘人物。信任亲爱者，尽佞诏容说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民之骨髓[9]，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仇也。至于运徙势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治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

也。”

3 秋，七月，武威太守张猛杀雍州刺史邯郸商；州兵讨诛之。猛，奂之子也。

4 八月，曹操东讨海贼管承，至淳于[10]，遣将乐进、李典击破之，承走入海岛。

5 昌豨复叛，操遣于禁讨斩之。

6 是岁，立故琅邪王容子熙为琅邪王。齐、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济阴、平原八国皆除。

7 乌桓乘天下乱，略有汉民十余万户[11]，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辽西乌桓蹋顿尤强，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寇，欲助尚复故地。曹操将击之，凿平虏渠、泉州渠以通运。

8 孙权击山贼麻、保二屯，平之。

【注释】

①世子：古代天子、诸侯的嫡长子。

②傅：辅佐。

③上洛：县名。在今河南卢氏。

④雄张：犹言称雄。

⑤稽(qǐ 启)颡(sǎng 嗓)：古时的一种跪拜礼。屈膝下拜，以额触地，居丧时行之，表示极度的悲痛和对来吊唁宾客的感谢；请罪、投降时行之，表示极度的惶恐。颡，额。

⑥雅：素常，向来。

⑦《昌言》：全名为《仲长子昌言》。总共三十四篇，十多万字。现已大部分佚失，仅存一二。内容主要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论点，暴露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批判汉初以来的神学传统思想。

⑧衔：横在马口中被抽勒的铁。 缰(xiè 屑)：牵牲口的绳子。

⑨斫:伤害,摧残。

⑩淳于:县名。在今山东安丘。

⑪略:侵夺,强夺。

【译文】

汉纪五十七　起丙戌(公元206年),止戊子(公元208年),共三年。

孝献皇帝庚

建安十一年(丙戌,公元206年)

1 春,正月,有慧星出现在北斗星座。

2 曹操亲自率兵攻击高干,留下他的嫡长子曹丕守邺城,派别驾从事崔琰辅佐曹丕。曹操包围壶关,三月,壶关投降。高干亲自去匈奴请求援救,单于不肯;高干独自和几名骑兵逃走,想向南投奔荆州,上洛县都尉王琰捉拿到他,斩首,并州被全部平定。

曹操派陈郡人梁习以别部司马的职位兼任并州刺史。当时,兵荒马乱之后,胡人、狄人称雄,官民叛逃多入其部落,各个地方豪强拥有强大的势力,各据一方,四处侵害。梁习到任后,用诱导、晓喻等手段招纳他们,一律用礼节征召那些豪强们,渐渐地推荐举用他们,让他们到州府里任职;等这些豪强的势力被除尽后,就征发青壮年作为志愿兵;又利用大军出征,让众将领分别领取他们作为勇士。官兵离去后,逐步迁移他们的家属,前后送到邺城,总计几万人;那些不听从命令的,派兵去讨伐,杀死的以千计,投降归附的以万计。单于态度恭顺,部落各王也叩拜归服,服役纳贡,和在册的百姓一样。边境安宁清静,百姓布满田野,梁习殷勤地勉励农桑,执法令行禁止。老人们称颂,认为在自己的所见所闻中,刺史中还没有一个像梁习的。梁习于是把避难在并州境内的名士河内人常林、杨俊、王象、荀纬以及太原人王凌等,推荐给朝廷,曹操全部任命为县长,后来他们都扬名于世。

起初，山阳人仲长统游学到并州，拜访高干，高干待他很好，向他征询对世事的看法。仲长统对高干说："你有雄心大志但没有雄才大略，喜欢士人但不能选择人才，这些是你要深深引以为戒的。"高干向来自以为才高，对仲长统的话不高兴，仲长统于是离开了他。高干死，荀彧推举仲长统为尚书郎。撰有《昌言》一书，说的治乱兴废的事情，大意是："受天命的豪杰，不是开始就拥有天下的名分，没拥有天下的名分，所以用战争来争天下的人纷纷而起。斗智的都智囊穷尽，斗力的都一一失败，到了形势不能再抗敌，力量不可再较量时，才开始把自己约束起来，俯首听命。等到后代继位时，豪杰们雄心已经灰飞烟灭，民心已经安定，显贵之家已经确立，至尊已在一人。在这个时候，即使是下等的蠢才居至尊之位，还是能使他的恩德和天地相同，威信与鬼神相当，即便有几千个周公、孔子也无法再实施他们的圣德，有百万个孟贲、夏育也无法再发扬他们的勇力。那些后继愚蠢的君主，看见天下没有敢与他对抗的，自以为自己的君位如天地一样不会灭亡，于是放纵自己的嗜好，膨胀自己的邪欲，君臣公开淫乐，上下一起作恶，荒废朝政，遗忘人才。被信任亲近的，都是些奸佞谄媚的人；被宠贵看重的，都是些嫔妃的家族，终于达到了熬尽天下膏脂，榨尽万民骨髓的地步，怨声载道，民不聊生，灾祸战乱，同时而起，中国纷扰，四夷背叛，纷纷入侵，朝廷土崩瓦解，大势转瞬而去，从前那些被我哺育的子孙，如今都是吃我血的寇敌。至于时运已变大势已去，还不能觉悟的人，难道不是由富贵产生不仁，沉醉导致愚昧吗？朝代的存在和消亡因此不断更替，天下的治理与战乱从此周而复始，这是天地运行的规律。"

3 秋，七月，武威太守张猛杀死雍州刺史邯郸商；州中的军队讨伐杀死张猛。张猛，是张奂的儿子。

4 八月，曹操向东讨伐海盗管承，到了淳于县，派部将乐进、李典击败了他，管承逃往海岛。

5 昌豨又反叛，曹操派于禁讨伐并杀了他。

6 这一年，立前琅邪王刘容的儿子刘熙为琅邪王。齐、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济阴、平原等八个封国全部废除。

7 乌桓趁天下大乱，侵夺汉民十多万户，袁绍把他们各部落的酋长都立为单于，把平民家的姑娘视作自己的女儿，嫁给单于们做妻子。辽西乌桓酋长蹋顿尤其强大，受到袁绍的厚待，所以袁尚兄弟去投奔他，经常进入塞内侵掠，想帮助袁尚再收回旧地。曹操率兵进击，并开凿平虏渠、泉州渠来沟通粮运。

8 孙权攻击山贼的麻、保两屯，平定了他们。

十二年

1 春，二月，曹操自淳于还邺。丁酉，操奏封大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因表万岁亭侯荀彧功状，三月，增封彧千户。又欲授以三公，彧使荀攸深自陈让，至于十数，乃止。

2 曹操将击乌桓。诸将皆曰："袁尚亡虏耳，夷狄贪而无亲，岂能为尚用。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万一为变，事不可悔。"郭嘉曰："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破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桓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1]，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操从之。行至易[2]，郭嘉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趋利，

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

初，袁绍数遣使召田畴于无终，又即授将军印，使安辑所统，畴皆拒之。及曹操定冀州，河间邢颙谓畴曰：“黄巾起来，二十余年，海内鼎沸，百姓流离。今闻曹公法令严。民厌乱矣，乱极则平，请以身先。”遂装还乡里。畴曰：“邢颙，天民之先觉者也[3]。”操以颙为冀州从事。畴忿乌桓多杀其本郡冠盖[4]，意欲讨之而力未能。操遣使辟畴，畴戒其门下趣治严[5]。门人曰：“昔袁公慕君，礼命五至，君义不屈；今曹公使一来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畴笑曰：“此非君所识也。”遂随使者到军，拜为蓨令，随军次无终。

时方夏水雨，而滨海洿下[6]，汙滞不通，虏亦遮守蹊要[7]，军不得进。操患之，以问田畴。畴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为难久矣。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8]，达于柳城[9]；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今虏将以大军当由无终，不得进而退，懈弛无备。若嘿回军[10]，从卢龙口越白檀之险[11]，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备，蹋顿可不战而禽也。”操曰：“善！”乃引军还，而署大木表于水侧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虏候骑见之，诚以为大军去也。

操令畴将其众为乡导，上徐无山，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虏乃知之。尚、熙与蹋顿及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

抵之等将数万骑逆军。八月,操登白狼山⑫,卒与虏遇,众甚盛。操车重在后⑬,被甲者少,左右皆惧。操登高,望虏阵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前锋,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

【注释】

①觊(jì 记)觎(yú 娱):非分的希望或企图。

②易:在今河北雄县。

③天民:普通人民。

④冠盖:旧指仕宦的冠服和车盖,也用作仕宦的代表。

⑤治严:即治装,整理行装。东汉避明帝讳,改装曰严。

⑥洿(wū 乌):低凹之地。

⑦蹊(xī 西):小路。

⑧卢龙:塞名。在今河北迁安西北。

⑨柳城:在今辽宁朝阳东南。

⑩嘿(mò 默):同"默"。

⑪白檀:县名。在今河北兴隆西北。

⑫白狼山:在今辽宁朝阳西南。

⑬车重:即辎重。

【译文】

十二年(丁亥,公元207年)

1 春,二月,曹操从淳于县回到邺城。初五,曹操上奏封大功臣二十多人,都被封为列侯。顺便上表称赞万岁亭侯荀彧的功劳,三月,增封荀彧一千户。又准备授给荀彧三公的职位,荀彧派荀攸去深切地表述自己辞让的心愿,以致十次,曹操才作罢。

2 曹操将要攻打乌桓。众将领都说:"袁尚只是一个逃犯罢了,夷狄贪婪而无亲情,哪里能被袁尚利用。现在深入征伐,刘备一定劝

说刘表率兵袭击许县，万一有变故，事情就后悔莫及了。”郭嘉说：“您虽然威震天下，胡人依仗他们地处偏远，一定没有设置防备，乘其不备，突然袭击，可以消灭他们。况且袁绍对百姓和夷狄都有恩惠，而袁尚兄弟还活着。如今四州的民众，只是因为被武力威慑而归附，我们的恩德尚未施及他们，如果我们离开这里而南征，袁尚利用乌桓的势力，召集愿为主子效死的臣属，胡人一出动，百姓夷狄一起响应，致使蹋顿萌发野心，定出非分的计划，这样，恐怕青州、冀州就不是我们所有了。刘表只是一个坐谈的清客罢了，自知才能不可以驾御刘备，重用他而恐怕不能控制，轻用他而刘备不会被利用，即使倾国远征，您也不必忧虑。”曹操听从了郭嘉的意见。大军走到易县，郭嘉说：“兵贵神速。如今千里远袭敌人，辎重多，难以取得有利战机，而且他们听到消息，一定严加防备；不如留下辎重，轻装部队兼程前往，出其不意地袭击。”

起初，袁绍几次派使者到无终召田畴，又立即授予他将军印，让他安抚所统的部众，田畴都拒绝了。等曹操平定冀州，河间人邢颙对田畴说：“黄巾军起事以来，二十多年，天下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如今听说曹公法令严明。人民憎恨战乱，乱到极点就会回到安平，请让率先试一试。”于是整装回到乡里。田畴说：“邢颙，是人民中的先知先觉者。”曹操任命邢颙为冀州从事。田畴恨乌桓杀死许多本郡的著名官吏，想去讨伐却力量不及。曹操派使者征召田畴，田畴告诫他部下赶快打点行装。部下说：“从前袁公慕求你，五次来礼聘，你都大义不屈；如今曹公的使者一来而你好像是恐怕赶不上的样子，为什么？”田畴笑道：“这不是你能知道的。”就随使者到曹操军中，曹操任他为蓟县令，随军进驻无终县。

此时正是夏天，雨水不断，而沿海地势低洼，道路泥泞不通，敌人又把守着交通要道，军队无法前进。曹操为此忧虑，就此事问田畴。田畴说：“这路，秋夏两季常常积水，说它浅不能通车马，说它深不能行舟船，这个困难存在很久了。过去北平郡郡府设有平冈，道

路通过卢龙塞,到达柳城;从光武帝建武以来,道路毁坏中断,已过两百年了,但还有小路可行。敌人现在认为我们大军应当经由无终,无法前进就要撤退,因此松懈没有防备。如果暗暗回军,从卢龙口越过白檀险阻,进入没有设防的空虚之地,路近而方便,乘其不备袭击,蹋顿可不战而被擒获了。"曹操说:"好!"于是率军回,并在水边路旁树起大木牌,上写:"现在夏季,气候炎热,道路不通,且待秋冬,再来进军。"敌人的侦察骑兵见到木牌,真以为大军撤去了。

曹操命田畴率他的部众为向导,爬上徐无山,开山平谷,五百多里,经过白檀,通过平冈,穿越鲜卑族部落和王庭,向东直指柳城。不到二百里时,敌人才得知。袁尚、袁熙和蹋顿以及辽西单于楼班、右平北单于能臣抵之等,率几万骑兵迎击曹军。八月,曹操登上白狼山,突然和敌军遭遇,敌人很多。曹操的辎重在后,士兵穿铠甲的很少,左右的人都感到害怕。

曹操登上高处,望见敌阵不整齐,就出动军队进击敌军,派张辽为前锋,敌军全面崩溃,杀了蹋顿和各部落酋长以下的敌人,胡人、汉人投降的有二十多万。

辽东单于速仆丸与尚[1]、熙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其众尚有数千骑。或劝操遂击之,操曰:"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还。公孙康欲取尚、熙以为功,乃先置精勇于厩中,然后请尚、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斩尚、熙,并速仆丸首送之。诸将或问操:"公还而康斩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操枭尚首,令三军:"敢有哭之者斩!"牵招独设祭悲哭,操义之,举为茂才。

时天寒且旱、二百里无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方得水。既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操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顾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②。"

3 冬，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鹑尾。

4 乙巳，黄巾杀济南王赟。

5 十一月，曹操至易水，乌桓单于代郡普富卢、上郡那楼皆来贺。

师还，论功行赏，以五百户封田畴为亭侯③。畴曰："吾始为刘公报仇，率众遁逃④，志义不立，反以为利，非本志也。"固让不受。操知其至心，许而不夺。

操之北伐也，刘备说刘表袭许，表不能用。及闻操还，表谓备曰："不用君言，故为失此大会。"备曰："今天下分裂，日寻干戈⑤，事会之来，岂有终极乎！若能应之于后者，则此未足为恨也。"

6 是岁，孙权西击黄祖，虏其人民而还。

7 权母吴氏疾笃，引见张昭等，属以后事而卒。

8 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⑥，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颍川徐庶与崔州平谓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

刘备在荆州，访士于襄阳司马徽，徽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⑦。"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徐庶见备于新野，备

器之。庶谓备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备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架顾之。

备由是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8],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9],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10],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也。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11],信义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抚和戎、越,结好孙权,内修政治,外观时变,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备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不悦,备解之曰:“孤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司马徽,清雅有知人之鉴[12]。同县庞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诸葛亮每至德公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从子统,少时朴钝,未有识者,惟德公与徽重之。德公尝谓孔明为卧龙,士元为凤雏,德操为水鉴;故德操与刘备语而称之。

【注释】

①速朴丸：即苏仆延。

②难(nuó 挪)：通“懦”，恐惧。

③亭侯：爵位名。东汉官制，列侯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

④率众遁逃：事见六十卷初平四年。

⑤寻：连续不断而来。

⑥隆中：在今湖北襄阳西。

⑦伏龙：比喻隐居的俊杰。　凤雏：幼凤。比喻英俊的少年。

⑧信(shēn 伸)：通“伸”。

⑨用：因此。　猖蹶：倾覆。

⑩汉、沔：即汉水、沔水。

⑪胄：后裔。

⑫清雅：高洁文雅。

【译文】

辽东单于速仆丸和袁尚、袁熙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他们的部众还有几千骑兵。有人劝曹操索性追击，曹操说：“我将让公孙康杀掉袁尚和袁熙，并把他们的首级送来，不需要出兵了。”九月，曹操率兵从柳城回来。公孙康想取袁尚、袁熙的首级以立功，于是事先在马棚里埋伏精兵勇士，然后请袁尚、袁熙进来，还没有坐下，公孙康喝令伏兵擒拿了他们，于是杀了袁尚、袁熙和速仆丸，将他们的首级一并送给曹操。将领中有人问曹操：“您回来了而公孙康才杀袁尚、袁熙，为什么？”曹操说：“他一向畏惧袁尚、袁熙，我逼急他们，那么他们就会联合力量，我放松他们，那么他们就会自相残害，形势就是这样。”曹操把袁尚的首级挂起来示众，命令三军：“敢有为他哀哭的，斩！”牵招独设祭悲哭，曹操认为他有忠义，推举为茂才。

这时天寒并且干旱，方圆二百里无水，军队又缺乏食物，于是杀了几千匹马来作为食物，掘地三十多丈深才见水。军队回来后，

曹操查询先前劝阻出兵人的姓名,众人没有知道其中缘故的,人人都畏惧。曹操都一一厚赏,说:"我先前出兵,怀着侥幸去冒风险,虽然得胜,是上天保佑,实在不能作为常规看待诸位的劝谏,是万安的计策,因此加以赏赐,以后不要害怕讲话。"

3 冬,十月,初三,有慧星出现在鹑尾星座。

4 十七日,黄巾军杀了济南王刘赟。

5 十一月,曹操到易水,乌桓代郡部落单于普富卢、上郡部落的那楼都来恭贺。

军队回来,论功行赏,用五百户封田畴为亭侯。田畴说:"我起初是为刘虞报仇,率众逃走,我的志向未实现,义节未建立,反以此谋利,这不是我本来的意愿。"坚决拒辞不受。曹操知道是他的真心,没有强迫他改变志向,同意了。

曹操北伐乌桓,刘备游说刘表袭击许县,刘表没有采纳。等听到曹操回来,刘表对刘备说:"不采纳你的意见,所以失去了这个大好机会。"刘备说:"现在天下分裂,战争连续不断,机会的到来,那里会有终止呢?如果把握好以后的机会,那么对这次失误也不足遗憾了。"

6 这一年,孙权向西攻击黄祖,把他的人民虏掠而归。

7 孙权的母亲吴氏病重,引见张昭等,向他们嘱托后事之后去世。

8 起初,琅邪人诸葛亮寄居在襄阳隆中,常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当时的人确没有谁认可,只有颍川人徐庶和崔州平认为确实如此。崔州平,是崔烈的儿子。

刘备在荆州时,向襄阳人司马徽访求贤士,司马徽说:"儒生俗士,哪里能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于俊杰。这里就有卧龙和幼凤。"刘备问是谁,司马徽说:"诸葛孔明和庞统。"徐庶在新野拜见刘备,刘备器重他。徐庶对刘备说:"诸葛孔明是卧龙,将军愿意见见他吗?"刘备说:"你和他一起来。"徐庶说:"这个人可以去拜见他,而不能

召来，将军应该屈驾去见他。”

刘备因此去拜访诸葛亮，一共去了三次，才见到他。刘备就叫退左右的人说：“汉室崩溃，奸臣把持朝政，我不衡量自己的道德和力量，想向天下伸张大义，但智谋短浅，因此遭到挫败。直到今天，可我的志向还没有泯灭，你说将来该怎么办？”诸葛亮说：“如今曹操已经拥有百万大军，挟持天子而号令诸侯，这确实不能与他抗争。孙权占据着江东，已经历三代，地势险要而民众归附，贤能人才被他所用，这只能和他作为盟友而不能图谋他。荆州北面靠汉水、沔水，南面直达南海，东面连接吴郡、会稽，西面通向巴郡、蜀郡，这是一个用武之国，而它的主人不能守护，这大概是上天赏赐给将军的资本。益州险阻，沃野千里，是天府之地。刘璋昏庸无能，张鲁在北面，百姓殷实国家富庶却不知道抚恤，有智慧才能的人希望得到开明的君主。将军既然是皇室的后裔，信义闻名于四海，如果占有荆州、益州，守卫其险阻，安抚和好戎族，越族，与孙权结为盟好，对内修明政治，向外观察时变，那么霸王之业可成，汉朝王室可兴了。”刘备说：“妙！”于是与诸葛亮友情日益亲密。关羽、张飞不高兴，刘备向他们解释说：“我得到了孔明，犹如鱼儿得到了水。希望你们不要再说了。”关羽、张飞才止住。

司马徽，高洁文雅，有知人之明。同县人庞德公素负大名，司马徽把他当兄长看待。诸葛亮每次到庞德公家，都独自在床下拜见庞德公，庞德公起初不阻止。庞德公的侄子庞统，小时候朴实拙钝，没有人认识到他的才能，只有庞德公和司马徽器重他。庞公德曾经说诸葛亮是“卧龙”，庞统是“幼凤”，司马徽是“水镜”。因此司马徽与刘备谈话时，称赞诸葛亮和庞统。

十三年

1 春，正月，司徒赵温辟曹操子丕。操表"温辟臣子弟，选举故不以实"；策免之。

2 曹操还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师[1]。

3 初，巴郡甘宁将僮客八百人归刘表[2]，表儒人，不习军事，宁观表事势终必无成，恐一朝众散，并受其祸，欲东入吴。黄祖在夏口[3]，军不得过，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孙权击祖，祖军败走，权校尉凌操将兵急追之。宁善射，将兵在后，射杀操，祖由是得免。军罢，还营，待宁如初。祖都督苏飞数荐宁，祖不用；宁欲去，恐不免；飞乃白祖，以宁为邾长。宁遂亡奔孙权，周瑜、吕蒙共荐达之，权礼异，同于旧臣。

宁献策于权曰："今汉祚日微，曹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诚国之西势也。宁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图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贪纵，吏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修，怠于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彭行而西，据楚关[4]，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矣。"权深纳之。张昭时在坐，难曰[5]："今吴下业业[6]，若军果行，恐必致乱。"宁谓昭曰："国家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忧乱，奚以希慕古人乎！"权举酒属宁曰："兴霸，今年行讨，如此酒矣，决以付卿。卿但当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则卿之功，何嫌张长史之言乎！"

权遂西击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7]，以栟闾大缠

系石为矿[8]，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偏将军董袭与别部司马凌统俱为前部，各将敢死百人，人被两铠，乘大舸，突入蒙冲里。袭身以刀断两绁，蒙冲乃横流，大兵遂进。祖令都督陈就以水军逆战。平北都尉吕蒙勒前锋，亲枭就首。于是将士乘胜，水陆并进，傅其城[9]，尽锐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斩之，虏其男女数万口。

权先作两函，欲以盛祖及苏飞首。权为诸将置酒，甘宁下席叩头，血涕交流，为权言飞畴昔旧恩[10]，"宁不值飞，固已损骸于沟壑，不得致命于麾下。今飞罪当夷戮，特从将军乞其首领。"权感其言，谓曰："今为君置之，若走去何？"宁曰："飞免分裂之祸，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岂当图亡哉！若尔，宁头当代入函。"权乃赦之。凌统怨宁杀其父操，常欲杀宁；权命统不得仇之，令宁将兵屯于他所。

4 夏，六月，罢三公官，复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以曹操为丞相。操以冀州别驾从事崔琰为丞相西曹掾，司空东曹掾陈留毛玠为丞相东曹掾，元城令河内司马朗为主簿，弟懿为文学掾，冀州主簿卢毓为法曹议令史。毓，植之子也。

琰、玠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拔敦实，斥华伪，进冲逊[11]，抑阿党。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至乃长吏还者，垢面羸衣，独乘柴车，军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洁于上，俗移于下。操闻之，叹曰："用人

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

【注释】

①肄(yì 毅):学习。

②僮客:古代私家的奴隶。

③夏口:在今湖北武汉市汉口。

④楚关:在今湖北长阳西。

⑤难:责问,反驳。

⑥业业:畏惧貌。

⑦蒙冲:亦作“朦艟”。古代战船名。船体狭长,整个船身用生牛皮蒙住,两侧下部开口,可伸出船桨,上部开窗,可射箭,伸出长矛。

⑧栟(bīng 兵)闾:棕榈。 绁(xiè 屑):长绳。 栟闾大绁:粗长的棕绳。

⑨傅:靠近。

⑩畴昔:日前,往昔。畴,语助,无义。

⑪冲逊:谦和恭顺。

【译文】

十三年(戊子,公元208年)

1 春,正月,司徒赵温征召曹操的儿子曹丕。曹操上表说:“赵温征召我的子弟,选举竟然不按照实际才能进行。”罢免了赵温。

2 曹操返回邺城,修筑玄武池来训练水军。

3 起初,巴郡人甘宁率家奴八百人归附刘表,刘表是个文人,不熟习军事,甘宁发觉刘表终究难以成就大事,恐怕一旦部众离散,自己也受到牵连,想东入吴郡。黄祖驻在夏口,军队无法通过,才留下来,依附黄祖三年,黄祖以普通人对待他。孙权攻击黄祖,黄祖军败逃走,孙权的校尉凌操率兵紧紧追赶。甘宁善长射箭,率兵在后,射死凌操,黄祖因此得以幸免。收军,回营,黄祖对待甘宁照旧如初。黄祖的都督苏飞多次推荐甘宁,黄祖不重用。甘宁想离去,恐怕不能脱身;苏飞于是向黄祖报告,就任命甘宁为邾县长。甘宁于

是逃奔孙权，周瑜、吕蒙共同推荐他，孙权对甘宁特别礼遇，跟旧臣们一样。

甘宁向孙权献策，说："现在汉朝的统治日益衰微，曹操终将成为篡位的强盗。南方荆州地区，山川险要，在我们的西面，控制着长江上游。我看刘表，既没有深谋远虑，儿子还比他低劣，不是一个能继承基业的料。您应当及早采取措施，不能落在曹操的后面。采取行动的计划是，应该首先消灭黄祖。黄祖已年迈、昏愦到了极点，财物粮食都匮乏，左右的人贪婪纵欲，官兵们心中怨恨，舟船兵器，破废不修，荒废农耕，军无法纪，您现在前往，一定可以击败他。一旦击败黄祖的军队，就大张旗鼓地向西进军，占据楚关，势力就更壮大，天地就更为宽阔，于是可以逐步谋取巴、蜀了。"孙权非常同意这个建议。张昭当时在坐，责难道："如今吴郡人心惶惶，如果大军真的西行，恐怕会招致祸乱。"甘宁对张昭说："国家把萧何那样的重任托付给你，你留守而忧虑祸乱，怎么能效法古人呢？"孙权举杯向甘宁敬酒说："兴霸，今年西行征讨，就如这杯酒，决定把它交付给你，你只管努力拟定方针策略，一定要攻克黄祖，那就是你的功劳，何必在乎张长史的话呢？"

孙权于是西击黄祖。黄祖横陈着两只蒙冲战舰扼守沔口，用棕榈搓成绳子捆住石头作为碇石，船上有一千人，用弩交替射击，箭如雨下，军队无法前进。偏将军董袭和别部司马凌统一起作为前锋，各率敢死队一百人，每人穿两副铠甲，乘大船，冲进蒙冲战舰之间，董袭亲自用刀砍断两根绳子，蒙冲战舰于是失控横流，大军终于前进。黄祖命令都督陈就率水军迎战。平北都尉吕蒙率前锋，亲自杀了陈就，枭首示众。于是将士们乘胜追击，水陆并进，逼近黄祖的城池，出动全部精锐进攻，终于攻克城池，大肆屠杀。黄祖拼命逃跑，被追兵杀了，俘获男女几万人。

孙权先做了两个盒子，想用它装黄祖和苏飞的首级。孙权为众将领摆上酒筵，甘宁下席叩头，鲜血和泪水俱下，向孙权陈述往昔

苏飞对他的旧恩:"我甘宁不遇上苏飞,肯定早已弃尸荒野,不能在您手下效命了。如今苏飞罪该被杀,我特向将军请求免他一死。"孙权被甘宁的话感动了,对甘宁说:"现在为你放了他,如果逃走怎么办?"甘宁说:"苏飞免除了身首异处的灾祸,蒙受了您再生的恩惠,赶他尚且不肯走,哪里还打算逃跑呢?如果是这样,我的头就替他装进盒里。"孙权于是赦免了苏飞。凌统怨恨甘宁杀了他的父亲凌操,常想杀死甘宁;孙权命令凌统不可仇视甘宁,派甘宁率兵在其它地方驻扎。

4夏,六月,罢除三公官署,恢复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初九,任命曹操为丞相。曹操任命冀州人别驾从事崔琰为丞相西曹掾,司空东曹掾陈留人毛玠为丞相东曹掾,元城县令河内人司马朗为主簿,他的弟弟司马懿为文学掾,冀州主簿卢毓为法曹议令史。卢毓,是卢植的儿子。

崔琰、毛玠同时掌管选举,他们所选举任用的都是清廉正直的人士,虽然在当时有盛名而其实不副的人,始终不能得到任用。选拔敦厚朴实的,排斥浮华虚伪的,进用谦和恭顺的,抑制结党营私的。因此天下之士无不以廉洁的节操来勉励自己,即使是显贵尊宠的大臣,车辆服饰不敢超越制度,以至地方官员回乡,蓬头垢面,破衣乱衫,独自乘一辆柴车,百官进入官府,穿着朝服徒步行走,上官清廉自洁,下民移风异俗。曹操知道后,感叹道:"任用人才像这样,使得天下人人自理,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司马懿,少聪达,多大略。崔琰谓其兄朗曰:"君弟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操闻而辟之,懿辞以风痹[1]。操怒,欲收之,懿惧,就职。

5 操使张辽屯长社，临发，军中有谋反者，夜，惊乱起火，一军尽扰。辽谓左右曰："勿动！是不一营尽反，必有造变者，欲以惊动人耳。"乃令军中："其不反者安坐。"辽将亲兵数十人中陈而立，有顷，皆定，即得首谋者，杀之。

辽在长社，于禁屯颍阴，乐进屯阳翟，三将任气[2]，多共不协。操使司空主簿赵俨并参三军，每事训谕[3]，遂相亲睦。

6 初，前将军马腾与镇西将军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后以部曲相侵，更为仇敌。朝廷使司隶校尉钟繇、凉州刺史韦端和解之。征腾入屯槐里。曹操将征荆州，使张既说腾，令释部曲还朝，腾许之。已而更犹豫，既恐其为变，乃移诸县促储偫，二千石郊迎，腾不得已，发东。操表腾为卫尉，以其子超为偏将军，统其众，悉徙其家属诣邺。

7 秋，七月，曹操南击刘表。

8 八月，丁未，以光禄勋山阳郗虑为御史大夫。

9 壬子，太中大夫孔融弃市。融恃其才望，数戏侮曹操，发辞偏宕，多致乖忤。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内甚嫌之。融又上书，"宜准古王畿之制[4]，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操疑融所论建渐广，益惮之。融与郗虑有隙，虑承操风旨[5]，构成其罪，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奏："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规不轨。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6]，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杀之。

初,京兆脂习与融善,每戒融刚直太过,必罹世患。及融死,许下莫敢收者,习往抚尸曰:"文举舍我死⑦,吾何用生为!"操收习,欲杀之,既而赦之。

10初,刘表二子,琦、琮。表为琮娶其后妻蔡氏之侄,蔡氏遂爱琮而恶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张允并得幸于表,日相与毁琦而誉琮。琦不自宁,与诸葛亮谋自安之术,亮不对。后乃共升高楼,因令去梯。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⑧,重耳居外而安乎⑨?"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黄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为江夏太守。表病甚,琦归省疾。瑁、允恐其见表而父子相感,更有托后之意,乃谓琦曰:"将军命君抚临江夏,其任至重;今释众擅来,必见谴怒。伤亲之欢,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遏于户外,使不得见,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为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将因奔丧作难。会曹操军至,琦奔江南。

【注释】

①风痹:湿病。

②任气:纵任意气。

③训:解释。

④王畿:古代指直属于天子的地域。

⑤风(fěng 讽):通"讽",劝告。

⑥白衣:跟官府趋走的贱人。

⑦文举:孔融字。

⑧申生:晋献公的太子,被骊姬谗毁,自杀。

⑨重耳：申生的弟弟，害怕骊姬的谗毁，逃出晋国。

【译文】

司马懿，小时候聪慧通达，有雄才大略。崔琰对他的哥哥司马朗说："你的弟弟聪明诚实，果断英杰，不是你能赶上的！"曹操听到后，征召他，司马懿借湿症而拒绝，曹操发怒，要收捕他，司马懿畏惧，接受了职位。

曹操派张辽驻长社，临出发时，军中有谋反的人，夜里，军营中惊乱起火，全军扰乱。张辽对左右的人说："不要乱动！这不是全营的人都在造反，一定有造事者，想用它来扰乱军心罢了。"就向军中下令："不造反的坐着别动。"张辽率亲兵几十人站在军营的中央，一会儿，全军安定，立刻捉到主谋者，杀了他。

张辽在长社，于禁驻颍阴，乐进驻阳翟，三位将领都意气用事，彼此不和协。曹操派司空主簿赵俨同时参与三军的事务，每遇到事情，从中解释说明，于是三位将领亲密和睦。

6 起初，前将军马腾与镇西将军韩遂结拜为异姓兄弟，后因部众相互摩擦，变成了仇敌。朝廷派司隶校尉钟繇、凉州刺史韦端给他们和解。征召马腾驻守槐里。曹操将要征伐荆州，派张既劝说马腾，命令他离开部队回到朝廷，马腾答应了。不久又犹豫，张既怕他改变主意，就下令沿途各县赶紧储备粮草，二千石的官吏到郊外迎接，马腾不得已，出发向东。曹操上表推举马腾为卫尉，任命他的儿子马超为偏将军，统领马腾的部队，把他的所有家属迁移到鄴城。

7 秋，七月，曹操南击刘表。

8 八月，二十四日，任命光禄勋山阳人郗虑为御史大夫。

9 二十九日，公开处死太中大夫孔融。孔融依仗他的才华名望，屡次戏弄侮辱曹操，言辞偏激，不据正理，多次触犯曹操意愿。曹操因为孔融名重天下，表面上虽然容忍但内心非常恨他。孔融又上奏书，说："应该遵照古代的王畿制度，京城千里以内不可建立封国。"

曹操认为孔融议论的范围渐渐扩大，心里更加害怕。孔融和郗虑有矛盾，郗虑秉承曹操旨意，罗织孔融的罪行，命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上奏说："孔融从前在北海国，看到王室不安宁，而召聚部众，想图谋不轨。与孙权的使者谈话时，诽谤讥讽朝廷。又，以前和贱人祢衡言语放肆，互相标榜。祢衡说孔融是："孔子不死"，孔融说祢衡是："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应当处以极刑。"曹操于是收捕孔融，把他的妻子儿女一起都杀了。

起初，京兆人脂习与孔融友善，常常告诫孔融刚直得太过分，一定会遭至灾祸。等到孔融死时，许县没有敢收尸的。脂习去抚摸着孔融的尸体说："你舍弃我死去，我为什么还要活着？"曹操收捕脂习，想杀了他，不久又赦免了他。

10 起初，刘表有两个儿子，刘琦、刘琮。刘表为刘琮娶了后妻蔡氏的侄女，蔡氏于是喜爱刘琮而厌恶刘琦。刘表妻子的弟弟蔡瑁、外甥张允都得到刘表的庞幸，他们每天都在诋毁刘琦而称赞刘琮。刘琦心中不安，与诸葛帝商议保全自己的办法，诸葛亮不回答。后来和诸葛亮一起登上高楼，令人去掉楼梯，对诸葛亮说："今天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话从你口中出来，就进入我的耳朵，可以讲了吗？"诸葛亮说："你难道不知道申生在国内危险，重耳居国外平安吗？"刘琦心中领悟，暗中谋求离开的办法。适逢黄祖被杀，刘琦请求接替黄祖的职位，刘表就任命刘琦为江夏太守。刘表病重，刘琦回去探视病情。蔡瑁、张允恐怕刘琦见到刘表而父子之情触动，有了托付后事的心意，就对刘琦说："将军命你镇抚江夏，这个责任十分重大；如今你离开部众擅自前来，一定会被谴责怨恨，伤害了父亲的感情，加重他的病情，这不是孝敬的道理。"于是把他阻在门外，使他无法见刘表，刘琦流着泪离开。刘表去世，蔡瑁、张允等就拥立刘琮继位。刘琮把侯印授给刘琦，刘琦愤怒，把侯印掷到地上，准备乘奔丧发难。正碰上曹操大军到来，刘琦就逃跑到江南。

章陵太守蒯越及东曹掾傅巽等劝刘琮降操，曰："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国，必危也；以刘备而敌曹公，不当也[1]。三者皆短，将何以待敌？且将军自料何如刘备？若备不足御曹公，则虽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御曹公，则备不为将军下也。"琮从之。九月，操至新野，琮遂举州降，以节迎操。诸将皆疑其诈，娄圭曰："天下扰扰，各贪王命以自重，今以节来，是必至诚。"操遂进兵。

时刘备屯樊[2]，琮不敢告备。备久之乃觉，遣所亲问琮，琮令官属宋忠诣备宣旨。时曹操已在宛，备乃大惊骇，谓忠曰："卿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语，今祸至方告我，不亦太剧乎！"引刀向忠曰："今断卿头，不足以解忿，亦耻丈夫临别复杀卿辈！"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议，或劝备攻琮，荆州可得。备曰："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备将其众去，过襄阳，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备。备过辞表墓，涕泣而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人，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百艘，使会江陵。或谓备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备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习凿齿论曰：刘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终济大业，不亦宜乎！

11 刘琮将王威说琮曰："曹操闻将军既降，刘备已走，必懈弛无备，轻行单进。若给威奇兵数千③，徼之于险，操可获也。获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纳。

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刘备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备已过，操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④。备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操大获其人众辎重。

徐庶母为操所获，庶辞备，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操。

张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操兵无敢近者。

或谓备："赵云已北走。"备以手戟擿之曰："子龙不弃我走也。"顷之，云身抱备子禅，与关羽船会，得济沔，遇刘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

曹操进军江陵，以刘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并蒯越等，侯者凡十五人。释韩嵩之囚，待以交友之礼。使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以嵩为大鸿胪，蒯越为光禄勋，刘先为尚书，邓羲为侍中。

【注释】

①不当：不敌。

②樊：城名。与襄阳是双子城，中间隔一条汉水。

③奇兵：出其制胜的军队。

④当阳：在今湖北当阳。　长坂：在当阳县北。

【译文】

章陵太守蒯越和东曹掾傅巽等劝刘琮投降曹操，说："叛逆顺从有一定的道理，强大弱小有一定的形势。以臣子的地位抗拒君主，是逆道；拿刚刚接管的荆州抵御朝廷，必然危险；依赖刘备去对抗曹操，是挡不住的。这三方面都处于劣势，将凭什么来对付敌人？而且将军自己衡量一下，你与刘备相比怎么样？如果刘备不可抵御曹公，那么即使竭尽荆州的全部力量也不能保存自己；如果刘备可以抵御曹公，那么刘备就不会甘居将军之下了。"刘琮同意了。九月，曹操到新野，刘琮就以荆州投降，手持符节迎接曹操。众将领都怀疑刘琮有诈，娄圭说："天下纷扰，各自贪求王命来抬高自己，现在持符节来，这一定是真心诚意。"曹操于是进军。

当时刘备驻在樊城，刘琮不敢告诉刘备。刘备过了许久才发觉，就派亲信问刘琮，刘琮命属官宋忠到刘备那里宣明自己的旨意，这时曹操已经到了宛城，刘备于是大为惊恐，对宋忠说："你们这些人做事怎么这样，不早点告诉，现在灾难临头了才告诉我，不是太过分了吗！"抽出刀指着宋忠说："现在即便砍下你的头，也不足以解恨，而且大丈夫也耻于在临别时还杀死你们这种人！"打发走了宋忠。就召集部下共同商议，有人劝刘备攻打刘琮，可得荆州。刘备说："刘表临死时把遗孤托付给我，为了自救背信弃义，我不愿做，我死了有什么脸面去见刘表！"刘备率领他的部队离开樊城，经过襄阳时，停下马来大声喊刘琮；刘琮恐惧，不能起座。刘琮左右亲信和荆州人大多归附刘备。刘备经过刘表的墓，向他告辞，哭泣而去。等到了当阳时，有部队十几万人，辎重几千辆，每天行军十几里，另派关羽乘坐几百艘船，让他到江陵会合。有人对刘备说："应火速赶去保卫江陵，如今虽然拥有大量的部队，但穿铠甲的人少，如果曹公的部队赶来，凭什么抵抗！"刘备说："凡是完成大业一定要以人为本，现在人们归附我，我怎能忍心抛弃他们离去！"

习凿齿评论说：刘备虽然颠沛流离、危险艰难而更讲求信

义,形势逼迫、事情紧急但言谈不失正道。追念刘表的旧恩,就用真情感动了三军,眷恋追随太义的民众,那么民众就会甘心和他患难与共。最终完成了大业,不是应该的吗?

11 刘琮部将王威劝刘琮说:"曹操知道将军已经投降,刘备已经逃走,必然松懈没有防备,可轻装单独挺进。如果给我几千奇兵,在地势险要的地方拦击,曹操就可以擒获。擒获了曹操,就威震四海,不仅仅是保守今天这个样子了!"刘琮不采纳。

曹操因为江陵有军队的储备,害怕刘备占有它,就留下辎重,军队轻装赶到襄阳。听说刘备已经过去,曹操率五千精锐骑兵急速追赶,一昼夜行军三百多里,追到当阳县的长坂。刘备甩掉妻子儿女,和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几十人骑马逃走,曹操俘获了大量的人马辎重。

徐庶的母亲被曹操俘获,徐庶告辞刘备时,指着自己的心说:"本想和将军共同谋划王霸大业的,全靠这颗心。现在失去老母,我的心乱了,留下对你完成大业已没有什么好处,请让从此分别。"于是投奔曹操。

张飞率二十名骑兵殿后,张飞据守岸边,拆掉桥梁,瞪着眼横着长矛大声喊道:"我就是张益德,可以来跟我决一生死!"曹操上兵没有敢接近他的。

有人对刘备说:"赵云已经向北逃走。"刘备用手戟掷向那人,说:"赵子龙不会抛弃我逃走。"不久,赵云抱着刘备的儿子刘禅,跟关羽的船队相会,得以渡过沔水,遇上刘琦部队一万多人,和他们一起到夏口。

曹操向江陵进军,任命刘琮为青州刺史,册封为列侯,连同蒯越等,共十五人被封侯。释放了囚犯韩嵩,用朋友之礼节对待他,让他品评分出荆州人士的优劣,都一一加以提拔任用。任用韩嵩为大鸿胪,蒯越为光禄勋,刘先为尚书,邓羲为侍中。

荆州大将南阳文聘别屯在外，琮之降也，呼聘，欲与俱。聘曰："聘不能全州，当待罪而已！"操济汉，聘乃诣操。操曰："来何迟邪？"聘曰："先日不能辅弼刘荆州以奉国家；荆州虽没，常愿据守汉川，保全土境。生不负于孤弱，死无愧于地下，而计不在己，以至于此，实怀悲惭，无颜早见耳！"遂歔欷流涕。操为之怆然，字谓之曰："仲业，卿真忠臣也。"厚礼待之，使统本兵，为江夏太守。

初，袁绍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西平和洽，以为冀州土平民强，英杰所利，不如荆州土险民弱，易依倚也，遂从刘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从本初，辟争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黩近，久而不去，谗慝将兴。"遂南之武陵。表辟南阳刘望之为从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谗毁为表所诛，望之又以正谏不合，投传告归[1]。望之弟廙谓望之曰："赵杀鸣犊，仲尼回轮[2]。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尘于内，则宜模范蠡迁化于外，坐而自绝于时，殆不可也。"望之不从，寻复见害，廙奔扬州。南阳韩暨避袁术之命，徙居山都山[3]。刘表又辟之，遂遁居房陵。表深恨之，暨惧，应命，除宜城长。河东裴潜亦为表所礼重，潜私谓王畅之子粲及河内司马芝曰："刘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4]，其败无日矣！"遂南适长沙。于是操以暨为丞相士曹属，潜参丞相军事，洽、廙、粲皆为掾属[5]，芝为菅令，从人望也。

12 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13 初，鲁肃闻刘表卒，言于孙权曰："荆州与国邻接，江山险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

也。今刘表新亡,二子不协,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权即遣肃行。

到夏口,闻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备南走,肃径迎之,与备会于当阳长坂。肃宣权旨,论天下事势,致殷勤之意。且问备曰:"豫州今欲何至?"备曰:"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肃曰:"孙讨虏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自结于东,以共济世业。而欲投吴巨,巨是凡人,偏在远郡,行将为人所并,岂足托乎!"备甚悦。肃又谓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乱江东,为孙权长史。备用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

【注释】

①投传(zhuàn 赚):弃官而去。传,符信。

②赵杀鸣犊,仲尼回轮:据《史记》载,孔子准备去见赵简子,走到黄河边时,听说赵简子杀了窦鸣犊和舜华,孔子说,这是上天安排我不渡河呀!弟子子贡问,为什么?孔子说,赵简子就是靠窦、舜两人起家的,现在却行不义,把他们杀了。连鸟兽都知道躲开不义,何况我孔丘呢?于是中途返回。

③山都山:在今湖北襄樊东北。

④西伯:周文王。

⑤掾属：胡注，汉公府并有掾、属，东西曹掾比（相当于）四百石，余曹比三百石，其属比二百石。三公为天子之股肱（得力助手），掾、属则三公之咽喉，魏、晋置，多者或数十人。

【译文】

荆州大将军南阳人文聘驻军在外，刘琮投降的时候，召呼文聘，想和他一起投降。文聘说："我文聘不能保全荆州，应当在这里等待处罚！"曹操渡过汉水，文聘才拜见曹操。曹操说："你来得为什么这么晚？"文聘说："从前我不能辅佐刘表事奉国家；刘表虽然去世，我常常希望据守汉川，保全疆土。这样活着不辜负遗孤，死了也无愧于地下的刘表，但是事情不能由自己决定，以至于此，心里确实悲伤羞愧，没有脸面早来拜见！"于是抽噎流泪。曹操也感到悲戚，称呼他的别名，说："仲业，你是个真正的忠臣。"对他厚礼相待，让他统领原来的部队，被任命为江夏太守。

起初，袁绍在冀州时，派使者迎接汝南郡的士大夫。西平人和洽认为冀州地势平坦，民性强悍，是英雄豪杰抢夺的地方，不如荆州地势险要，民性柔弱，容易依托安身，于是来跟随刘表。刘表用上宾之礼接待他。和洽说："我之所以不跟随袁绍，是为了避开兵家必争之地。乱世中昏庸的君主不能随便接近，久留不去，谗言邪念将会出现。"于是南到武陵。刘表征召南阳人刘望之为从事，而他的两个朋友都因受到谗言诋毁被刘表杀了，刘望之又因为正直的劝谏与刘表不投合，便弃官回乡。刘望之的弟弟刘廙对刘望之说："赵简子杀窦鸣犊，孔子中途调回车轮，不去晋国。如今哥哥你既不能效法柳下惠与世浮沉，随遇而安；就应该模仿范蠡远迁到乱世之外，却只坐在家里自以为与外界断绝了关系，这恐怕不能吧。"刘望之不听，不久被杀害，刘廙逃奔到扬州。南阳人韩暨躲避袁术的征召，迁居在山都山。刘表又征召他，于是逃走隐居房陵。刘表十分痛恨他，韩暨害怕，接受召命，被任命为宜城县长。河东人裴潜也受刘表

礼遇敬重，裴潜私下对王畅的儿子王粲和河内人司马芝说："刘表没有霸王的才能，却想以周文王自居，他的失败没有多久了！"于是南去长沙。在这个时候，曹操任命韩暨为丞相士曹属，裴潜参议丞相军事，和洽、刘廙、王粲都为掾属，司马芝为菅县令，用来顺应民心。

12 冬，十月，初一，日食。

13 起初，鲁肃听到刘表的死讯，向孙权进言道："荆州和我们的国土相连，江山险固，沃野万里，人民殷富，如果我们占有它，这是帝王的资本。如今刘表刚死，两个儿子不和协，军队里的众将领，也分成了两派。刘备是天下的英雄，与曹操有旧怨，寄居在刘表那里，刘表忌恨他的才能从而不能任用他。如果刘备和刘表同心协力，上下一致，那么就应去慰抚，与他们结为同盟；如果他们离心离德，应当另想办法来完成大业。我请求能奉命去向刘表的两个儿吊丧，并慰劳他们军中的主要将领，以及说服刘备让我安抚刘表的部队，同心一意，共同对付曹操，刘备一定会高兴同意。如果事情成功，天下可以安定了。现在不赶快去，恐怕被曹操抢先。"孙权立刻派鲁肃出行。

鲁肃到夏口，听说曹操已去荆州，便昼夜兼程，等到了南郡，刘琮已经投降，刘备向南逃走，鲁肃直接去迎接他们，与刘备在当阳长坂相会。鲁肃说明孙权的意图，论述天下形势，对刘备表示殷勤关切。并且问刘备："豫州现在打算去哪里？"刘备说："我和苍梧太守吴巨有老交情，打算去投奔他。"鲁肃说："孙讨虏聪明仁惠，敬重贤才礼遇士人，江南的英雄豪杰，都归附他，现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建立大业。现在为您着想，不如派亲信去与江东的孙讨虏结盟，来一起完成大业。而你想投奔吴巨，吴巨只是一个凡人，地处偏远的边郡，即将被人吞并，哪里可以去依托呢？"刘备很高兴。鲁肃又对诸葛亮说："我，是诸葛子瑜的朋友。"随即两个共同定交，成为朋友。子瑜，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避难到江东，被任命为孙权

的长史。刘备采用鲁肃的计划，进驻鄂县的樊口。

曹操自江陵将顺江东下。诸葛亮谓刘备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遂与鲁肃俱诣孙权。亮见权于柴桑[1]，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江南，与曹操共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2]，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愿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3]；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敝，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4]，曰'必蹶上将军'[5]。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

大悦，与其群下谋之。

是时，曹操遗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权以示臣下，莫不响震失色。长史张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6]，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鲁肃独不言。权起更衣[7]，肃追于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肃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8]，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9]，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乎？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权叹息曰："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10]，正与孤同。"

【注释】

①柴桑：县名。在今江西九江。

②芟(shān 山)夷：削除。

③守义不辱：事见十一卷汉高祖五帝。

④《兵法》：即《孙膑兵法》。

⑤蹶(jué 决)：失败，挫折。

⑥奄(yǎn 掩)：覆盖，包括。

⑦更衣：古时大小便的婉词。

⑧乡党：乡里。

⑨下曹从事：诸曹从事之最下者。

⑩廓开：阐明。

【译文】

曹操从江陵将顺长江东下。诸葛亮对刘备说："情况危急，我请求奉命向孙将军求救。"就和鲁肃一起去拜见孙权。诸葛亮在柴桑见到孙权，就游说孙权，说："天下大乱，将军在江东起兵，刘豫州在汉南聚众，与曹操一起争夺天下。如今曹操在北方铲除大难，基本已平定；于是又击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刘豫州逃到这里，希望将军量力来应付目前的局势！如果能用吴、越的人力与中原抗衡，不如早点与曹操断绝；如果不能，为什么不解除武装，北面称臣呢？现在将军表面上服从朝廷却心中犹豫不定，情况紧急却不能决断，灾祸就要临头了！"孙权说："假如真像你说的那样，刘豫州为什么不向曹操投降呢？"诸葛亮说："田横，齐国的壮士罢了，尚且坚守义节，不屈辱投降，何况刘豫州是王室的后裔，英才盖世无双，士大夫们仰慕他，如流水归向大海。如果事业不能成功，这是天意，怎么能屈居曹操之下呢？"孙权勃然道："我不能让全吴的土地，十万兵马，去受人家的控制。我的主意已经定了！除了刘豫州没有能抵挡曹操的人；可是豫州刚刚失败，怎么能抗拒住这个灾难呢？"诸葛亮说："豫州的军队虽然在长坂战败，但如今回来的兵士加上关羽的水军还有精兵一万人，刘琦汇合江夏的兵士也不下万人。曹操的部众，远道而来，已疲乏不堪，听说追赶豫州，轻装骑兵一昼夜走三百多里，这就是所谓的'强弩射出的箭，到了最后连鲁国的薄绸也穿不透'。所以《兵法》忌讳，说：'必定使上将军受挫。'而且北方人，不熟习水战；又，荆州的民众归附曹操，是被武力所逼而已，不是真心臣服。如今将军如能命猛将率兵几万，与豫州齐心合力，一定能击败曹操的军队。曹操的军队被击败，必定北归；这样，荆、吴的势力就强大起来，三足鼎立之势便形成了。成败的关

健,在于今天!"孙权非常高兴,就召集部下商议。

这时,曹操派人送信给孙权,说:"近来我奉天子之命讨伐叛逆,旌旗向南一指,刘琮束手就擒。如今整治水军八十万,将和将军在吴地会战。"孙权把信拿给部属们看,无不惊叫失色。长史张昭等说:"曹公,是豺狼虎豹,挟持天子来征伐四方,动不动就说是朝廷的命令;今天抗拒他,事情就更显得大逆不顺。况且将军最为有利可以用来抵御曹操的,是长江。现在曹操得到荆州,占有其地,刘表训练的水军,蒙冲战舰就数以千计,曹操把全部战船沿江东下,再加上步兵,水陆并进,这样,所谓长江天险他已和我们共有了,而势力的多少又不能相提并论。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迎接曹操。"只有鲁肃一言不发。孙权起身上厕所,鲁肃追到屋檐下,孙权知道他的想法,握着鲁肃的手说:"你想说什么?"鲁肃说:"我刚才观察了一下众人的言论,只想贻误将军,完全不能与他们图谋大事。现在我鲁肃可以迎接曹操,像将军就不能。凭什么这么说呢?现在我迎接曹操,曹操就会让我还归乡里,根据我的名声和地位,至少还可以做一个下曹从事,坐着牛车,有吏卒跟随,找一些名流贤士交结,步步升迁,还能做上州郡的长官。将军迎接曹操,打算到何处安身?希望早点定下大计,不要采用众人的意见!"孙权叹息道:"那些人的观点,很让我失望,现在你阐明的大计,正与我的想法一样。"

时周瑜受使至番阳,肃劝权召瑜还。瑜至,谓权曰:"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北土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

而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今又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数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乃罢会。

是夜，瑜复见权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1]，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愿将军勿虑！"权抚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诸人[2]，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遂以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将兵与备并力逆操；以鲁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

刘备在樊口，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吏望见瑜船，驰往白备，备遣人慰劳之。瑜曰："有军任，不可得委署；傥能屈威，诚副其所望。"备乃乘单舸往见瑜："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

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备欲呼鲁肃等共会语,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备深愧喜。

进,与操遇于赤壁[3]。

时操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4]、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备走舸,系于其尾。先以书遗操,诈去欲降。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震,北军大坏。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

【注释】

①料:计数,核计。

②元表:胡注:"秦松,字文表。元,恐当作'文'"。

③赤壁:在今湖北蒲圻西北的长江南岸。

④荻(dí 敌):植物名。多年生草本。

【译文】

此时周瑜奉命到番阳，鲁肃劝孙权召周瑜回来。周瑜回来后，对孙权说："曹操虽然名义上是汉朝的宰相，实际上是汉朝的窃国大盗。将军凭着神武雄才，再仰仗父兄的基业，独霸江东，疆域纵横几千里，军队精良足以用事，英雄豪杰乐于效命，应当横扫天下，为汉朝铲除残渣余孽，何况曹操自来送死，怎么可以迎降他呢？我请求为将军筹划一下：现在北方境内没有平定，马超、韩遂还在关西，是曹操的后患；而曹操舍弃骑兵，依仗水军，来跟吴、越人争高下；现在又是寒冬，战马没有草料；驱使中原的士兵远来南方的江湖一带，水土不服，必生疾病。这几点都是用兵的大忌，而曹操都冒险实行，将军捉拿曹操，就在今天！我请求统几万精兵，进驻夏口，保证为将军击败曹军！"孙权说："曹操这个老贼想废汉自立已经很久了，只是顾忌袁氏兄弟、吕布、刘表和我罢了；如今几位英雄已被他消灭，只有我还存在。我和老贼势不两立，你说应当迎击，跟我的意见完全契合，这是上天把你赐给我。"孙权乘势拔出战刀砍面前的案桌，大声说："众将官有胆敢再说应当迎降曹操的，跟这张案桌一样！"于是散会。

这天夜晚，周瑜又见孙权说："众人只见曹操信中说有水军步兵八十万而各自惊恐，不再核计其中的虚实，就随便发出这种议论，真没有什么意义。现在据实核计，曹操率领的中原士兵不过十五六万，而且已经很疲惫；所得到刘表的部队也最多七八万，还都心怀疑虑。以疲惫的军队去驾驭疑虑的部众，人数即便多，完全不值得害怕。我只要有精兵五万，就足够制服敌人，请将军不必担心！"孙权抚着周瑜的背说："公瑾，你说的这些，很合我的心意。张昭、秦松众人，各自顾念妻子儿女，怀有私心，让人大失所望。只有你和鲁肃与我同心，这是上天派你们两人来辅佐我。五万人难一时聚结，已经挑选了三万人，船只、粮食、武器装备都备齐了。你和鲁肃、程普就在前面出发，我将继续调集人马，多运辎重粮草，作为你

的后援。你能对付曹操就跟他决战,交战不如意,就回到我这里,我将跟曹操决一雌雄。"于是任命周瑜、程普为左右督,率兵与刘备合力迎击曹操。任命鲁肃为赞军校尉,帮助制定作战方案。

刘备驻在樊口,每天派遣巡逻兵到江边眺望,等候孙权的军队。巡逻兵望见周瑜的船队,飞驰回营报告刘备,刘备派人慰劳周瑜。周瑜说:"我军务在身,无法离开岗位,倘若刘豫州能屈尊光临,正合乎我愿望。"刘备就乘一只小船去见周瑜,说:"如今抵御曹公,是很正确的决定。你有多少士兵?"周瑜说:"三万人。"刘备说:"可惜少了点。"周瑜说:"这就足够使用了,豫州就看我击败曹军吧。"刘备想喊来鲁肃等共同会晤,周瑜说:"他有军务在身不得离开岗位,如果想见他,可以过去拜访他。"刘备听了这话深感惭愧,但又高兴。

周瑜继续前进,跟曹操在赤壁相遇。

当时曹操的军队,已发生流行性传染病。刚一交战,曹军失利,退军暂驻江北。周瑜等驻江南,周瑜的部将黄盖说:"如今敌众我寡,难与持久。曹操军队正在把船舰连在一起,首尾相接,可以放火烧了它就走。"于是用蒙冲战舰十艘,载着干荻和枯柴,把油灌在里面,外面用帷幕裹住,插上旌旗,准备好快船,系在船尾。黄盖事先写信给曹操,谎称想投降。这时东南风猛刮,黄盖率十艘蒙冲舰在最前面,到江心升起船帆,其余的船依次前进。曹操军队的官兵都出营来站着观看,指着说是黄盖来降了。离江北曹军二里多路时,同时点火,火烈风猛,火船箭一般地飞去,烧光了江北的敌船,大火直烧到岸上的军营。顷刻间,烈火浓烟,遮蔽天日,人马被烧死溺死的非常多,周瑜等率轻装精锐部队跟随其后,战鼓如雷声震天,曹军大败。曹操率军从华容道徒步逃跑,道路泥泞,难以通行,天又刮起大风,曹操让所有老弱残兵背草垫路,骑兵才得以通过。老弱残兵被人马践踏,陷入泥潭中死的很多。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赶曹操到南郡。这时曹军又饿又病,死者过半。曹操就留下征南将军曹

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率军北回。

周瑜、程普将数万众，与曹仁隔江未战。甘宁请先径进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将袭肃举军降，周瑜表以肃兵益横野中郎将吕蒙。蒙盛称"肃有胆用，且慕化远来，于义宜益，不宜夺也。"权善其言，还肃兵。曹仁遣兵围甘宁，宁困急，求救于周瑜，诸将以为兵少不足分，吕蒙谓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绩于江陵，蒙与君行，解围释急，势亦不久。蒙保公绩能十日守也。"瑜从之，大破仁兵于夷陵，获马三百匹而还。于是将士形势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与仁相拒。十二月，孙权自将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1]，不克。

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庐江营帅雷绪率部曲数万口归备。备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以偏将军赵云领桂阳太守。

14 益州牧刘璋闻曹操克荆州，遣别驾张松致敬于操。松为人短小放荡，然识达精果。操时已定荆州，走刘备，不复存录松。主簿杨修白操辟松，操不纳；松以此怨，归，劝刘璋绝操，与刘备相结，璋从之。

习凿齿论曰："昔齐恒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

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

15 曹操追念田畴功，恨前听其让，曰："是成一人之志而亏王法大制也。"乃复以前爵封畴。畴上疏陈诚，以死自誓。操不听，欲引拜之，至于数四，终不受。有司劾畴："狷介违道[2]，苟立小节，宜免官加刑。"操下世子及大臣博议。世子丕以"畴同于子文辞禄[3]，申胥逃赏[4]，宜勿夺以优其节。"尚书荀彧、司隶校尉钟繇，亦以为可听，操犹欲侯之，畴素与夏侯惇善，操使惇自以其情喻之。惇就畴宿而劝之，畴揣知其指，不复发言。惇临去，固邀畴，畴曰："畴，负义逃窜之人耳[5]；蒙恩全活，为幸多矣，岂可卖卢龙之塞以易赏禄哉！纵国私畴，畴独不愧于心乎！将军雅知畴者，犹复如此，若必不得已，请愿效死，刎首于前。"言未卒，涕泣横流，惇具以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为议郎。

16 操幼子仓舒卒，操伤惜之甚。司空掾邴原女早亡，操欲求与仓舒合葬，原辞曰："嫁殇，非礼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凡庸也，明公焉以为哉！"操乃止。

17 孙权使威武中郎将贺齐讨丹阳黟、歙贼。黟帅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四面壁立，不可得攻，军住经月。齐阴募轻捷士，于隐险处，夜以铁戈拓山潜上，县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余人，令分布四面，鸣鼓角；贼大惊，守路者皆逆走，还依众，大军因是得上，大破之。权乃分其地为新都郡，以齐为太守。

【注释】

①当涂：县名。在今安徽怀远。

②狷介：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

③子文辞禄：据《国语》载，楚成王每次要给令尹（宰相）子文俸禄，子文一定逃走，等到成王收回俸禄，子文又回来。

④申胥逃赏：据《左传》载，吴破楚，楚国的申包胥到秦国求援军，绝食七天，日夜痛哭，终于感动了秦王，出兵拯救了楚国。后来楚昭王要奖赏申包胥，申包胥逃走。

⑤逃窜之人：指不能为刘虞报仇，自窜入徐无山。

【译文】

周瑜、程普率几万部队，与曹仁隔江对峙，没有交战。甘宁请求先直接进军攻取夷陵，率军前往，随即拿下夷陵城，乘势进城防守。益州的将领袭肃率军投降，周瑜上表请求把袭肃的部队并给横野中郎将吕蒙。吕蒙大加称赞"袭肃有胆识，而且仰慕归化远道来降，在道义上讲应该增加他的部队，不应该吞并他的部队。"孙权认为吕蒙的话有理，归还袭肃的部队。曹仁派部队包围甘宁，甘宁被困，形势危急，向周瑜求救，众将领认为兵太少不够分派增援，吕蒙对周瑜、程普说："留下凌统在江陵，我与你同去，解围救急，不需太长时间，我保证凌统能坚守十天。"周瑜听从了吕蒙的话，在夷陵大败曹仁的军队，缴获战马三百匹而回。于是将士士气倍增，周瑜就渡过长江，驻军北岸，跟曹仁相持。十二月，孙权亲自率兵包围合肥，派张昭进攻九江的当涂，未能攻下。

刘备上表推举刘琦为荆州刺史，率兵向南攻战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都投了降。庐江营帅雷绪率部队几万人归附刘备。刘备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让他监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征收三郡的赋税用来充实军备。任命偏将军赵云兼任桂阳太守。

14 益州牧刘璋听说曹操占领荆州，派别驾张松向曹操致敬。张

松这个人身材矮小,行为放浪,但见识高远、精明果断。曹操当时已平定荆州,赶走了刘备,不再留用张松。主簿杨修劝曹操征召张松,曹操不采纳。张松因此怨恨,回去,劝刘璋跟曹操断绝关系,与刘备结成同盟,刘璋听从了。

习凿齿评论说:从前齐桓公一旦居功自傲而九国叛离;曹操片刻得意自负而天下三分。这都是经过几十年辛勤经营的大业而毁于转瞬之间,怎么不可惜哟!

15 曹操追念田畴的功劳,后悔以前听从了他的辞让,说:"这是成就了一人的志向而使王法大制受损。"于是又以从前的爵位册封田畴。田畴上奏疏表达自己真诚的心意,发誓宁死不受。曹操不同意,想强迫他接受,以至于往返四次,田畴始终不受。有关部门弹劾田畴道:"自视清高,违逆大道,只图立个人小节,应当免除官职,加以处罚。"曹操把这交给长子和大臣们进行广泛地讨论。长子曹丕认为:"田畴的行为,跟从前楚国的子文推辞俸禄,申包胥逃避赏赐相同,应该不夺其志,还要表彰他的节操。"尚书荀彧、司隶校尉钟繇,也认为可以听从这一意见。曹操还想给田畴封侯。田畴一向跟夏侯惇友善,曹操派夏侯惇去用友情说服田畴。夏侯惇到田畴的住处劝说田畴,田畴知道他的意思,不再讲话。夏侯惇临走时,竭力邀请田畴受命,田畴说:"我田畴,只是个忘恩负义,逃避风险的人而已;承蒙恩惠保全性命,已经是非常幸运了,怎么能靠出卖卢龙塞来换取封赏俸禄呢?纵使朝廷宠幸我田畴,难道我心中就不羞愧了吗!将军是一向理解我的,尚且又来逼我,如果一定没有办法,我请愿一死,就在你的面前自杀。"话未完,已涕泪满面。夏侯惇把情况全部向报告曹操,曹操喟然长叹,知道他不会屈就,于是任命他为议郎。

16 曹操的小儿子曹仓舒死,曹操非常痛惜。司空掾邴原的女儿早逝,曹操想请求把她与仓舒合葬。邴原拒绝道:"给夭亡的人配婚,不合礼。我之所以能为您容纳,您之所以能厚待我,是因为我能

恪守古训圣典而不改变。如果听从您的命令，那么我就是平庸之人，您认为是这样吗？”曹操于是作罢。

17 孙权派武威中郎将贺齐征讨丹阳郡黟县、歙县的贼寇。黟县的首领陈仆、祖山等率两万户驻守林历山，四周崖岩峭壁，无法进攻，部队驻了一个月。贺齐暗地招募身手敏捷的壮士，在隐蔽的险处，夜里用铁戈开凿岩缝上山，悬下布条，把下面的人拉上去。共上了一百多人，命他们分布在四面，擂响战鼓，吹起号角，贼寇大惊，把守路口的人都往回跑，归附大部队，贺齐的大军因此能够上山，大破贼寇。孙权于是把这两个县分为六个县，设立新都郡，任命贺齐为太守。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六十六

汉纪五十八　起屠维赤奋若，尽昭阳大荒略，凡五年。

孝献皇帝辛

建安十四年

1 春，三月，曹操军至谯。

2 孙权围合肥，久不下。权率轻骑欲身往突敌，长史张纮谏曰："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愿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权乃止。

曹操遣将军张喜将兵解围，久而未至。扬州别驾楚国蒋济密白刺史，伪得喜书，云步骑四万已到雩娄[1]，遣主簿迎喜。三部使赍书语城中守将，一部得入城，二部为权兵所得。权信之，遽烧围走。

3 秋，七月，曹操引水军自渴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开芍陂屯田。

4 冬，十月，荆州地震。

5 十二月，操军还谯。

6 庐江人陈兰、梅成据灊、六叛[2]，操遣荡寇将军张辽讨斩之；因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余人屯合肥。

7 周瑜攻曹仁岁余，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权以瑜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3]；吕范领彭泽太守；吕蒙领寻阳令。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会刘琦卒，权以备领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备立营于油口，改名公安。

权以妹妻备。妹才捷刚猛，有诸兄风，侍婢百余人，皆执刀侍立，备每入，心常凛凛。

曹操密遣九江蒋干往说周瑜。干以才辨独步于江、淮之间，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诣瑜。瑜出迎之，立谓干曰："子翼良苦，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邪！"因延干，与周观营中，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还饮宴，示之侍者服饰珍玩之物。因谓干曰："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更生，能移其意乎！"干但笑，终无所言。还白操，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间也。

8 丞相掾和洽言于曹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节取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

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操善之。

【注释】

①雩(yú 愚)娄：在今河南商城。

②潛(qián 潜)：在今安徽霍山。 六：在今安徽六安。

③沙羡：在今湖北武汉市汉口北。

【译文】

汉纪五十八 起己丑(公元209年)，止癸巳(公元213年)，共五年。

孝献皇帝辛

建安十四年(己丑，公元209年)

1 春，三月，曹操率军到谯县。

2 孙权包围合肥，久久不能攻下。孙权想亲自率领轻装骑兵去突击敌阵，长史张纮劝阻说："武器是不吉利的东西，战争是危险的事情，现在您仗着一股盛壮的勇气，轻视强暴的敌人，三军的将士，没有不胆颤心寒的。即使斩杀敌将，夺取军旗，威震敌军，这只不过是偏将的任务，不是主将应该做的。希望你能克制一下孟贲、夏育的勇气，心怀霸王之大计。"孙权于是打消了亲自出击的念头。

曹操派将军张喜率兵去解合肥之围，过了许久仍未到达。扬州别驾楚国人蒋济秘密地向刺史建议，假称得到张喜的书信，说有步兵骑兵四万人已到达雩娄县，派主簿去迎接张喜。另派三名使者携带这假消息的书信去通知城中守将，其中一人得以进城，两人被孙

权的部下俘虏，孙权相信了这个假情报，就烧了围城的营寨，撤走。

3 秋，七月，曹操率水军从涡水进入淮水，在肥水上岸，驻军合肥，开辟芍坡，实行屯田。

4 冬，十月，荆州地震。

5 十二月，曹操率军回到谯县。

6 庐江人陈兰、梅成占据灊县、六安反叛，曹操派荡寇将军张辽讨伐并了他们。于是让张辽和乐进、李典等率七千多人驻守合肥。

7 周瑜攻打曹仁一年多，杀伤的人数很多，曹仁弃城逃走。孙权派周瑜兼任南郡太守，屯驻江陵；程普兼任江夏太守，在沙羡设郡府；吕范兼任彭泽太守；吕蒙兼任寻阳县令。刘备上表推举孙权代行车骑将军事务，兼任徐州牧，适逢刘琦去世，孙权派刘备兼任荆州牧，周瑜分出江陵南岸的地区来给刘备。刘备在油口建营，改名为公安。

孙权把妹妹嫁给刘备。孙权的妹妹才思敏捷，性情刚猛，有兄长们的风度，侍女奴婢一百多人，都持刀侍立左右，刘备每次入宅，心中常常惊恐不安。

曹操秘密派遣九江人蒋干前去游说周瑜。蒋干凭着他的才能、机辨在长江，淮水一带独占鳌头，于是身穿布衣，头戴葛巾，自称是以个人交情去看望周瑜。周瑜出门迎接他，站着对蒋干说："子翼你辛苦了，远涉江湖而来，是为曹操作说客吧！"就邀请蒋干进去，和他一起到处参观军营，巡视仓库、军需物资、武器装备完毕，回来设宴款待，向蒋干展示侍女、服饰以及珍奇玩物。乘机对蒋干说："大丈夫处世，能遇上知己的君主，表面上依托君臣的大义，内心却结下骨肉之情，言听计从，祸福同当，即使苏秦、张仪再生，能改变他的心意吗？"蒋干只是笑，始终没有说话。回去报告曹操，赞称周瑜度量宽宏，志向高远，不是能用言语可以离间的。

8 丞相掾和洽向曹操进言道："天下的人，才能、品德各异，不可用一个标准来取舍。俭朴过度，自己用来约束自己是可以的，但用

此标准去约束一切人,就会出现许多过失。如今朝廷的舆论是,官吏中有穿新衣,乘好马的,就被认为是不清廉;外表不修边幅,穿着破旧的,就被认为是廉洁。致使士大夫故意弄脏弄坏自己的衣服,藏起车马、衣服;朝廷的高级官吏,有的自己带着饮食到办公的官署。大凡立教化察民俗,最好采用中庸之道,才能被仿效继承。现在推崇统一的让人难以忍受的行为,用它来衡量各种不同的人,勉强地实施,最后必定使人厌倦,疲乏。古代的最好教化,是务求通达人情而已;凡是偏激诡诞的行为,就会包容隐藏着虚伪的东西。"曹操认为这种见解很好。

十五年

1 春,下令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1],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2],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2 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3 冬,曹操作铜爵台于邺。

4 十二月,己亥[3],操下令曰:"孤始举孝廉,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4],恐为世人之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誉,故在济南,除残去秽,平心选举。以是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乡里。时年纪尚少,乃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5],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为二十年规,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征为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使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

万众；又讨击袁术，使穷沮而死；摧破袁绍，枭其二子；复定刘表，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逊之志，每用耿耿[6]，故为诸君陈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然兼封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7]，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5 刘表故吏士多归刘备，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乃自诣京见孙权[8]，求都督荆州。瑜上疏于权曰："刘备以枭雄之姿[9]，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10]，聚此三人俱在疆埸[11]，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吕范亦劝留之。权以曹操在北，方当广揽英雄，不从。备还公安，久乃闻之，叹曰："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时孔明谏孤莫行，其意亦虑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诚险途，殆不免周瑜之手！"

周瑜诣京见权曰："今曹操新败，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

固守其地，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奋威者，孙坚弟子奋威将军、丹阳太守瑜也。

周瑜还江陵为行装，于道病困，与权笺曰[12]："修短命矣，诚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复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此朝士旰食之秋[13]，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傥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于巴丘[14]。权闻之哀恸，曰："公瑾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自迎其丧于芜湖。瑜有一女、二男，权为长子登娶其女；以其男循为骑都尉，妻以女；胤为兴业都尉，妻以宗女。

【注释】

①老：家臣之长。

②仄(zè 昃)：狭窄。

③己亥：此日疑误。

④岩穴之士：隐士。

⑤精舍：书斋，学舍。

⑥耿耿：形容心中不能安宁。

⑦江湖未静：胡注："谓孙、刘也。"因孙权、刘备仍占据着长江以南的水乡，故以"江湖"代称。

⑧京：京口城，在今江苏镇江。

⑨姿：通"资"，资质。

⑩猥：众，多。

⑪埸(yì 易)：疆界。

⑫笺：文体名。奏记。奏笺多用于上皇后、太子、诸王。

⑬旰(gàn 干)：晚。此指因心忧事繁延迟到晚上才吃饭。

⑭巴丘：在今湖南岳阳。

【译文】

十五年（庚寅，公元210年）

1 春，曹操下令说："孟公绰做晋国赵、魏两家的元老还绰绰有余，但不能胜任滕、薛两个小国的大夫。如果一定要是廉洁之士然后才能任用，那么齐桓公将凭什么称霸于世呢？诸位要帮助我公开推举那些出身寒微的人才，只要有才能就可推举，让我能够任用他们！"

2 二月，初一，日食。

3 冬，曹操在鄴城修筑铜爵台。

4 十二月，己亥日，曹操下令说："我当初被推举为孝廉，自认为本不是隐居岩穴的知名人士，恐怕世人把我当着平庸之辈对待，想好好地处理政务，推行教化来建立自己的声誉，所以在济南，铲除残暴，罢免污吏，公平地选举人才。因此被豪强怨恨，怕给家中招来灾祸，所以托病返回乡里。当时年纪还小，就在谯县城东五十里修建书斋，想秋夏时读书，冬春时打猎，作二十年的规划，等待天下清平时才出来做官。但不能如愿，被征召为典军校尉，于是心中渐渐改变想法，要为国家讨伐叛贼建立功勋，使我的墓碑上能写道：'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就是我的志向。可正碰上董卓之难，我就兴举义兵。后来担任了兖州刺史，击破、降服了三十万黄巾军；又征讨打击袁术，使他穷困沮丧而死；摧毁击败了袁绍，将他的两个儿枭首示众；再克服刘表，终于平定天下。我身为宰相，作为人臣的尊贵已达到顶峰，已经超过了我的企望。假使国家没有我，不知将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许有人看到我强盛，又生性不信天命，恐怕会胡乱地猜测，说我有篡位的野心，我常常因此心中不安，所以向诸位陈述这些话，都是我的肺腑之言。然而打算要我放弃所统领的军队，交还给有关部门，回到我的封地武平侯国，实在是不行的。为

什么？我确实怕离开了军队后被人谋害，既是为子孙作想，又怕我失败了，国家就会覆灭，因此不能慕求虚名而遭至灾祸！但同时被册封四县，食邑三万户，我有什么德行能配得上呢？孙、刘还在，不能让位；至于食邑封土，有了可以推让。现在我归还阳夏、柘、苦三县，两万户，只要武平的万户，姑且用来减少对我的诽谤，同时减轻对我的指责。"

5 刘表以前的官吏、士人大多归附刘备，刘备因为周瑜给他的地方太少，不足以容纳自己的部众，于是自己到京口拜见孙权，要求统领荆州。周瑜上奏疏给孙权说："刘备凭借他枭雄的资本，而且有关羽、张飞等熊虎猛将，一定不会是长期屈就被人利用的人物。我认为从大处着想，应该把刘备迁到吴郡，为他大肆修筑豪华住宅，多送他美女、玩物，用来欢娱他的耳目；把关羽、张飞两人分别各置一方，派遣像我这样的将领能统率他们，和他们一起作战，如此大事就可定了。如今大量地割让土地给他们作为资本，让这三人都聚集在疆界，恐怕蛟龙得到云雨，终究不会是池中的东西了。"吕范也劝孙权留下刘备。孙权认为曹操雄居北方，正应当广泛招揽英雄豪杰，故不听从。刘备回到公安，过了很久才听说这些情况，叹息道："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当时孔明劝我不要去，他的意思也是顾虑到这些。我正是危急之时，不能不去，这确实是险途，差点落入周瑜的手中！"

周瑜到京口拜见孙权，说："现在曹操刚刚失败，忧虑内部的隐患，所以不能和将军交兵接仗。我请求和奋威一同进军，攻取蜀地，吞并张鲁，就留奋威坚守那里，与马超结成同盟，我回来和将军据守襄阳，以紧逼曹操，这样，就可以图谋进取北方了。"孙权同意这个意见。奋威，就是孙坚的侄子奋威将军、丹阳太守孙瑜。

周瑜回到江陵准备行装，在路上病重，上奏笺给孙权说："人寿的长短是天命，实不足惋惜。只恨我小小的志向未能实现，不能再聆听您的教诲，尊奉您的命令了。当今曹操占据北方，疆界没有平

静；刘备寄居国中，有如养虎；天下大事，不知道结局；这正是朝中百官发奋忘食的多事之秋，也是您处心积虑的运筹之日。鲁肃忠烈，处理事情一丝不苟，可以代替我。假如建议能被采用，我虽死不朽！”周瑜在巴丘去世。孙权听到这一消息，非常哀痛，说：“公瑾有辅佐帝王的才干，如今忽然短命，我将依赖谁？”亲自到芜湖迎接他的灵柩。周瑜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孙权为长子孙登娶了他的女儿，任命他儿子周循为骑都尉，把女儿嫁给周循；任命周胤为兴业都尉，把同宗的女儿嫁给周胤。

初，瑜见友于孙策，太夫人又使权以兄奉之。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程普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下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1]，不觉自醉。”

权以鲁肃为奋武校尉，代瑜领兵，令程普领南郡太守。鲁肃劝权以荆州借刘备，与共拒曹操，权从之。乃分豫章为番阳郡[2]，分长沙为汉昌郡[3]；复以程普领江夏太守，鲁肃为汉昌太守，屯陆口。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途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刘备以从事庞统守耒阳令④，在县不治，免官。鲁肃遗备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诸葛亮亦言之。备见统，与善谭⑤，大器之，遂用统为治中，亲待亚于诸葛亮，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

6 初，苍梧士燮为交趾太守。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燮表其弟壹领合浦太守，黯领九真太守，武领南海太守。燮体器宽厚，中国士人多往依之。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仪卫甚盛，震服百蛮。

朝廷遣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津好鬼神事，常著绛帕头⑥，鼓琴、烧香，读道书，云可以助化，为其将区景所杀，刘表遣零陵赖恭代津为刺史。是时苍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吴巨代之。朝廷赐燮玺书⑦，以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趾太守如故。巨与恭相失，巨举兵逐恭，恭走还零陵。

孙权以番阳太守临淮步骘为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节度。吴巨外附内违，骘诱而斩之，威声大震。权加燮左将军，燮遣子入质。由是岭南始服属于权⑧。

【注释】

①醇醪(láo 劳)：味道浓厚的美酒。

②番阳郡：郡名。治所在今江西波阳。

③汉昌郡：郡名。治所在今湖南平江。

④耒阳：县名。在今湖南耒阳。

⑤善谭：胡注："善谭(即谈)者，剧论(激切地辨论)当时事也。"

⑥绛：大红色。

⑦玺书：诏书。

⑧岭南：五岭山脉以南。

【译文】

起初，周瑜受到孙权的友爱，太夫人又让孙权把周瑜当作兄长对待。那时孙权的职位是将军，从将领、宾客对他礼节还很简单，而只有周瑜最先对孙权毕恭毕敬，用臣属的礼节相待。程普自以为年长，多次欺侮周瑜，周瑜对他委屈谦下，始终不和他计较。程普后来从心底敬佩周瑜，对周瑜十分重视亲近，于是告诉他人说："跟周公瑾交往，有如痛饮味美的醇酒，不知不觉就醉了。"

孙权任命鲁肃为奋武校尉，代替周瑜统兵，命程普兼任南郡太守。鲁肃劝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与他共同抗拒曹操，孙权听从了。于是分豫章郡的部分作番阳郡；分长沙郡的部分作汉昌郡；又任命程普兼任江夏太守，鲁肃为汉昌太守，驻扎在陆口。

起初，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当权管事，不能不学习。"吕蒙借口军中事务多而推辞，孙权说："我难道要你去研读经典做博士吗？只是去浏览，知道些往事罢了。你说事务多，比我还要多吗？我常常读书，自以为大有好处。"吕蒙才开始读书。等到鲁肃经过寻阳时，与吕蒙交谈论事，大吃一惊，说："你今天的才智谋略，不再是那个吴郡时的吕蒙了！"吕蒙说："士别三日，就当刮目相看，老兄为什么发现得这么晚呢？"鲁肃于是拜见吕蒙的母亲，和吕蒙结友告别。

刘备任命从事庞统署理耒阳县令的事务，庞统在县中不理政务，被免官。鲁肃给刘备的信中说："庞统不是一个治理百里之县的人才，让他处在治中、别驾的位置上，才能施展他的才华。"诸葛亮也这么说。刘备召见庞统，与他激烈地辨论当今大事，深为器重，于是任用庞统为治中，对他的亲近和待遇仅次于诸葛亮，与诸葛亮同时任军师中郎将。

6 起初，苍梧人士燮任交趾太守。交州刺史朱符被夷人叛贼杀害，州郡混乱，士燮上表推举他的弟弟士壹兼任合浦太守，士黯兼

任九真太守，士武兼任南海太守。士燮性情宽厚，中原一带的士大夫多投奔他。雄霸一州，居在边远万里的地方，威望尊严至高无上，出入时礼仪壮观，侍卫林立，当地各蛮族震慑臣服。

朝廷派南阳人张津作交州刺史。张津迷信鬼神，常常缠裹着大红色的头巾，弹琴、烧香，读道家的典籍，说这可以助他登仙羽化，被他的将领区景杀死，刘表派零陵人赖恭代替张津作刺史。这时苍梧太守史璜去世，刘表又派吴巨代替他。朝廷赏赐士燮诏书，任士燮为绥南中郎将，管现七郡事务，照旧兼任交趾太守。吴巨和赖恭失和，吴巨率兵驱逐赖恭，赖恭逃回零陵。

孙权任命番阳太守临淮人步骘为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接受步骘的统领。吴巨表面上归从，却内怀二心，步骘诱捕并杀了他，声威大震。孙权提升士燮为左将军，士燮送儿子给孙权作人质。从此岭南一带开始归属孙权。

十六年

1 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

2 三月，操遣司隶校尉钟繇讨张鲁，使征西护军夏侯渊等将兵出河东，与繇会。仓曹属高柔谏曰[1]："大兵西出，韩遂，马超疑为袭己，必相扇动。宜先招集三辅[2]，三辅苟平，汉中可传檄而定也。"操不从。

关中诸将果疑之，马超、韩遂、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等十部皆反，其众十万，屯据潼关[3]；操遣安西将军曹仁督诸将拒之，敕令坚壁勿与战。命

五官将丕留守邺，以奋武将军程昱参丕军事，门下督广陵徐宣为左护军，，留统诸军，乐安国渊为居府长史，统留事。秋，七月，操自将击超等。议者多言："关西兵习长矛，非精选前锋，不可当也。"操曰："战在我，非在贼也。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以刺，诸君但观之。"

八月，操至潼关，与超等夹关而军。操急持之，而潜遣徐晃、朱灵以步骑四千人渡蒲阪津，据河西为营，闰月，操自潼关北渡河。兵众先渡，操独与虎士百余人留南岸断后。马超将步骑万余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犹据胡床不动[4]。许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举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马以饵贼，贼乱，取牛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5]，循河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6]，操乃多设疑兵，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夜，分兵结营于渭南。超等夜攻营，伏兵击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请和，操不许。九月，操进军，悉渡渭。超等数挑战，又不许；固请割地，求送任子，贾诩以为可伪许之。操复问计策，诩曰："离之而已。"操曰："解！[7]"

韩遂请与操相见，操与遂有旧，于是交马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旧故，拊手欢笑。时秦、胡观者，前后重沓，操笑谓之曰："尔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既罢，超等问遂："公何言？"遂曰："无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8]，操又与遂书，多所点窜，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与克日会战[9]，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斩成宜、李堪等。遂、超奔凉

州，杨秋奔安定。

诸将问操曰："初，贼守潼关，渭北道缺⑩，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引日而后北渡，何也？"操曰："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关；贼悉众南守，西河之备虚，故二将得擅取西河；然后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西河者，以二将之军也。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虏至不出，所以骄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从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畜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

始，关中诸将每一部到，操辄有喜色。诸将问其故，操曰："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适主，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

【注释】

①仓曹属：公府仓曹，主(掌管)仓谷事；有椽，有属。

②招集：犹招抚。

③潼关：关塞名。在今陕西潼关。

④胡床：亦作"交床"、"交椅"、"绳床"。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

⑤蒲阪：古渡名。在今山西永济西黄河渡口。

⑥渭口：渭水流入黄河的出口，东面即潼关。

⑦解：晓，明白。

⑧他日：以后，过几天。

⑨克日：约定或限定日期。

⑩道缺：指防守薄弱。

【译文】

十六年(辛卯,公元211年)

1 春,正月,任命曹操的嫡长子曹丕为五官中郎将,设置官属,作为丞相的助手。

2 三月,曹操派司隶校尉钟繇征讨张鲁,派征西护军夏侯渊等率兵从河东出发,与钟繇会合。仓曹属高柔劝阻说:"大军向西出兵,韩遂、马超怀疑是来袭击自己,一定会相互扇动叛乱。应当先招抚三辅地区,如果平定了三辅地区,汉中只要一纸檄文就可平定了。"曹操不听从。

关中众将领果然怀疑,马超、韩遂、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等十部都反叛,他们的部队有十万,驻据潼关;曹操派安西将军曹仁统率众将抵御,命令他们坚守壁垒不去交战。令五官将曹丕留守邺城,派奋武将军程昱参预曹丕的军事,任门下督广陵人徐宣为左护军,统领留守各军,任乐安人国渊为居府长史,统摄留守事务。秋,七月,曹操亲自率军进击马超等。参议们大多认为:"关西兵善用长矛,如果没有精选的前锋,不能抵挡。"曹操说:"战争的主动权在我这里,不在叛贼那里。叛贼虽然善用长矛,我将让它无法刺击,诸位只管看好了。"

八月,曹操到潼关,与马超等隔着潼关驻军对垒。曹操表面上急于拿下潼关,却暗中派徐晃、朱灵率步兵骑兵四千人从蒲阪津渡过黄河,在河西扎营。闰八月,曹操从潼关北面渡黄河。让部众先渡,曹操只和虎贲武士一百多人留在南岸断后。马超率步兵骑兵一万多人进攻曹操,箭如雨下,曹操仍坐在折椅上不动。许褚扶着曹操上船,船工被流箭射中而死,许褚左手举着马鞍来为曹操遮挡,右手撑船。校尉丁斐,放出牛马去诱引叛贼,叛贼阵容混乱,争抢牛马,曹操才得以渡河。就从浦阪渡过西河,沿河建筑甬道向南进军。马超等退守渭口,曹操于是多设疑兵,暗地里用船运送兵马进入渭水,建浮桥,夜里,分派部队在渭水南岸扎营。马超等乘夜攻营,被

埋伏的曹军击败。马超等驻守渭南，派使者请求割让黄河以西的地区求和，曹操不答应。九月，曹操进军，全部渡过渭水。马超等屡次挑战，曹操不应战。马超等坚持要求割让土地，送儿子作为人质，贾诩认为可以假装答应他们。曹操又问他下一步的计策，贾诩说："只是离间他们的同盟而已。"曹操说："明白了。"

韩遂请求与曹操相见，曹操跟韩遂有老交情，于是两人马挨着马，交谈多时，不涉及军事，只说京都的往事和旧友，拍手欢笑。当时关中的秦人、胡人来围观的，前后重叠，曹操笑着对他们说："你们想看看曹公吗？他也是个人，并没有四只眼睛两张嘴，只是多有点智谋罢了！"会晤结束后，马超等问韩遂："曹操说了些什么？"韩遂说："没有说什么。"马超等起了疑心。过几天，曹操又给韩遂写了封信，信中圈点窜改了不少地方，像是韩遂改定的，马超等更加怀疑韩遂。曹操于是跟马超等约定日期会战，先派轻装部队挑战，战了很久，才派出骁勇的骑兵夹击，大败马超等，杀了成宜、李堪等。韩遂、马超逃奔凉州，杨秋逃奔安定。

众将领问曹操："当初，叛贼守潼关，渭河以北防备空虚。您不从河东进攻冯翊，却反而守潼关，拖延时日，然后北渡黄河，是为什么？"曹操说："叛贼守潼关，如果我进入河东，叛贼必然率兵守住各个渡口，那么西河就不能渡过了，我故意派大军压向潼关，叛贼全力在南面防守潼关，西河的防备空虚，所以徐晃、朱灵两位将军得以轻取西河；然后我率军北渡黄河，叛贼不能与我争夺西河的原因，在于两位将军已占领那里了。我连结车辆，树起栅栏，建筑甬道而南进，作出不能取胜的样子，并且显示自己的虚弱。渡过渭水筑起坚固的壁垒，叛贼来了，不出去迎战，用这些办法使敌人骄傲自大，所以叛贼不建营垒而只请求割地。我顺从他们答应下来，我顺从他们心意的目地，是让他们自己感到安全而不加防备，我乘机蓄养士兵的精力，一旦向叛贼发动攻击，正好比迅雷不及掩耳。战争的变化，本来就不只一种途径。"

开始时，关中众将领的每一部到来，曹操就面有喜色。部下的将领们询问其中的缘故，曹操说："关中地区辽阔深远，如果叛贼各自凭借险阻，征讨他们，没有一两年是不能平定的。如今都来聚集，他们人数虽多，彼此互相不服从，全军没有统一的主帅，可一举歼灭，这比一一征讨容易多了，我所以欢喜。"

冬，十月，操自长安北征杨秋，围安定[1]。秋降，复其爵位，使留抚其民。

十二月，操自安定还，留夏侯渊屯长安。以议郎张既为京兆尹。既招怀流民，兴复县邑，百姓怀之。

遂、超之叛也，弘农、冯翊县邑多应之，河东民独无异心；操与超等夹渭为军，军食一仰河东。及超等破，余畜尚二十余万斛，操乃增河东太守杜畿秩中二千石。

3 扶风法正为刘璋军议校尉，璋不能用，又为其州里俱侨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益州别驾张松与正善，自负其才，忖璋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松劝璋结刘备，璋曰："谁可使者？"松乃举正。璋使正往，正辞谢，佯为不得已而行。还，为松说备有雄略，密谋奉戴以为州主。

会曹操遣鍾繇向汉中，璋闻之，内怀恐惧。松因说璋曰："曹公兵无敌于天下，若因张鲁之资以取蜀土，谁能御之！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矣。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今州诸将庞羲、李异等，皆恃功骄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

则敌攻其外，民攻其内，必败之道也！”璋然之，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备。主簿巴西黄权谏曰：“刘左将军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闭境以待时清。”璋不听，出权为广汉长。从事广汉王累，自倒悬于州门以谏，璋一无所纳。

法正至荆州，阴献策于刘备曰：“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12]，响应于内；以取益州，犹反掌也。”备疑未决。庞统言于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孙车骑，北有曹操，难以得志。今益州户口百万，士沃财富，诚得以为资，大业可成也！”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奈何？”统曰：“乱离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古人所贵。若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以为然。乃留诸葛亮、关羽等守荆州，以赵云领留营司马，备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

孙权闻备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将备子禅还吴，张飞，赵云勒兵截江，乃得禅还。刘璋敕在所供奉备，备入境如归，前后赠遗以巨亿计。备至巴郡，巴郡太守严颜拊心叹曰：“此所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者也。”备自江州北由垫江水诣涪[13]。璋率步骑三万余人，车乘帐幔，精光耀日，往会之。张松令法正白备，便于会袭璋。备曰：“此事不可仓卒！”庞统曰：“今因会执之，则将军无用兵之劳

而坐定一州也。"备曰："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备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备亦推璋行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所将吏士，更相之适，欢饮百余日。璋增备兵，厚加资给，使击张鲁，又令督白水军。备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璋还成都，备北到葭萌④，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注释】

①安定：在今甘肃镇原。

②股肱：比喻帝王左右辅助得力的臣子。

③江州：在今四川重庆。 垫江：县名。在今四川合川。 涪：县名。在今四川昭化。

④葭萌：在今四川广元。

【译文】

冬，十月，曹操从长安向北征讨杨秋，包围安定。杨秋投降，恢复他的爵位，让他留下安抚所属的民众。

十二月，曹操从安定回师，留下夏侯渊驻守长安。任命议郎张既为京兆尹。张既招抚流亡难民，重新恢复了过去的县镇，百姓归顺他。

韩遂、马超叛乱时，弘农、冯翊所属各县大多响应，只有河东的民众没有二心。曹操与马超等隔着渭水对垒时，军粮全部仰赖河东。等到马超失败时，积蓄还有二十多万斛，曹操于是增加河东太守杜畿的官秩为中二千石。

3 扶风人法正担任刘璋的军议校尉，刘璋不重用他，又受到跟他一起侨居益州的同州老乡的鄙视，法正郁郁不得志。益州别驾张松与法正友善，自负有才，思量自己跟刘璋不可能有所作为，常常私

下叹息。张松劝刘璋结交刘备，刘璋说："派谁去？"张松于是推举法正，刘璋派法正前往，法正推辞谢绝，假装是迫不得已而后出行。回来，对张松说刘备有雄才大略，密谋奉迎刘备为益州之主。

适逢曹操派钟繇向汉中进军，刘璋听到消息，内心感到恐惧。张松乘机游说刘璋，说："曹公军队天下无敌，如果利用张鲁的资源来攻取蜀地，谁能抵挡得住！刘备，是您的同宗却是曹公的死敌，他善于用兵，如果派他讨伐张鲁，张鲁一定被打败。张鲁被打败，那么益州就强大，曹公即使亲自来，也无能为力了！如今州中众将庞羲、李异等，都恃功居傲，企图依附外面的势力。得不到刘备的援助，那么敌人在外面攻击，老百姓在里面作乱，是必定会失败的！"刘璋认为有道理，就派法正率四千人迎接刘备。主簿巴西人黄权劝阻道："刘备有骁勇善战的名声，如今请来，要把他当作部属对待，那么就会心中不满；要把他当作宾客礼遇，那么一国就不能容下两位君主；如果他有泰山般的安稳，那么您就有累卵般的危险。不如关守疆界，来等待天下平静。"刘璋不听，派黄权做广汉县长。从事广汉人王累，把自已倒挂在州中的城门上来劝阻，刘璋一概不予采纳。

法正到荆州，偷偷地向刘备献计道："凭着您的英明才能，正好利用刘璋的懦怯软弱。张松，是益州得力的重要官员，在内响应，以此来攻取益州，易如反掌。"刘备迟疑不决。庞统向刘备进言道："荆州荒废残破，人和物损失将尽，东面有孙权，北面有曹操，难以得志。如今益州户口百万，土地肥沃，资财丰富，如果能得到益州来作为资本，大业可以成功了！"刘备说："当今与我如同水火的，是曹操。曹操用严厉，我以宽厚；曹操用残暴，我以仁慈；曹操用诡诈，我以忠信，总是与曹操相反，大事才可以成功。现在因贪小利而在天下失去信义，今后怎么办？"庞统说："混乱分裂的时代，当然不是一种方法能平定的。况且兼并弱小，攻打愚昧，用不合理的方法攻取，再用合理的方法保守，这是古人也推崇的。如果大事成功之后，封赏个大国，对信义有什么违背呢！今天不去夺取，终将会成为别人

的利益。”刘备认为有理。就留下诸葛亮、关羽等守荆州，任命赵云兼任留营司马，刘备率步兵几万人进入益州。

孙权听说刘备西上，派船来接妹妹；夫人想带刘备的儿子刘禅回吴郡，张飞、赵云率兵在长江上截住，才得刘禅回来。

刘璋命令凡刘备所经过的地方要为他提供军需，刘备入境犹如回家一样，前后赠送的物资数以亿计。刘备到巴郡，巴郡太守严颜扪心叹息道：“这就叫做‘独自坐在深山里，放出老虎来自卫’吧。”刘备从江州的北面沿着垫江水到达涪县。刘璋率步兵骑兵三万多人，车辆上悬挂着帐幕，光彩映日，前往会见刘备。张松让法正告诉刘备，就在会面时袭击刘璋，刘备说：“这事不能仓促！”庞统说：“现在趁会面时捉拿他，那么您就不需动用兵力而轻易得到一州了。”刘备说：“刚入他国，恩德信义还没有表现出来，这样做不行。”刘璋推举刘备代理大司马，兼任司隶校尉；刘备也推举刘璋代理镇西大将军，兼任益州牧。所属的官兵，相互往来，一起畅饮了一百多天。刘璋增加刘备的兵力，送给大量的物资，派他攻打张鲁，又命他统率白水的驻军。刘备合军三万多人，车辆、甲胄、器械、粮草等各种物资很多。刘璋回成都，刘备向北到葭萌县，没有立刻去讨伐张鲁，而是广施恩德来收揽人心。

十七年

1 春，正月，曹操还邺。诏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

2 操之西征也，河间民田银、苏伯反，扇动幽、冀。五官将丕欲自讨之，功曹常林曰：“北方吏民，乐安厌乱，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银、伯犬羊相聚，不能为害。方今大军在远，

外有强敌，将军为天下之镇，轻动远举，虽克不武。”乃遣将军贾信讨之，应时克灭[1]。余贼千余人请降，议者皆曰：“公有旧法，围而后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扰攘之际，权时之宜[2]。今天下略定，不可诛之；纵诛之，宜先启闻。”议者皆曰：“军事有专无请。”昱曰：“凡专命者，谓有临时之急耳。今此贼制在贾信之手，故老臣不愿将军行之也。”丕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诛。既而闻昱之谋，甚悦，曰：“君非徒明于军计，又善处人父子之间。”

故事：破贼文书，以一为十；国渊上首级，皆如其实数，操问其故，渊曰：“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耸听民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操大悦。

3 夏，五月，癸未[3]，诛卫尉马腾，夷三族。

4 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5 秋，七月，螟。

6 马超等余众屯蓝田。夏侯渊击平之。

鄜贼梁兴寇略冯翊，诸县恐惧，皆寄治郡下，议者以为当移就险阻。左冯翊郑浑曰[4]：“兴等破散，藏窜山谷，虽有随者，率胁从耳。今当广开降路，宣谕威信，而保险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为守备，募民逐贼，得其财物妇女，十以七赏。民大悦，皆愿捕贼；贼之失妻子者皆还，求降，浑责其得他妇女，然后还之。于是转相寇盗，党与离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谕之，出者相继；乃使诸县长吏各还本治，以安集之[5]。兴等惧，将余众

聚鄜城，操使夏侯渊助浑讨之，遂斩兴，余党悉平。浑，泰之弟也。

7 九月，庚戌，立皇子熙为济阴王，懿为山阳王，邈为济北王，敦为东海王。

8 初，张纮以秣陵山川形胜[6]，劝孙权以为治所；及刘备东过秣陵，亦劝权居之。权于是作石头在，徙治秣陵，改秣陵为建业[7]。

9 吕蒙闻曹操欲东兵，说孙权夹濡须水口立坞[8]。诸将皆曰："上岸击贼，洗足入船，何用坞为！"蒙曰："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权曰："善！"遂作濡须坞。

【注释】

①应时：随时。

②权时：衡量时势。　宜：适宜的事。　权时之宜：因时制宜。

③癸未：此日疑误。

④左冯翊：官名，政区名。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左内史置。职掌相当于郡太守，辖区相当于一郡，因地属畿辅，故不称郡，为三辅之一。治所在长安（今西安市西北）。辖境约当今陕西渭河以北、泾河以东洛河中、下游地区。东汉移治高陵（今高陵县西南）。

⑤集：通"辑"，安定。

⑥形胜：地理形势优越。

⑦建业：县名。治所在今南京市。

⑧濡（rú如）须水：源出巢湖，东南注入长江。　坞（wù误）：修筑在村落外作为屏障的土堡。也叫庫城。

【译文】

十七年(壬辰,公元212年)

1 春,正月,曹操回到鄴城。诏令曹操赞拜皇帝时,不用唱名;入朝时,不用趋行;上殿时,可以佩剑穿鞋,依照萧何先例。

2 曹操西征时,河间人田银、苏伯造反,扇动幽、冀两州的民众。五官将曹丕想亲自征讨,功曹常林说:"北方的官民,爱好和平憎恶战乱,归服朝廷已经很久,安分守法的多,田银、苏伯如聚在一起的犬羊,不能造成危害。当今大军在远方,外面有强大的敌人,将军镇守的系天下安危的重城,如果轻率出兵远征,即使平定了叛乱,也不能显示出什么威武来。"于是派将军贾信去征讨,随即将他们消灭。残余的一千多名叛贼请求投降,参议的人都说:"曹公以前有过法令,凡是被围困后再投降的,不赦免。"程昱说:"这是纷扰不安的时期,作出的权宜之策。如今天下大致安定,不可以诛杀;即使要诛杀,也应先向上面报告。"参议的人都说:"军事上的事情,可以专断,不必请示。"程昱说:"大凡专断的事情,是说有临时紧急的事情。现在叛贼控制在贾信的手中,因此我不愿将军这样做。"曹丕说:"对。"立刻上报曹操,曹操果真不许诛杀。不久听到程昱的建议,很高兴,说:"程昱不只是明了军事谋略,还会善于处理别人父子之间的关系。"

成例:报告击败敌人的公文中,以一报十。国渊上报杀敌人数时,都依据实际数目,曹操询问其中的缘故,国渊说:"征讨境外的敌寇,多报斩杀俘获数目,是想用来夸大战果,耸人听闻。河间在封疆之内,田银等叛逆,虽然克敌有功,我心中为此感到羞耻。"曹操十分高兴。

3 夏,五月,癸未日,杀了卫尉马腾,株连三族。

4 六月,二十九日,日食。

5 秋,七月,螟虫成灾。

6 马超等残余部队驻守蓝田,夏侯渊攻击平定了他们。

鄜县叛贼梁兴侵略冯翊，各县恐惧，都把县府迁到郡府所在地，参议的人认为应当迁到险要的地方。左冯翊郑浑说："梁兴等已经败散，逃窜山谷，虽然有跟随者，大多是被胁迫去的。现在应当大开招降的途径，显示威信，如果据险自守，这是示弱。"于是聚集官民，修治城墙，加强守备，招募人民，驱逐叛贼，俘获叛贼的财物和妇女，十分之七用来奖赏。人民非常高兴，都愿意捕捉叛贼；叛贼中失去妻子儿女的都回来，请求投降，郑浑责令他们把抢劫的其他妇女送来，然后归还他们的妻子儿女。于是叛贼们相互攻击盗取，党羽离散。又派官民中有恩德威信的分别到山谷里昭示朝廷的旨意，出来投降的络绎不绝；于是让各县的官员各自迁回县府，以便安抚他们。梁兴等感到恐惧，把余下的部众集中到鄜城，曹操派夏侯渊帮助郑浑讨伐，杀了梁兴，余党被平定。郑浑，是郑泰的弟弟。

7 九月，二十一日，立皇子刘熙为济阴王，刘懿为山阳王，刘邈为济北王，刘敦为东海王。

8 起初，张纮认为秣陵山川地理形势优越，劝孙权把它作为治所；等刘备向东经过秣陵，也劝孙权迁居这里。孙权于是修建石头城，把治所迁到秣陵，将秣陵改名建业。

9 吕蒙听说曹操想向东进军，劝说孙权在濡须水口的两岸建立土堡。众将领都说："上岸攻击敌贼，洗了脚就上船，土堡有什么用处？"吕蒙说："战事有胜利也有挫败，打仗没有常胜的，如有万一，敌人步兵骑兵紧逼，连水边都来不及挨着，难道还能上船吗？"孙权说："是的！"于是修筑濡须堡。

10 冬，十月，曹操东击孙权。董昭言于曹操曰："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

之势者也。今明公耻有惭德[1],乐保名节;然处大臣之势,使人以大事疑己,诚不可不重虑也。"乃与列侯诸将议,以丞相宜进爵国公,九赐备物[2],以彰殊勋。荀彧以为:"曹公本兴义兵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悦。及击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操军向濡须,彧以疾留寿春,饮药而卒。彧行义修整而有智谋,好推贤进士,故时人皆惜之。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门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陈文子诸侯之贤大夫,皆不足以当之,而独称管仲之仁,岂非以其辅佐齐桓,大济生民乎!齐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盖以非桓公则生民不可得而济也。汉末大乱,群生涂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济也[3]。然则荀彧舍魏武将谁事哉!

齐桓之时,周室虽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荀彧佐魏武而兴之,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岂在管仲之后乎!管仲不死子纠而荀彧死汉室,其仁复居管仲之先矣!

而杜牧乃以为"彧劝魏武取兖州则比之高、光,官渡不令还许则比之楚、汉,及事就功毕,乃欲邀名于汉代,譬之教盗穴墙发匮而不与同挈[4],得不为盗

乎！”臣以为孔子称“文胜质则史”，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则比魏武于高、光、楚、汉者，史氏之文也，岂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贬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为帝，则彧为佐命元功，与萧何同赏矣；彧不利此而利于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

11 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诸侯。

12 刘备在葭萌，庞统言于备曰：“今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刘璋既不武，又素无预备，大军卒至，一举便定，此上计也。杨怀、高沛，璋之名将，各杖强兵，据守关头，闻数有笺谏璋，使发遣将军还荆州。将军遣与相闻，说荆州有急，欲还救之，并使装束，外作归形，此二子既服将军英名，又喜将军之去，计必乘轻骑来见将军，因此执之，进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计也。退还白帝，连引荆州，徐还图之，此下计也。若沈吟不去[5]，将至大困，不可久矣。”备然其中计。

及曹操攻孙权，权呼备自救。备贻璋书曰：“孙氏与孤本为唇齿，而关羽兵弱，今不往救，则曹操必取荆州，转侵州界，其忧甚于张鲁。鲁自守之贼，不足虑也。”因求益万兵及资粮，璋但许兵四千，其余皆给半。备因激怒其众曰：“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勤瘁[6]，而积财吝赏，何以使士大夫死战乎！”张松书与备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释此去乎！”松兄广汉太守肃，恐祸及己，因发其谋。于是璋收斩松，敕关戍诸将文书皆勿复得与备关通[7]。备大怒，召璋白水军督杨怀、高沛，责以无礼，斩之；勒兵径至关头，

并其兵，进据涪城。

【注释】

①惭德：指德行上的缺陷。

②九锡：古代帝王赐给有功大臣或有权势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虎贲、弓矢、铁钺、秬鬯。

③自非：要不是，如果不是。　高世：超乎世俗。

④挈(qié 怯)：提。

⑤沈(chēn 沉)吟：犹豫。沈，同"沉"。

⑥师徒：兵士。

⑦关通：勾结串通。

【译文】

10冬，十月，曹操向东攻击孙权。董昭向曹操进言道："自古以来，人臣挽救世事，没有像您今天这样的功勋；有您今天这样的功勋，没有久居在人臣地位的。如今您耻于德行上有缺陷，乐意保持自己的名节；然而您身居大臣之位，让人因为这件大事怀疑您，确实不能不慎重地考虑。"于是跟列侯及众将领商议，认为丞相应该进封爵位为国公，赐予九锡，威仪礼物齐备，以表彰他的特殊功勋。荀彧认为："曹公本来兴举义兵是为了拯救朝廷，安定国家的，胸怀忠贞的诚心，严守退让的实意，君子以德爱人，不应该这样。"曹操因此不高兴。等到攻击孙权时，上表请求荀彧到谯县慰劳军队，荀彧到后，曹操乘机就留下荀彧，以侍中、光禄大夫的身分，持符节、参议丞相军事。曹操向濡须进军，荀彧托病留在寿春，服毒而死。荀彧行为合理，品德端正，富有谋略，喜欢推举贤人，引荐良士，因此当时的人都为之惋惜。

臣司马光评论说：孔子谈到仁德时，十分重视，即使是子路、冉求、公西赤这些门徒高足，令尹子文、陈文子这些诸侯的

贤大夫，都不足以有仁德，却只称赞管仲的仁德，难道不是因为他辅助齐桓公，大大地拯救了当时的人民吗？齐桓公的品德像猪狗，管仲不以为羞耻而辅助他，他的心大概认为不去帮助齐桓公，那么人民就无法得到拯救。汉末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如果不是超凡出众的才能，是不能拯救的。既然这样，那么荀彧舍弃曹操，将能去事奉谁呢？

齐桓公的时代，周室虽然衰弱，但不如建安初年。建安初年，四海动乱，一尺疆土，一名百姓，都不为汉朝所有。荀彧辅佐曹操而使汉朝振兴，推举任用贤能的人才，培训磨炼士兵，参预机要，作出决策，征伐四方，处处获胜，于是能够转弱为强，化乱为治，占有了十分之八的天下，他的功勋难道还在管仲之下吗？管仲不为子纠而死，但荀彧为汉室而死，他的仁德又在管仲之上了。

可是杜牧居然认为："荀彧劝曹操攻取兖州，把他比作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官渡之战不让曹操撤回许县，把当时的情形比作楚汉之争，等到事成功就，就想在汉代留取名声，这就好比教唆小偷穿墙开柜而不与小偷一起拿东西，能不算作小偷吗？"我认为，孔子说："文采胜过本质，就如史家的浮饰。"大凡作史的，记录人物的言语，必然会加以文饰。既然这样，那么荀彧把曹操比作高祖、光武，楚汉相争，是史家的文饰，怎么都是荀彧亲口所说的呢？根据这些来贬斥荀彧，并不是他的罪过。假使曹操成了皇帝，那么荀彧就是辅佐大业的元勋，会得到与萧何同样的赏赐；荀彧不贪求这些而为了获取忠于汉室的名声献出了生命，难道是人之常情吗！

11 十二月，有慧星出现在五诸侯星座。

12 刘备驻扎在葭萌，庞统向刘备进言说："现在暗中挑选精兵，昼夜兼程，直接袭击成都，刘璋既不懂军事，又一向没有防备，大军突然降临，一举便可平定，这是上策。杨怀、高沛，是刘璋的名将，各

自依仗强兵,据守白水关头,听说他们几次上书劝说刘璋,要打发将军回荆州。将军派人去告诉他们,说荆州有紧急情况,想回师救援,并让部队的装束,从表面上看是回师的样子,这两位既佩服将军的英名,又高兴将军的离去,预计他们一定只带轻骑来见将军,乘机捉拿他们,进军夺取他们的军队,就向成都进发,这是中策。退回白帝,和荆州连在一起,慢慢再来策划进取益州的谋略,这是下策。如果迟疑不决,又不离去,将陷入严重的困境,不能再耽误了。"刘备赞成庞统的中策。

等到曹操进攻孙权,孙权向刘备呼救。刘备在给刘璋的信中说:"孙权与我本是唇齿相依,而关羽兵力薄弱,现在不前去营救,那么曹操一定会攻取荆州,转而侵犯益州边界,这比张鲁的忧患更大。张鲁是一个只求自保的贼寇,不值得忧虑。"乘机要求增补一万兵马以及粮食和财物,刘璋只答应给四千兵马,其余的军需品都只给一半。刘备乘机激怒他的部下,说:"我为益州征伐强敌,兵士辛苦疲劳,可是刘璋囤聚财物,赏赐如此吝啬,怎么能使士大夫为他拼死呢?"张松写信给刘备和法正说:"如今大事就要成功了,怎么能放弃这里离去呢?"张松的哥哥广汉太守张肃,害怕灾祸殃及自己,就告发了张松的阴谋。于是刘璋收捕杀了张松,向镇守各关塞的众将领发送公文,命令他们都不能再跟刘备交往。刘备大怒,在见刘璋的白水军督杨怀、高沛,责备他们无礼,杀了他们。率兵直逼白水关头,吞并了他们的军队,进军占据涪城。

十八年

1 春,正月,曹操进军濡须口,号步骑四十万,攻破孙权江西营,获其都督公孙阳。权率众七万御之,相守月余。操

见其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如刘景升儿子，豚犬耳！"权为笺与操。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别纸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语诸将曰："孙权不欺孤。"乃撤军还。

2 庚寅，诏并十四州，复为九州[1]。

3 夏，四月，曹操至鄴。

4 初，曹操在谯，恐滨江郡县为孙权所略，欲徙令近内，以问扬州别驾蒋济，曰："昔孤与袁本初对军官渡，徙燕、白马民，民不得走，贼亦不敢钞。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对曰："是时兵弱贼强，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绍以来，明公威震天下，民无他志，人情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操不从。既而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淝以南[2]，惟有皖城。济后奉使诣鄴，操迎见，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贼，乃更驱尽之！"拜济丹阳太守。

5 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锡：大辂、戎辂各一[3]，玄牡二驷；衮冕之服[4]，赤舄副焉；轩县之乐[5]，六佾之舞[6]；朱户以居；纳陛以登[7]；虎贲之士三百人；铁、钺各一；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秬鬯一卣，圭、瓒副焉。

6 大雨水。

7 益州从事广汉郑度闻刘备举兵，谓刘璋曰："左将军悬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军无辎重，野谷是资，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8]，其仓廪野谷，一皆

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此必禽耳。”刘备闻而恶之，以问法正。正曰：“璋终不能用，无忧也。”璋果谓其群下曰：“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不用度计。

璋遣其将刘璝、冷苞、张任、邓贤、吴懿等拒备，皆败，退保绵竹；懿诣军降。璋复遣护军南阳李严，江夏费观督绵竹诸军，严、观亦率其众降于备。备军益强，分遣诸将平下属县。刘璝、张任与璋子循退守洛城[9]，备进军围之。任勒兵出战于雁桥，军败，任死。

8 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庙。

9 魏公操纳三女为贵人[10]。

【注释】

①复为九州：原十四州为司、豫、冀、兖、徐、青、荆、扬、益、梁、雍、并、幽、交。此时把司、凉、幽、并四州分别合并到其它州中，从名称上恢复到《禹贡》的九州。

②合淝：即合肥。在今安徽合肥。

③辂(lù 路)：车名。大车，天子之车。

④衮冕：衮衣和冕，是古代皇帝和上公的礼服。

⑤轩县(xuán 悬)：诸侯陈列乐器，如钟磬之类，三面悬挂。亦作“轩悬”。天子陈列乐器，四面悬挂，叫“宫县”。县，同“悬”。

⑥六佾(yì 意)：古代诸侯用的一种乐舞。佾，行列。

⑦纳陛：凿殿基为登升的台阶(陛级)，让它内隐在屋檐下，不使它露在外面，叫“纳陛”。

⑧涪江：内水。

⑨洛城：在今四川广汉。

⑩魏公操：自此以后，曹操不书姓而冠以国。

【译文】

十八年(癸巳,公元213年)

1 春,正月,曹操进军到濡须口,号称步兵骑兵四十万,攻破孙权在长江西岸的营垒,俘获其都督公孙阳。孙权率兵七万抵御曹操,相持一个多月。曹操看到孙权的战船、装备、军队阵容整饬严备,感叹道:"生儿子应当如同孙权,像刘表的儿子,只是猪狗而已。"孙权写信给曹操说:"春水就要发了,您应该赶快离去。"在另一张纸上附言道:"您不死,我不得安宁。"曹操对众将领说:"孙权没有欺骗我。"于是撤军而回。

2 初三,下诏合并十四州,恢复为九州。

3 夏,四月,曹操到邺城。

4 起初,曹操在谯县时,怕濒临长江的郡县被孙权占有,想把百姓迁进内地,以此询问扬州别驾蒋济,说:"昔日我与袁绍在官渡两军对峙,迁移燕县、白马的人民,人民不走散,敌贼也不敢抢掠。如今打算迁移淮南的人民,怎么样?"蒋济回答说:"那时我弱敌强,不迁一定会失去那些人民。自打败袁绍以来,您威震天下,人民没有二心,现在人情怀念故土,实在不愿意迁徙,我害怕一定不会安宁。"曹操不从。不久民众辗转相告,惊恐不安,庐江、九江、蕲春、广陵,十多万户都向东渡过长江,长江以西于是空无人烟,合肥以南,只剩下皖城。蒋济后来奉旨出使到邺城,曹操接见他,大笑道:"本来只想让他们躲避敌贼,却反而把他们全部驱赶到敌贼那边去了。"任命蒋济为丹阳太守。

5 五月,初十,册封曹操为魏公,把冀州的十郡作为他的封地,照旧担任丞相兼领冀州牧。又加赐九锡:天子的大车、兵车各一辆,各配黑色的雄马四匹;衮衣和冕冠,配上红色礼鞋;诸侯王使用的轩悬乐器,六佾乐舞;住宅使用红门;登宫殿的台阶修在殿檐下;虎贲卫士三百人;铁、钺各一柄;朱红色的弓一把,朱红色的箭一百支,黑色的弓十把,黑色的箭一千支;祭神用的美酒一罐,配上白玉作

柄的勺子。

6 大雨成灾。

7 益州从事广汉人郑度听说刘备举兵来攻,对刘璋说:"刘备孤军深入来袭击我们,士兵不到一万,部众没有完全亲附,军队没有辎重,只能靠抢掠田野的庄稼为食粮。对付他们的办法不如把巴西、梓潼的人民全部驱赶到内水、涪水以西,把仓库和田野里的庄稼,全部烧光,高筑壁垒,深挖壕沟,静静等待刘备来犯。他来了,挑战,不应战,时间长了,他就没有了粮草,不出一百天,必然会自动撤走,撤走就出去,这样一定能捉拿到他。"刘备听到后,十分憎恶郑度,向法正询问对策,法正说:"刘璋终究不会采用,您不必忧虑。"刘璋果然对部下说:"我听说抗拒敌人是为了安定人民,没有听说过扰动人民去躲避敌人的。"不采用郑度的计谋。

刘璋派部将刘璝、冷苞、张任、郑贤、吴懿等抗拒刘备,都被击败,退保绵竹;吴懿到刘备军前投降。刘璋又派护军南阳人李严、江夏人费观统率绵竹各军,李严、费观也率领他们的部队向刘备投降。刘备的军队更加强大,分别派遣众将领平定下属各县。刘璝、张任和刘璋的儿子刘循退守雒城,刘备进军包围雒城。张任率兵出城在雁桥与刘备交战,军队失败,张任战死。

8 秋,七月,魏国开始建立社稷、宗庙。

9 曹操进献三个女儿作为皇帝的贵人。

10 初,魏公操追马超至安定,闻田银、苏伯反,引军还。参凉州军事杨阜言于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军还,不设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操还,超果率羌、胡击陇上诸郡县[1],郡县皆应之,惟冀城奉州郡以

固守[2]。

超尽兼陇右之众，张鲁复遣大将杨昂助之，凡万余人，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韦康遣别驾阎温出，告急于夏侯渊[3]，外围数重，温夜从水中潜出。明日，超兵见其迹，遣追获之。超载温诣城下，使告城中云："东方无救。"温向城大呼曰："大军不过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称万岁。超虽怒，犹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诱温，冀其改意。温曰："事君有死无二，而卿乃欲令长者出不义之言乎！"超遂杀之。

已而外救不至，韦康及太守欲降。杨阜号哭谏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义相励，有死无二，以为使君守此城，今奈何弃垂成之功，陷不义之名乎！"刺史、太守不听，开城门迎超。超入，遂杀刺史、太守，自称征西将军、领并州牧、督凉州军事。

魏公操使夏侯渊救冀，未到而冀败。渊去冀二百余里，超来逆战，渊军不利。氐王千万反应超[4]，屯兴国，渊引军还。

会杨阜丧妻，就超求假以葬之。阜外兄天水姜叙为抚夷将军，拥兵屯历城。阜见叙及其母，歔欷悲甚。叙曰："何为乃尔？"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视息于天下[5]！马超背父叛君，虐杀州将，岂独阜之忧责，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君拥兵专制而无讨贼心，此赵盾所以书弑君也。超强而无义，多衅[6]，易图耳。"叙母慨然曰："咄[7]！伯奕，韦使君遇难，亦汝之负，岂独义山哉！人谁不

死,死于忠义,得其所也。但当速发,勿复顾我;我自为汝当之,不以余年累汝也。"叙乃与同郡赵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谋讨超,又使人至冀,结安定梁宽、南安赵衢使为内应。超取赵昂子月为质,昂谓妻异曰:"吾谋如是,事必万全,当奈月何?"异厉声应曰:"雪君父之大耻,丧元不足为重,况一子哉!"

九月,阜与叙进兵,入卤城,昂、奉据祁山,以讨超。超闻之,大怒,赵衢因谲说超,使自出击之。超出,衢与梁宽闭冀城门,尽杀超妻子。超进退失据,乃袭历城,得叙母。叙母骂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杀君之桀贼,天地岂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视人乎!"超杀之,又杀赵昂之子月。杨阜与超战,身被五创。超兵败,遂南奔张鲁。鲁以超为都讲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谓鲁曰:"有人若此,不爱其亲,焉能爱人!"鲁乃止。操封讨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赐杨阜爵关内侯。

11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书、侍中、六卿;以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仆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鍾繇为大理,王修为大司农,袁涣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陈群为御史中丞。

袁涣得赏赐,皆散之,家无所储,乏则取之于人,不为皦察之行[8],然时人皆服其清。时有传刘备死者,群臣皆贺,惟涣独否。

魏公操欲复肉刑,令曰:"昔陈鸿胪以为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论乎?"陈群对曰:"臣父

纪以为汉除肉刑而增加于笞，本兴仁恻而死者更众，所谓名轻而实重者也。名轻则易犯，实重则伤民。且杀人偿死，合于古制；至于伤人，或残毁其体，而裁剪毛发，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蚕室，盗者刖其足，则永无淫放穿逾之奸矣。夫三千之属，虽未可悉复，若斯数者，时之所患，宜先施用。汉律所杀殊死之罪[9]，仁所不及也，其余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则所刑之与所生足以相贸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杀之刑，是重人支体而轻人躯命也。"当时议者，唯鍾繇与群议同，余皆以为未可行。操以军事未罢，顾众议而止。

【注释】

①陇上：陇西、南安、汉阳、永阳，皆陇上诸郡。

②冀城：在今甘肃甘谷。

③告急于夏侯渊：夏侯渊时屯长安。

④氐：古族名。殷周至南北朝分布在今陕西、甘肃、四川等省。从事畜牧业和农业。

⑤视息：犹言生存。息，呼吸。

⑥衅：破绽。

⑦咄(duō 多)：呵斥声。

⑧皦(jiǎo 矫)：清白。

⑨殊死：古代的一种死刑，即斩首。

【译文】

起初，曹操追赶马超到安定，听说田银、苏伯造反，率军回去。参凉州军事杨阜向曹操进言道："马超有韩信、英布的猛勇，很得羌、胡人的心，如果大军撤回，不设防备，陇西各郡县就不是国家所

有了。"曹操回去后,马超果然率羌人、胡人进击陇西各郡县,各郡县都响应马超,只有凉州府及冀城坚守。

马超吞并了陇西的所有部队,张鲁又派大将军杨昂援助马超,共一万多人,攻打冀城,从正月到八月,救兵不到。刺史韦康派别驾阎温出城,向夏侯渊告急,城外包围圈几层,阎温夜里从水中偷偷地出去,第二天,马超的兵发现了阎温的踪迹,派人追赶捕获了他。马超把阎温载到城下,派人告诉城中说:"东方没有救兵了。"阎温向城中大声喊道:"大军不过三天就到,努力吧!"城中的人都流泪,高呼万岁。马超虽然愤怒,但因为久久不能攻下城池,慢慢地进一步引诱阎温,希望他能改变主意。阎温说:"事奉君主只有一死,没有二心,而你竟然想让长者说出不义的话吗?"马超于是杀害了他。

过了些时候,,外面的救兵没有到,韦康和太守想投降,杨阜嚎啕大哭,劝阻道:"我们率领父兄子弟用大义相互勉励,誓死没有二心,来为您守住这座城,现在为什么要放弃这即将可得的功业,招致不义的名声呢?"刺史、太守不听从,打开城门迎接马超。马超进城,就杀死了刺史、太守,自称征西将军,兼任并州牧,总理凉州的军事。

曹操派夏侯渊救援冀城,没有赶到而冀城陷落。夏侯渊离冀城两百多里,马超前来迎战,夏侯渊的军队失利。氐王千万造反响应马超,驻在兴国,夏侯渊率军回去。

适逢杨阜的妻子去世,到马超那里请假去安葬妻子。杨阜的表兄天水人姜叙任抚夷将军,率兵驻在历城。杨阜拜见姜叙及其母亲,唏嘘落泪,十分悲伤。姜叙说:"为什么这样?"杨阜说:"守城不能保全城,主亡又不能殉死,又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马超背叛父亲、君主,虐待杀害州中将领,这哪里只是我一人忧伤自责的问题,全州的士大夫都蒙受了这一耻辱。你拥兵统治这地方,却没有征讨叛贼的心,这正是赵盾之所以被史书称为弑君的原因。马超强大但没有道义,弱点很多,容易对付。"姜叙的母亲感慨道:"嘿!姜叙,韦

使君遇难，也有你的责任，哪里只是杨阜一人呢？人，谁不会死，为忠义而死，死得其所。你只管马上行动，不要再顾念我；我自会为你担当，不会让我的余年来牵累你。”姜叙于是跟同郡人赵昂、尹奉、武都人李俊等共同谋划讨伐马超，又派人到冀城，联络安定人梁宽、南安人赵衢，让他们作为内应，马超要取赵昂的儿子赵月作为人质，赵昂对妻子士异说：“我们密谋如此，事情一定能成功，该把赵月怎么办呢？”士异厉声答道：“为君父洗雪大耻，掉脑袋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何况一个儿子呢？”

九月，杨阜和姜叙进军，开进卤城，赵昂、尹奉占据祁山，来讨伐马超。马超听到消息，大怒，赵衢乘机诳骗马超，要他亲自率兵出击杨阜等。马超出城，赵衢和梁宽关闭了冀城城门，把马超的妻子儿女全部杀了。马超进退失去依靠，于是袭击历城，俘获姜叙的母亲。姜母大骂马超：“你是一个背叛父亲的逆子，杀死主人的暴贼，天地怎能长久地容得下你，你还不早点死，还敢有脸来见人！”马超杀了她，又杀了赵昂的儿子赵月。杨阜与马超交战，身受五处创伤。马超军队失败，于是向南投奔张鲁。张鲁任命马超为都讲祭酒，打算把女儿嫁给马超。有人对张鲁说：“像这样的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怎么能爱他人！”张鲁才作罢。曹操封赏讨伐马超的有功的人员，被封侯的有十一人，赐给杨阜关内侯的爵位。

11冬，十一月，魏国开始设置尚书、侍中、六卿；任命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仆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钟繇为大理；王修为大司农，袁涣为郎中令，代理御史大夫事务，陈群为御史中丞。

袁涣得到赏赐，都散发给他人，家中没有储蓄，匮乏时就向人求取，并不刻意地去追求清廉，可是当时的人都敬服他的清廉。这时有流传刘备已死的谣言，大臣们都为此庆贺，只有袁涣一人不这样。

曹操想恢复肉刑，下令道：“从前陈纪认为死刑有可超过仁慈、

恩德的地方,御史中丞陈群能阐述你父亲的论点吗?"陈群回答说:"我父亲陈纪认为汉朝除去肉刑但增加了笞刑,本想提倡仁道却死的人更多,这正是所谓名义上轻而实质上重。名义上轻就容易使人冒犯,实质上重就伤害人民。况且杀人偿命,符合古代法制;等到伤害了人,有人的身体已致残,却只剪毛发,不合情理。如果用古代刑法,让淫乱的施用宫刑,偷盗的砍去他的脚,那么就永远没有淫乱放荡、穿洞越墙的奸人了。古刑三千条,虽然不能全部恢复,像这几条,正是现在所忧患的问题,应该先加以实施。汉朝法律关于斩首的罪行,是仁道不能顾及的;关于其余判死刑的,可以改成肉刑。这样,那些被诛杀的与那些被救活的就可以互相抵消了。如今用鞭打致死的刑法代替不杀人的刑法,是重视人的肢体而轻视人的生命。"当时参议的人,只有钟繇和陈群的意见相同,其余的人都认为不可推行,曹操因为战争没有结束,顾忌到众人的意见而作罢。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六十七

汉纪五十九　起阏逢敦牂，尽柔兆涒滩，凡三年。

孝献皇帝壬

建安十九年

1 春，马超从张鲁求兵，北取凉州，鲁遣超还围祁山[1]。姜叙告急于夏侯渊，诸将议欲须魏公操节度。渊曰："公在邺，反复四千里，比报，叙等必败，非救急也。"遂行，使张郃督步骑五千为前军。超败走。

韩遂在显亲[2]，渊欲袭取之，遂走。渊追至略阳城[3]，去遂三十余里，诸将欲攻之，或言当攻兴国氐[4]。渊以为："遂兵精，兴国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击长离诸羌[5]。长离诸羌多在遂军，必归救其家。若舍羌独守则孤，救长离则官兵得与野战，必可虏也。"渊乃留督将守辎重，自将轻兵到长离，攻烧羌屯，遂果救长离。诸将见遂兵众，欲结营作堑

乃与战。渊曰:"我转斗千里,今复作营堑,则士众罢敝,不可复用。贼虽众,易与耳。"乃鼓之,大破遂军,进围兴国。氐王千万奔马超,余众悉降。转击高平、屠各[6],皆破之。

2 三月,诏魏公操位在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7]。

3 夏,四月,旱。五月,雨水。

4 初,魏公操遣庐江太守朱光屯皖[8],大开稻田。吕蒙言于孙权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众必增;宜早除之。"闰月,权亲攻皖城。诸将欲作土山,添攻具,吕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历日乃成;城备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图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经日,水必向尽[9],还道艰难,蒙窃危之。今观此城,不能甚固,以三军锐气[10],四面并攻,不移时可拔;及水以归,全胜之道也。"权从之。蒙荐甘宁为升城督,宁手持练[11],身缘城,为士卒先;蒙以精锐继之,手执枹鼓[12],士卒皆腾踊。侵晨进攻,食时破之,获朱光及男女数万口。既而张辽至夹石[13],闻城已拔,乃退。权拜吕蒙为庐江太守,还屯寻阳[14]。

5 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与张飞、赵云将兵溯流克巴东[15]。至江州[16],破巴郡太守严颜,生获之。飞呵颜曰:"大军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曰:"卿等无状[17],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牵去斫头。颜容止不变,曰:"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分遣赵云从外水定江阳、犍为[18],飞定巴西、德阳[19]。

刘备围雒城且一年，庞统为流矢所中，卒。法正笺与刘璋，为陈形势强弱，且曰："左将军从举兵以来，旧心依依，实无薄意。愚以为可图变化，以保尊门。"璋不答。雒城溃，备进围成都。诸葛亮、张飞、赵云引兵来会。

马超知张鲁不足与计事，又鲁将杨昂等数害其能[20]，超内怀于邑[21]。备使建宁督邮李恢往说之，超遂从武都逃入氐中[22]，密书请降于备。备使人止超，而潜以兵资之。超到，令引军屯城北，城中震怖。

备围城数十日，使从事中郎涿郡简雍入说刘璋。时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23]，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与简雍同舆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备迁璋于公安[24]，尽归其财物，佩振威将军印绶。

备入成都，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备领益州牧，以军师中郎将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益州太守南郡董和为掌军中郎将，并署左将军府事，偏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军议校尉法正为蜀郡太守、杨武将军，裨将军南阳黄忠为讨虏将军，从事中郎廪竺为安汉将军[25]，简雍为昭德将军，北海孙乾为秉忠将军，广汉长黄权为偏将军，汝南许靖为左将军长史，庞羲为司马，李严为犍为太守，费观为巴郡太守，山阳伊籍为从事中郎，零陵刘巴为西曹掾，广汉彭羕为益州治中从事[26]。

【注释】

①祁山:在今甘肃西和县西北。

②显亲:县名。在今甘肃秦安西北。

③略阳:在今甘肃秦安东北。

④兴国:在秦安县北。 兴国氐:即兴国的氐人。

⑤长离:水名。流经今甘肃秦安。

⑥高平:县名。在今宁夏固原。

⑦绂(fú 弗):变作"韨",系印的丝带。

⑧皖:在今安庆市北。

⑨向:将近,接近。

⑩三军:军队的统称。

⑪练:白色的熟绢。

⑫枹(fú 浮):同桴,鼓槌。

⑬夹石:在今安徽桐城北。

⑭寻阳:在今湖北黄梅。

⑮巴东:郡名。治所在今四川奉节。

⑯江州:在今四川重庆。

⑰无状:没有礼貌。

⑱外水:岷江。

⑲德阳:在今四川梓潼。

⑳害:妒忌。

㉑邑:通"悒",忧郁不乐貌。

㉒武都:在今甘肃成县。

㉓二十余年:胡注:"灵帝中平五年,刘焉牧益州,至是二十七年。"

㉔公安:在今湖北公安。

㉕麋:音 mí(迷)。

㉖羕:音 yàng(样)。

【译文】

汉纪五十九 起甲午(公元214年),止丙申(公元216年),共三

年。

孝献皇帝壬

建安十九年(甲午,公元214年)

1 春,马超向张鲁请求拨给一支部队,向北攻取凉州,张鲁派马超回师包围祁山。姜叙向夏侯渊告急求援,众将领商议要等魏公曹操的命令。夏侯渊说:"魏公在邺城,往返四千里,等到命令到达,姜叙等一定失败了,这就不是救急了。"于是发兵,派张郃统率步兵骑兵五千作为前锋。马超战败逃走。

韩遂驻在显亲,夏侯渊打算攻占显亲,韩遂撤走。夏侯渊追到略阳城,离韩遂三十多里,众将领想进攻韩遂,有人说应当攻打兴国的氐人。夏侯渊认为:"韩遂部队精锐,兴国城防坚固,进攻不可能很快占领,不如进击长离的各羌族部落。长离的各部落羌人大多在韩遂的部队,必然回救他们的家园。韩遂如果离开羌人自守就孤单,如果驰救长离那么将士们就可与他在野外交战,肯定能捉住他。"夏侯渊于是留下督将守护辎重,亲自率轻装部队到长离,攻打烧羌人的村落,韩遂果然去救长离。众将领看到韩遂兵多,准备扎营挖壕沟再与韩遂作战。夏侯渊说:"我转战千里,如今又要安营扎塞,挖掘壕沟,士兵们就会疲乏不堪,不能再战。叛贼虽然多,容易对付。"于是击鼓出击,大败韩遂军队,进军包围兴国。氐王千万逃奔马超,余部全部投降。转而攻击高平和匈奴的屠各部落,都被击破。

2 三月,诏令魏曹操地位在诸侯王之上,改授金印、红色的系印丝带和远游冠。

3 夏,四月,旱灾。五月,多雨。

4 起初,魏公曹操派庐江太守朱光驻皖城,大量开垦稻田。吕蒙向孙权进言道:"皖地田土肥沃,如果一旦稻熟收获,他们的势力一定增强,应该早点除掉朱光。"闰五月,孙权亲自攻打皖城。众将领准备堆土山,添置攻城器具,吕蒙说:"添置攻城器具,堆造土山,一

定要许多天才能完成，这样城防已经修固，外援一定来到，我们就不能图谋皖城。况且我们乘雨多水大而来，如果滞留多日，雨水必然将尽，水位下跌，回去的航道就会艰险困难，我看会有危险。现在来看这座城，不算十分坚固，凭着我军高涨的士气，四面同时攻打，不要多长时间就能攻克，趁着大水回去，这是全胜的策略。"孙权同意了。吕蒙推荐甘宁为升城督，甘宁手持白绢，攀上城墙，身先士卒；吕蒙率精锐部队跟随其后，他亲自击鼓，士兵都奋勇腾跃。破晓时进攻，早饭时攻克，俘获朱光及其男女几万人。不久张辽到夹石，听说皖城已被攻占，就退走。孙权任命吕蒙为庐江太守，回军驻守寻阳。

5 诸葛亮留下关羽守荆州，就和张飞、赵云率兵逆江而上攻克巴东。到达江州，击败巴郡太守严颜，活捉了他。张飞大声斥责严颜说："大军已到，为什么不投降，还敢抵抗！"严颜说："你们不讲道理，侵犯掠夺我江州。我的州里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张飞愤怒，命令左右人拉出去砍头。严颜面不改色，举止从容说："砍头就砍头，为什么要发怒！"张飞钦佩他的胆量，就放了他，请他作自己的宾客。诸葛亮分派赵云从外水平定江阳、犍为，张飞平定巴西、德阳。

刘备包围雒城将近一年，庞统被流箭射中，死了。法正写信给刘璋，为他分析形势强弱，并说："左将军从举兵以来，对你旧情依依，实在没有恶意。我认为你可以改变一下，来保住你的家门。"刘璋不答应。雒城瓦解，刘备进军包围成都。诸葛亮、张飞、赵云率兵前来会合。

马超觉得不值得与张鲁共计大事，又张鲁部将杨昂等多次嫉妒他的才能，马超心中忧郁不乐。刘备派建宁督邮李恢前往游说，马超于是从武都逃到氐人部落中，秘密写信请求投降刘备。刘备派人来阻止马超，而暗中派兵帮助他。马超到，命他率兵驻扎在城北，成都城里震惊恐怖。

刘备围攻城池几十天，派从事中郎涿郡人简雍入城劝说刘璋。当时城中还有精兵三万人，谷粮布帛可支持一年，官民们都想以死拼战。刘璋说："我父子在益州二十几年，没有什么恩德施及百姓。百姓拼战了三年，弃尸荒野，都是因为我的缘故，我怎么能忍心再战！"于是打开城门，与简雍一起乘车出城投降，部下无不流泪哭泣。刘备把刘璋迁到公安，全部归还他的财物，让他佩带振威将军的印绶。

刘备进入成都，设酒宴，大大地犒劳士兵们。取出城中库存的金银，分别赏赐给将士们，谷粮布帛归还其主。刘备兼任益州牧，任命军师中郎将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益州太守南郡人董和为掌军中郎将，共同总理左将军府事务，偏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军议校尉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裨将军南阳人黄忠为讨虏将军，从事中郎麋竺为安汉将军，简雍为昭德将军，北海人孙乾为秉忠将军，广汉县长黄权为偏将军，汝南人许靖为左将军长史，庞羲为司马，李严为犍为太守，费观为巴郡太守，山阳人伊籍为从事中郎，零陵人刘巴为西曹掾，广汉人彭羕为益州治中从事。

初，董和在郡，清俭公直，为民夷所爱信，蜀中推为循吏[1]，故备举而用之。备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荆楚群士从之如云[2]，而刘巴独北诣魏公操。操辟为掾，遣招纳长沙、零陵、桂阳[3]。会备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还京师[4]。时诸葛亮在临蒸[5]，以书招之，巴不从，备深以为恨。巴遂自交趾入蜀依刘璋。及璋迎备，巴谏曰："备，雄人也，入必为害。"既入，巴复谏曰："若使备讨张鲁，是放虎于山林也。"璋不听，巴闭门称疾。备攻成都，令军中曰："有害

巴者，诛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时益州郡县皆望风景附，独黄权闭城坚守，须璋稽服[6]，乃降。于是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懿、费观等，璋之婚亲也；彭羕，璋之所摈弃也；刘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备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刘璋以许靖为蜀郡太守。成都将溃，靖谋逾城降备，备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创大业[7]，天下之人，不可户说，宜加敬重，以慰远近之望。”备乃礼而用之。

成都之围也，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士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刘巴曰：“此易耳。但当铸直百钱[8]，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时议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赐诸将。赵云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不宜夺之，以私所爱也。”备从之。

备之袭刘璋也，留中郎将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张鲁遣杨昂诱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头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后璋将扶禁、向存等帅万余人由阆水上，攻围峻，且一年。峻城中兵才数百人，伺其息隙，选精锐出击，大破之，斩存。备既定蜀，乃分广汉为梓潼郡[9]，以峻为梓潼太守。

法正外统都畿[10]，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

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法孝直为之辅翼⑪，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

【注释】

①循吏：旧时称遵理守法的官吏为循吏。

②荆楚：本指楚国。楚国最早的疆域约相当古荆州地区，故亦称荆楚。此处当指荆州。荆州，辖境约当今湖北、湖南两省及河南、贵州、广东、广西的一部分。东汉治所在汉寿（今湖南常德市东北），其后屡经迁移。

③长沙：郡名。治所在今湖南长沙。 零陵：郡名。治所在今湖南零陵。桂阳：郡名。治所在今湖南郴州。

④交州：州名。治所在今广东广州。

⑤临蒸：县名。在今湖南衡阳。

⑥稽：叩头至地。 稽服：跪拜降服。

⑦主公：指刘备。

⑧直百钱：以一值百的钱。即一枚新钱可抵当时流行的一百枚旧钱。

⑨广汉：郡名。治所在今四川遂宁。 梓潼郡：郡名。治所在今四川梓潼。

⑩都畿：刘备定都成都，以蜀郡为都畿。

⑪孝直：法正字。

【译文】

起初，董和在郡中，清廉公正，受到汉人夷民的爱戴和信任，在蜀郡中被推崇为克已奉公、遵理守法的官吏，所以刘备提拔任用他。刘备从新野奔江南时，荆楚一带的士人来投奔他的多如云，而只有刘巴北投魏公曹操。曹操征召他为掾，派他去招抚接纳长沙、零陵和桂阳。适逢刘备占领了这三郡，刘巴的事情不能完成，想从

交州转道回京城。此时诸葛亮在临蒸，写信邀请他，刘巴不从，刘备为此深深怀恨。刘巴就从交趾进入蜀郡依附刘璋。等到刘璋要迎接刘备入蜀，刘巴劝阻说："刘备，是一代英雄，进来会一定成为祸害。"进蜀后，刘巴又劝谏道："如派刘备讨伐张鲁，是把老虎放回山林。"刘璋不听，于是刘巴闭门称病。刘备攻打成都，命令军中将士说："谁伤害刘巴，诛灭他的三族。"等得到刘巴，刘备十分高兴。这时益州的郡县望风迎附刘备，只有黄权关闭城门，坚守不降，等到刘璋跪拜降服时，才投降。在这个时候，刘璋任用的董和、黄权、李严等，刘璋的姻亲吴懿、费观等，刘璋摒弃的彭羕，刘备往日怨恨的刘巴，都受到了刘备的重用，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能，有志之士，无不争相勉励，益州的人民，因此非常和顺。起初，刘表任命许靖为蜀郡太守。成都即将被攻破时，许靖密谋出城投降刘备，刘备因此看不起许靖，不用他。法正说："天下有空负其名但无其实的人，许靖就是这种人。然而您才开始创建大业，天下的人，不可能一一去向他们解释，还是应对他们加以敬重，用来慰抚满足远近人民的心愿。"刘备才对许靖以礼相待，加以任用。

围攻成都时，刘备与部众相约："如果事情成功，城中官府库藏的各种财物，你们随便拿，我不干预。"等到攻下成都，部众都扔下武器奔赴各个仓库，争抢宝物。军中开支不够，刘备为此十分担忧，刘巴说："这很容易，只要铸造值百钱，平价收购百物，命官吏控制市场。"刘备听从了这个意见。几个月之内，府库就充实了。

当时参议的人想把成都有名的田地和住宅分别赏赐给众将领。赵云说："霍去病因为匈奴没有消灭，不要家产，如今国贼不仅仅只是匈奴，不可贪求安逸。等天下都平定了，各自返回故里，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才是合适的。益州的人民，刚刚遭受战乱，田地房屋都可归还给他们，让他们安居恢复旧业，然后才可以征兵收税，获得他们的好感。不应该夺取他们的财产，来偏爱自己的将士。"刘备听从了。

刘备袭击刘璋时，留下中郎将南郡人霍峻守葭萌城。张鲁派杨昂引诱霍峻，要求共同防守城池。霍峻说："我的头可得，你城池不可得！"杨昂只得退走。后来刘璋部将扶禁、向存等统师一万多人从阆水逆流而上，围攻霍峻，将近一年。霍峻城中的士兵才几百人，抓住敌人怠慢松懈的机会，挑选精锐出城攻击，大败敌军，杀了向存。刘备平定蜀郡后，就分出广汉的一部分为梓潼郡，任命霍峻为梓潼太守。

法正在外统辖首府地区，在内作为主要的策划者，一餐饭的恩德，一瞪眼的怨恨，无不给予一一回报，擅自杀了好几名伤害过自己的人。有人对诸葛亮说："法正太专横，将军应当上告主公，限制他作威作福。"诸葛亮说："主公在公安的时候，北面畏惧曹操强大，东面害怕孙权逼迫，家中惟恐孙夫人在身边发难。法孝直作为主公辅佐的羽翼后，才使主公凌空自由地翱翔，不再受他人制约。怎么能制止孝直，使他不能稍稍地随心所欲一下呢？"

诸葛亮佐备治蜀，颇尚严峻，人多怨叹者。法正谓亮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1]，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至敝，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

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

刘备以零陵蒋琬为广都长。备尝因游观,奄至广都[2],见琬众事不治,时又沈醉。备大怒,将加罪戮。诸葛亮请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备雅敬亮,乃不加罪,仓卒但免官而已。

6 秋,七月,魏公操击孙权,留少子临菑侯植守邺[3]。操为诸子高选官属,以邢颙为植家丞;颙防闲以礼[4],无所屈桡,由是不合。庶子刘桢美文辞,植亲爱之。桢以书谏植曰:"君侯采庶子之春华[5],忘家丞之秋实,为上招谤,其罪不小,愚实惧焉。"

7 魏尚书令荀攸卒。攸深密有智防[6],自从魏公操攻讨,常谋谟帷幄,时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尝称,"荀文若之进善[7],不进不休;荀公达之去恶[8],不去不止。"又称:"二荀令之论人[9],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

8 初,枹罕宋建因凉州乱[10],自号河首平汉王,改元,置百官,三十余年。冬,十月,魏公操使夏侯渊自兴国讨建,围枹罕,拔之,斩建。渊别遣张郃等渡河,入小湟中[11],河西诸羌皆降,陇右平。

9 帝自都许以来,守位而已,左右侍卫莫非曹氏之人者。议郎赵彦常为帝陈言时策,魏公操恶而杀之。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惧[12],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议:三公领兵,朝见,令

虎贲执刃挟之[13]。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复朝请。

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妊，累为请，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怀惧[14]，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完不敢发。至是，事乃泄，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收皇后玺绶，以尚书令华歆为副，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藏壁中。歆坏户发壁，就牵后出。时帝在外殿，引虑于坐，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下暴室[15]，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鸩杀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余人。

10 十二月，魏公操至孟津。

11 操以尚书郎高柔为理曹掾[16]。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犹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启曰："士卒亡军，诚在可疾，然窃闻其中时有悔者。愚谓乃宜贷其妻子[17]，一可使诱其还心[18]。正如前科，固已绝其意望；而猥复重之，柔恐自今在军之士，见一人亡逃，诛将及己，亦且相随而走，不可复得杀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即止不杀。

【注释】

①文法：法制，法令条文。

②奄（yǎn 眼）：忽，遽。

③临菑（zī 孜）：古邑名。亦作临淄、临淄，以城临菑水得名。故址在今山东淄博东北旧临淄。

④防闲：防备禁止。胡注："防，堤也。闲，栏也。防以制水，闲以制兽，都是

禁止之义也”。

⑤君侯:指曹植。

⑥智防:胡注:“智以料事,防以保身。”

⑦荀文若:荀彧,字文若。

⑧荀公达:荀攸,字公达。

⑨二荀令:荀彧任汉朝的尚书令,荀攸任魏国的尚书令,故简称“二荀令”。

⑩枹(fú 佛)罕:县名。在今甘肃临夏。

⑪小湟中:即小月氏之地,在今青海省积石山西北。

⑫不任:犹言不胜。

⑬执刃挟之:胡注:“以其领兵,惧其为变,故防之也。”

⑭伏皇后:即皇后伏寿。

⑮暴室:东汉有暴室丞,以宦官充任。宫中妇女有疾病的住进此室,皇后贵人有罪时也住进此室。

⑯理曹掾:胡注:“理曹,汉公府无之,曹操所置。”

⑰贷:饶恕,宽免。

⑱一:或。

【译文】

诸葛亮辅佐刘备治理蜀地,很推崇严刑峻法,很多人抱怨叹息。法正对诸葛亮说:“从前汉高祖入关时,约法三章,秦地的百姓感恩戴德。如今您借助权威的力量,占据一州,刚刚拥有这个国家,还没有施恩慰抚;况且根据客主之理,客人对主人应更尊重些,希望能宽缓刑律,放松禁令,来满足当地人的愿望。”诸葛亮说:“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朝因为无道,政令苛刻,人民怨愤,有人大呼一声,秦朝就土崩瓦解了;汉高祖趁此,可以简易宽松,完成大业。刘璋昏暗柔弱,从刘焉以来,有多世的恩惠,法治受到束缚,相互奉承,德政不施,刑法不严。蜀地的人士,专权放肆,君臣大道,逐渐衰落。用官位来宠爱人,官位到了极限,就会轻视官位;用恩惠来宠爱人,恩惠尽了,就会埋怨怠慢。因此导致蜀地衰败,实在是由于这个

原因。我现在用法令来威逼他们，法令实行，他们就知道恩德，用爵位来限制他们，爵位得到，他们就知道荣宠。荣宠恩惠相辅相成，这样上下有节制。治政的关键，在这里就会显示出来了。”

刘备任命零陵人蒋琬为广都县长。刘备曾经因游览，突然到达广都，发现蒋琬百事荒废，当时又酒醉不醒。刘备大怒，要将把蒋琬治罪处死。诸葛亮说情道：“蒋琬是治国的栋梁，不是治县的小才。他主政以安民为本，不把装璜修饰放在首要，希望主公再加考察。”刘备向来敬重诸葛亮，才不加罪蒋琬，仓促中只免去了他官职。

6 秋，七月，魏公曹操攻击孙权，留下小儿子临菑侯曹植守邺城。曹操为自己的儿子们选择标准很高的官吏作他们的官属，任命刑颙为曹植的家丞；刑颙常用礼法约束曹植，从不退让，因此与曹植不合。庶子刘桢文辞华美，曹植亲近宠爱他。刘桢写信劝谏曹植说：“君侯采摘我华美文辞，却忘我的礼义约束，以致为您招来毁谤，罪过不小，我实在感到恐惧害怕。”

7 魏国的尚书令荀攸去世。荀攸深沉周密，明察事理，善于保身，自从随魏公曹操攻战征伐，常常运筹帐幄，当时的人们及其他的子弟，没有谁知晓他说了些什么。曹操曾经称赞道：“荀文若进献好的计策时，不用不罢休；荀公达劝谏错误的行为时，不达目的不停止。”又称赞道：“二荀令品评人物，时间久了，愈使人觉得信服，我终身不忘。”

8 起初，枹罕人宋建乘凉州混乱，自称河首平汉王，改年号，设置百官，三十多年。冬，十月，魏公曹操派夏侯渊从兴国讨伐宋建，包围枹罕，攻下城池，杀了宋建。夏侯渊另外派遣张郃等渡过黄河，进入小湟中，河西的羌族各部全部投降，陇右平定。

9 献帝从建都许县以来，仅仅保有地位而已，左右的侍卫无不是曹操的人。议郎赵彦常常为献帝陈述应付当时形势的策略，魏公曹操感到厌恶就杀了他。曹操后来因事进殿见献帝，献帝不能控制自己的恐惧，因而说：“你如果想辅佐我，就宽厚些；不想这样，就开恩

舍弃我。"曹操大惊失色,频频鞠躬行礼,请求退出。旧的礼仪规定:领兵的三公朝见时,要由虎贲卫士持刀挟持。曹操出来,顾盼左右,汗流夹背,从此不再朝见。

董承的女儿是贵人,曹操杀了董承,要求把贵人也杀死。献帝因贵人有身孕,多次向曹操求情,不能得到同意。伏皇后因此心怀恐惧,就写信给父亲伏完,诉说曹操残害威逼皇上的情况,令他密谋杀了曹操,伏完不敢发难。至此,事情就泄露了,曹操大怒,十一月,派御史大夫郗虑持符节书策收缴皇后玺绶,任命尚书令华歆为副手,率兵入宫,收捕皇后。皇后闭门,藏在夹壁中,华歆捣毁大门,拆除墙壁,把皇后拉了出来,献帝在外殿,请郗虑就坐,皇后披着头发,赤着双脚,边走边哭,路过献帝身边时,诀别道:"不能再救活我吗?"献帝说:"我也不知自己能活到什么时候!"回过头对郗虑说:"郗公,天底下难道有这样的事吗?"于是把皇后关进暴室,幽禁而死。皇后所生的二个皇子,都被毒死,她的兄弟及其宗族被诛杀的一百多人。

10 十二月,魏公曹操到达孟津。

11 曹操任命尚书郎高柔为理曹掾。过去的法令规定:军队征来的士兵逃跑了,要拷问追究他们的妻子儿女,但逃跑的仍然不断。曹操想再加重这种刑法,株连到父母、兄弟,高柔开导说:"士兵逃离军队,确实是件可恶的事,可是我私下听到逃跑的人中不时有后悔的。我认为应当宽恕他们的妻子儿女,或许可诱使他们回心转意。按照以前的法令,本来已断绝他们回来的希望,却又加重刑罚,我恐怕现在军中的士兵,见一人逃跑,害怕株连到自己,也将跟着逃走,就不可能有人再被杀了。这加重的刑法不是用来制止逃跑,而只是用来增加逃跑者罢了!"曹操说:"很好!"便停止,不再追究杀人。

二十年

1 春，正月，甲子，立贵人曹氏为皇后；魏公操之女也。

2 三月，魏公操自将击张鲁，将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遣张郃、朱灵等攻破之。夏，四月，操自陈仓出散关至河池[1]，氐王窦茂众万余人，恃险不服，五月，功屠之。西平、金城诸将麴演、蒋石等共斩送韩遂首。

3 初，刘备在荆州，周瑜、甘宁等数劝孙权取蜀。权遣使谓备曰："刘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则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张鲁，一统南方，虽有十操，无所忧也。"备报曰："益州民富地险，刘璋虽弱，足以自守。今暴师于蜀、汉，转运于万里，欲使战克攻取，举不失利，此孙、吴所难也。议者见曹操失利于赤壁，谓其力屈，无复远念；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将欲饮马于沧海，观兵于吴会[2]，何肯守此坐须老乎！而同盟无故自相攻伐，借枢于操[3]，使敌乘其隙，非长计也。且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威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于左右[4]，备独悚惧[5]，非所敢闻，愿加宽贷。"权不听，遣孙瑜率水军住夏口。备不听军过，谓瑜曰："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6]。"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7]，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8]，权不得已召瑜还。及备西攻刘璋，权曰："猾虏，乃敢挟诈如此！"备留关羽守江陵，鲁肃与羽邻界；羽数生疑贰，肃常以欢好抚之。

及备已得益州，权令中司马诸葛瑾从备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相与耳。"

权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虚辞引岁也[9]。"遂置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权大怒，遣吕蒙督兵二万以取三郡。

蒙移书长沙、桂阳，皆望风归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刘备闻之，自蜀亲至公安，遣关羽争三郡。孙权进住陆口[10]，为诸军节度；使鲁肃将万人屯益阳以拒羽；飞书召吕蒙，使舍零陵急还助肃。蒙得书，秘之，夜，召诸将授以方略；晨，当攻零陵，顾谓郝普故人南阳邓玄之曰："郝子太闻世间有忠义事，亦欲为之，而不知时也。今左将军在汉中为夏侯渊所围[11]，关羽在南郡，至尊身自临之。彼方首尾倒县[12]，救死不给，岂有余力复营此哉！今吾计力度虑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后，身死，何益于事，而令百岁老母戴白受诛，岂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问[13]，谓援可恃，故至于此耳。君可见之，为陈祸福。"玄之见普，具宣蒙意；普惧而出降。蒙迎，执其手与俱下船，语毕，出书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见书，知备在公安而羽在益，惭恨入地。蒙留孙河，委以后事，即日引军赴益阳。

鲁肃欲与关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肃曰："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羽以不返三郡，羽曰："乌林之役[14]，左将军身在行间，戮力破敌，岂得徒劳，无一块土，而足下来欲收地邪！"肃曰："不然。始与豫州觌于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主上矜愍

豫州之身无有处所[15]，不爱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荫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愆德堕好[16]。今已藉手于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羽无以答。会闻魏公操将攻汉中，刘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于权。权令诸葛瑾报命，更寻盟好[17]。遂分荆州，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诸葛瑾每奉使至蜀，与其弟亮但公会相见，退无私面。

【注释】

①陈仓：在今陕西宝鸡。 散关：即大散关，在今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河池：在今甘肃徽县。

②吴会：胡注："谓吴地为一都会。"

③借枢于操：胡注："枢者，门户所由以运动也（门户的转轴，是门户开关的关键）。言操欲动摇吴、蜀而未得其枢，若自相攻伐，是借之以可动之枢也（是把开启吴、蜀门户的关键借给曹操了）。"

④左右：指孙权。旧时书信中称对方，不直称其人，仅称他的左右以示尊敬。

⑤悚（sǒng 耸）：恐惧。

⑥不失信于天下也：胡注："言宗室被攻而不能救，无面目以立于天下也。"

⑦秭归：县名。在今湖北秭归。

⑧孱陵：在今湖北公安。

⑨乃：只，仅仅。

⑩陆口：在今湖北嘉鱼西南陆溪口。

⑪左将军：指刘备。

⑫倒县（xuán 悬）：比喻处境的痛苦和危急，像人被倒挂着一样。县，同"悬"。

⑬此家:指郝普。

⑭乌林之役:胡注:"即赤壁之战也。"

⑮愍(mǐn 悯):哀怜。

⑯愆(qiān 牵):罪过、过失。 堕(huī 灰):毁坏。 愆德堕好:违背道德,毁坏盟好。

⑰寻:重申旧事。

【译文】

二十年(乙未,公元215年)

1 春,正月,二十八日,立贵人曹氏为皇后;曹氏,是魏公曹操的女儿。

2 三月,魏公曹操亲自率兵攻击张鲁,准备从武都进入氐人部落,氐人堵住道路,派张郃、朱灵等攻击并打败氐人。夏,四月,曹操从陈仓出散关到达河池,氐王窦茂部众一万多人,凭仗险要不降服,五月,打败并屠杀氐人。西平、金城的众将领麴演、蒋石等共同杀了韩遂,送来了他的首级。

3 起初,刘备在荆州,周瑜、甘宁等几次劝说孙权攻取蜀地。孙权派使者对刘备说:"刘璋不懂军事,不能自守,如果让曹操得到蜀地,那么荆州就危险了。如今要先攻取刘璋,其次拿下张鲁,统一南方,即使有十个曹操,也没有什么忧虑。"刘备回报说:"益州人民富裕,地势险要,刘璋虽然软弱,完全可以自守。现在如出师蜀、汉,转运万里,要想战胜攻取,行动不失利,这是孙武、吴起也难办到的。参议的人看到曹操在赤壁失利,认为他的势力已经受挫,不会再有远大抱负了。如今曹操已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将准备到沧海去放饮他的战马,到吴地去检阅士兵,哪里只肯守着他的地盘坐等老死呢?而我们这些同盟者无故自相残杀,等于把关键的东西给了曹操,让敌人有隙可乘,这不是长远的计策。况且我与刘璋同出自皇室宗族,希望凭籍祖宗的威灵来辅佐汉朝。如今刘璋得罪了您,我

独自感到惶恐，我斗胆请求，望您能给予宽恕。”孙权不依，派孙瑜率水军驻夏口，刘备不让水军通过，对孙瑜说：“你要攻取蜀地，我将散发进山，不会在天下人面前失去信誉。”派关羽驻守江陵，张飞驻守秭归，诸葛亮据守南郡，刘备自已前往孱陵，孙权不得已召孙瑜回师。等到刘备向西攻取刘璋，孙权说：“狡猾的家伙，竟敢如此心怀诈术！”刘备留下关羽守江陵，鲁肃与关羽邻界，关羽几次对鲁肃起疑心，鲁肃常常以友好的态度安慰他。

等到刘备已取得益州，孙权命中司马诸葛瑾向刘备索回荆州各郡。刘备不同意，说：“我正在谋取凉州，等平定了凉州，才能把荆州全部奉还。”孙权说：“这是借而不还，只是想用借口拖延时日罢了。”于是设立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地方长官。关羽把他们全部赶走。孙权大怒，派吕蒙统兵二万来取三郡。

吕蒙写信给长沙、桂阳二郡，都望风归服，只有零陵太守郝普守城不降。刘备听到消息，从蜀郡亲自赶到公安，派关羽争夺三郡。孙权进驻陆口，为统辖各军。派鲁肃率一万人驻守益阳来抵御关羽；火速传书召吕蒙，让他放弃零陵急速赶回援助鲁肃。吕蒙得到召书，秘藏起来，夜里，召集众将领宣布自己的作战方案；早晨，将攻打零陵，回头对郝普的旧友南阳人郑玄之说：“郝普听说世上有忠义的事情，也想如此做，却不识时务。如今刘备在汉中被夏侯渊围困，关羽在南郡，我们的至尊亲自到了那里，他正处境危急，自己都救不过来，哪里还有余力再营救这里呢？如今我估量了势力，周密计划过，向此城发动攻击，而不要多久就一定能攻破城池，城破之后，他送了性命，对事情有什么好处，却让满头白发的百岁老母遭受诛杀，怎能不痛惜！我猜想郝普得不到城外的消息，认为可以依赖外援，所以才至于这样死守。你可去见见他，为他陈述祸福得失。”郑玄之拜见郝普，把吕蒙的意思详尽地转达了，郝普恐惧，出城投降。吕蒙迎接，握着他的手一起下船，谈话完毕，命出昭书给郝普看，因而拍手大笑。郝普看到召书，知道刘备在公安并且关羽在

益阳，羞愧得恨不得钻入地下。吕蒙留下孙河，交付给他善后的事宜，当天率军奔赴益阳。

鲁肃想与关羽会晤，众将领疑虑怕发生变故，认为不能去。鲁肃说："今日之事，应当彼此开诚布公。刘备背负我国，是非还没有定夺，关羽怎么敢再来冒犯命令！"于是邀请与关羽相见，各自停住兵马百步外，只有众将领佩刀相会。鲁肃借机责备数落关羽不交还三郡，关羽说："乌林之役，左将军亲自上阵，全力击败敌人，怎么能白白地辛劳，没有一块土地，而你现在要来收取地了！"鲁肃说："不是这样。当初与刘豫州在长阪相见时，刘豫州的部队还够不上一校人马，智竭计穷，志气衰弱，势力单薄，试图远远地逃窜，连想也没想到有今天这个样子。我主上怜悯刘豫州没有安身的地方，不吝惜土地和民力，使刘豫州有个安身之处，来帮助他度过难关。而刘豫州极端自私，虚伪狡诈，违背道德，破坏盟好。如今得到益州，有了依托，又想吞并荆州的地盘，这大概是凡夫俗子也不忍心去做的，而何况是领导一邦的领袖人物呢？"关羽无言以对。适逢魏公曹操将要攻打汉中，刘备害怕丢失益州，派使者向孙权求和。孙权令诸葛瑾回复，再重结友好盟约，于是分割荆州，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归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归属刘备。诸葛瑾每次奉使命到蜀，与他的弟弟诸葛亮只在公共场合见面，退出后不私下见面。

4 秋，七月，魏公操至阳平[1]。张鲁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肯，率众数万人拒关坚守，横山筑城十余里。初，操承凉州从事及武都降人之辞，说"张鲁易攻，阳平城下南北山相远，不可守也"，信以为然。及往临履，不如所闻，乃叹曰：

"他人商度[2]，少如人意。"攻阳平山上诸屯，山峻难登，既不时拔，士卒伤夷者多，军食且尽，操意沮，便欲拔军截山而还，遣大将军夏侯惇、将军许褚呼山上兵还。会前军夜迷惑，误入张卫别营，营中大惊退散。侍中辛毗、主薄刘晔等在兵后，语惇、褚，言"官兵已据得贼要屯，贼已散走"，犹不信之。惇前自见，乃还白操，进兵攻卫，卫等夜遁。

张鲁闻阳平已陷，欲降，阎圃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濩赴朴胡[3]，与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乃奔南山入巴中[4]。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得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郑[5]，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喻之。

丞相主薄司马懿言于操曰："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克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可失时也。"操曰："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邪！"刘晔曰："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少缓之，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操不从。居七日，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守将虽斩之而不能安也。"操问晔曰："今尚可击不？"晔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乃还。以夏侯渊为都护将军，督张郃、徐晃等守汉中；以丞相长史杜袭为驸马都尉，留督汉中

事。袭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

5八月,孙权率众十万围合肥。时张辽、李典、乐进将七千余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张鲁也,为教与合肥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及权至,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6]。"诸将以众寡不敌,疑之。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进等莫对。辽怒曰:"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若疑,辽将独决之。"李典素与辽不睦,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请从君而出。"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飨。明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大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急击围开,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前突围,拔出余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

权守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彻军还[7]。兵皆就路,权与诸将在逍遥津北[8],张辽觇望知之,即将步骑奄至。甘宁与吕蒙等力战捍敌,凌统率亲近扶权出围,复还与辽战,左右尽死,身亦被创,度权已免,乃还。权乘骏马上津桥,桥南已撤,丈余无板;亲近监谷利在马后,使权持鞍缓控,利于后著鞭以助马势,遂得超渡。贺齐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权,权由是得免。

权入大船宴饮，贺齐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⑨，今日之事，几致祸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愿以此为终身之诫！"权自前收其泪曰："大惭，谨已刻心，非但书绅也⑩。"

【注释】

①阳平：在今陕西勉县西。

②商度：测量，计划。

③杜濩(huò 惑)：賨部落酋长。　朴胡：板楯蛮部落酋长。

④南山：大巴山脉。　巴中：在今四川巴中。

⑤南郑：县名。治中郡治所。在今陕西南郑。

⑥护军勿得与战：胡注："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与战。"

⑦彻：通"撤"，撤除。

⑧逍遥津：水名。在今合肥市东。

⑨持重：谨慎稳重。

⑩书绅：即在衣带上写字。绅，古代士大夫束在衣外的大带。胡注："《论语》：'子张问于孔子，以孔子之言书诸(之于)绅。'故以答贺济。"

【译文】

4 秋，七月，魏公曹操到达阳平。张鲁想献出汉中投降，他的弟弟张卫不肯，率几万部队凭着关隘坚守抵抗，在山上横着筑起一道十几里的城墙。起初，曹操得到凉州从事和武都投降过来的人报告，说："张鲁容易被攻破，阳平城下的南北山相距遥远，无法防守"，便信以为真。等到亲临其境，觉得不像所听到的，于是叹息道："别人的估量，很少令人满意。"攻打阳平山上的各个营垒，山势险峻，难以攀登，一时不能攻克，士兵死伤的很多，军粮将尽，曹操情绪沮丧，便想收兵断后而回，派大将军夏侯惇、将军许褚呼唤山上的士

兵撤回。适逢前锋部队夜里迷路，误入张卫属下的一个军营，营中的士兵大惊，败退逃散。侍中辛毗、主簿刘晔等跟在后面，告诉夏侯惇、许褚说："我军已占据敌贼的要寨，敌贼已逃散"，夏、许还是不相信。夏侯惇亲自上前察看，就回来报告曹操，继续进兵攻打张卫，张卫等夜里逃走。

张鲁听到阳平已经陷落，想投降，阎圃说："如今因被逼去降，分量势必很轻；不如依赖杜濩投奔朴胡，与曹操抗拒，然后再屈服，分量势必重些。"于是逃奔南山进入巴中。张鲁身边的人想烧掉全部的宝物和仓库，张鲁说："本想归顺国家，但意愿还没有转达。现在为避其锋芒离去，并没有恶意。宝物和仓库，本归国家所有。"于是把府库封存好而离去。曹操进入南郑，对张鲁的行为大加称赏，又因为张鲁本来有善意，就派人去安慰晓喻他。

丞相主簿司马懿向曹操进言道："刘备凭诈术和暴力打败了刘璋，蜀人没有归附，却又远去争夺江陵，这个机会不能失去。现在攻克汉中，益州震动，进兵攻打，势必使敌人瓦解。圣人不能违背天时，也不能错过时机。"曹操说："人的苦恼就在于不知足，已经得到陇，又在企望蜀了！"刘晔说："刘备，是人中雄杰，有器度但行动迟缓，得到蜀地不久，蜀人还没有把他作为依靠。如今攻破汉中，蜀人震惊恐惧，其情形势必自行崩溃。凭主公的神明，乘他将崩溃而率兵逼近，就会攻无不克。如果稍有延缓，诸葛亮善于治国并为宰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并为将军，蜀民安定后，据险守要，那么就不能再去触犯了。现在不攻取，一定会成为后患。"曹操不听。七天后，从蜀地来投降的人说："蜀中每天万分惊恐，守卫的将领虽然诛杀镇压却不能安定。"曹操问刘晔道："现在还能进攻吗？"刘晔说："现在蜀地已稍稍安定，不能进击了。"于是回军。任命夏侯渊为都护将军，统帅张郃、徐晃等留守汉中；任命丞相长史杜袭为驸马都尉，留下掌管汉中事务。杜袭安抚开导，百姓自己乐意迁徙到洛阳、邺城的有八万多人。

5 八月，孙权率部队十万包围合肥。当时张辽、李典、乐进率七千多人驻守合肥；魏公曹操征讨张鲁的时候，写了份教令给合肥护军薛悌，装教令的信封边上写道："敌贼来了，才打开。"等孙权来到时，打开教令，教令说："如果孙权来，张、李将军出城交战，乐将军防守，护军不得与孙权交战。"众将军认为众寡悬殊，不能相敌，对曹操的教令表示怀疑。张辽说："曹公远征在外，等到救兵来到，孙权一定击破了我们。因此教令的宗旨是要我们趁敌人没有集结时迎击他们，挫伤他们锐气，用来安定军心，然后才能防守。"乐进等没有谁回答。张辽愤怒地说："成败的关键，在这一战。诸位如果迟疑，我将单独出城决战。李典一向跟张辽不和，感慨道："这是国家大事，要看看你的计策怎么样，我能因为私怨而忘掉公义吗？请跟您一起出城。"于是张辽夜里招募敢死壮士，得八百人，宰牛犒劳他们，第二天早晨，张辽穿着铠甲，手持铁戟，先冲进敌阵，杀死几十人，斩了二员大将，大声喊着自己的名字，冲进敌人的壁垒，直闯到孙权的大旗下，孙权大惊，不知所措，退走登上一个大坟堆，用长戟自卫。张辽呵斥孙权下来决战，孙权不敢动，看到张辽所率的兵少，就收拢人马，重重包围张辽。张辽急忙冲击开包围，率几十名部下出来。余下的部队大声呼喊："将军要舍弃我们吗？"张辽又前来突围，救出余部。孙权的人马都望风披靡，没有敢抵挡的人。从早晨战到中午，东吴的士兵锐气衰减。于是回城加强防守，军心终于安定下来。

孙权呆在合肥十多天，城池攻不下来，于是撤军。士兵全部上路，孙权和众将领在逍遥津北面，张辽从远处看到，立刻率步兵骑兵突然赶到。甘宁和吕蒙等拼力奋战，抵御敌人，凌统率随从扶孙权冲出包围，又回来与张辽交战，身边的人都战死，自身也受了伤，估计孙权已脱离险境，才回来。孙权乘骏马奔上逍遥津桥，桥南的木板已拆除，一丈多没有木板，亲近监谷利在马后，要孙权抓住马鞍，放松缰绳，谷利在后面用鞭猛抽，以帮助马奔跑，终于使马跃起

射向南岸。贺齐率三千人在逍遥津南岸迎接孙权，孙权因此得以幸免。

孙权进入大船设宴饮酒，贺齐走下座位哭泣道："您是人主，经常应当谨慎持重，今天的事，差点导致大祸。部下震惊恐怖，好像失去了天地一样，希望您以此作为终生的教训！"孙权上前擦去贺齐的眼泪说："十分惭愧，我不只是写在衣带上，已铭刻在心了。"

6 九月，巴、賨夷帅朴胡、杜濩、任约，各举其众来附。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濩为巴西太守，约为巴郡太守，皆封列侯。

7 冬，十月，始置名号侯以赏军功。

8 十一月，张鲁将家属出降。魏公操逆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

习凿齿论曰："阎圃谏鲁勿王，而曹公追封之，将来之人，孰不思顺！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谓欤！若乃不明于此而重焦烂之功[1]，丰爵厚赏止于死战之士，则民利于有乱，俗竞于杀伐，阻兵杖力[2]，干戈不戢矣[3]。曹公之此封，可谓知赏罚之本矣。

9 程银、侯选、庞德皆随鲁降。魏公操复银、选官爵，拜德立义将军。

10 张鲁之走巴中也，黄权言于刘备曰："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4]，此为割蜀之股臂也。"备乃以权为护军，率诸将迎鲁；鲁已降，权遂击朴胡、杜濩、任约，破之。魏公操使张

郃督诸军徇三巴，欲徙其民于汉中，进军宕渠[5]。刘备使巴西太守张飞与郃相拒，五十余日，飞袭击郃，大破之。郃走还南郑，备亦还成都。

操徙出故韩遂、马超等兵五千余人，使平难将军殷署等督领，以扶风太守赵俨为关中护军。操使俨发千二百兵助汉中守御，殷署督送之，行者不乐。俨护送至斜谷口，还，未至营，署军叛乱。俨自随步骑百五十人，皆叛者亲党也，闻之，各惊，被甲持兵，不复自安。俨徐喻以成败，慰励恳切，皆慷慨曰："死生当随护军，不敢有二！"前到诸营，各召料简诸奸结叛者[6]，八百余人，散在原野。俨下令：惟取其造谋魁率治之，余一不问；郡县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还降。俨密白："宜遣将诣大营[7]，请旧兵镇守关中。"魏公操遣将军刘柱将二千人往，当须到乃发遣。俄而事露，诸营大骇，不可安谕。俨遂宣言："当差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镇守关中，其余悉遣东[8]。"便见主者内诸营兵名籍，立差别之。留者意定，与俨同心，其当去者亦不敢动。俨一日尽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罗落之。东兵寻至，乃复胁谕，并徙千人，令相及共东。凡所全致二万余口。

【注释】

①焦烂之功：即徐福焦头烂额事，详见二十五卷汉宣帝地节四年。

②阻：倚仗。　杖：通"仗"。

③戢(jí集)：止息。

④三巴：即巴东、巴西、巴郡。　振："赈"的本字。救济。

⑤宕渠：县名。在今四川渠县。

⑥料简:度量选择。

⑦大营:胡注:"谓曹操营也。"

⑧遣东:即遣赴曹操大营。

【译文】

6 九月,巴、賨夷的首领朴胡、杜濩、任约,各率部众来归附。于是分割巴郡,任命朴胡为巴东太守,杜濩为巴西太守,任约为巴郡太守,都被封为列侯。

7 冬,十月,开始设置只有名号的侯爵,用来赏赐给有军功的人。

8 十一月,张鲁率领全家及部属出来投降。魏公曹操出迎,任命张鲁为镇南将军,按照客礼接待,封为阆中侯,食邑一万户。封张鲁的五个儿子以及阎圃等为列侯。

习凿齿评论说:阎圃劝说张鲁不要称王,但曹公追封他为王,往后的人,谁不想来归顺!堵塞住源头,下游的水自然停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至于不明白这个道理而重视焦头烂额的战功,加爵厚赏,只给予那些拼死奋战的勇士,那么民众就认为战乱有利可图,世风就会变得竞相残杀,各自依赖军队,凭仗武力,战争就不会停止了。曹公的这种封赏,可以说是掌握了赏罚的根本。

9 程银、侯选、庞德都跟随张鲁投降。魏公曹操恢复程银、侯选的官爵,任命庞德为立义将军。

10 张鲁逃走巴中的时候,黄权向刘备进言道:"如果失去汉中,那么三巴就不能救济,这是斩断了蜀的四肢。"刘备于是任命黄权为护军,率众将领去迎接张鲁;张鲁已经投降,黄权就进击朴胡、杜濩、任约,击败了他们。魏公曹操派张郃统帅各军占领三巴,想要迁移当地百姓到汉中,进军至宕渠。刘备派巴西太守张飞与张郃相持,五十多天,张飞袭击张郃,把张郃打得大败。张郃逃回南郡,刘备也回到成都。

曹操调出前韩遂、马超等士兵五千多人，让平难将军殷署等统领，任命扶风太守赵俨为关中护军。曹操令赵俨派出一千二百人加强汉中防御，由殷署监送汉中，去的士兵不高兴。赵俨护送到斜谷口，回来，没有到达营地，殷署的部队就发生叛乱。跟随赵俨的步兵骑兵一百五十人，都是叛乱者的亲党，听到消息，各自惊慌，穿上铠甲，手执兵器，不再安定。赵俨向他们晓以成败利害，安慰勉励，诚恳贴切，他们都慷慨地说："生死都跟随护军，不敢有二心！"赵俨前往各军营，分别召集审查结党叛乱的士兵八百多人，这些人散布在原野上。赵俨下令道：只惩治那些起事的首领，其余的一概不追究；郡县所收捕送来的给予释放，于是叛兵相继回来投降。赵俨秘密上告："应该遣送回大营，请求派自己的旧部镇守关中。"魏公曹操派将军刘柱率两千人前往，要等到达后才遣送。不久，事情泄露，各个军营大为恐慌，不能劝导安定。赵俨于是宣布："将要挑选留下新兵中温顺厚道的一千人，镇守关中，其余的都派往东边。"便召见主管军籍的，送来各营士兵的花名册，立即加以抉别。留下的心情安定，与赵俨同心，那些将被发遣的也不敢轻举妄动。赵俨在一天之内全部把他们遣送上路，乘机让所留下的一千人分布安插在队伍的各处，东边的军队很快来到，于是又威逼晓谕，同时迁徙留下的一千人，命令他们一起向东。总共送到的有两万多人。

二十一年

1 春，二月，魏公操还邺。

2 夏，五月，进魏公操爵为王。

初，中尉崔琰荐巨鹿杨训于操，操礼辟之。及操进爵，训发表称颂功德。或笑训希世浮伪[1]，谓琰为失所举。琰从

训取表草视之，与训书曰："省表[2]，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时有与琰宿不平者，白琰"傲世怨谤，意旨不逊"，操怒，收琰付狱，髡为徒隶[3]。前白琰者复白之云："琰为徒，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遂赐琰死。

尚书仆射毛玠伤琰无辜，心不悦。人复白玠怨谤，操收玠付狱，侍中桓阶、和洽皆为之陈理，操不听。阶求按实其事。王曰："言事者白，玠不但谤吾也，乃复为崔琰觖望[4]。此捐君臣恩义，妄为死友怨叹，殆不可忍也。"洽曰："如言事者言，玠罪过深重，非天地所覆载。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伦也，以玠历年荷宠[5]，刚直忠公，为众所惮，不宜有此。然人情难保，要宜考核，两验其实。今圣恩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操曰："所以不考，欲两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对曰："玠信有谤主之言，当肆之市朝[6]；若玠无此言，言事者加诬大臣以误王听，不加检核，臣窃不安。"操卒不穷治，玠遂免黜，终于家。

是时西曹掾沛国丁仪用事，玠之获罪，仪有力焉；群下畏之侧目。尚书仆射何夔及东曹属东莞徐奕独不事仪[7]，仪潜奕，出为魏郡太守，赖桓阶左右之得免。尚书傅选谓何夔曰："仪已害毛玠，子宜少下之。"夔曰："为不义，适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怀奸佞之心，立于明朝，其得久乎！"

崔琰从弟林，尝与陈群共论冀州人士，称琰为首，群以智不存身贬之。林曰："大丈夫为有邂逅耳，即如卿诸

人，良足贵乎！”

3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4 代郡乌桓三大人皆称单于[8]，恃力骄恣，太守不能治。魏王操以丞相仓曹属裴潜为太守，欲授以精兵。潜曰：“单于自知放横日久，今多将兵往，必惧而拒境，少将则不见惮，宜以计谋图之。”遂单车之郡，单于惊喜。潜抚以恩威，单于詟服。

5 初，南匈奴久居塞内[9]，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议者恐其户口滋蔓，浸难禁制，宜豫为之防。秋，七月，南单于呼厨泉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于邺，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单于岁给绵、绢、钱、谷如列侯，子孙传袭其号。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

6 八月，魏以大理鍾繇为相国。

7 冬，十月，魏王操治兵击孙权；十一月，至谯。

【注释】

①希世：阿谀世俗。

②省（xǐng 醒）：察看，检查。

③髡（kūn 昆）：古代剃去男子头发的刑罚。 徒隶：旧称在狱中服役的犯人。 髡为徒隶：剃发的囚徒。

④觖（jué 决）望：不满意，抱怨。

⑤荷（hè 贺）：承受。

⑥肆：古时处死刑后陈尸于市之称。 市朝：指人众会集之处。 肆之市朝：陈尸街头。

⑦东莞：县名。在今山东沂水。

⑧代郡：郡名。治所在今山西阳高。

⑨匈奴久居塞内:胡注:"南匈奴自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即入居塞内。"

【译文】

二十一年(丙申,公元216年)

1春,二月,魏公曹操回到邺城。

2夏,五月,进封魏公曹操为王。

起初,中尉崔琰向曹操推荐巨鹿人杨训,曹操以礼征召他。等到曹操进爵,杨训上表为曹操歌功颂德。有人讥笑杨训阿谀世俗,浮夸虚伪,认为崔琰举人不当。崔琰向杨训索取奏表底稿来看,给杨训写信说:"看了奏表,内容不错。什么时代啊!总有一天会改变。"崔琰的本意,是讥刺那些喜欢评头论足,胡乱指责却不通情理的人。当时有跟崔琰结了宿怨的人,上告崔琰"骄傲自大,怨恨诽谤,信中含有对现实的不满。"曹操恼怒,收捕崔琰下狱,剪去头发,成为囚徒。先前上告崔琰的人又上告说:"崔琰作为囚徒,对宾客吹胡子瞪眼睛,似乎有所愤懑。"于是令崔琰自杀。

尚书仆射毛玠对崔琰的无辜感到悲伤,心中不高兴。有人又上告毛玠愤怨诽谤,曹操收捕毛玠下狱,侍中桓阶、和洽都为毛玠陈情说理,曹操不听。桓阶请求查清事实。魏王曹操说:"检举此事的人说,毛玠不只是诽谤我,而且还为崔琰抱怨。这是背弃君臣的恩义,狂妄地为死友鸣怨,简直不能容忍。"和洽说:"像检举此事的人所说的话,毛玠罪恶深重,天地难容。我不敢强词夺理为毛玠说情,来破坏君臣伦理,只因为毛玠多年来蒙受您的恩宠,刚直忠诚,被众人畏忌,不应有此事。但是人情变化,难以确保,应该进行考核审查,两方面都验证核实。如今圣上恩德,不忍心交付审理,更加使得是非曲直不分明。"曹操说:"所以不查核的原因,只是想使毛玠和检举人两全罢了。"和洽回答说:"毛玠果真有诽谤主上的言论,应当陈尸街头。如果毛玠没有这些言论,检举此事的人诬陷大臣,以此混淆主上的视听,不加以查核,我私下感到不安。"曹操终究不加

追究，毛玠于是被免去官职，老死在家中。

这时，西曹掾沛国人丁仪当权，毛玠获罪受罚，丁仪起了很大作用，群臣畏惧他，不敢正视，只有尚书仆射何夔与东曹属东莞人徐奕不事奉丁仪，丁仪毁谤徐奕，外放为魏郡太守，靠了桓阶帮助才幸免于难。尚书傅选对何夔说："丁仪已经迫害了毛玠，你应该稍稍委曲些。"何夔说："举止不义，恰恰是害他自己，怎么能害别人！况且心怀奸佞，处在圣明的朝中，能够长久吗？"

崔琰的堂弟崔林，曾经与陈群一起评论冀州的人士，推崇崔琰为第一位，陈群认为崔琰的才智不足保全自己而贬低他。崔林说："大丈夫要遇到适当的机会罢了，至于像你们这些人，真能算得上高贵吗？"

3 五月，初一、日食。

4 代郡乌桓的三位酋长都称单于，仗着实力骄横放纵，太守无法控制。魏王曹操任命丞相仓曹属裴潜为太守，准备拨给他精锐部队。裴潜说："单于自知放纵骄横的时间很久了，如今多率部队前往，一定因恐惧而拒绝入境，少率部队他们又不会害怕，应该用计谋对付他们。"于是单车到郡中，单于们惊喜。裴潜安抚他们，恩威并施，单于全部归服。

5 起初，南匈奴久居塞内，与塞内编入户籍的平民大略相同，但不纳贡赋。参议的人害怕他们人丁繁衍，渐渐难以控制，应该事先加以防范。秋，七月，南匈奴单于呼厨泉到魏国朝见，魏王曹操乘机把他扣留在邺城，派右贤王去卑监理他的国家。单于每年享用的绵、绢、钱、谷，与列侯一样，子孙沿袭他的封号。把他的部队分为五部，各部设立贵人为首领，选派汉人为司马来监督他们。

6 八月，魏国任命大理钟繇为相国。

7 冬，十月，魏王曹操整饬军队攻打孙权；十一月，到达谯县。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六十八

汉纪六十　起强圉作噩，尽屠维大渊献，凡三年

孝献皇帝癸

建安二十二年

1 春，正月，魏王操军居巢[1]，孙权保濡须，二月，操进攻之。

初，右护军蒋钦屯宣城[2]，芜湖令徐盛收钦屯吏，表斩之。及权在濡须，钦与吕蒙持诸军节度，钦每称徐盛之善。权问之，钦曰："盛忠而勤强，有胆略器用，好万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当助国求才，岂敢挟私恨以蔽贤乎！"权善之。

三月，操引军还，留伏波将军夏侯惇都督曹仁、张辽等二十六军屯居巢。权令都尉徐详诣操请降，操报使修好，誓重结婚。权留平虏将军周泰督濡须；朱然、徐盛等皆

在所部，以泰寒门，不服。权会诸将，大为酣乐，命泰解衣，权手自指其创痕，问以所起，泰辄记昔战斗处以对。毕，使复服；权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卿为孤兄弟，战如熊虎，不惜躯命，被创数十，肤如刻画，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重乎！"坐罢，住驾，使泰以兵马道从，鸣鼓角作鼓吹而出[3]；于是盛等乃服。

2 夏，四月，诏魏王操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4]。

3 六月，魏以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

4 冬，十月，命魏王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5]，驾六马，设五时副车。

5 魏以五官中郎将丕为太子。

初，魏王操娶丁夫人，无子；妾刘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王使丁夫人母养昂；昂死于穰[6]，丁夫人哭泣无节，操怒而出之，以卞氏为继室。植性机警，多艺能，才藻敏赡[7]，操爱之。操欲以女妻丁仪，丕以仪目眇，谏止之。仪由是怨丕，与弟黄门侍郎廙，及丞相主簿杨修，数称临菑侯植之才，劝操立以为嗣。修，彪之子也。操以函密访于外，尚书崔琰露版答曰[8]："《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尚书仆射毛玠曰："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废立大事，非所宜闻。"东曹掾邢颙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愿殿下深察之。"丕使人问太中大夫贾诩以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9]，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丕从之，深自砥砺。他日，操屏

人问诩，诩嘿然不对。操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有所思[10]，故不即对耳。"操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11]。"操大笑。

【注释】

①居巢：县名。在今安徽巢县。

②宣城：县名。在今安徽宣城。

③鼓角：鼓和号角，古代军中用以报时、警众或发号施令。 鼓吹：古人的一种器乐合奏。

④警：警戒。 跸(bì 毕)：清道。 警跸：谓皇帝出入经过的地方严加戒备，断绝行人。

⑤金根车：秦、汉用金装饰车，以为乘舆，所以叫"金根车"。

⑥昂死于穰：事见六十二卷建安二年。

⑦敏赡：敏捷多智。

⑧露版：亦称"露板"、"露布"。文书不加检封，公开宣布之意。

⑨素士：寒素的士人。

⑩属(zhǔ 主)：适值。

⑪袁本初、刘景升父子：袁绍和刘表，都因废嫡立庶，而终于灭亡。事见六十四卷六年。

【译文】

汉纪六十 起丁酉(公元217年)，止己亥(公元219年)，共三年。

孝献皇帝癸

建安二十二年(丁酉，公元217年)

1 春，正月，魏王曹操驻军居巢，孙权守卫濡须。二月，曹操进攻濡须。

起初，右护军蒋钦驻宣城，芜湖令徐盛收捕蒋钦的驻屯官员，上表杀了他。等到孙权驻军濡须时，蒋钦和吕蒙掌管各军，蒋钦常

称赞徐盛的长处。孙权问蒋钦为什么这样，蒋钦说："徐盛忠诚、勤恳、刚毅，有胆略，有器度，是个统帅万人的好料子。如今大业未成，我应当帮助国家寻求人才，怎么敢怀着私怨去掩埋人才呢？"孙权对此很称赞。

三月，曹操率军撤回，留下伏波将军夏侯惇总领曹仁、张辽等二十六支部队驻守居巢。孙权命都尉徐详去曹操那里请求投降，曹操回复愿建立友好关系，立誓结盟，重缔姻亲。孙权留下平虏将军周泰统帅濡须守军。朱然、徐盛等都在周泰的管辖之下，认为周泰出身寒门，不服。孙权召集众将领，大设酒宴，畅饮欢乐。孙权命令周泰解开衣服，用手指着他身上的伤痕，逐一问起来历，周泰就回忆起往日的战斗场面一一回答。对答完结，让周泰再穿好衣服，孙权拉着他的手臂流着眼泪说："劝平，你为我们兄弟，拼战有如熊虎，不吝惜自己身家性命，受伤几十处，皮肤如刀刻斧凿般，我又怎么忍心不用骨肉亲情来对待你，不把军队的重任委托给你呢？"酒宴完了，孙权暂时留步，让周泰率兵马在前开路，鸣起鼓角，奏起鼓吹，走出军营，这时，徐盛等才顺服。

2 夏，四月，诏令魏王曹操设置天子旌旗，出入如同天子，有人警戒清道。

3 六月，魏国任命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

4 冬，十月，诏命魏王曹操的王冠可配有十二条旒，可乘金根车，六匹马驾车，可设置五色副车。

5 魏国立五官中郎将曹丕为太子。

起初，魏王曹操娶丁夫人，没有儿子；妾刘氏，生儿子曹昂；卞氏生四个儿子，曹丕、曹彰、曹植、曹熊。魏王曹操命丁夫人以母亲的名义抚养曹昂；曹昂死在穰县，丁夫人哭泣得没有节制，曹操发怒把她休了，让卞氏继为妻室。曹植天性机警，多才多艺，文辞优美，敏捷多智，，曹操很宠爱他。曹操想把女儿嫁给丁仪，曹丕认为丁仪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劝阻了曹操。丁仪因此怨恨曹丕，和

弟弟黄门侍郎丁廙以及丞相主簿杨修一起，屡次称颂临菑侯曹植的才华，劝说曹操立他的继承人。杨修，是杨彪的儿子。曹操写信向外秘密探访，尚书崔琰用不加检封的书信回答说："照《春秋》大义，应立长子。而且五官中郎将仁孝聪明，应当继承正位，我誓死坚持这一观点。"曹植，是崔琰哥哥的女婿。尚书仆射毛玠说："不久前，袁绍因嫡庶不分，宗族覆没，国家消亡。废立太子是大事，我不希望听到这件事情发生。"东曹掾邢颙说："用庶子代替宗子，是祖宗所戒备的，希望殿下审慎明察。"曹丕派人去向太中大夫贾诩询问巩固自己地位的方法。贾诩说："愿将军弘扬德性，扩大胸襟，亲自去学习寒素之士的学业，朝朝夕夕，孜孜不倦，不违背作为一个儿子应遵循礼仪道德，如此而已。"曹丕听从了这一忠告，暗自磨炼自己。不久，曹操叫开身边的人，询问贾诩，贾诩默然不答。曹操说："跟你谈话，却不回话，为什么？"贾诩说："正巧在考虑问题，所以没有马上回答。"曹操说："考虑什么？"贾诩说："我在想袁绍、刘表他们父子的事。"曹操会心地大笑起来。

操尝出征，丕、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其有章，左右属目，操亦悦焉。丕帐然自失，济阴吴质耳语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丕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多华辞而诚心不及也。植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饰，五官将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称说，故遂定为太子。

左右长御贺卞夫人曰[1]："将军拜太子，天下莫不喜，夫人当倾府藏以赏赐。"夫人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为嗣。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遗乎！"

长御还，具以语操，操悦，曰："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最为难。"

太子抱议郎辛毗颈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宪英，宪英叹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惧，而反以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久之，临菑侯植乘车行驰道中[2]，开司马门出。操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植妻衣绣，操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

6 法正说刘备曰："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3]；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备善其策，乃率诸将进兵汉中，遣张飞、马超、吴兰等屯下辨[4]。魏王操遣都护将军曹洪拒之。

7 鲁肃卒，孙权以从事中郎彭城严畯代肃，督兵万人镇陆口。众人皆为畯喜，畯固辞以"朴素书生，不闲军事"，发言恳恻，至于流涕。权乃以左护军虎威将军吕蒙兼汉昌太守以代之。众嘉严畯能以实让。

8 定威校尉吴郡陆逊言于孙权曰："方今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

大部伍,取其精锐。"权从之,以为帐下右部督。会丹阳贼帅费栈作乱,扇动山越。权命逊讨栈,破之。遂部伍东三郡[5],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宿恶荡除,所过肃清,还屯芜湖。会稽太守淳于式表"逊枉取民人,愁扰所在。"逊后诣都,言次[6],称式佳吏,权曰:"式白君,而君荐之,何也?"逊对曰:"式意欲养民,是以白逊;若逊复毁式以乱圣听,不可长也。"权曰:"此诚长者之事,顾人不能为耳[7]。"

9 魏王操使丞相长史王必典兵督许中事。时关羽强盛,京兆金祎睹汉祚将移,乃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谋杀必[8],挟天子以攻魏,南引关羽为援。

【注释】

①长御:胡注:"汉皇后宫有旁侧长御。"

②驰道:专供帝王行驶马车的道路。

③奖:辅助。

④下辨:县名。在今甘肃成县西。

⑤东三郡:丹阳郡、新都郡、会稽郡。

⑥言次:犹语次,谈话之间。

⑦顾:只是,不过。

⑧司直:官名。汉置司直,主掌辅佐丞相纠举不法官吏。 太医令:官名。秦置。属于太常的为百官治病,属于少府的为宫廷治病。

【译文】

曹操有次出征,曹丕、曹植一起送行到路边,曹植称功颂德,出口成章,左右的人惊讶瞩目,曹操也很高兴。曹丕愁怅失意,济阴人

吴质向曹丕耳语道："王将上路，流泪哭泣就行了。"到告辞时，曹丕流下泪水哭着下拜，曹操及其左右的人都感到悲伤而欷歔不已，这时人们都认为曹植多有华美文辞但诚心赶不上曹丕。曹植行为放纵任性，举止不加修饰，五官中郎将治事有方，善于克制修饰自己，宫中的人与曹操身边的人都称赞他，为他说话，所以最终被确立为太子。

左右长御恭贺卞夫人说："将军被立为太子，天下无人不喜，夫人应当把库存的财物全拿来赏赐。"夫人说："魏王自认为曹丕年长，所以把他立为继承人。我只是应当庆幸自己避免了没有教导他的过失罢了，又有什么值得去重赏他人呢？"长御回来，把这些都告诉了曹操，曹操高兴，说："发怒时不改变脸色，喜庆时不失去节制，这是最难的。"

太子搂着议郎辛毗的颈子说："你知道我高兴不？"辛毗把这告诉他女儿宪英，宪英叹息道："太子，是继承君位主掌国家的人。继承君位，不能不忧虑；主掌国家，不能不惶恐。应当忧虑和惶恐，却反而高兴得意，怎么能够长久！魏国恐怕不会昌盛的！"

过了一段时间，临菑侯曹植乘车驶进驰道里，打开司马门出去。曹操大怒，公车令因罪处死。以此加重了对诸侯法禁，而对曹植的宠幸日渐减退。曹植的妻子穿着绵绣的衣服，曹操登楼台时看见了，认为违纪了制度，遣回娘家赐令自杀。

6 法正劝刘备说："曹操一举而降服了张鲁，平定了汉中，不利用这种形势来谋取巴、蜀，但留下夏侯渊、张郃驻守，自己急速北归，这不是他的智谋不够，也不是他的力量不足，一定是他的内部将有忧患所逼迫的缘故。如今度量一下夏、张的才干和武略，不能胜过我们的将帅，举兵前去征讨，一定能够战胜他们。胜利之后，大兴农业，囤积粮食，寻找敌人的漏洞，等待可乘的机会。这样上可以荡平敌寇，尊奉辅佐王室；中可以逐渐吞并雍、凉两州，广拓疆土；下可以坚守险要，长久地维持下去。这大概是天赐予我们的，良机不可

丧失。"刘备赞赏他的计策，于是率众将领进军汉中，派张飞、马超、吴兰等驻军下辨。魏王曹操派都护将军曹洪抵御刘军。

7 鲁肃去世，孙权任命从事中郎彭城人严畯代替鲁肃，率兵一万人镇守陆口。众人都为严畯高兴，严畯以"质朴书生，不习军事"为由坚决拒绝，言辞恳切感人，以致于流泪涕泣。孙权才任命左护军虎威将军吕蒙兼任汉昌太守来代替他。众人称许严畯能据实情谦让。

8 定威校尉吴郡人陆逊向孙权进言道："如今战胜敌人，平定动乱，不是人多势众是不能完成的。而山越寇贼作恶已久，凭据深山老林。心腹之地不平定，难以图谋远方，可以扩充我们的部队，选取精锐。"孙权听从了这个意见，任命他为帐下右部督。适逢丹阳叛贼首领费栈作乱，扇动山越造反。孙权命令陆逊征讨费栈，将他击败。于是在东三郡布置征兵，强壮的当兵，老弱的填充编民户籍，获取精兵几万人；剿除平常作恶的匪寇，所过之地一一肃清，回军驻芜湖。会稽太守淳于式上表说："陆逊乱征百姓，所在之处百姓感到骚扰忧愁。"陆逊后来到了都城，谈话之间，赞淳于式是个好官，孙权说："淳于式上表告你，你却推荐他，为什么？"陆逊回答说："淳于式本意是想养育人民，所以告我；如我又用诋毁淳于式来搅乱圣主的视听，这种风气不可助长。"孙权说："这确实是长者的处世态度，但是一般的人做不到。"

9 魏王曹操派丞相长史王必领兵督理许县的事务。这时关羽强盛，京兆人金祎看到汉朝的江山将要换主，就跟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吉本的儿子吉邈、吉邈的弟弟吉穆等谋划杀死王必，劫持天子来攻打魏国，联合南边的关羽，作为外援。

二十三年

1 春，正月，吉邈等率其党千余人，夜攻王必，烧其门，射必中肩，帐下督扶必奔南城[1]。会天明，邈等众溃，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共讨斩之。

2 三月，有星孛于东方。

3 曹洪将击吴兰，张飞屯固山[2]，声言欲断军后，众议狐疑。骑都尉曹休曰："贼实断道者，当伏兵潜行；今乃先张声势，此其不能，明矣。宜及其未集，促击兰，兰破，飞自走矣。"洪从之，进，击破兰，斩之。三月，张飞、马超走。休，魏王族子也。

4 夏，四月，代郡、上谷乌桓无臣氐等反。先是，魏王操召代郡太守裴潜为丞相理曹掾，操美潜治代之功，潜曰："潜于百姓虽宽，于诸胡为峻。今继者必以潜为治过严而事加宽惠。彼素骄恣，过宽必弛；既弛，将摄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势料之，代必复叛。"于是操深悔还潜之速。后数十日，三单于反问果至[3]。操以其子鄢陵侯彰行骁骑将军，使讨之。彰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操戒彰曰："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

5 刘备屯阳平关[4]，夏侯渊、张郃、徐晃等与之相拒。备遣其将陈式等绝马鸣阁道[5]，徐晃击破之。张郃屯广石，备攻之不能克，急书发益州兵。诸葛亮以问从事犍为杨洪，洪曰："汉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发兵何疑。"时法正从备北行，亮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使即真。

初,犍为太守李严辟洪为功曹,严未去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举门下书佐何祗有才策⑥,洪尚在蜀郡,而祗已为广汉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秋,七月,魏王操自将击刘备;九月,至长安。

6 曹彰击代郡乌桓,身自搏战,铠中数箭,意气益厉;乘胜逐北,至桑干之北⑦,大破之,斩首、获生以千数。时鲜卑大人轲比能将数万骑观望强弱⑧,见彰力战,所向皆破,乃请服,北方悉平。

7 南阳吏民苦徭役⑨,冬,十月,宛守将侯音反。南阳太守东里袤与功曹应余进窜得出;音遣骑追之,飞矢交流,余以身蔽袤,被七创而死,音骑执袤以归。时征南将军曹仁屯樊以镇荆州,魏王操命仁还讨音。功曹宗子卿说音曰:"足下顺民心,举大事,远近莫不望风⑩,然执郡将,逆而无益,何不遣之!"音从之。子卿因夜逾城从太守收余民围音,会曹仁军至,共攻之。

【注释】

①南城:在今河南许昌。

②固山:在下辨县附近。

③三单于:指乌桓部落三单于:普庐单于、无臣氐单于、另一单于名字不详。 问:音信。

④阳平关:在今陕西勉县西。

⑤马鸣阁:在今四川昭化县境。

⑥门下书佐:胡注:"汉制,郡阁下及诸曹各有书佐,干(主管)文书。"

⑦桑干:桑干河,永定河的上游。

⑧轲比能:鲜卑族一个旁支小部落的首领。他以勇健、公正,被众推举为

大人。

⑨南阳吏民苦徭役：指苦于供给曹仁的部队。

⑩望风：人的行为影响波及远方，有类于因风传送。因谓自远处瞻望其人为“望风”。

【译文】

二十三年（戊戌，公元218年）

1 春，正月，吉邈等率领他的党羽一千多人，夜里攻打王必，烧毁他的营门，射中他的肩膀，帐下督扶着他逃奔南城。适逢天亮，吉邈等部众崩溃，于是王必和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又共同讨伐吉邈，并杀了他。

2 三月，有慧星出现在东方。

3 曹洪准备攻击吴兰，张飞驻在固山，声称要截断曹洪军队的退路，众人商讨时感到怀疑。骑都尉曹休说：“敌贼确实想截断我退路的话，应当藏匿兵马，隐蔽行军，现在却事先宣扬声张，说明他们不会这样做，是很明显的。应该乘敌人没有集结时，赶紧进击吴兰，吴兰被打败，张飞自然就会撤走。”曹洪听从了这个建议，进军，击败吴兰，杀了他。三月，张飞、马超撤走。曹休，是魏王的族子。

4 夏，四月，代郡、上谷郡的乌桓部落无臣氐等反叛。这以前，魏王曹操征召代郡太守裴潜为丞相理曹掾，曹操很满意裴潜治理代郡的功绩，裴潜说：“我对待百姓虽宽厚，对待胡人却严厉。如今我的后继者一定会因为我治理过严而施加恩惠，他们一向骄横放纵，过于宽松势必引起放纵，放纵后再绳之以法，这样怨恨叛乱就由此产生了。根据这种情形判断，代郡一定会再次叛乱。”这时曹操很后悔这么快召回了裴潜。几十天过后，三单于反叛的消息果真传到。曹操任命他的儿子鄢陵侯曹彰代理骁骑将军，派他征讨三单于。曹彰自小善长射骑，臂力过人。曹操告诫曹彰说：“在家里是父子，出任后就是君臣了，举止要按王法行事，你要记住这些！”

5 刘备驻军阳平关，夏侯渊、张郃、徐晃等与刘备相对抗。刘备派他的部将陈式等切断马鸣阁道，徐晃击败陈式。张郃驻军广石，刘备攻打不下，火速传令征发益州的军队。诸葛亮就此事征询从事犍为人杨洪，杨洪说："汉中，是益州的咽喉，存亡的关键，如果没有汉中，那么就没有蜀地了。这是在家门口的祸患，发兵有什么可迟疑的。"当时法正跟随刘备北征，诸葛亮于是上表推举杨洪兼任蜀郡太守；杨洪把许多事情妥善处理后，就被正式任命为蜀郡太守。

起初，犍为太守李严征召杨洪为功曹，李严没有离开犍为郡，而杨洪已被任为蜀郡太守。杨洪推举的门下书佐何祗有才能和谋略，杨洪还在蜀郡时，而许祗已被任为广汉太守。所以益州人都佩服诸葛亮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

秋，七月，魏王曹操亲自率兵攻击刘备；九月，到达长安。

6 曹彰攻击代郡的乌桓部落，亲自上阵搏击战斗，铠甲被射中几箭，斗志更加高昂，乘胜向北追赶，到达桑干以北，大败敌军，斩首、生擒，数以千计。当时鲜卑族首领轲比能率几万骑兵观望双方的强弱情形，看到曹彰奋力作战，所向披靡，于是请求归降，北方完全平定。

7 南阳的官民饱受徭役之苦，冬，十月，宛城守将侯音造反。南阳太守东里袤和功曹应余逃窜出来；侯音派骑兵追他，飞箭交织，应余用身体掩护东里袤，受伤七处而死，侯音的骑兵捉住东里袤带回。此时征南将军曹仁驻军樊城，来压制荆州，魏王曹操命令曹仁回去讨伐侯音。功曹宗子卿劝侯音说："您顺应民心，兴起大事，远近无不翘首而望；然而捕捉郡中将领，与理相背，没有好处，为什么不放了他？"侯音听从了。宗子卿趁着黑夜翻越城墙跟随太守收集余众包围侯音，适逢曹仁的军队到，一齐攻打侯音。

二十四年

1 春，正月，曹仁屠宛，斩侯音，复屯樊。

2 初，夏侯渊战虽数胜，魏王操常戒之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及渊与刘备相拒逾年，备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营于定军山①。渊引兵争之。法正曰："可击矣。"备使讨虏将军黄忠乘高鼓噪攻之②，渊军大败，斩渊及益州刺史赵颙。张郃引兵还阳平。是时新失元帅，军中扰扰，不知所为。督军杜袭与渊司马太原郭淮收敛散卒，号令诸军曰："张将军国家名将，刘备所惮；今日事急，非张将军不能安也。"遂权宜推郃为军主③。郃出，勒兵按陈④，诸将皆受郃节度，众心乃定。明日，备欲渡汉水来攻；诸将以众寡不敌，欲依水为陈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敌，非算也。不如远水为陈，引而致之，半济而后击之，备可破也。"既陈，备疑，不渡。淮遂坚守，示无还心。以状闻于魏王操，操善之，遣使假郃节，复以淮为司马。

3 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4 三月，魏王操自长安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⑤。刘备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乃敛众拒险，终不交锋。操运米北山下，黄忠引兵欲取之，过期不还。翊军将军赵云将数十骑出营视之，值操扬兵大出，云猝与相遇，遂前突其陈，且斗且却。魏兵散而复合，追至营下，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魏兵疑云有伏，引去；云雷鼓震天，惟以劲弩于后射魏兵。魏兵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

中死者甚多。备明旦自来,至云营,视昨战处,曰:"子龙一身都为胆也[6]!"

操与备相守积月,魏军士多亡。夏,五月,操悉引出汉中诸军还长安,刘备遂有汉中。

操恐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逼关中[7],问雍州刺史张既,既曰:"可劝使北出就谷以避贼,前至者厚其宠赏,则先者知利,后必慕之。"操从之,使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8]。

5 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麴演等[9],各据其郡,自号将军,更相攻击。俊遣使送母及子诣魏王操为质以求助。操问张既,既曰:"俊等外假国威,内生傲悖,计定势足,后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两存而斗之,犹卞庄子之刺虎,坐收其敝也[10]。"王曰:"善!"岁余,鸾遂杀俊,武威王秘又杀鸾。

6 刘备遣宜都太守扶风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11],杀房陵太守蒯祺。又遣养子副军中郎将刘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攻上庸[12],上庸太守申耽举郡降。备加耽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以耽弟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13]。

【注释】

①定军山:在今陕西勉县东南。

②鼓噪:擂鼓和呐喊。

③权宜:因时因节而变通的办法。

④勒:约束。 按:巡视。

⑤汉中:县名。在今陕西南郑。

⑥子龙一身都为胆也：胡注："言其胆大，能以孤军亢（通"抗"）操大兵。"

⑦武都：县名。在今甘肃成县。

⑧扶风：县名。在今陕西兴平。　天水：县名。在今甘肃甘谷。

⑨西平：在今青海西宁。

⑩卞庄子之刺虎，坐收其敝：据《战国策》载，卞庄子要捕杀老虎，管竖子制止他说，两只老虎正在分食牛，等他们吃完了，必然相互争斗，结果是大的受伤，小的死亡。然后再杀死受伤的，就可一举而获两只老虎了。卞庄子听从他的意见，果然轻易地获取了两只虎。

⑪房陵：县中。在今湖北房县。

⑫上庸：县名。在今湖北竹山。

⑬西城：县名。在今陕西安康。

【译文】

二十四年（己亥，公元219年）

1 春，正月，曹仁在宛城进行屠杀，斩了侯音，又回驻樊城。

2 起初，夏侯渊作战虽屡屡获胜，魏王曹操常常告诫他说："作为一个将领应当有害怕和示弱的时候，不能只是仗着勇猛。将领当然以勇猛为根本，但行动时要用智慧和计谋，仅知道凭着勇猛，只能去对付一个人而已。"等到夏侯渊与刘备相持一年多，刘备从阳平向南渡过沔水，沿着山麓向前稍稍推进，在定军山扎营。夏侯渊就率兵来争夺。法正说："可以攻击了。"刘备派讨虏将军黄忠登高擂响战鼓，呐喊着出击，夏侯渊的军队大败，杀了夏侯渊和益州刺史赵颙。张郃率兵退回阳平。这时曹军刚刚失去统帅，军中混乱，不知所措。督军杜袭和夏侯渊的司马太原人郭淮集合散兵，号令各军："张将军是国家名将，为刘备所畏惧；如今情况危急，没有张将军就不能转危为安。"于是暂且推举张郃为全军统帅。张郃出来主持军务，约束兵马，巡视军阵，众将领都接受张郃统辖，军心才安定下来。第二天，刘备想渡过汉水来攻打；众将领认为寡不敌众，想依靠汉水设阵抗拒刘备。郭淮说："这是示弱并且不能挫败敌人，不是

好的计策，不如远离汉水设阵，吸引敌人过来，等他们刚渡一半时，然后攻击他们，刘备就会被打败了。"摆设军阵后，刘备起了疑心，不渡。郭淮就坚守阵地，表明没有回去的意思。把这里的情况报告魏主曹操，曹操赞赏这种办法，派使者送给张郃符节，仍任命郭淮为司马。

3 二月，三十晦日，日食。

4 三月，魏王曹操从长安穿越斜谷，派兵扼守沿途险要，兵临汉中。刘备说："曹公虽然前来，也不能有所作为，我一定占有汉川了。"于是聚集部队据守险要，始终不交战。曹操运米到北山下，黄忠想率兵截取，超过了期限没有回来，翊军将军赵云率几十名骑兵出营查看，正值曹操大军出动，赵云突然与曹军相遇，于是向前突击曹军队伍，且战且退。曹军被冲散后又会合起来，追赶到军营下，赵云进营后，反而打开大门，偃旗息鼓。曹军怀疑赵云有埋伏，率兵离去；赵云命令擂响战鼓，鼓声震天，只用强弩在后面射击曹军。曹军大惊，自相践踏，掉进汉水中淹死的很多。刘备第二天清晨亲自来到赵云的军营，巡视昨日的战场，说："子龙一身都是胆啊！"

曹操与刘备相持一个月，曹军士兵逃亡很多。夏，五月，曹操率全部来汉中的军队，返回长安，刘备终于占有汉中。

曹操怕刘备向北攻取武都氐，以此来威逼关中，询问雍州刺史张既，张既说："可劝说氐人向北迁徙到有粮的地区，来避开敌贼，前来的厚加宠爱奖赏，那么先来的知道有利可图，其余的一定会羡慕跟随。"曹操采纳了这个建议，派张既到武都，迁移五万多户氐人到扶风、天水接界处定居。

5 武威人颜俊、张掖人和鸾、酒泉人黄华、西平人麴演等，各自占据本郡，自称将军，相互攻击。颜俊派使者送母亲和儿子到魏王曹操那里作为人质，以此来请求援助。曹操询问张既，张既说："颜俊等外借国威，在内骄傲悖乱，等到计谋得逞，势力充足，然后立刻反叛了。如今正在从事安定蜀地，应该暂且让他们两边并存，相互斗

杀，就像卞庄子杀虎那样，坐收两败俱伤之利。"魏王说："好！"一年多后，和鸾终于杀了颜俊，武威人王秘又杀了和鸾。

6 刘备派宜都太守扶风人孟达从秭归向北攻打房陵，杀死房陵太守蒯祺。又派养子副军中郎将刘封从汉中顺沔水而下，统帅孟达的军队，与孟达合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举郡投降。刘备提拔申耽为征北将军，兼任上庸太守，任命申耽的弟弟申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

7 秋，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设坛场于沔阳[1]，陈兵列众，群臣陪位，读奏讫，乃拜受玺绶，御王冠。因驿拜章，上还所假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立子禅为王太子。拔牙门将军义阳魏延为镇远将军[2]，领汉中太守，以镇汉川。备还治成都，以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3]，余皆进位有差。

遣益州前部司马犍为费诗即授关羽印绶，羽闻黄忠位与己并，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诗谓羽曰："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韩亡命后至；论其班列，韩最居上[4]，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中王以一时之功隆崇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5]！且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谓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

此举动，恐有后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8 诏以魏王操夫人卞氏为王后。

9 孙权攻合肥。时诸州兵戍淮南。扬州刺史温恢谓兖州刺史裴潜曰："此间虽有贼，然不足忧。今水潦方生[6]，而子孝县军[7]，无有远备，关羽骁猾，政恐征南有变耳。"已而关羽果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将军傅[衍]士仁守公安，羽自率众攻曹仁于樊。仁使左将军于禁、立义将军庞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8]，汉水溢，平地数丈，于禁等七军皆没。禁与诸将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穷迫，遂降。庞德在堤上，被甲持弓，箭不虚发，自平旦力战，至日过中，羽攻益急；矢尽，短兵接，德战益怒[9]，气愈壮，而水浸盛，吏士尽降。德乘小船欲还仁营，水盛船覆，失弓矢，独抱船覆水中，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谓曰："卿兄在汉中[10]，我欲以卿为将，不早降何为！"德骂羽曰："竖子，何谓降也！魏王带甲百万，威振天下；汝刘备庸才耳，岂能敌邪！我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羽杀之。魏王操闻之曰："吾知于禁三十年[11]，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及庞德邪！"封德二子为列侯。

羽急攻樊城，城得水，往往崩坏，众皆恟惧。或谓曹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围未合，乘轻船夜走。"汝南太守满宠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下[12]，自许以南，百姓扰扰，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掎其后耳[13]。今若遁去，洪河以南[14]，非复国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马与军人盟誓，同心固守。城中人

马才数千人，城不没者数板[15]。羽乘船临城，立围数重，外内断绝。羽又遣别将围将军吕常于襄阳。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皆降于羽[16]。

10 初，沛国魏讽有惑众才，倾动邺都，魏相国钟繇辟以为西曹掾。荥阳任览，与讽友善；同郡郑袤，泰之子也，每谓览曰："讽奸雄，终必为乱。"九月，讽潜结徒党，与长乐尉陈祎谋袭邺；未及期，祎惧而告之。太子丕诛讽，连坐死者数千人，钟繇坐免官。

【注释】

①坛场：筑在广场中的高台。　沔阳：在今陕西勉县西南。

②义阳：在今河南信阳。

③黄忠为后将军：胡注，前、后、左、右将军皆汉官。

④韩最居上：胡注："谓陈平、韩信自楚而来，韩信王而萧（萧何）、曹（曹参）侯，故曰韩最居上。"

⑤宁当与君侯齐乎：胡注："言备以一时使忠与羽班（地位平列），而意之轻重则不在此。曹操尝表羽为汉寿亭侯，故称之为君侯。"

⑥水潦（lào 涝）：积水，流水。潦，通"涝"。

⑦子孝：曹仁字。

⑧大霖雨：连绵的大雨。

⑨怒：奋勇。

⑩卿兄在汉中：此时庞德的堂兄庞柔在蜀任职。

⑪知：认识。

⑫郏（jiá 夹）下：县名。在今河南郏县。

⑬掎（jǐ 己）：拉住，拖住。

⑭洪河：即黄河。洪，大。

⑮板：城高二尺为一板。

⑯南乡：在今河南淅川。

【译文】

7 秋,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在沔阳设立坛场,军队排列成阵,群臣前后陪从,宣读完奏章,就敬受印玺绶带,戴上王冠。由驿使呈上奏章,归还以前授予的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立儿子刘禅为王太子。提升牙门将军义阳人魏延为镇远将军,兼领汉中太守,镇守汉川。刘备把治所迁回成都,任命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其余都有不同程度的升迁。

刘备派益州前部司马犍为人费诗去授予关羽印绶,关羽听到黄忠的职位与自己并列,愤怒道:"大丈夫到底不能和老兵平起平坐!"不肯接受任命。费诗对关羽说:"建立王业的人,所任用的不能都一样。从前萧何、曹参跟汉高祖从小交往友好,而陈平、韩信逃亡之后才过来的;论他们的地位排列,韩信最高,没有听说萧、曹因此而埋怨。如今汉中王因为一时的功劳,提拔黄忠,但是他心中的轻重高下,黄忠怎么能与您相等呢?况且汉中王和您犹如一体,同甘共苦,福祸与共;我认为您不应该在心中计较官职名号的高下,爵禄的多少。我仅是一名使者,传达命令的人,您不肯接受任命,我就这样回去,只是为您的这种举动感到惋惜,恐怕您将会后悔。"关羽很受启发,立即接受任命。

8 诏命立魏王曹操的夫人卞氏为王后。

9 孙权攻打合肥,当时各州的兵马驻守淮南。扬州刺史温恢对兖州刺史裴潜说:"此处虽然有匪贼,但不足忧虑。现在大水就要来了,曹仁孤军深入,没有远征的准备,关羽骁勇刁猾,只恐怕征南将军那里有麻烦。"不久关羽果然派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士仁守公安,关羽亲自率部队到樊城攻打曹仁。曹仁派左将军于禁、立义将军庞德等驻守樊城北面。八月,大雨连绵,汉水溢出,平地水深几丈,于禁等七支部队全部被水淹。于禁和众将领登上高地避水,关羽乘坐大船逼近攻打,于禁等穷困被迫,于是投降。庞德在堤上,

穿着铠甲挽着弓箭，箭无虚发，从早上拼力作战，到午后，关羽攻打得更加急迫；箭射完了，短兵相接，庞德愈战愈勇，气势愈战愈高昂，而水势渐渐增大，部下的官兵都投降了。庞德乘坐小船想要回曹仁的军营，大水把船掀翻，弓箭失落，只身在水中抱着翻了的船，被关羽俘获，站着不下跪。关羽对他说："你的哥哥在汉中，我想任命你为将军，为什么不早早投降呢？"庞德大骂关羽："小子，什么是投降！魏王率有甲兵百万，威振天下，你的那个刘备不过是个庸才罢了，那点能敌得住！我宁愿做国家的死鬼，也不做你这个叛贼的将军！"关羽把他杀了。魏王曹操听到消息，说："我认识于禁三十年了，哪里想到在危难面前，反不如庞德呢？"封庞德的两个儿子为列侯。

关羽猛攻樊城，城墙受水浸泡，常常崩塌，众人都惊恐不安。有人对曹仁说："今天的危险，不是我们的力量能够应付的，可趁关羽的包围圈还没有合拢，乘坐轻便的船夜里撤走。"汝南太守满宠说："山水迅疾，我想不会持久。听说关羽派另外的将领已至郏下，从许县往南，百姓混乱骚动，关羽所以不敢再前进，是害怕我军咬住了他的后面。现在如果逃走，黄河往南，不再为国家所有了。您应该留在这里。"曹仁说："好！"于是把白马沉入水中与军人们盟誓，同心坚守。城中的兵马才几千，没有被淹没的城墙只有几尺高。关羽乘船到城下，设立包围圈几道，内外断绝。关羽又派另外的将领到襄阳包围将军吕常。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都向关羽投降。

10 起初，沛国人魏讽有惑众人的才能，轰动邺都，魏相国钟繇征召他，任命为西曹掾。荥阳人任览，跟魏讽友好亲善，同郡人郑袤，是郑泰的儿子，常对任览说："魏讽是个奸雄，终究会作乱。"九月，魏讽暗中纠结党羽，与长乐卫尉陈祎谋划袭击邺都，没有到约定的日期，陈祎因恐惧而告发。太子曹丕杀了魏讽，受株连而被处死的有几千人，钟繇也因此获罪被免除官职。

11 初，丞相主簿杨修与丁仪兄弟谋立曹植为魏嗣，五官将丕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1]，与之谋。修以白魏王操，操未及推验。丕惧，告质，质曰："无害也。"明日，复以簏载绢以入，修复白之，推验，无人；操由是疑焉。其后植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余条，敕门下，"教出，随所问答之"，于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问，始泄。操亦以修袁术之甥，恶之，乃发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2]，收杀之。

12 魏王以杜袭为留府长史，驻关中。关中营帅许攸拥部曲不归附[3]，而有慢言，操大怒，先欲伐之。群臣多谏"宜招怀攸，共讨强敌；"操横刀于膝，作色不听。袭入欲谏，操逆谓之曰："吾计已定，卿勿复言！"袭曰："若殿下计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计非邪，虽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阐乎[4]！"操曰："许攸慢吾，如何可置！"袭曰："殿下谓许攸何如人邪？"操曰："凡人也。"袭曰："夫惟贤知贤，惟圣知圣，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当路而狐狸是先，人将谓殿下避强攻弱；进不为勇，退不为仁。臣闻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5]；万石之钟，不以莛撞起音[6]。今区区之许攸，何足以劳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抚攸，攸即归服。

13 冬，十月，魏王操至洛阳。

14 陆浑民孙狼等作乱[7]，杀县主簿，南附关羽。羽授狼印，给兵，还为寇贼，自许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

魏王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丞相军司马司马懿、西曹属蒋济言于操曰："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8]，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操从之。

初，鲁肃尝劝孙权以曹操尚存，宜且抚辑关羽，与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吕蒙代肃屯陆口，以为羽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密言于权曰："今令征虏守南郡[9]，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10]，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后取羽，何如？"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抚集幽、冀，未暇东顾，余土守兵[11]，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为守也。"权善之。

【注释】

①簏(lù 鹿)：用竹子、柳条或藤条编成的圆形盛器。

②漏泄言教，交关诸侯：胡注："以修预作答教(事先拟订回复教诫的答案)，谓之漏泄；与植往来，谓之交关诸侯。"

③关中营帅许攸：胡注："此又一许攸，非自袁绍来奔之许攸也。"

④阐：开明。

⑤鼷(xī 希):鼠类最小的一种。

⑥莛(tíng 廷):亦作"筵",草茎。

⑦陆浑:县名。在今河南嵩县北。

⑧蹑(niè 聂):追踪。

⑨征虏:孙皎这时为征虏将军。

⑩僵仆:指死。

⑪余:应作"徐"。

【译文】

11 起初,丞相主簿杨修与丁仪兄弟阴谋拥立曹植为魏国的继承人,五官将曹丕忧虑这事,让朝歌县长吴质藏在废旧的筐子里,用车子装来,跟他谋划。杨修将此事上告曹操,曹操没有来得及调查。曹丕恐惧,告诉吴质,吴质说:"没有关系。"第二天,又用筐子装着丝绢进来,杨修又上告曹操,派人调查,没有人;曹操从此怀疑杨修。后来曹植因骄傲放纵被疏远,可是照旧跟杨修交往不断,杨修也不敢自行断绝关系。每当曹植考虑自己有事不妥时,杨修就帮他揣摸曹操的意图,预先作好答案十几条,告诉手下人:"教诫来了,根据所问的问题,作出相应的回答。"于是教诫才出来,答案已送进去;曹操对这么快的反应感到奇怪,查问,事情败露。曹操还因为杨修是袁术的外甥,厌恶他,于是揭露杨修前后泄露教诫,交结诸侯的罪状,收捕并杀了他。

12 魏王曹操任命杜袭为留府长史,驻军关中。关中营帅许攸,拥有部队,不愿归附,而且言语轻狂傲慢,曹操大怒,想先征讨他。群臣大多劝说:"应该招抚许攸,共同讨伐强敌。"曹操把刀横放在膝上,满面怒容,不听。杜袭进来想劝说,曹操反先对他说:"我的计策已定夺,你不要再说了!"杜袭说:"如果殿下的计策是对的,我将帮助殿下完成它;如果殿下的计策不对,即使决定了,也应改正。殿下反先令臣不要进言,怎么对待下属这样不开明呢?"曹操说:"许攸轻蔑我,怎么能放过他!"杜袭说:"殿下认为许攸是什么样的人?"

曹操说："凡人。"杜袭说："只有贤人才了解贤人，圣人才解圣人，平常的人怎么能了解不平常的人呢？如今豺狼当道却先去捕捉狐狸，人们将认为殿下避强攻弱；进攻谈不上勇敢，退让谈不上仁慈。我听说千钧重的强弩，不向小老鼠射击；万石重的大钟，不会被草茎撞响。现在一个区区许攸，怎么值得有劳您的神明英武？"曹操说："好！"于是厚待安抚许攸，许攸立刻归服曹操。

13 冬，十月，魏王曹操到达洛阳。

14 陆浑人孙狼等作乱，杀死县主簿，向南归附关羽。关羽授予孙狼官印，拨给部队，让他回去作寇贼，从许县往南，常常跟关羽遥相呼应，关羽的威望震动华夏。魏王曹操商议迁徙许县都城来避开关羽的锐气，丞相军司马司马懿、西曹属蒋济向曹操进言道："于禁等被洪水淹没，不是作战的失误，对国家大事不足以构成损害。刘备、孙权，表面上亲密，心里却疏远，关羽得势，孙权一定不情愿。可派人劝说孙权牵制关羽的后方，许诺割长江以南册封给孙权，那么樊城之围就会自然解除。"曹操采纳了这个建议。

起初，鲁肃曾经劝说孙权，因为曹操还存在，应该慰抚和好关羽，跟他同心协力对付敌人，不能失去这种关系。等到吕蒙代替鲁肃驻军陆口，认为关羽一向骁勇雄武，有兼并的野心，况且居于国家的上游水域，目前的情形难以持久，于是秘密向孙权进言道："现在命令征虏将军孙皎驻守南郡，潘璋驻白帝，蒋钦率机动部队一万人沿长江上下游弋，奔赴敌人出现的地方，我为国家前去据守襄阳，这样，何必忧虑曹操，何必依赖关羽？而且关羽他们君臣依恃阴谋和武力，反复无常，不可以真心相待。现在关羽之所以不能东进，是由于您圣明，我等还存在。现在不在强盛的时候对付他，一旦我们去了，想再诉诸武力，还有可能吗？"孙权说："如今我想先攻取徐州，然后攻取关羽，怎么样？"吕蒙回答说："现在曹操远在黄河以北，慰抚安定幽州、冀州，没有余力顾及东面，徐州的守兵，听说少得微不足道，前往自然可以攻克。然而它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正是

骁勇的骑兵驰骋的地方，您今天攻取了徐州，曹操十天后一定会来争夺，虽用七八万人防守，仍然让人担忧。不如攻取关羽，占据整个长江，势力壮大，容易防守。"孙权十分赞同这个建议。

权尝为其子求昏于羽，羽骂其使，不许昏；权由是怒。及羽攻樊，吕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1]，阴与图计。蒙下至芜湖，定威校尉陆逊谓蒙曰："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当可忧也？"蒙曰："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逊曰："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2]，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见至尊，宜好为计。"蒙曰："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也。"蒙至都，权问："谁可代卿者？"蒙对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也。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权乃召逊，拜偏将军、右部督，以代蒙。逊至陆口，为书与羽，称其功美，深自谦抑，为尽忠自托之意。羽意大安，无复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逊具启形状，陈其可禽之要。

羽得于禁等人马数万，粮食乏绝，擅取权湘关米[3]；权

闻之，遂发兵袭羽。权欲令征虏将军孙皎与吕蒙为左右部大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虏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督兵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此目前之戒也。"权寤，谢蒙曰："以卿为大督，命皎为后继可也。"

魏王操之出汉中也，使平寇将军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及于禁陷没，晃前至阳陵陂。关羽遣兵屯偃城[4]，晃既到，诡道作都堑[5]，示欲截其后，羽兵烧屯走。晃得偃城，连营稍前。操使赵俨以议郎参曹仁军事，与徐晃俱前，余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围，而诸将呼责晃，促救仁。俨谓诸将曰："今贼围素固，水潦犹盛，我徒卒单少，而仁隔绝，不得同力，此举适所以敝内外耳。当今不若前军逼围，遣谍通仁，使知外救，以励将士。计北军不过十日，尚足坚守，然后表里俱发，破贼必矣。如有缓救之戮，余为诸君当之。"诸将皆喜。晃营距羽围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飞书与仁，消息数通。

孙权为笺与魏王操，请以讨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备。操问群臣，群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军事尚权，期于合宜。宜应权以密，而内露之。羽闻权上，若还自护，围则速解，便获其利。可使两贼相对衔持，坐待其敝。秘而不露，使权得志，非计之上。又，围中将吏不知有救，计粮怖惧，恍有他意，为难不小。露之为便。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6]，必不速退。"操曰："善！"即敕徐晃以权书射著围里及羽屯中，围里闻之，志气百倍；羽果犹豫不能去。

【注释】

①露檄:胡注:"欲使羽知之。"

②轹(日历):欺凌。

③湘关:胡注:"吴与蜀分荆州,以湘水为界,故置关。"

④偃城:在今湖北襄樊北。

⑤诡道作都堑:胡注:"诡道(小路)出偃城之后,通(全部,都)为长堑,故曰都堑。"

⑥二城:指江陵、公安。

【译文】

孙权曾经为自己的儿子向关羽求婚,关羽骂孙权的使者,不答应通婚。孙权因此愤怒。等到关羽进攻樊城,吕蒙上疏说:"关羽征讨樊城,却留下许多防守的部队,一定害怕我攻打他的后方。我经常生病,请求分领一部分部队回到建业,以治病为名,关羽听到这一消息,一定撤走防守部队,全部奔赴襄阳。我们的大军乘船沿长江昼夜奔向上游,袭击关羽空虚的后方,这样就可以攻下南郡捉拿关羽了。"于是声称病重。孙权就用不检封的檄书召令吕蒙回去,暗中与他谋划。吕蒙顺江而下到芜湖,定威校尉陆逊对吕蒙说:"关羽与你接邻,为什么远远地下来,难道往后就不忧虑了?"吕蒙说:"的确如你所说,但是我病得实在太重了。"陆逊说:"关羽自以为骁勇气盛,欺压他人,刚有大功,骄傲自大,得志猖狂,只知专心北进,对我们不加怀疑,听说您生病,一定更加不设防备,现在出其不意,自然可以擒拿制服他。回去见到至尊,应该好好地谋划大计。"吕蒙说:"关羽向来勇猛,既难与他为敌,又已占据荆州,恩德、信义广播,加上已取得大胜,胆量和势力更加壮大,不容易对付了。"吕蒙到都城,孙权问:"谁能代替你?"吕蒙回答说:"陆逊思虑深远,才能可以担当重任,观察他的谋略,终究可以委以大任;而且没有名声,不被关羽忌讳,没有人能超过他了。如果任用他,应当要他外表上隐藏自己的意图,心中洞察形势,寻找便利的时机,然后就可以取

得成功。”孙权于是召回陆逊，任命他为偏将军、右部督，用来代替吕蒙。陆逊到陆口，写信给关羽，称颂他的功劳美德，显得十分谦卑，表明要竭尽忠心，自求托付的意思。关羽心中大为安定，不再有所疑惑，逐渐抽出兵马奔赴樊城。陆逊将这些情报完全上奏孙权，陈述可以擒获关羽的关键所在。

关羽接纳于禁等几万人马，粮食断绝，擅自取用孙权的湘关米粮，孙权听说后，就派出军队袭击关羽，孙权想任命征虏将军孙皎和吕蒙为左、右部大督，吕蒙说：“如果至尊认为征虏将军能够胜任，应该只任用他；认为我能够胜任，就只用我。从前周瑜、程普被任命为左、右部督，统兵攻打江陵，虽然事情由周瑜决断，但程普仗着他长期带兵，况且都是部督，因此彼此不和睦，几乎坏了国家大事，这正是目前要引以为戒的。”孙权领悟，向吕蒙道歉说：“任命你为大督，命孙皎作后援行了。”

魏王曹操出兵汉中，派平寇将军徐晃驻守宛城以辅助曹仁。等到于禁覆没，徐晃进军到阳陵坡，关羽派军队驻扎偃城，徐晃到后，在小路上挖掘壕沟，表明想截断他们的后路，关羽的部队烧了军营撤走。徐晃得到偃城，连结军营，稍稍向前推进。曹操派赵俨以议郎的身分参与曹仁的军事，和徐晃一道前进，其余的救兵没有赶到；徐晃所统领的部队不足以解围，众将领呵责徐晃，督促他去救援曹仁。赵俨对众将领说：“现在敌贼包围本已牢固，洪水还很大，我们兵力单薄，而又与曹仁隔绝，无法齐心同力，这样行动的话，将使内外都会遭受挫败。现在不如进军紧逼敌人的包围圈，派遣间谍通知曹仁，让他得知外有援兵，以此来勉励将士。估计他们被围困不过十天，还可以坚守，然后内外一起发动攻击，一定能打破敌贼。如果有救援迟缓的罪责，我为诸位承担。”众将领都很高兴。徐晃在距关羽包围圈三丈远的地方扎营，挖地道和用飞箭传书给曹仁，屡屡互通消息。

孙权上奏笺给魏王曹操，请求讨伐关羽为曹操效力，并要求不

走漏风声，使关羽有所防备。曹操征询群臣意见，群臣都说应该保密。董昭说："统兵打仗，贵在权术，以期能得到最好的结果。应向孙权许诺为他保密，但暗中把消息透露出去。关羽听到孙权上书的内容，如果回兵自卫，那么樊城之围迅速消解，我们就获得了好处。可以让两贼相互对峙牵制，坐观其败。如果保密不泄露，使孙权得以成功，这不是上策。又，被围困中的将士不知道可以得救，估算着军粮短缺，心中便惶恐不安。如果有什么不良的想法，造成的灾难就不小了。还是泄露的好。况且关羽这个人，强悍凶猛，自仗着两城防守牢固，一定不会迅速撤退。"曹操说："妙"。立刻命令徐晃把孙权的奏书用箭射到被围的城里和关羽的军营中，被围的城里得知，士气高昂，信心百倍；关羽果真犹豫，但不愿离去。

魏王操自雒阳南救曹仁，群下皆谓："王不亟行，今败矣。"侍中桓阶独曰："大王以仁等为足以料事势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遗力邪[1]？"曰："不然。""然则何为自往？"曰："吾恐虏众多，而徐晃等势不便耳。"阶曰："今仁等处重围之中，而守死无贰者，诚以大王远为之势也。夫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内怀死争，外有强救，大王按六军以示余力，何忧于败而欲自往？"操善其言，乃驻军摩陂[2]，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

关羽围头有屯，又别屯四冢，晃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欲坏，自将步骑五千出战；晃击之，退走。羽围堑鹿角十重，晃追羽，与俱入围中，破之，傅方、胡修皆死，羽遂撤围退，然舟船犹据沔水[3]，襄阳隔绝不通。

吕蒙至寻阳[4]，尽伏其精兵艨艟中[5]，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糜芳，士仁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及，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惧。于是蒙令故骑都尉虞翻为书说仁，为陈成败，仁得书即降。翻谓蒙曰："此谲兵也，当将仁行，留兵备城。"遂将仁至南郡。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芳遂开门出降。蒙入江陵，释于禁之囚，得关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之，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与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公，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蒙且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

关羽闻南郡破，即走南还。曹仁会诸将议，咸曰："今因羽危惧，可追禽也。"赵俨曰："权邀羽连兵之难[6]，欲掩制其后，顾羽还救，恐我乘其两疲，故顺辞求效，乘衅因变以观利钝耳。今羽已孤进[7]，更宜存之以为权害。若深入追北，权则改虞于彼[8]，将生患于我矣，王必以此为深虑。"仁乃解严[9]。魏王操闻羽走，恐诸将追之，果疾敕仁如俨所策。

关羽数使人与吕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

会权至江陵，荆州将吏悉皆归附；独治中从事武陵潘

浚称疾不见，权遣人以床就家舆致之，浚伏面著床席不起，涕泣交横，哀哽不能自胜。权呼其字与语，慰谕恳恻，使亲近以手巾拭其面。浚起，下地拜谢，即以为治中，荆州军事，一以咨之。武陵部从事樊伷诱导诸夷，图以武陵附汉中王备。外白差督督万人往讨之，权不听；特召问浚，浚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伷。"权曰："卿何以轻之？"浚曰："伷是南阳旧姓[10]，颇能弄唇吻，而实无才略。臣所以知之者，伷昔尝为州人设馔，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余自起，此亦侏儒观一节之验也。"权大笑，即遣浚将五千人往，果斩平之。权以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以陆逊领宜都太守。

十一月，汉中王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于逊。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击蜀将詹晏等及秭归大姓拥兵者，皆破降之，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权以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屯夷陵[11]，守峡口[12]。

关羽自知孤穷，乃西保麦城[13]。孙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才十余骑。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于章乡[14]，斩之，遂定荆州。

【注释】

①二人：即曹仁、吕常。

②摩陂：水名。在今河南郏县东南。

③沔水：汉水。

④寻阳：在今湖北黄梅。

⑤艨(gōu 勾)艟：船名。

⑥邀：胡注："当作徼，徼幸也。"

⑦孤进：胡注："言羽失去根本，而势孤奔进也(逃奔)。"

⑧虞：防。

⑨解严：解除警戒。

⑩旧姓：南阳的樊姓，与光武帝的母亲同宗，所以称为旧姓。

⑪夷陵：在今湖北宜昌。

⑫峡口：即西陵峡。

⑬麦城：在今湖北当阳东。

⑭章乡：在今湖北当阳东北。

【译文】

魏王曹操从雒阳南下救曹仁，群臣都认为："王不立即行动，就要失败了。"只有侍中桓阶说："大王认为曹仁等能完全判断时势不？"曹操说："能。"桓阶说："大王害怕他两人会放弃努力吗？"曹操说："不是的。"桓阶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亲自前往？"曹操说："我怕敌贼兵多，而徐晃等形势不利。"桓阶说："如今曹仁等处在重围之中，却死守没有二心的缘故，实在是因为大王在远处作为声势。处于万死之地，一定有拼死抗争的决心。内抱有拼死抗争的决心，外有强大的救援，大王止住六军不发，以显示还有余力，何必担忧失败而想亲自前往呢？"曹操赞同桓阶的话，于是驻军摩陂，前后派殷署、朱盖等共十二营军队到徐晃那里。

关羽在围头有军营，在四冢也有军营，徐晃就扬言要进攻围头军营却偷偷去进攻四冢。关羽看到四冢将被攻克，亲自率步兵骑兵五千出营作战。徐晃攻打关羽，关羽退走。关羽围着战壕安置了十层鹿角，徐晃追击关羽，与关羽一起进了包围圈中，击败关羽，傅方、胡修都死了，关羽于是撤围退走，但是船队仍然占据着沔水，与襄阳隔绝不通。

吕蒙到达寻阳，把精兵全部埋伏在艨艟船中，让百姓摇橹，官兵穿着商人的衣服，昼夜兼程，关羽安置驻扎在江边的岗哨，全部被收捕，因此关羽一无所知。糜芳、士仁向来怨恨关羽轻视自己，关羽出兵时，糜芳、士仁没有把全部军用物资运送到，关羽说："回来，要惩治他们。"糜芳、士仁都很恐惧。于是吕蒙命令前骑都尉虞翻写信游说士仁，为他陈述成败得失，士仁得到信就投降了。虞翻对吕蒙说："这是凭诡计用兵，应当带士仁同行，留下部队守城。"于是带士仁到南郡。糜芳守城，吕蒙让士仁站出来给他看，糜芳就打开城门投降。吕蒙进入江陵，把于禁从牢里释放出来，获得关羽及其将士的家属，都给予慰抚，下令约束全军："不得骚扰居民，索取财物。"吕蒙身边的一个士兵，跟吕蒙是同郡人，拿了平民家里的一顶斗笠，用它来遮蔽公家的铠甲，铠甲虽是公物，吕蒙仍认为触犯了军令，不可因乡亲的缘故而破坏法令，于是流着眼泪杀了他。从此全军震骇，道不拾遗。吕蒙早晚派亲信去抚恤老人，问他们差什么，给有病的人治疗，给饥寒的人送衣送粮。关羽官府中的所藏财宝，都封闭起来，等待孙权来处理。

关羽听到南郡被攻破，立即向南撤退。曹仁召集众将领商议，都说："现在趁关羽危急恐惧，可追击擒拿他了。"赵俨说："孙权想侥幸地在关羽与我交战的时候，出其不意地控制他的后方，见关羽回去救援，害怕我利用他们两败俱伤，所以言语谦顺，表示愿为我效力，无非是乘机利用事变来牟取利益罢了。现在关羽已失去根本，孤军逃奔，更应让他保存下去，作为孙权的害敌，如果穷追败敌，孙权就不再防备关羽，而将成为我们的祸患了，魏王一定对此会有深思熟虑的。"曹仁解除警备，不追击关羽。魏王曹操听说关羽逃奔，害怕众将领追击，果然急令曹仁不追，一如赵俨的计策。

关羽几次派人与吕蒙联系，吕蒙总是盛情地接待关羽的使者，让他走遍全城，到关羽部下的家中，一户一户的问候，有的家属还

亲自写信告诉家人。关羽的使者回去，将士们私下来询问，都得知家中平安，发现家中受到的待遇超过了平时，因此关羽的将士无心交战。

适逢孙权到达江陵，荆州的文武官员全部归附，只有治中从事武陵人潘浚称病不见，孙权派人带着床到家里把他抬来，潘浚仆伏在床上不起，涕泪纵横，悲哀哽咽不能自己。孙权用他的字称呼他，与他交谈，慰抚解说，言辞诚恳，深情感人，孙权让亲信用手巾为他擦脸。潘浚起身，下地拜谢，孙权立刻任命他为治中，荆州的军事，一一向他咨询。武陵部从事樊伷引诱各少数民族，试图使武陵归附汉中王刘备。外有人报告孙权，要求派将领率一万人去征讨樊伷，孙权不听从；特地召来潘浚征询，潘浚回答说："派五千兵去，完全可以擒获樊伷。"孙权说："你为什么这样轻视他？"潘浚说："樊伷是南阳的世族之后，很能耍嘴皮，而实际上没有才略。我之所以了解他，是樊伷从前曾为州中人设宴，等到中午，没有食物，十多人只得起身离去，这就好比看株儒演戏，只看一节便明了他的部全伎俩。"孙权大笑，便派潘浚率五千人前往，果真杀了樊伷，平定了叛乱。孙权任命吕蒙为南郡太守，册封为孱陵侯，赏赐一亿钱，黄金五百斤；任命陆逊兼任宜都太守。

十一月，汉中王刘备所设置的宜都太守樊友弃都逃走，各城的长官以及少数民族的首领都向陆逊投降。陆逊请求用金、银、铜印授予新归附的官员，并进击蜀将詹晏等和秭归拥有军队的豪族大姓，他们都被击败而投降陆逊，先后被斩杀、俘获、招降的，总计几万人。孙权任命陆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为娄侯，驻在夷陵，守卫峡口。

关羽自知孤立无援，就向西守卫麦城。孙权派使者诱降，关羽假装投降，在城墙上树立旗帜，扎假人，乘机逃走，士兵全都解散，身边才有十几名骑兵。孙权事先派朱然、潘璋切断关羽的去路。十二月，潘璋的司马马忠在章乡俘获关羽及其儿子关平，杀了他们，

于是平定了荆州。

初,偏将军吴郡全琮上疏陈关羽可取之计,权恐事泄,寝而不答;及已禽羽,权置酒公安,顾谓琮曰:"君前陈比,孤虽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于是封琮阳华亭侯。权复以刘璋为益州牧,驻秭归,未几,璋卒。

吕蒙未及受封而疾发,权迎置于所馆之侧,所以治护者万方。时有加针,权为之惨戚。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不然则咄嗟[1],夜不能寐。病中瘳,为下赦令,群臣毕贺,已而,竟卒,年四十二。权哀痛殊甚,为置守冢三百家。

权后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蒙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寡俦[2]。子敬因公瑾致达于孤,孤与宴语[3],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张子布、秦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4],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常以比方邓禹也。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

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5]，路无拾遗，其法亦美亦。”

孙权与于禁乘马并行，虞翻呵禁曰：“汝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抗鞭欲击禁，权呵止之。

15 孙权之称藩也，魏王操召张辽等诸军悉还救樊，未至而围解。徐晃振旅还摩陂，操迎晃七里，置酒大会；王举酒谓晃曰：“全樊、襄阳，将军之功也。”亦厚赐桓阶，以为尚书。操嫌荆州残民及其屯田在汉川者，皆欲徙之。司马懿曰：“荆楚轻脆易动，关羽新破，诸为恶者，藏窜观望，徙其善者，既伤其意，将令去者不敢复还。”操曰：“是也。”是后诸亡者悉还出。

16 魏王操表孙权为票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6]。权遣校尉梁寓入贡，又遣朱光等归，上书称臣于操，称说天命。操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侍中陈群等皆曰：“汉祚已终，非适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正大位，复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7]。”

【注释】

①咄嗟(jiè 借)：叹息声。

②邈：远。

③宴语：闲谈。

④驳言：异议。

⑤废负：因废职而负罪的人。

⑥南昌:县名。在今江西南昌南部。

⑦吾为周文王矣:此指曹操想效法周文王,周文王当时占据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但仍臣服殷商,这情形与此时的曹操有相同之处。

【译文】

起初,偏将军吴郡人全琮,上奏疏陈述可以获取关羽的计策,孙权害怕事情泄露,置之不答;等已擒到关羽,孙权在公安设宴,看着全琮说:"你先前提出此议,我虽然没有答复,但今天的胜利,也有你的功劳。"于是册封全琮为阳华亭侯。孙权又任命刘璋为益州牧,驻在秭归,不久,刘璋去世。

吕蒙没来得及接受封赏就旧病发作,孙权把他接来安置在自己住的宾馆旁,用各种方法给他治疗、护理,时常给他针灸,孙权为他悲痛忧戚。想常去看望他的病情,又恐怕劳累了他,于是固定在壁上穿个洞探视,看到他能稍稍吃点东西,就高兴地回顾左右,不然就唉声叹息,彻底难眠。病好了一半,孙权就为此下赦免令,群臣都来庆贺,不久,终于去世,年仅四十二岁。孙权悲痛异常,为吕蒙设置三百户守护墓地。

孙权后来与陆逊谈论周瑜、鲁肃和吕蒙时说:"周公瑾雄健刚烈,胆识过人,终于打败曹操,占据荆州,他实在太高远了,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鲁子敬是通过周公瑾推荐给我的,我与他闲谈,便涉及到建立帝王之业的雄伟大略,这是一件痛快的事。后来曹操趁着获取刘琮的势力,声称要率几十万大军水陆并下,我请来所有的将领,询问合适的对策,没有谁先回答出一个适宜的办法;直至张昭、秦松,都说应该派遣使者,写好投降的檄文,去迎接曹操,鲁子敬立刻反驳说不行,劝我急召周公瑾,委以重任,让他率军迎击曹操,这是第二件痛快的事。后来虽然劝我借给刘备地盘,这是他的一个失误,但这也不能抵消他的两大贡献。周公对人不求全责备,所以我不计效他的失误而尊重他的贡献,我常把他比作邓禹。吕蒙

小时候，我认为他不畏艰难，果敢而有胆量；等他长大了，博学多识，筹划谋略不同寻常，可说仅次于周公瑾，而言谈风度也不如。图谋获取关羽，胜过鲁肃。鲁肃回答我的信说："帝王的兴起，都要有为他驱除敌人的人，关羽不值得顾忌。"这是鲁肃内心明白不能办到的事情，只是口头上说说大话而已，我也宽恕了他，不轻易责备。但他治兵扎营，能令行禁止，他的范围内没有不尽职责而负罪的人，路不拾遗，他的治理方法也是值得称赞的。"

孙权与于禁乘马并行，虞翻大声斥责于禁说："你这个投降的俘虏，怎么敢与我君主并马齐驱？"扬起马鞭要抽打于禁，孙权吼住了虞翻。

15 孙权向曹操称臣，魏王曹操召回张辽等各军全部回救樊城，没有到达，围困解除。徐晃整顿部队回到摩陂，曹操到七里之外迎接徐晃，设宴大会群臣；魏王举起酒杯对徐晃说："保全樊城、襄阳，是将军的功劳。"也重赏桓阶，任命他为尚书。曹操嫌弃荆州残留的民众及其在汉水两岸屯田的人，想全部迁走。司马懿说："荆楚一带百姓脆弱，容易发生变动，关羽刚刚破灭，那些作恶的，藏匿逃窜，观望时局，迁走善良的，既伤了他们的心，又将使离去的不敢再回来。"曹操说："是的。"这以后许多逃亡的都回来了。

16 魏王曹操上表推举孙权为票骑将军，假符节，兼领荆州牧，封为南昌侯。孙权派遣校尉梁寓进贡，又送回朱光等，上书向曹操称臣，劝说曹操顺应天命称帝。曹操把孙权的奏书展示给大家看，说："这小子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烤！"侍中陈群等都说："汉朝江山已到尽头，并不是从今天开始。殿下功德巍峨伟大，众生瞩目仰望，所以孙权在远方称臣。这是天意在人间的应验，众口同声，殿下应登上大位，还有什么迟疑的？"曹操说："如果天命在我这里，我就是周文王吧。"

臣光曰：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光武遭汉中衰，群雄麋沸，奋起布衣，绍恢前绪，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1]，开广学校，修明礼乐[2]，武功既成，文德亦洽[3]。继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4]，临雍拜老[5]，横经问道[6]。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大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岂惟取重于搢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惟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7]，嬖幸用事[8]，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夫岂特数子之贤哉？亦光武、明、章之遗化也。当是之时，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则汉氏之祚犹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颓敝之余，重以桓、灵之昏虐，保养奸回，过于骨肉；殄灭忠良，甚于寇仇；积多士之愤[9]，蓄四海之怒。于是何进召戎，董卓乘衅，袁绍之徒从而构难，遂使乘舆播越，

宗庙丘墟，王室荡覆，烝民涂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然州郡拥兵专地者，虽互相吞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以魏武之暴戾强伉[10]，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

【注释】

①儒雅：博学的儒者。

②修明：昌明，阐明。

③洽：浸润。

④遹（yù 域）：遵循。

⑤雍：即辟雍。本为西周天子所设大学。东汉以后，历代皆有辟雍。 老：即"三老五更"的简称。相传古代设三老五更，以尊养老人。三老五更各一人，都侍养在辟雍，天子把他们当作父兄供养，向天下表明孝悌之心。这种制度在汉代还保存着。

⑥横经：古时学生听讲时，横展着经书，以便老师指教。

⑦贵戚：指外戚。

⑧嬖幸：指宦官。

⑨多士：指百官。

⑩伉（kàng 抗）：骄纵。

【译文】

臣司马光评论说：教化，是国家急着要办的事情，但平庸的官吏轻视它；风俗，是天下的大事，但昏庸的君主忽略它。只有明智的君子深谋远虑，知道它的益处广大，功效深远。光武帝适逢汉朝中途衰落，群雄纷起，他以平民的身分兴起，继承弘扬前人的事业，征伐四方，日夜忙碌，仍能崇尚经术，以宾客

的礼节，招揽博学的儒士，大办学校，昌兴阐明礼乐，武力统一事业成功时，礼仪教化也深入人心。继孝明、孝章之后，追循先祖先帝的遗志，亲临大学拜望三老五更，横展着经书，请教经术大道。从公卿、大夫直到郡县的官吏，都是选用熟悉儒经，行为端庄的人，虎贲卫士都熟读《孝经》，匈奴的子弟也要到大学攻读，因此上倡导教化，下就效仿俗成。那些忠厚清明有修养的人，岂只是受到公卿大夫们的敬重，也为庶民所仰慕；愚顽卑鄙污浊的人，岂只是不被朝廷容忍，也被乡里所唾弃。从三代灭亡以后，教化风俗的美好，没有像东汉这样兴盛的。到孝和以来，外戚独揽大权，宦官当政用事，赏罚没有章法，贿赂公开风行，贤良愚劣混淆，是非黑白颠倒，可以说乱透了。可是还绵延不至于消亡，上是就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辈，不怕触怒龙颜，在朝廷上抗争，用公正大义来扶持国家的倾危，下则有平民士人符融、郭泰、范滂、许劭之众，造就一种社会舆论来挽救汉朝的失败，所以政治虽然浑浊但风俗不致衰落，甚至有人甘冒斧钺之诛，前面的人倒下了，而忠义之士更加奋发，紧随其后，接着被杀，视死如归。这难道只是几个人的贤德吗？这也是光武帝、明帝、章帝传留下的教化。在那个时候，如果有贤明的君主出来奋发振作，那么汉氏的统治就不可估量了。不幸的是经过衰落破败之后，加上桓帝、灵帝的昏庸暴虐，保护蓄养奸邪，超过了自己的骨肉；杀害忠良，胜过仇敌；汇聚了文武百官的愤懑，积蓄了天下百姓的怨怒。在这时，何进召来军队，董卓乘机作乱，袁绍之流接着造成了兵连祸结大战乱，终于迫使天子颠沛流离，宗庙荒芜废墟，王室动荡倾覆，生民坠入炭火，天命陨落断绝，再也无法挽救。但是州郡拥兵独霸一方的，即使相互吞并，还不曾有过不打着尊崇汉室的旗号。以魏武帝的暴戾强横，加上对天下人有大功，他蓄谋取消君主的野心已经很久了，但一直到死仍不敢

废除汉帝而自立，难道他的志向不想做皇帝吗？不过是害怕名义不顺而自我克制。从此看来，教化怎么可以轻视，风俗怎么可以忽略？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六十九

魏纪一　起上章困敦，尽玄黓摄提格，凡三年。

世祖文皇帝上

黄初元年

1 春，正月，武王至洛阳[1]；庚子，薨。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豪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儿平海内。

是时太子在邺，军中骚动。群僚欲秘不发丧。谏议大夫贾逵以为事不可秘，乃发丧。或言宜易诸城守，悉用谯、沛人[2]。魏郡太守广陵徐宣厉声曰："今者远近一统，人怀效节，何必专任谯、沛，以沮宿卫者之心！"乃止。青州兵擅

击鼓相引去[3]；众人以为宜禁止之，不从者讨之。贾逵曰："不可。"为作长檄，令所在给其禀食。鄢陵侯彰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凶问至邺，太子号哭不已。中庶子司马孚谏曰[4]："君王晏驾，天子恃殿下为命；当上为宗庙，下为万国，奈何效匹夫孝也！"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时群臣初闻王薨，相聚哭，无复行列。孚厉声于朝曰："今君王违世，天下震动，当早拜嗣君，以镇万国，而但哭邪！"乃罢群臣，备禁卫，治丧事。孚，懿之弟也。群臣以为太子即位，当须诏命。尚书陈矫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惧。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远近之望。且又爱子在侧，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即具官备礼[5]，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立太子即王位，大赦。汉帝寻遣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授太子丞相印、绶，魏王玺、绶，领冀州牧。于是尊王后曰王太后。

2 改元延康。

3 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4 壬戌，以太中大人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

5 丁卯，葬武王于高陵。

6 王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国。临菑监国谒者灌均[6]，希指奏："临菑侯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王贬植为安乡侯，诛右刺奸掾沛国丁仪及弟黄门侍郎廙并其男口，皆植之党也。

鱼豢论曰:谚言:"贫不学俭,卑不学恭。"非人性分殊也,势使然耳。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于畴昔,此贤之心,何缘有窥望乎!彰之挟恨,尚无所至;至于植者,岂能兴难!乃令杨修以倚注遇害,丁仪以希意族灭,哀夫!

【注释】

①武王:即曹操。曹操死后,谥号为"武"。

②谯、沛人:即曹氏的家乡人。曹操,沛国谯县人。

③青州兵:即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投降曹操的青州黄巾军。

④中庶子:胡注《续汉志》:"太子中庶子,秩(品级)六百石,职如侍中。"

⑤具官:配备应有的官吏。

⑥监国谒者:当时为了防禁诸侯,派遣谒者监督各诸侯国。

【译文】

魏纪一　起庚子(公元220年),止壬寅(公元222年),共三年。

世祖文皇帝上

黄初元年(庚子,公元220年)

1 春,正月,魏武王曹操到洛阳;二十三日,曹操去世。魏王知人善察,难以被假像迷惑。能识别提拔有特别才干的人,不论地位低微贫贱,也能根据才能任命使用,让他们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跟敌人对阵打仗,安定自若,似乎不想作战的样子;等到决定了策略,乘胜出击时,气势汹涌磅礴。对有功的人就赏赐,不惜千金;对无功想赏赐的人,分毫不给。执法严厉急切,有犯罪的一定诛杀,有时对犯人流泪惋惜,但终不予以赦免。一向生活节俭,不喜欢华丽。所以能铲除群雄,几乎平定了海内。

这时太子在邺都,军中发生骚动。群臣想保密不公布丧事。谏议大夫贾逵认为此事不可保密,才公布了丧事。有人说应撤换各城的守将,全部换用谯县和沛国的人。魏郡太守广陵人徐宣厉声道:

"如今远近一样，人人怀有效忠之心，何必专任谯、沛人，来伤各城守卫者的心！"此事才作罢。青州兵擅自击鼓离去，众人认为应该制止他们，不听从的就讨伐。贾逵说："不行。"于是写了一篇长长的文告，命令他们所经过的地方，官府要给他们提供粮食。鄢陵侯曹彰从长安赶来，向贾逵询问先王的玺授在什么地方。贾逵严肃地说："国家已有王储，先王玺绶，不是您应该问的事情。"恶耗传到邺都，太子号啕大哭，不止。中庶子司马孚劝阻说："君王逝世，天下依赖殿下作主；应当上为祖宗，下为全国人民着想，怎么能只去效法一般人的孝行呢？"太子过了许久才止住悲哭，说："你说得对。"这时群臣刚听到魏王死讯，相聚大哭，一片混乱。司马孚在朝中高声喊道："如今君王离世，天下震动，应当早拜立新君主，来安定全国，却只知道哭吗！"于是令群臣退朝，设置警卫，治理丧事。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群臣认为太子即位，应当等待诏命。尚书陈矫说："大王在外面去世，天下惶恐。太子应节哀即位，来稳住远近人心。况且魏王的爱子在这里，他在此有什么举动，那么国家就危险了。"随即配备应有的官吏，安排礼仪，一天之内，都办好了。第二天早上，宣布王后的命令，策封太子登上王位，大赦天下。汉帝很快派御史大夫华歆带着诏书，授予太子丞相印绶，魏王玺绶，兼任冀州牧。于是尊王后为王太后。

2 改年号为延康。

3 二月，初一朔，日食。

4 十六日，任命太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

5 二十一日，在高陵安葬魏武王曹操。

6 魏王曹丕的弟弟鄢陵侯曹彰等都回到自己的封国。临菑监国谒者灌均，迎合曹丕的旨意上奏道："临菑侯曹植酗酒，悖逆无礼，劫持威胁使者。"魏王曹丕把曹植贬为安乡侯，杀了右刺奸掾沛国人丁仪和他的弟弟黄门侍朗丁廙，及其两家的男子。他们都被认为

是曹植的党羽。

鱼豢评论:谚语说:"贫穷的人,不学也自然节俭;卑贱的人,不学也自然谦恭。"这不是人性有不同,而是环境造就他们这样。假使太祖曹操在从前就预防约束曹植等,有此贤明的用心,怎么会使他们产生非分的欲望呢?曹彰的怨恨,就不会出现;至于曹植,又怎么能兴风作浪?竟使杨修因依附曹植而遇害,丁仪也因迎逢主人而被灭族,可悲啊!

7 初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为金策,藏之石室。时当选侍中、常侍,王左右旧人讽王者,便欲就用,不调余人。司马孚曰:"今嗣王新立,当进用海内英贤,如何欲因际会,自相荐举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贵也。"遂他选。

8 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1];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

9 夏,五月,戊寅,汉帝追尊王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

10 王以安定太守邹岐为凉州刺史。西平麴演结旁郡作乱以拒岐;张掖张进执太守杜通,酒泉黄华不受太守辛机,皆自称太守以应演;武威三种胡复叛。武威太守毋丘兴告急于金城太守、护羌校尉扶风苏则,则将救之,郡人皆以为贼势方盛,宜须大军。时将军郝昭、魏平先屯金城,

受诏不得西渡。则乃见郡中大吏及昭等谋曰："今贼虽盛，然皆新合，或有胁从，未必同心；因衅击之，善恶必离，离而归我，我增而彼损矣。既获益众之实，且有倍气之势，率以进讨，破之必矣。若待大军，旷日弥久，善人无归，必合于恶，善恶既合，势难卒离。虽有诏命，违而合权，专之可也。"昭等从之，乃发兵救武威，降其三种胡，与母丘兴击张进于张掖。麴演闻之，将步骑三千迎则，辞来助军，实欲为变，则诱而斩之，出以徇军，其党皆散走。则遂与诸军围张掖，破之，斩进；黄华惧，乞降。河西平。

初，敦煌太守马艾卒官，郡人推功曹张恭行长史事；恭遣其子就诣朝廷请太守。会黄华、张进叛，欲与敦煌并势，执就，劫以白刃；就终不回，私与恭疏曰："大人率厉敦煌，忠义显然，岂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今大军垂至，但当促兵以掎之耳[2]。愿不以下流之爱，使就有恨于黄壤也。"恭即引兵攻酒泉，别遣铁骑二百及官属，缘酒泉北塞，东迎太守尹奉。黄华欲救张进，而西顾恭兵，恐击其后，故不得往而降。就卒平安，奉得之郡，诏赐恭爵关内侯。

11 六月，庚午，王引军南巡。

12 秋，七月，孙权遣使奉献。

13 蜀将军孟达屯上庸，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协；封侵陵之，达率部曲四千余家来降。达有容止才观[3]，王甚器爱之，引与同辇，以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以达领新城太守，委以西

南之任。行军长史刘晔曰:"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新城与孙、刘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王不听[4]。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达共袭刘封。上庸太守申耽叛封来降,封破,走还成都。

初,封本罗侯寇氏之子;汉中王初至荆州,以未有继嗣,养之为子。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汉中王因此际除之;遂赐封死。

14 武都氐王杨仆率种人内附。

15 甲午,王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于邑东,设伎乐百戏[5],吏民上寿[6],日夕而罢。

孙盛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故虽三季之末,七雄之敝,犹未有废衰斩于旬朔之间,释麻杖于反哭之日者也。逮于汉文,变易古制,人道之纪,一旦而废,固已道薄于当年,风颓于百代矣。魏王既追汉制,替其大礼,处莫重之哀而设飨宴之乐,居贻厥之始而堕王化之基[7],及至受禅,显纳二女,是以知王龄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注释】

①九品官人之法:即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保证世族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建康元年(公元220年),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出任"中正",将当地士人分别评定为九等(九品),政策按等选用,故称之九品官人法。胡注:"九品中正自此始。"

②掎(jǐ 己):拉住,拖住。

③容止:仪容举止。

④王不听:胡注:"为孟达叛魏张本。"

⑤百戏：古代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

⑥上寿：敬酒，表示祝颂之意。

⑦贻厥：亦作"诒厥"。贻，遗留给；厥，犹"其"。后因以"贻厥"为子孙的代称。

【译文】

7 开始设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宦官任职不得超过各署的署令；把这一规定制作成金策，收藏在石室里。当时正在选拔侍中、常侍，曹丕准备就用身边为他谋划的亲信，不再调用他人。司马孚说："如今大王刚刚登位，应当进用天下的英才贤人，怎么能乘此机遇，选举自己的人呢？任职不凭才干，做了官也不值得敬重。"于是另行选拔。

8 尚书陈群，认为汉朝选用官吏不能网罗尽人才，于是建立九品任官制度，州、郡都设置中正官来确定人选，选择州郡中贤能，有鉴别人才能力的人担任，区别人物品行，鉴定出他们的高下。

9 夏，五月，初三，汉献帝追封曹丕的祖父太尉曹嵩为太王，夫人丁氏为太王后。

10 魏王任命安定太守邹岐为凉州刺史。西平人麴演勾结邻郡作乱来抗拒邹岐；张掖人张进捉住太守杜通，酒泉人黄华不接受太守辛机，都自称太守来响应麴演；武威三种胡人又反叛。武威太守毋丘兴向金城太守、护羌校尉扶风人苏则告急，苏则要去相救，郡中人都认为叛贼势力正强盛，应该等待大军。当时将军郝昭、魏平原先驻在金城，接到诏令，不准向西渡过黄河。苏则于是召见郡中的重要官员和郝昭等人商议说："现在叛贼虽然强盛，但都是刚刚纠合起来的，有的是受胁迫而跟随的，不一定齐心；利用他们的矛盾进击，善良的人与邪恶的人必然分离，脱离的人会归附我们，这样，我们增强而敌贼削弱了。我们既获得增加军队的实力，又有了加倍的气势，率兵去进讨，打败他们是肯定的。如果等候大军，旷日持

久,善良的人没有归宿,必然跟恶人合流,善良的人跟邪恶的人结合,势必难以一下分离。现在虽然有诏命,但违背也是权宜之计,自行决定是可以的。"郝昭等人听从了这个意见,于是出兵救援武威,三种胡人被降服,和毋丘兴在张掖攻击张进。翰演听说后,率步兵骑兵三千人迎接苏则,声称来助战,实际上是想叛乱,苏则用诱计杀了他,将其尸首展示给他的部众看,翰演的党羽便都逃散了。苏则就和各路人马包围张掖,攻破张掖,杀了张进;黄华恐惧,请求投降。河西平定了。

起初,敦煌太守马艾在任时去世,郡中人推举功曹张恭代理长史的职务;张恭派他的儿子张就到朝廷请求派太守。适逢黄华、张进反叛,想与敦煌郡联合,因此抓住张就,把刀刃架在他的脖子上,张就誓死不从,偷偷送信给他父亲张恭说:"大人治理敦煌,忠义昭示天下,怎么能因为我处于危困之中就放弃您的初衷!如今大军就要来了,您应当赶紧率兵从后面牵制叛贼,希望您不因父子私情,而使我饮恨黄泉。"张恭立刻率兵进攻酒泉,另外派二百名骑兵及其官属,沿着酒泉北塞,向东迎接太守尹奉。黄华想去救张进,但怕西边张恭的军队来攻击自己的后方,所以无法前往,只好投降。张就终于平安,尹奉得以到郡上任,诏令赐张恭关内侯的爵位。

11 六月,二十六日,魏王率军南巡。

12 秋,七月,孙权派使者进贡。

13 蜀将军孟达驻军上庸,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和;刘封欺凌孟达,孟达率领部属四千多家前来投降。孟达仪表堂堂,举止不凡,魏王很器重宠爱他,让他跟自己同乘一辆车子,任命孟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为平阳亭侯。合并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任命孟达为新城太守,把西南的事务委任给他。行军长史刘晔说:"孟达有侥幸取利之心,而且他仗着才能,喜弄权术,一定不会感恩戴德,心怀忠义,新城与孙权、刘备的地盘接邻,如有变故,将成为国家的祸患。"魏王不听。派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孟达一起

袭击刘封。上庸太守申耽背叛刘封前来投降，刘封失败，逃回成都。

起初，刘封本是罗侯寇氏的儿子，汉中王刘备刚到荆州时，因没有儿子，收刘封为养子。诸葛亮考虑到刘封刚愎凶猛，刘备去世后，终究难以控制，劝汉中王刘备乘这个机会除掉他，于是刘备令刘封自杀。

14 武都氐王杨仆率同宗人归附。

15 二十日，魏王暂住谯县，在城东大设宴席，犒劳全军以及谯县的长老，有乐舞杂技等节目，官民们都来向魏王敬酒祝颂，太阳落山时才散去。

孙盛评论说：为父母守丧三年，以天子到百姓，都要遵从。所以即便是三代的后期，七雄的乱世，也没有人在十天半月之内脱掉丧服，在反哭之日丢下丧杖的。到了汉文帝时，变更古代的制度，为人之道的纲纪，顷刻废毁，本来道德已衰微，不如从前；风俗已颓废，不如古代了。魏王曹丕既然追循汉家制度，接替汉家的礼仪，处于最沉重的悲哀之时，却设宴欢乐，身为继业的第一代子孙，却废坏王道教化的基础，等到接受汉献帝的禅让时，公然收纳汉献帝的两个女儿为嫔，由此可知王朝的年限不久，可料政权的日子短促。

16 王以丞相祭酒贾逵为豫州刺史。是时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摄郡。逵曰："州本以六条诏书察二千石以下，故其状皆言严能鹰扬，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静宽仁，有恺悌之德也[1]。今长吏慢法，盗贼公行，州知而不纠，天下复何取正乎！"其二千石以下，阿纵不如法者，皆举奏免之。外修军旅，内治民事，兴陂田，通运渠，吏民称之。王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当以豫州为法；赐逵爵关内侯。

17左中郎将李伏、太史丞许芝表言："魏当代汉，见于图纬，其事众甚。群臣因上表劝王顺天人之望，王不许。

冬，十月，乙卯，汉帝告祠高庙，使行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绍册，禅位于魏。王三上书辞让，乃为坛于繁阳[2]，辛未，升坛受玺绶，即皇帝位，燎祭天地、岳渎[3]，改元，大赦。

十一月，癸酉，奉汉帝为山阳公[4]，行汉正朔，用天子礼乐；封公四子为列侯。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武皇帝，庙号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汉诸侯王为崇德侯，列侯为关中侯。群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国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

帝欲改正朔，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统，应天顺民；至于汤、武，以战伐定天下，及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时，'《左氏传》曰：'夏数为得天正'，何必期于相反！"帝善而从之。时群臣并颂魏德，多抑损前朝；散骑常侍卫臻独明禅授之义，称扬汉美。帝数目臻曰[5]："天下之珍，当与山阳共之。"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书陈群奏曰："陛下以圣德应运受命，创业革制，当永为后式。按典籍之文；无妇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礼典，妇因夫爵。秦违古法，汉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议是也，其勿施行。"仍著定制[6]，藏之台阁。

18十二月，初营洛阳宫。戊午，帝如洛阳。

19帝谓侍中苏则曰："前破酒泉、张掖，西域通使敦煌，献径寸大珠，可复求市益得不？"则对曰："若陛下化洽中

国，德流沙幕，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帝嘿然。

20 帝召东中郎将蒋济为散骑常侍。时有诏赐征南将军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将，特当任使，作威作福，杀人活人。”尚以示济。济至，帝问以所闻见，对曰：“未有他善，但见亡国之语耳。”帝忿然作色而问其故，济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书》之明诫。天子无戏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帝即遣追取前诏。

21 帝欲徙冀州士卒家十万户实河南。时天旱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与朝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待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计安出？”帝曰：“卿谓我徙之非邪？”毗曰：“诚以为非也。”帝曰：“吾不与卿议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厕之谋议之官，安能不与臣议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虑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内；毗随而引其裾，帝遂奋衣不还，良久乃出，曰：“佐治[7]，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争。”帝乃徙其半。帝尝出射雉，顾群臣曰：“射雉乐哉！”毗对曰：“于陛下甚乐，于群下甚苦。”帝默然，后遂为之稀出。

【译文】

①愷(kǎi 凯)：和易近人。

②繁阳：地名。在今河南许昌。

③燎祭：古代的一种祭祀仪式。燃火以祭天地山川。

④山阳:县名。治今河南焦作市东。

⑤目:注视。

⑥仍:沿袭。

⑦佐治:辛毗字。

【译文】

16 魏王任命丞相祭酒贾逵为豫州刺史。这时天下刚刚安定,刺史大多不能管理所属的各郡。贾逵说:"州刺史本是依据六条诏书监察二千石以下的官吏,所以在论及他们的形象时,都说是严厉干练,雄武扬威,有监督官吏的才能,而不说安详、平静、宽厚、仁慈,有平易近人的美德。如今地方长官无视法纪,盗贼公开行窃,州刺史明知却不予以追究,天下什么时候才能走入正轨?"那些二千石以下的官吏,庇护放纵不按法行事的,都被上奏罢免。外整饬军队,内治理民事,兴筑水塘,开垦田地,疏通运渠,官民称颂。魏王说:"贾逵是真正的刺史。"公告天下,应当以豫州为榜样,赐封贾逵为关内侯。

17 左中郎将李伏、太史丞许芝上表说:"魏应当取代汉,已被图讳所证,事例很多。"群臣乘势上表劝说魏王顺应天命人心,魏王不准。

冬,十月,十三日,汉献帝在高祖庙祭祀,派代理御史大夫的张音持符节奉玺绶诏册,向魏王禅让帝位。魏王三次上书辞让后,才在繁阳设坛。二十九日,登坛接受玺授,即皇帝位,燃火祭天地、山川,改年号,大赦天下。

十一月,初一,尊奉汉献帝为山阳公,奉行汉代历法,使用天子的礼乐;封山阳公四个儿子为列侯。追尊魏太王为魏太皇帝,魏武王为魏武皇帝,庙号为太祖;尊王太后为皇太后。改汉朝封的诸侯王为崇德侯,列侯为关中侯。群臣封爵,升迁各不相等。改相国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山阳公奉送两个女儿给魏文帝曹丕作嫔

妃。

魏文帝想改用新的历法，侍中辛毗说："魏氏遵循舜、禹的正统，应合天命，顺从民心；至于汤、武，依靠武力平定天下，才更改历法。孔子说：'实行夏朝的历法'，《左传》说：'夏朝的历法，最合天地运行的规律'何必要与它相反呢？"魏文帝认为有理，从而采纳了这一建议。当时群臣都称颂魏王朝的功德，大多指责贬低前朝；散骑常侍卫臻却阐明禅让的意义，称赞汉朝的美德。魏文帝几次递眼色给卫臻说："天下的珍宝，将和山阳公共同享用。"魏文帝想追封太后的父母，尚书陈群上奏说："陛下以圣德顺应天命，创建大业，改革制度，应当永远为后世的典范。审察经典文字，没有给妇女分封土地和爵位的制度。在礼仪的典籍里，只有妇女附从丈夫的爵位。秦朝违背古代的法典，汉朝继承秦制，不是先王的法典。"魏文帝说："这个意见正确，就不要实行它了。"于是沿袭先王规定的制度，并把它写下来保存在尚书管理的台阁中。

18 十二月，开始修造洛阳宫。二十七日，魏文帝住进洛阳。

19 魏文帝对侍中苏则说："以前攻破酒泉、张掖时，西域曾派使节到敦煌，奉献直径一寸大的珍珠，还能再买得到吗？"苏则回答说："如果陛下用教化滋润中国，恩德远及沙漠，即便不去寻求，珍珠也自然会有人送来。通过追求才得到，就不足珍贵了。"魏文帝默然不语。

20 魏文帝征召东中郎将蒋济为散骑常侍。当时曾有诏书赐给征南将军夏侯尚，说："你是我信任的重要将领，特别赋予你权力，任你作威作福，可以让人死，也可以让人活。"夏侯尚把诏书拿给蒋济看。蒋济来到京城，魏文帝问他有什么见闻，蒋济说："没有其它好事，只听到了亡国的言语。"魏文帝勃然发怒，问他为何这么说，蒋济把看见诏书一事说了出来，因此道："'作威作福'，《尚书》把这清楚地作为戒鉴。天子无戏言，古人对此十分慎重；望陛下明察！"魏文帝立刻派人追回前诏。

21 魏文帝想迁徙冀州籍士兵的十万户家属充实河南。当时天旱,闹蝗灾,百姓饥荒,朝廷各部认为不行,但魏文帝态度十分坚定。侍中辛毗和朝中大臣一起来求见,魏文帝知道他们想来劝阻,就板起面孔来接待他们,都不敢发言。辛毗说:"陛下想迁徙士兵的家属,这个想法的根据是什么?"魏文帝说:"你认为我迁徙的想法不对吗?"辛毗说:"确实认为不对。"魏文帝说:"我不跟你商议了。"辛毗说:"陛下不认为我不贤,才把我安置在您身边,作为谋议的官员,怎么能不与我商议呢?我所讲的不是私中,而是为国家考虑,怎么能对我发火呢?"魏文帝不回答,起身进入内室,辛毗跟在后面扯住他的衣襟,魏文帝用力拉回衣襟,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过了很久才出来,说:"辛毗,你对我为什么逼得这么急?"辛毗说:"现在迁徙他们,既失去民心,又没有东西给他们吃,所以我不敢不力争。"魏文帝于是只迁徙他们中的一半。魏文帝曾经出外猎取野鸡,环顾群臣说:"打野鸡,真快活!"辛毗回答说:"对陛下来说十分快活,对群臣来说十分痛苦。"魏文帝默然无语,后来就很少出猎了。

二 年

1 春,正月,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奉孔子祀。

2 三月,加辽东太守公孙恭车骑将军。

3 初复五铢钱。

4 蜀中传言汉帝已遇害,于是汉中王发丧制服,谥曰孝愍皇帝。群下竞言符瑞,劝汉中王称尊号。前部司马费诗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1],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者

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阳，获子婴[2]，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王不悦，左迁诗为部永昌从事。夏，四月，丙午，汉中王即皇帝位于武担之南[3]，大赦，改元章武。以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及汉室颠覆，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为南为岛夷[4]。朱氏代唐[5]，四方幅裂，朱邪入汴[6]，比之穷、新，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7]，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受？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

容、苻、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以有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8]，必有令主[9]，三代之季，岂无僻王[10]！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11]。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地丑德齐[12]，莫能相壹，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均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注释】

①羁：寄。　旅：客。　羁旅：作客他乡。

②子婴：秦始皇的孙子，秦朝最后一个皇帝。即位四十六天，后被项羽所杀。

③武担：山名。在今四川成都西北。

④索虏、岛夷：南北朝时相互辱骂的称呼。胡注："索虏者，以北人辫发（留辫子），谓之索头也。岛夷者，以东南际（濒）海，土地卑（低）下，谓之岛中也。"

⑤朱氏：朱温。后梁的建国者。

⑥朱邪：即李存勖。后唐的建国者。

⑦华夏：疑为华夷。

⑧蕞（zui 最）尔：小貌。

⑨令：善，美。

⑩僻：不正，邪。

⑪确然：坚固貌。

⑫亚：类，差不多。

【译文】

二年（辛丑，公元 221 年）

1 春，正月，封议郎孔羡为宗圣侯，负责祭祀孔子。

2 三月，加封辽东太守公孙恭为车骑将军。

3 开始恢复使用五铢钱。

4 蜀中传言汉献帝已遇害，于是汉中王刘备为汉帝举办丧事，穿戴孝服，尊谥号为孝愍皇帝。群臣争说有祥瑞的征兆，劝汉中王刘备称帝。前部司马费诗上奏疏说："殿下因为曹操父子逼迫篡位，所以才万里流亡，聚合士卒，要去讨伐逆贼。如今大敌没有消灭却先自立皇帝，恐怕人心疑惑。从前高祖与楚霸王约定，先打败秦朝就称王。等到高祖攻破咸阳，俘获了子婴，还是怀有退让之心，况且殿下如今尚未走出蜀地，就想自立皇帝吗？我实在不认为殿下这样做可取。"汉中王不高兴，将费诗降职为永昌从事。夏，四月，初六，汉中王刘备在武担之南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章武。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

臣司马光评论说：天生众民，但他们的力量不能管理自己，必须共同推戴君主来统治他们。如果能禁暴除害来保全他们的生存；赏善罚恶使他们不致于作乱，这才可以称之为君主。所以三代之前，海内的诸侯国，何止一万个，能统治人民，祭祀土神和谷神的，都称之为君主。合聚万国而加以统治，建立法度，颁布号令，而天下没有敢违抗的，就称之为王。王德衰落以后，强大的国君能统帅诸侯尊奉天子的，就称之为霸。因此自古以来，天下无道时，诸侯争雄，长期无主的时代，也是很多的。秦朝焚书坑儒，汉朝兴起，学者们开始推崇五德相克相胜的理论，认为秦朝处于闰位，在木德与火德之间，是霸，而不是王，从此正位和闰位的争论就兴起来了。等到汉室倾覆，三国鼎立。晋朝失去统治，五胡大乱中原。刘宋、北魏以来，南北分立自治，各写国史，相互排斥、贬抑，南朝说北朝是索虏，北朝说南朝是岛夷。朱温取代唐朝，四方分裂，沙陀人李存勖进入汴京，把朱温比作篡夏的有穷氏、代汉的王莽新室，其历法和纪年，都弃而不用，这都是自私的偏颇言辞，不是大公的通达理论。臣愚钝，实在没有能力弄清前面朝代，哪些是正位，哪些是闰位。我认为如果不能统一九州，都只有天子之名而无天子之实。虽然这样的政权因时代不同，有华与夷、仁与暴、大与小、强与弱等区别，但总而言之，它们都与古人的列国没有什么差别，怎么能只尊崇一国称之为正统，而把其余的都视为伪国呢？如果认为自上向下传承的为正统，那么南朝的陈氏是继承谁的？北魏的拓跋氏是继承谁的？如果认为居于中原的为正统，那么匈奴刘氏、羯族石氏、鲜卑族慕容氏、氐族苻氏、羌族姚氏、匈奴赫连氏所统治的地方，则都是五帝、三王的旧土。如果认为有道德的为正统，那么弹丸小国，也必有好的君主，三代的晚期，难道就没有邪恶的国王吗？所以关于正闰的理论，从古到今，没有人能弄清楚它的涵义，它却坚固得使人不

能更改。我现在所叙述的，只是想谈论国家的兴衰，着眼民众的苦乐，让读者自己去识别善恶得失，用来作为勉励和借鉴，不是像《春秋》那样，确立褒贬的标准，拨乱反正。是正还是闰，我不敢妄议，只是根据他们建功立业的事实来叙述。周、秦、汉、晋、隋、唐，都曾统一九州，传下帝位给子孙，子孙们虽然衰弱，甚至颠沛流离，仍然能继承祖宗的事业，希望恢复以前的盛况，四方与他们争夺权力的，都是他们以前的臣子，所以，本书全部用君臣的关系来看待。对其余土地大小差不多，道德相等，彼此没有统一，名号没有区别，原本就不是君臣关系的，都用对待列国的笔法来写，不厚此薄彼，不贬抑也不褒扬，这才不歪曲事实，接近公正。但天下分崩离析的时候，不能没有年、季、月、日来记叙事情的先后。根据汉传位到魏而晋接过来，晋传位到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代，唐传位到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接，因此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年号，用它们来记叙各国的事情，不是尊崇这个，贬抑那个，有什么正闰的区分。蜀汉昭烈帝刘备对汉朝来说，虽然自称是西汉中山靖王的后代，但族属关系疏远，不能记清他的代数、名分和地位，这就同南朝宋高祖刘裕自称是西汉楚元王的后代，南唐烈祖李升自称是唐朝吴王李恪的后代一样，是非难辨，所以不敢把刘备与东汉光武帝继承西汉政权，东晋元帝继承西晋政权相比，让他继承汉朝的传统。

5 孙权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

6 五月，辛巳，汉主立夫人吴氏为皇后。后，偏将军懿之妹，故刘璋兄瑁之妻也。立子禅为皇太子。娶车骑将军张

飞女为皇太子妃。

7 太祖之入邺也,帝为五官中郎将,见袁熙妻中山甄氏美而悦之,太祖为之聘焉,生子睿。及即皇帝位,安平郭贵嫔有宠,甄夫人留邺不得见,失意,有怨言,郭贵嫔谮之,帝大怒,六月,丁卯,遣使赐夫人死。

8 帝以宗庙在邺,祀太祖于洛阳建始殿,如家人礼。

9 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诏曰:"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之眚,勿复劾三公。"

10 汉主立其子永为鲁王,理为梁王。

11 汉主耻关羽之没,将击孙权。谏军将军赵云曰:"国贼,曹操,非孙权也。若先灭魏,则权自服。今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群臣谏者甚众,汉主皆不听。广汉处士秦宓陈天时必无利[1],坐下狱幽闭,然后贷出[2]。

初,车骑将军张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礼君子而不恤军人。汉主常戒飞曰:"卿刑杀既过差[3],又日鞭挞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飞犹不悛[4]。汉主将伐孙权,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飞,以其首顺流奔孙权。汉主闻飞营都督有表,曰:"噫,飞死矣!"

陈寿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

羽报效曹公⑤，飞义释严颜⑥，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注释】

①处士：古时指有才德而隐居不士的人。

②贷：原谅，赦免。

③过差：过分。

④悛（quān 圈）：改过，悔改。

⑤羽报效曹公：事见六十三卷献帝建安五年。

⑥飞义释严颜：事见六十七卷建安十九年。

【译文】

5 孙权从公安迁都到鄂，将鄂更名为武昌。

6 五月，十二日，汉主刘备立夫人吴氏为皇后。皇后，是偏将军吴懿的妹妹，已故刘璋哥哥刘瑁的妻子。立儿子刘禅为皇太子。娶车骑将军张飞的女儿为皇太子妃。

7 魏太祖曹操进入邺都的时候，魏文帝曹丕正任五官中郎将，看到袁熙的妻子中山人甄氏貌美，很喜欢，魏太祖为曹丕娶了甄氏，生下儿子曹睿。等到曹丕即皇帝位，安平人郭贵嫔受宠，甄夫人留在邺不能见面，失意，有怨言，郭贵嫔说甄夫人坏话，魏文帝大怒，六月，二十八日，派使者令甄夫人自杀。

8 魏文帝因为宗庙在邺都，在洛阳建始殿祭祀魏太祖，一如家人的礼仪。

9 二十九日，日食。有关部门上奏罢免太尉，下诏说："天灾、怪异现象的出现，这是上天在谴责君主，而把过错归罪于辅佐的大臣，怎么合乎夏禹、商汤归罪自己的本意呢？现命百官各自尽到自己的职责。今后有天灾怪异的现象出现，不要再弹劾三公。"

10 汉主刘备立自己的儿子刘永为鲁王，刘理为梁王。

11 汉主刘备对关羽的被杀感到羞辱，要攻孙权。翊军将军赵云说："窃国大贼，是曹操，而不是孙权。如果先消灭魏，孙权就会自动归服。现在曹操虽然毙命，他的儿子曹丕窃夺了汉室的皇位，应当利用民心，早点谋取关中，占据黄河、渭水的上游来讨伐叛逆，关东的义士必然会带着粮食，驱赶着战马来迎接我仁义之师。不应放弃魏，而先与吴交战。两兵一交战，不能一下子解决，这不是上策。"群臣中劝谏的很多，汉主都不听。广汉的隐士秦宓陈述天时对伐吴肯定不利，因而被治罪下狱，幽禁起来，后来才被赦免放出。

起初，车骑将军张飞，雄壮威武、勇猛善战仅次于关羽；关羽对士兵很好，而对士大夫傲慢，张飞对士大夫很有礼貌，而不体恤士兵。汉主刘备常常告诫张飞说："你刑法太严，杀戮过多，又经常鞭抽棍打军士，却把他们留在身边，这是自取祸患的做法。"张飞仍然不改。汉主要讨伐孙权，张飞将率一万兵马从阆中到江州与大军会合。临出发，张飞帐下将张达、范强杀死张飞，带着张飞的首级顺流而下投奔孙权。汉主听到张飞的营都督有表呈上，说："哎呀，张飞死了！"

陈寿评论说：关羽、张飞都被称作能敌万人，是一代虎将。关羽报恩效命曹操，张飞仗义释放严颜，都有国士的风范。然而关羽刚愎又骄纵，张飞残暴而无恩，都由于自己的弱点而遭受失败，这是合于常理的。

12 秋，七月，汉主自率诸军击孙权，权遣使求和于汉。南郡太守诸葛瑾遗汉主笺曰："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矣。"汉主不听。时或言瑾别遣亲人与汉主相闻者，

权曰："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然谤言流闻于外，陆逊表明瑾必无此，宜有以散其意。权报曰："子瑜与孤从事积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为人，非道不行，非义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吴，孤尝语子瑜曰：'卿与孔明同产，且弟随兄，于义为顺，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从卿者，孤当以书解玄德，意自随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已失身于人。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贯神明，今岂当有此乎！前得妄语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笔与之。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所间。知卿意至，辄封来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汉主遣将军吴班、冯习攻破权将李异、刘阿等于巫[1]，进兵秭归，兵四万余人。武陵蛮夷皆遣使往请兵。权以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假节，督将军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

13 皇弟鄢陵侯彰、宛侯据、鲁阳侯宇、谯侯林、赞侯衮、襄邑侯峻、弘农侯干、寿春侯彪、历城侯徽、平舆侯茂皆进爵为公；安乡侯植改封甄城侯。

14 筑陵云台[2]。

15 初，帝诏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孙权否，众议咸云："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侍中刘晔独曰："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矣。"

八月，孙权遣使称臣，卑辞奉章，并送于禁等还。朝臣皆贺，刘晔独曰："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权前袭杀关羽，刘备必大兴师伐之。外有强寇，众心不安，又恐中国往乘其衅，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耳。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之。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日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之半以与蜀，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帝曰："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不若且受吴降而袭蜀之后也。"对曰："蜀远吴近，又闻中国伐之，便还军，不能止也。今备已怒，兴兵击吴，闻我伐吴，知吴必亡，将喜而进与我争割吴地，必不改计抑怒救吴也。"帝不听，遂受吴降。

于禁须发皓白，形容憔悴，见帝，泣涕顿首。帝慰谕以荀林父、孟明视故事③，拜安远将军，令北诣邺谒高陵。帝使豫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伏之状。禁见，惭恚发病死。

臣光曰：于禁将数万众，败不能死，生降于敌，既而复归；文帝废之可也，杀之可也，乃画陵屋以辱之，斯不为君矣！

【注释】

①巫：县名。在今四川省东端、长江沿岸，邻接湖北省，大宁河流经境内。

②陵云台：在洛阳城中。

③荀林父、孟明视故事：春秋时晋国大夫荀林父与楚交战，交败，但晋景

公仍然起用他，不久他征服了赤狄（春秋时狄人的一部分）。孟明视，秦国的大夫，曾被晋俘获，但秦穆公仍然起用他，后来他使秦称霸西戎（中国古代西北戎族的总称）。

【译文】

12 秋，七月，汉主刘备亲自率领各路军队攻击孙权，孙权派使者向汉求和。南郡太守诸葛瑾在送给汉主的信中说："陛下认为您与关羽的亲情，与先帝相比如何？荆州的大小，与海内相比谁大？曹操、东吴都应是您所仇恨的，但谁先，谁后？若要弄清这些问题，易如反掌。"汉主不听。当时有人说诸葛瑾另外派亲信与汉主互通消息。孙权说："我和诸葛瑾有生死不变心的诺言，诸葛瑾不辜负我，犹如我不辜负他一样。"但诽谤的话仍在外面流传，陆逊上表说明诸葛瑾一定不会有这种事情，但应有所表白，来消除他的疑虑。孙权回答说："诸葛瑾与我共事多年，情同骨肉，彼此之间非常了解。他为人，不合道义的事不做，不合礼义的话不说。刘备从前派孔明到吴，我曾对他说：'你和孔明是同胞兄弟，而且弟弟跟随哥哥，是顺合礼义的，为什么不留下孔明？孔明如果留下跟从你的话，我将写信向刘备解释，估计他会同意的。'他回答我说：'弟弟诸葛亮已经依附于人。确定下了臣子的名分，恪守君臣的礼义，不再有二心。弟弟不留下，正如我不去投靠刘备一样。'这些话足以通达神明，如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以前收到诋毁他的奏疏，我立刻封起来送给他看，并在上面亲笔写下按语。我和他，可以说是神交，不是外面的流言能够离间的。我了解你的意思，就将来表封上，送给他，让他知道你的想法。"

汉主派将军吴班、冯习在巫县攻破孙权的部将李异、刘阿等，进军秭归，兵力有四万多人。武陵的蛮夷都派使者来请求派兵。孙权任命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假符节，统领将军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抵御刘备。

13 魏文帝的弟弟鄢陵侯曹彰、宛侯曹据、鲁阳侯曹宇、谯侯曹林、赞侯曹衮、襄邑侯曹峻、弘农侯曹干、寿春侯曹彪、历城侯曹徽、平舆侯曹茂都进爵为公;改封安乡侯曹植为甄城侯。

14 建筑陵云台。

15 起初,魏文帝诏令群臣,预计刘备是否为关羽报仇,出兵攻打孙权,众臣都议论说:"蜀是一个小国,名将只有关羽,关羽死了,军队被消灭,国内忧虑恐惧,没有理由再出兵。"只有侍中刘晔说:"蜀虽陕窄弱小,但刘备试图想以威武来自强,势必用兵来表示自己的力量有余。况且关羽与刘备之间,既有君臣的名分,又有父子的亲情;关羽被杀,不能为他出兵报仇杀敌,就不合于君臣、父子之间祸福与共、善始善终的情分。"

八月,孙权派使者称臣,奏章言辞卑下,并将于禁等送回。朝中大臣都来祝贺,只有刘晔说道:"孙权无故请求归降,一定内部有危急。孙权从前偷袭杀死关羽,刘备必然大肆兴兵征伐他。外面有强寇,部众心中不安宁,又害怕我国出兵乘机攻打,所以才跪伏请求归降,这样一可以防止我国出兵,二可以凭借我国的援助,以此加强他的力量而使敌人迟疑。天下三分,我国占有十分之八。吴、蜀各保一州,凭据着山水险要,有危急时相互救援,这样才对小国有利;如今仍然自相攻伐,这是上天要灭亡他们了,应该大举出兵,直接渡过长江攻击孙权,蜀从外面攻打,我从里面袭击,吴的灭亡不会超出十天。吴灭亡了,蜀就势孤,即使把吴地的一半割让给蜀,蜀本来就不会长久存在,何况蜀只得到吴地的边缘地区,而我们得到吴地的腹心部分呢!"魏文帝说:"别人称臣归降还去讨伐他,将使天下想来归附的人疑心,不如暂且接受吴的投降而去袭击蜀的后方。"刘晔回答说:"蜀地远,吴地近,另外,蜀听说我国去讨伐,就会撤回军队,便难以制止它。现在刘备已发怒,举兵攻吴,听说我们讨伐吴,知道吴必然灭亡,将高兴进军与我们争着瓜分吴地,一定不会改变计划,压制愤怒去救援吴了。"魏文帝不听,终于接受吴的归

降。

于禁头发胡须都白了，面容憔悴，见到魏文帝，哭着下跪叩拜。魏文帝用荀林父、孟明视的故事来安慰他，任命他为安远将军，命他北到鄴都拜见曹操的高陵。魏文帝先派人在陵屋的墙上画着关羽战胜、庞德愤怒、于禁投降伏首的壁画。于禁见后，惭愧悔恨，生病而死。

臣司马光评论说：于禁率几万兵马，兵败不能战死沙场，为求生而向敌人投降，不久又归来；魏文帝可以废弃他，也可以杀了他，但在陵屋上作画来羞辱他，这样做就不像个君主了。

16 丁巳，遣太常邢贞奉策即拜孙权为吴王，加九锡。刘晔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内；陛下受禅即真，德合天地，声暨四远。权虽有雄才，故汉票骑将军、南昌侯耳，官轻势卑；士民有畏中国心，不可强迫与成所谋也。不得已受其降，可进其将军号，封十万户侯，不可即以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也[1]。彼直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伪降，就封殖之，崇其位号，定其君臣，是为虎傅翼也。权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后，外尽礼以事中国，使其国内皆闻，内为无礼以怒陛下；陛下赫然发怒，兴兵讨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国，不爱珍货重宝，随时贡献，不敢失臣礼，而无故伐我，必欲残我国家，俘我人民、以为仆妾。'吴民无缘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战加十倍矣。"又不

听。诸将以吴内附,意皆纵缓,独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益修攻守之备。山阳曹伟,素有才名,闻吴称藩,以白衣与吴王交书求赂,欲以交结京师,帝闻而诛之。

17 吴又城武昌[2]。

18 初,帝欲以杨彪为太尉,彪辞曰:"尝为汉朝三公,值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臣,于国之选,亦不为荣也。"帝乃止。冬,十日,己亥,公卿朝朔旦,并引彪,待以客礼;赐延年杖、冯几[3],使著布单衣、皮弁以见;拜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见,位次三公;又令门施行马[4],置吏卒,以优崇之。年八十四而卒。

19 以谷贵,罢五铢钱。

20 凉州卢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帝召邹岐还,以京兆尹张既为凉州刺史,遣护军夏侯儒、将军费曜等继其后。胡七千余骑逆拒既于鹯阴口,既扬声军从鹯阴[5],乃潜由且次出武威。胡以为神,引还显美[6]。既已据武威,曜乃至,儒等犹未达。既劳赐将士,欲进军击胡,诸将皆曰:"士卒疲倦,虏众气锐,难与争锋。"既曰:"今军无见粮[7],当因敌为资。若虏见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则道险穷饿,兵还则出候寇钞,如此,兵不得解,所谓一日纵敌,患在数世也。"遂前军显美。十一月,胡骑数千,因大风欲放火烧营,将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为伏,使参军成公英督千余骑挑战,敕使阳退;胡果争奔之,因发伏截其后,首尾进击,大破之,斩首获生以万数,河西悉平。

后西平麴光反,杀其郡守。诸将欲击之,既曰:"唯光

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军临之，吏民、羌、胡必谓国家不别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为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为援，今先使羌、胡钞击，重其赏募，所虏获者，皆以畀之⑧。外沮其势，内离其交，必不战而定。"乃移檄告谕诸羌，为光等所诖误者原之⑨；能斩贼帅送首者当加封赏。于是光部党斩送光首，其余皆安堵如故⑩。

【注释】

①其礼秩服御相乱也：胡注："自曹操为魏王，加九锡，礼秩服御与天子相乱矣。"

②城：修筑城墙。

③延年杖、冯(píng 凭)几：古时，老人居则凭几，行则携杖。因此赠送几杖给老人，是表示敬老。冯，通"凭"。冯几，可以倚靠身子的小桌。

④行马：拦阻人马通行的木架。魏晋以后的高官，在门前才可安装行马，表示此为禁地。

⑤鹯(zhān 粘)阴：县名。治今甘肃靖远西北。

⑥显美：县名。治今甘肃永昌东。

⑦见(xiàn 现)：同"现"。

⑧畀(bì 币)：给予，付与。

⑨诖(guà 挂)：欺骗。

⑩安堵：安居，不受骚扰。

【译文】

16 十九日，派太常邢贞带着策命，前去封孙权为吴王，加赐九锡。刘晔说："不行。先帝征伐天下，占有十分之八的国土，威震海内；陛下受禅即皇帝位，威德与天地相合，声名远扬四方。孙权虽然有雄才大略，只是前汉票骑将军、南昌侯罢了，官位轻势力薄；所属民众都惧怕我国，不能强迫他们与我共谋其事。我们不得已接受他

的归降，可以进加他的将军称号，封他为十万户侯，不可一下就封他为王。王位只差天子一级，其所使用的礼仪等级、服饰车马与天子的相混淆。他只是个侯的话，江南的士民与他就没有君臣的名分。我们相信他的假投降，就分封他疆土，提高他的地位，加封他王号，确立他与士民的君臣名分，这是为虎添翼。孙权接受了王位，击退蜀兵之后，表面上尽到礼节来事奉我魏国，让他的国内士民都知道，实际上行施无礼来激怒陛下；如果陛下勃然发怒，举兵讨伐他，他便从容地告诉他的民众说：'我委身事奉魏国，不吝惜珍宝货物，按时进贡，不敢违背臣子的礼节，他却无故讨伐我，一定想摧残我们国家，虏掠我人民去做奴仆和婢妾。'吴国的百姓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话。相信他的话就会感到愤怒，上下同心协力，战斗的力量就增加了十倍。"魏文帝仍然不听。众将领认为吴已归附，心里都放松了，只有征南大将军夏侯尚更加紧备战。山阳人曹伟，素负才名，知道吴成了封国，便以平民的身分与吴王通信，要求给他一些财物，想用来结交京师的官员，魏文帝知道后将他杀了。

17 吴又在武昌修筑城墙。

18 起初，魏文帝想任命杨彪为太尉，杨彪推辞说："我曾任汉朝的三公，正遇世道衰落，社会动乱，不能建立尺寸之功，如果再做魏国的臣子，对国家的选举，也不光彩。"魏文帝才作罢。冬，十月，初二，大臣上朝，魏文帝同时也请来了杨彪，以宾客的礼节接待他；赐予他延年杖，冯几，允许他穿布制单衣、戴皮帽来朝见；任命他为光禄大夫，品级为中二千石；朝见时，地位仅次于三公；又允许他门前设置行马，自行设立官员和士卒，以此优待、尊崇他。八十四岁时去世。

19 因为谷价昂贵，废除五铢钱。

20 凉州的卢水胡治元多等反叛，河西大乱。魏文帝召回邹岐，任命京兆尹张既为凉州刺史，派护军夏侯儒、将军费曜等跟随其后。卢水胡的七千多骑兵在鹑阴口迎击张既，张既声称军队要从鹑阴

口过，却偷偷地从且次到武威。卢水胡认为是神兵，撤军回到显美。张既已占据武威，费曜才赶到，夏侯儒等仍未抵达。张既犒劳赏赐将士，准备进军攻击卢水胡，众将领都说："士卒疲倦，敌多气盛，难与抗战。"张既说："现在军中没有现存的粮食，应当利用敌贼的粮食作为我们的军需。如果敌贼看到我军会合，就会退据深山，我军追击，道路险阻，士兵饥饿；我军撤回，敌贼就出来抢掠。这样，战争就无法休止，正所谓一日纵敌，危害数代。"于是进军显美。十一月，卢水胡骑兵几千人，想趁大风纵火烧军营，将士们都很惊恐。张既夜里埋伏精兵三千，派参军成公英统帅一千多骑兵挑战，让他假装败退；卢水胡果然争先追赶，张既乘机出动伏兵切断卢水胡兵的退路，前后夹击，大破卢水胡兵，杀死俘获的数以万计，河西全部平定。

后来西平人麴光造反，杀死西平郡守。众将领准备去攻击麴光，张既说："只是麴光等造反，郡中人未必都反；如果便派兵前去镇压，西平的官民、羌人、胡人一定会认为朝廷不辨是非，更加促使他们都去支持麴光，这是为虎添翼。麴光等想利用羌人、胡人作为援助，现在先让羌人、胡人攻击抄掠麴光等，悬以重赏，所掠获的人和物，都归他们所有。这样，外面遏住麴光势力，里面分离他与羌人、胡人的关系，一定可以不战而加以平定。"于是发出文告明示羌人，凡被麴光等欺骗贻误的人，可以免罪；能够杀掉敌贼首领送来首级的，将加爵受赏。于是麴光的党羽杀了麴光，送来了他的首级，其余的都安居如故，不受骚扰。

21 邢贞至吴，吴人以为宜称上将军，九州伯，不当受魏封。吴王曰："九州伯，于古未闻也。昔沛公亦受项羽封为

汉王,盖时宜耳,复何损邪!"遂受之。吴王出都亭候贞,贞入门,不下车。张昭谓贞曰:"夫礼无不敬,法无不行。而君敢自尊大,岂以江南寡弱,无方寸之刃故乎!"贞即遽下车。中郎将琅邪徐盛忿愤,顾谓同列曰:"盛等不能奋身出命,为国家并许、洛,吞巴、蜀,而令吾君与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横流。贞闻之,谓其徒曰:"江东将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吴主遣中大夫南阳赵咨入谢[1]。帝问曰:"吴主何等主也?"对曰:"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问其状,对曰:"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陈,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于天下[2],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帝曰:"吴王颇知学乎?"咨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3],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帝曰:"吴可征否?"对曰:"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备御之固。"帝曰:"吴难魏乎?"对曰:"带甲百万,江、汉为池,何难之有!"帝曰:"吴如大夫者几人?"对曰:"聪明特达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车载斗量,不可胜数。"

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于吴。吴群臣曰:"荆、扬二州,贡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礼也,宜勿与。"吴王曰:"方有事于西北,江表元元,恃主为命。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谅暗之中而所求若此[4],宁可与言礼

哉!"皆具以与之。

22 吴王以其子登为太子,妙选师友[65];以南郡太守诸葛瑾之子恪、绥远将军张昭之子休、大理吴郡顾雍之子谭、偏将军庐江陈武之子表皆为中庶子,入讲诗书,出从骑射,谓之四友。登接待僚属,略用布衣之礼。

23 十二月,帝行东巡。

24 帝欲封吴王子登为万户侯,吴王以登年幼,上书辞不受;复遣西曹掾吴兴沈珩入谢,并献方物。帝问曰:"吴嫌魏东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旧盟,言归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预备。"又问:"闻太子当来,宁然乎?"珩曰:"臣在东朝,朝不坐[66],宴不与,若此之议,无所闻也。"帝善之。

吴王于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张昭正色不言,出外,车中坐。王遣人呼昭还入,谓曰:"为共作乐耳,公何为怒乎?"昭对曰:"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当时亦以为乐,不以为恶也。"王默然惭,遂罢酒。

吴王与群臣饮,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阳醉不持;王去,翻起坐。王大怒,手剑欲击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农刘基起抱王,谏曰:"大王以三爵之后,手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贤蓄众,故海内望风;今一朝弃之,可乎!"王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轻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彼乎?"翻由是得免。王因

敕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基,繇之子也。

25 初,太祖既克蹋顿[7],而乌桓浸衰,鲜卑大人步度根、轲比能、素利、弥加、厥机等因阎柔上贡献,求通市,太祖皆表宠以为王。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廉平为众所服,由是能威制诸部,最为强盛。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8],皆为鲜卑庭,轲比能与素利、弥加割地统御,各有分界。轲比能部落近塞,中国人多亡叛归之;素利等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道远,故不为边患。帝以平虏校尉牵招为护鲜卑校尉,南阳太守田豫为护乌桓校尉,使镇抚之。

【注释】

①吴主:疑为"吴王"。

②三州:指荆、扬、交三州。

③经略:筹划处理。

④谅(liáng 凉)暗:指帝王居丧。

⑤妙选:精选。

⑥朝:古时凡访人皆称朝。后来才用来专指见皇帝。

⑦太祖既克蹋顿:事见六十五卷汉献帝建安十二年。

⑧辽水:即辽河。

【译文】

21 邢贞到吴国,吴人认为孙权应该称上将军,九州伯,不应当接受曹魏的封号。吴王孙权说:"九州伯,没听说过在古代有。从前沛公刘邦也受过项羽封给的汉王,这都是权宜之计,又有什么损失!"于是接受了封号。吴王出城至都亭等候邢贞,邢贞进门,不下车。张昭对邢贞说:"没有不恭敬的礼节,没有不被执行的法令,而你敢妄自尊大,难道认为江南人少兵弱,没有一点的兵器吗?"邢贞立刻走

下车。中郎将琅邪人徐盛十分气愤，看着左右的人说："我们不能奋勇拼命，为国家兼并许都、洛阳，吞并巴、蜀，却让我们君主与邢贞结盟，不是很羞辱吗！"于是涕泪纵横。邢贞听了这些话，对他的随从说："江东有这样的将相，是不会久居人下的。"

吴王派中大夫南阳人赵咨入朝致谢。魏文帝问道："吴王是什么样的君主？"赵咨回答说："是个聪明、仁智、雄略的君主。"魏文帝问有什么具体事实，赵咨回答说："从平民中选拔鲁肃，是他的聪颖；从军士中提升吕蒙，是他的高明；俘获于禁但不加害，是他的仁慈；夺取荆州兵不血刃，是他的智慧；占据三州想统一天下，是他的雄心；屈尊卑躬向陛下称臣，是他的谋略。"魏文帝说："吴王很有学问吗？"赵咨说："吴王拥战船万艘，有军队百万，任用贤能，志在治理四方，只要有空闲，就博览群书，涉猎史籍，采纳奇妙精华，只是不效法儒生的寻章摘句罢了。"魏文帝说："吴可以征服吗？"赵咨回答说："大国有征伐的兵力，小国有坚固的防御。"魏文帝说："吴抵御魏困难吗？"赵咨回答说："拥有军队百万，以长江、汉水护城，有什么困难！"魏文帝说："吴像你这样的人有多少？"赵咨回答说："聪明又特别通达的，有八九十人；像我这样的，车载斗量，不可胜数。"

魏文帝派使者向吴要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吴的大臣们说："荆、扬两州，向朝廷进贡有明确的规定。魏所要求的珍奇玩物，是不合礼制的，应该不给。"吴王说："我国正与西北的蜀对峙，江南的黎民百姓，要依赖魏主保全自己，他所要的，对我们来说如同瓦砾，我有什么可惜的呢？况且他正在服丧期间，而来要这些东西，难道能与他谈礼吗？"于是全部备齐送给魏文帝。

22 吴王立儿子孙登为太子，精选师友；任命南郡太守诸葛谨的儿子诸葛恪、绥远将军张昭的儿子张休、大理吴郡人顾雍的儿子顾谭、偏将军庐江人陈武的儿子陈表都为中庶子，为孙登在家时讲诗书，出外时教骑射，当时称他们为四友。孙登接待部属时，只简单地

使用平民的礼节。

23 十二月,魏文帝将要东巡。

24 魏文帝想册封吴王的儿子孙登为万户侯,吴王认为孙登年幼,上书推辞不受;又派西曹掾吴兴人沈珩入朝致谢,并进贡土特产。魏文帝问道:"吴怀疑魏向东进攻吗?"沈珩说:"不怀疑。"魏文帝说:"凭什么?"沈珩说"相信依靠从前的盟约,已言归于好,所以不怀疑;如果魏不守盟约,我们自然有防备。"魏文帝又说:"听说吴太子将来,真是这样吗?"沈珩说:"我在东吴,拜访人时从不坐下,参加宴会从不交谈,像这种的议论,无从听说。"魏文帝认为此人不错。

吴王在武昌去钓台饮酒,喝得大醉,叫人拿水洒群臣,说:"今天畅饮,只有醉倒在钓台上,才可停止!"张昭严肃不语,到外面,坐在车中。吴王派人招呼张昭回来,对他说:"只是为了一起作乐罢了,你为什么要发怒?"张昭回答说:"从前商纣王建糟丘酒池,整夜欢饮,当时也认为是作乐,不认为是坏事。"吴王一言不发,感到惭愧,于是解散了酒宴。

吴王与群臣饮酒,亲自起身敬酒,虞翻趴在地上,假装酒醉不能控制自己;吴王过去后,虞翻爬起来坐好。吴王大怒,拿起剑来要杀他,在座的无不惊恐。只有大司农刘基起身抱住吴王,劝阻说:"大王酒过三杯之后,亲手杀死贤良之士,即便虞翻有罪,天下谁知晓呢?况且大王因为能够招贤纳众,所以使海内向望;现在一旦放弃这些,行吗?"吴王说:"曹操尚且杀了孔融,我杀个虞翻有什么?"刘基说:"曹操轻易杀害士人,天下人都谴责他。大王推行道德仁义,想与尧、舜比高下,怎么能把自己与曹操相比呢?"虞翻因此得以幸免。吴王因此告诫身边的人说:"从今天起,凡我在酒后说要杀人,都不能杀。"刘基,是刘繇的儿子。

25 起初,魏太祖曹操攻克蹋顿后,乌桓族因此逐渐衰落,鲜卑族酋长步度根、轲比能、素利、弥加、厥机等通过阎柔向朝廷进贡,请

求通商，魏太祖上表都宠封为王。轲比能本属鲜卑族的一个旁支部落，因为勇健公廉受到众人的信服，因此能够凭着威信控制各部落，势力最为强盛。从云中、五原以东到辽水，都是鲜卑族的地区，轲比能与素利、弥加分划疆土进行统治，各有分界线。轲比能部落靠近关塞，中原的人有许多叛逃归附他；素利等在辽西、右北平、渔阳的关塞外，道路遥远，因此不构成边境祸患。魏文帝任命平虏校尉牵招为护鲜卑校尉，南阳太守田豫为护乌桓校尉，派他们镇抚鲜卑和乌桓。

三　年

1 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2 庚午，帝行如许昌[1]。

3 诏曰："今之计、孝，古之贡士也[2]；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

4 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是后西域复通，置戊己校尉。

5 汉主自秭归将进击吴，治中从事黄权谏曰："吴人悍战，而水军沿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当寇，陛下宜为后镇。"汉主不从，以权为镇北将军，使督江北诸军；自率诸将，自江南缘山截领[3]，军于夷道猇亭。吴将皆欲迎击之。陆逊曰："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且奖厉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旷

野，当恐有颠沛交逐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罢于木石之间，徐制其敝耳。”诸将不解，以为逊畏之，各怀愤恨。

汉人自佷山通武陵[4]，使侍中襄阳马良以金锦赐五溪诸蛮夷，授以官爵。

6 三月，乙丑，立皇子齐公睿为平原王、皇弟鄢陵公彰等皆进爵为王。甲戌，立皇子霖为河东王。

7 甲午，帝行如襄邑。

8 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为鄄城王。是时，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各有老兵百余人以为守卫，隔绝千里之外，不听朝聘[5]，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虽有王侯之号而侪于匹夫，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切，诸侯王过恶日闻；独北海王究谨慎好学，未尝有失。文学、防辅相与言曰[6]：“受诏察王举措，有过当奏，有善亦宜以闻。”遂共表称陈究美。究闻之，大惊惧，责让文学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诸君乃以上闻，是适所以增其负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闻，而遽共如是，是非所以为益也。”

9 癸亥，帝还许昌。

10 五月，以江南八郡为荆州，江北诸郡为郢州。

11 汉人自巫峡建平连营至夷陵界，立数十屯，以冯习为大督，张南为前部督，自正月与吴相拒，至六月不决。汉主遣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吴将帅皆欲击之，陆逊曰：“此必有谲，且观之。”汉主知其计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从

谷中出，逊曰："所以不听诸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逊上疏于吴王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限，呈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无可忧者。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

【注释】

①许昌：胡注《晋志》曰："汉献帝都许（许县），魏受禅，徙都洛阳。许宫室、武库存焉，改名许昌。"

②贡士：古代向最高统治者荐举人员的制度。

③领：通"岭"。

④佷（hěn 很）山：县名。治今湖北长阳。

⑤朝聘：古代诸侯定期朝见天子。《礼记·王制》："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每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⑥文学：官名。汉代在州郡和王国设置文学或称文学掾、文学史，为后世教官的前身。魏晋以后，有文学从事。

【译文】

三年（壬寅，公元 222 年）

1 春，正月，初一朔，日食。

2 初五，魏文帝将去许昌。

3 魏文帝下诏说："现在推举计吏、孝廉，犹如古代的贡士；如果限制年龄然后取士，这样吕尚、周晋在古代就不会显赫名扬。现令郡国选举的人才，不要受年龄限制；儒者要通晓儒术、经学，官吏要懂得法令条文，荐举来都要试用。有关部门要纠举弄虚作假的人。"

4 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自派使者入朝进贡。此后，跟西域又沟通，设置戊己校尉。

5 汉主刘备从秭归率兵进击吴，治中从事黄权劝阻说："吴人强悍能战，而且我们的水军顺流而下，进军容易，退却难。我请求为前锋来进击敌寇，陛下应作为后镇。"汉主不从，任命黄权为镇北将军，派他统帅江北的各路军队；自己亲率众将，从江南翻山越岭前进，在夷道县的猇亭驻军。吴国的将领都要迎击刘备。陆逊说："刘备率军东下，士气正盛；而且登高据险，很难一下攻克。即使攻克，也难以全部将他们击败，如果攻战不利，就会挫伤我主力，这不是小的失误。现在只有奖励将士，多用谋略，来观察战势的变化。如果此处是平原旷野，我们将恐怕有奔波追逐的忧虑。现在他们沿山进兵，势力无法展开，自然会疲惫在树林乱石之中，要慢慢来制服他们。"众将领不明白陆逊的意图，认为他惧怕刘备，各自心怀不满。

蜀汉人从佷山通向武陵，派侍中襄阳人马良带着黄金锦帛赏赐给五溪的各个蛮夷部落，并授予他们官爵。

6 三月，初一，魏文帝立皇子齐公曹睿为平原王，皇弟鄢陵公曹彰等都进封为王。初十，立皇子曹霖为河东王。

7 三十日，魏文帝要去襄邑。

8 夏，四月，十四日，立鄄城侯曹植为鄄城王。当时，诸侯王都是寄居封地，空有其名而没有实地；所封王国各有老兵一百多人作为守卫，与京城隔绝千里之外，不允许诸侯王定期去朝见皇帝，并设置防辅、监国的官职来监察诸侯王的行动。各诸侯王虽有王侯的封号，但与平民差不多，都想当平民却得不到。法令严厉苛刻，诸侯王的过失和恶行天天都能听到，只有北海王曹充言行谨慎，刻苦好学，不曾有过失。北海王国的文学、防辅相互议论说："我们受诏命监察国王的举止言行，有过失应当上奏，有善行也应该汇报。"于是共同上表称述曹充的美德。曹充听说，大为惊惧，责备文学说："修

身养性，磨砺自己，只是平常人的行为罢了，而诸位就把这些上报，恰好给我增加了负担。如果真有善行，还怕皇上听不到，诸位却急于上告，这样不是在为我好。”

9 二十九日，魏文帝回到许昌。

10 五月，把江南八郡划归荆州，江北各郡设为郢州。

11 蜀汉军队从巫峡建平扎营，一直连接到夷陵境界，建立几十个营寨，任命冯习为大督，张南为前部督，从正月开始与吴对峙，到六月仍未决战。汉主刘备派遣吴班率几千人在平地上扎营，吴军将帅都想出击，陆逊说：“这一定有诈，姑且观察一下。”汉主知道自己的计策不能实现，于是率八千伏兵从山谷中出来，陆逊说：“之所以不听诸位攻击吴班的原因，是估计到刘备一定有诡计的缘故。”孙权上奏对吴王说：“夷陵是战略要地，国家的门户，虽然易得，也容易失去。失掉它，不仅仅是损失一郡的土地，荆州也要令人担忧了。今天争夺它，一定要成功。刘备违背天理，不守住巢穴，却敢自己来送死，我虽然不才，但凭着您的威灵，以正义讨伐逆贼，打败敌人就在眼前，没有什么可忧虑的。我当初担心刘备水陆并进，现在他却舍弃船只，从陆地上进军，处处扎营，观察他的布署，一定没有其它变化。希望您高枕，不要把这挂记在心。”

闰月，逊将进攻汉军，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已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1]，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诸将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

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汉将杜路、刘宁等穷逼请降。

汉主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汉主夜遁,驿人自担烧铙铠断后[2],仅得入白帝城[3],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塞江而下。汉主大惭恚曰:"吾乃为陆逊所折辱,岂非天耶!"将军义阳傅肜为后殿,兵众尽死,肜气益烈。吴人谕之使降,肜骂曰:"吴狗,安有汉将军而降者!"遂死之。从事祭酒程畿溯江而退,众曰:"后追将至,宜解舫轻行[4]。"畿曰:"吾在军,未习为敌之走也。"亦死之。

初,吴安东中郎将孙桓别击汉前锋于夷道,为汉所围,求救于陆逊,逊曰:"未可。"诸将曰:"孙安东,公族,见围已困,奈何不救?"逊曰:"安东得士众心,城牢粮足,无可忧也。待吾计展,欲不救安东,安东自解。"及方略大施,汉果奔溃。桓后见逊曰:"前实怨不见救;定至今日,乃知调度自有方耳!"

初,逊为大都督,诸将或讨逆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持,不相听从。逊按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疆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翦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何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在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备,计多出逊,诸将乃服。吴王闻之曰:"公何以初不启诸

将违节度者邪?"对曰:"受恩深重,此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臣窃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王大笑称善,加逊辅国将军,领荆州牧,改封江陵侯。

初,诸葛亮与尚书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义相取,亮每奇正智术。及汉主伐吴而败,时正已卒,亮叹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就使东行,必不倾危矣。"汉主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禽,乞复攻之。"吴王以问陆逊。逊与朱然、骆统上言曰:"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

初,帝闻汉兵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5]',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后七日,吴破汉书到。

【注释】

①角:抓住角。 掎:拉住腿。 掎角:亦作"犄角"。指夹击敌人。

②铙(náo 挠):乐器名。行军时使用,如铃般大小,中空短柄,使用时执柄,面朝上,用槌棒敲击,使之发出声音,用来指挥军队的行动。

③白帝城:城名。在今四川奉节东。

④舫(fǎng 仿):两船相并。一说为方舟。

⑤苞(bāo 包):丛生,茂盛。

【译文】

闰六月,陆逊率军进攻汉军,众将领都说:"应当在开始进攻刘备,如今已让他入境五、六百里,相互对峙经历了七、八个月,他的

各个要塞都已得到加固,攻击他一定不利。"陆逊说:"刘备是个狡猾的傢伙,加上他曾经历的事多,汉军开始集结时,他考虑得一定周详,我们不能去攻击他。如今屯驻已久,不能得到我们的好处,士兵疲乏,意志沮丧,再也无计可施。前后夹击这邦寇贼,就在今天。"于是先进攻一个军营,战事不利,众将领都说:"白白地牺牲士兵而已!"陆逊说:"我已知道了打败敌人的办法。"就令士兵每人拿一束茅草,采用火攻,拿下军营;一攻克,便统帅各军,同时一齐发起进攻,砍下张南、冯习以及胡王沙摩柯等的头,攻破刘备的军营四十多座。汉军将领杜路、刘宁等被逼得走投无路,请求投降。

汉主登上马鞍山,把军队布设在自己的周围,陆逊督促各军,从四面紧逼刘备,刘备的军队土崩瓦解,死者数以万计。汉主趁夜潜逃,驿站人员挑着沿途丢弃的铙和铠甲,在险要路口烧起来阻挡吴军,刘备才得以进入白帝城,蜀汉的船只、器械,水军、陆军的军用物资,霎时全部丢弃,尸首布满江面,顺流而下。汉主大为惭愧、怨恨,说:"我竟然被陆逊凌辱,难道不是天意吗?"将军义阳人傅肜殿后,部众都死了,傅肜斗志更旺。吴军劝他投降,傅肜骂道:"东吴的狗崽子们,哪有汉将军投降的!"最后战死。从事祭酒程畿逆江撤退,众人说:"后面的追兵要来了,应当拆开舫船,轻舟前进。"程畿说:"我从军以来,没有学过临敌脱逃的事。"也战死了。

起初,吴安东中郎将孙桓另在夷道攻击汉军前锋,被汉军包围,向陆逊求救,陆逊说:"不行。"众将领说:"孙安东,是大王的同族,看见他被围困,为什么不救?"陆逊说:"安东深得军心,城池牢固,粮食充足,没有什么可忧虑的。等到我的计划施展,要不去救孙安东,对他的包围也会自行消除。"等到陆逊的谋略大展时,汉军果然逃奔溃散。孙桓后来见到陆逊时说:"先前确实抱怨你不来救,直到今天,才知道你调度有方!"

起初,陆逊担任大都督,众将领有的是讨逆将军孙策的老部下,有的是孙氏的宗族和亲戚,各自骄傲自大,不听从指挥。陆逊手

按剑柄说："刘备是天下的名人，曹操都害怕他，如今已在我境内，这是强敌。诸位都蒙受国恩，应当和睦相处，共同铲除此敌，以上报所受恩典，而你们都不听从指挥，为什么？我虽是书生，但受命于主上，大王之所以委屈诸位，让你们来服从我的指挥，是因为认为我还有一点可以称道的地方，能够忍辱负重的缘故。各任其职，岂能再推辞！军令有法规，不可违抗！"等到打败刘备，计谋大多出自陆逊，众将领才心服。吴王听说此事，道："你怎么当初不向我报告那些不听从指挥的将领呢？"陆逊说："他们都深受重恩，这些将领中有的是陛下的心腹，有的是得力助手，有的是功臣，都是陛下应当依赖，共同完成大业的人，我仰慕蔺相如、寇恂为成就国家大业而委屈下节的行为。"吴王大笑称好，加封陆逊辅国将军称号，兼任荆州牧，改封为江陵侯。

起初，诸葛亮与尚书令法正的爱好、崇尚不同，但都以国事为重，诸葛亮常常惊叹赞赏法正的智略。到汉主讨伐吴国失败，这时法正已去世，诸葛亮叹息道："法正如果在，一定能制止主上东征；即便东征，也一定不会落到如此危急的地步。"汉主在白帝城，徐盛、潘璋、宋谦等各自竞相上表说："一定可以擒获刘备，请求再发起进攻。"吴王就此事询问陆逊。陆逊和朱然、骆统上书说："曹丕大量召集兵马，表面声称帮助我国讨伐刘备，内心其实怀有奸计，请下令撤回军队。"

起初，魏文帝听说汉兵立栅栏扎营相连七百多里，对群臣说："刘备不懂军事，哪里有连营七百里能够抗拒敌人的！'在杂草丛生、地势平坦、低洼潮湿、关隘险要等地驻军安营的，一定会被敌人击破。'这是兵家大忌。孙权报捷的上书，很快就要到了。"七天后，吴军打败汉军的奏书就送来了。

12 秋，七月，冀州大蝗，饥。

13 汉主既败走，黄权在江北，道绝，不得还，八月，率其众来降。汉有司请收权妻子，汉主曰："孤负黄权，权不免孤也。"待之如初。帝谓权曰："君舍逆效顺，欲追踪陈、韩邪？"对曰："臣过受刘主殊遇，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是以归命。且败军之将，免死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帝善之，拜为镇南将军，封育阳侯[1]，加侍中，使陪乘。蜀降人或云汉诛权妻子，帝诏权发丧。权曰："臣与刘、葛推诚相信，明臣本志。窃疑未实，请须。"后得审问，果如所言。马良亦死于五溪。

14 九月，甲午，诏曰："夫妇人与政，敌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之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卞太后每见外亲，不假以颜色，常言："居处当节俭，不当望赏、念自佚也。外舍当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俭日久，不能自变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钱米恩贷也。"

15 帝将立郭贵嫔为后，中郎栈潜上疏曰："夫后妃之德，盛衰治乱所由生也。是以圣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择其令淑，以统六宫，虔奉宗庙。《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内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书宗人衅夏云：'无以妾为夫人之礼'。齐桓誓命于葵丘，亦曰：'无以妾为妻。'今后宫嬖宠，常亚乘舆。若因爱登后，使贱人暴贵，臣恐后世下陵上替，开张非度，乱自上起也。"帝不从，庚子，

立皇后郭氏。

16 初，吴王遣于禁护军浩周、军司马东里袞诣帝，自陈诚款②，辞甚恭悫③。帝问周等，“权可信乎？”周以为权必臣服，而袞谓其不可必服。帝悦周言，以为有以知之，故立为吴王，复使周至吴。周谓吴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阖门百口明之。”吴王为之流涕沾襟，指天为誓。周还而侍子不至，但多设虚辞。帝欲遣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往与盟誓，并责任子，吴王辞让不受。帝怒，欲伐之，刘晔曰：“彼新得志，上下齐心，而阻带江湖，不可仓卒制也④。”帝不从。

【注释】

①封育阳侯：胡注：“自此以后，皆名号侯，不复注（附著）其国邑；其地名难知者，犹为之注。”

②款：诚，恳切。

③悫（què 确）：诚笃，忠厚。

④仓卒（cù 促）：急遽。卒，同“猝”。

【译文】

12 秋，七月，冀州发生严重蝗灾，饥荒。

13 汉主败逃后，黄权在江北，退路被吴国切断，无法回军，八月，率部众投降魏国。蜀汉的有关部门请求收捕黄权的妻子儿女，汉主说：“这是我辜负了黄权，黄权没有辜负我。”对黄权家属的待遇照旧。魏文帝对黄权说：“你舍弃叛逆，归顺朝廷，是想追随陈平、韩信的行为吗？”黄权回答说：“我蒙受汉主刘备的厚恩，不能投降东吴，又回蜀无路，所以来归顺陛下。况且败军之将，能免一死就算幸运，还谈什么去羡慕古人！”魏文帝很赞许，任他为镇南将军，封为育阳

侯,加侍中官衔,让他作自己陪乘。蜀中投降过来的人中有的说,汉主已杀了黄权的妻子儿女,魏文帝诏令黄权发丧。黄权说:"我与刘备、诸葛亮推诚相见,他们知道我不得已投降的本意。我怀疑这不属实,请等等看。"后来得到确实消息,果真如黄权所说。马良也死在五溪。

14 九月,初三,魏文帝下诏说:"妇女参政,是祸乱的根源。从今以后,群臣不能向太后奏事,皇后、皇太后的亲属不得担任辅佐朝政大臣的职务,也不得分封为王或诸侯。把这个诏令传给后代,如有违背,天下共同诛伐。"卞太后每次见外戚,从不板起面孔,常常说道:"居家应当节俭,不应当期望赏赐,贪求安逸。亲戚们会怪我对待他们太薄情,这是因为我有自己的生活准则。我侍奉魏文帝四、五十年,已经节俭惯了,不能再变得奢侈。有违法令制度的,我将要比常人罪加一等,不要指望用钱米来向我求恩宽恕。"

15 魏文帝将要立郭贵嫔为皇后,中郎栈潜上书说:"后妃的品德,直接关系到治乱、盛衰。所以圣明的君主非常谨慎地确立自己的皇后,一定要从世代显贵的家族中选择贤淑的皇后,来统御六宫,虔诚地供奉皇室宗庙。《易经》说:'家政处理得法,天下就会安定。'由理家推及治国,这是先王的法则。《春秋》中记载宗人衅夏的话:'没有用妾作为妻的礼。'齐恒公在葵丘盟誓时也说:'没有用妾作为妻的。'使后宫受宠的嫔妃,常常只次于君主。如果因宠爱而立为皇后,使低贱的突然显贵,我恐怕今后低下的人陵上,高贵的人废弃,开启非法的行为,祸乱从上产生了。"魏文帝不从。初九,立郭贵嫔为皇后。

16 起初,吴王派于禁的护军浩周、军司马东里兖晋见魏文帝,表叙自己的忠诚,言辞非常恭敬。魏文帝问浩周等:"孙权可以信任吗?"浩周认为孙权一定会臣服,但东里兖认为不一定会臣服。魏文帝喜欢浩周所说的,认为他了解孙权,因此立他为吴王,又派浩周到东吴。浩周对吴王孙权说:"陛下不相信大王会派儿子入朝侍奉,

我以全家百口的性命来担保，表明大王一定会送儿子来。"吴王为此泪水沾湿了衣襟，指着天发誓。浩周回去，但是孙权没有送子来，只是用许多假话搪塞。魏文帝准备派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去与吴王盟誓，并责令吴王送儿子作人质，吴王推辞不接受。魏文帝大怒，想讨伐孙权，刘晔说："他刚刚得意取胜，上下齐心，而且有江湖阻隔，不可能很快制服他。"魏文帝不同意。

九月，命征东大将军曹休、前将军张辽、镇东将军臧霸出洞口[1]，大将军曹仁出濡须，上军大将军曹真、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左将军张郃、右将军徐晃围南郡。吴建威将军吕范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左将军诸葛瑾、平北将军潘璋、将军杨粲救南郡，裨将军朱桓以濡须督拒曹仁。

17 冬，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为寿陵[2]，作终制，务从俭薄，不藏金玉，一用瓦器。令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

18 吴王以扬越蛮夷多未平集，乃卑辞上书，求自改厉；"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终余年。"又与浩周书云："欲为子登求昏宗室；"又云："以登年弱，欲遣孙长绪、张子布随登俱来。"帝报曰："朕之与君，大义已定。岂乐劳师远临江、汉。若登身朝到，夕召兵还耳。"于是吴王改元黄武，临江拒守。

帝自许昌南征，复郢州为荆州。十一月，辛丑，帝如宛，曹休在洞口，自陈："愿将锐卒虎步江南，因敌取资，事

必克捷,若其无臣,不须为念。"帝恐休便渡江,驿马止之。侍中董昭侍侧,曰:"窃见陛下有忧色,独以休济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难,就休有此志,势不独行,当须诸将。臧霸等既富且贵,无复他望,但欲终其天年,保守禄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幸!苟霸等不进,休意自沮。臣恐陛下虽有敕渡之诏,犹必沈吟,未便从命也。"顷之,会暴风吹吴吕范等船,绠缆悉断,直诣休等营下,斩首获生以千数,吴兵迸散。帝闻之,敕诸军促渡。军未时进,吴救船遂至,收军还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将军尹卢战死。

19 庚申晦,日有食之。

20 吴王使太中大夫郑泉聘于汉③,汉太中大夫宗玮报之,吴、汉复通。

21 汉主闻魏师大出,遗陆逊书曰:"贼今已在江、汉,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否?"逊答曰:"但恐军新破,创夷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若不推算,欲复以倾覆之余远送以来者,无所逃命。"

22 汉汉嘉太守黄元叛。

23 吴将孙盛督万人据江陵中洲,以为南郡外援。

【注释】

①洞口:地名。在今四川城口县南。

②首阳山:在洛阳东北。

③聘:古时国与国之间遣使访问。

【译文】

九月，命令征东大将军曹休、前将军张辽、镇东将军臧霸出击洞口，大将军曹仁出击濡须，上军大将军曹真、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左将军张郃、右将军徐晃包围南郡。吴国建威将军吕范统帅五路军队，以水军抗拒曹休等，左将军诸葛瑾、平北将军潘璋、将军杨粲救援南郡，裨将军朱桓在濡须指挥抗拒曹仁。

17 冬，十月，初三，魏文帝公布自己的陵墓将建在首阳山东侧，制订有关葬礼制度的诏书，要求丧事从俭，不得陪葬金玉，一律使用陶器。下令将此诏保存在皇家宗庙，副本留在尚书、秘书、三府。

18 吴王因为扬越的蛮夷众多，没有平定，便言辞谦卑地上书，请求让自己改正过失，说："如果我的罪过难以消除，一定不被放过，我将奉还土地和人民，寄身在交州，以度余年。"又写信给浩周说："我想为儿子孙登向皇室求婚"；还说："因为孙登年幼，想派孙邵、张昭跟随孙登一起来。"魏文帝回报说："我与你之间，君臣名分已定。哪里乐意劳师动众到长江、汉水那么远。如果孙登早晨到，晚上我就把兵召回来。"这时吴王改年号为黄武，亲临长江据守。

魏文帝从许昌率兵南征，恢复郢州为荆州。十一月，十一日，魏文帝到宛城。曹休在洞口，上书请求："愿率精兵，如猛虎进军江南，从敌人那里获取军需，此事一定能胜利，如果我战死，请陛下不需挂念。"魏文帝恐怕曹休就去渡江，派驿马制止他。侍中董昭在旁侍候，说："我看见陛下面有忧色，难道是为了曹休渡江的缘故吗？现在渡江，人人都感到是难办的事，即便曹休有这个愿望，势必不能单独行动，还要等待众将领一起行动。臧霸等既富有又显贵，不再有其它的愿望，只想这样一直到老死，保住禄位传给子孙而已，怎么肯冒险自投死生之地，来求取侥幸的胜利呢？如果臧霸等不进军，曹休的信心就会自然丧失。我恐怕陛下即便有诏令渡江，他们也一定会犹豫，未必立刻执行命令。"过了一会儿，适逢暴风猛吹吴军吕范等船只，所有的缆绳全被刮断，船只一直吹到曹休等的军营

下，曹魏军队斩杀俘获吴军数以千计，吴军四处逃散。魏文帝听到此讯，下令各军赶紧渡江。军队没有来得及渡江，吴军的救援船队已经赶到，收集溃军返回江南。曹休派臧霸追击，战事不利，将军尹卢战死。

19 三十日晦，日食。

20 吴王派太中大夫郑泉访问蜀汉，蜀汉也派太中大夫宗玮回访，吴、汉又恢复了往来。

21 汉主听说魏国军队大举进攻吴国，送信给陆逊说："敌贼已在长江、汉水一带，我将再次东下，将军认为能这样吗？"陆逊回信说："只是恐怕贵军新败，创伤没有痊愈，才开始与我们恢复往来，暂时应当好好地自我修补，没有空闲来穷兵黩武。如果不认真考虑，想再把大难中幸存下来的残兵败将，远道送来的话，他们将无处逃命。"

22 蜀汉的汉嘉太守黄元反叛。

23 吴将孙盛统帅一万人据守江陵中洲，作为南郡的外援。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七十

魏纪二　起昭阳单阏，尽强圉协洽，凡五年。

世祖文皇帝下

黄初四年

1 春，正月，曹真使张郃击破吴兵，遂夺据江陵中洲。

2 二月，诸葛亮至永安。

3 曹仁以步骑数万向濡须，先扬声欲东攻羡溪[1]，朱桓分兵赴之；既行，仁以大军径进，桓闻之，追还羡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时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才五千人，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桓喻之曰："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诸君闻曹仁用兵行师，孰与桓邪？兵法所以称'客倍而主人半'者，谓俱在平原无城隍之守，又谓士卒勇怯齐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马罢困。桓与诸君共据高城，南临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劳，

为主制客,此百战百胜之势,虽曹丕自来,尚不足忧,况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诱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须城,分遣将军常雕、王双等乘油船别袭中洲[2]。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蒋济曰:"贼据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为自内地狱,危亡之道也。"仁不从,自将万人留橐皋[3],为泰等后援。桓遣别将击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烧营退;桓遂斩常雕,生虏王双,临陈杀溺死者千余人。

初,吕蒙病笃,吴王问曰:"卿如不起,谁可代者?"蒙对曰:"朱然胆守有余,愚以为可任。"朱然者,九真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治养以为子,时为昭武将军。蒙卒,吴王假然节,镇江陵。及曹真等围江陵,破孙盛,吴王遣诸葛瑾等将兵往解围,夏侯尚击却之。江陵中外断绝,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临城,弓矢雨注,将士皆失色;然晏如无恐意[4],方厉吏士,伺间隙攻破魏两屯。魏兵围然凡六月,江陵乏姚泰领兵备城北门,见外兵盛,城中人少,谷食且尽,惧不济,谋为内应,然觉而杀之。

时江水浅狭,夏侯尚欲乘船将步骑入渚中安屯[5],作浮桥,南北往来,议者多以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过人[6],而用兵畏敌,不敢轻之若此也。夫兵好进恶退,常然之数。平地无险,犹尚艰难,就当深入,还道宜利,兵有进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桥而济,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狭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贼频攻桥,误有漏失,渚中精锐非魏之有,将转化为吴矣。臣私

戚之，忘寝与食，而议者怡然不以为忧，岂不惑哉！加江水向长[7]，一旦暴增，何以防御！就不破贼，尚当自完，奈何乘危，不以为惧！惟陛下察之。”帝即诏尚等促出。吴人两头并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时得泄[8]，仅而获济。吴将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烧浮桥，会尚退而止。后旬日，江水大涨，帝谓董昭曰：“君论此事，何其审也！”会天大疫，帝悉召诸军还。

三月，丙申，车驾还洛阳。

【注释】

①羡溪：地名。在濡须的东面。

②油船：船名。一种用牛皮包裹船体并抹上油的古代战船。

③橐(tuó 驼)皋：地名。在今安徽巢县东北。

④晏如：安然。

⑤渚：即江陵的中洲。

⑥武皇帝：即曹操。

⑦向：将近。

⑧泄：去。

【译文】

魏纪二　起癸卯(公元 223 年)，止丁未(公元 227 年)，共五年。

世祖文皇帝下

黄初四年(癸卯，公元 223 年)

1 春，正月，曹真派张郃击败吴军，于是夺取了江陵的中洲。

2 二月，诸葛亮到永安。

3 曹仁率步兵骑兵几万进军濡须，先扬言要向东攻打羡溪，朱桓分派吴军奔赴羡溪；增援羡溪的军队派出后，曹仁率大军直接进军

濡须，朱桓听到这一消息，赶紧追回派往羡溪的军队，军队没有赶回而曹仁突然来到。当时朱桓手下和在城里的军队才五千人，众将领惶恐不安，各怀畏惧之心，朱桓开导他们说："大凡两军交锋对阵，胜负在领兵的将领，不在人数的多少。诸位认为曹仁用兵作战，与我比谁高明？兵法之所以认为'远来进攻的军队要超过当地防守部队的一倍'，是针对双方都在平原上没有城池可守，也是针对双方士兵勇怯相当的情况而言的。如今曹仁既没有智勇，加上他的士兵非常胆怯，又是千里爬涉而来，人马困乏。我和诸位一起占据高坚的城池，南临长江，北靠山岭，以逸待劳，作为防守的本地军队制服远来的敌军，这是百战百胜的形势，即便曹丕亲自前来，尚且不值得忧虑，何况是曹仁这邦人呢！"朱桓于是偃旗息鼓，表面显得虚弱来引诱曹仁。曹仁派自己的儿子曹泰进攻濡须城，又派将军常雕、王双等乘牛皮油船去袭击中洲。中洲是朱桓及其部属的妻儿们居住的地方。蒋济说："敌贼占据两岸，船只停泊在上游，我军却进入洲中，这是自己走进地狱，自取灭亡的做法。"曹仁不听从，亲自率一万人留在橐皋，作为曹泰的后援。朱桓派另外的将领抗击常雕等，自己抵御曹泰，曹泰烧掉军营退走；朱桓于是杀了常雕，生擒王双，在阵前被杀死、淹死的魏军一千多人。

起初，吕蒙病重时，吴王问他："你如果一病不起，谁能代替你？"吕蒙回答说："朱然胆略超人，注重节操，我认为可以任用。"朱然，是九真太守朱治姐姐的儿子；本姓施，朱治收为养子，当时为昭武将军。吕蒙去世，吴王授予朱然符节，镇守江陵。等到曹真等包围江陵，击败孙盛，吴王派诸葛瑾等率兵去解围，被夏侯尚击退。江陵内外断绝，城中守兵大多患有肿病，能战的才五千人。曹真等筑起土山，挖掘地道，建成望楼居高临下，箭如雨下，将士们都恐惧失色；朱然安然自若，毫无惧色，他激励将士防守，寻找敌人破绽，攻破了魏军的两个营垒。魏军包围朱然六个月，江陵令姚泰率兵防守北门，看到城外兵多、城中兵少，粮食将尽，害怕守不住，阴谋做魏

军内应，被朱然发觉后杀了。

当时江水浅，江面窄，夏侯尚想乘船率步兵骑兵进入江陵的中洲安营，架设浮桥，可以南北往来，参与谋议的人大多认为一定可以攻克江陵。董昭上书说："武皇帝智勇过人，但用兵时常常提防着敌人，不敢像今天这样轻视。作战时，进军容易，退兵难，这是常理。平原上没有险阻，退兵尚且艰难，就当该深入，退路也应便利，战争中有进有退，不可能完全如人意。现在驻军中洲，太深入了；靠浮桥交往，太危险了；只有一条通道可走，太狭隘了。这三件事情，是兵家忌讳的，而现在我们却在实行。敌贼频频攻击浮桥，如有误失，中洲的精锐部队就不是魏国所有，将转而归吴了。我对此非常焦虑，废寝忘食，但参议的人安然自若，对此毫不担忧，怎不让人感到困惑？加上江水将涨，一旦水位急剧上升，我们将怎样防御？即便不打败敌贼，也应当保全自己，怎么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不因此感到恐惧！希望陛下明察。"魏文帝立刻诏令夏侯尚赶紧撤出。吴军两路并进，魏军从一条通道上撤退，不能很快离去，后来总算撤回北岸。吴将潘璋已制作了芦苇扎成的筏子，准备用它来烧掉浮桥，适逢夏侯尚撤退而作罢。十天后，江水大涨，魏文帝对董昭说："你论断此事，怎么这样准确！"正碰上瘟疫流行，魏文帝召各路军队全部撤回。

三月，初八，魏文帝回到洛阳。

初，帝问贾诩曰："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对曰："攻取者先兵权，建本者尚德化。陛下应期受禅，抚临率土，若绥之以文德而俟其变，则平之不难矣。吴、蜀虽蕞尔小国，依山阻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

国;孙权识虚实,陆议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用兵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将,故举无遗策。臣窃料群臣无备、权对,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1],臣以为当今宜先文后武。"帝不纳,军竟无功。

4 丁未,陈忠侯曹仁卒。

5 初,黄元为诸葛亮所不善,闻汉主疾病,惧有后患,故举郡反,烧临邛城[2]。时亮东行省疾,成都单虚,元益无所惮。益州治中从事杨洪,启太子遣将军陈曶、郑绰讨元[3]。众议以为元若不能围成都,当由越嶲据南中[4]。洪曰:"元素性凶暴,无他恩信,何能办此!不过乘水东下,冀主上平安,面缚归死;如其有异,奔吴求活耳。但敕曶、绰于南安峡口邀遮[5],即便得矣。"元军败,果顺江东下,曶、绰生获,斩之。

6 汉主病笃,命丞相亮辅太子,以尚书令李严为副。汉主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汉主又为诏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称夭,吾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但以卿兄弟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6],汉主殂于永安[7],谥曰昭烈。

丞相亮奉丧还成都,以李严为中都护,留镇永安。

五月，太子禅即位，时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兴。封丞相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亮乃约官职，修法制，发教与群下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敝跻而获珠玉[8]。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无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于国，则亮可以少过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是资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伟度者，亮主簿义阳胡济也。

亮尝自校簿书，主簿杨颙直入，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9]，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负重载，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饮食而已。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10]，谓之士大夫。'故丙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11]，云'自有主者'，彼诚达于位分之体也。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终日，不亦劳乎！"亮谢之。及颙卒，亮垂泣三日。

【注释】

①干戚:古兵器名。干,盾;戚,斧的一种。

②临邛(qióng 穷):县名。治所在今四川邛崃。

③曶:音 hū(忽)。

④越嶲(xī 西):郡名。治所在今四川西昌东南。

⑤南安峡口:地名。在今四川夹江县东北。

⑥癸巳:此日疑误。

⑦殂(cú 徂):死亡。 永安:地名,在今四川奉节东七公里处。

⑧跅(juē 嗟):通"屩",草鞋。

⑨爨(cuàn 窜):灶。此指烧火煮饭。

⑩作:起,起立。

⑪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事见十三卷汉文帝元年。

【译文】

起初,魏文帝问贾诩:"我准备讨伐不听从命令的以统一天下,吴国和蜀国,哪个为先?"贾诩回答说:"攻伐,要先在军事上审时度势;立国,要崇尚道德教化。陛下顺应天时,接受禅让,统治全国,如果用文教德化来抚慰人心,等待时局的演变,那么平定天下就不难了。吴、蜀虽是弹丸小国,但凭据着山水险阻。刘备有雄才大略,诸葛亮善长治国;孙权能明辨虚实,陆逊精通军事;蜀国据守险要,吴国泛舟江湖,都难以一下图谋。用兵的原则,是先知道能胜,然后再战;先估量敌人,然后任用将领,这样攻战才能不会失策。我估计,群臣中没有刘备、孙权的对手,即便陛下亲自去攻伐,不见得能稳操胜券。从前虞舜在朝廷上舞弄干戚,有苗部落就归服了,我认为目前应该先用文德安抚,然后再施加武力。"魏文帝不采纳,征伐终究没有功效。

4 十九日,陈忠侯曹仁去世。

5 起初,黄元被诸葛亮嫌弃,听说汉主病重,害怕有后患,因此率汉嘉全部反叛,烧了临邛城。这时诸葛亮东去探视刘备,成都防守

单薄空虚，黄元更加无所顾忌。益州治中从事杨洪，启发太子派将军陈曶、郑绰讨伐黄元。众人认为黄元如果不能包围成都，就要从越嶲去占据南中。杨洪说："黄元本性凶暴，对人没有恩德信义，怎么能完成这种事情！不过是乘船顺流东下，希望主上平安，再负荆请罪；如果情况有变，逃奔吴国求条活命而已。只需命令陈曶、郑绰在南安峡口拦截，就可以将他擒获了。"黄元战败，果然顺江东下，陈曶、郑绰生擒黄元，并杀了他。

6 汉主刘备病危，命丞相诸葛亮辅佐太子，任命尚书令李严为助手。汉主对诸葛亮说："你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一定能安定国家，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如果太子可以辅佐，你就辅佐他；如果他无能，你可以取代他。"诸葛亮流着泪哭泣道："我怎敢不竭尽辅佐的能力，献出忠贞的节操，至死不渝！"汉主又制诏命令太子说："人五十岁死，不算夭折。我已六十有余，还有什么遗憾，只是挂记你们兄弟罢了。努力啊，再努力！不要因为坏事小就去做，不要因为好事小就不去做！只有贤明，只有德性，才能让人臣服。你父亲德浅，不值得你效法。你与丞相共事，要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一样看待。"夏，四月，癸巳日，汉主在永安病逝，谥号为昭烈。

丞相诸葛亮护送灵柩回成都，任命李严为中都护，留下镇守永安。

五月，太子刘禅即位，当时十七岁。尊称皇后为皇太后，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兴。封丞相诸葛亮为武乡侯，兼任益州牧，政事无论大小，都由诸葛亮决定。诸葛亮于是精简官僚，修订法制，向群臣发布教令："所谓参政，要集众人的智慧，广泛听取对国家有益的意见，如果因小小的隔阂而相互疏远，就不能听到不同的意见，这样事业就会遭受损失。听到不同的意见而能得出正确的判断，就有如扔掉破草鞋而获得珠宝。可是人心苦于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只有徐庶在听取不同的意见时不会困惑。还寄董和参政七年，凡事有不妥当的，反复听取不同意见达十次，然后再报告我。如果能学到徐

庶的十分之一,董和的勤奋,都对国家忠诚,那么我就可以少犯些过失了。"又说:"从前刚结交崔州平,他多次指出我的优缺点;后来结交徐庶,经常得到他的启迪和教诲;先前跟董和商议事情,每次言无不尽;往后跟胡伟度共事,他对我多次劝谏。我虽生性愚昧,见识短浅,不能全部采纳他们的意见,然而与这四人始终和睦相处,这也足够表明我对直言是不会猜疑的。"胡伟度,是诸葛亮的主簿义阳人胡济。

诸葛亮曾经亲自校对公文,主簿杨颙径直进来,劝说道:"治理国家是有体制的,上下的职权不能相互侵犯。请允许我为您以治家来作比喻:现在有个主人,命奴仆管耕种,婢女管烧饭,雄鸡管报晓,公狗管防盗,牛拉车负重,马代步走远路;家中的事务没有空缺,需求的东西都得到满足,从容不迫,高枕无忧,要做的只是吃饭饮酒而已。忽然有一天,他想亲自去做每一件事情,不再任用奴婢、鸡狗、牛马,花费自己的体力,为了这些琐碎的事务,结果是精疲力竭,一事无成。难道是他的智力不如奴婢鸡狗吗?是他遗弃了作为家主的职责。因此古人说:'坐着谈论大道的,称作王公;做的实行的,称作士大夫。'所以丙吉不过问横在路上的死人是怎么回事,而担忧耕牛受热气喘;陈平不去了解国家的钱粮收入,说'自有主管的人',他们都的确明白各属其职的道理。如今您治理全国,却亲自去校对公文,整天汗流浃背,不是太辛劳了吗?"诸葛亮向他表示了谢意。到杨颙死时,诸葛亮流泪三天。

7 六月,甲戌,任城威王彰卒。

8 甲申,魏寿肃侯贾诩卒。

9 大水。

10 吴贺齐袭蕲春，虏太守晋宗以归。

11 初，益州郡耆帅雍闿杀太守正昂[1]，因士燮以求附于吴，又执太守成都张裔以与吴，吴以闿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吕凯、府丞王伉。率吏士闭境拒守，闿不能进，使郡人孟获诱扇诸夷，诸夷皆从之；牂柯太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皆叛应闿。诸葛亮以新遭大丧，皆抚而不讨，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民安食足而后用之。

12 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为太尉，治书执法高柔代为廷尉。是时三公无事，又希与朝政，柔上疏曰："公辅之臣，皆国之栋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养高，鲜有进纳，诚非朝廷崇用大臣之义，大臣献可替否之谓也。古者刑政有疑，辄议于槐、棘之下[2]。自今之后，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讲论得失，博尽事情，庶有补起天听，光益大化。"帝嘉纳焉。

13 辛未，帝校猎于荥阳，遂东巡。九月，甲辰，如许昌。

14 汉尚书义阳邓芝言于诸葛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吴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问："其人为谁？"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将修好于吴。冬，十月，芝至吴，时吴王犹未与魏绝，狐疑，不时见芝。芝乃自表请见曰："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吴王见之，曰："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3]，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4]。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

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亦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吴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绝魏,专与汉连和。

15 是岁,汉主立妃张氏为皇后。

【注释】

①耆:老。

②槐、棘:周代在君王会见臣子的外朝,种植三槐、九棘,以为朝臣列班的位次。后因以槐棘指公卿之位。

③逼:狭窄,局促。

④四州:即荆、扬、梁、益四州。

【译文】

7 六月,十七日,任城威王曹彰去世。

8 二十七日,魏寿肃侯贾诩去世。

9 大水灾。

10 吴国的贺齐袭击蕲春,俘虏太守晋宗,把他带了回来。

11 起初,益州郡一个年老的地方首领雍闿杀死太守正昂,通过士燮向吴国请求归附,后又把太守成都人张裔抓起来献给吴国,吴国任命雍闿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吕凯、府丞王伉率官吏和士兵封锁边境,抵制雍闿,雍闿无法进入,派同郡人孟获诱惑煽动各地夷人,各地夷人都附从他;牂柯太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都反叛响应雍闿。诸葛亮因为刚刚遇上国丧,都安抚而不讨伐,致力农业,种植粮食,封锁关口,让人民休养生息,等待人民安定、粮食充足后,再

使用民力。

12 秋，八月，十一日，任命廷尉钟繇为太尉，治书执法高柔代理廷尉。当时三公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又很少参与朝政，高柔上书说："三公和辅佐大臣，都是国家的栋梁，为人民所瞩目；现在设置三公，却不让他们参政，于是他们各自静卧修养，很少提出什么见解，这确实不是尊崇和使用大臣，让他们献计献策的本意。古时在刑罚和政事上有疑问时，总是在三槐、九棘下商议。从今以后，朝廷有疑议和刑罚大事，应该多去咨询三公。每月初一、十五，在三公上朝时，还可特地请他们议论政事得失，广泛地详细地征询他们对各种事情的看法，这样可以开启您的思路，弥补您的见闻，从而使您的德政、教化更加发扬光大。"魏文帝称赏并采纳了这个建议。

13 十五日，魏文帝在荥阳围猎，决定东巡。九月，十九日，去许昌。

14 汉尚书义阳人邓芝向诸葛亮进言道："现在主上年幼弱小，刚刚即帝位，应派大使到吴国重申旧好。"诸葛亮说："我考虑这件事很长时间了，只是没有合适的人选而已，今天才得到。"邓芝问："这人是谁？"诸葛亮说："就是你。"于是派邓芝以中郎将身分去与吴重建友好关系。冬，十月，邓芝抵达吴，当时吴王还没有与魏断绝关系，迟疑不决，没有及时接见邓芝。邓芝便自己上表请求接见，表上说："我现在来，也是为吴着想，不只是为了蜀。"吴王召见邓芝，说："我确实愿与蜀和好，但恐怕蜀国君主幼弱，国土狭小，势力不强，给魏以可乘之机，不能保全自己。"邓芝回答说："吴、蜀两国，拥有四州的土地。大王是闻名于世的英雄，诸葛亮也是一代豪杰。蜀国有重重关塞固守，吴国有三江之险防卫。汇合两国长处，共同结为唇齿相依的同盟，进可以兼并天下，退可以三国鼎立，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大王如今若归附魏国，魏国一定会上逼大王入京朝拜，下求太子进宫侍候，如果不听命，那么就会借口声称讨伐叛逆，蜀国也会顺流而下见机而进，这样，江南的土地就不再属大王所有了。"

吴王沉默了很久,说道:"你说得很对。"于是断绝与魏的关系,一心跟汉联合。

15 这一年,汉主刘禅立妃子张氏为皇后。

五 年

1 春,二月,帝自许昌还洛阳。

2 初平以来,学道废坠。夏,四月,初立太学;置博士,依汉制设《五经》课试之法[1]。

3 吴王使辅义中郎将吴郡张温聘于汉,自是吴、蜀信使不绝[2]。时事所宜,吴主常令陆逊语诸葛亮;又刻印置逊所,王每与汉主及诸葛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每令改定,以印封之。

汉复遣邓芝聘于吴,吴主谓之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芝对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吴王大笑曰:"君之诚款乃当尔邪!"

4 秋,七月,帝东巡,如许昌。帝欲大兴军伐吴,侍中辛毗谏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而欲用之,臣诚未见其利也。先帝屡起锐师,临江而旋。今六军不增于故,而复修之[3],此未易也。今日之计,莫若养民屯田,十年然后用之,则役不再举矣。"帝曰:"如卿意,更当以虏遗子孙邪?"对曰:"昔周文王以纣遗武王,惟知时也。"帝不从,留尚书仆射司马懿镇许昌。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

如寿春。九月，至广陵。

吴安东将军徐盛建计，植木衣苇，为疑城假楼，自石头至于江乘[4]，联绵相接数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舰于江。

时江水盛长，帝临望，叹曰："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帝御龙舟，会暴风漂荡，几至覆没。帝问群臣："权当自来否？"咸曰："陛下亲征，权恐怖，必举国而应。又不敢以大众委之臣下，必当自来。"刘晔曰："彼谓陛下欲以万乘之重牵己，而超越江湖者在于别将，必勒兵待事，未有进退也。"大驾停住积日，吴王不至，帝乃旋师。是时，曹休表得降贼辞："孙权已在濡须口。"中领军卫臻曰："权恃长江，未敢亢衡[5]，此必畏怖伪辞耳！"考核降者，果守将所作也。

5 吴张温少以俊才有盛名，顾雍以为当今无辈，诸葛亮亦重之。温荐引同郡暨艳为选部尚书。艳好为清议[6]，弹射百僚[7]，核奏三署，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贪鄙，志节污卑者，皆以为军吏，置营府以处之；多扬人暗昧之失以显其谪[8]。同郡陆逊、逊弟瑁及侍御史朱据皆谏止之。瑁与艳书曰："夫圣人嘉善矜愚，忘过记功，以成美化。加今王业始建，将一一大统，此乃汉高弃瑕录用之时也。若令善恶异流，贵汝、颍月旦之评，诚可以厉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远模仲尼之泛爱，近则郭泰之容济，庶有益于大道也。"据谓艳曰："天下未定，举清厉浊，足以沮劝；若一时贬黜，惧有后咎。"艳皆不听。于是怨

愤盈路，争言艳及选曹郎徐彪专用私情，憎爱不由公理；艳、彪皆坐自杀[9]。温素与艳、彪同意，亦坐斥还本郡以给厮吏[10]，卒于家。始，温方盛用事，余姚虞俊叹曰："张惠恕才多智少，华而不实，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祸；吾见其兆矣。"无几何而败。

6 冬，十月，帝还许昌。

7 十一月，戊申晦，日有食之。

8 鲜卑轲比能诱步度根兄扶罗韩杀之，步度根由是怨轲比能，更相攻击。步度根部众稍弱，将其众万余落保太原、雁门；是岁，诣阙贡献。而轲比能众遂强盛，出击东部大人素利，护乌丸校尉田豫乘虚掎其后；轲比能使别帅琐奴拒豫，豫击破之。轲比能由是携贰，数为边寇，幽、并苦之。

【注释】

①《五经》课试之法：博士课试之法，始于汉武帝。详见十九卷元朔五年。

②信使：古称使者为"信"或"使"，合称"信使"。

③修之：这里指修怨，抱怨。

④石头：地名。在今南京市西。　江乘：地名。在今江苏仪征城对岸。

⑤亢：同"抗"。

⑥清议：公正的评论。

⑦弹射：犹指摘。

⑧暗昧：隐秘，隐秘不正之事。

⑨坐自杀：指因有罪被皇帝赐死。

⑩厮：贱。

【译文】

五年(甲辰，公元224年)

1 春，二月，魏文帝从许昌返回洛阳。

2 自汉献帝以来，儒学废驰。夏，四月，开始建立太学，设置博士，依据汉代制度，采取以《五经》考试的方法。

3 吴王派辅义中郎将吴郡人张温访问蜀汉，从此吴、蜀两国使者来往不断。当时有事需要互通消息，吴王常派陆逊代话给诸葛亮；还刻印章放在陆逊那里，吴王每次给汉主刘禅和诸葛亮写信，常先让陆逊过目，语气轻重，处事可否，有不妥之处，一一让陆逊改定，用印封好。

汉再派邓芝访问吴国，吴主对他说："如果天下太平，两主分治，不是很快乐吗？"邓芝回答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不能并存两个皇帝。如果兼并魏国以后，大王不能深知天命，两国君主各自致力德政，臣子各自竭尽忠诚，将领提起鼓槌，那么战争又要开始了。"吴王大笑道："你这番诚实的话说得很恰当。"

4 秋，七月，魏文帝东巡，去许昌。魏文帝想大举发兵讨伐吴国，侍中辛毗劝阻道："现在天下刚刚安定，地广人稀，却想动用民力，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先帝多次起用精锐部队，到了长江边就回来了。现在军队比过去没有增加，却又要与吴结怨，这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的策略，莫过于休养民力，进行屯田，过十年再用兵，那么就可以一举成功了。"魏文帝说："按你的意思，应当继续把敌人留给子孙啰？"辛毗回答说："从前周文王把商纣留给武王，是他能识时务。"魏文帝不同意，留下尚书仆射司马懿镇守许昌。八月，组织水军，亲自乘坐龙舟指挥，沿着蔡河、颍水，进入淮河，去寿春。九月，到达广陵。

吴安东将军徐盛建议，在立起的木桩上包裹芦苇，做成假城楼，从石头直到江乘，连绵不绝几百里，一夜之间就完成了；又在长江上派出许多战舰。

当时长江水大涨，魏文帝临江眺望，叹息道："魏国虽然有铁骑千万，没有用武之地，看来不可谋取了。"魏文帝乘坐的龙舟，正遇

上暴风,上下颠簸,几乎倾覆。魏文帝询问群臣:"孙权会亲自来吗?"都说:"陛下亲自出征,孙权恐惧,一定会倾其国力来应战,但又不敢把大量的军队交给臣下,一定会亲自来。"刘晔说:"他认为陛下想用御驾亲征引他出来,而另派将领渡江越湖,所以他一定会约束部队等待事态的发展,不会进也不会退。"魏文帝停留许多天,吴王一直没来,魏文帝于是班师。这时,曹休上表说,据从吴投降过来的人供称:"孙权已在濡须口。"中领军卫臻说:"孙权只能凭恃长江,不敢与我抗衡,这一定是因害怕而虚构假话!"讯问查核投降的人,果然是吴军守将制造的谎言。

5 吴国的张温年轻时因为才智过人负有盛名,顾雍认为当时无人能与他相比,诸葛亮也器重他。张温引荐同郡人暨艳为选部尚书。暨艳喜欢议论朝政,指摘百官,弹劾三署,大多贬降官职,一降就是几级,能保住原官的,不到十分之一;那些为官贪婪卑劣、志向和节操污浊低下的,都作下级官吏,安置在各营府;还大肆张扬他人见不得人的隐私来显示惩罚的功效。同郡人陆逊、陆逊的弟弟陆瑁以及侍御史朱据都劝说阻止他。陆瑁写信给暨艳说:"圣人褒扬善行,体谅他人的愚鲁,忘掉别人的过失,记住别人的功劳,以形成良好的风气。加上现在王业刚刚建立,将来要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任,这正是汉高祖不求全责备、广揽人才的时候。如果完全要让善恶分别,该推崇汝南、颍川的月旦评,这固然可以改变风俗、彰明教化,但恐怕不容易实行。应该远学孔子的泛爱精神,近效郭泰的宽容品德,希望对统一大有好处。"朱据对暨艳说:"天下没有平定,只举用清白的人,严惩有缺陷的人,将足以破坏劝导教育的作用;如果你一旦被降职或罢免,恐怕会有后患。"暨艳不听。于是怨声载道,竞相上告暨艳和选曹郎徐彪只凭私情用人,爱憎不以公理;暨艳和徐彪都被责令自杀。张温向来与暨艳、徐彪意见相同,也受到牵连,被逐回本郡的官府当差吏,死于家中。当初,张温正得势掌权,余姚人虞俊感叹道:"张温很有才华但明智不足,华而不实,人

们怨愤将积聚到他身上，会有败家之祸；我已看出征兆了。”没多久，张温就被逐回。

6 冬季，十月，魏文帝回到许昌。

7 十一月，二十九日晦，日食。

8 鲜卑族酋长轲比能诱杀了步度根的哥哥扶罗韩，步度根因此怨恨轲比能，两人各率部众相互攻击。步度根的部众稍弱些，于是率部众万余户退保太原、雁门。当年，步度根入朝进贡。轲比能部众终于强盛，出兵攻击东部大人素利，护乌丸校尉田豫乘虚攻击他的后方；轲比能派另外的将领琐奴抵御田豫，田豫击败了他。轲比能从此怀有二心，常为边寇，幽、并两州深受其害。

六 年

1 春，二月，诏以陈群为镇军大将军，随车驾董督众军，录行尚书事[1]；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留许昌，督后台文书[2]。三月，帝行如召陵，通讨虏渠；乙巳，还许昌。

2 并州刺史梁习讨轲比能，大破之。

3 汉诸葛亮率众讨雍闿，参军马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3]，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言。稷，良之弟也。

4 辛未[4]，帝以舟师复征吴，群臣大议。宫正鲍勋谏曰：

"王师屡征而未有所克者,盖以吴、蜀唇齿相依,凭阻山水,有难拔之势故也。往年龙舟飘荡,隔在南岸,圣躬蹈危,臣下破胆,此时宗庙几至倾覆,为百世之戒。今又劳兵袭远,日费千金,中国虚耗,今黠虏玩威,臣窃以为不可。"帝怒,左迁勋为治书执法。勋,信之子也。夏,五月,戊申,帝如谯。

5 吴丞相北海孙劭卒。初,吴当置丞相,众议归张昭,吴王曰:"方今多事,职大者责重,非所以优之也。"及劭卒,百僚复举昭,吴王曰:"孤岂为子布有爱乎!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六月,以太常顾雍为丞相、平尚书事。雍为人寡言,举动时当,吴王尝叹曰:"顾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饮宴欢乐之际,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见之,是以不敢肆情。吴王亦曰:"顾公在坐,使人不乐。"其见惮如此。初领尚书令,封阳遂乡侯;拜侯还寺[5],而家人不知,后闻,乃惊。及为相,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能所任,心无适莫。时访逮民间及政职所宜,辄密以闻,若见纳用,则归之于上;不用,终不宣泄;吴王以此重之。然于公朝有所陈及,辞色虽顺而所执者正;军国得失,自非面见,口未尝言。王常令中书郎诣雍有所咨访,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相与反复究而论之,为设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无所施设。郎退告王,王曰:"顾公欢悦,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当重思之。"江边诸将,各欲立功自效,多陈便宜[6],有所掩袭。王以访雍。雍曰:"臣闻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所

陈，欲邀功名而为其身，非为国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损敌，所不宜听也。”王从之。

6 利成郡兵蔡方等反，杀太守徐质，推郡人唐咨为主，诏屯骑校尉任福等讨平之。咨自海道亡入吴，吴人以为将军。

7 秋，七月，立皇子鉴为东武阳王。

【注释】

①行尚书：跟随魏文帝出行的尚书。

②后台：留在许昌的尚书台。

③官势：指国势。

④辛未：此日疑误。

⑤寺：官邸。

⑥便宜：因利乘便，见机行事。

【译文】

六年（乙巳，公元 225 年）

1 春，二月，下诏任命陈群为镇军大将军，随魏文帝统帅各军，总领随驾尚书台事务；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留守许昌，负责处理留在许昌的尚书台公文。三月，魏文帝要去召陵县，打通讨虏渠；二十八日，回到许昌。

2 并州刺史梁习征讨轲比能，大胜。

3 汉诸葛亮率军讨伐雍闿，参军马谡送行几十里，诸葛亮说：“虽然我们共同谋划这事多年，现在能惠赠更好的谋略吗？”马谡说：“南中凭仗其地险路远，不归服已很久了；即便今天打败他们，明天又会反叛。如今您正倾其国力北伐来对付强贼；他们知道国家内部空虚，反叛的速度会更快。如果杀尽他们以除后患；但这既不符合

仁厚者爱民之情，而且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做到。用兵的原则，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希望您能让他们心服。"诸葛亮采纳了他的意见。马谡，是马良的弟弟。

4 辛未日，魏文帝将率水军再征东吴，群臣纷纷议论。宫正鲍勋劝阻说："朝廷的大军多次出征而没有取胜，大约是吴、蜀两国唇齿相依，凭据山水，有难以攻克的优越条件。去年龙舟颠簸，被阻在长江南岸，陛下身陷危境，群臣心惊胆颤，当时朝廷几乎倾覆，应作为百世的鉴诫。现在又兴兵远征，每日耗费千金，国内钱财掏空，现在狡猾的敌人仍然耀武扬威，我认为不可再去攻打。"魏文帝发怒，将鲍勋降为治书执法。鲍勋，是鲍信的儿子。夏，五月，初二，魏文帝去谯县。

5 吴国丞相北海人孙劭去世。起初，吴国将设置丞相，众人议论该张昭，吴王说："现在是多事之秋，职位高，责任重大，这不是优待张昭。"等到孙劭死时，百官们再次推举张昭，吴王说："我难道对子布就不爱吗？担任丞相，事务繁多，而张昭性情刚烈，他的话我若不同意，就会产生怨恨和责怪，对他不是件好事。"六月，任命太常顾雍为丞相、平尚书事。顾雍为人话少，举止适当，吴王曾赞叹道："顾君不言，言必中肯。"到宴饮作乐时，吴王身边的大臣唯恐饮酒失态，被顾雍看见，所以都不敢放纵尽情。吴王也说："顾公在座，使人不快乐。"可见是如此害怕他。刚兼尚书令，就被封为阳遂乡侯；被封侯回到官邸，家人却不知，后来听说，都很吃惊。到任丞相，他所选用的文臣武将，都是根据他们各自的能力加以委任，不夹杂自己的好恶。有时到民间访求对朝政好的建议，把听道的都秘密上报，如果被采纳，就归功于主上；不被采纳，就始终不泄露出去，吴王因此器重他。然而在朝廷上陈述自己的见解，言辞态度虽然温顺，但能坚持自己正确的见解；军政上的得失，没有亲眼见到的，决不发表意见。吴王常令中书郎去顾雍那里有所咨询，如果所议事符合顾雍的意见，认为此事可以施行，就与中书郎反复研究讨论，并预备

酒饭；如果不符合顾雍的意见，他就变得严肃，沉默不语，无所表示。中书郎回去报告吴王，吴王说："顾公欢喜，说明事情合理；他不发表意见，说明事情欠妥，我应当再考虑。"长江沿岸的各位将领，都想立功报效吴王，大多上书认为有机可乘，可以突然袭击。吴王就此征询顾雍，顾雍说："我听说贪求小利是兵法所禁戒的，这些呈献的计策，是想为他们自己邀功钓誉，不是为了国家。陛下应当禁止，如果不可以扬我神威，挫敌元气，就不应当听从。"吴王采用了这个意见。

6 利成郡的士兵蔡方等造反，杀死太守徐质，推举郡中人唐咨为领袖，魏文帝诏令屯骑校尉任福等征讨，平定了叛乱。唐咨从海路逃入吴国，被吴任命为将军。

7 秋，七月，立皇子曹鉴为东武阳王。

8 汉诸葛亮至南中，所在战捷。亮由越嶲入，斩雍闿及高定。使庲降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门下督巴西马忠由牂柯入，击破诸县，复与亮合。孟获收闿余众以拒亮。获素为夷、汉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陈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营陈，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亮遂至滇池[1]。

益州、永昌、牂柯、越嶲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

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亮于是悉收其俊杰孟获等以为官属，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给军国之用。自是终亮之世，夷不复反。

9 八月，帝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尚书蒋济表言水道难通，帝不从。冬，十月，如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有渡江之志。吴人严兵固守。时天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归。孙韶遣将高寿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于迳路夜要帝[2]，帝大惊。寿等获副车、羽盖以还。于是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议者欲就留兵屯田，蒋济以为："东近湖[3]，北临淮，若水盛时，贼易为寇，不可安屯。"帝从之，车驾即发。还，到精湖[4]，水稍尽，尽留船付济。船连延在数百里中，济更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5]；豫作土豚遏断湖水，皆引后船，一时开遏入淮中，乃得还。

10 十一月，东武阳王鉴薨。

11 十二月，吴番阳贼彭绮攻没郡县，众数万人。

七　年

1 春，正月，壬子，帝还洛阳，谓蒋济曰："事不可不晓。吾前决谓分半烧船于山阳湖中，卿于后致之，略与吾俱至谯。又每得所陈，实入吾意。自今讨贼计画，善思论之。"

2 汉丞相亮欲出军汉中，前将军李严当知后事，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而统属于严。

3 吴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吴王报曰："甚善！令孤父子亲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6]，虽未及古人，亦欲令与众均等其劳也。"

【注释】

①滇池：县名。治今云南晋宁东。

②要(yāo 邀)：通"邀"，中途拦截。

③湖：即高邮湖。

④精湖：湖名。在今江苏淮安境。

⑤蹴(cù 促)：踩，踏。

⑥耦：合并两耜(sì 饲)而耕。耜，古代的一种耕地翻土的农具，略似后代的犁。

【译文】

8 汉诸葛亮到达南中，所到之处，战无不胜。诸葛亮从越嶲进入，杀了雍闿和高定。派庫降督益州人李恢从益州进入，门下督巴西人马忠从牂柯进入，攻克各县，又与诸葛亮会合。孟获收拾雍闿的残部来抗拒诸葛亮。孟获向来受到当地夷人、汉人的信赖，诸葛亮要活捉他，捉到后，让他参观军营兵阵，问他："这样的军队怎么样？"孟获回答说："先前不了解虚实，所以失败。如今蒙您许可参观了军营兵阵，如果只是这样，我就一定能轻易地取胜了。"诸葛笑了，放了孟获让他再来交战。就这样七次放走孟获，七次捉拿回来，但诸葛亮还是放走他，孟获这次要留下不走了，说："您有天降的神威，南部的人不再反叛了！"诸葛亮于是到达滇池。

益州、永昌、牂柯、越嶲四郡全部平定，诸葛亮就任用当地原来的首领为地方长官。有人劝阻诸葛亮，诸葛亮说："如果留下外地人做官，那么就应当留驻军队，留驻军队就无法解决军粮问题，这是第一件难事；加上夷人刚刚受到战争的创伤，父兄战死，留下外地

人而不留驻军队，势必有祸患，这是第二件难事；又夷人曾多次杀死我地方官员，自知与我结下的嫌隙太大，如留下外地人，始终不会信任，这是第三件难事。现在我不留外地人是想不留驻军，不运送军粮，而让法纪在这里初步实现，使夷人、汉人基本安定的缘故。"诸葛亮于是网罗孟获等当地所有的豪杰，任命他们为地方官吏，收取当地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用来供给国家使用。从此，在诸葛亮去世以前，夷人没有再反叛。

9 八月，魏文帝率水军从谯县沿着涡水进入淮河。尚书蒋济上表说水路难以通行，魏文帝不听从。冬，十月，去广陵旧城，在长江边检阅军队，武装的军队十几万，旌旗相望几百里，大有兵渡长江之志。吴国整饬军队，加固防守。当时天气寒冷，水面结冰，船只无法进入长江。魏文帝看到长江波涛汹涌，叹息道："哎，这本是上天要来分割南北啊！"于是班师。孙韶派遣将领高寿等率敢死队五百人，从小路夜里拦截魏文帝，魏文帝大惊。高寿等缴获副车、羽盖而回。在这时，几千只战船都因冰滞留无法前进，参议者想留驻军队，就地屯田，蒋济认为："此地东面近高邮湖，北面临淮河，如果涨水时，敌贼容易来抄掠，不能在这里安营屯田。"魏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立刻开拔军队，回到精湖，水路逐渐断绝，把所有的船只交付给蒋济。船只绵延几百里，蒋济便命令挖掘四五条水道，将船只集中起来；预先修筑土坝，截断湖水，把后面的船拖上来，一下挖开土坝，让船流进淮河，这才得以返回。

10 十一月，东武阳王曹鉴去世。

11 十二月，吴国番阳叛贼彭绮攻占郡县，部众有几万人。

七年(丙午，公元226年)

1 春，正月，初十，魏文帝回到洛阳，对蒋济说："对事情不能不搞清楚。我先前决定说要把一半的船在山阳湖中烧掉，幸亏你在后面把这些船弄来，又几乎与我一起到达谯县。还有你每次提出的计划，很符合我的意思。今后讨伐孙权的计划，要好好地思考，认真地

讨论。”

2 汉丞相诸葛亮想进军汉中，前将军李严负责管理后方事务，移兵驻扎江州，留下护军陈到驻守永安，归属李严指挥。

3 吴陆逊因为所在地方粮少，上表请求命令众将领广垦农田。吴王答复说：“很好！让我们父子亲自下田耕作，用八头牛拉四组犁耕地，虽然赶不上古人，也想让自己与众人分担劳苦。”

4 帝之为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魏郡西部都尉鲍勋治之；太子请，不能得，由是恨勋。及即位，勋数直谏，帝益忿之。帝伐吴还，屯陈留界。勋为治书执法，太守孙邕见出，过勋；时营垒未成，但立标埒[1]，邕邪行，不从正道，军营令史刘曜欲推之[2]，勋以堑垒未成，解止不举。帝闻之，诏曰：“勋指鹿作马，收付廷尉。”廷尉法议，“正刑五岁”，三官驳[3]，“依律，罚金二斤”，帝大怒曰：“勋无活分，而汝等欲纵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奸，当令十鼠同穴！”鍾繇、华歆、陈群、辛毗、高柔、卫臻等并表勋父信有功于太祖，求请勋罪，帝不许。高柔固执不从诏命，帝怒甚，召柔诣台[4]，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诛勋。勋死，乃遣柔还寺。

票骑将军都阳侯曹洪，家富而性吝啬，帝在东宫，尝从洪贷绢百匹，不称意，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狱当死，群臣并救，莫能得。卞太后责怒帝曰：“梁、沛之间[5]，非子廉无有今日。”又谓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废后矣！”于是郭后泣涕屡请，乃得免官，削爵土。

5 初，郭后无子，帝使母养平原王睿；以睿母甄夫人被诛，故未建为嗣。睿事后甚谨，后亦爱之。帝与睿猎，见子母鹿，帝亲射杀其母，命睿射其子；睿泣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帝即放弓矢，为之恻然。夏，五月，帝疾笃，乃立睿为太子。丙辰，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并受遗诏辅政。丁巳，帝殂。

陈寿评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6]，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6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初，明帝在东宫，不交朝臣，不问政事，惟潜思书籍；即位之后，群下想闻风采。居数日，独见侍中刘晔，语尽日，众人侧听，晔既出，问："何如？"曰："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

帝初莅政，陈群上疏曰："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国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则有仇党，有仇党则毁誉无端，毁誉无端则真伪失实，此皆不可不深察也。"

7 癸未[7]，追谥甄夫人曰文昭皇后。

8 壬辰[8]，立皇弟蕤为阳平王。

9 六月，戊寅，葬文帝于首阳陵[9]。

10 吴王闻魏有大丧，秋，八月，自将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坚守。朝议欲发兵救之。帝曰："权习水战，所以敢下船陆攻者，冀掩不备也。今已与聘相拒；夫攻守势倍，终不敢久

也。”先是，朝廷遣治书侍御史荀禹慰劳边方，禹到江夏，发所经县兵及所从步骑千人乘山举火，吴王遁走。

11 辛巳，立皇子冏为清河王。

【注释】

①埒(liè 劣)：矮墙。

②推：推问，推究。

③三官：此指廷尉正、廷尉监、廷尉平。

④台：尚书台。

⑤梁、沛之间：事见五十九卷初平元年。

⑥迈：通“励”，勤勉。

⑦癸未：此日疑误。

⑧壬辰：此日疑误。

⑨首阳陵：在洛阳东北的首阳山。

【译文】

4 魏文帝做太子时，郭夫人的弟弟犯罪，魏郡西部都尉鲍勋治罪。太子向鲍勋请求赦免，没有成功，因此怀恨鲍勋。等到即位，鲍勋多次直言劝谏，魏文帝更加恨他。魏文帝征伐东吴返回，驻在陈留境界。鲍勋任治书执法，太守孙邕晋见魏文帝后出来，拜访鲍勋；当时营垒尚未建成，只立了些标记，圈筑起矮墙，孙邕斜穿过去，没有从正路走，军营令史刘曜要追究审问他，鲍勋认为营垒没有筑成，劝止刘曜不去追究。魏文帝听说这件事，下诏说：“鲍勋指鹿为马，收捕交付廷尉。”廷尉论法裁决：“应处五年徒刑。”三官反驳：“根据法律，应罚金二斤”，魏文帝大怒道：“鲍勋不应有活命的权力，而你们要放掉他！收捕三官以下交付刺奸，要让你们十只老鼠同埋在一个坑里！”钟繇、华歆、陈群、辛毗、高柔、卫臻等共同上表称述鲍勋的父亲鲍信对太祖有功，请求赦免鲍勋的罪过，魏文帝不

准。高柔坚持己见,不听从诏命,魏文帝暴怒,召高柔到尚书台,派使者带着圣旨到廷尉诛杀鲍勋。鲍勋死后,才放高柔回到廷尉官府。

票骑将军都阳侯曹洪,家中富有,但生性吝啬,魏文帝在东宫还是太子时,曾向曹洪借一百匹绢,未能如愿,因而憎恨曹洪;于是以曹洪的宾客犯法为理由,把曹洪关进监狱,判处死刑,群臣一起求救,不成。卞太后怒斥魏文帝说:"当年在梁、沛一带,不是曹洪奋战,哪里有今天。"又对郭后说:"假使曹洪今天死,我明天就要皇帝废掉皇后!"于是郭后哭着多次为曹洪请求,曹洪才得以只免去官职,削去爵位和封地。

5 当初,郭后没有儿子,魏文帝让她以母亲的名义抚养平原王曹睿;因为曹睿的母亲甄夫人被杀,所以没有立他为太子。曹睿侍奉皇后非常谨慎,皇后也很喜欢他。魏文帝与曹睿狩猎,发现一只母鹿带着小鹿,魏文帝亲自射死了那只母鹿,命令曹睿射死那只小鹿;曹睿哭泣道:"陛下已杀死了那只母鹿,我不忍心再杀死它的小鹿。"魏文帝立即放下弓箭,为此动了恻隐之心。夏,五月,魏文帝病危,于是立曹睿为太子。十六日,召来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抚军大将军司马懿,一同接受遗诏辅佐朝政。十七日,魏文帝去世。

陈寿评论说:魏文帝有文学天赋,落笔成章,博闻强记,才艺双全。如果加上宽阔旷达的气度,公平至诚的心怀;常常勉励自己,维护天下大道;能够推行德政,广布恩惠。那么与古代的贤明君主,就不会相差太远了!

6 太子曹睿即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起初,明帝曹睿住在东宫时,不结交朝中大臣,不过问政事,只潜心阅读书籍;即位以后,群臣想见识一下他的风采。几天以后,只接见了侍中刘晔,交谈了一天,众人在外侧耳而听,刘晔出来后,众人问:"怎么样?"刘晔说:"秦始皇、汉武帝之类的人,只是才智稍差

一点而已。”

魏明帝刚临政，陈群上书说：“臣下随声附和，是非不明，是国家的大患。如果不和睦相处，就有对立的党派出现，出现了对立的党派，那么就会有无端地诋毁，出现了无端地诋毁，那么真假就会难辨，这些都不能不明察。”

7 癸未日，追甄夫人谥号为文昭皇后。

8 壬辰日，立皇弟曹蕤为阳平王。

9 六月，初九，在首阳陵安葬魏文帝。

10 吴王听说魏文帝去世，秋，八月，亲自率军进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坚守。朝廷大臣们商议想派兵救援江夏郡。魏明帝说：“孙权熟习水战，所以敢弃船登陆进攻，是指望乘我不备而突然袭击。现在已经与文聘相持；根据进攻一方要比防守一方多一倍的常理，孙权最终不敢久留。”在这之前，朝廷派治书侍御史荀禹慰劳边防将士，荀禹赶到江夏，征调所过之县的兵力和自己随从的步兵骑兵一千人一起登山纵火，吴王逃走。

11 十二日，立皇子曹冏为清河王。

12 吴左将军诸葛瑾等寇襄阳，司马懿击破之，斩其部将张霸；曹真又破其别将于寻阳。

13 吴丹阳、吴、会山民复为寇[1]，攻没属县。吴王分三郡险地为东安郡，以绥南将军全琮领太守。琮至，明赏罚，招诱降附，数年，得万余人。吴王召琮还牛渚，罢东安郡。

14 冬，十月，清河王冏卒。

15 吴陆逊陈便宜，劝吴王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又云：“忠谠之言[2]，不能极陈[3]；求容小臣，数以利闻。”王报曰：

"《书》载'予违汝弼[5]',而云不敢极陈,何得为忠谠哉!"于是令有司尽写科条[6],使郎中褚逢赍以就逊及诸葛瑾,意所不安,令损益之。

16 十二月,以鍾繇为太傅,曹休为大司马,都督扬州如故,曹真为大将军,华歆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司马懿为票骑大将军。歆让位于管宁,帝不许。征宁为光禄大夫,敕青州给安车吏从[6],以礼发遣,宁复不至。

17 是岁,吴交趾太守士燮卒,吴王以燮子徽为安远将军,领九真太守,以校尉陈时代燮。交州刺史吕岱以交趾绝远,表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将军戴良为刺史;海东四郡为广州,岱自为刺史;遣良与时南入。而徽自署交趾太守,发宗兵拒良[7],良留合浦。交趾柏邻,燮举吏也,叩头谏徽,使迎良。徽怒,笞杀邻,邻兄治合宗兵击,不克。吕岱上疏请讨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往。或谓岱曰:"徽藉累世之恩,为一州所附,未易轻也。"岱曰:"今徽虽怀逆计,未知吾之卒至;若我潜军轻举,掩其无备,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婴城固守,七郡百蛮,云合响应,虽有智者,谁能图之!"遂行,过合浦,与良俱进。岱以燮弟子辅为师友从事[8],遣往说徽。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岱皆斩之。

孙盛论曰:夫柔远能迩[9],莫善于信。吕岱师友士辅,使通信誓;徽兄肉袒,推心委命,岱因灭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吕氏之祚不延者也[10]。

18 徽大将甘醴及柏治率吏民共攻岱,岱奋击,破之。于

是除广州，复为交州如故。岱进讨九真，斩获以万数；又遣从事南宣威命，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⑪，各遣使入贡于吴。

【注释】

①吴、会：即吴郡、会稽郡。

②谠(dǎng 党)：正直。

③极：通“亟”，急。

④弼(bì 币)：纠正。

⑤科条：法令条规。

⑥安车：用一匹马拉，可以乘坐的小车。古时的车一般没有座位，此车有座，所以称为安车。高官告老或征召有重望的人，往往赐乘安车。安车一般用一马，礼尊者则用四马。

⑦宗兵：自汉末之乱，南方人率宗党相聚为兵以自卫。

⑧师友从事：任命为从事，而待以师友之礼。

⑨能：亲善。

⑩祚不延：吕岱的子孙们没有什么名气。

⑪暨(jì 既)：及，至。 徼(jiào 叫)：边界。 扶南：中南半岛古国。意为“山地之王”，位今柬埔寨。公元一世纪建国，三国时，吴国曾派康泰、朱应出使其国，此后两国来往频繁。 林邑：即占城，古国名。故地在今越南中南部。公元192年(一说公元137年)区逵建国。中国史籍初称之为林邑，唐至德以后改称环王，公元九世纪以后改称占城。

【译文】

12 吴左将军诸葛瑾等进攻襄阳，司马懿打败诸葛瑾等，杀了他的部将张霸；曹真又在寻阳击败了他的另一部将。

13 吴国的丹阳、吴郡、会稽三郡山民再度造反，攻占了三郡的属县。吴王分出三郡的险要地方，设置东安郡，任命绥南将军全琮兼任太守。全琮到，赏罚分明，抚、利诱叛民，使他们降附，几年之

间，获得一万多人。吴王召全琮返回牛渚，撤消东安郡。

14 冬，十月，清河王曹冏去世。

15 吴陆逊陈述当今要办的事情，劝说吴王施德政，缓刑法，宽赋税，免徭役。又说："忠诚正直的言论，不能急切地向君主陈述，取悦君主的小臣，屡屡以小利启奏。"吴王回复道："《尚书》记载：'我有错误，你来纠正。'你说不敢急切地陈述，怎么能称道上忠诚正直呢？"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将所有的法令条规拟好，派郎中褚逢带到陆逊和诸葛瑾那里，觉得有不妥之处，让他们删改或增添。

16 十二月，魏明帝任命钟繇为太傅，曹休为大司马，都督扬州照旧，曹真为大将军，华歆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司马懿为票骑大将军。华歆要把职位让给管宁，魏明帝不准。征召管宁为光禄大夫，命令青州官府给管宁安排安车和随从官吏，以对待朝廷大臣的礼仪欢送，管宁还是不应召。

17 这一年，吴交趾太守士燮去世，吴王任命士燮的儿子为安远将军，兼任九真太守，以校尉陈时代替士燮的职务。交州刺史吕岱认为交州太远，上表请求将海南三郡划为交州，任命将军戴良为刺史；海东四郡为广州，由吕岱自为刺史；派戴良和陈时南下。而士徽自命为交趾太守，发动自己宗族的军队抗拒戴良入境，戴良停留在合浦。交趾人柏邻，是以前士燮举荐的官吏，叩头劝说士徽，让他迎接戴良。士徽发怒，把柏邻活活用棍棒打死，柏邻的哥哥柏治集合宗族兵攻击士徽，没能取胜。吕岱上书请求讨伐士徽，率兵三千，日夜兼程，渡海前往。有人对吕岱说："士徽凭据他家族几代对交趾人的恩惠，为一州人所归附，不能太轻视了。"吕岱说："如今士徽虽然心怀叛逆的阴谋，但不知道我的突然来到；如果我隐蔽进军，轻装前进，攻其不备，一定能打败他。如果迟疑滞留，不迅速进兵，使他有了疑心，据城固守，七郡的许许多多的蛮族部落，纷纷起来响应，这时，即便有高明的人，哪个能对付得了他呢？"于是下令行军，经过合浦时，和戴良一起前进。吕岱任命士燮弟弟的儿子士辅为从

事，以师友之礼相待，派他去劝说士徽投降。士徽率领兄弟六人出城投降，吕岱将他们全部杀掉。

孙盛评论说：安抚远人，亲善近民，没有比讲信义更好的。吕岱以师友之礼对待士辅，让他去与士徽结下真诚的誓约，士徽兄弟脱去上衣，真心归降，吕岱却为邀功取利杀害他们，明智的人由此可知吕氏的禄位不会延续了。

18 士徽的大将甘醴和柏治率官民一起进攻吕岱，吕岱奋起反击，打败了甘醴等。于是撤消广州，又照旧恢复为交州。吕岱进军征讨九真，斩杀、俘获的人数以万计；又派从事南下到境外扶南、林邑、堂明的众王那里，宣布吴王的威命，众王各自派遣使者向吴进贡。

烈祖明皇帝上之上

太和元年

1 春，吴解烦督胡综、番阳太守周魴击彭绮，生获之。

初，绮自言举义兵，为魏讨吴，议者以为因此伐吴，必有所克。帝以问中书令太原孙资，资曰："番阳宗人，前后数有举义者，众弱谋浅，旋辄乖散。昔文皇帝尝密论贼形势，言洞浦杀万人，得船千数，数日间，船人复会；江陵被围历月，权裁以千数百兵住东门，而其土地无崩解者；是其法禁上下相维之明验也。以此推绮，惧未能为权腹心大疾也。"至是，绮果败亡。

2 二月，立文昭皇后寝园于邺。王朗往视园陵，见百姓多贫困，而帝方营修宫室，朗上疏谏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

大患,故先卑其宫室,俭其衣食;句践欲广其御儿之疆,亦约其身以及家,俭其家以施国;汉之文、景,欲恢弘祖业,故割意于百金之台,昭俭于弋绨之服[1];霍去病中才之将,犹以匈奴未灭,不治第宅。明恤远者略近[2],事外者简内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会;崇华之后,足用序内官;华林、天渊,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象魏[3],修城池,其余一切须丰年,专以勤耕农为务,习戎备为事,则民充兵强而寇戎宾服矣。"

3 三月,蜀丞相亮率诸军北驻汉中,使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统留府事。临发,上疏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选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4],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5],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

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6]，此悉端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7]，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章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8]，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阳平石马[9]。

【注释】

①弋绨(tí 题)：黑色粗厚的丝织物。

②恤：忧，忧虑。

③象魏：即观阙。宫门前的双阙。

④引喻：援引例证以说明道理。

⑤淑均：善良不偏激。

⑥侍中、尚书、长史、参军:即指侍中郭敞之、费祎,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

⑦驽:劣马。 钝:钝刀。 驽钝:比喻才能平庸。

⑧雅:正。

⑨石马:又名阳平关。

【译文】

烈祖明皇帝上之上

太和元年(丁未,公元227年)

1 春,吴国的解烦督胡综、番阳太守周魴攻击彭绮,把他活捉了。

起初,彭绮自称兴举义兵,为魏国讨伐吴国,参议者认为乘此机会讨伐吴国,一定会有所成功。魏明帝就此询问中书令太原人孙资,孙资说:"番阳的宗族党人,前后多次举兵起义,但人数少,见识浅,很快就溃散了。从前魏文帝曾经周密地分析过敌贼的形势,说我们在洞浦杀了敌军一万人,缴获船只数以千计,几天之内,敌贼船只人马又集中起来了;江陵被围困一个月,孙权才率领一千几百名士兵驻守东门,但吴国的境内并未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这是他们法纪严密,上下同心协力的显然证据。以此来推论彭绮的起义,恐怕不能成为孙权的心腹大患。"到这时,彭绮果真失败了。

2 二月,在鄴都建立文昭皇后的陵园。王郎前往视察陵园,看到百姓大多贫困,但魏明帝正在营建宫室,王郎上书劝谏说:"从前大禹想要拯救天下百姓的深重灾难,因此先让他的宫室简陋,让他的衣食节俭;勾践为了拓展御儿的疆域,也约束自己及其家人,节俭家用来给国家;汉代的文帝、景帝,为了使祖宗的基业发扬光大,割爱罢修只需百金的楼台,穿着粗厚黑色的衣服,以示节俭;霍去病是个中等才干的将领,尚且认为匈奴没有消灭,不置宅第。这些表明,有远虑的人,必然忽略眼前的享受;要对付外敌的人,必然要使内部节俭。目前在建始殿前,完全可以用来供大臣们列班上朝;崇

华殿的后面，完全可以用来安置内官；华林园、天渊池，完全可以用来安排宴会和游乐。倘若暂且先建成宫室外的门阙，修好城池，其余的一切等到丰年再兴建，目前一心以劝民农耕为要务，以习武备战为要事，这样，人民富足，军队强大，而敌贼就会臣服了。"

3 三月，蜀丞相诸葛亮率各军北进，驻扎汉中，派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负责留守丞相府的事务。出发前，诸葛亮上书说："先帝创立大业未及一半就中途去世，如今天下三分，益州最为贫困，这实在是存亡危急的关键时刻。然而身边的臣子在内兢兢业业，忠诚的将士在外舍身奋战的原因，不外乎是怀念先帝的特殊恩惠，想来报答给陛下。陛下确实应该广开言路，来光大先帝留传下来的美德，振奋有志之士的气节；不应当妄自菲薄，在引证论理时不合大义，因而堵塞了忠诚劝谏的言路。

"宫禁内的官员和相府里的官员，都是一个整体，赏罚褒贬，不应有差别。如果有干坏事触犯法律的，或者尽忠行善的，应当交给有关部门论定罚赏，用来表明陛下的公允、明察，不要偏私，使宫廷内外执法不一。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他们都善良诚实、思想忠贞纯正的官员，因此先帝选拔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要亲自过问，然后再施行，这样一定能弥补遗缺，得到更多的益处。将军向宠，生性善良而不偏激，精通军事，在以前经历过考验，先帝称赞他有才能，所以众人商量推举他为督。我认为军事上的事情，都可以征询他的意见，这样一定能让将士和睦，能力强的人和能力差的人各得其所。

"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之所以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之所以衰败的根源。先帝在世时，每次与我谈论这事，没有一次不叹息痛恨桓、灵二帝。侍中、尚书、长史、参军，他们都是正直贤良，能以死报国的臣子，愿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这样，汉室的兴盛，就指日可待了。

"我本是一平民百姓,在南阳耕作,只求在乱世中能保全性命,不求于群雄里闻名显达。先帝不因我卑下鄙陋,俯就屈驾,三次到茅庐中来拜访我,向我咨询当今时事;因此感激,终于许诺为先帝奔走效命。后来遇到失败,在兵败的时候承担重任,在危难的时候接受使命,从那时以来,已有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我谨慎,因此临终时把辅佐大事托付给我。

"接受先帝遗命以来,日夜忧虑叹息,唯恐辜负重托,有损先帝的知人之明。所以我五月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如今南方已经平定,部队已经充实,应当激励将士,率领军队,北定中原,愿意尽我微薄之力,铲除奸凶,复兴汉室,回到故都,这是我报答先帝,忠于陛下的职责。至于对政事的斟酌衡量、掌握分寸,进献忠言,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的职责。希望陛下委任我讨伐国贼,兴复汉室的使命,不能完成使命,那么就将我治罪,以告先帝的在天之灵;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等疏忽职守,用来表明他们的过错。陛下也应该自己筹划,征询好的治国方案,明察、接受正确的言论,真正地遵循先帝的遗诏,我将不胜感激,受恩非浅。现在就要远离陛下了,在书写这份表时,涕泪交流,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于是率军出发,驻扎在沔水以北的阳平石马。

亮辟广汉太守姚伷为掾,伷并进文武之士;亮称之曰:"忠益者莫大于进人,进人者各务其所尚。今姚掾并存刚柔以广文武之用,可谓博雅矣[1]。愿诸掾各希此事以属其望[2]。"

帝闻诸葛亮在汉中,欲大发兵就攻之,以问散骑常侍孙资,资曰:"昔武皇帝征南郑,取张鲁,阳平之役,危而后

济，又自往拔出夏侯渊军，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险，喜出渊军之辞也。又，武皇帝圣于用兵，察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桡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今若进军就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用精兵及转运、镇守南方四州[3]，遏御水贼，凡用十五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4]，天下骚动，费力广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摄强寇，镇静疆埸，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敝。”帝乃止。

4 初，文帝罢五铢钱，使以谷帛为用，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不能禁也。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不若更铸五铢为便。”夏，四月，乙亥，复行五铢钱。

5 甲申，初营宗庙于洛阳。

6 六月，以司马懿都督荆、豫州诸军事，率所领镇宛。

7 冬，十二月，立贵嫔河内毛氏为皇后。初，帝为平原王，纳河内虞氏为妃；及即位，虞氏不得立为后，太皇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然后职内事，君听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终者也，殆必由此亡国丧祀矣！”虞氏遂绌还邺宫。

8 初，太祖、世祖皆议复肉刑，以军事不果。及帝即位，太傅钟繇上言：“宜如孝景之令，其当弃市欲斩右趾者，许之；其黥、劓、左趾、宫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可以岁生

三千人。"诏公卿已下议，司徒朗认为："肉刑不用已来，历年数百；今复行之，恐所减之文未彰于万民之目，而肉刑之问已宣于寇仇之耳[5]，非所以来远人也。今日按繇所欲轻之死罪，使减死髡刑[6]，嫌其轻者，可倍其居作之岁数，内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7]，外无以刖易钦骇耳之声[8]。"议者百余人，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且寝。

是岁，吴昭武将军韩当卒，其子综淫乱不轨，俱得罪，闰月，将其家属、部曲来奔。

10 初，孟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殂，阶、尚皆卒，达心不自安。诸葛亮闻而诱之，达数与通书，阴许归蜀；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仪密表告之。达闻之，惶惧，欲举兵叛；司马懿以书慰解之，达犹豫未决，懿乃潜军进讨。诸将言："达与吴、汉交通，且观望而后动。"懿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汉各遣偏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9]，懿分诸将以距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复，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注释】

①博雅：学识渊博、纯正。

②希：仰慕。

③南方四州：即荆、徐、扬、豫四州。

④更：汉代指轮流更替的兵役。

⑤问：通“闻”，音讯。

⑥髡刑：据魏国的刑法，判髡刑的人要服役五年。

⑦不訾(zī资)：同“不赀”，不可估量。

⑧钛(dì弟)：古代刑具，脚镣之类。

⑨安桥：地名。在今湖北郧县安阳镇。　木阑塞：地名。在今陕西旬阳。

【译文】

诸葛亮征召广汉太守姚伷为掾，姚伷同时推荐一些文武官员，诸葛亮称赞他说：“对国家效忠使国家受益没有比推荐人才更好的，推荐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崇尚。现在属官姚伷同时推荐文武官员，并存刚柔，广开才路，可以说他学识渊博、典雅纯正了。希望众掾都学习这件事情，以合乎我对你们的期望。”

魏明帝听说诸葛亮驻在汉中，想大量征发军队去攻打，就以这事征询散骑常侍孙资，孙资说：“从前魏武帝征讨南郑，攻取张鲁，在阳平之战中，身陷危境，而后才勉强取胜，后又亲自前往救出夏侯渊的军队。他多次说：‘南郑简直就是天然的牢狱，中间的斜谷道就是五百里石头做墓穴’，这是说谷道幽深险要，庆幸自己救出夏侯渊军队的话。再者，魏武帝用兵如神，深明蜀贼栖息在山岭之中，吴寇鼠窜于江湖之上，都能委屈地避开，不强求将士去拚力，不硬争一朝之气忿，这就是所谓知胜而战，知难而退。现在如果进军到南郑征讨诸葛亮，道路既险阻，而且预计调用精兵以及转运、镇守南方四州、抵御吴军水贼，总共需用十五六万人，这样，就一定要去征调更多的人力物力，骚扰天下，耗费巨大，这确实是陛下应该仔细考虑的。防守的力量，常常可以抵御三倍的进攻力量。仅以目前现有的兵力，分遣大将据守各个险要，威力足可震慑强寇，镇定边界，将士可以像猛虎那样安睡，养精蓄锐，百姓可以安然无事。几年之内，我国日益强盛，吴、蜀两贼必将自然衰败了。”魏明帝就打消

了出兵的念头。

4 起初,魏文帝废除五铢钱,以粮食和丝帛代替钱币,社会上弄巧作假的现象日益增多,竞相把谷弄湿来获取私利,用薄绢来购物,虽然用严刑处罚,还是不能禁止。司马芝等在朝廷上展开议论,认为:"使用钱币不仅可以富国,也可以省刑,现在不如再铸造五铢钱更为有利。"夏,四月,初十,恢复使用五铢钱。

5 十九日,开始在洛阳建立宗庙。

6 六月,任命司马懿总理荆、豫州的军事,率所属军队镇守宛城。

7 冬,十二月,立贵嫔河内人毛氏为皇后。起初,魏明帝是平原王,娶河内人虞氏为妃;等到即位,虞氏没能被立为皇后,太皇卞太后安抚、劝勉她。虞氏说:"曹氏家族本来就好立低贱人,没有能按大义推举的。然而皇后职掌宫内事务,君王负责宫外政事,这就是内外相辅相成的道理;如果不能有个好开端,就不能有一个好的结果,恐怕一定会因此而亡国绝祀!"于是虞氏被黜出回到邺都的宫中。

8 起初,魏太祖武帝、世祖文帝都议论过恢复肉刑,因为战争而没有实现。等到魏明帝即位,太傅钟繇进言道:"应仿汉景帝的诏令,如果应当斩首示众的愿意砍去右脚抵罪,应当允许;那些处以黥、劓、左趾、宫刑的,自然也照文帝时,改为削发和鞭打,这样每年可以使三千人新生。"魏明帝诏令公卿大臣商议,司徒王朗认为:"自不用肉刑以来,已经历了几百年;如今恢复使用它,恐怕减轻刑罚的文字还没让国民看见,而恢复肉刑的消息已传到了仇敌的耳中,这不是让远方之人来归顺于我们的办法。现在可以按照钟繇减轻死罪的想法,将死刑减为削发服役,如果嫌这轻了的话,可使他们的服刑年限加倍,这样,内有以生代死不可估量的恩德,外没有用砍脚的刖刑来代替脚镣的骇人听闻的恶名。"参议的有一百多人,与王朗意见一致的占多数。魏明帝认为吴、蜀两国没有平定,就暂且搁置了这事。

这一年，吴昭武将军韩当去世，他的儿子韩综道德败坏，害怕被治罪，闰十二月，率领他的家属、部众来投奔魏国。

10 起初，孟达即被魏文帝所宠幸，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等到魏文帝去世，桓阶、夏侯尚也都相继去世，孟达心中不安。诸葛亮听到这个消息，便引诱他，孟达多次与诸葛亮通信，暗中许诺归蜀；孟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怨恨，申仪秘密上表告发他。孟达听说后，惶恐不安，想举兵反叛；司马懿写信安慰劝解他，孟达犹豫不决，司马懿就暗中进军讨伐。众将领说："孟达与吴、汉勾结串通，应该先观察一下再行动。"司马懿说："孟达不讲信义，现在是他迟疑观望的时候，应当趁他没有作出决定时赶紧去解决他。"于是日夜兼程，用了八天赶到孟达的城下。吴、汉各自派偏将进军西城的安桥、木闸塞去救援孟达，司马懿分派将领去阻击。起初，孟达写信给诸葛亮说："宛城离洛阳八百里，离我一千二百里。听到我起事，自然上表天子，等他们往返来回，也就一个月过去了，那么我的城已防守坚固，各军已作好充分准备。我所处的地方幽深险要，司马懿一定不会亲自前来；其他的将领来，对我不会有什么危害。"等司马懿率兵到达，孟达又写信告诉诸葛亮说："我起事才八天，司马懿就率兵到了城下，怎么如此神速啊！"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七十一

魏纪三　起著雍涒滩，尽上章阏茂，凡三年。

烈祖明皇帝上之下

太和二年

1 春，正月，司马懿攻新城[1]，旬有六日，拔之，斩孟达。申仪久在魏兴，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执之，归于洛阳。

2 初，征西将军夏侯渊之子茂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文帝少与之亲善，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都督关中，镇长安，使承渊处。

诸葛亮将入寇，于群下谋之。丞相司马魏延曰："闻夏侯茂，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2]，不过十日，可到长安。茂闻延奄至，必弃城逃走。长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

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3]。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亦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危计，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为疑兵，据箕谷；帝遣曹真都督关右诸军军郿。亮身率大军攻祁山[4]，戎陈整齐，号令明肃。始，魏以汉昭烈既死，数岁寂然无闻，是以略无备豫；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于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应亮[5]，关中响震，朝臣未知计所出，帝曰：“亮阻山为固，今者自来，正合兵书致人之术，破亮必也。”乃勒兵马步骑五万，遣右将军张郃督之，西拒亮。丁未，帝行如长安。

初，越嶲太守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汉昭烈临终，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及出军祁山，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以谡督诸军在前，与张郃战于街亭[6]。

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7]，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亮自临祭，为之流涕，抚其遗孤，恩若平生[8]。蒋琬谓亮曰：“昔楚杀得臣，文公喜可知也[9]。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扬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

谡之示败也,裨将军巴西王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及败,众尽星散,惟平所领千人鸣鼓自守,张郃疑其有伏兵,不往逼也,于是平徐徐收合诸营遗迸,率将士而还。亮既诛马谡及将军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平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亮上疏请自贬三等,汉主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

是时赵云、邓芝兵亦败于箕谷,云敛众固守,故不大伤,云亦坐贬为镇军将军。亮问邓芝曰:"街亭军退,兵将不复相录,箕谷军退,兵将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赵云身自断后,军资什物,略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云有军资余绢,亮使分赐将士,云曰:"军事无利,何为有赐,其物请悉入赤岸库,须十月为冬赐。"亮大善之。

【注释】

①新城:城名。在今湖北房县。

②子午:古道路名。从关中到汉中的南北通道。古人以"子"为"北","午"为"南",故名。

③周:通"赈",救济。

④祁山:山名。在今甘肃礼县东。汉代在西汉水北岸山上筑城,极为严固,即今祁山堡,为军事必争之地。

⑤天水:郡名。治所在今甘肃甘谷。 南安:郡名。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安定:郡名。治所在今甘肃镇原。

⑥街亭:地名。在今甘肃庄浪东南。

⑦烦扰:冗杂繁乱。

⑧平生:平素,往常。

⑨昔楚杀得臣,文公喜可知也: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32年,晋楚在城濮会战,楚军大败。然晋文公忧形于色,说:"只要楚国的得臣还在,我的忧虑

恐怕难以结束。"不久，楚王杀了得臣，便可知晋文公听到这一消息后喜形于色的样子。

【译文】

魏纪三　起戊申（公元228年），止庚戌（公元230年），共三年。

烈祖明皇帝上之下

太和二年（戊申，公元228年）

1 春，正月，司马懿攻打新城，用十六天时间，攻下城池，杀了孟达。申仪久住魏兴，擅自称述秉承旨意，刻制印章，多次假借名义授官职；司马懿召他去逮捕了他，送回洛阳。

2 起初，征西将军夏侯渊的儿子夏侯茂娶了太祖的女儿清河公主，魏文帝年轻时与他很好，等到即位，就任命他为安西将军，负责关中事务，镇守长安，让他接管夏侯渊的地盘。

诸葛亮将进击魏国，与部下商议这事。丞相司马魏延说："听说夏侯茂，是魏武帝的女婿，怯懦而无谋略，现在请给我精兵五千，带着五千人的口粮，直接从褒中出去，沿着秦岭向东，到子午道后折向北，不超过十天，可以到达长安。夏侯茂听到我突然到来，必定弃城逃走。长安城中只留下御史、京兆太守而已。横门粮仓的储粮和百姓逃散后弃下的粮食，足够供给军队。等魏国在东方集结起军队，还需要约二十天，而您从斜谷来，也完全可以到达。这样，一举便可以平定咸阳以西的地区了。"诸葛亮认为这是冒险的计策，不如安全地走大路，可以平定攻取陇右地区，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取胜而不必担忧，所以不用魏延的计策。

诸葛亮扬言要走斜谷道攻取郿县，派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作为疑兵，占据箕谷，魏明帝派曹真统帅关右各军驻扎郿县。诸葛亮亲自率大军攻打祁山，军阵整齐，号令严明。起初，魏国认为汉昭烈帝刘备已死，几年默默无闻，因此丝毫没有防备；而突然听到诸葛亮出兵，朝廷和民间感到恐惧，于是天水、南安、安定都反叛

响应诸葛亮,关中大为震动,朝廷大臣不知所措,魏明帝说:"诸葛亮据守山险才可固守,今天亲自前来,正符合兵书所说的招使敌人前来的策略,一定能击败诸葛亮。"于是统帅步兵骑兵五万,派右将军张郃监军事务,向西进军抵御诸葛亮。二月十七日,魏明帝要去长安。

起初,越嶲太守马谡,才干过人,喜欢谈论兵法,诸葛亮非常赏识器重他;汉昭烈帝刘备临终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以重用,你可要多加考察!"诸葛亮仍不以为然,任命马谡为参军,经常召见马谡谈论,从白天直到夜晚。等到出兵祁山,诸葛亮不派旧将魏延、吴懿为先锋,而让马谡统帅各军在前,与张郃在街亭交战。

马谡违反诸葛亮的指挥调度,军政措施冗杂繁乱,放弃有水之地,上山驻扎,不在山下据守城池。张郃断绝马谡的取水通道,率兵出击,大败马谡,士兵溃散。诸亮进军没有据点,就攻掠西县一千多家回到汉中。收捕马谡入狱,杀了他。诸葛亮亲自去吊丧,为他痛哭流涕,抚养他的子女,象往常一样恩待他们。蒋琬对诸葛亮说:"从前楚国杀了得臣,晋文公喜形于色。今天下没有平定却杀死智谋之士,难道不惋惜吗?"诸葛亮哭泣道:"孙武所以能在天下克敌制胜,是执法严明;因此扬干犯法,魏绛就杀了他的仆人。现在四海分裂,战争才刚刚开始,如果破坏法令,用什么来讨伐敌贼呢?"

马谡没有战败时,裨将军巴西人王平连续规劝马谡,马谡没能听从;等到战败,部队全部分散,只有王平所帅的一千人还擂着战鼓在防守,张郃怀疑王平有伏兵,不敢去进逼,于是王平渐渐收聚各营残兵,率将士返回。诸葛亮杀了马谡和将军李盛后,剥夺了将军黄袭等的兵权,只有王平格外受到重用,提升他为参军,统领五部军队兼管安营扎寨的事务,晋升为讨寇将军,封为亭侯。诸葛亮上书请求将自己降职三级,汉主刘禅任命诸葛亮为右将军,代理丞相事务。

这时赵云、邓芝的军队也在箕谷战败，赵云收拢部众坚守，所以损伤不大，赵云也因兵败被贬为镇军将军。诸葛亮对邓芝说："街亭战败，兵将无法收拾，箕谷战败，兵将如初没有丧失，是什么缘故？"邓芝说："赵云亲自断后，军用物资，一点也没有丢弃，兵将没有缘由该丧失。"赵云有些剩余的军资绢帛，诸葛亮让他分别发给将士，赵云说："军事上没有胜利，为什么要有赏赐，请把这些物资全部收入赤岸库，等到十月用作冬赐。"诸葛亮对此大加赞赏。

或劝亮更发兵者，亮曰："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破贼，乃为贼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自今已后，诸有忠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跂足而待矣。"于是考微劳，甄壮烈[1]，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境内，厉兵讲武，以为后图，戎士简练，民忘其败矣。

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参军姜维诣亮降。亮美维胆智，辟为仓曹掾，使典军事。

曹真讨安定等三郡，皆平。真以诸葛亮惩于祁山，后必出从陈仓，乃使将军郝昭等守陈仓，治其城。

3 夏，四月，丁酉，帝还洛阳。

4 帝以燕国徐邈为凉州刺史。邈务农积谷，立学明训，进善黜恶。与羌、胡从事，不问小过；若犯大罪，先告都帅，使知应死者，乃斩以徇。由是服其威信，州界肃清。

5 五月,大旱。

6 吴王使鄱阳太守周鲂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为北方所闻知者[2],令谲挑扬州牧曹休。鲂曰:"民帅小丑[3],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亲人赍笺片以诱休,言被谴惧诛,欲以郡降北,求兵应接。"吴王许之。时频有郎官诣鲂诘问诸事,鲂因谐郡门下,下发谢。休闻之,率步骑十万向皖以应鲂;帝又使司马懿向江陵,贾逵向东关[4],三道俱进。

秋,八月,吴王至皖,以陆逊为大都督,假黄钺,亲执鞭以见之;以朱桓、全琮为左右督,各督三万人以击休。休知见欺,而恃其众,欲遂与吴战。朱桓言于吴王曰:"休本以亲戚见任,非智勇名将也。今战必败,败必走,走当由夹石、挂车[5]。此两道皆险厄,若以万兵柴路,则彼众可尽,休可生虏。臣请将所部以断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胜长驱,进取寿春,割有淮南,以规许、洛,此万世一时,不可失也!"权以问陆逊,逊以为不可,乃止。

尚书蒋济上疏曰:"休深入虏地,与权精兵对,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后,臣未见其利也。"前将军满宠上疏曰:"曹休虽明果而希用兵,今所从道,背湖旁江,易进难退,此兵之迮地也[6]。若入无强口[7],宜深为之备!"宠表未报,休与陆逊战于石亭。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并进,冲休伏兵,困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两,军资器械略尽。

初,休表求深入以应周鲂,帝命贾逵引兵东与休合。

逵曰："贼无东关之备，必并军于皖，休深入与贼战，必败。"乃部署诸将，水陆并进，行二百里，获吴人，言休战败，吴遣兵断夹石，诸将不知所出；或欲待后军，逵曰："休兵败于外，路绝于内，进不能战，退不得还，安危之机，不及终日。贼以军无后继，故至此，今疾进，出其不意，此所谓'先人以夺其心'也，贼见吾兵必走。若待后军，贼已断险，兵虽多何益！"乃兼道进军，多设旗鼓为疑兵。吴人望见逵军，惊走，休乃得还。逵据夹石，以兵粮给休，休军乃振。初，逵与休不善，及休败，赖逵以免。

7 九月，乙酉，立皇子穆为繁阳王。

8 长平壮侯曹休上书谢罪，帝以宗室不问。休惭愤，疽发于背，庚子，卒。帝以满宠都督扬州以代之。

【注释】

①烈：功绩，功业。

②山中旧族名帅：指山越宗帅。

③小丑：对人的轻蔑之称，犹言卑微之辈。

④东关：即濡须口。

⑤夹石：山名。即今安徽桐城内的北夹山。 挂车：山名。即今安徽桐城北的挂车岭。

⑥绂(guà 挂)：受阻，绊住。

⑦无强口：地名。在今安徽桐城北夹山东南。

【译文】

有人劝诸葛亮再度发兵，诸葛亮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的时候，都比敌贼多，但没有打败敌人，反被敌人打败，这问题的症结不在兵少，只在将帅一人。现在我想精兵简将，严明惩罚，反思过失，

在将来寻找到能灵活运用方法;如果不能这样的话,即便兵多又有什么好处?从今往后,凡是尽忠忧国之士,只管多多批评我的过失,那么大事就可以完成,敌贼就会完蛋,大功告成就可以跷足而待了。"于是考察将士,连微小功劳也不放过,对为国壮烈牺牲的,一一加以甄别,引咎自责,在境内公布自己的过失,练兵讲武,准备将来进取,将士简明精练,人民很快忘掉了以往的失败。

诸葛亮兵出祁山时,天水参军姜维来向诸葛亮投降。诸葛亮赏识姜维的胆识,征辟为仓曹掾,让他掌管军事。

曹真征讨安定等三郡,将其全部平定。曹真认为诸葛亮会以祁山之败为戒,今后一定从陈仓出兵,于是派将军郝昭等守卫陈仓,修固城池。

3 夏,四月,初八,魏明帝返回洛阳。

4 魏明帝任命燕国人徐邈为凉州刺史。徐邈重视农业,积蓄粮食;建立学校,显明教诲;进用贤良之士,废除邪恶之官。与羌人、胡人一起处事,不计较小过;如犯有大罪,先报告他们的首领,使其知道该当死罪的原因,然后才斩首示众。因此羌人胡人顺服他的声威信誉,全州境内安宁无事。

5 五月,发生大旱灾。

6 吴王孙权派番阳太守周鲂秘密访求已在北方知名的山越宗族首领,让他去欺骗引诱扬州牧曹休。周鲂说:"山民首领,卑贱低下,不能胜任,事情如果泄露,不能使曹休上钩。请求派亲信带着书信去诱骗曹休,说我受责备,害怕被杀,想献郡归降,请求派兵接应。"吴王同意了。当时不断有郎官到周鲂那里查究各种事情,周鲂因而到番阳郡门下,削发谢罪。曹休听说后,率步兵骑兵十万进军皖城来接应周鲂;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进军江陵,贾逵进军东关,三路人马同时前进。

秋,八月,吴王到达皖城,任命陆逊为大都督,假黄钺,亲自执鞭召见;任命朱桓、全琮为左、右督,各率三万人去攻击曹休。曹休

知道被欺骗，但仗着兵多，想就与吴交战。朱桓向吴王进言道："曹休原本因曹氏的亲戚才被任用，并不是智勇名将。现在他来交战必定失败，失败必定逃走，逃走时将经过夹石、挂车。这两条路都狭窄险要，如果以一万士兵用柴堵路，那么曹休的部队就会全部消灭，曹休将被活捉。我请求率领所属部队去断路，如蒙您的神威，使曹休自动投降，就可乘胜长驱直入，进取寿春，割据淮南，从而谋取许昌、洛阳，这是万载难遇的时机，不可失去啊！"孙权就此询问陆逊，陆逊认为不行，于是作罢。

尚书蒋济上书说："曹休深入敌境，与孙权的精兵对阵，而朱然等在长江上游，处于曹休的背后，我没有看到什么有利的。"前将军满宠上书说："曹休虽然明智果断但很少用兵，现在他所走的路，背靠湖泊，傍依长江，容易进军，难于后退，这是军队受阻难返的地方，如军队进入无强口，应该十分小心戒备！"满宠的上表还没有得到回复，曹休与陆逊已在石亭交战。陆逊自己在中路，命令朱桓、全琮为左右两翼，三路人马齐头并进，冲向曹休埋伏的军队，乘势撵走他们，吴军追击逃走的败军，直至夹石，斩杀俘虏一万多人，缴获牛马骡驴车万辆，以及几乎全部的军用物资器械。

起初，曹休上表请求率兵深入敌境去接应周鲂，魏明帝令贾逵率兵向东与曹休会合。贾逵说："敌贼在东关没有防备，一定把军队集中到皖城，曹休深入与敌贼作战，必败。"于是部署各将领，水陆并进，前进二百里时，俘获到吴人，供说曹休战败，吴正派军队去切断夹石，这时各位将领不知所措，有的想要等待后续部队，贾逵说："曹休在外兵败，回归路绝，进不能交战，退无法返回，正是安危存亡的关键时刻，怕他等不到天黑。敌贼认为我军没有后续部队，所以才这样做，现在迅速前进，出其不意，这正是所谓'抢先一步，以挫伤敌人的士气'，敌贼看见我军一定逃走。如果等待后援，敌贼已经切断险路，我军虽多又有什么好处？"于是以加倍的速度进军，多设置些旌旗战鼓作为疑兵。吴军望见贾逵的军队，惊慌逃走，曹休

才得以返回。贾逵占据夹石,供给曹休士兵和粮食,曹休的军队这才振作起来。起初,贾逵与曹休关系不好,等曹休战败,靠了贾逵才幸免于难。

7 九月,二十九日,立皇子曹穆为繁阳王。

8 长平壮侯曹休上书谢罪,魏明帝因为宗室亲戚的关系,没有追究。曹休悔恨交加,背上生起毒疮,十月十四日,去世。魏明帝任命满宠掌管扬州以代替曹休。

9 护乌桓校尉由豫击鲜卑郁筑鞬,郁筑鞬妻父轲比能救之,以三万骑围豫于马城[1]。上谷太守阎志,柔之弟也,素为鲜卑所信,往解谕之,乃解围去。

10 冬,十一月,兰陵成侯王朗卒。

11 汉诸葛亮闻曹休败,魏兵东下,关中虚弱,欲出兵击魏,群臣多以为疑。亮上言于汉主曰:"先帝深虑以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当知臣伐贼,才弱敌强;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以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2],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

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伯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③；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皆数十年之内，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虚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难平者事也④，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注释】

①马城：县名。治所在今河北怀安。

②疲于西，又务于东：疲于西，即指西与蜀汉的郿县、祁山之役；务于东，即指东与孙吴的东关、石亭之争。

③伪定:指虽定一时之功,而有心于篡汉,故曰伪。

④平:通"评"。

【译文】

9 护乌校尉田豫攻击鲜卑人郁筑鞬,郁筑鞬的岳父轲比能来救援他,率三万骑兵在马城包围田豫。上谷太守阎志,是阎柔的弟弟,向来为鲜卑人所信赖,前往解释晓喻,轲比能才解围离去。

10 冬,十一月,兰陵成侯王朗去世。

11 汉诸葛亮听说曹休战败,魏军东下,关中空虚,打算出兵袭击魏国,群臣大多对是否可以取胜表示怀疑。诸葛亮上书向汉主刘禅进言道:"先帝深知汉与魏贼势不两立,帝王之业不可偏安蜀地,所以委托我去征讨魏贼。以先帝的英明,衡量我的才能,当然知道我讨伐魏贼,才能太弱而敌人太强;然而不去讨伐魏贼,帝王之业也要夭亡,只是坐待灭亡,还不如去讨伐魏贼,因此先帝委托我时并不迟疑。我从受命之日起,睡觉不安稳,饮食无滋味,想到要去北征,应该首先南下,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我并不是不爱惜自己,而是顾虑帝王之业不可在偏远的蜀都完成,所以冒着危难去遵循先帝的遗愿,但参议的人认为这不是好的计策。如今魏贼刚在西面与我交锋奔波疲乏,又全力赴东与吴国对阵,兵法上说乘敌疲劳,这正是进军出击的时机。谨向陛下陈述类似的事情如下:汉高帝明如日月,谋臣智慧渊博深广,但还历经艰险,蒙受创伤,然后才转危为安。如今陛下不如高帝,谋臣不如张良、陈平,却想用持久的方法取胜,坐等天下,这是我不敢懈怠的原因之一。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论述安危之计,动不动就引喻圣人之言,待人满腹猜疑,办事众难填胸,今年不打仗,明年不出征,让孙策安然壮大,最终兼并江东。这是我不敢懈怠的原因之二。曹操智略计谋盖世无双,他用兵打仗,仿佛孙武、吴起,但也曾在南阳被困,在乌巢遇险,在祁连遭危,在黎阳受逼,几乎在伯山失败,差点在潼关丧命,

然后才平定一时；何况我才短智弱，而想不经危难就平定天下，这是我不敢懈怠的原因之三。曹操五次不能攻下昌霸，四次不能跨越巢湖，任用李服而李服谋害他，委任夏侯渊而夏侯渊败亡；先帝常常称赞曹操能干，尚且有这些过失，何况我平庸无能，怎么能出兵必胜？这是我不敢懈怠的原因之四。自从我到汉中，经过一年时间，就失去了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其曲长、屯将七十多人，突将、无前、贲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多人，这些都是几十年之内，汇集四方的精英，不是一州之地所拥有的；如果再过几年，那么就要损失三分之二，将凭什么去战胜敌人？这是我不敢懈怠的原因之五。如今民穷兵疲，但军备大事不可停息，军备大事不可停息，那么驻守与出征，所付出的劳苦和费用正好一样，而不乘关中空虚图谋它，想凭一州之地与敌贼持久抗衡，这是我不敢懈怠的原因之六。难以评判的是天下事情的演变，从前先帝在楚地失败，当时曹操拍手高兴，说天下已经平定了。可是后来先帝东联孙吴、西取巴蜀，发兵北征，杀了夏侯渊，这是曹操失策而汉朝大业将要成功。但后来吴国又违盟约，关羽兵败身亡，秭归受挫，曹丕称帝。大凡世事就是这样，难能预料。我将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事情的成败得失，不是我的见识所能预见的。”

十二月，亮引兵出散关，围陈仓，陈仓已有备，亮不能克。亮使郝昭乡人靳详于城外遥说昭，昭于楼上应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练也；我之为人，卿所知也。我受国恩多而门户重，卿无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还谢诸葛，便可攻也。”详以昭语告亮，亮又使详重说昭，言“人兵不敌，空自破灭。”昭谓详曰：“前言已定矣，我识卿耳，箭不识也。”详

乃去。亮自以有众数万,而昭兵才千余人,又度东救未能便到,乃进兵攻昭,起云梯冲车以临城[1],昭于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烧死;昭又以绳连石磨压其冲车,冲车折。亮乃更为井栏百尺以射城中[2],以土丸填堑,欲直攀城,昭又于内筑重墙。亮又为地突,欲踊出于城里,昭又于城内穿地横截之。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

曹真遣将军费耀等救之。帝召张郃于方城,使击亮。帝自幸何南城,置酒送郃,问郃曰:"迟将军到[3],亮得无已得陈仓乎!"郃知亮深入无谷,屈指计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进道,未至,亮粮尽,引去;将军王双追之,亮击斩双。诏赐昭爵关内侯。

12 初,公孙康卒,子晃、渊等皆幼,官属立其弟恭。恭劣弱,不能治国,渊既长,胁夺恭位,上书言状。侍中刘晔曰:"公孙氏汉时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则由海,陆则阻山,外连胡夷,绝远难制,而世权日久;今若不诛,后必生患。若怀贰阻兵,然后致诛,于事为难;不如因其新立,有党有仇,先其不意,以兵临之,开设赏募,可不劳师而定也。"帝不从,拜渊杨烈将军、辽东太守。

13 吴王以扬州牧吕范为大司马,印绶未下而卒。初,孙策使范典财计,时吴王年少,私从有求,范必关白[4],不敢专许,当时以此见望[5]。吴王守阳羡长,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辄为傅著簿书,使无遗问,王临时悦之。及后统事,以范忠诚,厚见信任,以谷能欺更簿书,不用也。

【注释】

①冲车：古代用来专门攻城的战车。

②井栏：古代用来登高攻城的工具。因形似水井边的栏杆，故名。

③迟：待。

④关白：犹禀告，报告。关，通达。

⑤望：怨望，怨恨。

【译文】

十二月，诸葛亮率兵出散关，包围陈仓，陈仓已有防备，诸葛亮不能攻克。诸葛亮派郝昭的同乡人靳详在城外远处喊话劝郝昭，郝昭在城楼上回答说："魏国的法律，您是熟悉的；我的为人，您是了解的。我受国恩多而且门第高，您不必再说了，我只有一死而已。您回去告诉诸葛亮，就可来攻了。"靳详将郝昭的话报告了诸葛亮，诸葛亮又让靳详再去劝说郝昭，说："您的人马寡不敌众，何必白白地自取灭亡。"郝昭对靳详说："前面我已说定了，我认识您，箭可不认识您。"靳详只好退去。诸葛亮自认为有几万部队，而郝昭才一千多人，又估计东来的救兵不能马上赶到，就进兵攻打郝昭。架起云梯、出动冲车逼近城池，郝昭便用火箭迎射汉军的云梯，云梯着火，梯上的人都被烧死；郝昭又用绳子系着石磨从上往下压击汉军的冲车，冲车被压毁。诸葛亮于是又制作百尺高的井栏，向城中射箭，用土块填平护城的壕沟，想直接攀登城墙，郝昭又在城内筑起一堵墙。诸葛亮又挖掘地道，想钻进城里；郝昭又在城内横着挖掘壕沟拦截。就这样昼夜攻防，双方相持二十多天。

曹真派将军费耀等救援郝昭。魏明帝在方城召见张郃，派他进击诸葛亮。魏明帝亲自到河南城，设酒宴为张郃饯行，问张郃："等将军赶到，诸葛亮该不会已拿下陈仓吧？"张郃清楚诸葛亮深入无粮，掐指算计道："等我赶到，诸葛亮已撤走了。"张郃日夜行军赶路，还未到达，诸葛亮军粮已尽，率军离去；将军王双追赶，被诸葛

亮击败并杀了他。魏明帝下诏赐封郝昭为关内侯。

12 起初,公孙康去世,儿子公孙晃、公孙渊等都还年幼,所属官吏拥立他的弟弟公孙恭。公孙恭才劣智弱,不能治国,公孙渊长大后,威逼胁迫,夺取了公孙恭位置,上书说明了事情的经过。侍中刘晔说:"公孙氏在汉代被任用,于是子孙世袭官职,水路有海隔离,陆路有山阻塞,外与胡人勾结,偏远难以控制,而且世袭权位、历来已久。现在如果不诛灭,将来必生祸患。如他怀有二心,守险反叛,然后再去诛讨,就很难办到;不如趁他刚刚即位,内有仇党,在他没有预料到之前,以大军压境,公开悬赏捉拿他,可以不打仗就平定了。"魏明帝不听从,任命公孙渊为杨烈将军、辽东太守。

13 吴王任命扬州牧吕范为大司马,印绶还没有颁发,他就去世了。起初,孙策命吕范掌管财经,当时吴王孙权年轻,私下向吕范求取钱物,吕范定要报告,不敢专断私许,当时为此被孙权怨恨。吴王孙权代理阳羡县长时,有私用公家钱物的行为,孙策有时去核计审查,功曹周谷就伪造帐薄,使孙权不受责问,吴王孙权那时很喜欢周谷。等到后来统管国事,认为吕范忠诚,深为信任;认为周谷善长欺骗偷换帐薄,不加任用。

三 年

1 春,汉诸葛亮遣其将陈戒攻武都、阴平二郡[1],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2],淮退,亮遂拔二郡以归;汉主复策拜亮为丞相。

2 夏,四月,丙申,吴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黄龙。百官毕会,吴主归功周瑜。绥远将军张昭,举笏欲褒赞功德[3],未及言,吴主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4]。"昭大惭,伏

地流汗。吴主追尊父坚为武烈皇帝，兄策为长沙桓王，立子登为皇太子，封长沙桓王子绍为吴侯。

以诸葛恪为太子左辅，张休为右弼，顾谭为辅正，陈表为翼正都尉，而谢景、范慎、羊道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综作《宾友目》曰："英才卓越，超逾伦匹，则诸葛恪；精识时机，达幽究微，则顾谭；凝辩宏达，言能释结，则谢景；究学甄微，游夏同科，则范慎。"羊道私驳综曰："元逊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发辩而浮，孝敬深而狭。"道卒以此言为恪等所恶，其后四人皆败，如道所言。

吴主使以并尊二帝之议往告于汉。汉人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丞相亮曰："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当更移兵东戍，与之角力，顺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辑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守，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辞匈奴，先帝优与吴盟[59]，皆应权通变，深思远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旦志望已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卫尉陈震使

于吴，贺称尊号。吴主与汉人盟，约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汉，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

张昭以老病上还官位及所统领，更拜辅吴将军，班亚三司，改封娄侯，食邑万户。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曾已直言逆旨，中不进见。后汉使来，称汉德美，而群臣莫能屈，吴主叹曰："使张公在坐，彼不折则废，安复自夸乎！"明日，遣中使劳问，因请见昭，昭避席谢，吴主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属陛下，而以陛下属老臣，是以思尽臣节以报厚恩，而意虑浅短，违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国，志在忠益毕命而已；若乃变心易虑以偷荣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吴主辞谢焉。

【注释】

①武都：郡名。治所在今甘肃成县。　阴平：郡名。治所在今甘肃文县。

②建威：城名。在今甘肃武都。

③笏：即"朝笏"。古时大臣朝见时手中所执的狭长板子，用玉、象牙或竹皮制成，作为指画及记事之用，也叫"手板"。

④今已乞食矣：此指张昭在赤壁之战前夕，曾主张归顺、迎接曹操的事情。

⑤优：宽容。

【译文】

三年(己酉，公元229年)

1 春，汉诸葛亮派部将陈戒攻打武都、阴平二郡，雍州刺史郭淮率兵去救援。诸葛亮亲自率兵到建威，郭淮撤退，诸葛亮于是攻克

二郡后回来；汉主又任命诸葛亮为丞相。

2夏，四月，十三日，吴王孙权就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黄龙。文武百官都来朝会，吴主归功于周瑜。绥远将军张昭，举起朝笏准备赞颂孙氏的功德，没来得及开口，吴主就说："如依张公的计谋，现在已在讨饭了。"张昭大为惭愧，伏在地上汗流不止。吴主追尊父亲孙坚为武烈皇帝，哥哥孙策为长沙桓王，立儿子孙登为皇太子，封长沙桓王的儿子孙绍为吴侯。

吴主任命诸葛恪为太子左辅，张休为右弼，顾谭为辅正，陈表为翼正都尉，而谢景、范慎、羊道等都为宾客，于是太子的东宫号称多士。太子命侍中胡综作《宾友目》说："英才卓越，出类拔萃，是诸葛恪；审时度势，见解深刻，是顾谭；雄辩明达，言能释疑，是谢景；探究学问，甄别细微，可与言偃，卜商为伍，是范慎。"羊道私下驳斥胡琮说："诸葛恪才高但粗疏，顾谭精明但心狠，谢景善辨但虚浮，范慎深邃但偏狭。"羊道终于因此言论被诸葛恪等憎恶，后来这四人都遭失败，正如羊道说的。

吴主派人把两国尊二帝的建议去向汉通告。汉认为与吴结交没有好处，而且名义不顺，应该表明正义，断绝友好结盟。丞相诸葛亮说："孙权有僭越叛逆的野心已经很久了，我国之所以不去追究他的篡位野心，是有求于他可牵制曹魏，援助我们。现在如果公开断绝关系，吴对我怨恨必定加深。我们应当转移兵力防守东方，与吴较量，等吞并吴国后，再议进取中原。但吴国贤才还很多，将相团结和睦，不可能很快加以平定。只得屯兵驻守，坐而待老，让北边的魏贼阴谋得逞，这不是上策。从前汉文帝对匈奴卑下谦词，先帝宽容大度与吴结盟，都是权衡利弊，因时制宜，深思长远的利益，不是像匹夫为一时忿恨用事。如今参议者都认为孙权的利益在于谋求鼎足之势，不愿合力，而且志满意足，没有上岸去北伐的志向了。推敲这些说法，都是似是而非的。为什么？孙权的智谋和势力不能与魏相等，所以才以长江为限求得自保；孙权不能越过长江，就如魏

贼不能渡过汉水一样，不是力量有余，而有利也不去夺取。如果我大军伐魏，孙权的上策应是分占魏地来为将来的规划着想，下策是虏掠民众，开拓疆土，向国内显示武力，不会端坐不动。即便他不动而与我和睦，我军北伐，没有东顾之忧，魏黄河以南的军队不能全部西进，就此一利，也已经够深远了。对孙权僭越叛逆的罪过，不应公开表明我们的立场。"于是派卫尉陈震出使吴，祝贺孙权称号登极。吴主与汉结盟，约定平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四州归属吴，兖、冀、并、凉归属汉，司州地区以函谷关为界。

张昭因年老有病辞去官职，归还所辖军队，改任为辅吴将军，班位仅次于三公，改封娄侯，食邑一万户。张昭每次上朝，辞严气盛，义形于色，曾以直言冒犯旨意，以后不肯来朝见。后来汉使来吴，称颂汉德之美，然而群臣没有谁能辨赢汉使，吴主叹息道："假使张公在坐，那么汉使不折服也会收敛气焰，怎能再让他自夸呢？"第二天，派中使问候张昭，并请见张昭，张昭离开座位请罪，吴主跪下阻止。张昭坐下，仰起头说："从前太后，桓王没有把我托付给陛下，而是把陛下托付给我，所以我想尽到臣节来报答厚恩，但见识短浅，违背了陛下旨意。然而我是一心想着为国家，志在尽忠效命直至生命停止；至于变心失节来换取荣华富贵，博得陛下的欢心，这是我不会的！"吴主向张昭表示歉意。

3 元城哀王礼卒。

4 六月，癸卯，繁阳王穆卒。

5 戊申，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帝，夫人吴氏曰高皇后。

6 秋，七月，诏曰："礼，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则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复顾私亲哉！汉宣继昭帝后，加

悼考以皇号；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称引亡秦，惑误时朝，既尊恭皇，立庙京都，又宠藩妾，使比长信，叙昭穆于前殿，并四位于东宫[1]，僭差无度，人神弗佑，而非罪师丹忠正之谏，用致丁、傅焚如之祸。自是之后，相踵行之。昔鲁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国非度，讥在华元。其乏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为戒，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敢为佞邪导谀时君，妄建非正之号，以干正统，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著于令典！"

7 九月，吴主迁都建业，皆因故府，不复增改，留太子登及尚书九官于武昌，使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2]，董督军国。

南阳刘廙尝著《先刑后礼论》，同郡谢景称之于逊，逊呵之曰："礼之长于刑久矣；廙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3]，君今侍东宫，宜遵仁义以彰德音，若彼之谈，不须讲也！"

太子与西陵都督步骘书，求见启诲，骘于是条于时事业在荆州界者及诸僚吏行能以报之，因上疏奖劝曰："臣闻人君不亲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职，故舜命九贤，则无所用心，不下庙堂而天下治也。故贤人所在，折冲万里[4]，信国家之利器[5]，崇替之所由也。愿明太子重以经意，则天下幸甚！"

张纮还吴迎家，道病卒。临困，授子留笺曰[6]："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非无忠臣贤佐也，由主不胜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惮难

而趋易，好同而恶异，与治道相反。《传》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言善之难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据自然之势，操八柄之威⑦，甘易同之欢，无假取于人，而忠臣挟难进之术，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离则有衅，巧辩缘间，眩于小忠，恋于恩爱，贤愚杂错，黜陟失序，其所由来，情乱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贤如饥渴，受谏而不厌⑧，抑情损欲，以义割恩，则上无偏谬之授，下无希冀之望矣！"吴主省书，为之流涕。

【注释】

①东宫：此指太后宫。

②豫章三郡：即豫章、鄱阳、庐陵三郡。

③诡：违反。

④折冲：抵御敌人。

⑤利器：比喻英明杰出的人才。

⑥箋：犹今遗表。

⑦八柄：古代统治者驾驭臣下的八种手段，即爵、禄、予、置、生、夺、废、诛，用来调节统治者内部财产、权力分配的矛盾。

⑧厌：通"压"，抑制。

【译文】

3 元城哀王曹礼去世。

4 六月，二十一日，繁阳王曹穆去世。

5 二十六日，魏明帝追尊高祖大长秋曹腾为高皇帝，夫人吴氏为高皇后。

6 秋，七月，下诏说："古礼规定，王后没有儿子，选立旁支庶子来继承大宗，那么就应当以大宗正统的传承为职责，奉守公义，怎么

能再顾及个人亲情呢？汉宣帝继承昭帝后，追加皇号给自己的亡父，哀帝以封国国君身分即位，而董宏等引用亡秦为例，迷惑当时的朝廷，既尊生父为恭皇，在京都建立祭庙，又宠幸藩国妃妾，把他跟长信宫里的太后相比，在朝廷前殿排列恭皇与元帝的宗庙次序，在东宫并列四位太后，举止越轨，毫无法度，人神都不会保佑，而非难归罪忠正规劝的师丹，招致丁太后和傅昭仪被火焚身的祸事。从此发后，相继效法。以前鲁文公违礼祭祀，归罪夏父；宋文公厚葬过度，华元受责。现令公卿及有关负责官员，要深深以前代的这些错误行为作鉴戒，皇室后裔万一有由诸侯身分入朝奉继大统的，就应当明白作为继承者的大义；有敢用奸邪之道诱导谀媚当时君主，乱建非正统的名号，冒犯正统，称亡父为皇，亡母为后的，那么辅佐大臣，要诛杀不赦。把这些写在金策上，收藏宗庙里，载进法典中！"

7 九月，吴主迁都建业，全部沿用原来的宫府，不再增修改修，留下太子孙登及尚书九卿在武昌，命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并掌管荆州及豫章三郡事务，总督全国的军政事务。

南阳人刘廙曾著《先刑后礼论》，同郡人谢景向陆逊称赏这部书，陆逊大声斥责他："礼教优于刑法，由来已久；刘廙用繁琐的鬼辩违背先圣的教谕，你现在侍奉东宫太子，应该遵循仁义去宣传德音，像刘廙那样的言论，不要再讲了！"

太子孙登写信给西陵都督步骘，请求指教，步骘于是将荆州境内的当时情况及其各官吏的品行才能列条一一报告孙登，乘机上书鼓励规劝说："我听说君主不亲临小事，让各级官吏各司其职，所以虞舜任命九位贤人，就不用操心，不出庙堂而天下得到治理。所以贤人所在之地，能抵御万里之外的敌人，他们实在是国家的杰出人才，兴废的关键所在。愿使太子明晓，留心注重，那么天下人就非常幸运了！"

张纮回吴郡迎接家眷，在路上生病去世。临终前，把遗表交给儿子，遗表上说："自古治理国家的人，都想修明德政与太平盛世比

美，至于他们的治理，大多不完美，不是没有忠臣贤良辅佐，原因是君主不能克制私情，不去任用他们。人之常情是畏难趋易，喜欢相同的意见，憎恶不同的见解，跟治国之道相背。《传》说：'从善如登高，从恶如崩下'，说的是从善的艰难。君主继承累世的基业，据有至尊当然之势，把握着八种权柄的威严，喜欢易行和赞同带来的欢乐，无需采纳别人的意见，而忠臣提出的难为良策，说出的逆耳忠言，就与君主的私情不相契合，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上下情离就会出现裂痕，巧语花言的小人乘机离间，君主被这些小忠晕了头，迷恋于个人的恩爱，贤良和愚恶混杂相间，罢免与进用失去标准，这种情形的根源，是私情作祟。所以圣明的君主明察此事，求取贤才如饥似渴，接受规劝而不压制，抑损私欲，大义割爱，那么君上就没有偏错的任用，臣下就没有非分的奢望了。"吴主读了这份遗表，感动得眼泪直流。

8冬，十月，改平望观曰《听讼观》。帝常言："狱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断大狱，常诣观临听之。初，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六篇[1]，商君受之以相秦。萧何定《汉律》，益为九篇，后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余篇，《决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损，错糅无常，后人各为章句[2]，马、郑诸儒十有余家，以至于魏，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余言，览者益难。帝乃诏但用郑氏章句。尚书卫觊奏曰："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帝从之。又诏司空陈群、散骑常

侍刘邵等删约汉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

9 十一月，洛阳庙成，迎高、太、武、文四神主于邺。

10 十二月，雍丘王植徙封东阿。

11 汉丞相亮徙府营于南山下原上，筑汉城于沔阳，筑乐城于成固[3]。

四 年

1 春，吴主使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亶洲，欲俘其民以益众，陆逊、全琮皆谏，以为："桓王创基，兵不一旅。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不当远涉不毛，万里袭人，风波难测。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损，欲利反害。且其民犹禽兽，得之不足济事，无之不足亏众。"吴主不听。

2 尚书琅邪诸葛诞、中书郎南阳邓飏等相与结为党友，更相题表[4]，以散骑常侍夏侯玄等四人为四聪，诞辈八人为八达。玄，尚之子也。中书监刘放子熙，中书令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其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

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贵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虚伪不真之人者，以其毁教乱治，败俗伤化也。近魏讽伏诛建安之末，曹伟斩戮黄初之始。伏惟前后圣诏，深疾浮伪，欲以破散邪党，常用切齿；而执法之吏，皆畏其权势，莫能纠擿[5]，毁坏风俗，侵欲滋甚。窃见当

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6]。至乃相谓："今世何忧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罗之不博耳；人何患其不己知，但当吞之以药而柔调耳。"又闻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职家人，冒之出入，往来禁奥，交通书疏，有所探问。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虽讽、伟之罪，无以加也！"帝善其言。二月，壬午，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7]，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罢退之！"于是免诞、飏等官。

【注释】

①《法经》：战国时魏文侯相李悝编纂的法典。约于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407年)编成。李悝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综合各国法律编为《法经》，分《盗法》、《贼法》、《囚(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法经》为后来秦汉法律所继承。

②章句：汉代注家以分章析句来解说古书意义的一种著作文体。

③成固：县名。治所在今陕西城固。

④题：品评。

⑤擿(tī惕)：揭发。

⑥瑕衅：同"瑕隙"，弱点。

⑦郎吏：即尚书郎。

【译文】

8冬季，十月，魏改平望观为听讼观。魏明帝常说："刑狱之事，关

系到天下人的性命。"每次判决重要案件，常到听讼观监听。起初，魏文侯的老师李悝著《法经》六篇，商鞅承受其思想，用它来辅佐秦国。萧何据此制定《汉律》，增加为九篇，后来渐增到六十篇。又有《令》三百多篇，《决事比》九百零六卷，历代有增有减，错杂无常，后来人各自分章析句，有马融、郑玄等儒学大师十多家，以至到了魏，能够适用的合计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多字，阅读起来越发困难。魏明帝于是下诏只采用郑玄章句。尚书卫觊上奏说："刑法，是国家十分重视的，却是人们私论时非常轻蔑的；监狱官吏，关系到百姓的性命，但主管选拔任用的部门并不重视。国家政治的衰败，未必不是由此引起的；请求设置法律博士。"魏明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又诏令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删减汉代的法律，制定《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计一百八十多篇，比起萧何的《正律》九篇有所增加，但比起其它附属法律条令要减省多了。

9 十一月，洛阳的宗庙建成，从邺都迎奉高帝、太祖、武帝、文帝四位祖先的灵位。

10 十二月，迁徙雍丘王曹植，改封于东阿。

11 汉丞相诸葛亮把相府军营迁移到南山下的平原上，在沔阳县筑汉城，在成固县筑乐城。

四年（庚戌，公元 230 年）

1 春，吴主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兵一万人，渡海寻找夷洲、亶洲，打算俘获当地百姓来增加兵力，陆逊、全琮都来劝阻，认为："桓王孙策创立基业时，军队不到一旅。如今江东现有兵力，自然足够用来谋事，不应当远涉不毛之地，去万里偷袭别人，再说海上风波难以预测。又士兵换了水土环境，一定会招致疾病，打算增加兵力，却损失更多；想要获取利益，反受其害。况且那里的民众犹如禽兽，得到他们不足以完成大事，没有他们也不会显得兵力亏损。"吴主不听从。

2 尚书琅邪人诸葛诞、中书郎南阳人邓飏等相互结成朋党，竞相品评褒扬，以散骑常侍夏侯玄等四人为四聪，诸葛诞等八人为八达。夏侯玄，是夏侯尚的儿子。中书监刘放的儿子刘熙、中书令孙资的儿子孙密、吏部尚书卫臻的儿子卫烈三人都不能与他们相提比论，但因他们的父亲高居官位的缘故，容纳他们为三豫。

代理司徒董昭上书说："大凡拥有天下的帝王，无不尊崇敦厚忠信之士，深恶虚伪不真的人，因为后者毁坏教化，扰乱治安，败伤风俗。近有魏讽在建安末年被诛，曹伟在黄初二年被斩。我俯伏思虑陛下前后的诏令，极恶浮华虚伪，想去击破拆散奸邪的朋党，常常因此切齿愤恨。但是执法的官吏，都畏惧朋党的权势，不能监督揭发，致使他们败坏风俗，越来越严重。我观察，当今的年轻人不再以学问为根本，专门以四处交结为业；国士不以孝悌修身为首，却以趋势谋利为先。结成朋党，连成群伙，相互褒扬赞叹，把诋毁当作刑杀，把朋党的称誉作为爵赏，对依附自己的人就嗟叹而称其美，对不依附自己的人，就百般挑剔。以至于相互这样说：'当今之世还忧虑什么不能安逸度世，只怕人际关系不够，交结党友不多而已；人还担心什么别人不了解自己，只要把诋毁与赞誉这一灵丹妙药送给他吞下，就会柔服调顺了。'又听说有人让其奴仆宾客冒充在职的差役，出入官府，往来宫禁，交流书信，探听消息。凡这类事，都是法律不容许的，刑罚不赦免的，即便是魏讽、曹伟的罪过，也不比这更严重！"魏明帝很赞赏董昭的说法。二月，初四，下诏说："社会风气的质朴和浮华，随着教化而变化。战乱以来，经学废弃，年轻人进取的途径，不在经典。这难道不是训导不当，对将任用的人不是根据他们的德行来选拔的结果吗？郎吏要通晓一经，才能任官治民，博士考试，择取成绩优异者，立刻录用；浮华不务正道的，罢免掉！"于是罢免了诸葛诞、邓飏等人的官职。

3 夏，四月，定陵成侯钟繇卒。

4 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卞氏殂。秋，七月，葬武宣皇后。

5 大司马曹真以“汉人数入寇，请由斜谷伐之；诸将数道并进，可以大克。”帝从之，诏大将军司马懿溯汉水由西城入，与真会汉中，诸将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司空陈群谏曰：“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食犹乏。今既无所因，且斜谷阻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钞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帝从群议。真复表从子午道；群又陈其不便，并言军事用度之计。诏以群议下真，真据之遂行。

6 八月，辛巳，帝行东巡；乙未，如许昌。

7 汉丞相亮闻魏兵至，次于成固赤坂以待之[1]。召李严使将二万人赴汉中，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后事。

会天大雨三十余日，栈道断绝，太尉华歆上疏曰：“陛下以圣德当成、康之隆，愿先留心于治道，以征伐为后事。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上之心，则二贼之衅可坐而待也！”帝报曰：“贼凭恃山川，二祖劳于前世，犹不克平，朕岂敢自多，谓必灭之哉！诸将以为不一探取，无由自敝，是以观兵以窥其衅。若天时未至，周武还师，乃前事之鉴，朕敬不忘所戒。”

少府杨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鱼入舟，君臣变色，动得吉瑞，犹尚忧惧，况有灾异而不战竦者哉！今吴、蜀未平，而天屡降变，诸军始进，便有天雨之患，稽阂山险，已积日矣。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费已多，若有不继，必违本图。

《传》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徒使六军困于山谷之间,进无所略,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

散骑常侍王肃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2],师不宿饱[3]',此谓平涂之行军者也;又况于深入阻险,凿路而前,则其为劳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众迫而不展,粮远而难继,实行军者之大忌也。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是贼偏得以逸待劳,乃兵家之所惮也。言之前代,则武王伐纣,出关而复还;论之近事,则武、文征权,临江而不济;岂非所谓顺天知时,通于权变者哉!兆民知上圣以水雨艰剧之故,休而息之,后日有衅,乘而用之,则所谓悦以犯难,民忘其死者矣。"肃,朗之子也。

九月,诏曹真等班师。

【注释】

①赤坂:地名。在今陕西城固西北。

②苏:取草。

③宿饱:晚餐吃得多,到第二天早上仍觉很饱。犹言隔夜饱。

【译文】

3 夏,四月,定陵成侯钟繇去世。

4 六月,十一日,太皇太后卞氏去世。秋,七月,安葬武宣皇后卞氏。

5 大司马曹真认为:"蜀汉多次入侵,请求从斜谷去讨伐;各个将领几路并进,可以大胜。"魏明帝听从了,诏令大将军司马懿逆汉水而上由西城进入,与曹真在汉中会合,各将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

进入蜀地。司空陈群劝阻说："太祖从前到阳平进攻张鲁，大量收集豆麦以增加军粮，张鲁没有被打败而粮食就已经匮乏。现在既无军粮作保证，而且斜谷地势险阻，难以进退，转运军粮必被抄掠截击，多留兵把守险要，就会减少作战的士兵，对此不能不深思熟虑！"魏明帝采纳陈群的意见。曹真又上表请从子午道出兵；陈群又陈述不便的理由，并涉及了军事费用的情况。魏明帝下诏把陈群的意见下给曹真参考，曹真却据此诏随即出兵。

6 八月，初五，魏明帝要东巡；十九日，到达许昌。

7 汉丞相诸葛亮听说魏兵来到，驻军成固赤坂以等待魏兵。让李严率领二万人奔赴汉中，上表推举李严的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率军接管李严的江州事务。

适逢下大雨三十多天，栈道断绝，太尉华歆上书说："陛下的圣德可与周成王、康王最兴盛的时候相比，愿陛下先留心于国家的治理，把征伐作为今后的事情。治理国家的人以人民为基础，人民以衣食为根本。假使我国没有饥寒的忧患，百姓没有离开陛下的心，那么吴、蜀二贼的矛盾冲突，可坐待其爆发！"魏明帝回复说："敌贼凭据高山大川，太祖和世祖前世奔波劳苦，尚且不能平定，我怎敢自夸，说一定能消灭他们！众将领认为不去一一进攻获取，二贼不可能自行灭亡，因此用兵以窥视敌贼的破绽。如果天时还没有到，周武王回师，就是前车之鉴，我不会忘记历史的鉴戒。"

少府杨阜上书说："从前周武王渡黄河伐纣，一条白鱼跃入舟中，君臣大惊失色，举事得到吉祥的征兆，还尚且忧虑害怕，何况面临灾异而能不战栗吗？如今吴、蜀没有平定，而上天屡降灾变，各军刚开始进军，就有天降大雨的灾患，山路被阻，已有不少日子了。转运军需的劳累，肩挑背负的辛苦，耗费的已经很多，如果供应不继，一定会违背本来的意愿。《左传》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是用兵的良策。'白白地让军队困在山谷中，进没有什么可获取，退又不能，这不是帝王之师的做法。"

散骑常侍王肃上书说："以前的书上有这样的论说：'千里转运粮食，士兵会饿肚皮；砍柴取草后做饭，军队不会隔夜饱。'这说的是平路上行军的情况；又何况是深入山险，开凿道路行军，那么所耗费的劳力一定是平路行军的一百倍。现在又加上连绵的大雨，山路又陡又滑，军队被迫不得施展，军粮遥远而难以接继，这实在是行军的大忌。听说曹真发兵已超过一月才走完子午谷的一半，修路的劳动，士兵们全部参加，这使得敌贼能以逸待劳，这是兵家所忌讳的。拿古代来说，就是武王伐纣，出了关而又退回；拿近代来论，就是武帝、文帝征讨孙权，到了长江边而不渡；难道不正是所谓的应天时，精通权变的做法吗？万民知道圣上因为大雨不止，行军艰巨的缘故，罢兵而让国民休息，日后敌贼有破绽，再乘机使用他们，那就是所谓乐意冒险，民忘其死了。"王肃，是王朗的儿子。

九月，诏令曹真等班师。

8 冬，十月，乙卯，帝还洛阳。时左仆射徐宣总统留事，帝还，主者奏呈文书。帝曰："吾省与仆射省何异！"竟不视。

9 十二月，改葬文昭皇后于朝阳陵。

10 吴主扬声欲至合肥，征东将军满宠表召兖、豫诸军皆集，吴寻退还，诏罢其兵。宠以为："今贼大举而还，非本意也；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表不罢兵。后十余日，吴果更到合肥城，不克而还。

11 汉丞相亮以蒋琬为长史。亮数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亮每言："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

12 青州人隐蕃逃奔入吴，上书于吴主曰："臣闻纣为无道，微子先出；高祖宽明，陈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弃封域，归命有道，赖蒙天灵，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见精别，使臣微言妙旨[1]，不得上达，于邑三叹[2]，曷惟其已！谨诣阙拜章，乞蒙引见。"吴主即召入，蕃进谢，答问及陈时务，甚有辞观[3]。侍中右领军胡综侍坐，吴主问何如？综对曰："蕃上书大语有似东方朔，巧捷诡辩有似祢衡[4]，而才皆不及。"吴主又问："可堪何官？"综对曰："未可以治民，且试都辇小职。"吴主以蕃盛语刑狱，用为廷尉监。左将军朱据、廷尉郝普数称蕃有王佐之才，普尤与之亲善，常怨叹其屈。于是蕃门车马云集，宾客盈堂，自卫将军全琮等皆倾心接待；惟羊道及宣诏郎豫章杨迪拒绝不与通。潘浚子翥，亦与蕃周旋，馈饷之。浚闻，大怒，疏责翥曰："吾受国厚恩，志报以命，尔辈在都，当念恭顺，亲贤慕善。何故与降虏交，以粮饷之！在远闻此，心震面热，惆怅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仗一百，促责所饷！"当时人咸怪之。顷之，蕃谋作乱于吴，事觉，亡走，捕得，伏诛。吴主切责郝普，普惶惧，自杀。朱据禁止，历时乃解。

13 武陵五溪蛮夷叛吴。吴主以南土清定，召交州刺史吕岱还屯长沙沤口。

【注释】

①微言：含义深远精微的言辞。　妙旨：精深的含义。

②于邑：短气貌。

③辞观：谈吐仪表。

④巧捷:机灵敏捷。

【译文】

8冬,十月,十一日,魏明帝回到洛阳。当时左仆射徐宣总管留守京师的事务,魏明帝回来后,主管官吏奏呈文书。魏明帝说:"我审阅与仆射审阅有什么不同!"竟然连看都不看。

9十二月,将文昭皇后改葬在邺都朝阳陵。

10吴主扬言要出兵到合肥,征东将军满宠上表请调集兖州、豫州各军全部集中,吴军很快退回,魏明帝诏令放弃这次军事行动。满宠认为:"现在敌贼大举退兵,不是他们的本意;这一定是想利用假退却来让我们罢兵,再倒回来乘虚而入,攻我不备。"上表请求不罢兵。十多天后,吴军果然又到合肥城下,不能攻克便退了回去。

11汉丞相诸葛亮任命蒋琬为长史。诸葛亮几次外出征战,蒋琬常能征集到足够粮食和兵员,来供给部队。诸葛亮时常说:"蒋琬忠诚高尚,当是与我共同辅佐帝王大业的人。"

12青州人隐蕃,逃奔到吴,上书给吴主说:"我听说商纣行无道,微子先离国出走;汉高祖宽厚英明,陈平先入境投靠。我现二十二岁,抛弃故土,归附有道的君王,承蒙上天之灵,得以安全抵达。我来此已有一些日子了,而主客之官把我视同降服之人,不加察别,使得我含义深远、幽微精妙的言论,不能上达陛下,长嘘短叹,为什么这样?谨到宫门呈上奏章,请求召见。"吴主立刻召他入宫,隐蕃叩谢,回答问题和论述时事,谈吐举止,不同凡响。侍中右领军胡综在坐,吴主问怎么样?胡综回答说:"隐蕃上书的口气之大有如东方朔,机灵敏捷、善于诡辩有如祢衡,但才能都比不上。"吴主又问:"他可以担任什么官职?"胡综回答说:"不能让他治民,暂且在京都安排一下低级职务试用。"吴主认为隐蕃谈了许多关于刑狱的事,就任用他为廷尉监。左将军朱据、廷尉郝普多次称隐蕃有辅佐君王的才干,郝普与隐蕃尤其亲近友好,常常抱怨叹息隐蕃屈才。于是

隐蕃门前车马云集，宾客满堂，自卫将军全琮以下等都倾心交结；只有羊道和宣诏郎豫章人杨迪拒绝与隐蕃来往。潘浚的儿子潘翥，也追随隐蕃左右，并赠送粮食给他。潘浚听说后，大怒，写信责备潘翥说："我蒙受国家的厚恩，志在效命回报，你在京都，应当心怀恭顺，亲近贤良，仰慕善人。为什么与投降的人交往，还拿粮食送给他！我在远方听到这些，心头震动，脸上发热，惆怅了几十天，书信到后，赶快去信使那里接受刑杖一百，立即索回所赠的粮食！"当时人都奇怪潘浚的这种做法。不久，隐蕃阴谋在吴作乱，事情被发觉，逃走，被捕获，处以死刑。吴主严厉地责备郝普，郝普惶恐畏惧，自杀。软禁了朱据，过了一些时才解除。

13 武陵五溪蛮夷反叛吴国。吴主认为南方疆土安定，召交州刺史吕岱回军驻守长沙沤口。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七十二

魏纪四　起重光大渊献，尽阏逢摄提格，凡四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

太和五年

1 春，二月，吴主假太常潘浚节，使与吕岱督军五万人讨五溪蛮。浚姨兄蒋琬为诸葛亮长史，武陵太守卫旌奏浚遣密使与琬相闻，欲有自托之计。吴主曰："承明不为此也。"即封旌表以示浚，而召旌还，免官。

2 卫温、诸葛直军行经岁，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1]，亶洲绝远，卒不可得至，得夷洲数千人还。温、直坐无功，诛。

3 汉丞相亮命李严以中都护署府事。严更名平。亮帅诸军入寇，围祁山，以木牛运[2]。于是大司马曹真有疾，帝命司马懿西屯长安，督将军张郃、费曜、戴陵、郭淮等以御之。

4 三月，邵陵元侯曹真卒。

5 自十月不雨，至于是月。

6 司马懿使费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3]，余众悉出，西救祁山。张郃欲分兵驻雍、郿，懿曰："料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费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麦，与懿遇于上邽之东。懿敛军依险，兵不得交，亮引还。

懿等寻亮后至于卤城[4]。张郃曰："彼远来逆我，请战不得，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孤军食少，亦行去矣。"懿不从，故寻亮。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贾栩、魏平数请战，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诸将咸请战。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张郃攻无当监何平于南围，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逆战，魏兵大败，汉人获甲首三千，懿还保营。

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郃追之。郃进至木门[5]，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郃右膝而卒。

7 秋，七月，乙酉，皇子殷生，大赦。

【注释】

①疫：温疫。

②木牛:古时的一种运输工具。

③上邽(quī龟):县名。治所在今甘肃天水。

④寻:尾随。

⑤木门:地名。位于卤城附近,在今甘肃天水和甘谷之间。

【译文】

魏纪四　起辛亥(公元231年),止甲寅(公元234年),共四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

太和五年(辛亥,公元231年)

1 春,二月,吴主授予太常潘浚符节,派他与吕岱统帅军队五万人征讨五溪蛮。潘浚的妻兄蒋琬担任诸葛亮长史,武陵太守卫旌上奏潘浚派密使与蒋琬联络,有寄托归附的计划。吴主说:"潘浚不会做这种事情。"随即把卫旌的奏表封好送给潘浚看,并召回卫旌,罢免其官职。

2 卫温、诸葛直率军出海已有一年,士兵得疾病或染温疫而死的占十分之八九。亶洲非常遥远,终于无法到达,掠得夷洲几千人而回。卫温、诸葛直因无功得罪,被杀。

3 汉丞相诸葛亮命李严以中都护的身分署理汉中留守府事务。李严改名李平。诸葛亮率领各路军队侵入魏境,包围祁山,用木牛运输军粮。这时大司马曹真病重,魏明帝命司马懿西进驻屯长安,统帅将军张郃、费曜、戴陵、郭淮等以抵御诸葛亮。

4 三月,邵陵元侯曹真去世。

5 从十月开始不下雨,一直到这个月。

6 司马懿派费曜、戴陵留下精兵四千守上邽,其余的部队全部出动,向西救援祁山。张郃打算分遣部队驻守雍、郿二县,司马懿说:"预计到前面的军队能独当敌军的话,将军的主张就是对的。如果前面的军队不能抵挡而分为前后两部分,这就是楚国的三军之所以被黥布战胜的原因。"于是继续前进。诸葛亮分出一部分军队留

下攻打祁山，亲自率大军到上邽迎击司马懿。郭淮、费曜等拦截诸葛亮，诸葛亮击败他们，乘机大量收割上邽的麦子，与司马懿在上邽的东面相遇。司马懿收拢军队据守险要，两军交战不成，诸葛亮率军退回。

司马懿等尾随诸葛亮后面到达卤城。张郃说："敌人远道来迎战我军，求战不成，认为我军的利益在于不交战，试图以持久的战术制服他们。何况祁山方面知道大军已在靠近，人心自然稳定，可以让军队驻扎在这里，分出一支奇兵，出现在敌人的后面，不应该如此前进而不敢紧逼敌人，让民众失望。如今诸葛亮孤军粮少，就要退走了。"司马懿不听从，有意尾随诸葛亮。赶上了，又上山扎营，不肯交战。贾栩、魏平多次请战，便说："您怕蜀如虎，如何不被天下人取笑！"司马懿对此不满。众将领都要求出战。夏，五月，初十，司马懿派张郃到蜀军包围祁山的南边攻击无当监何平，自己据中路逼向诸葛亮。诸葛亮派魏延、高翔、吴班迎战，魏军大败，蜀军斩获三千首级，司马懿退保军营。

六月，诸葛亮因粮尽撤退军队，司马懿派张郃追击。张郃进军到木门，与诸葛亮交战，蜀军登高地布下伏兵，弓弩齐射，张郃右膝中箭身亡。

7 秋，七月，十五日，皇子曹殷出生，大赦天下。

8 黄初以来，诸侯王法禁严切，至于亲姻皆不敢相通问。东阿王上疏曰："尧之为教，先亲后疏，自近及远。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伏惟陛下资帝唐钦明之德，体文王翼翼之仁[1]，惠治椒房，恩昭九族，群后百寮，番休递上，执政不废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亲姻之路

通,庆吊之情展,诚可谓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绝绪,禁锢明时,臣窃自伤也。不敢乃望交气类[2],修人事,叙人伦,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无朝觐之望,至于注心皇极,结情紫闼,神明知之矣。然天实为之,谓之何哉!退惟诸王常有戚戚具尔之心,愿陛下沛然垂诏[3],使诸国庆问[4],四节得展,以叙骨肉之欢恩,全怡怡之笃义。妃妾之家,膏沐之遗,岁得再通,齐义于贵宗,等惠于百司,如此,则古人之所叹,风雅之所咏,复存于圣世矣!臣伏自惟省,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若得辞远游,戴武弁,解朱组,佩青绂[5],驸马、奉车,趣得一号,安宅京室,执鞭珥笔[6],出从华盖,入侍辇毂,承答圣问,拾遗左右,乃臣丹诚之至愿,不离于梦想者也。远慕《鹿鸣》君臣之宴[7],中咏《常棣》匪他之诫,下思《伐木》友生之义,终怀《蓼莪》罔极之哀,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8],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精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臣伏以犬马之诚不能动人,譬人之诚不能动天,崩城、陨霜[9],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虚语耳!若葵藿之倾太阳,虽不为回光,然向之者诚也。窃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实在陛下。臣闻《文子》曰:'不为福始,不为祸先。'今之否隔,友于同忧,而臣独倡言者,实不愿于圣世有不蒙施之物,欲陛下崇光被时雍之美[10],宣缉熙章明之德也[11]!"诏报曰:

“盖教化所由，各有隆敝，非皆善始而恶终也，事使之然。今令诸国兄弟情礼简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本无禁锢诸国通问之诏也；矫枉过正，下吏惧谴，以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诉。”

【注释】

①翼翼：恭敬貌。

②气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此指志同道合的人。

③沛然：行动迅速貌。

④庆问：祝贺通问。

⑤远游、武弁、朱组、青绂：诸王戴远游冠，佩朱组；三都尉、侍中、常侍都戴武弁，佩青绂。组，即绂。

⑥珥(ěr 耳)笔：古时史官、谏官入朝，或近臣侍从，把笔插在帽子上，以便随时记录、撰述。

⑦《鹿鸣》：《诗经》三百零五篇中的一篇，以下《常棣》、《伐木》、《蓼莪》都是《诗经》中的篇章。

⑧块然：孤独貌。

⑨崩城、陨霜：这是人的诚心感动上天的两个典故。春秋时，齐国大夫杞梁在莒城战死；杞梁的妻子面对城墙哭泣，城墙倒塌。战国时，邹衍尽忠君王，但燕惠王听信谗言把邹衍抓了起来，邹衍仰天而哭，当时正是夏天，却降下霜来。

⑩时雍：亦作“时邕”，和善。

⑪缉熙：光明。

【译文】

8 黄初以来，对诸侯王的法制禁令十分严厉，以至于亲戚之间都不敢互通音讯。东阿王曹植上书说：“唐尧推行教化，先亲后疏，由近及远。周文王以礼法接待贤妻，推及兄弟，用此来治理国家。我想陛下具备唐尧圣明之德，怀有文王恭敬之仁，仁惠滋润后宫，恩

德显于九族，诸侯百官争先效命，国家大事不会在朝堂上废弃，个人亲情能够在私室舒展，亲戚往来的道路畅通，喜庆丧吊的情感可以表达，真可谓是推已及人，广施恩德的人了。至于我，与人际往来完全断绝，被禁锢在开明的时代，我感到悲伤。不敢奢望去结交志同道合的文友，修明人情事理，叙说父子兄弟之情，近来又姻亲之间不通来往，兄弟之间背离绝交，吉凶之事听不到音讯，喜庆丧吊之礼废弃，恩情如此背离，甚于过路人；往来隔阂离异，超过胡人、越人。如今我因一切被禁止的法制，永无入朝晋见的希望，至于关心陛下，情结王室，只有神明才知道了。然而天意如此，有什么可说呢？但是想到各个亲王怀有兄弟手足之情，愿陛下迅速下诏，使各诸侯国之间相互祝贺问候，四时之节，得以探视相聚，叙说骨肉之情谊，成全兄弟和睦友爱之天理。妃妾的娘家，馈赠脂粉，一年可以来往两次，使诸侯王在礼义上与其他皇戚相同，在待遇上与文武百官相等。像这样，那么古人所赞叹的，《诗经》所咏唱的，就再现在圣世了！我私下反省，不如锥刀有用；但等我看到陛下提拔任用的官吏时，我又私自度量，如果把我当作异姓，不会比在朝的士人差。如果能让我脱下远游冠，戴上武官帽，解掉红绣带，佩上青绣带，得到附马都尉，奉车都尉之类的名号，把宅第安置在京城，手执马鞭，帽边插笔，出行时跟随天子，回来后侍奉左右，回答圣上的问题，拾补圣上的遗漏，这就是我赤诚之心的最大愿望，梦寐以求的理想。我远慕《鹿鸣》所叙的君臣之宴乐，近咏《常棣》所说的兄弟不是外人的告诫，自思《伐木》中求友的意义，最终感怀《蓼莪》所及的父母之恩没能报答的悲哀。每次到了四时之节，孤独落寞，身边只有奴仆，面前只有妻子儿女，高谈阔论不能与人畅谈，精辟见解不能与人陈述，未尝不是听到音乐就抚心悲痛，举起酒杯就感伤叹息。我以犬马的诚心不能感动人，犹如人的诚心不能感动苍天一样，杞梁妻能哭倒城墙，邹衍能使夏日降霜，我当初相信这些，但是从我现在的心情来看，这些只是虚夸罢了！犹如葵花向着太阳，虽然太阳不给

予回光，然而倾向之心是真诚的。我自比为向日葵，那么能降落天地般恩德，洒下日月星般光明的，权在陛下了。我听《文子》中说："不要开始争福，也不要抢先惹祸。"如今相互隔阂，兄弟们一样担忧，而我独自倡议的原因，实在是不愿在圣明之世有人不能蒙受陛下的恩泽，愿陛下推崇唐尧时代和善的美俗，光大文王之世开明的德政！"魏明帝下诏回复说："大凡教化的推行，各有盛衰，不都是有好的开端就一定有坏的结局，而是形势迫使它这样。现在让各国兄弟之间人情礼仪简化，妃妾娘家减少脂粉馈赠，本来就没有禁锢各国互通问侯的诏令；矫枉过正，下面执行的官吏害怕受到指责，以至于出现了这类情况。已下令有关部门，照你所述的意见办理。"

植复上疏曰："昔汉文发代，疑朝有变，宋昌曰：'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有齐、楚、淮南、琅邪，此则磐石之宗，愿王勿疑。"臣伏惟陛下远览姬文二虢之援，中虑周成召、毕之辅，下存宋昌磐石之固。臣闻羊质虎皮，见草则悦，见豺则战，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将不良，有似于此。故语曰：'患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为也。'昔管、蔡放诛，周、召作弼[1]；叔鱼陷刑，叔向赞国[2]。三监之衅[3]，臣自当之；二南之辅[4]，求必不远。华宗贵族藩王之中，必有应斯举者。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也，故谋能移主，威能慑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殁同其祸者，公族之

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今臣与陛下践冰履炭,登山浮涧,寒温燥湿,高下共之,岂得离陛下哉!不胜愤懑,拜表陈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书府,不便灭弃,臣死之后,事或可思。若有毫厘少挂圣意着,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纠臣表之不合义者,如是则臣愿足矣。"帝但以优文答报而已。

八月,诏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诸王在京都者,谓幼主在位,母后摄政,防微以渐,关诸盛衰也。朕惟不见诸王十有二载,悠悠之怀,能不兴思!其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适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后有少主、母后在宫者,自如先帝令。"

9 汉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后,主督运事。会天霖雨,平恐运粮不继,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又欲杀督运岑述以解己不办之责。又表汉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违错。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于是亮表平前后过恶,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复以平子丰为中郎将、参军事,出教敕之曰:"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表都护典汉中,委君于东关[5],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若都护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否可复通[6],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

亮又与蒋琬、董允书曰:"孝起前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7],乡党以为不可近。吾以为鳞甲但不当犯之耳,不图

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卫尉南阳陈震也。

10 冬，十月，吴主使中郎将孙布诈降以诱扬州刺史王凌，吴主伏兵于阜陵以俟之[8]。布遣人告凌云：“道远不能自致，乞兵见迎。”凌腾布书，请兵马迎之。征东将军满宠以为必诈，不与兵，而为凌作报书曰：“知识邪正，欲避祸就顺，去暴归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计兵少则不足相卫，多则事必远闻。且先密计以成本志，临时节度其宜。”会宠被书入朝，敕留府长史，“若凌欲往迎，勿与兵也。”凌于后索兵不得，乃单遣一督将步骑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击，督将迸走，死伤过半。凌，允之兄子也。

先是凌表宠年过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将召宠，给事中郭谋曰：“宠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余年，有勋方岳；及镇淮南，吴人惮之。若不如所表，将为所窥，可令还朝，问以东方事以察之。”帝从之。既至，体气康强[9]，帝慰劳遣还。

11 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12 十二月，戊午，博平敬侯华歆卒。

13 丁卯，吴大赦，改明年元曰嘉禾。

【注释】

①管、蔡放诛，周、召作弼：周成王时，管叔、蔡叔据武庚反叛。周成王诛杀管叔，放逐蔡叔，任命周公为师，召公为保，作为左右辅佐。

②叔鱼陷刑，叔向赞国：据《左传》记载，晋国刑侯与雍子争田，韩宣子命叔鱼审判，雍子把女儿献给叔鱼，叔鱼于是定刑侯有罪，刑侯愤怒，杀了叔鱼

和雍子。韩宣子问叔鱼的哥哥叔向的意见，叔向不偏私其兄，认为三人都有罪。

③三监之衅：周王朝初建时，在东方建立三个封国，即管国、蔡国、霍国，用它们监视商王朝的残留殷民组成的殷国，故称之为"三监"。后来"三监"与殷国勾结造反，被周公镇压。

④二南：即周公、召公。

⑤东关：即江州。

⑥否：不通。

⑦鳞甲：比喻人多巧诈之心。

⑧阜陵：县名。治今安徽全椒南。

⑨体气：体质。

【译文】

曹植又上书说："从前汉文帝从代国出发，怀疑朝廷有变故，宋昌说：'朝内有朱虚、东牟这些亲戚，朝外有齐王、楚王、淮南王、琅邪王，这些坚如磐石的皇族，希望大王不要有疑心。"我想陛下以前看过周文王依靠虢仲、虢叔完成王业的历史，近来想过周成王时召公、毕公辅佐的事，眼前有汉代宋昌皇族坚如磐石的比喻。我听说羊披上虎皮，看到草就欢喜，遇见豺狼就战栗，忘记了它身上披着的虎皮。现在任用的将领不好，就好像上面说的这样。所以俗话说：'担心做事的人不理解所做的事，而理解的人又无法去做。'古代周成王诛杀管叔、放逐蔡叔，用周公、召公作为辅佐；叔鱼被晋侯所杀，叔向却帮助晋国完成霸业；西周三监之乱，我以为要引为鉴戒；二南之辅，不必远求。皇宗显贵和藩王之中，一定有像这样的人才。能使天下人侧耳注视的，是当权的人，所以谋略能改变主人的地位，威望能使下面的人慑服，豪杰执政，不在于皇亲国戚，大权在握，虽然疏远照样举足轻重，大势已去，虽然是亲属也一定人微言轻。因此取代齐国的是田氏，不是吕氏；瓜分晋国的是赵氏、魏氏，不是姬氏。望陛下明察。如果在太平时专擅权位，在灾难临头逃离

的，是异姓之臣。想让国家安定，祈求家族显贵，存则共享其荣，亡则同担其祸的，是皇族之臣。如今反而疏远皇族亲近异姓，我感到困惑。现在我与陛下一起踏薄冰、履炭火、登高山、跨深涧、寒热干湿、环境好坏，共同分担，怎么会离开陛下呢？我不胜悲愤苦恼，上书陈情。如有不合圣意，请姑且收藏在书府，不要毁弃，我死之后，或许可以引人发思。如果有一点能合于圣意的，请在朝庭公布，让博古通今之士，纠正我奏书中不合大义的地方，能这样那我的愿望就满足了。"魏明帝只是用优美动人的文辞回复他罢了。

八月，下诏说："先帝颁令，不想让诸王留在京都的原因，是认为年幼的君主在位，母后摄政，防微杜渐，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我不见诸王有十二年了，悠悠之情怀，能够不生发思念？现令诸王及其皇室的公侯各遣嫡子一人于明年正月入朝，今后有皇帝年幼、母后在宫中摄政的情况，自然依旧照先帝的诏令办理。"

9 汉丞相诸葛亮攻打祁山，李平留在后方，主管粮运事务。时值大雨连绵，李平害怕运粮不继，派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宣旨，召诸葛亮回师；诸葛亮承旨撤军。李平听到军队撤退，就改装惊讶，说："军粮充足，为什么就回来了！"又要杀死督运岑述用来解脱自己失职不办的责任。还向汉主上表，说："军队佯退，想以此引诱敌贼。"诸葛亮拿出李平前后亲笔所写的全部书信、奏疏，彼此矛盾重重。李平理屈辞穷，叩头承认所负的罪责。于是诸葛亮上表叙述李平前后的罪过，罢免了他的官职，削去了他的封爵和食邑，流放梓潼郡。又任命李平的儿子李丰为中郎将、参军事，作教令告诫李丰说："我与你们父子共同努力来辅助汉室，上表推举为都护主管汉中，委任你镇守东关，自认为你们会真心感动，可以始终保持，怎么会想到中途背离呢？如果都护能思过而一意为国，你与蒋琬推诚共事，那么阻隔可以再通，离去还可再回。仔细地考虑这一劝诫，明白我的用心！"

诸葛亮又写信给蒋琬、董允说："孝起以前对我说李平腹中怀

有巧诈之术,乡里人认为不可接近。我认为只要巧诈之术不犯也无妨,没想到有苏秦、张仪巧诈之事出人意料,可以让孝起知道此事。"孝起,是卫尉南阳人陈震。

10 冬,十月,吴主派中郎将孙布诈降来引诱扬州刺史王凌,吴主在阜陵设下伏兵等候他,孙布派人告诉王凌说:"路远不能自来,请求派兵迎接。"王凌呈上孙布的书信,请求出兵迎孙布。征东将军满宠认为一定有诈,不给兵马,而替王凌回信说:"知晓邪正之分,打算避开灾祸附顺,离开暴政归道,很值得嘉许。现在想派兵相迎,然而想到兵少不足以保护您,兵多事情必然会传得很远。姑且先对您的计划保密,以成全您的本志,等到机会合适再作安排。"适逢满宠受诏入朝,嘱咐留府长史:"如果王凌想前往相迎,不要给兵。"王凌后来求兵不成,就单独派一个督将率步兵骑兵七百人前去迎接孙布,孙布乘夜袭击,督将奔逃,士兵死伤大半。王凌,是王允的哥哥的儿子。

在这以前,王凌上表说满宠年迈嗜酒,不能担负独当一面的大任。魏明帝要召回满宠,给事中郭谋说:"满宠历任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多年,在州郡长官的职务上有功劳;等到镇守淮南时,东吴人很怕忌他。如果不像表上所说的话,将给敌人可乘之机,可令他回朝,通过询问东方事宜来考察他。"魏明帝听从了这个建议。满宠到后,看起来身体强壮,魏明帝加以慰劳,命他回任。

11 十一月,三十日晦,日食。

12 十二月,二十日,博平敬侯华歆去世。

13 二十九日,吴国大赦天下,改明年年号为嘉禾。

六 年

1 春,正月,吴主少子建昌侯虑卒。太子登自武昌入省吴

主，因自陈久离定省，子道有阙；又陈陆逊忠勤，无所顾忧。乃留建业。

2 二月，诏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

3 帝爱女淑卒，帝痛之甚，追谥平原懿公主，立庙洛阳，葬于南陵，取甄后从孙黄与之合葬，追封黄为列侯，为之置后，袭爵。帝欲自临送葬，又欲幸许。司空陈群谏曰："八岁下殇[1]，礼所不备，况未期月，而以成人礼送之，加为制服，举朝素衣，朝夕哭临，自古以来，未有此比。而乃复自往视陵，亲临祖载。愿陛下抑割无益有损之事，此万国之至望也。又闻车驾欲幸许昌，二宫上下，皆悉居东，举朝大小，莫不惊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以便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为吉凶有命，祸福由人，移走求安，则亦无益。若必当移避，缮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皆可权时分止，何为举宫暴露野次，公私烦费，不可计量。且吉士贤人，犹不妄徙其家，以宁乡邑，使无恐惧之心，况乃帝王万国之主，行止动静，岂可轻脱哉[2]！"少府杨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备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帝皆不听。三月，癸酉，行东巡。

4 吴主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从公孙渊求马。

初，虞翻性疏直，数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见谤毁。吴主尝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也！"吴主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及周贺等之辽东，翻闻之，以为五溪宜讨；辽东绝远，听使来属，尚不

足取，今去人财以求马，既非国利，又恐无获。欲谏不敢，作表以示吕岱，岱不报。为爱憎所白，复徙苍梧猛陵③。

5 夏，四月，壬寅，帝如许昌。

6 五月，皇子殷卒。

7 秋，七月，以卫尉董昭为司徒。

8 九月，帝行如摩陂，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

【注释】

①殇(shāng 伤)：未成年而死。据《仪礼·丧服传》载："年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十一至八岁为下殇，不满八岁以下，皆为无服之殇。"

②轻脱：轻率，不持重。

③苍梧：郡名。治所在今广西梧州。 猛陵：县名。治所在今广西苍梧。

【译文】

六年(壬子，公元232年)

1 春，正月，吴主的小儿子建昌侯孙虑去世。太子孙登从武昌入朝晋见吴主，自叙久离父母，缺少早晚问安，没有尽到为子的孝道；又陈述陆逊忠诚尽力，没有什么顾虑和担忧。于是留在建业。

2 二月，下诏改封诸侯王，都由郡改称国。

3 魏明帝爱女曹淑去世，魏明帝很悲痛，追谥号为平原懿公主，在洛阳建立祭庙，葬在南陵，取甄后已故的侄孙甄黄与她合葬，追封黄为列侯，为他设立继承人，承袭爵号。魏明帝想亲自送葬，又想去许昌。司空陈群劝阻说："八岁以下的孩子死亡，没有丧葬的礼仪，何况没有满月，就以成人之礼送葬，加穿丧服，满朝官员都穿上丧服，朝夕到棺前哭泣，自古以来，没有能与这相比的。而陛下竟还要去察看陵墓，亲自送葬。希望陛下克制割舍这种有害无益的事

情，这是全国最大的愿望。又听说陛下想去许昌，太后、皇后两宫上下，都要东迁，举朝大小官员，无不震惊奇怪。有的说是想以此避开衰运，有的说是想以便迁移殿舍，有的不知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吉凶自有天命，祸福由人把握，迁走以求平安，也于事无益。如果一定要迁移躲避，修缮金墉城西宫和孟津别宫，都可以临时分住，为什么要举宫暴于荒郊、露宿野外，公私耗费，不可计算。就是贤人良士，尚且不轻易搬家，以此安宁乡里，使乡亲们没有恐惧的心，何况竟是一个堂堂大国的君主，一举一动，怎么可以轻率？"少府杨阜说："文皇帝、武宣皇后逝世，陛下都不送葬，为的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以防不测，何至于要给一个在襁褓中的婴儿送葬呢？"魏明帝一概不听。二月，初七，要东巡。

4 吴主派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船渡海到辽东，向公孙渊求购马匹。

起初，虞翻性格粗疏率直，多次酒后犯下过失，又喜欢顶撞他人，多次被人毁谤。吴主曾与张昭论及神仙，虞翻指着张昭说："他们都是死人而却说是神仙，世上哪有仙人！"吴主对他积怨不止一次了，于是把虞翻贬逐到交州。等到周贺等到辽东，虞翻听说后，认为应该征讨五溪；辽东非常遥远，即使前来归属，也不足取，现在派人携财去买马，既对国家没有好处，又恐怕无所收获。想上书规劝却不敢，将写好的奏章送给吕岱看，吕岱不给呈报。虞翻被奸佞的人告发，又被贬到苍梧郡的猛陵。

5 夏，四月，初六，魏明帝去许昌。

6 五月，皇子曹殷去世。

7 秋，七月，任命卫尉董昭为司徒。

8 九月，魏明帝要去摩陂，修整许昌宫室，新建景福殿、承光殿。

9 公孙渊阴怀贰心,数与吴通。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陆道讨之。散骑常侍蒋济谏曰:"凡非相吞之国,不侵叛之臣,不宜轻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驱使为贼也。故曰:'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1],累世委质,岁选计、孝,不乏职贡,议者先之。正使一举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国,得其财不足为富;傥不如意,是为结怨失信也。"帝不听。豫等往皆无功,诏令罢军。

豫以吴使周贺等垂还,岁晚风急,必畏漂浪,东道无岸,当赴成山。成山无藏船之处,遂辄以兵屯据成山。贺等还至成山[2],遇风,豫勒兵击贺等,斩之。吴主闻之,始思虞翻之言,乃召翻于交州。会翻已卒,以其丧还。

10 十一月,庚寅,陈思王植卒。

11 十二月,帝还许昌宫。

12 侍中刘晔为帝所亲重。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晔入与帝议,则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则曰:"不可"。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中领军杨暨[3],帝之亲臣,又重晔,执不可伐之议最坚,每从内出,辄过晔,晔讲不可之意。后暨与帝论伐蜀事,暨切谏,帝曰:"卿书生,焉知兵事!"暨谢曰:"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晔与吾言蜀可伐。"暨曰:"晔可召质也。"诏见晔至,帝问晔,终不言。后独见,晔责帝曰:"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眯梦漏泄以益臣罪[4],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陛下显然

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于是帝谢之。晔见出，责暨曰：“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谢之。

或谓帝曰：“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陛下试与晔言，皆反意而问之，若皆与所问反者，是晔常与圣意合也。每问皆同者，晔之情必无所逃矣。”帝如言以验之，果得其情，从此疏焉。晔遂发狂，出为大鸿胪，以忧死。

《傅子》曰[5]：巧诈不如拙诚，信矣。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信，占之上贤，何以加诸！独任才智，不敦诚悫，内失君心，外困于俗，卒以自危，岂不惜哉！

13 晔尝谮尚书令陈矫专权，矫惧，以告其子骞。骞曰：“主上明圣，大人大臣，公若不合，不过不作公耳。”后数日，帝意果解。

【注释】

①海表：海外。

②成山：地名。在今山东文登东北八十公里处。

③中领军：官名。汉末始置。魏晋至南北朝，常以亲信大臣担任，与中护军同握军队实权。

④眯(mi 秘)：梦魇。

⑤《傅子》：西晋傅玄著。

【译文】

9 公孙渊暗中怀有二心，多次与吴勾通。魏明帝派汝南太守田豫

率青州各军从海道,幽州刺史王雄由陆路进讨公孙渊。散骑常侍蒋济劝阻说:"大凡不是要相互吞并的国家,对不侵犯不叛逆的臣子,不应该轻易讨伐。讨伐他们又不能制服,这是驱使他们成为寇贼。所以说:'虎狼当道,不捕杀狐狸。'先除掉大害,小害就自然消失。现在海外之地,历代归顺,每年推选计吏、孝廉,尽职纳贡,从不缺乏,议政的人都把辽东排在前。即使一举就能平定,获其民不足以增强国力,得其财也不能使我们富裕;倘若不如意,这会结下怨仇、失去信誉。"魏明帝不听。田豫等前往讨伐皆无战功,诏令罢兵。

田豫认为吴国派出的周贺等即将返回,时值隆冬,海上风急,必定畏惧被海浪颠簸,东面的海路无岸,必将经由成山,成山没有藏船的地方,于是就派兵驻守成山。周贺等返回到达成山,遇上大风,田豫率兵攻击周贺等,并杀了周贺。吴主听到这一消息,才想到虞翻的建议,于是从交州召回虞翻。时值虞翻已去世,只接回了他的灵柩。

10 十一月,二十八日,陈思王曹植去世。

11 十二月,魏明帝回到许昌宫。

12 侍中刘晔被魏明帝亲近器重。魏明帝要伐蜀,朝廷内外的大臣都说:"不行"。刘晔入与朝魏明帝商议,却说:"可以征伐";出去与朝廷大臣论时,却又说:"不行"。刘晔有胆识,说可伐与不可伐,都言之成理,颇能动人。中领军杨暨,是魏明帝亲近的大臣,也看重刘晔,对坚持不可伐的意见最坚决,每次从宫内出来,就去拜访刘晔,刘晔讲的是不可伐的道理。后来杨暨与魏明帝论述关于征伐蜀的事情,杨暨直言极谏,魏明帝说:"你是一介书生,怎么知道打仗的事!"杨暨道歉说:"我说的实不值得采纳,侍中刘晔,是先帝的谋臣,常说不可伐蜀。"魏明帝说:"刘晔对我说蜀可以伐。"杨暨说:"可召刘晔来对质。"于是下诏让刘晔来,魏明帝问刘晔,刘晔始终不说话。过后单独晋见,刘晔指责魏明帝说:"征伐一国,是国家大计,我得参与这一国家机密,常常害怕说梦话泄露出去而增加我的

罪过，哪里敢对人说起！用兵之道在于诡诈，军事行动没有开始，计划越机密越好。陛下公开泄露，我恐怕敌国已听说了。”于是魏明帝表示歉意。刘晔会见后出来，指责杨暨说：“钓鱼的人钩中了一条大鱼，就要放长线跟随它，等到可以制服时再把它牵回来，那么就没有什么不能得到了。君主的威严，难道只是一条大鱼而已！你诚然是个正直的臣子，可是计谋不值得采纳，不能不仔细地思考一番。”杨暨也向他表示歉意。

有人对魏明帝说：“刘晔不尽忠诚，善于窥探皇上的意向而迎合，陛下不妨试一下，与刘晔交谈时，全部用反意来问他，如果他的回答全部与所问相反的话，就是刘晔的见解常常与陛下的意思相一致了。如果每个问题他都赞同的话，那么刘晔的迎合之情便无所躲藏了。”魏明帝照他们的话来检验刘晔，果然发觉刘晔的迎合之情，从此疏远了他。刘晔于是精神失常，出任大鸿胪，因忧郁而死。

《傅子》上说：“巧诈不如拙诚，此话令人信服。凭着刘晔的聪明才智和权变谋计，如果以德义作为坚守，按忠信行动，即便是古代上等的贤人，又怎能超过他？而刘晔只知任用自己的才智，不崇尚忠恳，这样内失去君主的信任，外受窘于世俗的压力，终于因此自己害自己，怎么不可惜啊！

13 刘晔曾经诋毁尚书令陈矫专权，陈矫畏惧，把这事告诉了儿子陈骞。陈骞说：“主上圣明，您是大臣，现在如果不能融洽，不过不任三公而已。”几天后，魏明帝的不满情绪果然消解。

尚书郎乐安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扶擿群臣细过以求媚于上。黄门侍郎杜恕上疏曰：“伏见廉昭奏左丞曹璠以

罚当关不依诏,坐判问。又云:"诸当坐者别奏。"尚书令陈矫自奏不敢辞罚,亦不敢陈理,志意恳恻。臣窃愍然为朝廷惜之!古之帝王所以能辅世长民者,莫不远得百姓之欢心,近尽群臣之智力。今陛下忧劳万机,或亲灯火,而庶事不康[1],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独臣不尽忠,亦其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豫让苟容中行而著节智伯,斯则古人之明验矣。若陛下以为今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岂可追望稷、契之遐踪,坐待来世之俊乂乎[2]!今之所谓贤者,尽有大官而享厚禄矣,然而奉上之节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责不专,而俗多忌讳故也。臣以为忠臣不必亲,亲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毁人而陛下疑其私报所憎,誉人而陛下疑其私爱所亲,左右或因之以进憎爱之说,遂使疏者不敢毁誉,以至政事损益,亦皆有嫌。陛下当思所以阐广朝臣之心,笃厉有道之节,使之自同古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扰乱其间,臣惧大臣将遂容身保位,坐观得失,为来世戒也。昔周公戒鲁侯曰:"无使大臣怨乎不以[3]。"言不贤则不可为大臣,为大臣则不可不用也。《书》数舜之功,称去四凶,不言有罪无问大小则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以陛下为不任也;不自以为不知,以陛下为不问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书坐则侍惟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各陈所有,则群臣之行皆可得而知,忠能者进,暗劣者退,谁敢依违而不自尽[4]。以陛下之圣明,亲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得自尽,贤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

事，何事不办；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军事，诏书常曰：‘谁当忧此者邪？吾当自忧耳。’近诏又曰：‘忧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后私即自办也。’伏读明诏，乃知圣思究尽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忧其末也。人之能否，实有本性，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遗其力，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选举非其人，未必为有罪也；举朝共容非其人，乃为怪耳。陛下知其不尽力而代之忧其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岂徒主劳而臣逸哉，虽圣贤并世，终不能以此为治也。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人事请属之不绝，作迎客出入之制，以恶吏守赤门，斯实未得为禁之本也。昔汉安帝时，少府窦嘉辟廷尉郭躬无罪之兄子，犹见举奏，章劾纷纷。近司隶校尉孔羡辟大将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望风希指，甚于受属，选举不以实者也。嘉有亲戚之宠，躬非社稷重臣，犹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罚以绝阿党之原耳。出入之制，与恶吏守门，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纳，何患于奸不削灭，而养若廉昭等乎！夫纠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顾道理而苟求容进也。若陛下不复考其终始，必以违众迕世为奉公，密行白人为尽节；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邪？诚顾道理而弗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则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将何乐焉！”恕，畿之子也。”

【注释】

①康:安。

②俊乂(yì 义):亦作"俊艾"。贤能的人。

③以:用。

④依违:犹豫不决,模凌两可。

【译文】

尚书郎乐安人廉昭因有才能得到宠幸,喜欢挑剔揭露群臣的细小过失来向上献媚。黄门侍郎杜恕上疏说:"我看见廉昭上奏左丞曹璠有罪罚当上报,但曹璠不依据诏书,被指控追究。又说:'其他应当处罚的人另外上奏。'尚书令陈矫上奏说自己不敢逃脱罪罚,也不敢陈述道理,心意恳切感人。我暗自哀怜为朝廷惋惜!古代帝王之所以能匡正天下抚育人民的原因,无不是远得百姓的欢心,近赖群臣竭尽智力。如今陛下忧虑辛劳,日理万机,有时还挑灯夜作,但仍有众多的事务不能安顿,刑法禁令日益松驰。究其根源,不仅仅是群臣没有尽到忠心,也是主上不能恰当地使用他们。百里奚在虞地愚钝但在秦国却明智,豫让在中行家苟且偷安但在智伯家却显出志节,这是古人的明证。如果陛下认为当今无良才,朝廷缺乏贤能的辅佐,难道可去追寻后稷、子契的远迹,坐等未来的俊杰吗?如今所称的贤人,都是些做大官而享厚禄的,然而侍奉君上的节操没有建立,奉公的心思不能专一的原因,是由于委任的职责没有独断的权力,而世俗有许多禁忌的缘故。我认为忠臣不一定是亲臣,亲臣不一定忠诚。现在有被疏远的人批评他人,陛下就怀疑他挟私报仇,赞誉他人陛下就怀疑他挟私偏爱,陛下身边的人有的乘机进献奸宄之说,于是使被疏远的人不敢提出批评或赞誉,以至于对政事提出的批评或赞誉,也都受到猜疑。陛下应当思虑如何让朝臣的心胸开阔起来,鼓励培养有道之士的气节,使他们自觉向古人看齐,垂名青史。反却让像廉昭之类的人在中间扰乱,我恐怕大

臣们将苟且偷安，只想保住自己的官职，坐观国家得失，这将成为后世的鉴戒。从前周公告诫鲁侯说：'不要让大臣抱怨不被任用。'说的是不贤能就不会任用大臣，任命了大臣就不能不使用。《尚书》计算虞舜的功绩，称他除去了四凶，不说有罪不问大小就一概除去。现在朝廷大臣不是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而是认为陛下不任用他们；不是认为自己无知，而是认为陛下没有去问他们。陛下为什么不遵循周公任用贤能、大舜除去奸凶的做法，让侍中、尚书居内时在帷幄中侍候，出行时跟随御驾，亲自回答陛下的垂询，各自陈述自己所有的见解，那么群臣的品行都可以得知，进用忠臣贤能的人，黜退愚钝卑劣的人，谁敢推诿而不竭尽才能。凭着陛下的圣明，亲自与群臣议论政事，使群臣人人能竭尽自己的才能，贤良还是愚劣、有能还是无能，在于陛下恰当地使用。用这种方法治理政事，有什么政事不能办成；用这种方法建立功业，有什么功业不能完成！每有军机大事，诏书上常说：'谁该忧虑这事呢？该我自己忧虑罢了。'近日诏书上又说：'忧公忘私的人必定不能这样，只要先公后私即刻自己就能做到。'恭读圣明的诏书，才知陛下对下情了解得很深很透，可也怪陛下不从根本上治理，而忧虑枝节问题。人的贤能与否，实由先天制约，就是我也认为朝中大臣不能尽称职守。圣明的君主用人，是使贤能的人不敢保留他的能力，而使无能的人不得处在他不能胜任的位置上。选举不贤能之人，未必是有罪过；满朝都能容下无能之人，才是怪事了。陛下知道某人不尽力却为他的职责忧虑，知道某人无能却还教他治理这事，难道不是使主上辛劳而臣下安逸吗？即使是圣人贤者同时并存世上，终将不能因此而治理好国家。陛下又担心台阁禁令不严密，人情请托不能断绝，制作迎客出入的制度，让凶恶的官吏把守官府大门，这实在是没有把握禁止的根本。以前汉安帝时，少府窦嘉征召廷尉郭躬无罪的哥哥的儿子，还被人上书指控，弹劾的奏章纷纷而来。近来司隶校尉孔羡征召大将军司马懿狂妄无理的弟弟，而有关部门的官员沉默无语，

其望风迎合的做法，比接受请托更厉害，可见选举没有依据人的能力。窦嘉有皇亲的宠贵，郭躬不是国家大臣，还尚且如此；用今天的情况和古代相比，是陛下没有亲自督促一定要实施惩罚来杜绝结党营私的根源。出入制度，交给恶吏守门，不是治世的方法。倘使我的话有一点能承蒙陛下明察采纳，还忧虑什么奸邪不能铲除，而去豢养像廉昭之辈！临督揭发奸恶，是忠诚的举动；然而世人憎恨小人行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讲道理而苟且偷安，谄媚取进。如果陛下不再去考察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定会认为违背众议抵触世道是奉公，窥人过失揭发上告是尽节；哪里有通达大才而不能做到这些事的？实在是他们顾及到正义大道才不去做罢了。使天下的人都背道而逐利，那是君主最忧虑的事情，陛下将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呢？"杜恕，是杜畿的儿子。

帝尝卒至尚书门，陈矫跪问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其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帝惭，回车而反。帝尝问矫："司马公忠贞，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也；社稷则未知也。"

14 吴陆逊引兵向庐江；论者以为宜速救之。满宠曰："庐江虽小，将劲兵精，守则经时。又，贼舍船二百里来，后尾空绝，不来尚欲诱致，今宜听其遂进，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军趋杨宜口[1]，吴人闻之，夜遁。

是时，吴人岁有来计。满宠上疏曰："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

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护军将军蒋济议以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贼烟火而坏城，此为未攻而自拔；一至于此，劫略无限，必淮北为守。"帝未许。宠重表曰："孙子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骄之以利，示之以惑，'此为形实不必相应也。又曰：'善动敌者形之。'今贼未至而移城却内，所谓形而诱之也。引贼远水，择利而动，举得于外，则福生于内矣！"尚书赵咨以宠策为长，诏遂报听。

青龙元年

1 春，正月，甲申，青龙见摩陂井中[2]。二月，帝如摩陂观龙，改元。

2 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奉表称臣于吴；吴主大悦，为之大赦。三月，吴主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封渊为燕王。举朝大臣自顾雍以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护送舒、综而已；"吴主不听。张昭曰："渊背魏惧讨，远来求援，非本志也。若渊改图，欲自明于魏，两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吴主反覆难昭，昭意弥切。吴主不能堪，按剑而怒曰："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孤，孤常恐失计[3]。"昭孰视吴主曰[4]："臣虽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因

涕泣横流；吴主掷刀于地，与之对泣。然卒遣弥、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吴主恨之，土塞其门，昭又于内以土封之。

【注释】

①杨宜口：地名。在今安徽六安阳泉口。

②青龙见摩陂井中：摩陂自此改名为龙陂。

③失计：此指孙权不能容忍张昭而杀了他。

④孰视：即熟视。注目细看。

【译文】

魏明帝突然来到尚书门，陈矫跪着问魏明帝："陛下想去哪里？"魏明帝说："我想看看公文而已。"陈矫说："这是我的职责，不是陛下应该亲临的事。如果我不称职，那么请立即罢免，陛下应该回去。"魏明帝惭愧，乘车而回。魏明帝曾经问陈矫："司马懿忠贞，可称是国家重臣吗？"陈矫说："他是朝廷官员所仰望的，国家是否能依靠他不知道。"

14 吴国陆逊率兵向庐江进军；参议的人认为应火速救援。满宠说："庐江虽小，将良兵精，可以防守一段时间。而且，敌贼弃船陆行二百里而来，没有后继部队，不来还打算引诱他们来，现在应该听任他们前进，只怕他们逃走我们赶不上。"于是整饬军队奔赴杨宜口，吴军闻风，连夜逃走。

这时，东吴每年都有进攻魏国的计划。满宠上书说："合肥城南临长江、巢湖，北面远离寿春，敌贼围攻合肥，得到占据水上的优势；我军救援，要先攻破敌贼主力，然后包围才能解除。敌贼前往很容易，但我军前去救援很难，应该调出城内军队，在城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以凭据，另建城来固守，这是为了引诱敌贼登陆，从后面切断他们的归路，此计为宜。"护军将军蒋济议论说："这样做既向天

下示弱，而且望见敌贼的烟火就毁掉城池，这是敌贼还没有来攻就先自己解除防守；一旦到了这个地步，敌贼的抢掠攻占就没有限制，我军必然只能以淮河北岸作为防线了。"魏明帝没有同意满宠的计划。满宠再次上书说："孙子说：'用兵之道在于诡诈，所以有能力却显示出无能，以小利来引诱敌人骄傲，假装恐惧使敌人上当。'这是表里不一定相合的谋略。又说：'善于牵制敌人者要造出一定的势态。"如今敌贼没有来，我们就调兵出城，向内退却，这是所谓有造势态来引诱敌贼。引敌贼远离水域，选择有利时机行动，在城外行动成功，城内就会得保护的好处了！"尚书赵咨认为满宠的的计策很好，终于下诏批准。

青龙元年（癸丑，公元233年）

1 春，正月，二十三日，在摩陂井中出现青龙。二月，魏明帝去摩陂观看青龙，改年号。

2 公孙渊派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携表章向吴称臣；吴主大喜，为此大赦天下。三月，吴主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率兵一万人，携金银财宝、九赐之物，乘船渡海授予公孙渊，封公孙渊为燕王。满朝大臣自顾雍以下都予以劝阻，认为"公孙渊不可信而且恩宠待遇太优厚，只可派官兵护送宿舒、孙综。"吴主不听。张昭说："公孙渊背叛魏国害怕被征讨，远道来求援，称臣不是他本来的志愿。如果公孙渊改变主意，打算向魏国表明自己的忠心，我们的两位使节不能返回，这不是让天下人取笑吗？"吴主反复质问张昭，张昭执意更加急切。吴主不堪忍受，按着剑柄发怒道："吴国士人进宫就参拜我，出宫就参拜您，我敬重您已到了极点，您却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下折辱我，我常常恐怕自己做出失着的事来。"张昭注视着吴主说："我虽知自己所说的不会被采用，每次竭尽自己愚忠的原因，实在是因为太后临终把我叫到他的床前，留下遗诏委托大命的话犹在耳际的缘故。"于是涕泪纵横；吴主掷刀在地，与张昭相对痛泣。可是最终还是派张弥、许晏前往。张昭对不采纳他的意见感到

愤懑，称病不入朝；吴主怨恨张昭，下令用土堵住张昭的大门，张昭又从里面用土封住。

3 夏，五月，戊寅，北海王蕤卒。

4 闰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5 六月，洛阳宫鞠室灾[1]。

6 鲜卑轲比能诱保塞鲜卑步度根与深结和亲，自勒万骑迎其累重于陉北。荆州刺史毕轨表辄出军，以外威比能、内镇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已为比能所诱，有自疑心。今轨出军，慎勿越塞过句注也[2]。"比诏书到，轨已进军屯阴馆，遣将军苏尚、董弼追鲜卑。轲比能遣子将千余骑迎步度根部落，与尚、弼相遇，战于楼烦，二将没，步度根与泄归泥部落皆叛出塞，与轲比能合寇边。帝遣骁骑将军秦朗将中军讨之，轲比能乃走幕北，泄归泥将其部众来降。步度根寻为轲比能所杀。

7 公孙渊知吴远难恃，乃斩张弥、许晏等首，传送京师，悉没其兵资珍宝。冬，十二月，诏拜渊大司马，封乐浪公。

吴王闻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近为鼠子所前却，令人气踊如山。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就令颠沛，不以为恨！"

陆逊上疏曰："陛下以神武之资，诞膺期运，破操乌林，败备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虏者，当世雄杰。皆摧其锋。圣化所绥，万里草偃，方荡平华夏，总一大猷。今不忍小忿

而发雷霆之怒，违垂堂之戒[3]，轻万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闻之，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图四海者不怀细而害大。强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远征，必致窥阃[4]，戚至而忧，悔之无及。若使大事时捷，则渊不讨自服。今乃远惜辽东众之与马，奈何独欲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惜乎！"

尚书仆射薛综上疏曰："昔汉元帝欲御楼船，薛广德请刎颈以血染车。何则？水火之险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辽东戎貊小国，无城隍之固，备御之术，器械铢钝，犬羊无政，往必禽克，诚如明诏。然其方土塞埆[5]，谷稼不殖，民习鞍马，转徙无常，卒闻大军之至，自度不敌，鸟惊兽骇，长驱奔窜，一人匹马，不可得见，虽获空地，守之无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漭，有成山之难，海行无常，风波难免，倏忽之间，人船异势，虽有尧、舜之德，智无所施，贲、育之勇，力不得设，此不可二也。加以郁雾冥其上，咸水蒸其下，善生流肿[6]，转相洿染[7]，凡行海者，稀无此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圣，当乘时平乱，康此民物。今逆虏将灭，海内垂定，乃违必然之图，寻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计，又开辟以来所未尝有，斯诚群僚所以倾身侧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者也。"

【注释】

①鞠室：蹴(cù 促)鞠的地方。蹴鞠，我国古代的一种足球运动，用以练武。胡注："鞠室者，划地为域以蹴鞠，因以为名。"

②句注：山名。即陉岭，在今山西代县北。

③垂堂:近屋檐处。古谚有"家累千金,坐不垂堂。"说的是富人不敢近屋檐而坐,恐怕屋檐上的瓦坠落伤身。

④窥阙(rù 入):亦作"窥窬","窥觎"。犹言觊觎,谓窥伺可乘之隙。

⑤方土:乡土。 埆(què 却):土地瘠薄。

⑥流肿:脚气。

⑦洿(wū 乌)染:传染。

【译文】

3 夏,五月,十八日,北海王曹蕤去世。

4 闰五月,初一朔,日食。

5 六月,洛阳宫鞠室发生火灾。

6 鲜卑首领轲比能引诱保塞鲜卑首领步度根与他深交结亲,亲自率领一万骑兵在陉北迎接步度根的辎重。荆州刺史毕轨上表请求立即出兵,对外威胁轲比能,对内镇压步度根。魏明帝审阅奏章后说:"步度根已被轲比能诱惑,自有戒备之心。如今毕轨出兵,一定要谨慎,不要越过边塞句注山。"等诏书到时,毕轨已进军驻扎阴馆,派将军苏尚、董弼追击鲜卑人。轲比能派儿子率领一千多骑兵迎接步度根部落,与苏尚、董弼相遇,在楼烦交战。苏、董二将战死,步度根和泄归泥部落都反叛出塞,与轲比能联合侵犯边境。魏明帝派骁骑将军秦朗统帅中军征讨,轲比能于是逃到沙漠以北,泄归泥率其部众来归降。步度根不久被轲比能杀死。

7 公孙渊自知吴国遥远难以依赖,于是斩下张弥、许晏等的首级,送到京城,全部吞没了吴国的士兵及珍宝。冬,十二月,下诏任命公孙渊为大司马,封为乐浪公。

吴主听到消息,大怒道:"我年已六十,世上的艰难困苦,无不经历,近来被鼠辈所调戏,使人气涌如山。如果不亲自剁下那颗鼠头,把它扔进海里,就没有脸面再统治国家、即使失败,也不因此感到悔恨!"

陆逊上书说："陛下凭着神明威武的资质，承受天命，在乌林击破曹操，在西陵打败刘备，在荆州擒获关羽，这三个敌贼，是当代的雄杰，都被摧折锋芒。圣明的教化安抚四方，犹如风行万里小草倾伏，如今正是荡平中原，统一天下的时候。现在不忍住小愤而发雷霆之怒，是违背了'坐不垂堂'的古训，轻视作为一国之主的贵重身分，这是我所困惑的。我听说，走万里的人不中途止步，谋取天下的人不因小而害大。强寇濒临边境，荒远之民没有入朝称臣，陛下乘船远征，必然给敌人可乘之机，事到临头再去忧虑，后悔莫及。如果国家大事不断报捷，那么公孙渊不用征讨自己就会归服。如今还顾惜辽东的民众和马匹，怎么偏偏要舍弃江东永安的基业而不顾惜呢？"

尚书仆射薛综上书说："从前汉元帝想乘楼船，薛广德请求自刎，用鲜血染车来阻止。为什么呢？因水火无情，十分危险，不是帝王应该涉历的。如今辽东不过蛮戎小国，没有牢固的城墙，防御的战术，兵器轻钝，如犬羊般没有政治、法度，前往一定获胜，确实如陛下诏书所说。然而其国土贫瘠、严寒，庄稼不能生长，民众熟悉骑马、迁徙无常，突然听到大军来到，自量不能抗衡，如鸟兽惊骇，远奔鼠窜，一个人一匹马，都不能看见，即使获得一块空地，守着它毫无益处，这是不能去征讨的原因之一。加上又洪流深广，有成山阻难，海上航行变化无常，风浪难以避免，转瞬之间，人船沉没，即使有尧、舜的美德和智慧，也无处施展，孟贲、夏育的勇敢和力量，也无法发挥，这是不能去征伐的原因之二。再加上浓郁的云雾笼罩在上，咸涩的海水蒸煮在下，容易得脚气，相互传染。大凡航海者，很少没有不得这种病，这是不能去征伐的原因之三。天生神明的圣人，应当利用时机平定大乱，使人民安定，物资丰裕。现在逆贼将要消灭，天下就要平定，却要放弃必得的宏图，自寻很危险的地方，忽视国家的安全，发泄一时的气愤，既不是国家的大计，又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举动，这确实使群臣紧张不安，食不甘味，睡难

安眠的原因。”

选曹尚书陆瑁上疏曰:“北寇与国,壤地连接,苟有间隙,应机而至。夫所以为越海求马,曲意于渊者,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弃本追末,捐近治远,忿以改规,激以动众,斯乃猾虏所愿闻,非大吴之至计也。又兵家之术,以功役相疲,劳逸相待,得失之间,所觉辄多。且沓渚去渊,道里尚远,今到其岸,兵势三分,使强者进取,次当守船,又次运粮,行人虽多,难得悉用。加以单步负粮,经远深入,贼地多马,邀截无常。若渊狙诈[1],与北未绝,动众之日,唇齿相济;若实了然我所凭赖,其畏怖远进,或难卒灭,使天诛稽于朔野[2],山虏乘间而起,恐非万安之长虑也!”吴主未许。

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诛暴乱、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无事,从容庙堂之上,以余议议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盘互之时,率须深根固本,爱力惜费,未有正于此时舍近治远,以疲军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号称帝,于时天下乂安,百姓康阜[3],然汉文犹以远征不易,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埸犹警,未宜以渊为先。顾陛下抑威任计,暂宁六师,潜神嘿规,以为后图,天下幸甚!”吴主乃止。

吴主数遣人慰谢张昭,昭固不起。吴主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疾笃。吴主烧其门,欲以恐之,昭亦不出。吴主

使人灭火。住门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吴主载以还宫，深自克责，昭不得已，然后朝会。

初，张弥、许晏等至襄平[4]，公孙渊欲图之，乃先分散其吏兵，中使秦旦、张群、杜德、黄强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5]。玄菟在辽东北二百里，太守王贊，领户二百，旦等皆舍于民家，仰其饮食，积四十许日。旦与群等议曰："吾人远辱国命，自弃于此，与死无异。今观此郡，形势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烧城郭，杀其长吏，为国报耻，然后伏死，足以无恨。孰与偷生苟活，长为囚虏乎！"群等然之。于是阴相结约，当用八月十九日夜发，其日中时，为郡中张松所告，贊便会士众，闭城门，旦、群、德、强皆逾城得走。时群病疽疮著膝，不及辈旅，德常扶接与俱，崎岖山谷，行六七百里，创益困，不复能前，卧草中，相守悲泣。群曰："吾不幸创甚，死亡无日，卿诸人宜速进道，冀有所达，空相守俱死于穷谷之中，何益也！"德曰："万里流离，死生共之，不忍相委。"于是推旦、强使前，德独留守群，采菜果食之。旦、强别数日，得达句丽，因宣吴主诏于句丽王位宫及其主簿，给言有赐，为辽东所劫夺。位宫等大喜，即受诏，命使人随旦还迎群，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还吴，奉表称臣，贡貂皮千枚，鹞鸡皮十具[6]。旦等见吴主，悲喜不能自胜。吴主壮之，皆拜校尉。

8 是岁，吴主出兵欲围新城[7]，以其远水，积二十余日，不敢下船。满宠谓诸将曰："孙权得吾移城，必于其众中有自大之言，今大举来，欲要一切之功，虽不敢至，必当上岸耀

兵以示有余。"乃潜遣步骑六千,伏肥水隐处以待之。吴主果上岸耀兵,宠伏兵卒起击之,斩首数百,或有赴水死者,吴主又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

9 蜀庲降都督张翼用法严峻,南夷豪帅刘胄叛。丞相亮以参军巴西马忠代翼,召翼令还。其人谓翼宜速归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蛮夷蠢动,不称职,故还耳。然代人未至,吾方临战场,当运粮积谷,为灭贼之资,岂可以黜退之故而废公家之务乎!"于是统摄不懈,代到乃发。马忠因其基业,破胄,斩之。

10 诸葛亮劝农讲武,作木牛、流马[8],运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阁[9];息民休士,三年而后用之。

【注释】

①狙诈:狡猾奸诈。

②稽:至,及。

③阜:丰富。

④襄平:县名。治所在今辽宁辽阳。

⑤玄菟(tù 兔):郡名。治所在今辽宁辽阳。

⑥鹖(hé 曷)鸡:即"褐马鸡"。

⑦新城:即满宠建的合肥新城。

⑧流马:古代的一种运输工具。它常与"木牛"并称,木牛是一种有前辕的小车,流马是一人推动的独轮车。

⑨邸阁:储粮所。

【译文】

选曹尚书陆瑁上书说:"北边的魏寇与我国土地连接,如有空隙,就会乘机而来。我国之所以渡海买马,违心奉承公孙渊,是为了

赴目前之急，解除魏寇这心腹之患。现在要舍本逐末，舍近求远，忿愤以致改变规划，激动以致兴师动众，这才是狡猾敌贼愿意听到的，不是大吴的最好计策。又兵家的战术，想法使对方辛苦疲乏，以逸待劳，一得一失，察觉与不察觉相去甚远，况且沓渚县离公孙渊，路途还很遥远，如今要登临上岸，军队势必三分，让强的向前攻取，差一些的守卫船只，再差一些的运送军粮，出行的人数虽多，难得全部用上。加上徒步背粮，远道深入，敌贼之地骑马，拦截抄掠无常。如果公孙渊狡猾奸诈，与北边的魏贼并未断绝关系，举兵之日，他们唇齿相依；如果确实明白无所依赖，公孙渊畏惧远逃，或许难以很快消灭，上天对他的诛伐遍于北方的原野，而这时国内的山越乘机而起，这恐怕不是永安之长计。"吴主不同意。

陆瑁再次上书说："战争，固然是古代用来诛灭暴乱，威镇四方蛮夷的举动。然而征伐都是在奸雄已除，天下无事，从容不迫地在朝廷之上，反复地讨论再作决定。至于中原战乱激烈，九州之地各自盘踞互相为敌的时候，一般需要牢固根本，爱护民力，珍惜财物，没有正在这时舍近求远，使军队疲劳的。从前尉佗叛逆，伪号称帝，当时天下太平，百姓安居富足，可是汉文帝仍认为远征不易，只是晓喻而已。如今元凶未灭，边境还有警报，不应该把公孙渊放在首位。愿陛下抑制盛怒，实施计划，暂时不兴大军，专心密谋，以后再去谋取，则天下万幸！"吴主这才作罢。

吴主多次派人慰问张昭，表示歉意，张昭固执不起床。吴主因为外出，路过张昭的门口叫他，张昭声称病重拒绝见吴主。吴主用火烧他的大门，想以此恐吓他，张昭仍然不出来。吴主派人灭火，站在门口等候很久，张昭的几个儿子一起扶他起来，吴主用车把他载回宫，狠狠地责备自己，张昭不得已，然后参加朝会。

起初，张弥、许晏等到达襄平县，公孙渊想谋害他们，就先分散他们的官兵，把中使秦旦、张群、杜德、黄强等及其官兵六十人安置在玄菟。玄菟在辽东以北二百里，太守王贊，管辖二百户人家，秦旦

等都住在民家,仰民供给饮食,历时约四十天。秦旦与张群等商议说:"我们远来辜负国家使命,被遗弃在这里,跟死差不多。如今观察这个郡,势力很弱,如果我们一旦同心,烧掉城廓,杀死他们的官吏,为国报仇雪耻,然后受法伏诛,完全可以没有遗恨了。这不比苟且偷生,长期作为囚犯强得多吗?"张群等认为此话有理。于是暗中相互约定,当在八月十九日夜晚举事,到了那天中午,被郡中张松告发,王赞便集合部众,关闭城门,秦旦、张群、杜德、黄强都翻越城墙得以逃走。当时张群膝上生疮,跟不上同伴,杜德常常搀扶照应和他一起,山谷小道崎岖,走了六七百里,伤创更加严重,不再能前行,躺在草丛中,相互守着悲痛流泪,张群说:"我不幸伤重,随时都会死去,你们几位应迅速向前赶路,还能指望有过去处,这样白白地相互守着,一起死在深山穷谷之中,有什么好处呢?"杜德说:"万里颠沛流离,死生与共,不忍抛弃你。"于是推走秦旦、黄强,让他们前行,杜德单独留下守着张群,采集野菜野果给他吃。秦旦、黄强分别数日,到达句丽,随机向句丽王位宫及其主簿宣称吴主有诏书给他们,谎说有赏赐,被辽东劫夺。位宫等人大喜,随即受诏,下诏派人随秦旦回去迎接张群、杜德,又派遣差役二十五人,护送秦旦等返回吴国,呈表称臣,进贡貂皮一千件,鹏鸡皮十件。秦旦等见到吴主,悲喜交集不能自制,吴主称赞他们,都任命为校尉。

8 这一年,吴主出动军队要包围新城,因为远离水域,历时二十多天,不敢下船。满宠对众将领说:"孙权得知我迁移城址,一定在他的部众中有狂妄自大的言论,如今大举发兵而来,想求取所有的功劳,即使不敢来,也一定要登岸炫耀武力来显示实力雄厚。"于是暗中派步兵骑兵六千,埋伏在肥水的隐蔽处以等待吴军。吴主果然登岸炫耀武力,满宠的伏兵突然跃起攻击吴军,杀了几百人,有跳进水中淹死的。吴言又派全琮攻打六安,也没有攻克。

9 蜀庠降都督张翼,用法严峻,南方夷人首领刘胄反叛。丞相诸葛亮派参军巴西人马忠代替张翼,召张翼回去。使者告诉张翼应速

归接受惩罚。张翼说："不对，我因为蛮夷反叛，不称职，所以被召回。可是接替的人还没来，我正临战场，应当运粮积谷，为消灭敌贼准备物资，怎么能因被革职的缘故而停止公务呢？"于是统筹兼理毫不松懈，直至接替的人到了才出发。马忠利用张翼打下的基础，击败刘胄，杀了他。

10 诸葛亮鼓励兴办农业，练兵讲武，制作木牛、流马，运粮集存在斜谷口，修整斜谷的储粮所；让百姓和士兵得以休息，三年之后再使用。

二 年

1 春，二月，亮悉大众十万由斜谷入寇，遣使约吴同时大举。

2 三月，庚寅，山阳公卒，帝素服发丧。

3 己酉，大赦。

4 夏，四月，大疫。

5 崇华殿灾。

6 诸葛亮至郿，军于渭水之南。司马懿引军渡渭，背水为垒拒之，谓诸将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东，诚为可忧；若西上五丈原[1]，诸将无事矣。"亮果屯五丈原。

雍州刺史郭淮言于懿曰："亮必争北原[2]，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垒垒未成，汉兵大至，淮逆击却之。

亮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己志不伸，乃分兵

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7 五月,吴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众号十万;又遣陆逊、诸葛瑾将万余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阳;将军孙韶、张承入淮,向广陵、淮阴。六月,满宠欲率诸军救新城,殄夷将军田豫曰:"贼悉众大举,非图小利,欲质新城以致大军耳。宜听使攻城,挫其锐气,不当与争锋也。城不可拔,众必罢怠;罢怠然后击之,可大克也。若贼见计,必不攻城,势将自走。若便进兵,知入其计矣。"

【注释】

①五丈原:地名。在今陕西郿县和岐山县交界处。

②北原:地名。即五丈原渭水以北的部分。

【译文】

二年(甲寅,公元234年)

1 春,二月,诸葛亮倾十万大军从斜谷出兵入犯,派使者与吴相约同时大举出兵。

2 三月,初六,山阳公刘协去世,魏明帝身穿丧服发丧。

3 二十五日,大赦天下。

4 夏,四月,温疫大流行。

5 崇华殿发生火灾。

6 诸葛亮到达郿县,驻军在渭水以南。司马懿率军渡过渭水,背水筑营垒抵御诸葛亮,对众将领说:"诸葛亮如果从武功出,依山向东,就确实让人担忧;如果西上五丈原,众将领就没事了。"诸葛亮果然驻扎五丈原。

雍州刺史郭淮向司马懿进言道:"诸葛亮必定争夺北原,应该

抢先占据。”参议的人大多认为不是这样，郭淮说：“如果诸葛亮跨过渭水登上北原，跟北山连兵，隔断陇道，使百姓和夷人动荡，这对国家是不利的。”司马懿于是派郭淮驻守北原。营垒没有建成，汉兵纷纷来到，郭淮迎击，打退了汉兵。

诸葛亮因为前几次出兵，都是由于运粮接济不上，使自己的大志不能实现，于是分派军队屯田，作为长期驻军的基础，屯田的士兵与渭水之滨的居民杂处在一起，而百姓安居不受干扰，军队没有营私舞弊。

7 五月，吴主率军进驻巢湖口，直指合肥新城，号称十万兵马；又派陆逊、诸葛瑾率一万多人进入江夏、沔口，直指襄阳；将军孙韶、张承进入淮河，直指广陵、淮阴。六月，满宠打算率各军救援新城，殄夷将军田豫说：“敌贼倾巢大举出兵，不是贪图小利，而是想把新城作为筹码来引诱我大军前往罢了。应该听任他们攻城，挫伤他们的锐气，不应当与他们硬拼争锋。城池不能攻克，敌军势必疲惫懈怠；疲惫懈怠了然后去攻击，可以大胜。如果敌贼发觉了我们这一计谋，一定不会攻城，势必自行退走。如果就进兵的话，正好中了他们的诡计。”

时东方吏士皆分休，宠表请召中军兵，并召所休将士，须集击之。散骑常侍广平刘劭议以为：“贼众新至，心专气锐，宠以少人自战其地，若便进击，必不能制。宠请待兵，未有所失也，以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先军前发，扬声进道，震曜形势。骑到合肥，疏其行队，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贼后，拟其归路，要其粮道。贼闻大军来，骑断其后，必震怖遁走，不战自破矣。”帝从之。

宠欲拔新城守，致贼寿春，帝不听，曰："昔汉光武遣兵据略阳，终以破隗嚣，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纵权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诸将坚守，吾将自往征之，比至，恐权走也。"乃使征蜀护军秦朗督步骑二万助司马懿御诸葛亮，敕懿："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走而追之，全胜之道也。"秋，七月，帝御龙舟东征。

满宠募壮士焚吴攻具，射杀吴主之弟子泰；又吴吏士多疾病。帝未至数百里，疑兵先至。吴主始谓帝不能出，闻大军至，遂遁，孙韶亦退。

陆逊遣亲人韩扁奉表诣吴主，逻者得之。诸葛瑾闻之甚惧，书与逊云："大驾已还，贼得韩扁，具知吾阔狭，且水干，宜当急去。"逊未答，方催人种葑、豆[1]，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当有以。"乃自来见逊。逊曰："贼知大驾已还，无所复忧，得专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处，兵将意动，且当自定以安之，施设变术，然后出耳。今便示退，贼当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也。"乃密与瑾立计，令瑾督舟船，逊悉上兵马以向襄阳城；魏人素惮逊名，遽还赴城。瑾便引船出，逊徐整部伍，张拓声势，步趣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围[2]，托言住猎，潜遣将军周峻、张梁等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3]，斩获千余人而还。

群臣以为司马懿方与诸葛亮相守未解，车驾可西幸长安。帝曰："权走，亮胆破，大军足以制之，吾无忧矣。"遂

进军至寿春，录诸将功，封赏各有差。

8 八月，壬申，葬汉孝献皇帝于禅陵。

9 辛巳，帝还许昌。

10 司马懿与诸葛亮相守百余日，亮数挑战，懿不出。亮乃遗懿巾帼妇人之服；懿怒，上表请战，帝使卫尉辛毗杖节为军师以制之。护军姜维谓亮曰："辛佐治杖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

亮遣使者至懿军，懿问其寝食及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使者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至数升。"懿告人曰："诸葛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注释】

①葑(fēng 封)：即芜菁。根茎和叶都可食用。

②白围：地名。白河与汉水的汇合处。

③新市：县名。治所在今湖北京山。 安陆：县名。治所在今湖北安陆。石阳：县名。治今湖北云梦北。

【译文】

此时，东面的官兵都在轮流休假，满宠上表请求征召内地军队，并召回休假的将士，等到集合了军队再攻击敌贼。散骑常侍广平人刘劭建议说："贼军刚来，全神贯注，士气旺盛，满宠因兵少在自己的防地上作战，如果就去进攻，一定不能战胜敌贼。满宠请求等待援军，没有什么过失，我认为可先派步兵五千，精锐骑兵三千，

作为先头部队出发，虚张声势踏上征途，造成震慑夺人的形势。骑兵到达合肥，拉开队列，多设置旌旗战鼓，在城下展示兵力，然后率兵出现在敌贼的背后，谋取敌贼的归路，拦截敌贼的粮道。敌贼听说我大军来了，骑兵切断了后路，一定震惊害怕而逃走，不战自破了。"魏明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满宠想放弃新城，引敌贼到寿春，魏明帝不同意，说："从前汉光武帝派军队占据略阳，终于击败隗嚣。先帝在东方设置合肥，在南方据守襄阳，在西方固守祁山，敌贼来犯就在这三城之下被击破，是由于它们处在必争之地。即使孙权攻打新城，一定不能攻下。令众将领坚守，我将亲自去征伐孙权，等我到达，恐怕孙权已经逃走了。"于是派征蜀护军秦朗统领步兵骑兵二万援助司马懿抵御诸葛亮，命令司马懿："只要坚壁拒守以挫伤其锋锐，他进不能得逞，退不能交战，久留则粮尽，劫掠没有收获，就必须撤退；退走再追击，这是全胜的战略。"秋，七月，魏明帝亲乘龙舟东征。

满宠招募壮士烧了吴军攻城的器械，射死吴主弟弟的儿子孙泰；加上吴军官兵多染疾病。魏明帝离吴军几百里，疑兵已先到达。吴主开始认为魏明帝不会出来，听说大军来了，于是逃走，孙韶也退兵。

陆逊派亲信韩扁携表章送呈孙权，被魏军的巡逻兵截获。诸葛瑾听到消息非常害怕，写信给陆逊说："主上已回，敌贼俘获韩扁，完全知道我们的虚实，而且水路已干涸，应当火速撤离。"陆逊没有回答，还是催促部队种菜、种豆，与众将领下棋、追逐游戏如同平常。诸葛瑾说："陆逊足智多谋，一定有他的原因。"于是亲自前来见陆逊。陆逊说："敌贼知道君上已回，没有什么再忧虑的，势必集中力量来对付我。而且他们已把守关口要道，我将士恐惧不安，暂时应当自己安然以稳定军心，布置应变计策，然后撤出。如今就表示撤退，敌贼一定认为我恐惧，因而前来紧逼，我军势必战败。"于是秘密地与诸葛瑾订下计策，命诸葛瑾督领船队，陆逊率全部人马向

襄阳城进发；魏军向来慑于陆逊的名声，急速退回襄阳城。诸葛瑾于是率船队驶出，陆逊从容地整顿军队，虚张声势，走向船队，魏军不敢紧逼。走到白围，声称要停留打猎，暗中派将军周峻、张梁等袭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斩杀俘获一千多人而回。

群臣认为司马懿正与诸葛亮相持不下，魏明帝可以向西到长安。魏明帝说："孙权逃走，诸葛亮闻风破胆，大军足以制服他，我已无忧了。"于是进军到寿春，检录众将领的功劳，封爵赏赐各有不同。

8 八月，二十日，在禅陵为汉献帝下葬。

9 二十九日，魏明帝回到许昌。

10 司马懿与诸葛亮相持一百多天、诸葛亮屡次挑战，司马懿不出来。诸葛亮于是把妇女使用的头巾、首饰、衣服送给司马懿；司马懿愤怒，上表请求出战，魏明帝派卫尉辛毗执符节来制止。护军姜维对诸葛亮说："辛毗持符节而来，敌贼不会再出战了。"诸葛亮说："他本来就不想作战，之所以坚持请求出战，是要向他的部队表示敢于用武而已。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如果能制服我，哪里有千里迢迢而去请战的呢？"

诸葛亮派使者到司马懿的军队，司马懿询问诸葛亮的睡眠、饮食及其每天理事的多寡，而不问军事。使者回答说："诸葛公早起晚睡，二十杖以上的惩罚，都亲自审阅；饭量不到几升。"司马懿告诉人说："诸葛孔明吃得少事情多，他能活得长吗？"

亮病笃，汉使尚书仆射李福省侍，因谘以国家大计。福至，与亮语已，别去，数日复还。亮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求决耳。公所问者，公琰其

宜也。"福谢:"前实失不谘请,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问其次,亮不答。

是月,亮卒于军中。长史杨仪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司马懿,懿追之。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懿者,懿敛军退,不敢逼。于是仪结陈而去,入谷然后发丧。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懿闻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按行亮之营垒处所,叹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还。

初,汉前军师魏延,勇猛过人,善养士卒。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1],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杨仪为人干敏,亮每出军,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延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仪不假借延[2],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废也。

费祎使吴,吴主醉,问祎曰:"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虽尝有鸣吠之益于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诸君愦愦,不知防虑于此,岂所谓贻厥孙谋乎!"祎对曰:"仪、延之不协,起于私忿耳,而无黥、韩难御之心也。今方扫除强贼,混一函夏,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若舍此不任,防其后患,是犹备有风波而逆废舟檝,非长计也。"

亮病困,与仪及司马费祎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

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亮卒，仪秘不发丧，令祎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当自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之所部勒，作断后将乎！"自与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祎绐延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3]，必不违命也。"祎出，奔马而去。延寻悔之，已不及矣。

延遣人觇仪等，欲按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4]。汉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而疑延。仪等令槎山通道[5]，昼夜兼行，亦继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6]，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将军何平于前御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皆散。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将马岱追斩之，遂夷延三族。蒋琬率宿卫诸营北行赴难，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还。始，延欲杀仪等，冀时论以己代诸葛辅政，故不降魏而南还击仪，实无反意也。

诸军还成都，大赦，谥诸葛亮曰忠武侯。初，亮表于汉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臣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卒如其所言。

【注释】

①如韩信故事:即仿效韩信请兵,与刘邦分道并出的前例。事见九卷汉高帝二年(公元206年)。

②假借:宽容。

③更:经历。

④羽檄:犹羽书。古时的公文上插上鸟羽,表示紧急,必须迅速传递。

⑤槎(chá 察):砍。

⑥南谷口:即褒斜谷南口。

【译文】

诸葛亮病危,汉主派尚书仆射李福探望,趁此向诸葛亮咨询国家大计。李福来,与诸葛亮谈完话,离去,几天后又回来。诸葛亮说:"我知你回来的意图,几天前我们虽交谈了一整天,仍没有讲完,你又来听取决策。你所询问的事,蒋琬适合。"李福道歉说:"日前确实忘了咨询请示,如果您逝世后,谁可担当重任,因此就回来了。请再指示蒋琬之后,谁可继任?"诸葛亮说:"费祎可以继任。"又问其后,诸葛亮没有回答。

这个月,诸葛亮在军中去世。长史杨仪整顿军队退出。百姓们跑去报告司马懿,司马懿追击。姜维命令杨仪回军擂响战鼓,像是要进攻司马懿的样子,司马懿收军撤退,不敢进逼。于是杨仪把军队组成战斗队形离去,进入斜谷后才发丧。百姓为此编了一句谚语:"死诸葛亮吓跑活司马懿。"司马懿听到后,笑着说:"这是我能预料活人,而不能预料死人的缘故。"司马懿巡视诸葛亮安扎营垒的地方,感叹道:"真是天下奇才啊!"追到赤岸,无法赶上而返回。

起初,汉前军师魏延,勇猛过人,善待士兵。每次随诸葛亮出兵,总想请求率兵万人,与诸葛亮分道在潼关会合,仿照韩信请兵的故事,诸葛亮制止不准。魏延常认为诸葛亮胆怯,叹息怨恨自己的才干没有得到充分任用。杨仪为人干练机敏,诸葛亮每次出兵,杨仪常常规划布置,筹集调度粮食,不假思索,即刻便完,军事上的

节制调度，都由杨仪办理。魏延性情矜持高傲，当时人都对他避让三分，只有杨仪不宽容魏延，魏延因此非常忿怒，有如水火不相容。诸葛亮很爱两人的才干，不忍心偏向任何一方。

费祎出使吴，吴主醉酒，问费祎："杨仪、魏延，不过是放牧的小子，虽曾有鸡鸣狗盗的伎俩补益时务，但既已任用他们，势必不能轻视。如果一旦没有了诸葛亮，一定会制造祸乱的，诸位糊涂，不知道对此有心防备，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谋及子孙吗？"费祎回答说："杨仪、魏延之所以不和睦，起因于私怨罢了，却没有黥布、韩信难以驾驭的野心。如今正在扫除强贼，统一华夏，功绩依赖人才来完成，事业凭借人才去宏大，如果舍弃他们不加任用，反而防备他们造成后患，这就像为防备风波反而去废弃舟船，不是个好办法。"

诸葛亮病危时，与杨仪及司马费祎等安排死后退军的调度，命令魏延断后，姜维次后；如果魏延不听从命令，军队就自行出发。诸葛亮去世，杨仪秘不发丧，命费祎前往揣摸魏延的意向。魏延说："丞相虽去世，我还见在。相府亲信官属，便可将灵柩送回安葬，我将亲自率各军攻击敌贼；怎么因一人死而废天下大事呢？况且我魏延是什么人，要受杨仪的布署约束，作断后的将军？"自行跟费祎共同安排回去与留下的部队，命费祎亲笔写信和自己联名，传告下面众将领。费祎欺骗魏延说："我将为您回去向杨仪解释，杨仪是个文官，很少经历军事，一定不会违命的。"费祎出来，策马奔去，魏延旋即后悔，可已追不上了。

魏延派人窥视杨仪等打算按照诸葛亮既定的计划，各军营依次率兵回撤，魏延大怒，抢在杨仪没有发兵之前，率所领的部队径先南归，凡经过之地烧毁栈道。魏延、杨仪各自上表指责对方叛逆，一天之内，羽檄俱到。汉主以此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琬、董允都担保杨仪怀疑魏延。杨仪等砍伐山林打通道路，日夜兼程，跟随在魏延的后面。魏延先到，占据南谷口，派兵迎击杨仪等，杨仪等命将军何平在前抵御魏延。何平斥责先登上南谷口的士兵说：

"诸葛公身亡,尸骨未寒,你们怎么敢这样?"魏延的部队自知魏延理曲,无人为他效命,都散走。魏延只与他的儿子几人逃亡,奔向汉中,杨仪派部将马岱追上杀了他,于是诛灭魏延的三族。蒋琬率宿卫各营北进救难,走出几十里,魏延死讯传到,于是退回。开始时,魏延想杀杨仪等,希望当时人们议举自己代替诸葛亮辅政,所以不投降魏国而南归攻击杨仪,实在没有反叛的本意。

各路军队回到成都,大赦天下,赐诸葛亮谥号为忠武侯。起初,诸葛亮上表对汉主说:"我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家中子弟衣食,自有富余,我没有别的收入来增加家产。如果我死之日,不使家中有多余的绢帛,家外有多余的钱财,以辜负陛下。"死时果然如他所说。

丞相长史张裔常称亮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所以佥忘其身者也!"

陈寿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1],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2],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11 初,长水校尉廖立,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副;常以

职位游散，怏怏怨谤无已[3]，亮废立为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终为左衽矣！"李平闻之，亦发病死。平常冀亮复收己，得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也。

习凿齿论曰：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4]，没齿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严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鉴至明而丑者忘怒；水鉴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鉴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12 蜀人所在求为诸葛亮立庙，汉主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步兵校尉习隆等上言：请近其墓，立庙于沔阳，断其私祀。汉主从之。

汉主以左将军吴懿为车骑将军，假节，督汉中，以丞相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寻加琬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时新丧元帅，远近危悚，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5]，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

吴人闻诸葛亮卒，恐魏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万人[6]，一欲以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汉人闻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汉主使右中郎将宗预使吴，吴主问曰："东之与西，譬犹一家，而闻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对曰："臣以为东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势宜然，俱不足以相问也。"吴主大笑，嘉其抗尽。礼之亚于邓芝。

13 吴诸葛恪以丹阳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众议咸以为:"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番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人民,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越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恪父瑾闻之,亦以事终不逮,叹曰:"恪不大兴吾家,将赤吾族也!"恪盛陈其必捷,吴主乃拜恪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使行其策。

14 冬,十一月,洛阳地震。

15 吴潘浚讨武陵蛮,数年,斩获数万。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十一月,浚还武昌。

【注释】

①权制:以权力制治。

②输情:献纳忠心。

③怏怏:因不平或不满郁郁不乐。

④骈:春秋邑名。在今山东临朐东南。

⑤神守:神情专一。

⑥巴丘:即巴陵。

【译文】

丞相长史张裔常称颂诸葛亮说:"诸葛公赏赐不遗漏疏远的

人，责罚不偏私亲近的人，封爵不允许无功者获取，刑罚不因为是权贵得免，这就是贤能的和愚笨的都能忘身报国的原因。”

陈寿评论说：诸葛亮为丞相，安抚百姓，显明法度，简约官职，以权制治，敞开诚心，宣扬公道；对尽忠而有益时务的，即使是仇者也必定奖赏，对犯法懈怠轻慢的，即使是亲近者也必定惩罚；对服罪而献诚心的，即使罪重也必定释放，对花言巧语而伪饰真情的，即使罪轻也必定诛杀，对再小的善行没有不奖赏的，对再小的恶行没有不贬责的；精熟众事，事事物物从其根本治理，要求名实相符，痛恨虚伪不实。死在邦域之内，人们都敬畏爱戴，刑罚虽然严厉，但没有抱怨者，因为他用心公正而劝诫坦明。可称得上是通晓治理之术的良才，仅次于管仲、萧何。

11 起初，长水校尉廖立，自以为才气名声都适宜做诸葛亮的副守，常对其职位变动不定、闲散无事而感到怏怏不乐，不断地抱怨诽谤，诸葛亮把廖立废为平民，放逐到汶山。等到诸葛亮去世，廖立流泪说：“我将终生是个山野之民了！”李平听到悲耗，也发病而死。这是李平常常希望诸葛亮再次启用自己，得以自补过失，料想后继者不能复纳自己的缘故。

习凿齿评论说：从前管仲夺取了伯氏在骈地的食邑三百户。伯氏至死无怨言，圣人认为这是件难事。诸葛亮去世使廖立流泪，李平发病而死，岂只是无怨言而已！水平时，不正的人会用它作为标准，镜明时，恶劣的人会忘记发怒；平水与明镜之所以能使万物毕现而不招致怨恨的原因，是由于它们的无私。平水与明镜无私，还可以免遭毁谤；何况大人君子怀有爱众生的心，广布体恤宽容的仁德，法令在不可不用时才使用，刑罚加之于自犯之罪，爵赏不偏私，诛伐不因怒，天下能有不顺服的人吗？

12 蜀地人民请求为诸葛亮建立祭庙，汉主不听；百姓于是随着

岁时节令在路上自己祭祀。步兵校尉习隆等向主上建议:请在靠近诸葛墓地的沔阳建一庙,断绝私祭,汉主采纳了这个建议。

汉主任命左将军吴懿为车骑将军,假节,督领汉中,任命丞相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理国事,不久又给蒋琬加官行都护,假节、兼任益州刺史。这时刚刚失去统帅,远近都惶惶不安,蒋琬出类拔萃,居百官之上,既没有忧容也没有喜色,神情专一,举止从容,如同平日,从此人心渐服。

吴国听说诸葛亮去世,割怕魏国乘蜀衰落攻取,增加巴丘的守兵一万人,一来作为救援,二来乘机分割。蜀汉听到消息后,也增加永安的守兵以防不测。汉主派右中郎将宗预出使吴,吴主问道:"东吴对于西蜀,犹如一家,却闻西蜀又增加白帝城的守兵,为什么?"宗预回答说:"我认为东吴增加巴丘的军队,西蜀增加白帝城的守兵,都是时势的必然举动,完全不值得相互追究。"吴主大笑,称赞他刚直不屈,尽情无隐。对他的礼遇仅次于邓芝。

13 东吴诸葛恪认为丹阳山险,山民又多强悍,虽然以前出兵征讨,只得到一些外县的平民,其余的躲进深山远谷,不能全部俘获,便多次自己请求到当地作官,三年可得士兵四万。众人议论,都认为:"丹阳地势险要,与吴郡、会稽、新都、番阳四郡接邻,地势盘曲几千里,山谷万重。那些深居幽谷的人民,未曾进过城镇,见过官吏,都手执兵器奔跑在山野之中,在树林草丛中白头到老;被追捕逃亡的惯犯,都一起逃窜山林。山中产铜铁,自己铸造兵器。民俗喜欢练武,熟悉战事,崇尚气力;他们登山越险,钻林穿棘,如鱼游深水,猿猴爬树。不时地伺机乘虚,出山寇掠,每次出兵征伐,都寻找山洞躲藏。他们战时就蜂拥而来,败时就鸟飞而去,从前代以来,不能制服。"都认为此事很难。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听说后,也认为此事终究不成,叹息道:"诸葛恪不能兴盛我家,将要败尽我家了!"诸葛恪极力陈述此事必能取胜报捷,吴主就任命诸葛恪为抚越将军,兼任丹阳太守,让他实施自己的计划。

14 冬，十一月，洛阳地震。

15 吴潘浚征讨武陵蛮，几年中，斩杀俘获几万人。从此众蛮衰落，一方安宁。十一月，潘浚返回武昌。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七十三

魏纪五　起旃蒙单阏，尽强圉大荒落，凡三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

青龙三年

1 春，正月，戊子，以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

2 丁巳，皇太后郭氏殂。帝数问甄后死状于太后，由是太后以忧殂。

3 汉杨仪既杀魏延，自以为有大功，宜代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1]，以仪狷狭[2]，意在蒋琬。仪至成都，拜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初，仪事昭烈帝为尚书，琬时为尚书郎。后虽俱为丞相参军、长史，仪每从行，当其劳剧；自谓年宦先琬，才能逾之，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3]，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惟后军师费祎往慰省之。仪对祎恨望，前后云云[4]。又语祎曰："往者丞相

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祎密表其言。汉主废仪为民，徙汉嘉郡[5]。仪至徙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仪自杀。

4 三月，庚寅，葬文德皇后[6]。

5 夏，四月，汉主以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代琬为尚书令。

6 帝好土功，既作许昌宫，又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力役不已，农桑失业。司空陈群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犹卑宫室而恶衣服。况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汉一大郡。加以边境有事，将士劳苦，若有水旱之患，国家之深忧也。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7]，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国劳力，亦吴、蜀之所愿；此安危之机也，惟陛下虑之！”帝答曰：“王业、宫室，亦宜并立，灭贼之后，但当罢守御耳，岂可复兴役邪！是固君之职，萧何之大略也。”群曰：“昔汉祖惟与项羽争天下，羽已灭，宫室烧焚，是以萧何建武库、太仓，皆是要急，然高祖犹非其壮丽。今二虏未平，诚不宜与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辞，况乃天王，莫之敢违。前欲坏武库，谓不可不坏也；后欲置之，谓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辞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汉明帝欲起德阳殿，钟离意谏，即用其言，后乃复作之；殿成，谓群臣曰：‘钟离尚书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岂惮一人，盖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

圣听,不及意远矣。"帝乃为之少有减省。

帝耽于内宠[8],妇官秩石拟百官之数,自贵人以下至掖庭洒扫[9],凡数千人,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10]。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汉文惜十家之资,不营小台之娱;去病虑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损者非惟百金之费,所忧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见所营立以充朝宴之仪,讫罢作者,使得就农;二方平定,复可徐兴。《周礼》,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嫔嫱之仪,既已盛矣;窃闻后庭之数,或复过之,圣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为可妙简淑媛以备内官之数,其余尽遣还家,且以育精养神,专静为宝。如此,则《螽斯》之征可庶而致矣[11]。"帝报曰:"辄克昌言,他复以闻。"

是时猎法严峻,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有能觉告者,厚加赏赐。柔复上疏曰:"中间以来,百姓供给众役,亲田者既减;加顷复有猎禁,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訾,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12],周数百里,岁略不收。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灾,将无以待之。惟陛下宽放民间,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则众庶永济,莫不悦豫矣。"

【注释】

①密指:秘密旨意,是说诸葛亮生前秘密告诉一些亲信,不可重用杨仪。

②狷狭:度量狭隘。

③五内:五腑等内脏,比喻内心。

④云云:如此如此,省代所说的许多话。

⑤汉嘉郡：郡名。治所在今四川雅安。

⑥文德皇后：指郭太后，文德是她的谥号。

⑦白水：地名，在今四川昭化。

⑧内宠：对后宫嫔妃的宠爱。

⑨贵人：疑为"贵嫔"，后宫嫔妃的第一级，级别超过相国和亲王。

⑩处当画可：处当，指批复意见，并做出裁决。画可，写上表示"同意"的字样。

⑪《螽斯》：《诗经》的篇名。此篇主旨是歌颂多子多孙的幸福，引申指多子多孙的意思。

⑫荥阳：地名，治所在今河南荥阳。

【译文】

魏纪五　起乙卯（公元 235 年），止丁巳（公元 237 年），共三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

青龙三年（乙卯，公元 235 年）

1 春，正月，初八，魏国任命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

2 二月，初七，魏国皇太后郭氏去世。魏明帝多次向郭太后询问甄皇后死亡的情况，因此郭太后忧惧而死。

3 蜀汉杨仪杀死魏延后，自以为有大功，应该接替诸葛亮执掌朝政；但诸葛亮生前已有密旨，认为杨仪度量狭隘，有意于蒋琬。杨仪回到成都，提升为中军师，但不统率部队，不过安逸悠闲而已。当初，杨仪奉事昭烈帝刘备时任尚书，蒋琬那时任尚书郎。后来虽然都担任丞相参军、长史，但杨仪每次都跟随丞相出行，担当辛劳繁忙的工作；自以为资格比蒋琬老，才能也超过蒋琬，于是怨恨愤怒表现在脸上，叹气怨愤的声音发自内心，当时的人害怕他说话不检点，没有人敢附和他。只有后军师费祎去看望安慰他，杨仪对费祎发泄怨恨情绪，前后说了不少怨言。又对费祎说："以前丞相去世的时候，我如果率军投奔魏国，处世岂能像现在这样落魄呢！令人追悔，不能再有那种机会了！"费祎秘密汇报杨仪的话。蜀汉后主刘禅

废黜杨仪为庶民,迁移到汉嘉郡。杨仪到了迁居地,又上书诽谤攻击,言辞和意旨激烈无讳;于是命郡府逮捕杨仪,杨仪自杀。

4 三月,十一日,魏国埋葬文德皇后郭氏。

5 夏,四月,蜀汉后主刘禅任命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任命费祎接替蒋琬为尚书令。

6 魏明帝曹睿喜欢大兴土木,已经修建了许昌宫,又兴建洛阳宫,建起昭阳太极殿,修筑了总章观,高十多丈,百姓劳役不止,农桑荒废。司空陈群上奏说:"从前大禹继承唐尧、虞舜的盛世,还住着低矮的房屋,穿着粗制的衣服。何况现在是天下大乱之后,人民极为稀少,与汉文帝、景帝时相比,不过是汉代一个大郡的人口。加上边境有战事,将士劳苦,如果发生水灾旱灾,就成了国家深重的忧患。以前刘备从成都到白水,修建许多宾馆驿站,征发浪费人力,太祖(曹操)知道他是在疲劳民众。现在我国使民力辛劳,也是吴、蜀所盼望的;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全与危险的契机,请陛下考虑!"魏明帝回答说:"帝王大业和宫殿建筑,应同时完成,消灭敌贼之后,只应停止对抗防备而已,哪能再征发人力呢!这本来是你的职责,如萧何当年的宏图大略一样。"陈群说:"从前汉高祖刘邦只与项羽争天下,项羽已经消灭,宫室都被烧毁,所以萧何修建武库、太仓,都是紧要的工作,但高祖还批评宫殿修得壮丽。现在两个大敌尚未讨平,实在不宜与古代同样修建。人想要做的事,没有找不到借口的,何况是天王,没人敢违抗。以前想毁坏武库,就说不能不毁坏它;后来想修建它,又说不能不修建它。如果一定要建造宫殿,本来不是臣下几句话能说服的;如果稍微留心考虑一下,痛痛快快地回心转意,也不是臣下能做到的。汉明帝刘庄想兴建德阳殿,钟离意劝阻,就采纳他的意见,后来却又兴建;宫殿修成,汉明帝对群臣说:'钟离尚书要是还在,就不能建成此殿了。'帝王难道是惧怕一个人吗?实际是为了老百姓。现在我却不能使圣上稍稍听下我的意见,比钟离意差得很远了。"魏明帝才为此稍微有所减省。

魏明帝迷恋于宠爱后宫嫔妃，嫔妃的官职俸禄数量与朝廷百官差不多，自贵嫔以下到负责后宫洒扫的，共数千人。选拔女子中识字会写可以托付文书的六人，任命为女尚书，让她们掌管宫廷外的的上奏文书，对文书进行批复处理。廷尉高柔上奏说："从前汉文帝珍惜十户百姓的资财，不进行小台的娱乐；霍去病担心匈奴的危害，顾不上兴建府宅的事。何况现在所损耗的资财不止百金之数，所担忧的不只是北方狄人的侵扰呢！可以大体完成已营建的宫殿以充当朝见和宴会礼仪之用，请放归参加营建的民工，让他们能回去从事农业；蜀、吴平定之后，才可以逐渐兴建。《周礼》规定天子后妃以下的嫔妃有一百二十人，嫔妃的礼仪，已经很兴盛了；臣听说现在后宫的人数，或许又超过了一百二十人，圣王的后嗣不旺，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愚蠢地认为可以好好地选择贤淑的美女以备足后宫女官的数目，其余的人全部遣送回家，并以此来养育圣王的精神，以专一宁静为宝。这样，《螽斯》所说子孙兴旺的征兆就差不多能实现了。"魏明帝批复说："总能提出有益的意见，其他的意见也要奏上来。"

当时狩猎的法律十分严峻，杀死禁地鹿的人，本人要被处死，财产没收归官府，有能察觉并告发者，厚加赏赐。高柔又上疏说："近年以来，百姓供给各种劳役，亲自种田的人已经减少；加上最近又有禁猎的法律，群鹿蹂躏农田，残食禾苗，到处为害，损坏的庄稼不可计量，民众虽设篱障防护，但他们的力量不足抵御。以至像荥阳一带，周围数百里，庄稼几乎无收成。如今天下生产财富的人很少，而麋鹿损坏的庄稼却很多，如果突然要征兵打仗，或有凶年的灾荒，将没有粮钱来应付。请陛下放宽对于民众的禁令，使他们可以捕鹿，废除其禁令，则万民永远可从事农业，没有人不喜悦高兴的。"

帝又欲平北芒[1],令于其上作台观,望见孟津[2]。卫尉辛毗谏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损费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为害,而丘陵皆夷,将何以御之!"帝乃止。

少府杨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开拓之大业,守文皇帝克终之元绪,诚宜思齐往古圣贤之善治,总观季世放荡之恶政。曩使桓、灵不废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俭,太祖虽有神武,于何所施,而陛下何由处斯尊哉!今吴、蜀未定,军旅在外,诸所缮治,惟陛下务从约节。"帝优诏答之。

阜复上疏曰:"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宫室而天下乐其业;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3]。桀作璇室象廊,纣为倾宫鹿台,以丧其社稷,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祸,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灭。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当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法则,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台是饰,必有颠覆危亡之祸矣。君作元首[4],臣为股肱,存亡一体,得失同之。臣虽驽怯,敢忘争臣之义!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坠于地[5]。使臣身死有补万一,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谨叩棺沐浴[6],伏俟重诛!"奏御,帝感其忠言,手笔诏答。

帝尝著帽[7],被缥绫半袖[8]。阜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9]?"帝默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见阜。

阜又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10],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

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11]，反与小吏为密乎！"帝愈严惮之。

散骑常侍蒋济上疏曰："昔句践养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强齐，羸越灭劲吴。今二敌强盛，当身不除，百世之责也。以陛下圣明神武之略，舍其缓者，专心讨贼，臣以为无难矣。"

中书侍郎东莱王基上疏曰："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颜渊曰：'东野子之御，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殆将败矣。'今事役劳苦，男女离旷[12]，愿陛下深察东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驷于未尽，节力役于未困。昔汉有天下，至孝文时唯有同姓诸侯，而贾谊忧之曰：'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因谓之安。'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之则无以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竞，社稷之忧也。使贾谊复起，必深切于曩时矣。"帝皆不听。

殿中监督役，擅收兰台令史[13]；右仆射卫臻奏按之。诏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恶其勤事也，诚以所益者小，所堕者大也。臣每察校事，类皆如此，若又纵之，惧群司将遂越职，以至陵夷矣。"

尚书涿郡孙礼固请罢役，帝诏曰："钦纳谠言。"促遣民作，监作者复奏留一月，有所成讫。礼径至作所，不复重奏，称诏罢民，帝奇其意而不责。帝虽不能尽用群臣直谏之言，然皆优容之。

秋，七月，洛阳崇华殿灾。帝问侍中领太史令泰山高堂隆曰："此何咎也？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对曰："《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此人君务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诏问隆："吾闻汉武之时柏梁灾，而大起宫殿以厌之，其义云何？"对曰："夷越之巫所为，非圣贤之明训也。《五行志》曰：'柏梁灾，其后有江充巫蛊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无所厌也；今宜罢散民役。宫室之制，务从约节，清扫所灾之处，不敢于此有所立作，则蓂莆、嘉禾必生此地[14]，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财，非所以致符瑞而怀远人也。"

【注释】

①北芒：山名，在魏都洛阳与黄河之间。

②孟津：黄河上的古渡口，距洛阳二十公里。

③九筵：九尺宽的筵席，可摆九席，此指宫殿的宽度。

④元首：古人指帝王，语见《尚书·尧典》。下一句的"股肱"，则指大臣，亦见《尧典》。元首本指头脑，股肱本指手臂与大腿，古人用此比喻帝王与大臣的关系，如人的头脑与四肢一样。

⑤祚：古人专指帝王的帝位。

⑥叩棺沐浴：叩，贴近。叩棺沐浴，是说准备好棺材，沐浴清净，以准备受刑而死。

⑦帽：普通人的布制蒙头，帝王应戴特定形制的冠冕，戴布蒙头是不合身份的。

⑧缥绫半袖：青白色绫绸做的半截袖子服装，形制及颜色均非帝王所宜用。

⑨法服：按照礼法制作的皇帝服装。

⑩见幸：特指皇帝与嫔妃发生性关系。

⑪九卿：古代最高级的九位大臣。

⑫男女离旷：指百姓因服役而长期男女分居，古人认为这将造成阴阳不和，人丁不旺。

⑬兰台令史：兰台，皇家图书机构的名称。令史，此一机构的长官及官员。

⑭蓍莆(shà fǔ 厦父)：一种象征祥瑞的草。　嘉禾：象征祥瑞的禾苗。

【译文】

魏明帝又想削平北芒山，命令在其处建造台观，以望见孟津。卫尉辛毗劝阻说："天地的本性，是崇仰高耸的，流向低洼的。现在要违反它，已经不合乎天地之理；加上耗费人力，百姓受不了这种劳役。况且如果众多河流水满溢出，洪水为害，而丘陵都被夷平，将靠什么防御洪水！"魏明帝才停止。

少府杨阜上疏说："陛下遵奉武皇帝(曹操)开拓的大业，继守文皇帝(曹丕)完成武帝遗志而受禅的帝位，实应考虑追上往古圣贤帝王的良好政治，统观各朝末代帝王放荡的恶劣政治。以前假使汉桓帝、汉灵帝不废弃汉高祖的治国法度，不废弃汉文帝、汉景帝的恭敬俭仆，太祖(曹操)虽有神武之才，又能在什么地方施展，而陛下又靠什么能处在这个尊位上呢？现今吴、蜀尚未平定，军队还在外地作战，京城的各处营建，请陛下务必遵从节俭的原则。"魏明帝用好言好语下诏答复杨阜。

杨阜又上疏说："尧还住着茅屋而天下安居，禹的宫室低矮而天下乐业；等到了殷、周时，或者堂高三尺，宽度以九筵为准。夏桀建造璇室象廊，纣王建造倾宫和鹿台，因此而丧失了国家，楚灵王因筑章华台而受杀身之祸，秦始皇修建阿房宫，到第二世就灭亡。不衡量万民的人力物力而放纵自己耳目的欲望，没有不灭亡的。陛下应当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为榜样，以夏桀、殷纣、楚灵王、秦始皇为警诫，如果自我放纵，只知修饰宫台，必定会有颠覆亡国

的大祸。君主是元首,大臣是股肱,是存是亡大家连在一体,是得是失大家命运相同。我虽然无能懦怯,怎敢忘记争谏之臣的道义?话说得不痛切,不足以感悟陛不;陛下不考察我的进言,恐怕皇祖(曹操)、烈考(曹丕)创下的帝位将要坠落到地上。假使我的死有万分之一的补救作用,那么我死的那天就是我的再生之年,谨身贴棺木,沐浴更衣,爬伏在地,等候被诛杀!"奏章献上,魏明帝被他的忠言感动,亲笔写诏书回答杨阜。

魏明帝有一次戴着布帽,披着缥绫做的半截袖衣服。杨阜问魏明帝:"这在礼法上是什么皇帝的服装?"魏明帝沉默不回答。从此不穿皇帝服装不见杨阜。

杨阜又上疏想减少后宫中不被魏明帝亲幸的宫女,于是召来管理后宫的官吏问后宫的人数。官吏遵守旧的法令,回答说:"这是禁止说出的机密,不能泄露!"杨阜大怒,打了官吏一百棍,责骂他说:"国家不让九卿参与保密,反而让小吏参与保密吗!"魏明帝更加害怕杨阜。

散骑常侍蒋济上疏说:"从前越王勾践养育胎儿以待长大为国出力,燕昭王抚恤病人为了报仇雪恨,所以能以弱小的燕国制服了强大的齐国,能以羸弱的越国消灭强劲的吴国。现在两个敌人(吴、蜀)还强盛,当皇帝的不除掉他们,会受到后代的指责。以陛下圣明神武的才略,舍弃那些该延缓的事,专心讨伐敌贼,我认为没有什么困难。"

中书侍郎东莱人王基上疏说:"我听说古人用水比喻民众说:'水是用来载舟的,也可以颠覆舟船。'颜渊说:'东野子驾车,马的力气已用完了,还要马不停地前进,恐怕要把马累死。'现在战事和劳役十分辛苦,男女长期分离,希望陛下好好考察下东野子的过错,留意舟与水的比喻,让奔跑的马在体力没有用尽时休息,在尚未困穷之时节约人力劳役。从前汉朝统治天下,到孝文时只有同姓的诸侯王,而贾谊为此担忧说:'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草下面,而自己

睡在柴堆上，于是说很安全。'现在敌贼尚未消灭，国内的猛将拥有大军，限制猛将的兵权就无法应付敌贼，长期使猛将拥有大军则很难为后代留下皇权。在陛下鼎盛圣明的时候，不努力除去祸患，如子孙不强，那就是国家的忧患。假使贾谊又活过来，一定对从前的情况深深痛切感愤。"魏明帝对这些意见一概不听。

宫殿中监督营建的官员，擅自逮捕兰台令史；右仆射卫臻上奏要审查他。魏明帝下诏说："宫殿尚未建成，我正关心此事，你要审查他，是为什么？"卫臻说：'古代制度中有关于逾越职权的法律，不是责罪越权者勤于事务，实在是因为越权的好处少，而破坏性大。我常督察校事的工作，大体都是如此，如果又放纵他们，害怕各部门将会逐渐超越职权，以至弄得国家衰败。"

尚书涿郡人孙礼坚决请求罢除营建工程，魏明帝下诏说："敬重正直之言。"但又催促派遣民工兴建；监工的官员又上奏请求再等一个月，便建造完工。孙礼径直来到工地，不再上奏皇帝，宣称有诏命罢归民工，魏明帝对他的用意感到惊奇，但并不责怪。魏明帝虽然不能完全采纳群臣的直谏之言，但都宽容对待。

秋，七月，洛阳的崇华殿发生火灾。魏明帝问侍中兼太史令泰山人高堂隆说："这是什么灾祸？在礼法上难道有祈祷禳除的意思吗？"高堂隆回答说："《京房易传》里讲：'在上的不节俭，在下的不节省，灾火烧他们的房子。'又说："君主高筑他的台，天火要造成灾害。'这是因为君主务求装饰宫殿，不知百姓财尽力竭，所以上天以旱灾报应他，火从最高的大殿烧起来。"魏明帝下诏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时候柏梁台发生火灾，而是大修宫殿来压住它，那道理是什么？"高堂隆回答说："那是夷越巫师干的，不是圣贤的明智训条。《汉书·五行志》说：'柏梁火灾，其后发生了江充巫蛊事件。'如《五行志》所说，夷越巫师建议修筑建章宫也没有能压住灾害；现在应停止劳役解散民工。宫殿的制度规模，务必遵从节约的原则，清扫发生火灾的废墟，不能在此再有所建造，那么瑞草、嘉禾必然会

从这里长出，如果还要使民力疲劳，竭尽百姓的资财，这不是招来符瑞和怀柔远方国家的办法。”

7 八月，庚午，立皇子芳为齐王，询为秦王。帝无子，养二王为子，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8 丁巳，帝还洛阳。

9 诏复立崇华殿，更名曰九龙。通引谷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1]，蟾蜍含受，神龙吐出。使博士扶风马钧作司南车，水转百戏[2]。

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帝以问高堂隆，对曰：“《诗》曰：‘惟鹊有巢，惟鸠居之[3]。’今兴宫室，起陵霄阙，而鹊巢之，此宫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无亲，惟与善人，太戊、武丁睹灾悚惧，故天降之福。今若罢休百役，增崇德政，则三王可四，五帝可六，岂惟商宗转祸为福而已哉！”帝为之动容。

帝性严急，其督修宫室有稽限者，帝亲召问，言犹在口，身首已分。散骑常侍领秘书监王肃上疏曰：“今宫室未就，见作者三四万人。九龙可以安圣体，其内足以列六宫；惟泰极已前，功夫尚大。愿陛下取常食禀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选其丁壮，择留万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则莫不悦以即事，劳而不怨矣。计一岁有三百六十万

夫，亦不为少。当一岁成者，听且三年，分遣其余，使皆即农，无穷之计也。夫信之于民，国家大宝也。前车驾当幸洛阳，发民为营，有司命以营成而罢；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时遣；有司徒营目前之利，不顾经国之体。臣愚以为自今已后，傥复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以次有事，宁使更发，无或失信。凡陛下临时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众庶不知，谓为仓卒。故愿陛下下之于吏，钧其死也，无使污于宫掖而为远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而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昔汉文帝欲杀犯跸者，廷尉张释之曰：'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倾也。'臣以为大失其义，非忠臣所宜陈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犹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谬乎！斯重于为己而轻于为君，不忠之甚者也，不可不察。"

10 中山恭王兖疾病，令官属曰："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亟以时营东堂。"堂成，舆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为人君，知乐不知苦，必将以骄奢为失者也。兄弟有不良之行，当造膝谏之④，谏之不从，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犹不改，当以奏闻，并辞国土。与其守宠罹祸，不若贫贱全身也。此亦谓大罪恶耳，其微过细故，当掩覆之。"冬，十月，己酉，兖卒。

11 十一月，丁酉，帝行如许昌。

12 是岁，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韩龙刺杀鲜卑轲比能；自是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边陲遂安。

13 张掖柳谷口水溢涌[5]，宝石负图，状象灵龟，立于川西，有石马七及凤凰、麒麟、白虎、牺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6]，又有文曰'大讨曹'。诏书班天下，以为嘉瑞。任令于绰连赍以问巨鹿张琦[7]，琦密谓绰曰："夫神以知来，不追既往，祥兆先见而后废兴从之。今汉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兴祥兆乎！此石，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符瑞也[8]。"

14 帝使人以马易珠玑、翡翠、玳瑁于吴，吴主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马，孤何爱焉。"尽以与之。

【注释】

①玉井绮栏：玉石砌的井和雕花的栏干。

②水转百戏：用水转动的人形游戏模型。

③惟鹊有巢，惟鸠居之：这是《诗经·召南·鹊巢》中诗句。惟，无义。

④造膝：当时人们跪坐在席子上，为表示亲近，就移动膝盖与对方接近。使双方膝盖相接就叫造膝。

⑤张掖：郡名，治所在今甘肃张掖。

⑥牺牛：纯一毛色的牛，古时专供祭祀用。 璜玦(huáng jué 黄决)：璜、玦都是不器名，但形制不同。璜为璧的一半，玦为带缺口的玉环。 孛彗：星名，孛也是彗星的一种。

⑦任：县名，治所在今河北任县。 巨鹿：县名，治所在今河北平乡。

⑧将来之符瑞：意思是说，这次出现的祥兆乃是将来新王朝要代替魏的符瑞，而不是魏的祥兆。后人因此认为这是预示晋将取代魏的征兆。

【译文】

7 八月，十一日，魏明帝立皇子曹芳为齐王，曹询为秦王。魏明帝没有儿子，养了齐王、秦王为儿子，后宫的事情隐秘，没有知道他二

人的来由。有人说：曹芳，是任城王曹楷的儿子。

8 二十四日，魏明帝回到洛阳。

9 魏明帝下诏重建崇华殿，改名为九龙殿。挖通谷水，引水通过九龙殿前，又在殿前修了玉井绮栏，由石刻蟾蜍吞进河水，又由石刻神龙吐出。让博士扶风人马钧作指南车和水转百戏。

陵霄阙开始构建，有鹊鸟在上边筑巢，魏明帝因此询问高堂隆，高堂隆回答说："《诗经》说：'鹊有窝，鸠居住。'现在兴建宫室，修筑陵霄殿，是鹊在筑巢，这是宫殿未修成而自己不能居住的征兆。天意好像是说：'宫室未修成，将有他姓控制。'这是上天的警诫。天道对人不讲亲疏，只把恩德给与善人，殷王太戊、武丁看到灾祸而恐惧，所以上天降福给他们。现在如果停止各种劳役，增加德政，则圣贤的三王可以有第四个，圣明的五帝可以有第六个，哪能只有殷商的帝王可以转祸为福呢！"魏明帝为此很不高兴。

魏明帝性子严厉急躁，督修宫室有超过期限的，魏明帝就要亲自召来讯问，话还没有说完，那些人的脑袋与身体已经分了家。散骑常侍兼秘书监王肃上疏说："现在宫室尚未建成，就有民夫三四万人。九龙殿圣体可以安适，宫内足以排列六宫后妃；只是太极殿以前，费工尚大。愿陛下调派长年食用国家口粮的士兵，不是急需紧要的部队加以利用，选拔其中的强壮者，再分出留下一万人，让他们劳作一期就替换下来。这样每期士兵都知道休息替代有一定的时间，就没有人不高兴劳作，对劳作就不会怨恨了。计算下来一年有三百六十万民夫，也不算少。该一年可完工的，听凭三年内完成，差遣其余的，让他们都回去务农，这才是长久之计。信用对于人民，是国家的法宝。以前皇上要到洛阳，就征发民工修建营垒，有关部门命令营垒修成之后解散民工；但修成之后，又利用他们的劳力，不按时遣返；有关部门只求眼前的利益，不顾治国的根本。臣认为从今以后，如果再使用民力，应宣明法令，让民工一定如期返回；以后有事，宁可另外征发，无能失去信用。凡是陛下临时行刑，受刑

的人都是有罪的官吏、该死的人犯;但民众不知道,会说是行刑仓卒。所以愿陛下把这些罪犯下放给有关官吏,宣露他们的罪状,同样是死,不要让他们污秽宫廷而受到远近人们的怀疑。况且人命关天,使人活难,杀死人易,气一断就不能再接上了,所以圣贤非常重视它。从前汉文帝想杀冒犯车驾的人,廷尉张释之说:'在那时,皇上假使把他杀了也就完了,现在把罪犯下放廷尉,廷尉要主持天下的公平,不可偏颇。'我认为这话太没道理,不是忠臣应讲的。廷尉,是天子的官吏,尚县不能失去公平,而天子自己反而可以乱来吗?这是看重自己,轻视君主,是最不忠的人,不可不看到这一点。"

10 中山恭山曹兖病重,他命令下属官吏:"男子不死在妇人手上,赶快按时营建东堂。"东堂建成,抱病乘车前往东堂居住。又命长子说:"你年幼就成了亲王,知道快乐不知道痛苦,一定会因骄奢而产生过失。兄弟有不良行为,应当促膝劝阻,劝阻了他不听,就流着泪教喻他,教喻他还不改正,才告诉母亲,还不改正,应当向皇上报告,并辞掉封邑。与其守着恩宠而遭受灾祸,不如贫贱而保全自身。这是讲大的罪恶行为,如果是小的过错,就该遮掩。"冬,十月,初三,曹兖去世。

11 十一月,二十二日,魏明帝要去许昌。

12 这一年,幽州刺史王雄派勇士韩龙刺杀鲜卑首领轲比能;从此,鲜卑部落离散,互相攻伐,强的部落远远逃走,弱的部落请求归服魏国,边境于是安宁下来。

13 张掖郡的柳谷口水满涌出,露出块玉石,带有图案,形状像一只灵龟,立于河西,有石马七匹和凤凰、麒麟、白虎、牺牛、璜玦、八卦、各种星宿、彗星的图象,又有文字为"大讨曹"。魏国诏书班布天下,认为这是祥瑞。任县县令于绰带着班布的诏书和图案去问巨鹿人张琦,张琦偷偷对于绰说:"神可以预知未来,不追咎已往的事,祥兆先出现,而后王朝的兴废随之而来。现在汉朝早已亡了,魏国已得了天下,怎么还会补上兴起的祥兆呢!这石头,是当今将要发

生变异而新王朝将要来临的预兆。”

14 魏明帝派人到吴国用马匹交换珍珠、翡翠、玳瑁，吴王孙权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不用的，又可以得到马匹，我还怜惜什么呢？全部交换给魏国。

四 年

1 春，吴人铸大钱，一当五百。

2 三月，吴张昭卒，年八十一。昭容貌矜严，有威风，吴主以下，举邦惮之。

3 夏，四月，汉主至湔[1]，登观阪，观汶水之流，旬日而还。

4 武都氐王苻健请降于汉[2]；其弟不从，将四百户来降。

5 五月，乙卯，乐平定侯董昭卒。

6 冬，十月，己卯，帝还洛阳宫。

7 甲申，有星孛于大辰[3]，又孛于东方。高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将营宫室，则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4]，神位未定，宗庙之制又未如礼，而崇饰居室，士民失业。外人咸云‘宫人之用与军国之费略齐’，民不堪命，皆有怨怒。《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5]。’言天之赏罚，随民言，顺民心也。夫采椽、卑宫[6]，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风也；玉台、琼室[7]，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宫室过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恳切之训。当崇孝子祗耸之礼，不宜有忽，以重

天怒。"隆数切谏，帝颇不悦。侍中卢毓进曰："臣闻君明则臣直，古之圣王惟恐不闻其过，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8 十二月，癸巳，颍阴靖侯陈群卒。群前后数陈得失，每上封事，辄削其草，时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论者或讥群居位拱默；正始中，诏撰群臣上书以为《名臣奏议》，朝士乃见群谏事，皆叹息焉。

袁子论曰：或云：'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见人主之非则勃然触之，与人言未尝不道。'答曰：'夫仁者爱人，施之君谓之忠，施于亲谓之孝。今为人臣，见人主失道，力诋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臣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谈论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谓群于是乎长者矣。'

9 乙未，帝行如许昌。

10 诏公卿举才德兼备者各一人，司马懿以兖州刺史太原王昶应选。昶为人谨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浑，曰深，为书戒之曰："吾以四者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而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于阙党也[8]。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者，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

于身，又何反报焉！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景初元年

1 春，正月，壬辰[8]，山茌县言黄龙见[9]。高堂隆以为：“魏得土德[10]，故其瑞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以神明其政，变民耳目。”帝从其议。三月，下诏改元，以是月为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从地正也[12]。更名《太和历》曰《景初历》。

2 五月，己巳，帝还洛阳。

3 己丑，大赦。

4 六月，戊申，京都地震。

5 己亥，以尚书令陈矫为司徒，在仆射卫臻为司空。

6 有司奏以武皇帝为魏太祖，文皇帝为魏高祖，帝为魏烈祖；三祖之庙，万世不毁。

孙盛论曰：夫谥以表行，庙以存容。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未终而豫自尊显。魏之群司于是乎失正矣。

【注释】

①湔(jiǎn 奸)：县名，治所在今四川松县。

②武都：郡名，治所在今甘肃成县。

③大辰：星名。

④圜丘：祭天的圆形高坛。 方泽：夏至时祭地的地方，挖一个方形池，池中贮水，故称方泽。天圆地方，所以祭天以圜丘，祭地以方泽。 南北郊：古代祭天在京城南郊，祭地在京城北郊。 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建筑。 社稷：祭祀土神和谷神的地方。

⑤此二句出自《尚书·皋陶谟》篇。

⑥采椽:以采来的树木为椽子,不加任何修饰,比喻建筑的简朴。

⑦玉台、琼室:以美玉装饰的高台和房室。

⑧阙党:《论语》中记载:"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欤?'孔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是说童子被任命为官,并非自我求益,而是想速成。孔子批评这种速成,故君子以此为戒。

⑨壬辰:此日疑误。

⑩山住县:县名,治所在今山东长清。

⑪土德:古代盛行五德终始说,以五行为五种德,依次交替居于盛的状态,一个朝代属于其中一种的行和德。据这种理论,当时的人们认为魏属土,故为土德。

⑫从地正:历法的正月为丑月,这叫地正。殷代以丑月为正月,从地正就是依从殷代历法的意思。丑月即农历的十二月。

【译文】

四年(丙辰,公元236年)

1 春,吴国铸造大钱,一个大钱当五百个小钱。

2 二月,吴国张昭去世,年八十一。张昭容貌矜持严肃,有威严,吴主以下,全国都怕他。

3 夏,四月,蜀汉后主刘禅到湔县,登上观阪,观看汶水的水道,十天才返回。

4 武都郡的氐族首领苻健请求投降蜀汉;他弟弟不同意,率四百户来投降魏国。

5 五月,十三日,魏国乐平定侯董昭去世。

6 冬,十月,初十,魏明帝返回洛阳宫。

7 十五日,孛星出现在大辰星一带,又出现在东方天空。高堂隆上疏说:"凡是帝王任都建城,都要先确定祭祀天地和社稷的位置,恭敬地尊奉天地社稷之神。要建筑宫殿,那么先要建造宗庙,马厩

仓库其次，最后才是居住的房屋。现在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等处的神位没有确定，宗庙的制度又不合乎礼制，却大修居室，使士民为此而荒废了本业。宫外的人都说'宫中的费用与军国的开支大略相等'，民不聊生，都有怨恨和愤怒的情绪。《尚书》说：'天的聪明来自民众的聪明，天明示的可畏（惩罚）来自民众明示的威胁。'这是说上天的赏罚，顺着民众的言论，合符民众的心意。那种不加修饰的椽子、低矮的宫室，是唐尧、虞舜、大禹所以能流传其皇威的原因；玉台、琼室，是夏桀、商纣所以触犯上天的原因。现在宫室过多，天上彗星明亮地出现，这就是天父恳切的教训。应当崇尚孝子恭敬景仰的礼节，不应有所忽略，以加重上天的愤怒。"高堂隆多次恳切地劝阻，魏明帝颇不高兴。侍中卢毓进言说："我听说君主明智则臣子正直，古代的圣王惟恐听不到自己的过错，这就是我们所以赶不上高堂隆的地方。"魏明帝才消除了怒气。卢毓，是卢植的儿子。

8 十二月，二十四日，魏国颍阴靖侯陈群去世。陈群前后多次陈述国政得失，每次密封上奏，总是销毁草稿，当时的人及其子弟没有能知道其内容。议论朝政的人士中有人讥刺陈群占据显位拱手而已默无一言；正始年间，诏令修撰群臣的上书编为《名臣奏议》，朝廷官员才看到陈群进谏的奏章，都为之赞叹。

袁宏评论说：有人说："少府杨阜难道不是忠臣吗？看到君主的过错就激动地顶撞他，与人谈话未曾不提到它。'回答是：'仁者爱人，用到君主身上就叫做忠，用到双亲身上就叫做孝。现在作为人臣，看到君主不合乎道义，就大力毁谤他的过失而宣扬他的不好，这可以叫做正直之士，但不是忠臣。已故的司空陈群就不这样，他与人谈论一整天，不曾说到君主的过失；几十次上奏章，外人却不知道。君子说陈群在这一点上确实是个长者。"

9 二十六日，魏明帝要去许昌。

10 下诏要公卿每人推荐一个才德兼备的人，司马懿推荐兖州刺史太原人王昶应选。王昶为人谨慎厚道，给他哥哥的儿子起名为王默，王沈，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王浑，王深，并写了一封信告诫他们说："我用这四个字起名，是想让你们顾名思义，不能违反越过它的含义。事物速成的就会速亡，晚成的就会善终。早晨开花的植物，到黄昏就零落了；松柏茂盛，到隆冬严寒也不衰败，所以君子应以阙党童子为戒。那些能以屈为伸，以让为得，以弱为强的人，很少不成功的。诋毁和赞誉，是喜爱厌恶的根源和祸福的契机。孔子说：'吾对于人，诋毁过谁，赞誉过谁？"以圣人的道德还尚且如此，何况庸庸之辈却要轻率地诋毁赞誉别人吗！别人或许诋毁自己，应当退而审察自身。如果自己有可被批评的行为，那么别人的话就是对的；如果自己没有可被批评的行为，那么别人的话就是乱说的。别人的话说得对，那么不该怨恨别人；别人乱说，那么无损于自己。又何必反过来报复计较呢！谚语说：'救寒莫如皮衣，止谤莫如自我修养'，这是句真话。"

景初元年(丁巳，公元237年)

1 春，正月，壬辰日，山茌县报告说黄龙出现。高堂隆认为："魏有土德，所以吉祥物黄龙出现，应改变正月的月份，改变服装的颜色，依靠神使其政治清明，使民众的耳目为之一新。"魏明帝听从他的建议。三月，下诏改变年号，以本月为孟夏四月，服装的颜色崇尚黄色，祭祀的牲畜用白色，按照地正设置正月。又把《太和历》改名为《景初历》。

2 五月，初二，魏明帝回到洛阳。

3 二十二日，魏国大赦天下。

4 六月，初三，京都洛阳地震。

5 十二日，魏国任命尚书令陈矫为司徒，左仆射卫臻为司空。

6 魏国有关部门奏请称武皇帝(曹操)为魏太祖，称文皇帝(曹丕)为魏高祖，称魏明帝为魏烈祖；此三祖的宗庙，永远不许毁坏。

孙盛评论说：谥号用来表白帝王的行为，宗庙用来保存帝王的容貌。没有还在世就预先定下自己的祖宗称号，没有死就豫先尊显自己。魏国的朝政大臣们在这个问题上丧失了正直之道。

7 秋，七月，丁卯，东乡贞公陈矫卒。

8 公孙渊数对国中宾客出恶言，帝欲讨之，以荆州刺史毋丘俭为幽州刺史。俭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未有可书。吴、蜀恃险，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无用之士克定辽东。"光禄大夫卫臻曰："俭所陈皆战国细术，非王者之事也。吴频岁称兵，寇乱边境，而犹按甲养士，未果致讨者，诚以百姓疲劳故也。渊生长海表，相承三世，外抚戎夷，内修战射，而俭欲以偏军长驱，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帝不听，使俭帅诸军及鲜卑、乌桓屯辽东南界，玺书征渊。渊遂发兵反，逆俭于辽隧[1]。会天雨十余日，辽水大涨，俭与战不利，引军还右北平[2]。渊因自立为燕王，改元绍汉，置百官，遣使假鲜卑单于玺，封拜边民，诱呼鲜卑以侵扰北方。

9 汉张后殂。

10 九月，冀、兖、徐、豫大水。

11 西平郭夫人有宠于帝，毛后爱弛。帝游后园，曲宴极乐。郭夫人请延皇后，帝不许，因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谓帝曰："昨日游宴北园，乐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杀十余人。庚辰，赐后死，然犹加谥曰悼。癸丑[3]，葬愍

陵。迁其弟曾为散骑常侍。

12冬,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议,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诏曰:"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四百余年,废无禘礼。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后地于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皇天之神于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祇于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13庐江主簿吕习密使人请兵于吴[4],欲开门为内应;吴主使卫将军全琮督前将军朱桓等赴之,既至,事露,吴军还。

14诸葛恪至丹阳[5],移书四部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俟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谷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拘执!"丹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6];遗旧恶民,困迫暂出,伉缚送言〔诸〕府。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民闻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7],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吴主嘉其功,拜恪威北将军,封都乡侯,徙屯庐江皖口[8]。

15是岁,徙长安钟簴、橐佗、铜人、承露盘于洛阳。盘折,声闻数十里。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9]。大发铜铸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又铸黄龙、凤皇各一,龙

高四丈，凤高三丈余，置内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杂兽置其中。司徒军议掾董寻上疏谏曰："臣闻古之直士，尽言于国，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于桀、纣，刘辅譬赵后于人婢，天生忠直，虽白刃沸汤，往而不顾者，诚为时主爱惜天下也。建安以来，野战死亡，或门殚户尽，虽有存者，遗孤老弱。若今宫室狭小，当广大之，犹宜随时，不妨农务，况乃作无益之物，黄龙、凤皇、九龙、承露盘，此皆圣明之所不兴也，其功三倍于殿舍。陛下既尊群臣，显以冠冕，被以文绣，载以华舆，所以异于小人；而使穿方举土，面目垢黑，衣冠丁鸟[10]，毁国之光以崇无益，其非谓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1]。'无忠无礼，国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无益，死亦何损！秉笔流涕，心与世辞。臣有八子，臣死之后，累陛下矣！"将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寻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寻，有诏勿问。

【注释】

①辽隧：县名，治今辽宁海城西。

②右北平：县名，治所在今河北丰润。

③癸丑：此日疑误。

④庐江：郡名，治所在今安徽六安北。

⑤丹阳：郡名，治所在今安徽宣城。

⑥曰阳：县名，治所不详，当时属丹阳郡。

⑦岁期人数：青龙二年，诸葛恪自称三年可在丹阳郡得甲士四万，这就是他约定的时间和人数。岁期，年限。

⑧皖口:地名,在今安徽安庆。

⑨霸城:地名,在今陕西西安东。

⑩了鸟:衣装服饰搞得破烂肮脏的样子。

⑪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二句出自《论语·八佾》。

【译文】

7 秋,七月,初二,魏国东乡贞公陈矫去世。

8 公孙渊多次对国中的外国来宾口出恶言,魏明帝打算讨伐他,任命荆州刺史河东人毋丘俭为幽州刺史。毋丘俭上疏说:"陛下即位以来,没有可以大书特书的。吴、蜀仗恃地势险要,不能一下子平定,暂可用此地无征伐任务的部队平定辽东。"光禄大夫卫臻说:"毋丘俭所陈述的都是战国时的小把戏,不是帝王的事业。吴国连年举兵,侵犯扰乱边境,而我国仍然按兵不动休养部队,没有下决心去讨伐,实在是因为百姓疲劳的缘故。公孙渊生长在海外,三代相承,对外安抚戎夷民族,在内整修战备,而毋丘俭想靠旁支军队长驱直入,早上赶到,晚上就席卷敌国,知道他在乱说。"魏明帝不听,让毋丘俭率各部队和鲜卑、乌桓屯扎在辽东的南方边界,送去盖有皇帝印章的书信征召公孙渊入朝。公孙渊于是发兵反叛,在辽隧迎战毋丘俭。遇上大雨连下十几天,辽水暴涨,毋丘俭跟公孙渊作战失利,率军退回右北平。公孙渊于是自立为燕王,改年号为绍汉,设置中央百官,派使者借来鲜卑单于的国印,对边境民众封拜官职,引诱唆使鲜卑侵扰魏国北部地区。

9 蜀汉的张皇后去世。

10 九月,冀州、兖州、徐州、豫州发生洪水。

11 西平人郭夫人受到魏明帝宠爱,毛皇后不再受宠。魏明帝到后花园游玩,摆私宴极尽娱乐之事。郭夫人请求邀请毛皇后,明帝不允许,于是禁止左右侍从不得泄露消息。毛皇后知道了这事,第二天,对魏明帝说:"昨天游宴北园,快活吗?"魏明帝以为左右侍从

泄露消息，杀了十多人。十六日，赐毛皇后自杀，但还加谥号为“悼”。癸丑日，把毛皇后葬在愍陵。又把毛皇后的弟弟毛曾提升为散骑常侍。

12 冬，十月，魏明帝采纳高堂隆的建议，把洛阳南边的委粟山营建为祭天的圜丘，下诏说：“从前汉代初年，趁秦代灭绝学术后，搜集残缺的典籍，才完备了在京郊祭祀天地的制度，四百多年，废除了祭祀祖先的礼制。曹氏的世系出自有虞氏，现在圜丘祭祀皇皇帝天，以始祖虞舜陪祭；在方丘祭祀皇皇后地，以舜的妃子伊氏陪祭；在京城南郊祭祀皇天之神，以魏武帝陪祭；在北郊祭祀皇地之神，以武宣皇后陪祭。

13 庐江郡的主簿吕习秘密派人到吴国请求派兵去庐江，他准备打开城门做内应。吴主孙权派卫将军全琮统率前将军朱桓等人前往，到达庐江之后，事情败露，吴国军队返回。

14 诸葛恪到丹阳，发文给四郡各县的长官，命令他们各自防守自己辖区的疆界，严明部队；各地归顺的平民，全部命令聚居一处。然后诸葛恪派众将领进入深山险阻地点，布下军队，只修好篱笆棚栏，不与山民交战，等当地庄稼将要成熟，就放部队收割，不留一点。以前的粮食吃完了，新熟的粮食收不到，百姓都聚居在一起，山民要抢粮也无处下手。于是山民饥饿困穷，逐渐从深山出来投降。诸葛恪于是又命令部下说：“山民抛弃罪恶顺从教化，都应当安抚，迁到山外的郡县，不准嫌弃怀疑，拘捕他们！”白阳县县长胡伉抓到投顺山民周遗；周遗原是个歹民，因困迫暂时从深山出来，胡伉把他捆送官府。诸葛恪因胡伉违犯命令，于是斩首示众。山民听说胡伉因抓人而被杀，知道官府只是想要他们出山而已，于是老幼相扶出山，年限和人数，都如他当初约定的一样。诸葛恪自己率领一万甲士，其余的分给各位将领。吴主孙权嘉奖他的功劳，提升诸葛恪为威北将军，封为都乡侯，迁到庐江皖口驻扎。

15 这一年，把在长安的大钟和钟架、铜骆驼、铜人、接甘露的铜

盘运往洛阳。铜盘折断,声音响彻数十里。铜人太重,无法运到,留在霸城。又大规模征发民间的铜器铸成两个铜人,叫做"翁仲",排列在洛阳皇宫司马门外。又铸造黄龙、凤凰各一,龙高四丈,凤高三丈多,安置在宫内大殿之前。在芳林园西北角筑起土山,命公卿大臣们都背土筑山,在土山上种植松树、竹子、各种树木和好看的花草,又捕捉山禽及各种野兽放在土山树林中。司徒府的军议掾董寻上疏劝谏说:"臣听说古代的直谏之士,对国家尽其所言,不躲避杀头。所以汉代的周昌把汉高祖比做夏桀、殷纣等暴君,刘辅把赵飞燕比做婢女,天生的忠诚直率,虽有亮刃和沸腾的开水,也前往而不回头,这实在是为当时的君主而爱惜天下。建安年间以来,遍地战争,大量死亡,有的人家全家死光,虽有生存的,也都是孤寡老弱。如果现在皇宫狭小,应扩大它,也应顺应时机,不妨害农业生产,何况乃是制作无用的东西,黄龙、凤凰,九龙宫、承露盘,这都是圣明的帝王所不兴建的,建造他们的工程是修建宫殿的三倍。陛下既然尊重大臣们,用冠冕显耀他们,用绣着花纹的官服披在他们身上,用华美的车子载着他们,用这些与小民百姓区别开;却让他们挖土方抬泥巴,脸上又脏又黑,全身沾满泥巴,衣服帽子又破又脏,毁坏国家的荣光以增高无益的东西,很不像话。孔子说:'君主用礼节来任用大臣,大臣以忠诚来奉事君主。'没有忠诚,没有礼仪,国家靠什么撑起!我知道话一说出口必被杀头,但我自比做牛身上的一根毛,活着已经没用处,死了又有什么损失!握笔边写边流泪,心与人世告辞。我有八个儿子,我死之后,要劳累陛下了!"上奏之前,沐浴干净以等待皇帝的处罚。魏明帝说:"董寻不怕死吗!"主事的人奏请逮捕董寻,明帝下诏不追究。

高堂隆上疏曰:"今世之小人,好说秦汉之奢靡以荡

圣心；求取亡国不度之器，劳役费损以伤德政；非所以兴礼乐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听。

隆又上疏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载，尧、舜君臣南面而已。今无若时之急，而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徒共供事役，闻之四夷，非嘉声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1]，乃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今若有人来告，‘权、禅并修德政，轻省租赋，动咨耆贤，事遵礼度，’陛下闻之，岂不惕然恶其如此，以为难卒讨灭而为国忧乎！若使告者言：‘彼二贼并为无道，崇侈无度，役其士民，重共赋敛，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闻之，岂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难乎！苟如此，则可易心而度，事义之数亦不远矣！亡国之主自谓不亡，然后至于亡；贤圣之君自谓亡，然后至于不亡。今天下彫敝，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蓄，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骚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庭矣。又，将吏奉禄，稍见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禀赐，不应输者今皆出半，此为官入兼多于旧，其所出与参少于昔。而度支经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赋[2]，前后相继。反而推之，凡此诸费，必有所在。且夫禄赐谷帛，人主所以惠养吏民而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废，是夺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览之，谓中书监、令曰：“观隆此奏，使朕惧哉！”

尚书卫觊上疏曰：“今议者多好悦耳：其言政治，则比陛下于尧舜；其言征伐，则比二虏于狸鼠。臣以为不然。四

海之内,分而为三,群士陈力,各为其主,是与六国分治无以为异也。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将遂凋敝,难可复振。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蓐不缘饰,器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此皆陛下之所览也。当今之务,宜君臣上下,计校府库,量入为出,犹恐不及;而工役不辍,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汉武信神仙之道,谓当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汉武有求于露而犹尚见非,陛下无求于露而空设之,不益于好而糜费功夫,诚皆圣虑所宜裁制也!"

时有诏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听以生口自赎[3],又简选其有姿首者内之掖庭。太子舍人沛国张茂上书谏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夺彼以与此,亦无以异于夺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矣。又,诏书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丑恶乃出与士。得妇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忧,或穷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万姓之欢心者,鲜不危殆。且军师在外数十万人,一日之费非徒千金,举天下之赋以奉此役,犹将不给,况复有掖庭非员无录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与,内外交引,其费半军。昔汉武帝掘地为海,封土为山,赖是时天下为一,莫敢与争者耳。自衰乱以来,四五十载,马不舍鞍,士不释甲,强寇在疆,图危魏室。陛下不战战业业,念

崇节约，而乃奔靡是务，中尚方作玩弄之物，后园建承露之盘，斯诚快耳目之观，然亦足以聘寇仇之心矣！惜乎，舍尧、舜之节俭而为汉武帝之侈事，臣窃为陛下不取也。”帝不听。

高堂隆疾笃，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④。’臣寝疾有增无损，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诚，愿陛下少垂省览！臣观三代之有天下，圣贤相承，历数百载，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徒，纵心极欲，皇天震怒，宗国为墟，纣枭白旗，桀放鸣条，天子之尊，汤、武有之。岂伊异人？皆明王之胄也。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⑤；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峙，镇抚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下有怨叹，则辍录授能。由此观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诏深慰劳之。未几而卒。

陈寿评曰：高堂隆学业修明，志存匡君，因变陈戒，发于恳诚，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谓意过其通者欤！

【注释】

①白地：沙漠。 小虏：对北方民族鲜卑、乌桓的蔑称。 聚邑之寇：指占据乡邑村落造反的民众。

②牛肉小赋：在国库经费不足时，无法犒劳民工，就征收牛肉来供给他们。

③生口:指虏掠的奴仆。

④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此句出自《论语·泰伯》篇,意思是说,人到临死时,说的话也会很和善。

⑤鹰扬之臣:比喻有野心而又有权势的大臣。此乃隐指司马氏。 萧墙:门内的小墙,比喻国家内部。

【译文】

高堂隆上疏说:"今世的小人,喜欢说些秦、汉的奢侈豪华来动摇皇上的心;以求取铜人之类亡国奢华的器物,兴师动众耗费钱财来损害仁德的政治,这不是用来兴盛礼乐的和美,保护神明美善的做法。"魏明帝不听。

高堂隆又上疏说:"从前洪水滔天二十二年,尧、舜君臣静默无为而已。现在没有那时的危急,却让公卿大夫与那些苦役一起参加劳动,让四夷听见了,不是好名声,流传在史书上,也不是好名声。现在吴、蜀二贼,不只是沙漠、小虏、聚众造反的强盗,都是僭越称帝,想与中国争天下。现在如果有人来报告,'孙权、刘禅都实行德政,减轻租赋,行动要咨询老人和贤人,事情遵从礼仪法度',陛下听到这消息,难道不警觉地厌恶他们这样做,认为难以一下子讨伐消灭,而为国家担忧吗?假使报告人说:'那二贼都做无道之事,奢侈无度,役使其士民,加重赋敛,百姓忍受不了,嗟叹怨恨日益加深',陛下听了,难道不庆幸他们疲敝而攻取不困难吗!假使是这样,就可以交换心情来考虑,这离从事礼义的标准就不远了!亡国的君主自以为不会亡,然后终于亡国;贤圣的君主自以为会亡,然后终于没有亡国。现在天下残彫疲敝,百姓没有一担粮食的储备,国家没有一年的储备,外有强敌,大军长期驻守在边境,国内大兴土木,使得州郡骚动不安,如果有了敌寇侵犯,我担心建筑宫殿的士兵不会到敌国拼命杀敌了。又,将吏的俸禄,折减了不少,以从前相比,只有五分之一,那些接受福禄的人,又停止了赏赐,不应交纳

赋租的人，现在都要交纳一半，国家收入超过以前一倍，而官府的支出却比以前少了三分之一。而国家的财政费用，却常常不足，征收牛肉做犒赏的事不断发生。反过来推测，凡此各种费用，必定有使用的地方。况且俸禄恩赐谷帛，是帝王用来爱护养育吏民而替他们保命的东西，如果现在废除了俸禄恩赐，这就是要他们的命。已经得到了却又失去，这就是产生怨恨的源头。"魏明帝看了，对中书监、中书令说："看了高堂隆的这个奏书，让我感到害怕啊！"

尚书卫觊上疏说："现在议政者大多好讲好听的话：他们谈论政治，就把陛下比做尧、舜；他们谈论征伐，就把吴、蜀二虏比做狐狸老鼠。我认为不应这样。四海之内，分为三方，群士效力，各为其主，这与六国分别治国没有不同。当今千里无人烟，遗存的民众困苦不堪；陛下不善于好好留意，终将凋零疲敝，很难能再振兴。武皇帝的时候，后宫每顿饭不过一个肉菜，衣服不用锦绣，垫蓐不修饰边缘，器物不涂色彩油漆，因此能平定天下，留福给子孙，这都是陛下所看到的。当今的要务，是应该君臣上下检查仓库，量入为出，还怕不够用；但却工役不停，奢侈享受日益升级，库藏日益枯竭。从前汉武帝相信神仙之道，认为应当得到云表的露水来吃下玉屑，所以立铜铸仙人用手掌接天降下的露水。陛下贤明，常对此嘲笑。汉武帝有求于露水而尚且受到指责，陛下不求露水却白白设立铜人，这对好事没有益处却耗费功夫，实在都是圣上的心中所应裁减克制的！"

当时有诏令搜括强取仕女，已嫁给下级官吏和百姓为妻的，要重新改嫁给出征士兵，允许用奴仆赎回，又挑选其中有姿色的送入后宫。太子舍人沛国人张茂上书劝谏说："陛下，是天的儿子，百姓吏民，也是陛下的儿子，现在剥夺他们的妻子给别人，这无异于剥夺兄长的妻子嫁给弟弟，从父母的恩情上讲就偏心了。另外，诏书中说可以用年纪、容貌与妻子相当的奴仆代替其妻，所以富家就倾家荡产，贫家就借债典当，用很贵的价钱买奴仆来赎自己的妻子；

县官以许配给出征士兵为名而实际上把她们收进后宫,把宫中色衰丑陋的才送出来配给士兵。得到老婆的人未必高兴,而失去妻子的人必定忧伤,或者变穷,或者忧愁,都不顺心。君主统有天下而得不到万民的欢心,很少有不危险的。况且军队在外有数十万人,一天的消费不止千金,把天下的赋税用来供应此项军役,还将不够,何况后宫又有赶出定员而未入名籍的妇女,皇宫母后的家族,随便赏赐,内外勾结,其费用相当于军费的一半。从前汉武帝挖地造湖,堆土成山,靠的是当时天下统一,没有敢与他争夺天下的。自东汉衰败战乱以来,四五十年,马不卸鞍,兵不解甲,强敌在边境,图谋危害魏国。陛下不战战兢兢,想着推崇节约,反而追求奢侈靡丽,在中尚方里制造赏玩之物,在后花园里修建承露铜盘,这确实使耳目愉快,但也足以助长敌寇仇我之心!可惜呀,舍弃尧、舜的节俭而仿效汉武帝的奢侈,我认为陛下不该采取这种做法。"魏明帝不听。

高堂隆病重,口述上疏说:"曾子有话说:'人快死的时候,他的话也很和善。'我卧病有增无减,常怕突然死去,忠诚得不到表白,我的赤诚,愿陛下稍加垂顾理解!我看尧舜禹三代统有天下时,圣君贤臣相继而出,经历几百年,一尺土没有不属于他们的,一个百姓没有不是他们臣民的,但是夏桀、殷纣之类,纵心极欲,皇天震怒,初宗之国成为废墟,纣王的头挂在白旗上示众,夏桀流放到鸣条,天子的尊严,由商汤、周武王占有了;难道他们是与众不同的愚人吗?他们都是圣明帝王的后裔。黄初年间,上天以征兆显示警戒,异类的鸟,生在燕巢中,嘴爪胸都是红色,这是预示魏国有重大灾祸。应在国内防备有野心有势力的大臣;可以选择诸位亲王,让他们在封国内建立军队,亲自统率,分布各地互相呼应,镇抚京都地区,辅助保护皇室。上天对人没有亲疏,只辅助有德的人。百姓歌颂德政,则能延长帝国的期限超过一定的历数;天下有怨叹,则上天停止表示天命的图录而另外授给有能耐的。由此看来,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不单单是陛下的天下!"魏明帝亲笔书写诏书深加

慰劳。不久他就逝世了。

陈寿评论说：高堂隆学业深厚明智，志在匡助国君，根据变异现象陈述警戒，发自诚恳的心情，真是忠诚啊！等到他建议明帝必须改变历法的正月，让魏国以虞舜为始祖，这不是所谓心意超过了他的渊博学问吗！

16 帝深疾浮华之士，诏吏部尚书卢毓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按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帝纳其言。诏散骑常侍刘邵作考课法。邵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诏下百官议。

司隶校尉崔林曰："按《周官》考课，其文备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课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汉之季，其失岂在乎佐吏之职不密哉！方今军旅或猥或卒，增减无常，固难一矣。且万目不张，举其纲[1]，众毛不整，振其领[2]，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远。若大臣能任其职，式是百辟[3]，则孰敢不肃，乌在考课哉！"

黄门侍郎杜恕曰："明试以功，三载考绩，诚帝王之盛制也。然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4]，关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5]，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

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云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6]，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纪，无过不举。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办课可以致雍熙者哉！诚使容身保位，无放退之宰，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修而私议成俗，虽仲尼为课，犹不能尽一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

司空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责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本纲未举而造制末程，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议久之不决，事竟不行。

臣光曰：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淆；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

考课之法，适足曲私期罔之资也。

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己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

或者亲贵虽不能而任职，疏贱虽贤才而见遗；所喜所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录；询谋于人，则毁誉相半而不能决，考求其迹，则文具实亡而不能察。虽复为之善法，繁其条目，谨其簿书，安能得其真哉！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国，内外之官以千万数，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独任其事哉？曰：非谓其然也。凡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属官之上，三公居百执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烦劳之有哉！

或曰：考绩之法，唐、虞所为，京房、刘邵述而修

之耳，乌可废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专，其立法也宽，其责成也远。是故鲧之治水，九载绩用弗成，然后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后赏其功；非若京房、刘邵之法，校其米盐之课，责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实异者，不可不察也。考绩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汉、魏，由京房、刘邵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故也。

17 初，右仆射卫臻典选举，中护军蒋济遗臻书曰："汉主遇亡虏为上将[7]，周武拔渔父为太师[8]，布衣厮养，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试而后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于成、康，喻断蛇于文、景[9]，好不经之举，开拔奇之津，将使天下驰骋而起矣！"

卢毓论人及选举，皆先性行而后言才，黄门郎冯翊李丰尝以问毓，毓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丰服其言。

【注释】

①万目不张，举其纲：纲是拉网的大绳，目是网上的洞眼，要使网上所有的洞眼张开，必须拉起纲绳。在所有洞眼没有张开时，只有拉起大纲绳，才可使其张开。比喻要做好一件事，必须抓住根本关键。

②众毛不整，振其领：毛皮衣服上的毛不整齐顺一时，只要提起衣领一抖，便可使全衣的毛整齐顺一。比喻抓住关键可使局面改观。

③式是百辟：《诗经·烝民》篇说："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式是百辟，意思是说对百官实施法度。

④六代：指唐(尧)、虞(舜)、夏、商、周、汉六代。

⑤七圣：指尧、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

⑥四科：东汉左雄提出选拔人才任为官职的有两种人：儒学、文吏，黄琼又补充两种：孝悌、能从政者，统称为四科。见本书卷五十二汉顺帝汉安二年。

⑦汉主：刘邦。 亡虏：韩信。韩信本在项羽手下，后逃亡到刘邦手下，故称亡虏。刘邦任用韩信为上将。

⑧周武：周武王。 渔父：吕望，即姜子牙。周武王把垂钓渭滨的吕望尊为太师。

⑨同牧野于成、康：把周灭殷的牧野之战等同于周成王、周康王的时代。 喻断蛇于文、景：把汉文帝、汉景帝时代比作断蛇。这都是说把在草创时期的制度策略，用于承平时期。

【译文】

16 魏明帝非常厌恶华而不实的人，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说："选举不要取用有名声的人，名声好像在地上画饼，是不能吃的。"卢毓回答说："名声不足以得到特殊的人才但可以得到一般的人才；一般的人才畏惧教化而羡慕善行，然后才有名声，这不该被厌恶。我既然不足以识别特殊的人才，而主事的正是按照人们的名声和根据通常的情况委任官职，只是应当有制度来核验任职之后的功效。古代用言谈来陈述见解，用功效来检验其才能；现在考核成绩的制度被废除，而凭人们的批评和赞誉来进升和罢免官员，所以真假混杂，虚实难辨。"魏明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令散骑常侍刘邵制定考课官吏的制度条令。刘邵制定了《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写了《说略》一篇，诏令把其下发百官讨论评议。

司隶校尉崔林说："看《周官》的考课之法，其条文已经完备。自周康王以后，逐渐荒废，这说明考课之法要由适当的人才能实施。到汉代末年，其失误难道是在于官佐属吏的职务不严密吗！现在军旅或者过多屯积或者仓猝征发，增减无常，本来就很难划一。而且万目不张，要举其纲，众毛不整，要抖动衣领，皋陶在虞舜时做官，伊尹在殷朝为臣，不仁之人就躲得远远的。如果大臣能胜任他的职

务，再把法度实施到百官之中，那么谁敢不肃然认真，哪里在于考课呢！”

黄门侍郎杜恕说：“用功效来检验官吏，三年考核成绩一次，这实在是帝王的好制度。但经历了六代之后，考绩之法不能很好地施行，经历了七位圣主之后，考课法的条文不再流传，臣真心认为考课法可以大体使用，但其详尽内容却难以完备列举的缘故。俗话说：‘世有乱人而无乱法’，假使法令能单独解决问题，那么唐尧、虞舜就可以不靠稷、契的辅佐，殷、周就不用看重伊尹、吕望的辅佐了。现在奏请施行考核绩效的人，陈述周、汉二代的说法，补缀京房考课法的本意，可以说已阐明了考课法的要点。但在崇尚揖让的风气，树立人才济济的政治方面，我以为还未达到尽善的地步。若要想让州郡官员考察地方的人才，必须按照儒学，文吏、孝悌、从政四种科目来考察，四科都有实际功效，然后举荐上来，召在公府中加以试用，担任亲自管理民众的官长官吏，接着根据他们的功绩依次补充为郡一级长官，或者对他们增高官级，赐给爵位，这是实行考课最为紧要的工作。臣以为对这些人才就应当显耀他们自身，采用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具体拟出考课州郡官员的法令，法令皆要施行，建立一定兑现的赏赐，施行必定做到的惩罚。至于公卿及朝廷中的大臣，也应当都根据他们的职位来考课他们。古代的三公，坐着讨论治国之道；朝廷大臣，采纳意见弥补帝王的缺失，使没有善行不加予纪录，没有过错不加予揭发的。况且天下极为广大，事务万机极为众多，实在不是一个人的聪明所能照顾周全的；所以把君主比做脑袋，把臣子比做四肢，表明君臣共为一个身体相互依赖才能生存。所以古人说廊庙的梁材，不是一根木头能支撑起来，帝王的大业，不是一个人才的谋略所能完成。由此说来，哪有大臣各守其职再进行考课就能导致国家兴旺的呢！要是大臣安身保位，没有被放逐贬退的罪过，而尽心为公，却处于受到怀疑的境地，结果公正不能实行而私议形成了风气，虽有孔子进行考课，也不能彻底发

挥一个人才的作用，又何况是由世俗之人进行考课呢！”

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说：“设立官吏分担职责，清理民事，这是治国的根本。按照官职来考察其实际工作，按照规章来进行督促检查，这是治国的末节。根本大纲未曾抓住，却编造细微末节，治国的大计不曾重视，却以考课为先，怕不足以核查贤能与愚昧的区别，也不能精通事物的实质与表面上的道理。”议论长久不能统一，考课的事终究未能实行。

臣司马光说：进行统治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为首先的了。而了解人才的方法，是圣贤所感到困难的。所以如果根据批评和赞誉来寻求人才，则会使得只根据爱憎竞相争进，而善恶混淆；如果根据功劳绩效来考课，则会使得巧诈横生，而真伪不明。要而言之，关键的一点在于至公至明而已。高居人上的人能至公至明，那么众多下属有无才能就会清清楚楚看在眼里，没有可逃过的了。如果在人上的人不公不明，那么考课之法，正足以成为邪曲私心欺罔上级的工具。

据什么这样说？公与明，是心里的问题，绩效，是外在的行迹。自己的心不能管好，却来考核别人的行迹，不也是很难吗？位居人上的人，真能不因亲疏贵贱而动摇自己的心，不因喜怒好恶而扰乱自己的思考，那么，想了解从事经学的人才，就看他记诵阅览如果广博，讲论经义也很精通，就知道这是善于从事经学的人才了；要想了解处理刑狱的人才，就看他能详细了解真伪，没有造成冤狱，就知道这是善于处理刑狱的人才了；要想了解处理财政的人才，就看他能使仓库满盈，百姓富足，就知道这是善于理财的人才了；要想了解带兵打仗的人才，就看他能够战胜攻取，敌人畏服，这就是善于用兵的人才了。至于其他各种官职，莫不如此。虽然咨询别人但要由自己做出决定，虽然考察人们的行迹但要由内心加以观察判断，研考其实际情况而斟酌其适宜的措施，这是至精至微的功夫，不能用口

头讲述,不能用书面流传,怎能预先制定一套法令而全部交付给有关部门去处理呢!

有人对亲近高贵的人,虽然他们不能胜任却委任他们职务;对疏远低贱的人,虽然他们是贤才却被遗忘不予授职;他对所喜好的人,虽然败坏了官职职责却不罢免他,对所愤恨所厌恶的人,虽然有功却不录用;咨询别人时,则毁誉参半而不能分辨判断,考求别人的行迹时,则有名无实却不能察觉。虽然又制定了好的法令,定出繁琐的条目,认真核查账簿文书,又怎能获得真实情况呢!

有人问:人君的统治,大的是整个天下,小的是一个国家,朝内朝外的官员成千上万,对他们的考察升降,怎能不委托有关部门而单独由自己做这些事呢?我说:不是像你说的这样。凡是位居人上的,不只是人君一个人;太守位居一郡人之上,刺史位居一个州之上,九卿位居众多属官之上,三公位居众多官僚之上,都用这种办法来考察升降下属的人员,当人君的也用这种方法来考察升降公卿刺史太守,哪有什么烦劳呢!

有人说:考绩的方法,是唐尧、虞舜设计出来的,京房、刘邵继承使用而加以补充而已,怎可废除呢?我说:唐尧、虞舜的官员,他们占据官位时间长久,他们接受职务十分专一,当时的立法是宽松的,而责求他们的成效是在很久之后。所以鲧去治理洪水,九年之后没有成效,然后才治他的罪;大禹又来治理洪水,等到九州全都治理好,四方边远地区都安居下来,然后才奖赏他的功劳;不像京房、刘邵的办法,考校人们的琐碎事务,责成人们在旦夕之间就显出成效。事情本来就有名义相同而实质不同的,不可不注意这一点。考绩的办法不是能在唐尧、虞舜时期实行而不能在汉、魏时期实行,这是由于京房、刘邵不能抓住考绩的根本而仅在细微末节上下功夫的缘故。

17 当初,右仆射卫臻主管选拔任用官吏的工作,中护军蒋济写

信给卫臻说："汉高祖重用逃亡的敌将为上将，周武王提拔渔父为太师；平民奴仆，可以登上王公的高位，何必死守条文，可以先试用然后委任！"卫臻说："不对。你想把牧野之战混同于周成王、康王时期，把汉高祖斩蛇起义比喻为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喜好不同寻常的提拔，打开提拔奇才的路子，这将使天下都朝这个方向驰骋起来了！"

卢毓评论人才及提拔任用时，都是以品性德行为先而后才谈其才能，黄门郎冯翊人李丰曾经为此事问卢毓，卢毓说："才能是用来做善事的，所以大才能完成大善业，小才能完成小善事；现在称一个人有才能却不能做善事，这是才能与器量不相符合！"李丰佩服他的话。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七十四

魏纪六　起著雍敦牂，尽旗蒙赤奋若，凡八年。

烈祖明皇帝下

景初二年

1 春，正月，帝召司马懿于长安，使将兵四万讨辽东。议臣或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帝曰："四千里征伐，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当稍计役费也。"帝谓懿曰："公孙渊将何计以待君！"对曰："渊弃城豫走，上计也；据辽东拒大军[1]，其次也；坐守襄平[2]，此成禽耳。"帝曰："然则三者何出？"对曰："唯明智能审量彼我，乃豫有所割弃。此既非渊所及，又谓今往孤远，不能支久，必先拒辽水，后守襄平也。"帝曰："还往几日？"对曰："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公孙渊闻之，复遣使称臣，求救于吴。吴人欲戮其使，

羊道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计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潜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军远赴，是恩结遐夷，义形万里；若兵连不解，首尾离隔，则我虏其傍郡，驱略而归，亦足以致天之罚，报雪曩事矣。"吴主曰："善！"乃大勒兵谓渊使曰："请俟后问，当从简书[3]，必与弟同休戚。"又曰："司马懿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之。"

帝问于护军将军蒋济曰："孙权其救辽东乎？"济曰："彼知官备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则非力所及，浅入则劳而无获；权虽子弟在危，犹将不动，况异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扬此声者，谲其行人，疑之于我，我之不克，冀其折节事己耳。然沓渚之间[4]，去渊尚远，若大军相守，事不速决，则权之浅规，或得轻兵掩袭，未可测也。"

2 帝问吏部尚书卢毓："谁可为司徒者？"毓荐处士管宁。帝不能用，更问其次，对曰："敦笃至行，则太中大夫韩暨；亮直清方，则司隶校尉崔林；贞固纯粹，则太常常林。"二月，癸卯，以韩暨为司徒。

3 汉主立皇后张氏，前后之妹也。立王贵人子璇为皇太子，瑶为安定王。

大司农河南孟光问太子读书及情性好尚于秘书郎郤正，正曰："奉亲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风；接待群僚，举动出于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户所有耳；吾今所问，欲知其权略智谋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欢，既不得妄有施为；智谋藏于胸怀，权略应时而发，此之有无，焉可豫知也！"光知正慎宜，不为放谈，乃

曰:"吾好直言,无所回避。今天下未定,智意为先,智意自然,不可力强致也。储君读书,宁当效吾等竭力博识以待访问,如博士探策讲试以求爵位邪!当务其急者。"正深谓光言为然。正,俭之孙也。

4 吴人铸当千大钱。

5 夏,四月,庚子,南乡恭侯韩暨卒。

6 庚戌,大赦。

【注释】

①辽东:疑作"辽水"。

②襄平:县名,汉代辽东郡的治所。当时是公孙渊的都城,在今辽宁辽阳。

③简书:指告急的文书。语出《诗经·小雅·出车》:"岂不怀归,畏此简书。"毛《传》:"邻国有急,从简书相告,则奔命救之。"

④沓渚:地名,今地不详。

【译文】

魏纪六 起戊午(公元238年),止乙丑(公元245年),共8年。

烈祖明皇帝下

景初二年(戊午,公元238年)

1 春,正月,魏明帝把马懿从长安召回,让他率兵四万讨伐辽东。议事的大臣有人以为四万兵多了,军费难以供应。魏明帝说:"征伐四千里之外的敌人,虽说是用奇兵,也应当靠军力,不应当斤斤计较军费。"魏明帝问司马懿说:"公孙渊将用什么办法对付你?"司马懿回答说:"公孙渊弃城预先逃走,这是上计;依靠辽水抗拒大军,是次一等的办法;坐守襄平,这就会被我军擒获。"魏明帝说:"那么三者中他会采取哪一种呢?"司马懿回答说:"只有明智的人能够审量敌我双方的情况,于是预先有所舍弃。这既不是公孙渊所能做到

的，他又认为我军前往是孤军深入，不能支持很久，必会先在辽水抵抗，然后退守襄平。”魏明帝说：“来回需要多少日子？”司马懿回答说：“去一百天，攻一百天，回来一百天，以六十天做为休息的时间，这样的话，一年时间足够了。”

公孙渊听说魏军前来，又派使者到吴国，自称臣子而求救兵。吴国人想杀死他的使者，羊道说：“不行，这是发泄匹夫的愤怒而抛弃称霸的大计，不如趁机厚待他，派奇兵偷偷前去与公孙渊定下协约。如果魏军攻击不胜，而我军远行前去，这就是与远方的夷人结恩，正义表现在万里之外；如果他们双方用兵难分难解，魏国就会首尾隔离，而我们则可虏掠他们的附近郡县，驱赶百姓抢掠东西而归，这也足以施行上天的惩罚，为以前的事报仇雪恨了。”吴主孙权说：“好！”于是大规模集中部队，对公孙渊的使者说：“请回去等待消息，当会遵从告急文书，一定与老弟同甘苦共患难。”又说：“司马懿所向无敌，深深地为老弟担忧。”

魏明帝问护军将军蒋济说：“孙权他会救援辽东吗？”蒋济说：“他知道我国防备已经坚固，不能由此得利，深入我国则不是他们的力量所能达到的，侵入不深则劳而无获，孙权即使是儿子、兄弟处于危险之中，也将不会出动，何况是异国的人，加上以往曾受过战败的羞辱呢！现在所以要向外声扬要出兵的消息，是为了欺骗公孙渊的使者，使我国疑惑，我国如果不能战胜公孙渊，则希望公孙渊降低地位来奉事自己而已。但是沓渚之间，离公孙渊还远，如果大军守在此处，不速战速决，那么孙权临时谋划，或者派轻兵掩袭我国，就不能预测了。”

2 魏明帝问吏部尚书卢毓：“谁可以当司徒？”卢毓推荐不当官的知识分子管宁。魏明帝不任用管宁，又问其次有谁可以担任司徒，卢毓回答说：“敦厚诚实而行为极其忠正的人，则有太中大夫韩暨；明智正直清白方正的人，则有司隶校尉崔林；忠贞坚定纯正不邪的人，则有太常常林。”二月，十一月，任命韩暨为司徒。

3 汉主刘禅立张氏为皇后，张氏是从前皇后的妹妹。又立王贵人的儿子刘璇为皇太子，刘瑶为安定王。

大司农河南人孟光向秘书郎郤正询问太子读书的情况及其性情爱好，郤正说："奉养双亲虔诚恭敬，日夜不敢懈怠，有古代太子的风范；接待各位官僚，举动都出自仁爱和宽恕之心。"孟光说："像您所说的，都是普通人家所具有的德行而已；我现在要问的，是想知道他的权略智谋如何。"郤正说："当太子的原则，在于顺承双亲的心意，竭力使双亲高兴，即不能妄有行动；智谋隐藏在心中，权略根据时机而发挥出来，智谋权略的有无，怎可预先知道！"孟光知道郤正说话谨慎，只拣合适的说，不随便乱讲，于是说："我喜欢说直话，无所回避。现在天下未定，以智略为第一位，智略是人自然而具有的，不能勉强学到。太子读书，难道应当像我们一样竭力博览群书来等待咨询，像博士回答策问进行讲述试用以追求爵位吗！他应当努力学习最急需的。"郤正以为孟光的说法很有道理。郤正，是郤俭的孙子。

4 吴国铸造以一当千的大钱。

5 夏，四月，初九，魏国南乡恭侯韩暨逝世。

6 十九日，魏国大赦天下。

7 六月，司马懿军至辽东，公孙渊使大将军卑衍、杨祚将步骑数万屯辽隧[1]，围堑二十余里。诸将欲击之，懿曰："贼所以坚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堕其计。且贼大众在此，其巢窟空虚；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张旗帜，欲出其南，衍等尽锐趣之。懿潜济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诸军进至首山[2]，渊复使衍等逆战，懿击，大

破之，遂进围襄平。

秋，七月，大霖雨，辽水暴涨，运船自辽口径至城下。雨月余不止，平地水数尺，三军恐，欲移营，懿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都督令史张静犯令，斩之，军中乃定。贼恃水，樵牧自若，诸将欲取之，懿皆不听。司马陈圭曰："昔攻上庸[3]，八部俱进，昼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坚城，斩孟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惑焉。"懿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失半而克，犹当为之，是以不计死伤，与粮竞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水雨乃尔，功力不设，虽当促之，亦何所为！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恐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朝廷闻师遇雨，咸欲罢兵。帝曰："司马懿临危制变，禽渊可计日待也。"

雨霁，懿乃合围，作土山地道，楯橹钩冲，昼夜攻之，矢石如雨。渊窘急。粮尽，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将杨祚等降。八月，渊使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请解围却兵，当君臣面缚。懿命斩之，檄告渊曰："楚、郑列国，而郑伯犹肉袒牵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围退舍，岂得礼哉！二人老耄，传言失指，已相为斩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决者来！"渊复遣侍中卫演乞克日送任[4]，懿谓演曰："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

余二事,但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壬午,襄平溃,渊与子修将数百骑突围东南走,大兵急击之,斩渊父子于梁水之上。懿既入城,诛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余人,筑为京观[5]。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郡皆平[6]。

渊之将反也,将军纶直、贾范等苦谏,渊皆杀之,懿乃封直等之墓,显其遗嗣,释渊叔父恭之囚。中国人欲还旧乡者,恣听之。遂班师。

初,渊兄晃为恭任子在洛阳,先渊未反时,数陈其变,欲令国家讨渊;及渊谋逆,帝不忍市斩,欲就狱杀之。廷尉高柔上疏曰:"臣窃闻晃先数自归,陈渊祸萌,虽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马牛之忧[7],祁奚明叔向之过[8],在昔之美义也。臣以为晃信有言,宜贷其死;苟自无言,便当市斩。今进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闭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观国,或疑此举也。"帝不听,竟遣使赍金屑饮晃及其妻子,赐以棺衣,殡敛于宅。

8 九月,吴改元赤乌。

【注释】

①辽隧:地名,在今辽宁辽中。

②首山:山名,在襄平(今辽宁辽阳西南)。

②上庸:县名,治所在今湖北竹山。

④任:人质,一般以儿子为人质,又叫任子。

⑤京观:把尸体堆积起来,用土封成山丘,叫做京观。以此显示战胜者的威风。

⑥带方:郡名,治所在今朝鲜开城。 乐浪:郡名,治所在今朝鲜平壤。

玄菟：郡名，治所在今辽宁辽阳。

⑦仲尼亮司马牛之忧：司马牛因其兄宋国司马桓魋凶恶而忧愁，孙子安慰他："只要问心无愧，便无忧无惧。"参见《论语·颜渊》篇。

⑧祁奚明叔向之过：羊舌虎犯罪，其弟羊舌肸（即叔向）被捕，祁奚对范宣子说："管叔、蔡叔叛乱被杀，而他兄长周公却辅助周王。怎么能因羊舌虎而杀掉栋梁之材叔向呢"范宣子等人于是赦免了叔向。参见《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译文】

7 六月，司马懿部队到达辽东，公孙渊派大将军卑衍、杨祚率步骑兵数万人屯扎在辽隧，城围沟堑长达二十多里。各位将领想攻击辽隧，司马懿说："贼军所以坚壁固守，是想使我军疲劳。现在进攻他们，正好中其奸计。况且贼人的大军在这里，其老巢必然空虚；我们直逼襄平，攻破他们是必定的。"于是多树旗帜，做出准备向辽隧南面进军的样子，卑衍等人率领全部精锐赶去追击。司马懿率军暗中渡过辽水，出军辽隧之北，直逼襄平；卑衍等人害怕了，连夜率军赶回。魏国各部队进军到首山，公孙渊又派卑衍等人迎战，司马懿指挥大军攻击，大败卑衍部队，于是进军包围襄平城。

秋，七月，大雨连绵不断，辽河洪水暴涨，运输船从辽河口直接开到襄平城下。大雨一个多月不停，平地积水数尺深，魏国各部队都很恐慌，想转移营地。司马懿下令全军："敢有说迁移军营者斩！"都督令史张静违犯了此令，当即斩首，军中这才平定下来。公孙渊的部队仗恃大水，像往常一样出城打柴放牧，魏军诸将想去俘获打柴放牧的人，司马懿都不允许。司马陈圭说："从前进攻上庸，八支部队一起进攻，昼夜不停，所以能在十几天内，攻克坚固的城池，斩了孟达。这次远道而来却又行动迟缓，我私下感到迷惑不解。"司马懿说："孟达的军队人数少而储备的粮食可食用一年，我军将士四倍于孟达，但粮食维持不了一个月；靠一个月的粮食去攻击足够一年的粮食，怎能不速战速决！以四倍的兵力去攻击只有一倍的敌

人,即使让部队损失一半能攻克敌城,也要去攻,所以不顾伤亡去猛攻,那是在储粮方面与敌竞争。现在贼兵多我军少,贼兵饥饿我军饱,雨水又像这样,军队的力量无法施展,虽然应当催促部队进攻,又有多大效果!自京师发兵,就不担心对贼军的攻击,只担心贼军逃走。现在贼军粮食将要吃完,而包围尚未合围,抢他们的牛马,抓他们的打柴放牧人员,这是故意赶他们逃走。兵事是讲求诡诈方法的,要善于根据情况加以变化。敌人凭借兵多又仗恃着大雨,所以虽然饥困,还不肯束手就擒,所以我们要装出无能的样子来安定他们的心。只顾取得小利而惊扰了他们,不是好计策。"朝廷听说大军遇上连续大雨,都想罢兵班师。魏明帝说:"司马懿面临困境变化部署,活捉公孙渊指日可待。"

雨停止,司马懿才指挥大军合围襄平,堆起土山,挖掘地道,让士兵利用盾牌、高楼车、带钩子的云梯和冲城的冲车等器械,昼夜攻城,箭矢石块如雨点一般落下。公孙渊困窘着急,粮也吃光,城内开始人吃人,死亡的人很多,而大将杨祚等人投降魏军。八月,公孙渊派丞相王建、御史大夫柳甫来见司马懿,请求解围退兵,愿意全城君臣反绑双手投降。司马懿下令杀了王建、柳甫,发布檄书通告公孙渊说:"楚国与郑国都是同等的诸侯国,而郑伯在战败时还脱光上衣牵着羊出来迎接楚王。我是天子的上公,而王建等人想要我解围退军,难道合乎礼节吗!这两人老糊涂了,传话传错了意思,已替你杀了他们。如果还有话说,可重派年轻而能明白决断的人来!"公孙渊又派侍中卫演前来乞求定时间送人质,司马懿对卫演说:"军事有五大原则:能战就应当战,不能战就应当守,不能守就应当走;剩下的两条,只有投降与战死。你不肯倒绑双手来降,这就是决心要赴死了,不用送人质!"二十三日,襄平的防守完全崩溃,公孙渊和儿子公孙修率几百骑兵突围向东南方向逃窜,大军急忙追击他们,在梁水岸边杀死公孙渊父子。司马懿进入襄平城之后,下令杀死城内公卿以下大小官员和军人百姓共七

千多人，积尸封土，筑成京观。于是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个郡全部平定。

公孙渊将要反叛时，他的将军纶直、贾范等人苦苦劝阻，公孙渊把他们全都杀死。司马懿于是重新对纶直等人的坟墓培土加高，让他子孙作官显扬，又把公孙渊的叔父公孙恭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中国人愿意返回故乡者，完全听其自便。于是班师回朝。

当初，公孙渊的哥哥公孙晃作为公孙恭的人质在洛阳，在公孙渊未反叛之前，公孙晃多次向魏反映公孙渊将要反叛，想让魏国讨伐公孙渊；到公孙渊叛乱时，魏明帝不忍心在市场上杀掉公孙晃，想派人到监狱杀死他。廷尉高柔上疏说："臣私下听说公孙晃以前多次主动反映，报告公孙渊有反叛的迹象，他虽然是公孙渊这一凶犯的亲属，考虑他的本心可以宽恕他。孔子能体谅司马牛的忧惧，祁奚能指明叔向的没有罪过，这都是古代的美善义行。臣认为公孙晃如果真的事先有所报告，就应该饶恕他的死罪；如果他自己没有报告，便应在市场上斩首示众。现在宽大则不赦免他的死罪，严惩又不揭露他的罪行，关闭在牢狱中，让他自杀，四方的人观察我国，或许将对这种处置方法有所怀疑了。"魏明帝不听，竟然派使者带去拌有金屑的酒让公孙晃及其妻子儿女喝下而毒死，又赏赐给公孙晃等人棺材寿衣，在宅院内殡敛入棺。

8 九月，吴国把年号改为赤乌。

9 吴步夫人卒。

初，吴主为讨虏将军，在吴[1]，娶吴郡徐氏；太子登所生庶贱，吴主令徐氏母养之。徐氏妬，故无宠。及吴主西徙，徐氏留处吴；而临淮步夫人宠冠后庭，吴主欲立为皇

后,而群臣议在徐氏,吴主依违者十余年。会步氏卒,群臣奏追赠皇后印绶。徐氏竟废,卒于吴。

10 吴主使中书郎吕壹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壹因此渐作威福,深文巧诋,排陷无辜,毁短大臣,纤介必闻。太子登数谏,吴主不听,群臣莫敢复言,皆畏之侧目。

壹诬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谤讪国政,吴主怒,收嘉,系狱验问。时同坐人皆畏怖壹,并言闻之。侍中北海是仪独云无闻,遂见穷诘累日,诏旨转厉,群臣为之屏息。议曰:"今刀锯已在臣颈,臣何敢为嘉隐讳,自取夷灭,为不忠之鬼!顾以闻知当有本末。"据实答问,辞不倾移,吴主遂舍之;嘉亦得免。

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浚忧壹乱国,每言之,辄流涕。壹白丞相顾雍过失,吴主怒,诘责雍。黄门侍郎谢厷语次问壹:"顾公事何如?"壹曰:"不能佳。"厷又问:"若此公免退,谁当代之?"壹未答。厷曰:"得无潘太常得之乎?"壹曰:"君语近之也。"厷曰:"潘太常常切齿于君,但道无因耳。今日代顾公,恐明日便击君矣!"壹大惧,遂解散雍事。潘浚求朝,诣建业,欲尽辞极谏,至,闻太子登已数言之,而不见从;浚乃大请百寮,欲因会手刃杀壹,以身当之,为国除患。壹密闻知,称疾不行。

西陵督步骘上疏曰[2]:"顾雍、陆逊、潘浚,志在竭诚,寝食不宁,念欲安国利民,建久长之计,可谓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监其所司,课其殿最。此三臣思虑不到则已,岂敢欺负所天乎!"

左将军朱据部曲应受三万缗，王王遂诈而受之。壹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于杖下；据哀其无辜，厚棺敛之，壹又表据吏为据隐，故厚其殡。吴主数责问据，据无以自明，藉草待罪；数日，典军吏刘助觉，言王遂所取。吴主大感悟，曰："朱据见枉，况吏民乎！"乃穷治壹罪，赏助百万。

丞相雍至廷尉断狱，壹以囚见。雍和颜色问其辞状，临出，又谓壹曰："君意得无欲有所道乎？"壹叩头无言。时尚书郎怀叙面詈辱壹，雍责叙曰："官有正法，何至于此！"有司奏壹大辟，或以为宜加焚裂，用彰无恶。吴主以访中书令会稽阚泽，泽曰："盛明之世，不宜复有此刑。"吴主从之。

壹既伏诛，吴主使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因问时事所当损益。礼还，复有诏责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曰："袁礼还云：'与子瑜、子山、义封、定公相见，并咨以时事当有所先后，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陈，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见礼，泣涕恳恻，辞旨辛苦，至乃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闻之怅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圣人能无过行，明者能自见耳。人之举措，何能悉中？独当己有以伤拒众意，忽不自觉，故诸君有嫌难耳。不尔，何缘乃至于此乎？与诸君从事，自少至长，发有二色，以谓表里足以明露，公私分计足用相保，义虽君臣，恩犹骨肉，荣福喜戚，相与共之。忠不匿情，智无遗计，事统是非，诸君岂得从容而已哉！同船济水，将谁与易！齐桓有善，管子未尝不叹，有过未尝不谏，谏而不得，终谏不止。今孤自省无桓公

之德，而诸君谏诤未出于口，仍执嫌难；以此言之，孤于齐桓良优，未知诸君于管子何如耳！”

11 冬，十一月，壬午，以司空卫臻为司徒，司隶校尉崔林为司空。

12 十二月，汉蒋琬出屯汉中③。

13 乙丑，帝不豫。

14 辛巳，立郭夫人为皇后。

【注释】

①吴：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

②西陵：郡名，治所在今湖北宜昌。

③汉中：郡名，治所在今陕西汉中。

【译文】

9 吴主孙权的步夫人去世。

当初，吴主孙权担任讨虏将军，驻扎在吴郡，娶了吴郡徐氏的女儿为妻；太子孙登的母亲出身微贱，吴大帝命徐氏做孙登的母亲来抚养他。徐氏妬嫉，因此不受宠爱。到吴大帝西迁到武昌任职，徐氏留下住在吴郡；而临淮人步夫人在后宫中最受宠爱，吴大帝想把步夫人立为皇后，但群臣的意见倾向在徐氏一边，吴大帝因此犹豫不决十几年。这时步夫人死了，大臣们奏请对步夫人追赠皇后的印绶。徐氏竟被废黜，死在吴郡。

10 吴主让中书郎吕壹掌管各官府及各州郡奏上的文书，吕壹因此逐渐仗势作威作福，引用法律条文进行狡诈诋毁，排挤陷害无罪的人，诽谤攻击大臣，一点点小事也要报告吴主。太子孙登多次劝谏，主上不听，群臣没人敢再说话，都畏惧吕壹，不敢正视他。

吕壹诬告原江夏太守刁嘉诽谤国政，吴主发怒，逮捕刁嘉，关

进监狱进行审问。当时牵连到的人害怕吕壹，都说听到了刁壹诽谤的话。侍中北海人是仪独说没听到，于是连续多日进行追问，大帝下诏旨意变得更加严厉，群臣替他担心，大气也不敢喘。是仪说："现在刀锯已架在臣的脖子上，臣怎敢替刁嘉隐瞒，自取灭族之祸，做不忠之鬼！但要交待我所知道的情况应该有根据。"他据实回答审问，言辞不作改变，吴主于是放了他。刁嘉也得以免罪。

吴国的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浚担心吕壹搞乱国家，每次谈到此事，总是流泪。吕壹向吴主报告丞相顾雍的过错，吴主生气，责问顾雍。黄门侍郎谢厹谈话中问吕壹："顾公的事怎么样？"吕壹说："不能有好结果。"谢厹又问："如果此公罢免退职，谁当代替他？"吕壹未回答。谢厹说："潘太常不能得到这个职位吗？"吕壹半天才说："你的话八九不离十。"谢厹说："潘太常常对你切齿仇恨，今天取代了顾公，恐怕明天就会打击你了。"吕壹大为恐惧，于是不再向主上提顾雍的事。潘浚要求进京朝见，前往建业，打算详尽地极力向孙权进谏，到建业之后，听说太子孙登已经多次进言，但大帝并不听从；潘浚于是大请百官，打算趁机在宴会上亲手杀死吕壹，而由自己承担罪名，为国家除去祸害。吕壹暗中得到消息，称病不去参加宴会。

西陵督步骘上疏说："顾雍、陆逊、潘浚，志在竭尽忠诚，寝食不安，一心打算安国利民，谋求国运长久的办法，可以说是国家的心腹栋梁大臣了。应对他们分别委任职务，不让其他官员监视他们所主管的事，督促检查他们事前事后的工作。这三位大臣考虑不周是会有的，但哪里敢欺骗辜负天子呢！"

左将军朱据的私人军队应领取三万串钱，工匠王遂冒诈领取了这些钱。吕壹怀疑朱据真领取了钱，就审问朱据部下主管此事的官吏，并把他拷打至死。朱据为他无罪而死哀伤，用厚棺木敛葬他，吕壹又报告说朱据的属吏为朱据隐瞒，所以朱据才为他厚加殡葬。

吴大帝多次责问朱据，朱据无法表白自己，就睡在草上等待惩罚；几天后，典军吏刘助发觉了，说钱被王遂领去。吴大帝大为感悟，说："朱据都被冤枉，何况小官吏与老百姓呢！"于是彻底查处吕壹的罪过，赏给刘助百万钱。

丞相顾雍到廷尉府来断案，吕壹以囚犯身份来见。顾雍脸色温和地审问吕壹的口供，临走时又对吕壹说："你心里难道不想说点什么吗？"吕壹叩头而不说话。当时尚书郎怀叙当面辱骂吕壹，顾雍责备怀叙说："国家有严正的法律，为什么要这样做！"有关部门奏请对吕壹处以大辟的刑罚，有人认为应对吕壹施加焚烧分尸的刑罚，以表明国家对元凶的严惩。吴主因此向中书令会稽人阚泽咨询，阚泽说："在兴盛开明的时代，不宜再有这种刑罚。"吴主听从了这个意见。

吕壹伏罪被杀之后，吴主派中书郎袁礼向诸位大将告谢，并顺便询问对当时的国事应如何改进。袁礼返回，又有诏书责备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人说："袁礼回来说：'与诸葛子瑜、步子山、朱义封、吕定公相见，并咨询国事应以何事为先何事为后，但各位都借口不掌管民事，不肯有所陈述，全推到陆逊、潘浚身上。陆逊、潘浚见到袁礼，哭泣流涕恳切悲恻，言词及其心意都为国事担忧，以至于充满危惧之情，有不能自安之心。'我听说之后为之惆怅，自己深深地感到怪异。为什么呢？只有圣人能没有错误行为，只有明智的人能见到自己的过失。人们的行为，怎能全部正确！只有当自己伤害和拒绝了众人的心意时，自己却疏忽而不能自我觉察，所以各位才有所顾忌难以开口。不然，为什么竟到了这个地步呢？我与各位共事，从小到大，现在都头发斑白了，自认为外表内心都足以开诚布公，公事私事的商讨计议都足以相互信赖，名义上虽是君臣关系，恩情上仍如亲生骨肉兄弟一样，无论荣耀、福禄、喜悦、悲戚，都与你们共同分享。在忠诚上则不隐藏心中的看法，在智谋上则不保留谋略，事情的是非我们一起承担，各位怎能悠然不关心呢！乘

同一条船过河，还能跟谁交换意见呢！齐桓公有好的地方，管子未尝不赞叹，齐桓公有不对的地方，管子未尝不批评，批评而不能改正，就批评到底而不停止。现在我反省自己没有齐桓公的品德，而诸位的批评未曾出口，仍然顾忌为难；由此说来，我比齐桓公实际要好，不知道诸位比管子又是怎样！”

11 冬，十一月，二十五日，魏国任命司空卫臻为司徒，任命司隶校尉崔林为司空。

12 十二月，蜀汉蒋琬出兵屯扎汉中。

13 初八，魏明帝患病。

14 二十四日，魏明帝立郭夫人为皇后。

15 初，太祖为魏公，以赞令刘放、参军事孙资皆为秘书郎[1]。文帝即位，更名秘书曰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遂掌机密。帝即位，尤见宠任，皆加侍中、光禄大夫，封本县侯[2]。是时，帝亲览万机，数兴军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会议，常令决其是非，择而行之。中护军蒋济上疏曰：“臣闻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动，陛下卓然自览万机，莫不祗肃。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权在下，则众心慢上，势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愿无忘之于左右，左右忠正远虑，未必贤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亡之。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傥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时而向之。一有此端，私

招朋援,臧否毁誉,必有所兴,功负赏罚,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达,因微而入,缘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复猜觉。此宜圣智所当早闻,外以经意,则形际自见;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适以闻。臣窃亮陛下潜神默思,公听并观,若事有未尽于理而物有未周于用,将改曲易调,远与黄、唐角功,近昭武、文之绩,岂牵近习而已哉!然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当有所付;若委之一臣,自非周公旦之忠,管夷吾之公,则有弄权败官之敝。当今柱石之士虽少,至于行称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职,可并驱策,不使圣明之朝有专吏之名也!"帝不听。

及寝疾,深念后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为大将军,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爽,真之子;肇,休之子也。帝少与燕王宇善,故以后事属之。

刘放、孙资久典机任,献、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栖树,二人相谓曰:"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放、资惧有后害,阴图间之。燕王性恭良,陈诚固辞。帝引放、资入卧内,问曰:"燕王正尔为?"对曰:"燕王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谁可任者?"时惟曹爽独在侧,放、资因荐爽,且言:"宜召司马懿与相参。"帝曰:"爽堪其事不?"爽流汗不能对。放蹑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帝从放、资言,欲用爽、懿,既而中变,敕停前命;放、资复入见说帝,帝又从之。放曰:"宜为手诏。"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床,

执帝手强作之，遂赍出，大言曰："有诏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甲申，以曹爽为大将军。帝嫌爽才弱，复拜尚书孙礼为大将军长史以佐之。

是时，司马懿在汲[3]，帝令给使辟邪赍手诏召之[4]。先是，燕王为帝画计，以为关中事重，宜遣懿便道自轵关西还长安[5]，事已施行。懿斯须得二诏，前后相违，疑京师有变，乃疾驱入朝。

【注释】

①赞：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永城。

②本县：刘放是方城县（治所在今河北固安）人，孙资是中都县（治所在今山西榆次）人。

③汲：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汲县。

④辟邪：给使的别名。

⑤轵关：关塞名，在今河南济源北太行山中。

【译文】

15 当初，魏太祖曹操还是魏公时，任命赞县县令刘放、参军事孙资都担任秘书郎。魏文帝即位后，把秘书省改名为中书省，任命刘放担任秘书监，孙资担任秘书令，于是二人掌管了机密工作。魏明帝即位后，此二人特别受到宠信，都加官侍中、光禄大夫，封为本县的县级侯爵。这个时期，魏明帝亲理万机，多次出动军队作战，核心的机密工作，都由此二人掌管。每次遇有重大事务，朝臣们聚会商议，常常让此二人判决是非，选择方案然后施行。中护军蒋济上疏说："臣听说大臣权势太重的话，国家就很危险，皇帝身边的人太亲信的话，皇帝本人就要受到蒙蔽，这是自古以来的戒条。以往大臣掌管朝政，朝廷内外为之骚动不安；陛下现在亲理国政，十分圣明，

大臣们无不敬肃。太臣们不是不忠诚,但威权落在大臣手中,则大众的心里就会不对皇上恭敬畏服,这是势所必然。陛下既然已经觉察了大臣把握大权的坏处,希望也别忘记身边的人掌管大权的弊病,身边的人在忠诚正直眼光远大方面,示必超过大臣,至于逢迎谄媚以迎合讨好,或许能比大臣更巧妙。现在宫外的人们口中,总是提到'中书',即使身边的人恭敬谨慎,不敢与宫外的人员交结来往,然而只要有了这个名气,仍然会让世俗之人感到迷惑。何况他们实际掌握国事的机要,天天在陛下眼前,倘若他们趁陛下疲倦的时候,对国事进行了安排裁决,大臣们见他们能改变事态,也就会趁机去逢迎讨好他们。一旦有了这种情况,则私人之间互相结党声援,按小集团的利益褒贬评价大臣,就必定也会产生,对于大臣的评功定罪赏赐惩罚,也必定会随意改变,于是坚持走正直路线以求上进的人或许被压抑在下,而巴结逢迎的人反而官运亨通,借着细微的机会巴结讨好陛下,形成显著的权势而对外运用,陛下心里对他们亲近信任,不再会警觉防备这种情况。陛下应当早早预有了解,再加上用心注意,则自会发现迹象和表现;臣担心朝臣们害怕说话不合陛下的心意而受到陛下身边亲信的怨恨,无法让陛下听到这种意见。臣私下十分明白陛下心中在暗暗思考,对一切都会听到看到,如果事情有不合理而人物有未能适当任用的话,陛下将会改弦易辙,可远与黄帝、唐尧比试功绩,近可光大武帝、文帝的勋业,哪里会被身边的亲信糊弄呢!但是君主不可能全部处理天下事务,必须要把事务交付给其他人;如果交付给一个大臣,若这个人没有周公旦的忠诚,管夷吾的公正,则会有玩弄权势破坏国事的弊病。当今堪称柱石的人才虽然不多,但有不少人品行受到一州称誉,智能可胜任一个职务,对陛下忠信尽力,各奉其职,对这些人可以一并加以任用,不让圣明之朝还有专横权吏的名声!"魏明帝不听。

等到魏明帝病重时,为身后之事深为忧虑,于是任命武帝的儿

子燕王曹宇担任大将军，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人共同辅助国政。曹爽，是曹真的儿子；曹肇，是曹休的儿子。魏明帝从小与燕王曹宇友善，所以把后事托付给他。

刘放、孙资长期掌管国家机要，夏侯献、曹肇心怀不满；宫中有鸡栖息在树上，夏侯献和曹肇相互谈论说："这也很久了，看他还能有多久！"刘放、孙资害怕以后有祸害，暗中计划离间魏明帝对夏侯献和曹肇二人的信任。燕王曹宇性情恭敬温良，对魏明帝的嘱托，诚心诚意地坚持辞让。魏明帝召刘放、孙资进入卧房内，问道："燕王为何这样推辞？"二人回答说："燕王确实自知不能接受这一重大任命，所以如此推让。"魏明帝说："谁能担当这一重任？"当时只有曹爽一人在明帝身边，刘放、孙资于是推荐曹爽，并且说："宜召回司马懿与他共同参政。"明帝说："曹爽能胜任这件事吗？"曹爽紧张得流汗不能回答。刘放踩曹爽的脚，附在耳边说："臣以死保护社稷。"明帝听从刘放、孙资的话，打算任用曹爽、司马懿，之后又变卦，下令停止前面的决定；刘放、孙资又进卧房劝说明帝，明帝又听从了他们。刘放说："宜写份手诏。"明帝说："我非常疲倦，不能亲笔书写。"刘放就上了床，抓住明帝的手强行写下，于是把手诏带到外面，大声说："有诏免去燕王曹宇等人的官职，不得停留在宫中。"曹宇等人都流着泪出宫。甲申日，任命曹爽为大将军。明帝嫌曹爽才能不够，又任命尚书孙礼担任大将军长史以佐助曹爽。

当时，司马懿在汲县，明帝命令给使辟邪带着手诏召回他。在此之前，燕王为明帝谋划计策，认为关中的事情十分重要，应派司马懿走小路从轵关西返长安，事情已经实施。司马懿短时间内收到两个诏书，前后二诏意思相反，他怀疑京师发生事变，于是急忙驱马回京。

三 年

1 春,正月,懿至,入见,帝执其手曰:"吾以后事属君,君与曹爽辅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见,无所复恨矣!"乃召齐、秦二王以示懿,别指齐王芳谓懿曰:"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又教齐王令前抱懿颈。懿顿首流涕。是日,立齐王为皇太子。帝寻殂。

帝沈毅明敏,任心而行,料简功能,屏绝浮伪。行师动众,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强识,虽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迹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经耳目,终不遗忘。

孙盛论曰:闻之长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发垂地,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断。初,诸公受遗辅导,帝皆以方任处之[1],政自已出。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其伟也。然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2],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悲夫!

2 太子即位,年八岁;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加曹爽、司马懿侍中,假节钺[3],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4]。诸所兴作宫室之役,皆以遗诏罢之。

爽、懿各领兵三千人更宿殿内,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咨访,不敢专行。

初,并州刺史东平毕轨及邓飏、李胜、何晏、丁谧皆有才名[5],而急于富贵,趋时附势,明帝恶其浮华,皆抑而不用。曹爽素与亲善,及辅政,骤加引擢,以为腹心。晏,进之

孙；谧，斐之子也。晏等咸共推戴爽，以为重权不可委之于人。丁谧为爽画策，使爽白天子发诏，转司马懿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爽从之。二月，丁丑，以司马懿为太傅，以爽弟羲为中领军、训为武卫将军、彦为散骑常侍、侍讲，其余诸弟皆以列侯侍从，出入禁闼，贵宠莫盛焉。

爽事太傅，礼貌虽存，而诸所兴造，希复由之。爽徙吏部尚书卢毓为仆射，而以何晏代之，以邓飏、丁谧为尚书，毕轨为司隶校尉。晏等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违忤者罢退，内外望风，莫敢忤旨。黄门侍郎傅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躁，铦巧好利[8]，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免嘏官。又出卢毓为廷尉，毕轨又枉奏毓免官，众论多讼之，乃复以为光禄勋。孙礼亮直不挠，爽心不便，出为扬州刺史。

3 三月，以征东将军满宠为太尉。

4 夏，四月，吴督军使者羊道击辽东守将，俘人民而去。

5 汉蒋琬为大司马，东曹掾犍为杨戏，素性简略，琬与言论，时不应答。或谓琬曰："公与戏言而不应，其慢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7]，古人所诫。戏欲赞吾是邪，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又督农杨敏尝毁琬曰："作事愦愦，诚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请推治敏，琬曰："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主者乞问其愦愦之状，琬曰："苟其不如，则事不理，事不理，则愦愦矣。"后敏坐事系狱，众人犹惧

其必死，琬心无适莫[38]，敏得免重罪。

6 秋，七月，帝始亲临朝。

7 八月，大赦。

8 冬，十月，吴太常潘浚卒。吴主以镇南将军吕岱代浚，与陆逊共领荆州文书。岱时年已八十，体素精勤，躬亲王事，与逊同心协规，有善相让，南土称之。

十二月，吴将廖式杀临贺太守严纲等[39]，自称平南将军，攻零陵、桂阳[40]，摇动交州诸郡[41]，众数万人。吕岱自表辄行，星夜兼路，吴主遣使追拜交州牧，及遣诸将唐咨等络绎相继，攻讨一年，破之，斩式及其支党，郡县悉平。岱复还武昌[42]。

9 吴都乡侯周胤将兵千人屯公安[43]，有罪，徙庐陵[44]；诸葛瑾、步骘为之请。吴主曰："昔胤年少，初无功劳，横受精兵，爵以侯将，盖念公瑾以及于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后告谕，曾无悛改。孤于公瑾，义犹二君，乐胤成就，岂有已哉！迫胤罪恶，未宜便还，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间，苟使能改，亦何患乎！"

瑜兄子偏将军峻卒，全琮请使峻子护领其兵。吴主曰："昔走曹操，拓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闻峻亡，仍欲用护。闻护性行危险，用之适为作祸，故更止之。孤念公瑾，岂有已哉！"

10 十二月，诏复以建寅之月为正。

【注释】

①方任：担任一个方面的总长官，此指让曹休镇守淮南，曹真镇守关中，司马懿屯守宛城。

②维城之基：维城，出自《诗经·大雅·板》，原意指连结城垣以保护国家，比喻依靠同宗族的子弟为城垣，维护帝室的巩固。

③假节钺：把象征天子权力的符节和斧钺借给某位大臣，以示天子全权授命，此大臣可代表天子行使权力。

④录尚书事：主管尚书省的事务，表示国家最高行政事务的权力掌握在手。

⑤并州：州名，治所在今山西太原。　东平：县名，治所在今山东东平。

⑥铦(xiān 先)巧：铦是锋利、锐利之义，铦巧意为精明巧妙。

⑦面从后言：出自《尚书·益稷》："汝无面从，退有后言。"面从后言，是说当面顺从，背后却说些不同的意见。

⑧适莫：《论语·里仁》："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无适无莫，是说无可无不可，并不固执一点。

⑨临贺：郡名，治所在今广西贺县。

⑩零陵：郡名，治所在今湖南零陵。　桂阳：郡名，治所在今湖南郴州。

⑪交州：州名，治所在今广东广州。

⑫武昌：郡名，治所在今湖北鄂城。

⑬公安：县名，治所在今湖北公安。

⑭庐陵：郡名，治所在今江西吉安。

【译文】

三年(己未，公元 239 年)

1 春，正月，司马懿到达京师，入宫朝见魏明帝，明帝拉住他的手说："我把后事托付给你，你和曹爽辅助幼子，死去才可以忍受，吾忍着不死来等你，能相见，再也没有遗恨了！"于是召来齐王、秦王给司马懿看，另外指着齐王曹芳对司马懿说："这就是幼子，你仔细看清楚，不要弄错了！"又叫齐王曹芳上前抱住司马懿的脖子。司马懿叩头流泪。当天，立齐王为皇太子。明帝不一会儿就逝世了。

魏明帝性格深沉、刚毅、聪明、敏锐，能按自己心意行动，识别选拔有功劳有能力的人，不起用浮华虚伪的人。每当调动军队出兵征伐，讨论裁决大事，谋臣和将相们都佩服明帝的宏大战略部署。他天性记忆力特别强，虽然是身边的小臣，不论是他们的官职、性格、品行，还是名声、行为和所做的事，以及他们的父、兄、子弟，只要眼见或耳闻一次，始终不会忘记。

孙盛评论说：从长老那里听说，魏明帝天性出类拔萃，站着时头发一直垂到地面，口吃很少说话，但深沉、刚毅、果断。当初诸位公卿接受魏文帝的遗诏来辅助引导明帝，明帝把他们都安排到各地的长官位置上，国家政事由自己裁决。他对大臣优待尊礼，能宽容善良正直的人，虽然大臣对他当面不客气地极力劝谏，但从不加以杀戮迫害，他统率群臣的度量就像这样伟大。但他没考虑要树立美德而留下好的风尚，不注意巩固帝室的基础，以至于使大权旁落，皇家权力无人捍卫，可悲啊！

2 魏国太子即位称帝，年八岁；宣布大赦。尊奉皇后为皇太后，给曹爽、司马懿加官侍中，借给他们天子的符节和斧钺，总管京都及地方的各支部队，兼管尚书省的事务。以前开工的宫殿建筑工程，都以明帝遗诏的名义下令停止。

曹爽、司马懿各率三千兵士轮着在宫内值夜守卫，曹爽因司马懿的年龄、职位一直比自己高，平常像对父亲一样对待司马懿，每有大事都向司马懿请教，不敢自己做主施行。

当初，并州刺史东平人毕轨和邓飏、李胜、何晏、丁谧都有才能出众的美名，但都急于追求富贵，赶时尚，依附权势，明帝厌恶他们的浮华习气，都压着不加任用。曹爽一直与他们关系亲密，到自己辅政时，对他们突然加以提拔，当作自己的心腹。何晏，是何进的孙子；丁谧，是丁斐的儿子。何晏等人都共同推戴曹爽，认为大权不能交给别人。丁谧替曹爽谋划计策，让曹爽说服天子发布诏书，把司马懿改封为太傅，表面上以太傅的名号尊崇他，实际想让尚书省奏

请国事时先通过曹爽，以此得以控制实权。曹爽听从了这个意见。二月，二十一日，任命司马懿为太傅，任命曹爽的弟弟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曹彦为散骑常侍、侍讲，其余诸弟都以列侯身份侍从天子，出入宫廷，尊贵恩宠没人比得上他们。

曹爽对待太傅司马懿，礼貌虽然照旧，但各种工程的兴建，很少再请示太傅。曹爽把吏部尚书卢毓调任为仆射，而以何晏代卢毓担任吏部尚书，任命邓飏、丁谧为尚书，毕轨为司隶校尉。何晏等人仗势用事，附会他们的人就提升，违逆他们的人就罢免，朝廷内外的官员们都望风使舵，没人敢违抗他们的意旨。黄门侍郎傅嘏对曹爽的弟弟曹羲说："何晏外表文静而内心躁动，爱好名利而手段精巧，不考虑从根本上努力，我怕他必定先迷惑你们兄弟，将使仁人远避而朝政荒废！"何晏等人于是与傅嘏关系恶化，借着一些小事罢免了傅嘏的官职。又把卢毓调出宫廷担任廷尉，毕轨又诬告卢毓而罢免卢毓的官职，但众人的舆论多指责这种做法，于是又让卢毓担任光禄勋。孙礼光明正大不屈从他们，曹爽的私心不便放纵，就把孙礼调出朝廷去担任扬州刺史。

3 三月，魏任命征东将军满宠为太尉。

4 夏，四月，吴国督军使者羊道攻击魏国的辽东守将，俘虏当地的百姓后撤回。

5 蜀汉蒋琬担任大司马，东曹掾犍为人杨戏，平素性情简略不重礼节，蒋琬与杨戏谈话，杨戏时常不回答。有人对蒋琬说："公与杨戏说话而他不理睬，傲慢得太过分了！"蒋琬说："人心不同，各自像他们的面孔一样不能划一，有人当面顺从背后乱说，这是古人的告诫。杨戏要是赞同我的意见呢，就不合乎他的本意；要是反驳我的话，则又宣扬了我的不对，所以他才沉默不语，这是杨戏的痛快之处。"另外督农杨敏曾经批评蒋琬。"作事糊涂，实在赶不上以前的人。"又有人向蒋琬报告此事，主事的官吏请求审理杨敏，蒋琬说："我真的不如以前的人，没有可以审问的。"主事官请问他是如何糊

涂的，蒋琬说："如果不如前任，则政事就治理不好，政事治理不好，就是糊涂了。"后来杨敏因事被关进监狱，大家都担心他这回是死定了，蒋琬对他却是不加追究，杨敏得以避免处以重罪。

6 秋，七月，魏国小皇帝开始亲临朝政。

7 八月，魏国大赦天下。

8 冬，十月，吴国太常潘浚去世。吴主用镇南将军吕岱代替潘浚，与陆逊一同掌管荆州的事务。吕岱这年已八十岁，一向精干尽力，亲自处理国事，与陆逊同心协力，有成绩却相互推让，南方的人都称赞他们。

十二月，吴国将领廖式杀死临贺太守严纲等人，自称平南将军，攻击零陵、桂阳等地，使得交州各郡大为惊慌，他有部队数万人。吕岱自己上书后就出发了，星夜赶路，吴大帝派使者追上他封为交州牧，又派将领唐咨等人接连不断地增援吕岱，攻击讨伐了一年，打败叛军，杀死廖式及其属党，交州各个郡县全部平定。吕岱又返回武昌。

9 吴国都乡侯周胤率兵一千人驻在公安县，有罪行，迁徙到庐陵；诸葛瑾、步骘替他求情。吴主说："从前周胤年轻，开始并无功劳，平白无故就让他率领精兵，还封他侯将的爵位，这都是怀念周公瑾才对他如此。但周胤仗恃这一点，酗酒过度，自我放纵，先后多次告谕他，可不曾改过。我对于周公瑾，在情义上与对待您二位一样，高兴周胤能有所成就，难道这种心意会终止吗！但迫于周胤的罪行，不宜就让他回来，并且想让他受受苦，使他自己明白道理。周胤做为公瑾的儿子，又有您二位在中间，假使他能改正过错，又担心什么呢！"

周瑜哥哥的儿子周峻是吴国的偏将军，此时不幸去世，全琮请求让周峻的儿子周护继续统领周峻的部队。吴主说："从前打败曹操，占领荆州开拓国土，都是公瑾的功劳，一直不能忘记。刚听说周峻去世的时候，仍想任用周护。但听说周护的性情品行凶暴不可

靠，用了他正好使他闯祸，所以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怀念公瑾，哪里会有终止的时候！”

10 十一月，魏国下诏又以建寅之月为正月。

邵陵厉公上[1]

正始元年

1 春，旱。

2 越嶲蛮夷数叛汉[2]，杀太守，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寄治安定县，去郡八百余里。汉主以巴西张嶷为越嶲太守，嶷招慰新附，诛讨强猾，蛮夷畏服，郡界悉平，复还旧治。

3 冬，吴饥。

二 年

1 春，吴人将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于吴主曰：“今天弃曹氏，丧诛累见[3]，虎争之际而幼童莅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乱侮亡，宜涤荆、扬之地，举强羸之数，使强者执戟，羸者转运。西命益州[4]，军于陇右，授诸葛瑾、朱然大众，直指襄阳[5]，陆逊、朱桓别征寿春[6]，大驾入淮阳[7]，历青、徐。襄阳、寿春，困于受敌，长安以西，务御蜀军，许、洛之众，势必分离，椅角并进，民必内应。将帅对向，或失便宜，一军败绩，则三军离心；便当秣马脂车，陵蹈城邑，乘胜逐北，以定华夏。若不悉军动众，循前轻举，则不足大用，易于屡退，民疲威消，时往力竭；非上策也。”吴主不能用。

夏，四月，吴全琮略淮南，决芍陂[8]，诸葛恪攻六安[9]，

朱然围樊[10]，诸葛瑾攻柤中[11]。征东将军王凌、杨州刺史孙礼与全琮战于芍陂，琮败走。荆州刺史胡质以轻兵救樊，或曰："贼盛，不可迫。"质曰："樊城卑兵少，故当进军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临围，城中乃安。

2 五月，吴太子登卒。

3 吴兵犹在荆州，太傅懿曰："柤中民夷十万，隔在水南，流离无主，樊城被攻，历月不解，此危事也，请自讨之。"六月，太傅懿督诸军救樊；吴军闻之，夜遁，追至三州口[12]，大获而还。

4 闰月，吴大将军诸葛瑾卒。瑾太子恪先已封侯[13]，吴主以恪弟融袭爵，摄兵业，驻公安。

5 汉大司马蒋琬以诸葛亮数出秦川[14]，道险、运粮难，卒无成功，乃多作舟船，欲乘汉、沔东下[15]，袭魏兴、上庸[16]。会旧疾连动，未时得行。汉人咸以为事有不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汉主遣尚书令费祎、中监军姜维等喻指。琬乃上言："今魏跨带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东西并力，首尾掎角，虽未能速得如志，且当分裂蚕食，先摧其支党。然吴期二三，连不克果。辄与费祎等议，以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且羌、胡乃心思汉如渴，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若维征行，御制河右，臣当帅军为维镇继。今涪水陆四通[17]，惟急是应，若东西有虞，赴之不难，请徙屯涪。"汉主从之。

6 朝廷欲广田畜谷于扬、豫之间，使尚书郎汝南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18]。艾以为："昔太祖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19]。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出

征，运兵过半，功费巨亿。陈、蔡之间[20]，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21]，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什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益开河渠以增溉灌，通漕运。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22]，六、七年间，可积二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岁，始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兴军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余而无水害。

7 管宁卒。宁名行高洁，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导人于善，人无不化服。及卒，天下知与不知，无不嗟叹。

【注释】

①邵陵厉公：即魏国的齐王曹芳，明帝去世后，他即位为帝，后被司马氏废黜，仍为齐王。晋代魏后，把他封为邵陵县公，死后谥号"厉"，故称邵陵厉公。这是站在晋的立场上标明这一称号。

②越嶲：郡名，治所在今四川越西。

③丧诛：丧指魏文帝、明帝相继去世，诛指上天的诛罚。当时人认为帝王之死是天的诛罚。

④益州：州名，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原为汉朝的一个州，当时为蜀汉占据，因此益州就指蜀汉。

⑤襄阳：郡名，治所在今湖北襄樊。

⑥寿春：郡名，治所在今安徽寿县。

⑦淮阳：指淮水以北地区。

⑧芍陂：古代一处水利设施，在今安徽寿县南三十公里。

⑨六安：县名，治所在今安徽六安。

⑩樊：县名，治所在今湖北樊城县。

⑪租(jū居)中：地名，在今湖北南漳。

⑫三州口：地名，在今湖北黄陂东。

⑬太:疑"长"之误。

⑭秦川:指关中地区。

⑮汉、沔:汉水、沔水,从陕西南部流向湖北。

⑯魏兴:县名,治所在今陕西安康。　上庸:县名,治所在今湖北竹山。

⑰涪:县名,治所在今四川绵阳。

⑱陈:陈县,治所在今河南淮阳。　项:项县,治所在河南项城。

⑲许都:即许昌,在今河南许昌。

⑳蔡:蔡县,治所在今河南上蔡。

㉑并水:指汝水、颍水、淌水等河流,都向东流入淮河。

㉒斛(hú 胡):容量单位,十斗为一斛。

【译文】

邵陵厉公上

正始元年(庚申,公元240年)

1 春,魏国发生旱灾。

2 越嶲族多次背叛蜀汉,杀死太守,此后太守不敢到郡治上任,把治所暂寄在安定县,离郡治八百多里。汉主刘禅任命巴西人张嶷担任越嶲太守,张嶷招降安抚新近依附的少数族百姓,诛杀讨伐豪强及暴徒,少数族畏惧而顺服,全郡境内全部平定,于是又把治所迁回原来的地方。

3 冬,吴国发生饥荒。

二年(辛酉,公元241年)

1 春季,吴国人将要攻击魏国。零陵太守殷札对吴主说:"现在上天抛弃曹氏,多次使之死亡以示诛伐,在猛虎相争之际魏国却以幼童管理国家。陛下亲自率军,攻取混乱的敌国,羞辱将要灭亡的敌人,应荡涤荆州、扬州地区,把军队士兵按身体强弱分开,让强壮者手拿武器去攻杀,让体弱者运输粮草。西方命令益州,让他们出军陇右,授给诸葛瑾、朱然大军,直指襄阳,让陆逊、朱桓另外出征寿春,皇帝大驾进入淮水以北,经历青州、徐州地区。襄阳、寿春,因受

到包围而困窘，长安以西，又要拼命抵抗蜀军，许昌、洛阳的军队，势必分散到东西二方，我军则成椅角之势，齐头并进，中原民众必定在魏国内部响应。双方将帅对阵，或有人出现失误，一支部队战败，则三军都会士气大落；那时我军就应喂饱马备好车，踏平城邑，乘胜追击败退的敌军，以此平定华夏。如果不发动全国兵力，还像以前那样只出动少数兵力，则不能取得大战果，而容易多次败退，这样就使百姓疲劳而国威消失，时间已经过去而国力竭尽，不是好办法。"吴大帝不能采纳这个建议。

夏，四月，吴国全琮侵入淮南地区，挖开芍陂的堤坝，诸葛恪进攻六安，朱然包围樊城，诸葛瑾进攻柤中。魏国征东将军王凌、扬州刺史孙礼与全琮在芍陂开战，全琮战败逃走。魏国荆州刺史胡质率轻装部队救援樊城，有人说："贼军势盛，不能逼得太近。"胡质说："樊城城墙低矮，兵力又少，所以应当进军做他们的外援，不然的话，樊城就危险了。"于是率军逼临包围圈，城内守军见有外援，于是安定下来。

2 五月，吴国的太子孙登去世。

3 吴国军队还在荆州，太傅司马懿说："柤中的百姓有十万人，现在隔离在河南，流离失所，没有君主，樊城受攻，过了一个月还未解围，这是很危急的事，请求让我亲自出征讨伐。"六月，太傅司马懿督率各军救援樊城；吴军听到这个消息，连夜逃走，魏军追到三州口，俘获甚多，然后回军。

4 闰六月，吴国大将军诸葛瑾去世。诸葛瑾的长子诸葛恪在此之前已被封为侯爵，吴主让诸葛恪的弟弟诸葛融承袭诸葛瑾的爵位，带领军队，继承父业，驻在公安县。

5 蜀汉的大司马蒋琬因诸葛亮数次出兵秦川，道路险峻，运粮困难，终未成功，于是多造舟船，打算顺着汉水、沔水东下，袭击魏国的魏兴、上庸。正巧这时蒋琬的老病接连发作，未能及时实行。蜀汉的人们都认为按蒋琬的计划行事不会成功，回军的道路很艰难，

不是良策。汉主刘禅派尚书令费祎、中监军姜维等人去见蒋琬传达大家的意见。蒋琬于是上疏说："现在魏国横跨九州，根基滋生蔓延，要想除平它并不容易。如果蜀吴合力，首尾呼应，虽然未能很快达到目的，则应分裂魏地逐步蚕食，先摧毁它的边陲。但与吴国三番两次约定行动计划，却接连不能果断出兵。我就和费祎等人商议，认为凉州是胡人地区的重要关塞，进退都有依靠，而且羌人、胡人都怀念汉朝如饥似渴，应任命姜维为凉州刺史。如果姜维出征，牵制住黄河以西地区，臣则应当率军做姜维的后继。现在涪县水陆四通八达，只要有紧急情况就能出发接应，如果蜀与吴有了战况，由此出发接应就不困难，请求把大营迁移到涪县屯扎。"汉主听从这个意见。

6 魏国朝廷打算在扬州、豫州之间广泛屯田积蓄粮食，让尚书郎汝南人邓艾从陈、项地区前往寿春。邓艾认为："从前太祖(曹操)打败黄巾军，于是进行屯田，在许昌积蓄粮食以控制四方。现在三个方向都已平定，只有淮河以南还有战事，每次大军出征，运输的士兵超过一半，耗费钱财上亿。陈县、蔡县之间，土势低平，土壤肥沃，可以省去许昌附近的各处稻田，沿着汝、颍等河东下，命令在淮河之北屯扎二万人，在淮河之南屯扎三万人，按十分之二分班轮休，这样就常有四万人一边种田一边防守；增开河渠以增加灌溉能力，并利用河渠通航漕运。计算起来除掉驻军的费用，每年可蓄备五百万斛作为军需物资，六、七年间，可蓄积三千万斛在淮河地区，这就是十万军队可吃五年的粮食。靠此来攻击吴国，没有不胜利的。"太傅司马懿赞同这个意见。这一年，开始广开漕渠，每次东南发生战事，大举出动军队，泛舟而下，直至长江、淮河，粮草有余而没有水害。

7 管宁去世。管宁名望大，行为高洁，人们仰慕他，好像与他差得远，不可接近，接近才感到他和乐平易。他能通过不同的事引导人们向善，人们无不信服，到他逝世时，天下无论认不认识他的，无不

为他叹息。

三 年

1 春，正月，汉姜维率偏军自汉中还住涪。

2 吴主立其子和为太子，大赦。

3 三月，昌邑景侯满宠卒。秋，七月，乙酉，以领军将军蒋济为太尉。

4 吴主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将兵三万击儋耳、珠崖[1]。

5 八月，吴主封子霸为鲁王。霸，和母弟也，宠爱崇特，与和无殊。尚书仆射是仪领鲁王傅，上疏谏曰："臣窃以为鲁王天挺懿德，兼资文武，当今之宜，宜镇四方，为国藩辅，宣扬德美，广耀威灵，乃国家之良规，海内所瞻望。且二宫宜有降杀，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书三、四上，吴主不听。

四 年

1 春，正月，帝加元服。

2 吴诸葛恪袭六安，掩其人民而去。

3 夏，四月，立皇后甄氏，后，文昭皇后兄俨之孙也。

4 五月，朔，日有食之，既。

5 冬，十月，汉蒋琬自汉中还住涪，疾益甚，以汉中太守王平为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督汉中。

6 十一月，汉主以尚书令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7 吴丞相顾雍卒。

8 吴诸葛恪远遣谍人观相径要，欲图寿春。太傅懿将兵入舒[2]，欲以攻恪，吴主徙恪屯于柴桑[3]。

9 步骘、朱然各上疏于吴主曰："自蜀还者，咸言蜀欲背盟，与魏交通，多作舟船，缮治城郭；又，蒋琬守汉中，闻司马懿南向不出兵，乘虚以掎角之，反委汉中，还近成都。事已彰灼，无所复疑，宜为之备。"吴主答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无所负之，何以致此！司马懿前来入舒，旬日便退。蜀在万里，何知缓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汉川，此间始严，亦未举动，会闻魏还而止；蜀宁可复以此有疑邪！人言苦不可信，朕为诸君破家保之。"

10 征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王昶上言："地有常险，守无常势。今屯宛去襄阳三百余里[4]，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野[5]。

11 宗室曹冏上书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亲亲，必树异姓以明贤贤。亲亲之道专用，则其渐也微弱；贤贤之道偏任，则其敝也劫夺。先圣知其然也，故博求亲疏而并用之，故能保其社稷，历纪长久。今魏尊尊之法虽明，亲亲之道未备，或任而不重，或释而不任。臣窃惟此，寝不安席，谨撰合所闻，论其成败曰：昔夏、商、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而莫救也。秦观周之敝，以为小弱见夺，于是废五等之爵，立郡县之官，内无宗子以自毗辅，外无诸侯以为藩卫，譬犹芟刈股肱，独任胸腹，观者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岂不悖

哉！故汉祖奋三尺之剑，驱乌合之众，五年之中，遂成帝业。何则？伐深根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理势然也。汉监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诸吕擅权，图危刘氏，而天下所以不倾动者，徒以诸侯强大，盘石胶固也。然高祖封建，地过古制，故贾谊以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从。至于孝景，猥用晁错之计，削黜诸侯，遂有七国之患。盖兆发高帝，衅钟文、景，由宽之过制，急之不渐故也。所谓"末大必折，尾大难掉[6]，尾同于体，犹或不从，况乎非体之尾，其可掉哉！武帝从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以后，遂以陵夷，子孙微弱，衣食租税，不预政事。至于哀、平，王氏秉权，假周公之事而为田常之乱[7]，宗室诸侯，或乃为之符命，颂莽恩德，岂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独忠孝于惠、文之间而叛逆于哀、平之际也，徒权轻势弱，不能有定耳。赖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于已成，绍汉嗣于既绝，斯岂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监秦之失策，袭周之旧制，至于桓、灵，阉宦用事，君孤立于上，臣弄权于下；由是天下鼎沸，奸宄并争，宗庙焚为灰烬，宫室变为榛薮。

太祖皇帝龙飞凤翔，扫除凶逆。大魏之兴，于今二十有四年矣[8]；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堵前车之倾覆而不改于辙迹。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

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厕其间，与相维制，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虞也。今之用贤，或超为名都之主，或为偏师之帅；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县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非所以劝进贤能、褒异宗室之礼也。语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众也。此言虽小，可以譬大。是以圣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故天下有变而无倾危之患矣。"同冀以此论感悟曹爽，爽不能用。

【注释】

①儋耳：地名，在今海南儋县。　珠崖：地名，在今海南琼山。

②舒：县名，治所在今安徽庐江。

③柴桑：县名，治所在今江西九江。

④宛：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南阳。

⑤新野：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新野。

⑥末大必折，尾大难掉：此语出自《左传》昭公十一年。

⑦假周公之事而为田常之乱：假借施行周公的制度，而实际上像田常篡夺齐国大权一样，干篡国的勾当。王莽改制，依据《周礼》的制度，认为这是周公的制度。田常为战国时齐国的贵族，最终篡夺了齐国的大权，使姜姓齐国变为田氏的齐国。

⑧二十有四年：指魏文帝在黄初元年受汉献帝之禅让，而正式称帝，到这时已二十四年。

【译文】

三年(壬戌，公元242年)

1 春，正月，蜀汉的姜维率领偏军从汉中返回涪县。

2 吴主立他儿子孙和为太子，宣布大赦。

3 三月，魏国昌邑景侯满宠去世。秋，七月，十九日，魏国任命领

军将军蒋济为太尉。

4 吴主派将军聂友、校尉陆凯率兵三万攻击儋耳、珠崖。

5 八月，吴主封儿子孙霸为鲁王。孙霸，是孙和的同母弟弟，特别受到宠爱，跟孙和没有差别。尚书仆射是仪兼任鲁王的师傅，上疏劝谏说："臣私下以为鲁王天生美德，文武兼备，当今所应做的，应派鲁王镇守外地，做为国家的屏护，传扬美德，向天下炫耀国家的威灵，这才是国家的良计，海内人士所盼望的。而且鲁王在待遇上应该降低，以此保持上下的等级秩序，阐明教化的根本。"书奏上了三、四次，吴主不听。

四年（癸亥，公元 243 年）

1 春，正月，魏国皇帝举行加冠礼。

2 吴国诸葛恪袭击六安，俘虏当地百姓而去。

3 夏，四月，魏国皇帝册立甄氏为皇后，宣布大赦。甄皇后，是文昭皇后哥哥甄俨的孙女。

4 五月，初一，日全食。

5 冬，十月，蜀汉蒋琬自汉中返回涪县，疾病更重，任命汉中太守王平为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督管汉中的军务。

6 十一月，汉后主任命尚书令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7 吴国丞相顾雍去世。

8 吴国诸葛恪派间谍深入魏国观察路径和险要之处，打算进攻寿春。魏国大傅司马懿率兵进驻舒县，打算攻击诸葛恪，吴主命诸葛恪移住柴桑。

9 吴国步骘、朱然各自向吴主上疏说："自蜀国回来的人，都说蜀国想背叛盟约，跟魏国结交，制造很多舟船，修缮城墙；另外，蒋琬守在汉中，听说司马懿率兵南下，不出兵乘魏空虚与我国配合，反而抛弃汉中，返回到接近成都的涪县。事情已非常明显，没有值得可疑的了，应对此有所防备。"吴主回答说："我国对蜀不薄，无论聘访宴享还是盟誓，我们都没有对不起蜀国的地方，怎么会到这种地

步！司马懿前来进驻舒县，十几天就退回去了。蜀国在万里之外，怎么知道这里的紧急情况就马上出兵呢！从前魏国打算进入汉中，我国也仅戒严，并未出兵，正巧闻讯魏兵撤回，我们也就按兵未动；对蜀国难道还因这种事而怀疑他们吗！人们的传言很不可信，朕可向诸君用全家人的性命担保蜀国不会背盟。"

10 魏国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豫州各军事务官王昶上奏说："地势险要不会变，但如何防守却没有一定之规。现在我驻在宛城，距襄阳三百多里，一旦发生战事，来不及救援。"于是移驻新野。

11 魏国皇室宗族曹冏上书说："古代的帝王，必定要封同姓的诸侯，以此表明对亲族的亲近，必定要封异姓的诸侯，以此表明对贤人的尊重。只采用亲近亲族的办法，则使宗族逐渐走向衰弱；只采用尊重贤人的办法，则有反过来篡夺皇权的敝病。先圣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广泛寻求人才，不论亲疏都一并加以使用，所以能保住他的国家，经历很长的时期。现在魏国尊重贤人的措施虽然很受重视，但亲近亲族的措施却尚未完备，亲族中的人有的虽被任用但未被重用，有的则丢在一边不加任用。臣私下考虑这个问题，睡觉不能安心，谨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并写出来，评论它们的成功与失败：从前夏、商、周的帝王都有数十代人，而秦仅仅两代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和天下诸侯共同统治民众，所以天下诸侯与他们一起分担忧愁；秦王一个人统治他的百姓，所以倾覆危亡而无人救他。秦看到了周的敝病，认为诸侯国又小又弱而被吞并，于是废除了五等爵位制，设立郡县及其官员，在内部没有同宗的子弟来保护辅助自己，在外部则没有诸侯国做为护卫的屏障；这好比砍掉自己的四肢，只用胸腹躯干，旁观的人为之寒心，而秦始皇却安然自以为这是使子孙万代称王称帝的大业，岂非荒谬！所以汉高祖奋力挥动三尺之剑，驱动乌合之众，五年的时间，终成完成称帝的大业。这又是为什么呢？砍伐根深的大树难以成功，而摧枯拉朽则容易用力，在道理上和情势上都是如此。汉代以秦代的失误为鉴

戒，把子弟分封为诸侯；到吕氏及其家族专擅大权时，图谋危害刘氏的王朝，但天下并未因此而倾覆动摇，其原因只是诸侯强大，如磐石一样牢固。但汉高祖的封建诸侯，其地域超过了古代的制度，所以贾谊认为要想使天下安定，最好是多封诸侯但要减少他们的力量；但汉文帝不听从。到汉景帝时，错用晁错的办法，削弱废黜诸侯，结果造成了七国叛乱的祸乱。这场祸乱的征兆出现在汉高祖时，而祸乱爆发在文、景之时，其原因就是制度过宽，却又削弱过急。所谓"树枝大了树干折，尾巴大了难摆动'，尾巴跟身体一样粗，就不能随意摆动，何况不属于自身的尾巴，岂能摆动它！汉武帝听从主父偃的计策，发布推恩令逐步削弱诸侯封地，从此之后，诸侯国终于衰败，他们的子孙越来越微贱，只靠封地的租税生活，不再干预政事。到了汉哀帝、汉平帝时代，王氏把握了大权，假借周公的制度进行改革，而干了如同田常篡齐一样的事，引起祸乱，而皇室诸侯中的人，有人竟然替王莽编造符命，歌颂王莽的恩德，岂不可哀！由此说来，不是皇室子弟只在惠帝、文帝时代忠孝，而到了哀帝，平帝时代就叛逆，只是因为权力已轻势力已弱，不能定夺而已。靠光武皇帝发挥卓越的才能，在王莽已经篡国的时候把他擒获，在汉代王朝已经断绝的时候将它继承下来，这难道不是靠皇室宗族后裔的力量吗！但其后却不曾以秦朝的失策为鉴戒，而袭用周代的旧有制度，到了汉桓帝、汉灵帝时，宦官把持大权，君主被孤立在帝位上，大臣在下弄权，因此使得天下大乱，奸邪之人群起并争，皇家宗庙焚烧为灰烬，宫室变成了荒林。

魏太祖如龙凤一样飞翔奋起，扫除了众多凶逆。大魏的兴起，到今天已经二十四年了；观看夏、商、周、秦、汉五代的存亡而不采用他们的好办法，看到前车的倾覆而不改变车辙方向。皇室子弟封在空旷地区为王，君王之下却有不能支使的百姓；皇室亲族流亡在民间，不能闻知国家的政治；权力与匹夫相同，势力与庶民相等。内部没有深根不被拔动的坚固基础，外部没有如磐石一样的宗族同

盟的帮助，这不是安定国家，留传万世大业的好办法。况且现在的州级长官和郡级长官，如同古代的一方之霸主或强大诸侯，都占据广达千里的地域，兼任文武之职，有的一家之中有好几人担任几个州郡的长官，有的是兄弟共同占据一个地方；而皇室子弟却不曾有一个厕身其中，与他们相互掌权牵制，这不是加强根本，削弱枝节，以备万一的好办法。现在的用贤，有的使他越级担任名城的长官，有的让他担任偏师的主帅；而皇家宗族中有文才的人硬要限定为小县的县长，有武略的人硬要限定只当个百夫长，这不是用来奖赏提拔贤才、褒奖宗室的礼制。俗话说：'百足之虫，至死不僵'，这是因为扶助它的脚很多的缘故。这句话所说的事虽然很小，但可用来比喻大事。所以圣明的帝王安全时不忘记危险，生存时不忘记灭亡，因此天下虽然有变乱但终无倾覆危亡之患。"曹冏希望用这个论点感悟曹爽，但曹爽不能采纳。

五　年

1 春，正月，吴主以上大将军陆逊为丞相，其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

2 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夏侯玄，大将军爽之姑子也。玄辟李胜为长史，胜及尚书邓飏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劝使伐蜀；太傅懿止之，不能得。三月，爽西至长安，发卒十余万人，与玄自骆口入汉中[1]。

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2]，便为深祸，今宜先遣刘护军据兴势[3]，平为后拒；若贼分向黄金[4]，平帅

千人下自临之，比尔间涪军亦至，此计之上也。”诸将皆疑，惟护军刘敏与平意同，遂帅所领据兴势，多张旗帜，弥亘百余里。

闰月，汉主遣大将军费祎督诸军救汉中，将行，光禄大夫来敏诣祎别，求共围棋；于时羽檄交至，人马擐甲，严驾已讫，祎与敏对戏，色无厌倦。敏曰：“向聊观试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贼者也。”

3 夏，四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4 大将军爽兵距兴势不得进，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涪军及费祎兵继至。参军杨伟为爽陈形势，宜急还，不然，将败。邓飏、李胜与伟争于爽前。伟曰：“飏、胜将败国家事，可斩也。”爽不悦。

太傅懿与夏侯玄书曰：“《春秋》责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汉中，几至大败，君所知也。今兴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邀绝，覆军必矣，将何以任其责！”玄惧，言于爽；五月，引军还。费祎进据三岭以截爽[5]，爽争险苦战，仅乃得过，失亡甚众，关中为之虚耗。

5 秋，八月，秦王询卒。

6 冬，十二月，安阳孝侯崔林卒。

7 是岁，汉大司马琬以病固让州职于大将军祎，汉主乃以祎为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书令，为祎之副。

时战国多事，公务烦猥；祎为尚书令，识悟过人，每省读文书，举目暂视，已究其意旨，其速数倍于人，终亦不忘。常以朝晡听事，其间接纳宾客，饮食嬉戏，加之博奕，

每尽人之欢，事亦不废。及董允代祎，欲效祎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滞。允乃叹曰："人才力相远若此，非吾之所及也。"乃听事终日而犹有不暇焉。

【注释】

①骆口：即骆谷口，山口名，在今陕西周至西南。

②关：关城，地名，在今陕西西乡县西二十公里。

③兴势：地名，在今陕西洋县。

④黄金：黄金谷，为重要关口，在今陕西洋县东南。

⑤三岭：指沈岭、衙岭、分水岭，在骆谷口以南的终南山中。

【译文】

五年(甲子，公元244年)

1 春，正月，吴主任命上大将军陆逊为丞相，他原来担任的荆州刺史、右都护及兼任武昌长官等职照旧担任。

2 魏国征西将军、都督雍州、凉州各军事务官夏侯玄，是大将军曹爽姑姑的儿子。夏侯玄聘请李胜为长史，李胜和尚书邓飏想让曹爽在天下树立威名，劝他伐蜀；太傅司马懿阻止他，但未能成功。三月，曹爽西到长安，发兵十余万人，和夏侯玄一起从骆口进入汉中。

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都为之震恐，打算守住城池不出城作战，以此等待涪县来的救兵。王平说："汉中离涪县将近一千里，贼军如果占领关城，就会成为大祸，现在应该先派刘护军占据兴势，我为他的后援；如果贼军分兵向黄金谷出击，我率一千人下山亲自去迎战，这个时间内涪县的援军也就赶到了，这是最好的办法。"诸将都怀疑不定，只有护军刘敏与王平意见相同，于是率领自己统帅的部队占据兴势，多树旗帜，绵延一百多里。

闰三月，汉后主派大将军费祎督率各军救援汉中，临出发时，光禄大夫来敏前来与费祎告别，要求一起下盘围棋；这时候紧急文

书接连送到，军队人马盔甲相碰一片忙碌，车驾已经备好，费祎与来敏相对下棋，脸色毫无厌倦之意。来敏说："刚才只是试试你罢了；你确实值得信赖，必能打败贼军。"

3 夏，四月，初一朔，日食。

4 大将军曹爽的部队被阻挡在兴势不能前进，关中及氐族、羌族人运送军粮供应不上，牛马驴骡死了许多，百姓和氐人、羌人在路人哭泣，涪县的蜀军和费祎的救兵接连赶到。参军杨伟为曹爽陈述形势，应该马上撤军，不这样的话，将要失败。邓飏、李胜与杨伟在曹爽面前争论。杨伟说："邓飏、李胜将要坏国家的事，真该斩首！"曹爽听了不高兴。

太傅司马懿给夏侯玄写信说："《春秋》说责任大的恩德也重。从前武皇帝两次进入汉中，几乎大败，这是你所知道的。现在兴势至为险要，蜀兵先已占领，如果我军前进不能与他交战，后退又被拦截，必定要全军覆没，你将如何承担这个责任！"夏侯玄害怕了，告诉了曹爽；五月，带军返回。费祎前进占据三岭拦截曹爽，曹爽争夺险要苦战一番，仅仅能够通过，但散失死亡的士兵很多，关中地区由此变得空虚削弱。

5 秋，八月，魏国秦王曹询去世。

6 冬，十二月，安阳孝侯崔林去世。

7 这一年，蜀汉的大司马蒋琬因病而坚持要求把益州刺史的职务让给费祎，汉后主于是任命费祎为益州刺史，任命侍中董允代理尚书令，作为费祎的副手。

当时国家因战争而事务繁多，公务琐碎凌乱；费祎担任尚书令时，记忆和理解力都超过一般人，每次阅读文书，用眼睛看一下，就已明白其中的意思，其速度比别人快好几倍，始终不会忘记。常常在早饭至晚饭时听取事务汇报，其间还接见宾客，饮食嬉戏，加上下棋，常常与人尽欢而散，但公事也不荒废。到董允代替费祎，想学费祎的作法，十天之中，有很多事情被耽误。董允于是感叹说："人

的才能相差这样远，不是我所能赶得上的！”于是整天处理公务还有来不及的时候。

六 年

1 春，正月，以票骑将军赵俨为司空。

2 吴太子和与鲁王同宫，礼秩如一，群臣多以为言，吴主乃命分宫别僚；二子由是有隙。

卫将军全琮遣其子寄事鲁王，以书告丞相陆逊，逊报曰：“子弟苟有才，不忧不用，不宜私出以要荣利；若其不佳，终为取祸。且闻二宫势敌，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鲁王，轻为交搆。逊书与琮曰：“卿不师日磾而宿留阿寄，终为足下家门致祸矣。”琮既不答逊言，更以致隙。

鲁王曲意交结当时名士。偏将军朱绩以胆力称，王自至其廨，就之坐，欲与结好；绩下地住立，辞而不当。绩，然之子也。

于是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举国中分。吴主闻之，假以精学，禁断宾客往来，督军使者羊道上疏曰：“闻明诏省夺二宫备卫，抑绝宾客，使四方礼敬不复得通，远近悚然，大小失望。或谓二宫不遵典式；就如所嫌，犹且补察，密加斟酌，不使远近得容异言。臣惧积疑成谤，久将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国不远，将谓二宫有不顺之愆，不审陛下何以解之！”

吴主长女鲁班适左护军全琮，少女小虎适骠骑将军朱据。全公主与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吴主欲立王夫人为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己，心不自安，数谮毁太子。吴主寝疾，遣太子祷于长沙桓王庙[1]，太子妃叔父张休居近庙，邀太子过所居。全公主使人觇视，因言"太子不在庙中，专就妃家计议"，又言"王夫人见上寝疾，有喜色"，吴主由是发怒；夫人以忧死，太子宠益衰。

鲁王之党杨竺、全寄、吴安、孙奇等共谮毁太子，吴主惑焉。陆逊上疏谏曰："太子正统，宜有盘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书三四上，辞情危切；又欲诣都，口陈嫡庶之义。吴主不悦。

太常顾谭，逊之甥也，亦上疏曰："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等级逾邈；如此，则骨肉之恩全，觊觎之望绝。昔贾谊陈治安之计，论诸侯之势，以为势重虽亲，必有逆节之累，势轻虽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亲弟，不终飨国，失之于势重也；吴芮疏臣，传祚长沙，得之于势轻也。昔汉文帝使慎夫人与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位，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义，陈人彘人戒[2]，帝既悦怿，夫人亦悟。今臣所陈，非有所偏，诚欲以安太子而便鲁王也。"由是鲁王与谭有隙。

芍陂之役，谭弟承及张休皆有功；全琮子端、绪与之争功，谮承、休于吴主，吴主徙谭、承、休于交州，又追赐休死。

太子太傅吾粲请使鲁王出镇夏口[3]，出杨竺等不得令

在京师，又数以消息语陆逊；鲁王与杨竺共谮之，吴主怒，收粲下狱，诛。数遣中使责问陆逊，逊愤恚而卒。其子抗为建武校尉，代领逊众，送葬东还，吴主以杨竺所白逊二十事问抗，抗事事条答，吴主意乃稍解。

3 夏，六月，都乡穆侯赵俨卒。

4 秋，七月，吴将军马茂谋杀吴主及大臣以应魏，事泄，并党与皆伏诛。

5 八月，以太常高柔为司空。

6 汉甘太后殂。

7 吴主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4]，自小其至云阳西城[5]，通会市，作邸阁。

8 冬，十一月，汉大司马琬卒。

9 十二月，汉费祎至汉中，行围守[6]。

10 汉尚书令董允卒；以尚书吕乂为尚书令。

董允秉心公亮，献可替否，备尽忠益，汉主甚严惮之。宦人黄皓，便僻佞慧，汉主爱之。允上则正色规主，下则数责于皓；皓畏允，不敢为非，终允之世，皓位不过黄门丞。

费祎以选曹郎汝南陈祗代允为侍中，祗矜厉有威容，多技艺，挟智数，故祎以为贤，越次而用之。祗与皓相表里，皓始预政，累迁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终以覆国。自陈祗有宠，而汉主追怨董允日深，谓为自轻，由祗阿意迎合而皓浸润搆间故也。

【注释】

①长沙桓王庙：孙策死后追加谥号为长沙桓王，此指孙策的宗庙，在建业朱雀桥南。

②人彘：汉高祖宠爱戚夫人，受到吕后的忌恨，高祖死后，吕后命人把戚夫人的手脚砍去，挖眼辉耳，吃哑药，丢进厕所，称为"人彘"，即"人猪"之意。

③夏口：地名，在今湖北武汉。

④句容：县名，治所在今江苏句容。

⑤小其：地名，今地不详，当在句容县内。　云阳：县名，治所在今江苏丹阳。

⑥周守：在各要塞内充实守军。

【译文】

六年（乙丑，公元245年）

1 春，正月，魏国任命票骑将军赵俨为司空。

2 吴国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同住一宫，礼仪等级相同，群臣对此多有议论。吴主于是命令二人分住二宫，各自的属僚也分别开来；孙和与孙霸由此产生隔阂。

卫将军全琮派他儿子全寄到鲁王手下做事，写信向丞相陆逊报告此事。陆逊回信说："子弟如果有才能，不担心不受重用，不宜通过私人关系以求荣利；如果子弟才能不大，这样求利终究要招来灾祸。而且我听说太子与鲁王势力相当，双方必有隔阂，这是古人最为忌讳的。"全寄果然阿附鲁王，轻率地挑拨鲁王与太子的关系。陆逊又写信对全琮说："你不效法金日磾而放纵阿寄，终究会给你家门招祸的。"全琮既不回答陆逊的话，反而因此对陆逊怀恨。

鲁王孙霸不惜屈尊来交结当时的名士。偏将军朱绩以胆力著称，鲁王亲自到他的官署，靠近他坐下，想跟他结好；朱绩从座位上下来站着，推辞而不接受鲁王的好意。朱绩，是朱然的儿子。

于是太子与鲁王手下的侍从及来往宾客，分为两大派系，结成仇党互相猜疑，蔓延到大臣中间，全国为此分裂为两大派别。吴主

听说这件事，借口太子和鲁王要精心学习，禁止宾客来往。督军使者羊道上疏说："我听说陛下颁布明诏剥夺太子和鲁王二宫的防卫士兵，禁绝宾客，使得各地人士对太子和鲁王的礼敬不再能够通报，使远近的人们都为之害怕，大小人物都为之失望。有人说太子和鲁王不遵守礼式；就算是这样令人不快，也应加以补救教导，细细地进行斟酌，不让远近的人士听信谣言。臣担心疑虑久了变成诽谤，时间长了必会泄露传播，而西北二角的敌人离国不远，将会认为太子和鲁王有不顺乎陛下的过错，不知陛下对此如何解释。"

吴主的长女孙鲁班嫁给左护军全琮，少女孙小虎嫁给骠骑将军朱据。全公主(孙鲁班)与太子的生母王夫人不和，吴主打算把王夫人立为皇后，全公主阻止他；又担心太子即位后恨自己，心中不能自安，多次在吴主面前说太子的坏话。吴主因病卧床，派太子到长沙桓王庙去祈祷，太子妃的叔父张休家在桓王庙附近，于是邀太子去家作客。全公主派人暗中监视，于是趁机对吴主说"太子不在庙里，专门到妃子家议事。"又说"王夫人看到皇上卧病，面有喜色。"吴主因此发怒，王夫人因忧惧而死亡，太子所受宠爱日益衰减。

鲁王的同党杨竺、全寄、吴安、孙奇等人一起向吴主说太子的坏话，吴主也对太子感到疑惑。陆逊上疏劝谏说："太子是嫡系正统，应该有磐石一样坚固的地位，鲁王是护卫太子的臣子，应使宠爱和礼遇的等级有所差别，各得其所，上下才能安定。"书奏上了三、四次，言辞和情感十分激烈；又打算亲往建业，当面口述关于嫡子与庶子的义理。吴主不高兴。

太常顾谭，是陆逊的外甥，也上疏说："臣听说有国有家的人，必须要分清楚嫡子与庶子的界限等级，对尊者与卑者的礼制要有不同，让在上的人与在下的人有差别，相互的等级要区分清楚；这样才能保全骨肉之间的恩情，断绝非份的野心。从前贾谊表述治国安定的见解，论到诸侯的情势，他认为诸侯的权势如果太重，虽然

亲族关系接近也必定会有叛逆的祸害，权势如果减轻，则虽然亲族关系疏远也必定会使国家保全下去。所以淮南王刘长是汉文帝的亲弟弟，也最终不能维用封国，这是失之于权势太重。长沙王吴芮是关系疏远的臣子，但能一代代地做长沙王，这是得之于权势太轻的缘故。从前汉文帝让慎夫人与皇后坐在一张席子上，袁盎则把慎夫人的位置给撤下来，文帝面有怒色；等到袁盎说明了上下的义理，讲述了当年戚夫人成为人猪的历史教训，文帝也就高兴了，慎夫人也明白了。现在我的陈述，不是偏心太子实在是想让太子安定而鲁王方便。"由此鲁王与顾谭有了隔阂。

芍被之役中，顾谭的弟弟顾承和张休都有功；全琮的儿子全端、全绪跟他俩争功，因此向吴主谗毁顾承、张休，吴主把顾谭、顾承、张休流放到交州，又追赐张休自杀。

太子太傅吾粲请求让鲁王出京镇守夏口，调出杨竺等人不准他们在京师，又多次把消息报告陆逊；鲁王和杨竺都说吾粲的坏话，吴主发怒，逮捕吾粲关进监狱，并处死他。多次派宫廷使者责问陆逊，陆逊愤恨而死。他儿子陆抗是建武校尉，代陆逊掌管陆逊的部队，送陆逊的葬东归故乡，吴主拿杨竺所说陆逊的二十件事问陆抗，陆抗事事逐条回答，吴主这才稍稍解消怒意。

3 夏，六月，魏国都乡穆侯赵俨去世。

4 秋，七月，吴将军马茂计划杀死吴主和大臣以接应魏军，事情泄露，和他的党羽都伏罪处死。

5 八月，魏任命太常高柔为司空。

6 蜀汉的甘太后去世。

7 吴主派校尉陈勋率领屯田兵和工程兵三万人挖凿句容山路，从小其挖到云阳西城，开通集市，建造官邸楼阁。

8 冬，十一月，蜀汉的大司马蒋琬去世。

9 十二月，蜀汉的费祎到达汉中，巡视各处防守要塞。

10 蜀汉尚书令董允去世。任命尚书吕乂为尚书令。

董允持心公正光明,向汉主出主意提批评,都极尽忠诚,汉后主十分畏惧他。宦官黄皓,邪奸谗佞而多小聪明,汉后主喜欢他。董允对上则严肃规劝,对下则多次谴责黄皓;黄皓畏惧董允,不敢干坏事,董允在世时,黄皓的官位未超过黄门丞。

费祎任命选曹郎汝南人陈祗代替董允担任侍中,陈祗为人矜持严厉而有威容,会很多技艺,胸怀智谋权数,所以费祎认为他是个贤人,越级提拔了他。陈祗黄皓里外勾结,黄皓开始干预朝政,接连升官为中常侍,玩弄权柄,终于使蜀亡了国。自陈祗有宠以来,汉后主对董允追恨日益加深,认为董允轻视自己,这都是由于陈祗曲意迎合而黄皓逐步从中挑拨造成的。